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一四冊目次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二)

〔明〕陳仁錫撰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刻本

.....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二)

〔明〕陳仁錫撰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

明崇禎刻本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二下冊

史臣

陳仁壽

太祖高皇帝聖製

勅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

吳良等

古有移兵之道爲產少而食多所以挾鄉之民產少業薄者被遷至所在使得其安生理且厚可見昔君養民富國如是誠爲良法也前者胡運衰豪傑起蕩廢中土民不聊生朕與卿等帥六軍東保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一

江左二十有一年立綱陳紀平荆楚定吳越中原席捲將如律民無犯華夷一統惟淮甸沃壤盡爲蕭疎前者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使各農田而實地以壯京畿恐斯民之衆下人不能馭特留卿等督責其事而提調之近聞南安侯俞通源情事弗勤開田之役擬作三月通算日工一夫止闢四分皆不及半畝於斯情狀未審何如方今霜天在過正當二麥種下之時若一夫不及十畝則通源有異方之行必遺海之外未知悅乎卿等開國老臣特示以利害惟卿督責之是便

諭岐寧衛經歷熊鼎知事杜寅西涼衛經歷蔡秉彝甘肅衛經歷張訥等

勅爾西行務持漢案以便來聞其餘蒙古行移從其自擇近知彼中事簡文案不繁爾甚清閒即目秋高露墜結而爲霜衰艸連天又將飛雪蔽野若不諳練暴入其方則肌膚爲之折裂若欲樂是方度酷寒惟狐裘可禦然此物塞地胡人之常服也卿奉勅塞外未及備行今遣使馳驛齎衣往賜作禦寒之用設若備寒不固又不可輕取上下紊亂憲章貽笑後世卿當篤聽朕言善保歲寒九年春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二

交者至爾歸而聞

諭征虜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副將軍濟寧侯顧時及諸侯等

前者孟秋勅爾兩舟行代將軍穎川侯等請以解風霜之勞八月穎川侯已還自爾去後至今又三月矣即目季秋將盡彼中動靜尚未知亦不見曾無的知胡人消息否若未知胡人情狀當差的當人有機變者跨輕騎數十潛形深入獲彼之人務知端的致疑惑古人之用兵也惟務知已知彼以爲上策以朕細料幼胡今年得種牛馬頗牧彼中

有達者安得不以爲苟延殘喘之上計且得盡力休息設若彼中無識者捨休息之上計馳疲乏之軍廢漸少之騎來寇邊境爾等慎督三軍一鼓可俘獲其盡若彼不來爾當堅諸隘謹斥堠潛形獲訊以靜朔方

勞遼東都衛指揮

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旣寧斯必戍守朕功未暇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朕命於是整舟楫特命指揮馬雲業旺等帥精兵東渡深高金湯蓋遼陽以安黎庶壯夷閭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三

天命屢害生民舊歲冬十二月寇我金州指揮某某若同士卒戰在當先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惟爾遼東諸將忠義干天得獲渠魁不負委托宜鎮方面於戲練兵保民在歷代之必先祀天地以會百神欲人之多福非虜無知尚強虛善豈宜道哉

勞大同都衛指揮

占之守天下者君憑臣能故忠義之士不待君督其事而自勤是故功著史冊垂名不朽今朕有天下封疆四際遐荒谷以臣守卿當壯鎮身被酷寒

晝驅馳於戎馬夜慮揄謀心神俱勞而無怠朕甚憫焉今者首春氣和堅冰漸薄塞艸將萌胡馬瘦而弓弛卿當解甲以候薰風整雕鞍以待秋至控弦執矢觀釁而動卿其慎之以制人

勞西河衛都指揮

卿守西疆今已九年矣恩威懷播於戎羌號令嚴明令壯士忠心昭著於朝野朕甚嘉焉時當初夏特遣人往勞卿宜慎恤邊戍晨昏毋怠

勞海南衛指揮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千里歷代安天下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四

君必遵仁勇者守戍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時忽瘴雲埋樹若非仁人君子豈得而壽耶今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今差某往勞

賜誠意伯劉基還鄉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索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羣雄鼎峙孰辨真偽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附朕已還京何期即觀俯察獨斷

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
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
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
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勅歸老
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至是不安若
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
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若
愚養之徒必不克已將謂已是而國非卿善爲忠
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擇他人之餘論况親君
之心甚切此可謂不絮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五

卿今年適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
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翹乾而颺去
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況人者乎若商
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
未篤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
君臣兩全者歟

賜署令汪文劉英勅

古今名賢奔走天下豪傑者愚夫未達以其不知
其志罔識其意焉朕本農夫家貧喪父母冲當如
所推幸陳人汪姓者保護之無地可葬及壯可以
幸陳人劉姓者愚以墓地以安神靈

作爲元天下亂乘時得人歲久衆集所以定羣雄
平禍亂臣民推戴爲天下君上尊

四代爲帝墳稱

皇陵以報劬勞此歷代必然之理其設官尤重所以
重者保山陵奉香火也於此之職朕猶未官今到
姓者見勤農於鄉里其人尚未立名特賜之以名
口英文勅授從仕郎署令衛護

皇陵於戲古者帝王以六行教及爾善其一尚逢如

是况備行者乎爾英文可謹遵朕命以傳永久以勵

後人宜令准此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六

命功臣祀嶽鎮海瀆勅

朕聞天生民而立君君爲民而立命所以謹百神
之祀乃國之先務也朕與卿等當羣雄角逐之時
戰勝攻取非

上天

后土之眷命

嶽鎮海瀆之效靈安能如是今者新秋在邇

嶽鎮海瀆之祀理當報謝古者君狩方隅詣祠而祭
朕爲新造邦基民生方始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
朕以行奉犧牲祝帛於

神所故茲勅諭汝往欽哉

諭晉王勅

世之有血氣者未嘗不以飲食爲命在常人則嘗之在人上者於飲食必重其事而精調之庶無患矣然飲食固爲人立命其飲食非操籩者亦不能成其饒矣若欲美而不傷非精調者不可前者命爾之國聞道中忽責操籩者吾甚驚之且吾氣雄而志壯率羣英平禍亂未嘗姑息凡人有犯輕重必使各得其所所以然惟操籩者小過釋之大過詳審而議之若非犯分則有赦之果犯分則罪而棄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七

論中書天象勅

洪武十年十月初十日熒惑犯輿鬼主冢宰凶貴人當獄必不爾則火災朕嘗切思上帝好生故愛德人而象之使者不覺之過改故爲之愆特勅中書使諸大臣皆知務以德禳災就中

亦爲兵事正在西番教河州嚴備禦恐無知肆侮

命中書議律勅

刑部尚書奏卿等衆議有司三考若遇不反則律皆一百徒三年衆議曰未當聞改同實事非人律罪止八十朕知卿等於律詳明矣尚書復云市村小民行使偽鈔先律杖一百倍追今卿等欲以太重將輕之朕恐因小惠有大患他日鈔無用矣以朕深思熟慮律合如前不許別議其倒印鈔而無律欲收入漏印律當哉

命中書免浙西秋糧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八

洪武九年浙西水災民人缺食朕遣官驗戶賑濟至洪武十年雖是時和世豐却言小民九年缺食借利太重既還之後仍復生受荷

天憐憫今年好收若不將九年被災之民全免今年秋糧不足以救艱難爾中書下戶部如勅奉行

命中書誅戶部主事趙乾過期賑濟勅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去秋荆斯等處水災特差戶部主事趙乾前去早爲賑濟何期抵所在不念民瘼之艱難却乃爲一已部事之繁假公在外坐食廩祿自洪武九年十二月至今五月將終方

纔賑濟了畢，以致過期，飢民餓死者衆，詳情度理法所難容，雖經斷決，亦合處斬。

命中書賞賜北平等處軍士勅

朔漠多寒，未秋勁風先至，朕戍邊將士，必挾纊以重裘，方度歲寒，其北平永平大同山西陝西各處官軍禦寒之衣，早爲之計。今六月將至，北使抵所，在給與之，則艸木黃落，鴈南賓矣。上中下賞賜火速發行，毋稽。

命中書整理甲冑勅

甲冑之成，非易爲而速得也。比成鐵而成器者，艱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九

哉。且鐵之成，剗山取礪，鍊石成針，凝精爲鐵，然後入良工之手，千槌萬剪，方乃甲冑成焉。若不時時整理，恐廢前功。今陝西之甲，其數甚廣，差人前去將見在水磨者，務要常川鮮明，有線穿者，當以皮穿，或臨期而用，以便壯士俘囚肆侮者。

命中書誅知縣高翼勅

朕聞天爲民而生君，君爲民而職臣，臣體君心而問民，瘼宜乎職焉。邇聞賴上縣知縣高翼，視民不如犬馬，旣無察民之疾苦，而層簷峻宇於郵亭，若不就縣誅之，恐神有怒，餘者杖斷役之法，司如勅。

而往決之。

命中書諭止安南行人勅

使者自安南歸，卽日奏陳安南人情禮意，其彼中動以侮詐爲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有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臨境止行人歸，毋尚虛禮。令安南國王省已修仁，命中書勞苗人勅。

治國之道，在禮君子安野人正，所謂無野人不養君子，無君子不顯野人。方今平定之初，遶年來庭之人，當此之際，或異威而至，或懷惠而來，日漸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十

之朕，恐三衙大臣失勞問問，知緣繇使觀光者，素手而歸，則恐禮君子之道未當，且三苗之爲民也，昔在堯舜之時，尚未飲服，雖有來格之云，不遇暫朝而已。昨日賴川侯將至苗人首目及解侯王來者，幾乎輕易發行，理合重勞加賞，然後遣歸，彼方必將來得人。

命中書西河等處中糧

嘗聞凡有中國者，利盡南海，以今觀之，若放通海道，納諸番之徵貢，從其來商市舶之所，官得其人，取合古徵，則可比十州之贖稅。朕新定華夏邊戍，

勞民西番之地中鹽所得之供甚薄。邇來三佛齊胡椒已至四十餘萬。卽今在倉椒又有百餘萬。數可輕定價錢出榜。令奸利者往西河及梅川兩處中糧。可免腹裏之民轉運艱辛。若果可行。作急爲之。

命中書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至京朝覲。爾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歡心。勿使有缺。故勅速行毋怠。

論中書卻高麗請謚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十一

朕今躬膺

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卽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卽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其王精誠數年。乃爲臣所弑。今又幾年矣。彼中人來請爲王顓。嗣號朕思。限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名爵。前者缺其君而詭殺行人。今豈遵法律。篤守憲章者乎。好禮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中事。如勅施行。

命中書諭高麗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十一

自高麗國王王顓奉表入貢。稱臣。其表云。子孫世願爲臣妾。何期數年之後。王被姦臣所弑。弑後。疊差人來。來文皆言。嗣王之使。爲未知王之端的。拘使詢繇。又三年矣。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特勅歸還。未幾復差使至。卻之不納。使彼自爲人。回不逾數月。止稱賀正貢馬爲繇。而又使至。稱臣措表。皆嗣王之稱。如此者五次矣。若却之不納。其表皆云。嗣王之所爲也。然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國君臣多不懷恩。但廣詐交而構禍。在昔漢時。高氏失爵。光武復其王號。旋即寇邊。大爲漢兵所敗。唐有天下。亦嘗錫封。隨復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絕。迨宋之興。王氏嘗國。逼於契丹。女真。甘爲奴虜。元世祖入中原。嘗救本國於垂亡。而乃妄懷疑貳。盜殺信使。屢降屢叛。是以數遭兵禍。今王顓被弑。姦臣竊命。將欲爲之首構。讐怨於我。納之何益。以春秋論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奈何前後五次。皆云。嗣王之爲。陪臣奉之。爾中書差人詣彼。問嗣王之何如。政令之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羈囚。則當仍依前王所言。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

金一百觔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爲常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悉送回還方乃王位真而政令行朕無惑也設若否此必試君之賊爲之將後多詐並生必肆侮於我邊陲構大禍於高麗之生民也朕觀此姦之意必恃滄海以環疆負重山固險意在逞兇頑以跳梁視我朝調兵如漢唐且漢唐之將長騎射短舟楫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朕自平華夏攘胡虜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將豈比漢唐之爲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否如勅施行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十三

大祀禮成諭中書

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縣上古之君立至今不過相承而法則高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然祀事之禮嘗聞起於聖王所以有周旋上下稽首鞠躬或進或退獻牲致帛酌酒奉羞甚爲懇懇之至矣若以朕親行聖王之禮法係奠位之儀其於敬神之道無乃褻瀆而華飾之過乎是反不誠也且人不誠者廣誓誠者有永誠者少若措禮設儀飾過事生禮繁人倦而饗祀之神弗安非禮也昔孔子有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斯昔禮過

而且繁所以仲尼特發是言朕因周旋

神所十有一年見其未當於是更儀殊式合祀

社稷既祀

神乃歡今洪武十二年合

天地而大祀

上下悅若不勅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事而文之何足以知

上帝

皇祇來歆來饗福及黔黎者也

諭秦王府文武官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十四

王府設官本古之道惟文章之士以匡王之性體務欲端方朕封諸子頗殊古道內設武臣蓋欲藩屏國家備侮禦邊聞中助王使知時務所以出則爲將入則爲相因靖江王府官與指揮耿良不和甚有欺凌指揮之意於是令武相若有警出則爲將護衛指揮副之歸則不管軍馬錢糧刑名其軍情事務文武議之但則閑中導王以善其中書省艸草行移是致錯朕旨意難爲聽命者今後如勅施行

諭丞相枉序班勅

傳以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日序班奏昨晚一使自山西至一使自太倉來着引進將至與名姓且曰郎中教只於此處候丞相提素引見已而終不見郎中復喚於是不敢引見是有丞相怪責不繇分訴刑及二十而膚聞甚枉之因序班奏枉試詳之若爲上者教人正其事而後罪人不行其事此果刑罰之中乎

諭山東布政使吳印勅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御史臺奏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孟兼言布政司倒換錢鈔事來云以民倒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若以如此爲之是布政司官有所作爲特與軍民便利誠可嘉尚比之其餘布政司官坐視不問民瘼之艱難意思如何今張孟兼輕薄小人必是妄自尊大以致布政司官觀透所以爲人少有笑慢以致此等小人不顧生疾阻壞公政之事特來誑聞今勅御史虞泰前去將張孟兼杖訖六十就鎖項前來再行問罪勅到奉行

又

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則必亂邦也朕不聽

明以小人居大位使當要害致是小人恃要害侮君子害忠良今觀此徒誠然有犯古聖人忌避不才之者洪範亦云臣下無有作威作福者其無知之徒擅敢大作威福以致滅亡然自今已後卿等

衛守前誠爲國爲民

神天必昭鑒焉朕更謂卿等言勿畏強而自弱勿恃大而眇小於斯慎守吉哉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

世人之於世雖聰明智慧得之於天性然成人之際若不教習而經歷其事恐於事未穩縱使發行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六

之後自覺其非急爲之改又恐不便前者朕特令東宮躬親朝政以練其心志近者朕恐事不穩當又行親理已數日矣朕與卿等議今後諸衙門一應事務必令經繇東宮與兩掌卿等決可否然後聞奏庶得嗣君將來作有道之主卿其係朕命而行之

命知衢州府事文輻

爾文輻承朕命知衢州府事奉公子民毋造後愆則汝嘉焉

諭山西布政使聿克勛

嘗聞歷代爲官署政者多被姦吏所侮亦能作弊互相陷害忠良有乖國事朕每聽之切齒然近於六月十四日山西布政司實封到來內云姦吏無狀今就令布政司官明白省會緣繇於市曹中典刑毋得猶豫不決勅到施行合殺者徐瑗其唐禮吳鼎任瑀袁文禮四名若可殺時就便典刑

賜文學趙晉致仕

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雖在有元君不卿用惜哉空懷抱而未舒也及朕繼大統旁求方正惟卿名播中土特遣使召至以輔儲嗣朕觀周旋未嘗失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七

儀啓沃之道諄諄皆二帝三王之制若此以輔君君非仁人未之有也朕自得卿宵晝有不勝之喜奈何年已七旬邇來聞苦老疾誠爲可憐嘗聞人烏將終言善鳴哀況去家數千里俄而有疾豈不眷屬之思乎因如是令卿歸於戲孔孟之道卿能體而導人名彰今後亦此道之力焉既行當詳審調理釋結自繇惟智人爲之吉哉

命桂彥良職王傳

孔孟之爲人也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自漢唐以來則稱之所以然者何蓋謂務懷才而抱仁

專博濟以善天下其爲望賢之稱非人強稱繇陰陽厚而天地鬼神使然也何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陰陽也且孔孟之賢聖也當時奔走天下志在助德者以安生靈使二帝三王之道興何期事在七國縱橫之秋不能行矣朕觀當此之際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位如爾桂彥良心淳而不詐本固執而不變其爲人也善其爲學也篤使其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按之愚人及作聰明者爾尚猶爲能士也今晉無王傳特命爾往職之豈不思一聖一賢在當時切於入仕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既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專者祖訓錄爲規毋作聰明務欲靜安毋干有司事其助王之道務揚善而使之以繇義常論不德之人當使不履其蹤避其險惡也於此切記在心則王佐之才足矣汝往欽哉

勞翰林承旨宋廉

卿去此數月朕嘗思之今卿來此已一復時矣朕恐失顧問少慰勞特遣禮部致食糧及酒肴抵所任卿當引觴而自酌美食肉以養神方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乎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八

又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於家者今古幾人况致仕者非壽高尋常德邁華職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里而來視已勅禮部賜食米肴饌卿當自有高年故茲勅諭

諭遼東備禦

兵戎遼海已有年矣雖曰農戰交修其航海之運猶且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率舟師廣重載揚帆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樞正欲整兵來哨聖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九
已被葉旺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數年但凡時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暑彼有此舉太遲既至當火速差人星夜前去云以備禦然後上檄則無憂矣

諭羣卿

爾羣卿等督工已有日矣工將成就之期更當善撫梓人早爲完備明且實朕父母劬勞之時前人皆稱萬壽節日往年爲有司因此而擾民已下令止之爾諸人來日勿以此而怠務乃稱朕心明日皆不許離工作所循當謹之毋

歲

諭寧夏衛指揮耿忠

人居天地間凡智者必慎修天爵而勤於人爵則禍無門而入福可得悠久也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西安都司報寧夏地震且久時刻數之將過半日其所災者頽城壞屋於災異可謂甚矣爾耿忠乃功臣之子弟前者爲不循軌度而有罰焉今降職敕守極邊所統者皆非慣戰之人亦非忠良之士爲首帥者若恩威有歸着則必事乃成功業就若恩威謬有歸着則恐有變切防此等陰謀聖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十
外寇宜密察之方今天下大定爾所統軍內多有小巧智術者當秉心以正毋爲所惑則無患矣故敕諭之

勞臨洮衛指揮趙琦

西戎北虜頑不遵化每調兵討皆俘獲來獻雖節次總兵官運謀籌算及諸舊將用命以致如是其指揮趙琦世爲藩將累朝皆有勲而致名今琦自歸附以來奮身將隊北征荆罕臘兒西征甘肅又西南追伐朵兒只巴於安定王地方今逼南征川藏皆從征勤勞特差內官前去有官羊所在令留

二百痊賜與之所司奉行毋稽。

諭辰州衛指揮楊仲名

兵以恤民爲重。伐暴當先。三苗不遵教化。朕命爾楊仲名帥兵討之。但知兵行日期。其所到之處。至今未審何處。特差內臣吳誠詣軍前觀兵說話。爾其遵守施行的當消息。令人來報。

又

三苗種類不仁。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遵化。以致累世爲良民害。今年朕特遣爾楊仲名率兵進討。果有韜畧。十一月初一日飛捷至京。不覺朕心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壬

悅。是命內臣尚履奉御呂王親詣軍前觀兵開勝。爾其用心以制人勿怠吉哉。

又

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既不同於人事。甚不奉於天時。屢起盜心。久爲民患。今命爾楊仲名爲總兵官。率辰沅等處官軍及土著隘丁兵夫人等相機進取。以消民戩。爾其深制人之諂。以稱朕意。其辰沅等聽調官軍悉遵節制。違者以軍律施行。

諭安南使臣阮士諤

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

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君陳日煚荒昏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倘有小愆。當自省修德。以釋則可回天意。

諭元丞相驢兒

洪武十一年六月七月九月三次遣人北行。兩爲弔祭。一爲與卿等行禮。自去至今杳無歸者。正念不知存亡。忽十月二十四日邊將送至平章完者不花。朕於邊將甚是可怒。見遣使道經本處而乃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壬

擅將平章取來。竟不失信。鄰邦爲此。令平章完者不花回恐路途有阻。特差內臣一名同行。直抵丞相下處見了。纔方是好。且內臣存亡。或送北行。或就彼誅戮。或使南來。卿以智量之。

勞襲封行聖公孔希學

卿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彰天地間。乃繇陰陽之重云。何以其明彞倫攸叙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泯也。故若是卿常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勅中書下禮部使所用者。意未知給否。難從行者務要歡心。故茲勅諭。

論年切承教郎曹儀及給事中等省親

朕聞上古至智之士所患者五焉。患同庶人而不超於庶人。患無學及學。患不齒於志學者。雖齒於志學。患無官。及官。患不忠於君。既忠於君。患不能盡孝於二親。音智人患此而豁然無患矣。此其所以智也。爾承教郎曹儀等初有司以生員選入國學。已異常民之子矣。未及數年。授之以官。不止齒於志學。又出於同學者矣。今各言歸繇。有云省親者。有云家無尊長。往挈妻孥而來居者。斯二者人之太倫也。前五患已戛而行其三矣。惟志與忠未嘗若何。果必欲患其志。則當思孟軻三五鼎之厚薄也。民之享也。無與乃微官之享也。有鼎乃貴智士。既知有鼎食而貴。則必遠來微而忠君矣。爾性省悟之吉哉。

賜魏鑑等守服家用

朕嘗思之。昔古創業之君。必繇羣英而興。又必以賢能而治。爾魏鑑等職職方雖歲月久亦不遇如是而已。○爾誠督勸。桂林雖歲月未久亦不遇是。雖私以干慮。章然青。郭欣而太。遇每有失焉。且古人欲全其身。各若一德。不備則日。首月修必備而後已。所以賢能也。爾年如以其無源。地設一德。事務已能者矣。○爾徐中。曩守。象。積。難。職。事。之。職。而乃身居勢要。未嘗以勢要。人亦不見。難。私。

皇朝世宗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論高麗使回

爾來者承姦之詐。不得已而來。詎今命爾歸。爾當謂高麗禍首言朕所云。其殺無罪使者之讐。非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豈不知滄海與吾共之。若不信吾命。則以舳舻數千。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泊。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其黨。豈不俘囚太半。果敢輕視乎。

論曾秉正等

孔子有云。致知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所以累朝名臣及士夫君子。能成其名者。皆因履此道而不失。故美矣。今爾曾秉正等。職專詳審。內外文書。當否奏聞。行止是其務也。別無相干。行移其正官首領。官吏皂隸。皆應設之人。已有員數。其奏差之設。非所宜也。且奏差之職。奔走四方。傳遞公文。方是用而展其功。今不當有而有。影射頑民。不當差役。況使居俸位。食廩祿。非助君之道。故教臺以問之。非

皇朝世宗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高

君命而爲理乎職專可否而已非道乎

諭罪人曾秉正

朕觀昔帝王之用臣也無疑而臣有姦者奉君多智是有作聰明之舉探人主之意因是罔知所以是非喋出離間親親斯古人所以陷身殺姓繇是爾官秉正性資聰敏幹辦且能方今出庶民習儒業果若是者罕矣所以爾在職時凡有言計朕嘗聽從何其智出多端自欲深根後程乃有效古梁身之姦豈不愚哉且鰥寡孤獨古聖人恤此以爲先爾誦聖人之德學賢人之心其是非曉如黑白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孟

諭中書賑濟京城孤老

今春雨雪霏霏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切骨朕思昔居寒微時當此之際承單食薄甚是艱辛此時居九重承詔災覺寒若是其京城孤老又不知以何

度日爾中書下府尹令各三等給鹽以十觔爲上如救施行毋稽

勞河南府守戍陸齡

西嶠函東虎牢龍門襟其前黃河帶其後四險固其守疆不言可知矣然卿戍此地勿以四險爲必然盡當勤率兵於屯所夜則慎守城隍身心雖勞必終世而無患可爲全人矣救至嚴號令遠小人親君子勿蔽下人功

諭太師李善長勅

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昔當擾攘挈家艸莽倉皇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孟

奔走顧命之不暇時朕帥師東入滁陽爾迎道以從事待以腹心用如手足朕無上智于爾爾或小疵置之不問遂成名世之英才無乃朕忘相從之久乎非也朕報功之誠惟人神共知今卿年邁故精力之爲可期不審爲何同小吏而枉功臣而乃黃昏定擬詭語符同朝奏此非臣下之當爲傳不云乎人臣無將况國有定律奏對不實者杖以心欺誑者斬卿謀欺誑法當斬首然行賞有誓爾當三免極刑今無患矣止削祿一千四百石爾其聽之克謹後誠庶有嘉貞故茲勅諭

又

昔者人臣修身潔已盡性存公確言行之相孚端表裏之如一然後臣君未善以治生民未聞符同小吏構詞飾非惟以欺誑及至事覺意在捨身受責恃頑強巧而面對無知此豈智人之所爲朕若懷猜篤疑思古姦頑之不善務要防微杜漸爾何生焉前本降勅釋爾所犯爲爾冥頑復加若是今聞認已之非爲朕憫相從之久思姻親之重枉法以恕爾其懷之故茲勅諭

勞江陰侯吳良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毛

昔者朕與羣雄爭命卿藩東鄙既而往戍高深城隍沃野開闢當是時朕用事於荆楚樂無東顧之憂遂減荆楚之妖雖諸將効力於西卿係東藩爲重終首尾內姦無出外姦無入可謂智矣天下平卿爵侯封乃朕報功也前者第七子博封爲齊王特與卿結姻就命卿如齊肇造官殿今將新年遣人賜酒禮以勞齊王幼而無知亦令專人行禮若體之歡心則英豪之氣暢矣故茲勅諭

勞致仕承旨宋濂

卿多積德以致高壽康寧雖居致仕戀關之心甚

切不畏嚴寒年必斯時而至特賜日用故茲勅諭

諭翰林修撰劉泰

朕聞孔子之論孝也親在遊必有方斯可謂孝矣其入子之道仲尼明之朕昨與卿暇遊東苑與之語詢及尊長眷屬有殘卿對昔之族屬甚廣因兵太滅親戚杳然猶存卿與老母老母方今八十有奇除卿外別無侍養見居淄川卿云至此朕心有警吁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今雖君天下育萬民二親已逝恨不生前得奉溫清憂寐於心戚戚卿母年邁云無他養豈不動孝者之情因是敕卿自意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文

若欲奉來就養或棄職往侍皆從所繇勿拘故茲敕諭

命太醫院官代職

醫善七未八裏及觀聽而診視者猶不如特運之亨泰病者之命堅若禦輕疾而捍浮疫則豎之善也民知醫之妙也或醫之遲塞縱是輕疾亦不能愈也必待他醫而方瘥審斯醫者病者安得不有數焉然或有回生者亦不可知蓋出乎尋常之外則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前院判郝志才醫行濠梁時朕病篤其郝志才針以調其氣藥以理其中以

當時之言一過同一微命耳今則君命也此果豈
者能取朕命堅耶不然彼醫與朕必合乎天望而
有是焉故職醫官數年今壽高筋力不能自強特
初子代今其致仕未幾院使葛景山院判鄭德亦
以年邁皆以子代然官於位者以三年爲滿今葛
景山職上官十餘年矣今以子居左判而代其職
其郝志才之子陞院使鄭以子襲其位其劉李雖
勞已深正居壯年弗代餘有老醫林陳者未有深
功年雖有壽弗代中書吏部如勅施行

命道士祭嶽鎮海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无

嶽鎮海濟之祀今年秋報之禮特命爾牧仙人等
詣神所在奠以牲醴祝帛爾其一乃心志必欲神
交汝往欽哉

命使齋帛祭歷代先聖

朕惟歷代先聖立綱陳紀相繼爲君朕制祀禮已
有常規今秋在邇特遣爾奏差某等體朕至意齋
帛各詣陵所命有司涓潔致祭汝往欽哉

命中書召李思迪

前丹徒知縣李思迪爲牧守縣治而乃不仁於
非命者而縱兇惡法司究其繇而無贖私一謂迂

所悞一謂貪吏之所侮無干償命之條而當失入
之法杖貶炎方已數年矣中書差人特敕召還職
國學以訓生徒使終天年如勅毋怠

命中書禮部訪求士

昔在列聖之時羣賢濟濟皆耳聰目明日究方寸
惟治世安民閱冊之所載親歲月之所行是以作
事必勤立心必公所以終日乾乾靡道不息無不
及也凡與民之利除民之害雖耳聰目明下愚有
所不及猶謂恐之而且見疑斯所以聖賢亦不自
恃其能特設無上之誠幽通鬼神決典息以福民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手

書不云乎七稽疑擇建立斯用卜筮者也斯所以
欽天畏地意在幽通而默相之此其所以用天理
者也朕當大位缺斯卜筮以决疑惑爾中書禮部
行諸布政使司廣訪多求至朝驗用故茲勅諭
問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數

九月二十五日午時直門內使報占城國王所進
象馬至於承天門合 奏付何該朕聞之甚難容

輔弼者且朕居中

焉若夷有誠從者必以

禮待之若肆侮者必處之者瓜哇非禮所以
貢物不以禮受但拘收而已使者囚之其占城來

貢甚誠王非侮我行人方物既至則當陳設展朝以禮而進今不令使者進獻爲何宰相之職出納朕命禮接百僚今以重事視爲泛常豈非法所難容特敕爾等自思果何理道哉

又

勅問中書禮部必欲罪有所歸古有犯法者犯者當之此私罪今中書禮部皆理道出納要所九月二十五日有慢占城入貢事問及省部互相推諉朕不聰明罪無歸着所以囚省部繫窮緣繇若罪果有所歸則罪其罪者仍前推調未得釋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圭

廢丞相汪廣洋

敕諭忌政坐視廢興丞相汪廣洋雖相從之久初務事軍中凡有問則頗言是非不問則是非默然不舉既入臺省叠至兩番公政不謀民瘼不問坐居省臺終歲未聞出視與造役民處所工之巨細茫然無知有問無知奉祀諸神所在畧不究心自居太宰之位並無點督之勤公事若繁惟從他官制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紀終歲安享大祿普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正其惡自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

以致禍生前與楊憲同署於中書憲姦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爲也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其興利除害莫知所爲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如此肆侮法所難容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姦爾本實非愚士特賜勅以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冥冥故茲勅諭

召前按察副使劉崧職禮部侍郎

姦臣弄法肆志跳梁擬卿違制之責邇者權姦露人各伏誅卿來朕命官禮部侍郎故茲勅諭

召山西左叅政倪斯職吏部尚書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圭

保身固位無補於君臣甚非良臣卿前朝之名家今事於朕已有年矣於事未見剛明爾來露其過若欲究之慮恐可惜特赦爾過取任吏部尚書馳驛前來毋稽故茲勅諭

命戶部定俸祿

稽古建官畧知等第其於品級次第自漢以上未聞有是所以漢官之制以食祿列等差其品之禮始於漢唐因之以制服色祿之重輕亦法品賜食之朕觀古之無品也則以祿爲式是尚質也惟魏之定品是尚文也其於文質之道雖華朴之有殊

亦模範之可經守之不素履之不煩今也任官煩
賢食祿法品勒石昭示命戶曹司之母素輕重之
條係期而給與之斯至公之良哉故茲勅諭

賜翰林編修張美和致仕

朕觀古之至賢之士修已行仁以爲時君之用否
則獨善其身而終天年或爾者書立言傳之永久
以訓愚頑斯若是者雖不顯於當時而光於後載
以其德重而意純故不磨也爾美和歷多難而無
易從篤先聖先賢之至善斯非泛泛之可比愚下
之可知云何蓋昔元綱之方弛英雄角力於江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他非至智者朝東趨而暮西就殺身者衆苟全者
寡方今在學職師者羣然邇來命有故者京師弗
居許以自寬不旬日間各言困繇者甚廣朕命弗
留十之八九獨卿侍朕左右日與同遊正欲詢問
古今典禮以沃朕心然觀其所以終是年高不能
自強何以見之白首步艱欲日與之周旋難矣以
卿歸老然卿去此朕將誰從於歲千載一遇古今
之通言全於善解者罕之今卿始也良終也善不
亦美乎

賜吏部尚書劉松等致仕

君子之生也莫不繇父善良而母淑德專慈愛以
訓成已而壯矣則志於四方若或時運之應期致
君垂拱利濟羣生斯一仲尼之道先賢者豈獨
名於千古卿等學問過人善備剏繁治剏之能今
各年高或當智盛者正宜助朕措安奈何昔新造
之初綱維紊亂誤罹憲責適者人神有變朕於寢
食不安命卿致仕於戲克已消愆君子道長匪禍
含冤小人罪其卿等去朝必坦懷而端志故茲勅
諭

命王珪職翰林典簿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昔者哲王善繇賢出智繇能生所以禮賢待儒正
欲論道經邦前者御史吳興宗以爾王珪學問優
長德行兼備內外如一朕允所奏差人詣舍以禮
來朝珪今至斯年已六十有八比呂望之與周未
老公孫弘助漢正壯然朕親珪之精力若與之同
游論道登眺佳景游目騁懷則決不能同往若職
以翰林典簿坐院中有宣則至或問則答是其宜
也珪職雖小朕命東官賜坐閉中講道悉爾丹衷
沃我儲嗣於斯可乎果如朕命汝往欽哉

命御史審決罪囚

西風隆肅肅氣當權洞宜其所漸榮宜其所榮斯二儀之常經亘古今而不異未嘗倒置者耶今以爾監察御史某出巡審視以決棄市者爾慎法洵榮毋蔽罪於人神故茲勅諭

又

風搖木落露結將霜斯化機之權繇此而當時故所以顯榮枯應節候孰有能背是理而久長者乎必當理而承候棄市者次焉今命爾某於某處審實干憲章者爾慎法天時則陰陽焉汝往欽哉

勞致仕管田使馬世龍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鄉州里長者本鎮鄉人昔於擾攘之秋孰知

天命何如所以無知者異志或從張或他往斯人輩

離他鄉里意不我從皆已滅矣當是時惟卿與單

夏胡四翁獨不棄鄉里之寒微挺身合意率衆來

從朕甚嘉焉嘗聞福壽康寧邇者忽聞微疾未知

痊愈否特遣內使勞爾羊酒爲成穆貴紀以報生

前之恩卿其樂之永爲多福故茲勅諭

命羣儒議建言事勅

昨忽聞沙門上言自云爲教門事跌弗許而因禁之少時開書觀之實爲本等宗門所以言僧多不

論王本等職四輔官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奉教汚處其俗况僧寺田糧役重特上十朝堂意在免僧寺道觀稅糧差役有此無知今左右究其所以是僧昔職運司典吏而上言朕欲進人言擢爲縣牧而乃不循軌度居徒役遇有而歸其人志不力田業不商賈窘於鄉里於是乎去鬚髮作沙門所以特與僧便因是朕責之且本僧昔役運司而不能清羨海之課過擢爲縣牧既不詢民瘼而干憲章僥倖遇有觀斯情狀補朕之功甚少蓋政害民之心如淵泉焉令收入禁何如處之請決

天心下忻

地祇致海嶽效靈於是乎經邦論道永安

社稷利濟生民臣亦昌焉朕本寒微遇

天更元運偶與諸雄並驅逢多難遇深艱率英俊自

中土渡江東來造基於此君天下于庶民十有三

年朝無輔佐良臣以致道乖政靡弗獲泰安於是

訪近臣而求士得爾諸儒來朝朕欲洗心滌慮與

賢者志同永安寰宇今將旬有餘月彼情難知丹

衷無究若或用之倘心懷異志無利濟之誠則

具天昭鑒加以禍淫又何故焉故勅諭羣儒等若果心無異志誠可會神與朕同遊以安天下故茲勅諭

又

昔有莘耕者爲政社稷永安傳巖之野者在朝君仁民康斯二賢叠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一也朕政未施訪近臣而求士石爾王本等來朝命爲四輔之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必欲均濟四時德合人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天卿等慎之同安盛世故茲制諭

又

卿等受斯重任朕與卿等民生繫焉可不重乎且卿等昨爲庶民今輔朕以掌民命出類拔萃以顯父母豈不

天人文慶於戲慎哉二儀之敬事理無乖心常格神言常履道故茲再諭想宜知悉

諭四輔官王本等毋陪祭勅

祀神之道非會人也古法刑喪不預禡旗之祭在通卿極刑毋列班

問斷事官勅

五常之道重莫重於君臣父子然而夫婦之道猶爲甚焉邇來關中漢中民人告失妻於家數告有司不理其夫親捕姦夫今有司止將姦夫作私茶爲繇解赴京師不以畧人妻女爲重朕特命爾理今不見來聞果何詢焉敕至晚朝來奏

命方常職御史勅

朕聞昔者懷才滿腹抱道衷盈一時志不能伸致是窘於衣食困於羈旅一遇君者用之竭忠報効務公無私終世不忘其恩特致君稱仁於彥內固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爲賢者矣爾方常自云窘於生理來朝今命爾爲守院御史出納一道之務深察幽微敷奏毋隱

諭祭酒樂韶鳳敕

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以之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之工不但稱此職任甚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往欽哉

諭國學師徒

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補弼其所學。斯二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莢之學者。爲今之所習者。師惟師者模範其志。竭胸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一於規矩。而如式。人不律師教。而良能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教之者矣。若師隱知。暗善。罔盡師理。則罪怒人神。若學者非究心宵晝。必欲至知而後已。又將艱爲人於世者也。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禮學必盡學者之誠。勅後否此。責有歸焉。所以

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真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昔仲尼入周廟。問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所以戒慎妄言者。如或理道之詞。未嘗拘禁。今去古既遠。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姦。愚愚愈覺修道之教不明也。且以李思迪馬懿言之。職當諄諄切切而訓者也。而乖理縱非果誠相信乎。斯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忠義。而報人者也。日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時忽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有所問。終日緘默。有時違侍東宮。暫遊時刻。朕欲彼

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語。但瞪目視之而已。或傍有言者。則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所言。以答。畢後未嘗效誠補其未知者也。此深其所學。祕其所操。耶抑恃其所能。務獨善其身。耶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因是故勅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

諭幼儒勸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朕於暇中。觀幼儒。禮官人皆空度光陰。略不見志出于羣者。且諸八年俱未滿二十。所讀之書。不解旨義。其於字也。知運用東

手閉目目復一日而已。嗚呼惜哉。孰不知光陰不待人之逸也。所以自幼漸壯。自壯漸老。自老漸衰。自衰至於歿。終無立行名身之道。而乃同於常民耳。可不嗟乎。於是令內官給紙筆。令其各日進先儒古文一章。特以習熟。期將來之善作。武四書一章。使詣前而講。以觀利鈍。導理道也。明日人皆以文章來進。其文多韓柳書。皆孔孟朕聽觀之間。展轉艱問。其幼儒多尋行數墨者。有之。粗知大意者有之。細察尋行數墨者。豈不同於愚夫者也。其粗知大意。不究其精者。是同於無志也。何以見茲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聖

於馬遶山茅亭記見柳子之文無益也而柳子之文
乃將至且智人於世動以規模柳子之文而效之
模於人而遺之於世亦何益哉其柳子之文
牧豔州構亭於馬遶山之巔朝夕妨務而逸樂斯
遙也見之於柳子讚美也其文既讚美於亭此其
所以無益也夫土木之工興也非勞人而弗成既
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柳子之文畧不規諫其
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却乃詠亭之美乃曰因山之
高爲基無雕橡斷棟五彩圖梁以青山爲屏障斯
雖無益文尚有實其於白雲爲藩籬此果虛耶實

諫羣臣務公去私

朕觀孟子對尚志所以志也謂人處世同民隨羣
逐隊斯常民也故超出之所以超出者去諸不善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聖

而行衆所善然而尚爲尋常之善若於志所歸來
必爲無上之善斯乃志之定矣所以古重爵本而
去逐末漢令商賈技藝不衣錦繡乘馬特存斯貴
以重有志君子也朕自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設官
分職各務所司終未見人但見身受重名懷私在
職或忘理衆務心存貪污或賄賂公行不知身名
之重俸祿之優以致殺身書不云乎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斯聖人授心法之要賢人憫愚頑特紀冊
以教後人至今頑者不行愚者不悟雖有聰明者
怠無尚志泯於崇功廣業愚頑每被殺身古人之
尚志在務功名匡君之政濟人利物今之人不然
惟在忘尚志務易利專速達此所以人心也故之
未嘗善行之必殺身以其利之易厚不知害也道
之說日行月紀終身不忘兼善之德務要超出建
崇功累廣業行斯數事身名世家厚祿其德似薄
其達似遲斯小人之見若是也昔聖人以爲無上
之道故行之是以孟子專尚志小人難之今之官
吏有不才者巧以舞文姦以弄法紊亂條章是致
身不名世家不豐崇殺身而後已其立心尚志有
何艱哉故茲勅諭

諭舉到人材

天之所以命人主者爲蒸民之重所以命者命其必治者也若以

天人量之則

天道遠人道邇以此言之

天何命人主者不貳其命而能成之何也此所以天道幽微下察無遺其神妙鑒觀必非一朝夕而辨

是非也今朕非材承

上天之命法古之道統有黔黎宵晝自思人心之險

姦頑者衆數制弗改將焉奈何故勅有司訪貞士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聖

授之以官使職守所在爲民加福何期授官任事者志修福民之德務在循私殘害其民當犯之日殊古制法縱之以寬若非生成志人君子其學道慕賢者莫不從而肆欲以錄之所以謹法如古犯者律如條章然雖如是其作聰明之徒及愚蠢之輩終莫可禁此令諭之不明耶抑實有司所舉之不當耶邇者中原江西各布政司皆以貞士至期已有日矣朕不遐親問特勅問之彼貞士人皆庶民歲受官役朝廷得失有司利病莫不周知若既知朝廷得失有司利病朕授爾以官當匡朕之失

去有司之病則彼爲官非賢者誰諸貞士聽之承其志而職焉爲朕福民乃受命之利也

諭總闕臣僚勅

朕聞古之爲士者志在匡君濟民立身揚名崇父母彰祖宗必欲爲世之傑者也然亘古至於宋元若此者書載不多但見不才者衆其於忠孝者甚寡可見古今得人爲難若或得人爲易其識人尤難朕自開國以來凡有之邑篤遵列聖之所稽罔敢更置其設官分職損益不同代代有之朕前數年間勅諸有司訪求民間俊秀入學教養以備將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聖

來其有司如勅連年貢到民人子弟出入不等約計千人自洪武八年間朕觀年長者許出學權行歷事幼者考課作養志洪武十三年春丞相胡惟庸謀逆事覺朕親閱諸生命齋丹符出驗四方取勘事蹟至三月將終驗先歸者何如驗間內有冬詐不誠者甚廣因是點選之際人各以故來曉內有真故十去其六七有等無志之士非故而托故又一二而往朕靜坐忽思若是驀然興嘆不覺出於丹衷自以謂空眼略無至志之士少須衆中有數人身心戀闕意不忍行故歸告朕仍復原職侍

朕左右嘗聞古有賢士忠不舍君意不欲離雖死
不忘所以謂之忠也有等誤遺責讓君不能釋其
忠臣之志也猶不嗟怨正所謂君子絕交不出惡
聲忠臣去國不索其名者也古者佳貞之士有若
是耶今朕千數人中得此數人非

上天之將欲備輔嗣君者何因是有感夜臥不寐
去留而發焉特加賞勞以表繼嗣忠誠

諭儀禮司序班尚志劾

昔老聃職周朝專紀事歷年甚久所以量寬志大
繇乎目事之多驗是非之廣未幾周政不綱度關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聖

西遊尹喜異之留著書五千言所言皆鑑人君諸
侯之失自著書之後雖云西往實莫知所之言傳
至今語奇句奧智哉設使老聃生於周盛之時君
若信而用之其阜夔稷契無乃與之並乎朕所以
引老聃而言者云何爲方今爲士者無觀況之智
無出羣之心故爲之言也且目前微職者居儀禮
任行人或優遊度日或涵湧從時暮歸而寢朝朝
如之若有志者觀朝廷大宴羣然列坐上公者誰
其洵湧奔趨而奉事者誰所以愚者頑然不知朕
觀若是不能無憾也若此之輩賢能繇何而出假

使有志者奮志觀列坐者若是豈不自云登樓之
志吾已得矣在誠心一往耳其道者官階十八
居八級焉樓之道有級履量下焉不患不得樓患
中級而旋今登級者不少中級而旋者甚廣朕忽
遽此爲無志者云耳若或發此志者於事弗得於
心不公徒然有志化爲虛名今愚頑者多舍身而
僞爲無舍身而爲國家何以見且舍身僞爲者心
貪行狡命且不顧何有國家肌膚者耶歷代爲國
家而爲民在皆舍身以從事無僞爲無家憂爲其
衣食足揚父母身榮家貴耳以其舍身舍身之道
非死之謂也惟在公而已晝夜恐事弗周慮身弗
立憂君未仁此其所以忘其身而處君民者也余
曰即今徵職者有人焉朕不覺笑而謂曰行人奉
命而往所在惟賄是從序班之任朝錯暮差互相
頡頏一班行尚常多謬他事安能善耶故未輕選
待彼出羣用之豈不善乎

諭各處巡簡

朕設巡簡扼要道驗關津必士民之樂業致商旅
之無艱然雖法古之良實未經點督今特差人詣
所在諭以巡防有道譏察多方有能堅守是職鎮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聖

諸所司役滿來朝朕必嘉焉故茲勅諭

諭天下有司

前者姦臣亂法事覺伏誅初將以爲中書御史臺朕用非人是致上于五呈系度下戾地氣而節侯乖常既以明新法律掃除姦臣想天下諸司有職掌者必人各精審其事與朕共治昇平安黔黎樂雍熙於市鄉故於二月初一日發丹符出驗四方令有司將連年秋夏稅糧課程從實具陳無隱以奏目來聞不以文繁勅諭分明必各執掌者以忠誠來聞去逾月而使者歸有司官間有法忠義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聖

之心者卽以排年總目來奏以致歡動朕之衷情其餘各各有司皆以舞文弄法窺探朝政不將自洪武初通年諸色錢糧歲歲開收之數報來故犯憲章今再差人各抵所在務要縣不通州州不通府府不通布政司卽將自洪武某年本郡入籍當年直至洪武十二年諸各項錢糧金銀疋帛盡數報來當該佐貳官首領官各一員吏一名與齎符者一同赴京面奏仍着落本邑鄉村耆宿舉力士年當二十四五者二名前來充校尉若新官到任毋習前非如勅奉行

諭出使人員勅

勅爾出使既知所在毋枉賢良毋美惡人新官方任導以從實勿習前非若舊官在職務要督責分明若有虛詐買免從實回奏爾若凌辱新官者斬能察舊官非者驗有實跡而乃賞焉汝往欽哉

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

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級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曰國家有大事首以祀戎爲先自秦漢以下古今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餘人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天

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于理或處俗者居官亦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爲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減者鮮矣近者溧水縣官爲祀事缺鹿醢而以牛醢代之被入所言禮部奏云凡祭品缺者曾許以他物代之今溧水有鹿可求而在官者不能用心御史按實各當其罪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耶今令天下有司凡四時祭祀之物

和在典故境內所產及商人貨而有之者務備不
許有缺若境內不產及商人無販賣者從缺毋代
爾禮部通告諸司如勅

諭御史

朕設察院職英俊祿忠良以爲耳目之寄今御史
設員既多必定一員守院內則承號令發布於四
方納四方之來文以達朕聽特分道十二專十二
人掌之以知事之首尾凡欽奏勸審事理與同本
道諸御史詳問明白奏朕結絕若本道御史有差
當自爲果斷毋得因循不決以招後愆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哭

命應天府諭鍾山僧勅

且佛之爲教也善其大也薄被生灰仲尼有云西
方有大聖人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可謂能人矣
云何大覺金仙又讚之以能仁以其不繩頭而頑
化美善而善光其行苦而不苦其心素而弗素雖
儂雪嶺之孤燈侶白晝之單影日星見性超出塵
淪復有人天之說四十九秋其演也妙備載大藏
未嘗有訴通逃於廷致愆於水火者耶况首禪祇
樹千二百五十人從通逃者未聞仲尼有云道千
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慶人今僧侶逃未審節

用而致然耶抑愛人而有此耶若非此而有此則
府謂僧云當自善來若論以如律恐傷佛性知勅
奉行

諭善世禪師板的達勅

禪師自西而來朝夕慕道務在濟人利物朕觀禪
師之立志也努力甚堅其歲月之行也甚深故得
諸方施供善者頂禮惡者歡心前者東達滄海而
禮普陀旋錫錢塘而覽禪天貝西遊廬嶽中國之
名山途禪師之意已達復來京師駐錫鍾山之陽
日禪嚴穴禪師之所以玄中仰觀俯察志在神遊
八極惟神天昭鑒邇者朕建陵山前開禪師欲徒
禪他往被無知者所惑乃曰非旨不前是致躊躇
朕今勅禪師凡欲所向毋自猜疑當飛錫而進錫
止而禪樂自然之天地快清淨之神理豈不道成
也哉

諭故真人張正常嗣子宇初勅

昔之能名各於海內始漢至今所以不泯者蓋爲
禦災捍患之妙功達於君利及於民故有不泯者
爲此也邇聞服制且終當正教中之首率徒以修
符至一來朕當諭爾爾其不貳於心則上下格矣

命中書勞西番指揮何鎮南

君子守信以義從仁所以仁者盛義者興此理道之行者也今西番指揮何鎮南自附以來信義甚堅前歲命往烏思宜布朕命遠涉萬里不憚勞苦至烏思所言朕命如勅今年以家小來京合加禮待使足養其親下程米三十石麥如之其鎮撫劉溫人職雖微心亦懷誠眷屬至京下程米一十五麥如之

命中書回安南公文

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俗異未免有之若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五

全以爲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式使知道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德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心今後若與安南往來爾中書行後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以自歸豈不有便於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若欲三年來貢其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從至微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

洪武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占城使至爲朕上壽賀

禮甚厚若觀物之厚更明日而至非占城國王誠意極專其來使奉命之篤萬里之外豈能期時而若此耶然覽表聞辭乃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弗利且云失去物件及有白曹之僞朕所以戒爾兩國毋得深構仇讐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息果何如之今再勅前去王其審之古人有云殺其大於好殺生莫大於好生所以莫大於好殺者好用兵也天之所惡用兵也生莫大於好生天之所好者仁也人能行仁之道有血氣者無有不生焉且爾兩國之爭是非吾所不知但知曩者安南兵出敗在占城之下占城乘勝入安南之國其安南辱之甚矣若此之後已而已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則福祿綿長矣如其不然必欲驅兵連年苦戰彼此勝負固不可知如鵠蚌相持漁人獲利是故或彼此悔之晚矣朕觀宋書占城在宋朝時曾被真臘入境難之甚者也朕書至王當修睦四鄰之道以是服非則可毋恃彼是此非是謂不可因王至意故戒之再三使歸王其脩仁惟吉故茲勅諭

諭神樂觀勅

開基守業必勤政爲先。趨事赴功非信誠必責。傳不云乎。國之大業在祀與戎。聖古哲王謹斯二事而

上帝皇祇悅。賜天下安和。生民康泰。朕起東微而君宇內。法古之道。依時以奉。

上下神祇。其於祀神之道。若或不潔。則非爲生民以祈福而保已命也。昔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祭於社。稷之神。然後興師。當祭之時。畢則有受。賑之禮。其受之時。必思神洋洋乎在其上。而穆穆然或左而或右。委心敬慎而受之。則祥。故敬勝怠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聖

吉。怠勝敬者滅。所以成肅公受賑之時。起慢神不恭之貌。因伐秦而卒。是以知敬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於斯祀神之道。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朕觀古人之敬神也。若是其驗。禍福亦若是斯可。謂無神而不信乎。可謂佞佛而祈福乎。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而已。朕設神樂觀。備樂以享。上下神祇。所以撥錢糧若干。以供樂生。非效前代帝王求長生之法而施之。然長生之道。世有之。不過

脩心清淨。脫離幻化。連疾去來。使無艱阻。是其義也。於戲。昔殷周之父老何存。漢唐之青宮安在。果長生之道乎。朕設神樂觀。以備樂禪之於世。以示後世。其觀主不潔。樂生不精。膳生不足。以此觀之。不但君不勤於祀事。其朝臣觀主。必也亦然。若君勤於祀事。朝臣觀主。無一體之敬。則國有常憲。故茲勒石。想宜知悉。

翰林侍講學士李紳勅文

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洽民。非文何以昌化。所以文助志士。志士行文之理。文所以備載萬物。闡演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聖

幽微。無所不至。晉有唐之有天下。時和歲豐。無乃弘文館之設有方。任館內之事者。必內相之處。勤以致遐邇。來庭外戶。不閉斗米三錢。家給人足。朕聞之心踊躍而欲肩之。何用賢之道。弗齊致遠。賢於遠邇。故若是。今特命爾某爲翰林侍講學士。自任之後。文同韓柳。勳比房杜。以昌治化。汝往欽哉。

翰林編脩馬沙亦黑馬哈麻勅文

朕聞君子之道。行是爲萬幸。君子之道不行。是爲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滯。於一曉。吾中國之文。始八卦以代結繩。而編簡至於

而流傳古聖人之言莫不備載萬物性情造化無所不該焉洪武初大將入胡都得圖籍文皆可收惟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所譯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於戲乾方之書秘書非爾安能名於中國爾非書安能名不朽之智人特命爾某爲翰林編脩汝其敬哉

諭征南將軍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奎

和人民尚兵上古以爲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既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逾百日而取之若非名臣重望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托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布政使司承宣布政使事定之後除官替回故茲勅諭

建昌僧官勅文

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

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隨性原情談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礙去諸魔而清已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修而歷劫無量乃降兜率至於梵宮既捨金輪而循若行於雪嶺時道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已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衆生其爲慈也大其爲悲也深可爲無上者歟世人宿有善根者皆慕佛力震中之修者甚廣今建昌僧某博修佛道善取僧民其方土民仰僧善道感化人淳既內附之誠理宜授以建昌府僧綱司某官爾吏部如勅毋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美

諭延安侯唐勝宗

古人之將居成平而有無功而受賜爵者相傳至今代代有之所以受賜者以其禦患於成平捍侮於不測所以受爵者不能禦患於成平失捍侮於卒然故事淪前功勳消息情是皆明著史冊賢人君子孰不見之洪武十四年越中山賊竊聚林藪深爲民患特命爾延安侯唐勝宗帥兵進討逾五月乃平今年春歸賜田一莊爲子孫世祿嗚呼攻城不易守城尤難卿能禦成平之患宜加勞之故

茲勅諭

諭江夏侯周德興

昔君之武臣有忠於君者盡其筋力之勞所以爲君禦災捍患至身終而後已朕於史書見之每嘗歎美不已俄洪武十四年夏蠻谿爲盜病民朕命年壯能涉崇山峻嶺之將帥兵討之時爾開國元勳江夏侯周德興侍其旁卽請願行朕不覺興嘆將謂古有是而今無此今乃若是豈古人獨名者視朕本憫其年逾六十不忍使行今必固請遂命抵秋成功凱旋賜卿田一莊爲子孫世祿嗚呼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勤忠不怠禦侮安民非卿者誰故茲勅諭

諭右軍督僉事張德

古人爲將志在智無遺策信在無敢後期勇必當前仁撫下使懷恩伸令嚴而必不犯前者東湖山民嘯聚命卿爲偏將軍與延安侯同進逾五月功成今既凱旋賜卿田一莊子孫世祿故茲勅諭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展進皆止吾知服勞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安南國王之令今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

濟舟則舟矣爾當肅然其心凝然其神則天假颶風渡衝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尾浪驚背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橫八極非一戢心而無二者豈不危然而懼乎是時櫓傾而舵損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茲勅諭

諭征南將軍潁川侯永昌侯西平侯

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艸上所以去後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席捲豪英長驅於碧鷄金馬來云已駐牂牁未幾捷報捷報捷報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是離題之蠻聞知卽遣使入貢以再而獻生口搬從百夷之種威來八份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勲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夷丈夫至是豈不以顯父母揚名者哉今也勤勞既多欲勞以飲用奈何山川險遠速不及起特以朕心勞之其勅然耶故茲勅諭

諭刑官

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鐘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且

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圉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映鐘山之蒼翠雖飛巢巖而走竈下亦莫潛毫釐洞見其真智人居是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鴈侶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聲法司之所志也汝其敬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 堯

論河南布政司及諸府州縣官吏

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仁吏如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更不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湧駕洪濤於平野魚鼈遊園林如此則牧守郡吏將必禍焉舊歲河南來奏河水瀰漫數州皆徙民居因園爲之一空朕於日夜究心河水爲患田畝一空桑麻盡爲所蕩禾食既缺將何立命況且東作將興老幼艱辛今特命駙馬李祺齋朕勅命往所災處所優給其民雖不足厚給之恩終解吾民之苦爾諸

職事一如朕命奉行毋怠

論琉球國王察度

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爲國環海爲固若事大之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道育琉球之民尚好生之德所以事大之禮興自朕卽位十有六年王歲遣人至貢本國之土宜朕甚嘉焉特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報王誠禮何期王復以使來致謝朕今更專內使監察梁民同前奉御路謙齋符賜王度金銀印一顆送使者歸就於王處齋馬不限多少從王發遣故茲勅諭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 宇

論翰林簡討李陞

嗚呼君子講道而有不幸焉曰老不遇也壯夭也疾甚也古今於此三不達志人以爲恨朕未然其說俄監察都御史以知人情舉卿詣朝朕命試之試者奏卿人才矣朕亦親出題鐘山之景使發方寸之靈弗逾時來呈覽之言雄句壯氣字索英朕思任之必國民之利當任之時卿訴疾甚步趨艱辛猶未深信但今職翰林簡討以省步趨之艱幾月日形體身貌果疾之甚也况聞卿老母年邁特勅卿歸故茲勅諭

論琉球山北國王怕尼芝

上帝好生寰宇生民者衆

天恐生民自相殘害特生聰者主之以育黔黎邇來使者自海中歸云及琉球國王互爭於農業少廢人命頗傷朕聞知不勝憐憫今因使者往復琉球特諭王體

上帝好生息征戰而育下民可乎不然恐上帝有變事可究追故茲勅諭

諭刑部尚書開濟父

論尚書開濟父開蒙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書今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學 下篇 奎

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久若是而不異則出任賢稱矣翁願若是國民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欣哉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携孫等赴京可見翁以子爲國爲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足翁平昔之志況今日之耀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揚爾祖宗保我

社稷故茲勅諭

諭翰林侍詔沈士榮

古智人有爲身而修身吾不知修者誰也或曰身爲神而修或云神爲身而修因是之難惑之而更

惑果身修神歟抑神修身歟吾不知二修之道但見古人遺跡欲求身易而不艱於生身後不亡其名亦未知果爲身耶神耶或曰終神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樞於意焉所以修者爲神而修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未有殘肌膚而異身首而爲神之善者邇來閩中有士習安神之道云東馳西奔詢及儒釋道三宗必欲達之以妙已之虛靈審當求之時若病篤而尋名方可見求之切歟朕與之論惟儒術之學或可或不可因朕不識儒之與故云如是引談安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學 下篇 奎

論僧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愚不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役累劫之丹衷何見一微塵之旨云何以旨問旨故指空

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係忽焉無倚愚不知顯顯不
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
歟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聰者孰謂可歟既聰者
不以爲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而或云佛本昭示
善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而又玄蓋昧在
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
何有知之見耶朕嘗聞之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
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
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亦不
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雖佛已見前鮮不爲諸徒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奎

之所辯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縣道縣
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
相非相要見觀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廓落電影馳
雲或爲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修者棄
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
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爲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
爲然或聰者自以爲利根雖搜空萬劫之虛靈亦
何見旨之有耶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修
者以爲經之泛耶旨之具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
智人夜孤燈於嶺外一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

不知知惡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爲識乎審者以謂
至人立教靜則以爲天下樂是則以爲智人便信
則以爲天下安化則以爲天下幸行則以爲天下
福朕聞知所以舉一大藏教云諸佛之機鑄磨鈍
相而爲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
而不網設使網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
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爲多減一
陪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誦周無文而備有法
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參誕知斯之說特勅智禪
而云乎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奎

論天界寺僧

論天界寺善世諸行人吾聞釋迦之教務靜不喧
時洗心而刻滌慮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本雖不
至六通圓覺之果其報也必將來所以修行者磨
厲也行者行也功者造精也凡云修行者先豎驗
不逮又將不期然而然歟今之修者期驗欲疾范
然久之心不耐已慮不隔塵世之有者念無不在
緣是而失道迷宗愆重鬼山信之乎邇來左善世
右善世左覺義欲不絕而事生瞞致伽藍之有鑑
使犯憲章斯非他人訐告亦豈朕之不然自作而

需定業將欲以去難實艱於解分是何行哉皆不
發靜而好喧生事自取者也行人悟焉且二善世
一覺義奏深水一莊收糧五百有零除納官糧外
餘四百二十二石九斗六升盡爲役夫之用不足
又四百貫鈔益之猶以謂不足今來需者甚深陽
莊如之朕准其奏而欲收司者稽之及至寺取人
而乃將司者半隱而半出亦云莊所並無司者至
於再三物色難以抵諱尚且東支西吾行止不顧
豈有奏僧糧有碍朕將理之反匿其司者此果實
歟不顧行止而誑欺於戲欲世之不可絕而絕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奎

嗣祀之道不可無而忘矣何爲苦心志而勞用焚
機設妄語於無端斯智禪乎

諭海西右丞阿魯輝

諭右丞阿魯輝洪武十六年四月遼東守將遣使
入奏爲海西事云卿阿魯輝差使寧潑皮等伸情
意言及烏者野人歸誠朕甚嘉焉且卿所守地方
東臨野人南險高麗非接壤漢惟西抵元營無甚
艱厄途數千里以神馳寐交雖漢河西實融之誠
何出卿右今特遣使齎朕至意往勞故茲勅諭
諭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

書秘訣與在繼傳不息也其運玄元之真而攝萬
靈如影響則用已之際神以契符訣之妙則繼傳
不息之道豈不條哉而感應也歟否若是雖善秘
書精指訣雖萬千之熟亦何應哉且爾祖至今繼
世名世者以其禦災捍患也爾正幼年當節修節
潔精魂思與神通有時則當用之際神必爾赴故
茲勅諭

諭安南國王阮廷檜歸省親勅

諭安南國王前者占城之役祇候內人阮廷檜行
中之一爾因爾前王終於占城之濱廷檜留於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奎

城思歸浮海至於積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
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
令再至今因廷檜復諭尚兵相加之役自今已
後王無再舉勤脩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
無窮故茲勅諭

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勅

三月初二日捷音至京云二月十八日發寇潰散
餘者見行追襲然此其守禦洮州城池當仔細定
奪今擬西番已得地方寧靜其河州兩衛軍馬止
留一衛在河州撥一整衛守洮州岷州原守軍馬

臣不敢擾動但留鎮靜卽目鐵城等處人民多不
能結糧當差地方多有積蓄令軍人啗取以爲自
便其北鐵二城長陽地方人民切不可留一戶在
彼爾當依朕所囑一應首目歷歷解來乘此軍勢
不可再三丁便了所有隨征軍馬山西已行發
回甚是酌當餘有西涼寧夏未見發回勅文到日
遠回本衛京師陝西河南軍馬令步軍揀人出來
軍馬可盡數在彼收拾零碎西番然後回還可矣
勅諭曹國公西平侯及藍玉總兵等官知會

又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完

西番人性多不懷德畏威有之今逼大軍至彼各
各星散失其前日所有少有降者不過面從而已
非心服也勅符到日云及諸將知會毋得私已容
留一人在於洮州地方後爲民患彼中八戶多養
馬匹務要收拾乾淨不可令人作弊其十八族地
方亦養馬多除瑞王舊管當差不科外其餘包嶺
南等一丁不曾當差人民見一里出馬一匹少有
不從政之嚴令或還難本土若令及一二人必有
從令者首目絕不可容下應有發來庶無後患本
處事務都了可令岷洮陝西等處官軍乘此就札

疊州免致再三動衆此事在於彼中定擬朝中所
料未可必然斟酌奉行

又

三月二十日鄭佛兒至京將到曹國公書所言事
多係大弊內言轉運艱辛民力生受更言洮州不
守恐久遠難爲轉運然此處地方皆係漢唐舊邊
禦侮要地既逐去本處賊徒若不守禦將久又爲
後患必須守禦其地方人民一戶也不要留在那
裏如今守洮州就將所得牛羊多撥些與軍折作
二年官糧也可地方人十分要打蕩得乾淨阿卜
商走在何處若無處尋他時他只在黑章咱地面
那裏有他親多去那裏問要賴嗑子不問到那裏
也要拿他來如勅奉行

諭曹國公李文忠勅

卽今四川土人以妖惑衆而起延及舊日明氏僞
官人等皆乘時爲亂京師大軍居下流急不能撲
捕到四川非兩月內不得至爾若回在陝西可摘
撥官軍遣官率領縣校道星夜前去撲滅爾若未
至陝西亦可蚤回定奪庶免賊熾以安蜀中
命曹國公李文忠提調都督府事務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完

大都督府掌天下兵馬其選調遣輯強弱知險易發放有節選退信期度行卒之勞逸察司隊者邀功若防姦禦侮非止一端於斯職也甚貴朕以貴賞功其於機也甚密特以機密托之腹心所以都督天下兵馬謂裁其事耳今府食事已任左右都督同知都督未職特以爾曹國公李文忠專行提調府事都府一應選調遣務從爾議然後一同來奏若府官及大小軍職少有不和律者即便究治若有功并如律者奏毋他隱奉勅往治欽哉

諭御史大夫丁玉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完

前者大軍入西羌萬山將松州已行攻取修城守禦了當甚是威鎮西夷今議得松州地方山多田少所種不足所用若令四川民人供給守禦廢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符到之日可設法抽出軍來四川撫養一會或於保寧立一衛或揀何處緊要所在立一衛鎮靜四川

又

舊歲命爾西征以今觀之非人事必然甚有天意以相四川且妖人彭姓者潛妖迹跡暗構愚民已有年矣若非命爾率丁氏舊日土兵出境其四川

之禍又非淺淺若丁氏土兵未出境上聞妖作亂之時蜂起以四川各衛并都司官機謀調遣甚有不足安能止妖遏邪今禍亂已平國之福也卿跋涉崇山究心日夜甚為艱勤然卿未至四川指揮各兵等帥軍不律近聞李指揮律如軍法其節音尚未典刑特差人詣四川斯二指揮必不可恕亦當律以軍法夫國之用將也以備捍大患而禦姦侮如斯不律者安能食祿受官刑不輕恕於法無疑如勅施行

諭信國公湯和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李

今年春命爾率騎步駐臨清以備北塞所將列侯有七今令人持符詣軍中提三候還京所提者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共有管領馬匹軍士均調與南安馨昌河南永嘉管領操練務要的當北土消息常川要知十分南北都要仔細常差人北平山東往來探聽毋得怠慢謹慎謹慎

諭遠東都司發回高麗百姓勅

六月初十日報到高麗龍州民鄭自等率戶以五男婦一十五口來降朕未審爾二將軍識否且高

鹿今古稱東夷。越崇山之險。僻居海隅。其風甚詭。人性多頑。况彼奴主分定。民入樂土。豈有捨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若此。一二年間。如此者。又將疊至。深有智焉。若我無知。其害又非小。勅符到日。省諭來民。加以公文送回。以破彼窺。通者中國方寧。正在休兵息民之時。其東夷接壤在我。切無生小隙。使彼得爲口舌。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輕。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切不可留。况春秋有云。無納逋逃。如使互相匿納。何時了歇。須當發回。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主

諭遼東都司勅

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謹密。雖內有姦臣。外有許敵。間無入焉。奏差來言。高麗行禮事。斯非慙慙致敬之意。實萌間謀之隙。斯高麗也。今古稱爲東夷。聖人有云。夷狄禽獸也。輕交必譏。重交必絕。未有始終者也。所以者何。其性謀人者多。安人者少。豈不識彼書之語。備在前書。并都評論使司公文。斯不明之言。自漸而進。其知僂乎。然與外交者。可謂三國羊祜。是其人也。餘多爲所害。故臣子無外交之理。

又

昔漢唐之四守也。滄海之東。三韓之地。人多狡詐。不懷恩意。而乃叛服不常。非智德之將。戍守斯地。其鴨綠之西。非斥堠於金山。警孤調騎。控朔漠。以撫女貞。雖備也。恐虞。通者爲女貞。高麗人歸者衆。朕將授首帥者。職未知重輕。特令管陽侯至定遼。相度與爾等議。可否量重輕。使之受官食祿。今年四月。管陽侯歸。奏彼中事勢。及齋到奏目。雖列有等第。朕猶恐弗精。再差人與爾等議。果來文的否。若的無他論。則下注授之。以職。若有不當。則火速。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主

明白寫來奏聞朕當決之

諭遼東都司指揮潘敬葉旺勅

朕觀高麗之爲東夷。餘書未詳。其性俗。傳載漢隋唐宋諸史。誠可驗也。其巧詐多端。叛服不常。以其輕薄也。當漢隋唐宋大治之時。其高麗未嘗不爲邊患。以招兵伐。今高麗逆賊弒其君。又詭殺朝使。及內官人等。不久遣使飾非。可謂信乎。前者不令來朝。彼堅執不聽。及其與之期約。而乃不遵所約。其狀顯然。止可各固封疆。使其自然。今爾等手握雄師。戍守遼左。不思制入。而萌爲人所制之

後果何智哉高麗既不如我約令却使者歸高麗則當復以禮成差有希望者來朝則事大之誠必可孚於我衷今貢不如約又詐以虛文行移入我邊守雖曰其性輕薄於斯之爲深有機焉爾等不止於邊擅令入城又擅令同周誼來者先歸此必諸將其中奸誘賄賂動搖朕細思之則他日爲彼所害於爾者又非淺淺今後毋令擅自入境如有來者止於邊待後使歸首將不許見今後若有貢賦前來仍於邊上指歸不許入獻且令自爲之爾等如勅毋得違爲以干憲度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又

禦邊之道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欲審勢量度矣張威武誠思懷思斯二事必見機而作庶幾制人前者高麗不如約是後假以計稟事件差人詣遠規視今留周誼在朝遣通事歸爾等善待縱之此人親齋周誼書往更約以完禮來貢若此去再不如約而乃妄差人來就邊止回不許入境且高麗昔在漢隋唐間時降時叛時出輕騎擾邊若善與相交既久彼又密令廣齋物貨招誘戍兵故事仕漢高帝時雖不納爲實衛滿同於高麗若此今

縱與之來不可不備也故茲勅諭

勞西河衛指揮勅

西河之地勢控羌戎番漢同居儀風不一土民性勁動以兵加昔君命守斯地非恩威兼著者何能畏服者耶爾某官自朕命往戍幾年于茲威聲遠振番漢寧居近悅遠來皆爾之功特勅勞之故茲勅諭

又

河州之域也羌戎雜處番漢同居鳥鼠一穴之地亦邇焉其土人性務爲盜殺伐無時非智謀不禦卿當守此必外張威武內懷多仁則羌戎服矣爾其慎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五

勞西涼衛指揮勅

朕惟涼州之役非控胡人於朔漠西南制羌戎於鳥鼠同居之所卿守是方即今暑退金生嚴凝之氣將至憫爾禦邊之勞差人往諭慎守勿怠

勞寧夏衛指揮勅

寧夏之邑背山面河昔人界之以爲險拒趙宋者趙元昊是也今我大將軍掃南沙漠朕命卿守之此地關內之井門胡人之前戶慎備秋高縛胡必

有日矣。爾其深謀哉。

勞非口衛指揮勅

朕惟幽燕之北。羣山輻輳。以斯口稱爲古北。天造之險。所以限夷夏也。可謂信之矣。卿分戍此。毋以險自恃。必斥堠分明。務在制人不制於人。智哉。

勞四川衛指揮勅

川民之所以頑。在恃此四山環之。昔所以蠶叢魚鳧。專之以爲國。爲此也。自秦得之後。每入中國。斯化之及也。今命爾守是方。務懷仁以撫之。民樂矣。爾其敬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圭

勞福建衛指揮勅

八閩之地。曠民好嘯聚。凡守此者。非智勇者不易。今卿當此方面之重。必晝夜籌策。撫善繩頑。則爲將之能者。其戒之。

勞海南衛指揮勅

曩自戡定以來。人皆服。然當此之際。必居安慮危。方稱保民之道。前者命爾戡兵炎地。固守疆圉。朕恐爾恃滄海之險。曠城隍之高深。忘備肆逆。特遣人往諭。且滄海之曠也。人將以爲險。朕謂非險也。其海濱迤西。及南諸番蠻貊。國無大小。環而王。

吾不知其數矣。海之曠。吾與共之。設有揚帆浮游。莫知善惡者耶。必加嚴備。乃無警於民。策之善者。汝其慎之。

勞廣西衛指揮勅

朕惟桂林之域。左蒼梧而右鬱溪。地多烟瘴。命卿戍守。已有年矣。今當盛夏。遣人往諭。爾其撫士卒。調飲餼。勿使瘴癘有乖。卿其慎戒之。

勞昌國守禦千戶勅

東溟中有奇甸。環數百里。民之生於是者。樂於是。是以古人置邑曰昌國。設守令以牧之。戍兵以護之。斯土海環四維。非舟不達。所以防者。防水賊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圭

前數年命卿守此。久失存問。特遣使往勞。卿其相機防禦。以安吾民。故茲勅諭。

賜平涼縣尹王軫父諭

朕起艸萊。削羣雄。懷夷狄。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姦弊疊興。御史臺管局宇文桂因事被問。臺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右儒吏獎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繇公道而進。後元之失。

入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耻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朕更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渚右登科舉人王幹之父家書意望管局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爲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主

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匹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差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兵不須再役

考功監令較

丞同

朕自卽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各人如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爲監其職者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安得而專其事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者言其大小之職必繇此而黜陟焉若非人而職此必佞大而略小以

全其考愚君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奈何空眼無知是謂得人之難爾某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平生於戲公私黑白惟文夫者別之愚下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爲考功監令戒哉戒哉

中書舍人勅

書之原繇來八卦始代結繩經蒼頡而備用博便天下其書也萌大聖而萌賢能世非此者艱爲事理若此者盡天地之有無亘古今之廢興云後先之否養陳三綱而立五常代君命如親行使臣民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主

見之無不稽首鞠恭於斯以見書之功豈小小哉假如先書之天地無知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有後書之聖人聖人也非有志之士不能成其書所以唐宋特設中書之職爵俊秀而集羣英以書傳勅命而昭示天下於斯之職不爲不重而故重之朕法前代以官人今特命爾某爲中書舍人勤政無怠

東宮官勅

流馬中舍

前代擇人以從嗣君事各有任所以任事者何謂漢先聖之聰明闡哲王之心志以基將來人主之

厚德若斯輔之人必通聖智廣學問則可今乃洗馬
乃洗馬之職中舍於職雖微若非端正豈可近乎今以
爾某爲洗馬爾其動靜合宜問對誠實則身家昌
焉

兵馬指揮勅訓指

今之兵馬司卽宋軍巡使其爲職也禦風火察姦
盜禁城人衆謹調鍵驗出入使眞僞俱分餘無任
暴以康善良之居若庸是任非機智速疾人莫可
測者豈輕授焉然世無全才爾某頗達變通特授
爾某官毋得假公營私以積後愆務公勿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主

翰林院典簿勅

翰林院之設歷代本官賢志文學之士盛而代制
君命出入書籍官吏俸給日用紙割上下行移若
非案牘之明則無藉於歲終有愆於諸職事者故
有典簿之設今朕命爾某爲翰林院典簿爾當奉
行毋怠

翰林院典籍勅

官儒於翰林院則有典籍設焉所以典籍者專掌
已入院閣之書歷代重其事者何蓋謂紀載先聖
先賢之道古今帝王名臣必待學而知之若非永

尚則後人失學矣所以官人以司之正欲精隱
之方明數目之多寡易於簡討今朕命爾某爲典
籍勅勿怠

國子監助教勅

古之設學京師曰太學其所以教者百官之子及
民間之俊秀君所以勸教之者欲國之人才備故
有人繁業衆以其師者數人不能徧教特有助教
設焉若職於此者必得頗通性理勸覽羣書方稱
斯職非若是而不可某今授某官既承命勿怠

王相府長史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訓 下冊 主
古君分封諸子藩屏國家先擇人以輔之故有長
史之設其爲職也府中一切事務無不周知導王
以仁永王之國若如斯者良哉某今授某相府長
史爾因儒吏授此職任雖未見忠貞若何止以目
前之學用爾爾當竭乃志盡乃心勿汙先聖先賢
之道往輔之勿怠

王相府審理正勅訓指

古者列國天下一王綱而繩愆謬故法不外施此
諸侯王之道今王國應設刑官特以爾某爲某相
府審理正既承朕命當權衡其心使神明昭鑒焉

務公勿私毋怠

王府典寶正勅副同

昔者君天下符契爲先所以取信於臣民也今王府朕授之以寶合設官以掌之今特命爾某爲某府典寶正爾尚恪勤乃心日奉勿怠敬哉

王府典儀正勅副同

古者諸侯王各居其地天子命禮諸侯遵守而行之於國故有典儀之設朕法古封建於王國亦當設官今特以爾某爲某府典儀正爾當精周旋之道進退之方使上下禮節焉務勤勿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全

王府良醫正勅副同

古者諸侯王皆有醫藥之官以其辨食用而謹調和不敢食非食而飲非飲此古之道今朕以爾某爲某府良醫正爾當一古人之法以永爾職爾惟懋哉

王府工正勅副同

工正之官古人以之而掌營繕必得憐民之疾苦者庶不致曠費料材而濫役也今王國各設工正所官以爾某爲某府工正爾當惜材撫匠以稱斯任往慎哉

王府典膳勅

世人之命飲食也備品以用之別貴賤也所以君用必職以司之使烹調合宜不致食非食而飲非飲其諸侯王亦有宰膳之官以其重顧養也必得精潔勤慎之士今命爾某爲某府典膳爾宜敬哉

王府司醢勅

酒以奉神明於上下悅人情於古今所以重酒以設官爲私若膺是任者必精潔其醢所將利其用具當成之際使馨香室野足以格上下方稱是職今以爾某爲某府司醢慎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下冊 全

生藥庫大使勅副使同

古爲國者其於藥餌必集以待公私濟急今朕亦有生藥庫之設若欲用人必得識品類者方爲是任今以爾某爲生藥庫大使爾其收貯如法出納精專爾惟懋哉

抄紙局大使勅副使同

鈔無古製始宋用元兼行子母大利天下然製造之法不難欲人無犯豈不艱哉所以不難者一蔡倫之工於今之時孰不爲之國之用行天下改色飾文禁民勿僞故設抄紙局官人於斯使督工有

成抄造尤精必得人而後已今命爾某爲抄紙局

大使敬慎毋怠

織染局官勅

織染之工浩大所用者皆民之歲供若官吏臣以
司之則民無橫科色疋如式若非良臣而貪汙職
者則民之受擾物不如式古者因是設局命官使
工無曠日物不妄費今朕亦體爲之命爾某爲某
官爾當公務業誠保身慎哉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三目次

紀

高皇帝聖武事實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目次

一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三

史官 陳仁錫 謹閱

聖武

元末壬辰夏六月丙申朔濠城自元兵軍士多死
億

上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郭子興喜以

上爲鎮撫是時彭早住趙均用二人馭下無道所部
多暴橫

上觀其所爲恐禍及已乃以七百入屬他將而獨與
徐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半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月疾始間戶外有杖策嘆噴而過者

上問故左右告曰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
孤軍乏食且無所屬從來降猶豫未決主帥將遣

人招之念無可行者故悅恨耳

上矍然曰此機不可失也即強起詣子興請行子興

喜曰吾固知非爾不能辦此然爾疾方愈奈何

上曰此豈高枕養病時耶今失機不圖將爲他人所

得子興曰須人幾何

上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費聚等二人

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界

上病者再越六日至寶公河隔水望其營中見上至勒兵以待步卒懼欲走還

上謂曰彼衆我寡走將安之且彼縱騎以蹙我後必不能免汝等且勿恐但隨我入其營觀其從違項之營營中遣二將出逆舉手大呼曰來者爲何上遣人答曰自濠來與主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

上下馬以久病步行甚艱前阻水贅聚見彼疑慮有他欲代

上渡水而往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二

上曰今與君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耶乃同往既至其帥出逆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

上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卿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爲信

上解所佩香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獻謂

上曰請帥從者先還俟諸軍趣裝即詣軍門

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伺之後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兵三百人截抵其營謂之曰汝爲人所凌怨

尚未復令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於饒助汝丘可以報之帥且諾且疑然設備甚至上觀其情狀非可以言論謀以計取之適里人有勇力者在行

上謂曰吾欲用爾能乎曰惟命是聽乃密告以計使往誘其帥來會潛約我衆俟其至則聚而觀之既聚復開如是者三即於衆中縛之既而其帥至衆如約遂縛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遣人諭其營中曰爾帥已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於是營中兵皆出即焚其營壘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三

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二千入後七日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洞山黎明入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加訓練上諭之曰爾衆初非不多一旦爲吾所有何也蓋將無紀律士不素練故爾今練習爾等者欲令知紀律也

於是率之南略滁陽道過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與語悅之召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今群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群雄中持衆庸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弊得効其能以至

抄得二萬之兵即加訓練所領

於敗其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獨存故亦相繼而亡
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為也善
長頓首謝曰謹受命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未踰月
彭早往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泗州

上以二人竊暴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
自相吞併戰士多歎早往亦亡惟均用專兵柄狠
戾益甚子興勢孤

上聞而憂之遣人說均用曰方今海內淆亂正收攬

英雄之日公替窘於元兵奔濠城約與郭公共守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李武

四

以抗元兵郭公開門延納推誠相待既不見疑又
屈已以事公郭公之德於公甚大公乃不思報反
聽左右之言欲先圖之是自剪其羽翼失豪傑心
且吾聞之有德不酬是謂悖德有恩不報是謂孤
恩悖德孤恩丈夫不為又況人心難以逆料郭公
雖或可圖其部屬猶衆萬一事有不然公亦豈能
獨安莫若善待之使各守其所唇齒相依計之上
也不然唇亡齒寒吾竊為公不取時均用聞
上入滁州兵勢甚盛心頗恐待子興稍以禮
上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子興乃得免遂將其所

部萬人至滁州閱

上所將兵三萬餘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居再

閱月子興歎于讒意始疑

上悉奪左右任事者又欲拔李善長置麾下善長弗

肯行涕泣訴于

上上曰主帥之命弗可違也善長終不肯去久之弗
復召乃止自是四方征討總兵之權

上皆不得與

上雖見疎遠而事子興愈恭未嘗有怨言既而元兵
圍滁有任某者忌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李武

五

上功譖於子興云

上每戰不力子興頗信之今與任某俱出城接戰任
出城未十步即被矢走還

上獨直前奮擊衆皆技靡

上遂還了無所傍子興乃愧歎又嘗與三百人出城
頗聞錫錫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而元兵
驟至無所獲而去

上每遇敵智勇奮出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凡軍中
有所得

上皆無取諫令分給羣下他將有所獲輒以獻子興

子與

上無所獻，頗不悅。故謔言得聞之。

孝慈皇后知其意，後將士有獻者，后悉以遺子與。

妻張氏，張氏喜。后又和順以事之，終是終。終是終。

釋

甲午 冬十月元將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

合，遣使求殺其使者與。

上有故中夜至。

上聞之，即起隔門與語，請詣子與開門納之。子與與

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六

上謂子與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

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子與聞

上言，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

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爲辭。子與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於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子心何必禱也？於是率師東

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

攻壘，垂陷。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數四，

上以計始之，乃歛兵入舍，備機糧，遣婦女倚門執手，

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向不敢逼，遂剋隊而出。牛

高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元兵不敢近，遂

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乃設伏，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潛伏發，皆下馬，

走。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時雖

賊然，元兵尚惡，惡益兵來攻。

上諫，款其師，乃具牛酒餼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

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

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以兵欲屠戮之，民固畏

死，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

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舍寇分兵攻良民乎？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七

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馬？即日解去。

錄是滁城得完。

乙未 春正月戊午朔，滁師乏糧，諸府謀所向。子

與言計多失。

上數諫之，子與不聽。

上鬱鬱因致疾，一日遣人召

上議出師。

上以疾辭，召至再三，乃力疾往，遂命定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

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與曰：何如？

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
今擬製三千選勇敢士推轡左推青衣腹背懸之
佯爲彼兵以四索馳載寶物驅而行使人聲言廬
州兵遣使者人和陽賞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
無疑因以鋒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俟
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終衣兵卽鼓行而趨取之
必矣子興曰善於是命張天佑將青衣兵趙繼祖
爲使昔前行取再成將鋒衣兵繼後戊寅天佑等
至陡陽關和陽人聞廬州義兵至父老以牛酒出
迎會日午天佑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過期不見舉火意天佑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
城中人始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城門
以飛礮縱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
兵追三十里三千秋壩會日募收兵還天佑等始
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上抽
槍急我軍驚其槍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遠以
刀斷其家天佑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遇舉火輒
滅之城北門舊用木柵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乃
燒門燬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也先
帖木兒各率無賴橫乘夜遁去再成兵旣敗其衆奔

歸報子興言天祐等皆陷沒子興大驚謂
上失計俄又報元兵且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
其膝行以見子興子興喻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將謂我怯殺之
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
畏憚不敢進子興從

援和州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九

上率兵二千往收敗兵仍規取和陽至中途再成敗
兵聞

上來皆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南越陡陽關
命諸軍皆息期初昏人燃十炬爲疑兵

上率鎮撫徐達蔡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徑進幕
至和陽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使人呼天祐天

祐等至左右舉火

上免胄示之遂入明日撫定城中初天祐等雖據城
懼不能守欲收子女財物歸滁州及

上至人心始安乃與諸將爲城守計旣而元兵來攻

自城西門踰墮轉攻城北門。

上命開門擊之。元兵阻墮大敗。走道人報子與子與。

送命。

上總守和陽。

上雖承子與命而與諸將未同公署。因思受命。總兵當位。諸將上然。諸將子與舊部曲皆比肩之人。而年又長。一旦居其上。恐衆心不悅。乃密令悉撤去。廳事公座。惟以木榻置于中。俟旦會以觀衆情。及五鼓。諸將皆先入。

上獨後至。時坐尚右。諸將悉就坐。惟虛左末一席。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十

上卽就坐。不爲異。遇公事至。諸將但坐視。如木偶。人不能可否。獨

上剖決如流。咸得其宜。衆心稍屈服。時和陽城未甦。上與諸將會議分贓之計。城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尅日完之。諸將玩爲故常。越三日。與諸將閱城。惟

所分者已畢。工諸將多未就。

上乃作色置座南。向出子與檄置於上。呼諸將於前。謂之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擅專。且總兵大事。不可無約束。今贓城皆不如約。事何錄。濟自今違令者。卽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皆曰。唯。錄是不敢有。

異言。

初諸將破城。暴橫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上偶出見一小兒立門外。問曰。爾何爲。兒曰。候我父。曰。爾父安在。曰。在官養馬。問其母。曰。亦在官門下。與父不敢相顧。但以兄妹相呼。我不敢入。故竊候之。

上爲之惻然。卽召諸將謂曰。比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聚城中男子。及所掠婦女於州治前。至則令婦女居內。男子列門外。兩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十一

縱婦女相繼出。令之曰。果夫婦相認而去。非夫婦無妄議。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悅。

是時潯城舊帥孫德崖等之機。率所部就食和州。四境德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

上慮其有他欲。不許彼衆我寡。力不能拒。不得已。許之。適有讒。

上於子與者。子與怒。卽自滁來欲督過。上聞其將至。謂衆曰。公旦不卽來。必夜至。至則語我躬迎之。旣而果夜至。會守門者亦與。

上有隙故不以報先迎子興至館始來言

上亟往見子興子興怒不言久之已而言曰汝爲誰

上稱名以對子興曰汝罪何逃

上曰誠有罪然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子興

曰何謂外事

上曰孫德崖在此昔公困辱漳梁某實破其家以出

公今相見寧無宿憾此爲可憂子興遂默然德崖

聞子興至心不自安明旦五鼓遣人告

上曰若翁來吾將他往

上大驚疑必有變急報子興備之因往見德崖曰何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主

去之速德崖曰若翁難與共處故去

上察其辭色無他因謂之曰今兩軍合處城中而一

軍盡起恐下人有不諧者公當留後令軍先發德

崖許諾軍既發有錢其去者邀

上與俱因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子興德崖兩

軍相聞多疑者

上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而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

間城中有變又見

上馳逐卽來追

上躍馬疾馳追者弗能及頃之遇彼軍皆抽刀扼道

上倉猝無兵器遂單騎入其軍中軍中多故人一人

直前忿曰城中殺害我軍士汝寧不預謀

上曰吾以送友出城城中爭鬪何緣知之衆弗聽亟

持

上馬銜鞭而行

上曰爾衆我寡何用如是

夏五月丁亥朔壬寅

上帥舟師攻元將蠻子海牙于峪溪口敵舟高大不

利進退廖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衆

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主

上曰取金陵必自采石拾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

陵可圖也

六月乙卯朔

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陽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

君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師渡江將出江口會日

暮忽軍後數十里黑雲蔽天雷電風雨大至舟遂

止丙辰黎明將渡雲分兩道右隸西南左隸東北

俱覆牛渚磯時西北風順艫艦齊發軍士皆譟躍

上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

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磯風力

勢成頃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來拒

上麾甲士以進敵不支卽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

鼓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

迎附諸將以和陽饋之見糧高谷欲資取而歸

上察諸軍無進取意乃謂徐達等曰今舉軍渡江幸

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聽諸軍取財物以歸

再舉必難江東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斷舟纜

惟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軍大驚問故

上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西

將奚爲於是諸軍皆聽命乃令軍中皆食食已卽

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元平章完者不

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閉城拒守

上縱兵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與僉事張旭等棄城

走執其萬戶納哈出太平路總管斯義出東門赴

水次

上聞之曰義士也具棺歛葬之書儒李習陶安等率

父老出城迎

上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安屬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

矣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嚴軍士榜比入

卽張之及拔城士卒欲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

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

迪獻金帛卽以分給諸將士

丙申春三月辛巳朔辛卯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應諸將不能禁戰士卒

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責之

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將兵以往戒之

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汝等將兵往當體吾心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圭

戒戰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

以軍法縱之首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

丙申徐達湯和張德麟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

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守將段武平軍宅

定戰死遂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安然民

不知有兵

辛巳張立誠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

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

上聞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謫許多端今來

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速取

泄其詐謀於是建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破之

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

戊戌冬十月丙寅朔甲戌徐達邵榮克宜與先是達榮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東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繇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

元帝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開大軍克徽州進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去

攻婺城與希謀胡深章濫議爲守備趙綱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聞

生至觀望不敢進

上謂諸將曰發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卽下聞彼以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過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俞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復其所製驚馬器械仗深等遁去

己亥夏六月壬戌朔己巳

上至建康會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上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二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去

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恃有德色友諒繇是忌之

庚子夏五月丁亥朔陳友諒兵寇池州徐達等擊敗之先是友諒既殺趙普勝卽有窺池州之意上察知之乃遣俞院常遇春往池州與徐達共禦之仍謂達遇春曰友諒兵且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兵臨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至是友諒兵果至其來甚銳直造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徐達曰此皆勦敵也不殺將爲後患若以上

聞

上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

上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今戰爭方始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使爲後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

上聞之不憚命悉放還

閏五月丙辰朔庚申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來侵達康群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大

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之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不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

友諒有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聞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具書令責以往則必達彼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上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閻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閻者即呼問曰爾何爲來閻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閻者出書進之友諒觀畢甚喜問閻者曰康公何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九

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閻者諾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還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李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

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冠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駭，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聞者之謬，已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千餘向龍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暑酷熱。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上曰：「天將雨，眾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眾望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主

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旋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為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泥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驚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材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濟之戰，無鬪志，及降言於

上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

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逐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必之國勝以五翼軍蹙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阜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主

棄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進取安慶守之。

辛丑秋八月己卯朔庚寅

上親率舟師伐陳友諒，先是朱文忠、李公道至建康。

上問陳氏如何，明道具言友諒自弒，徐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眾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上遂決意伐之，召諸將論之曰：「陳友諒賊殺徐壽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虔德量，力肆驕

亮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又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達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於

上曰。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師勝之兆。願至公順天應人。早行平伐。

上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至是遂率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

上御龍驤巨艦。建大旗於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逆流而上。有鳥數萬夾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圭

上艦而飛。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趨蟠于舵視其狀甚異。明日至采石泊牛渚磯。復有龜蛇於急流中旋繞。船後竟日衆喜以爲有神物之相。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

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乃命廖永安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山。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

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

上命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

上分舟爲兩翼夾擊友諒。又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馬二千餘疋。糧數十萬。

上復遣徐達進兵追之。

癸卯秋七月戊辰朔癸酉陳友諒圍洪都。上自將救之。時徐達常遇春等亦自廬州還。

上於是召諸將論之曰。陳友諒構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

爾諸將其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馮壽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右丞徐達參知政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圭

常遇春。帳前親軍指揮使馮國勝。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忠。俞通海等皆從。舟過新河口有大魚二鯨。鬣異常。出沒波浪中。夾上舟。沂流直過小孤山。衆以爲龍。云。壬午風覆馮國勝舟。

上以其不利。遣還。赴康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

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以防其奔逸。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

上至。卽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上帥諸軍繇松門入鄱陽論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爾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

上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接連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冠舟先發火器次發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臣式

五

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歿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撲火更戰

上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上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定邊不能近遇泰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舟遂脫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歿傷旣而遇春舟以膠淺

上噫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鄱陽湖中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永生利害諸將咸舉手加額以表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康郎山

己丑旦

上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布陣復與友諒戰諸將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者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橫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鈎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和陳弼徐公輔皆戰歿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臣式

五

兵舟艦相連至曉東北風起

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艸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鬪敵者令敢歿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追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其水寨舟數百艘悉被燬燭焰漲天湖水盡赤敗者

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歿我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畧勇善戰至是成友諒爲之喪氣普畧即新開陳也明日

上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

小戰須知
敵人舟大
難近敵而
後可以戰
萬決事

蹙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是時

上所乘舟檣白已爲友諒所覺欲併力來攻

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且視莫能辨敵益驚駭

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難於還轉我舟環攻

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

故已而焚其舟皆焚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

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聯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

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舟而

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

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美

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

挾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

守不戰更戰通海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

去敵船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議

欲退師少休士卒

上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

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險隘舟不得

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

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諸

機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步卒

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

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

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衆

多尚堪一戰若能奮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

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

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

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

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

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美

上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

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

爲無策最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

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

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

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

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旣困于洪都兩敗于康山

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

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

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

友諒所
用之人
如此

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
早決之友諒得書怒弱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

迴巡寨今獲我戰士皆殺之

上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
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侄及
將之戰歿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
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
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
兵船對泊渚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覲使回公度
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辛卯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天

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英雄興問罪之
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
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
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
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經
力驅殘兵來城下不可再得也故使公僥倖逃
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
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能答
上與博士夏煜等日舛徽賦詩意氣彌壯乃遣裨將
率兵攻蘄州及興國克之獲其海舟十餘艘友諒

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其糧于都昌
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燬其舟友諒糧
絕勢益困八月丁酉朔壬戌陳友諒勢愈窮屢進
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
爲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

上慶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
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張鑑
冠大笑賀

上曰友諒歟矣

上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天

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視其死生且曰如其生
往者必返若不返其歟必矣已而往者俱被殺未
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顙
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
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
陳榮叅政魯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僉
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
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
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師追之
不及

壬申

上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上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

皇朝律法錄

卷十三

軍武

辛

明日又馳驚於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冬十二月丙申朔戊午

上聞武難籠山還生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

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飲令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遂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

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軍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春二月乙未朔

上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親往視師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友諒子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營遣卒夜繇觀音閣絕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人援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

上命常遇春率銳卒五十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

皇朝律法錄

卷十五

軍武

壬

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潑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潑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耶必先亦呼定邊謂之曰吾已至此知事不濟矣兄宜自圖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復數日

上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

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

上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

上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

已巳旬容縣儒士戎簡見

上因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況事有緩

急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韋

急兵有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賊之

兵法曰窮寇勿迫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闕殺傷必

多吾故縱之遺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

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

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

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

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謂諸將曰汝等非不善戰

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

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

當時將較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廢之武

昌將衆可以獲全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壬戌立部伍法初

上招徠降附凡將較至者皆仍其舊官而名稱不同

至是下令曰爲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

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各不稱實甚無謂其嚴諸將

所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滿千者爲千戶百人爲

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甲令既下部伍

嚴明各實相副衆皆悅服以爲良法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韋

夏五月甲子朔丙寅

上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寡不同要必皆

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

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

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童僕亦須知其能

否矧爲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

効力而智者効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褻視之則

勇者退後而智者輟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庚申朔丁酉

上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

陳智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爲賞實貴惟有功者得之願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溢者吾特爲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庚寅

上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重

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空

是

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

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若襄陽未下則今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俞院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亮執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

秋九月丙辰朔夏主明玉珍遣其參政江儼來通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重

好

上遣使都事孫養浩往報遺書曰曩者元政既隳天下驅兵者蜂起往往毒痛生靈未有能奉天道拯民于塗炭者也當是時徐氏以昏懦見殺陳友諒竊據荆襄乃肆其強暴犯我疆場自取顛隕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漢之名以號令諸侯孫權撫有江東劉備又據巴蜀三國鼎峙而操務併吞今日伐蜀明日攻吳雖夢寐未嘗忘也吳蜀既不能合從以拒曹操又屢啓釁端自相吞噬遂使操乘隙于中原而吳蜀有唇亡齒寒之患思其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王

所爲豈不失計之甚哉。今之英雄據吳蜀之地者，果欲與中國抗衡，延國祚而保社稷，惟合從爲上。謀足下處西蜀，子居江左，蓋有類昔之吳蜀矣。方天下之變，中國士馬精強，民庶繁衍者，汴洛齊魯三晉爲然。今皆在豪傑之手，自彭城以南，嵩汝以東，兩淮之間，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雖出於賴之東南，漢沔湖湘之地，然而陳友諒握其權綱，足下固有所見，以偏師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茲旣全有西蜀，乃古今人物強盛之所，寧不壯哉。然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擾殺掠爲虐，亦甚其

生民不知存者能幾近者王保保以鐵騎勁兵據有齊魯，根培洛陽，招賢納士，練將養兵，實處中國。其志非小，設使其奸雄如操謀有荀彧，將有張遼之輩，足下與子豈得高枕無憂乎。當今之勢，予與足下實相表裏，將欲國祚之安，備中原之患，可不足以昔之吳蜀爲鑒耶。使至厚厚意，故以書往報，惟足下籌之。

冬十月乙酉朔戊戌

上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征之。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

天時人事
地利無不
經緯事不
經者不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王

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啓彙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命大將軍約東官軍，毋致虜掠，違者以軍律治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閏十月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上卽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旣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旣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拉

江冠舟亦宜設法備之又占候此月二十九日望
壁勿輕出若彼來攻則宜速戰及十一月初十日
十一日皆慎毋出兵至十二日十三日乃可以用
師已未

上復遣使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
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
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
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
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
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武

堯

上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
聞爾等與寇相距甚過爲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
爲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
卽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

十一月甲申朔辛卯左相國徐達進兵攻高郵
上聞之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遣使即軍
中命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
軍泰州國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爲將之道貴於持
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
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既有

緩急誰復爲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國勝
所部爾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
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勛毋或輕
動以失事機

丙午春正月癸未朔庚辰

上以張士誠將徐義自海道入淮援高郵又聞王保
保欲南攻兩淮復遣使諭徐達曰張士誠錄高郵
肅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
來救今聞徐達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
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錄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堯

射陽湖或出瓢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
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張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
必不敢出然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
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義狠愎自用軍無
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
兵謹俟其至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

三月癸未朔庚寅

上遣使諭徐達令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安
且諭之曰聞寇兵在高郵者不滿五千淮安兵僅
六千興化民自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安櫛巡畧

四境別遣將以兵三千守海安通州鹽場諸處亦
宜慎守汝於揚州泰州二軍分取二萬直搗高郵
令別將取淮安興化敵見吾兵攻淮安深入重地
必來乘我若不攻海安與常遇春求戰必將攻掠
鎮江此須令遇春知之凡軍馬除政高郵及取淮
安興化餘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吾料其勢
如此爾等又當臨機處置毋執一也

甲申徐達拔高郵先是達接宣興令馮國勝統兵
圍高郵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
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踰城而入皆
爲所殺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四

上聞之怒責國勝既而達自宣興還益督兵攻之至
是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
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匹民
一千三百九十七戶糧八千石

上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木糧有妻
子者賜夏布人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
多失實

上既命分別發乃遣人諭徐達等曰昨令副使馮國
勝往軍前命爾等將賊中老弱婦女悉發遣勿令

失所比發到將較婦女多非夫婦及詢其婦人之
夫多已沒於高郵見在將較其妻亦有在我高郵
將上之所爾既失於約束戒嚴士卒又不分別一
繫發遣何也已遣馮副使即軍中搜問凡將佐及
總兵之從者有虜人婦女皆以軍法治之

夏四月壬子朔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
上命達圍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
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
今達以兵絕其隘達如肯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
地悉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四

甲子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
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潘運自陳州而南給其
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
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竹貞遠
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選
劉平章薛泰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
之戰一鼓可克之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即
命即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取安豐

癸酉
上遣使諭左相國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今

將軍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蹙之。必有餘力。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爲陸叅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仍察其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達已克安豐。卽分兵趨徐。旣而王保保兵至。徐果大敗而去。

秋七月辛巳朔

上遣使以書諭撫。勸帖木兒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之意。當此之時。字羅提精兵往雲內。與京師密邇。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

夏商世法錄

卷十三

聖

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主。平居則講信修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規周鼎。韓起來聘。因知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從連衡。以恤鄰國。以保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後期相悞。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知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告紀於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乎。亦不以此介意。予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

晉文以之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兼得而踣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答。亦不復留心。於此。方且千里累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生新釁也。兵勢旣分。未免力弱。是以字羅雖歿。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寶拒戰于樂安。王仁逃歸於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竝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復命之辭。閣下拘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

聖

子令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中。皇太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僞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爲國者。不獨君能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成都。待楚使以紳具。待亞父之使以太牢。從陳平之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所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下矣。事皆如是。魏武之業。豈得成哉。尚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

患猶可緩爲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豐安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邛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實。同入山京。加以張李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爲利。而反足以爲害矣。惟閣下與衆君子同謀之。毋徒獨斷以遺後悔。

丁未

上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聖

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士誠空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上曰。彼昏淫。其生靈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

公官貴之數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燕室豈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擊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上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令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

八月庚戌朔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

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

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聖

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潤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墳。毋毀廟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

縱左右狀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實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旣而

上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旣受命將發

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遼東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異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敗與張天驤濟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驤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遠攻姑蘇若天驤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旣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上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

上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

或于至其時或于其時

吾反聞也天瑞之臨非其本意心當懷恨適乘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達遇春計矣

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已巳常遇春擊賊張士誠兵于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壯遂次洞庭山

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賊士誠將石清江梅瑋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

已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異

上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畧

乙巳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

上聞之遣人諭楊璟張彬等曰湖南地接溪洞賊人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宜多設方畧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採糧道彼烏合之徒志在擄掠旣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剿捕無遺後患其有脅從者則開釋之收復郡縣留兵鎮守以綏遠人於是璟等遂分兵進討

吳元年春正月戊寅朔乙卯

上聞傳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敕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聖

克集大勲肇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赴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憂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夏五月丙子朔甲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空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

爲力矣

上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秋七月乙亥朔戊寅

上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爲曩者元季兵興群雄角逐恃威憑陵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而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三

聖武

聖

淫暴者有因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旅求快意于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汝等從事征討空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爲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甲戌朔命參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舟師討方國珍

上曰方國珍魚鹽負販端窳偷生親望從違志懷首

鼠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道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於是亮祖頓首受命而行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三

卷十三

宣武

平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四目次

紀

高皇帝聖武事實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目次

一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四

史臣

陳仁壽

聖武

戊子

上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遲退不可無節。雖屯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陣之時。亦如前法。居則步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一

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爲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驟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致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此河名

冬十月甲辰朔庚申

上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于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箕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開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王狗倫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恩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二

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宜搗元都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上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

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上頷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繇淮入河北取中原又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繇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瑒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三

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上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其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懷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頗與小較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

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必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速則專主中軍策應群帥遲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論達曰。關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勞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錄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論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宜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論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朕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

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討。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吞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大功。全賴於汝。文輝初爲

上養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氏。是日

上親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之七里山。祝曰。元君無違天下兵興。豪傑割據。角逐無治民之方。而有損民之患。予甚憫之。自帥師渡江以來。撫定江東。豫章各處山寨。亦就殄除。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今則東連滄海。西抵峽口。南有湖湘。北有兩淮。兼跨中原。民人雖未獲享治安之樂。然捋十年之前此地之內。稱帝者三。稱王者二。及諸豪傑深溝高壘。培欵殘虐。則今日之民已無向者之苦。料其身體終歸于。近因姑蘊班師。諸軍日集金陵。皆言中原廣西福建。援攘未已。民有倒懸之急。予畏天命。必當拯救。今命諸將分道率師征討。未知上天之心奚鑒山川之神奚助。是以兵行不敢不告祝。願上復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

皇

明世法錄 卷十四

六

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陽美事好共爲之復論景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非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侯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兩等率制廣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助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十一月癸酉朔庚寅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開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拒衝要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方專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聚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過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於丑分望後火運金過齊魯之分占曰宜大張兵威故有是諭十二月癸卯朔丁未

降將不
戰而降
此亦之
所應也

皇

明世法錄 卷十四

七

上遣使諭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將軍統率將士鼓行而東下齊魯數十城求之於古雖韓信功能不過是也然事機合變之際不可不慮今山東諸將雖皆款附而未嘗遣一人至此若留諸降將布列各地所謂養虎遺患也昔漢光武命馮異平三輔管堡降者還其渠帥詣京師散處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使聚古人之慮患達矣將軍其思之戊申宋迥使山東還言于上曰都督同知張興祖所下山東諸郡得士馬萬計興祖能推誠待人於其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其舊兵俱與進取上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降將至有領馬軍千騎者若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迥仍往諭興祖今後得一降將及官吏儒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來勿自留也辛亥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子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

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護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

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都督僉事吳禎帥舟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

上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論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餘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下西蜀。中原赤地千里。人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八

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人往徐邵聚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

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丙子。上遣使齎勅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于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

先通者。通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通服則遠來。大懼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勳。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爾。

如此乃能
三才萬全
之計後人
動稱三方
火二矣

先取廣州

二月壬寅朔癸卯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爲副帥。舟師餘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服。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徃。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

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比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九

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率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副使胡通帥本衛及南雄韶州等衛軍馬從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錄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錄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

師繇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歲東旣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旣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侵掠。

乙丑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計將軍之師將至樂安攻之半月可下樂安旣下卽引兵上黃河取汴梁河南如樂安不下可作長圍困之止留親軍攻守彼外援不及內食不繼俞勝等將不戰而擒之矣其羽林等衛壯士并各衛軍馬令都督馮宗興總之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右丞薛顯蔡政傳友德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十

諸將士等俱令至濟寧州橋以聽調發

三月辛未朔乙酉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成任將非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竊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也

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夏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見上上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按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旣退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十一

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冀下河洛王保保遠避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搆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于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錄鄴趙轉臨清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建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庚申
上遣使齋勒至太原論諸將曰朕生長臨濬起義西

上曰元起朔友世祖始有中夏氣運之盛理自當與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非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卽固守疆圉防其擾攘耳達乃受命而退

丙寅置刻期百戶所初選卒五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屬之

秋七月己巳朔壬申

上親齋征進陣圖遣使齋授大將軍徐達且令各衛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十一
糧船俱赴濟寧餽運

閏七月己亥朔庚戌詔定軍禮中書省臣謂諸儒臣議古者天子親征所以順天應人除殘去暴以安天下自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此其始也周制天子親征則類于上帝宜于大社造于祖廟禘于所征之地及祭所過山川師還則奏凱獻俘于廟社後世又有宜露布之制若遣將出師則授以節鉞亦告于廟社禘祭旗幟而後行宋又有祭告武成王之禮歸則奏凱獻俘然後天子論功行賞於是歷考舊章定爲親征進將諸禮儀

上從之

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庚申

上遣使齋勒至太原論諸將曰朕生長臨濬起義西鄉率衆渡江集兵養民於江左十有五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合一家人民休息天下和平不二三年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安能如是尤賴大將軍副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事以安六合之黎民然前言不通人事耳惟上天之眷祐大軍所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留意爾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十二

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世非爾等何人哉古人功高自以爲平常功平常自以爲無功此古賢哲之遺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爲平常平常爲無功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西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環聽調其環兵出澤趙路中道與賊相拒雖少寡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捷皆得此爲犄角以分其勢

可不奇乎今定右副將軍馮宗異居遼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湯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勿以細巧慮朕之所見也倘朕法有未當調度未周爾等慎勿執一更審而行之達得書遣千戶劉通海齎諭都督同知康茂才都督僉事郭子興且告之曰陝州潼關三泰門元二將軍扼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穴中鼠耳可坐而擒之若其求寇慎勿與爭鋒蓋軍旅多虞勝負難必但厲兵積糧嚴爲守備俟大軍至日當戮力取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聖武

、南

三月乙未朔戊戌

上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鬪若如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嚴禁今以之一庶幾歸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是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軀猛鐵衝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

此爾等宜效之慎無怠惰廢事

庫子

上諭諸將較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情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五

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夏四月丁丑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宗異遣人送之大將軍營初思齊之在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爾之軼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事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

不續
於此

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復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勢。適足以自殞。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太

遠處。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託。去夷就華。當以漢待賓。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兄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者。與其麾下給之。與西入土蕃。思齊信之。遂俱奔臨洮。琦等私竊寶貨婦女。避匿山谷。間思齊遂窮。感至是。宗異師至。遂舉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歸。宗異遣宣使張本中報捷。京師大將軍徐達遣指揮韋正及趙琦司馬來與。孫兒只吉等守之。琦伏道人一名脫脫帖木兒。時呼爲趙脫兒。世爲元土官云。

甲申臨洮捷奏至

上覽奏畢。卽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何如。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

五月甲午朔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初。良臣之降也。遣其叅政花某詣大將軍徐達。獻軍民數目。尋又遣其知院李克己。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同克己等。赴慶陽。比至。良臣出迎。蒲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達募卽以兵劫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七

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謂諸將曰。

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論。然良臣之叛。抵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

冬十月壬戌朔甲子。錄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較功。

上欲賞永忠。以大將軍徐達等未還。故未及賞。命先賞其將較指揮人綺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匹。百戶所鎮撫人各四匹。陣亡者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有差。翌日。諸將較入謝。上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

供是爲天助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鬪于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諸將感悅而退

是月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賴承平之樂忽妖人倡亂海內鼎沸當是時出師者將非不勇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妖人愈熾遂致豪傑并起此天運昭然不言可見朕因群雄擾攘不能自寧繇是爲衆推戴乘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大

時渡江撫建業之民待天下之清奈何君不能控御致將帥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于心不忍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讎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蹂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曰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

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尊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群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全二千城之富庶握羣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咸附壯士無所施其勇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與我爲敵乎君若不思保境土以存宗祀而欲吐餘燼于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百萬聯陣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卽君遁逃亦出僥倖春和日燠沙漠艸青漢兵出塞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尤

時也霜雪冬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使君聞之庶幾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嘗之十一月壬辰朔丁未遣元平章長壽等以書諭元丞相也速曰將軍元之故家父子出將入相宣力王室積有年矣比者天下多故諸將擅兵類多跋扈往往不善其終獨將軍恪守臣節堅如金石雖當顛沛之際力奮孤忠志安宗社及元主遠去沙漠將軍獨能以孤軍殿後義氣不衰其餘僥倖之徒俱雲逝鳥散嗟哉且古之將帥當亂亡之時未

嘗不假名義以行其私。朕於將軍之節甚有嘉焉。近聞塞外逃遁之衆，猶逞蜂臺之餘毒，擾我邊陲。宜將軍不能輯士而致然歟！今我軍已集幽薊，待機而動，將軍宜深思之上，以圖存其君之宗祀，下以保全其民人。豈不識時之俊傑哉！茲遣長壽，爲二平章齋書，往達朕意。將軍其審之。

十二月壬戌朔己丑

上御奉天門，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字

將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王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率師蹂躪陝西，攻取開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瑄，妄分彼此，失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制大軍時，當隆寒，擅自班師，致士卒凍餓，不在賞列。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山東、河南、陝西諸郡，量與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有，浙江泰政朱亮祖克取溫台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主

諸郡方國珍已聞風膽落，比師抵明州，國珍逃遁。及再調取福建，姑息太過，放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八郡復叛，重勞師旅。及班師，又不申明號令，以致蘭秀山賊窺伺而叛，失陷指揮徐瑋、張俊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克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廣東，比至南澳，何真已降，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空與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助，大夫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都督僉事吳禎先克征南，副將軍與大夫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又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處後充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來，勝勦捕生擒脫列伯，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臣等從大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皆屢有戰功，良臣賞

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右丞薛顯奏政傳友德各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平章俞通源右丞梅思祖奏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左丞王濬文幣七表裏。奏政陸仲亨文幣七表裏。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衛鎮撫各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裏。各旗軍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其守禦各處城池有功官員。平章楊璟胡廷美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周德興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奏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同知張典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副使孫興祖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百兩。文幣十表裏。各衛指揮千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同。其駕船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士皆悅服。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圭

先原王傳

洪武三年春正月辛卯朔癸巳。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圭

甲辰

上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

志武備往往至于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魏、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三月庚辰朔戊午。大將軍徐達師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旣而達進兵沈兒峪。遣左副副將軍鄧愈直抵保堡。立柵以逼之。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征西。術者言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書

當有水警。將軍宜慎防。毋忽。凡軍士駐營臨陣。須相度地宜。以備不虞。中原迤西山川扼塞。一或遇雨。暴水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晝駐軍平川。暮復移于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而軍營無患。此其驗也。將軍其慎之。

命萊州府同知趙秩奉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粵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繇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竊主中國。今已百年。汗壞彝倫。綱常失序。繇是英俊起兵。與胡相戰。幾

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群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旣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鏖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書

飭巨舟。致罰于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嗚呼。朕爲中國主。此皆天造地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衆。謀士之多。遠涉江海。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彛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夏四月己未朔戊寅

上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曰爾將命在外軍中事宜與諸將佐熟計行之凡調發守備計定謀合當卽區處毋事狐疑益謀事宜審行事宜決近聞甘肅一路守兵甚少當量勢調撥以守之其吐蕃興元就調兵收取二處平後大軍出漢江順流東下亦甚利也凡獲牝馬悉發臨濠牧養所俘王保保部從及敗而來降者令從伐蜀蜀平就留以守禦可也。

乙酉大將軍徐達械送左丞胡德濟至京。

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壬

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錄節制將軍備嘗知之適者浙江左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就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閭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閭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撓其軍法是用遣使卽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厭愛毋事姑息。

是月湖廣慈利縣土酋覃垕應構諸洞蠻爲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以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株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

五月己丑朔甲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攻覃垕不下遣使來請軍餉初璟兵攻覃垕寨賊聚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

三面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繞過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壬

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垓遂以兵逼之覃垕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垕所執緣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不下垕欲爲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

上因遣使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旣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令再命參議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一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勒至垕乃督將士

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丁巳

上遣使復以書諭納哈出曰：曩者天華元命四海鼎沸，羣雄各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衆，從淮渡江，姑孰之捷，爾實在焉。時朕未知天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干所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賴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順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衆北奔，比之關中諸人，稍爲熾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算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天

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餘，有若孤豚。故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詔使者相望，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廷。于是盧龍戍卒，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造遼瀋，朕聞爾總其衆，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畧不得其要領。豈以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以曩時來歸，未盡賓主之歡，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忘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爲遼東故人。

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幾，毋遺後悔。

秋九月丙戌朔乙卯，詔諭遼陽等處官民：初元主之北走也，遼陽行省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而平章劉益亦集兵屯蓋州之得利廠城，二兵相爲聲援，以保金復等州。顧望欲爲遼患，至是

上遣斷事官黃儔齋詔諭之曰：朕初承天統，卽皇帝位。其年八月，元君遁去，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以及關陝內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境土，一時皆定。此實天意，非人力也。今年五月十五日，左副將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天

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率兵北至應昌，克其城，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寶冊、省院諸官。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以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可知。師還過興州，江文清等率軍民三萬六千餘人降。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之衆一萬六千餘人。獨遼陽一隅，故臣遺老不能見機，窺勢高謀遠，圖而乃團結，孤兵盤桓鄉里，固循歲月上，不能輔君於危亡之時。下不能衛民於顛沛之日，進退狼狽，而猶徘徊顧望如此。欲何爲耶？近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鎖里海外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手

諸國皆稱臣入貢。是蓋知天命之有歸順人事之當然者也。豈汝之智反不及耶。抑我師之未加姑以爲可。自安聊茲特遣人往諭。能審知天道。率衆來歸。官加擢用。民復舊業。朕不食言。爾其圖之。冬十月丙辰朔辛巳。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以烏合之衆。犯我蘭州。犬軍進討。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敗其衆。斬馘無算。生擒嚴奉先韓札兒李瑯昌察罕不花等。惟擴廓帖木兒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綏德衛擒送平章徹里帖木兒。聞知爲君舊用之人。特令資書致意。進退之宜。君其審之。旣而復致書曰。今年夏。偏師至應昌。遇君之子買的里八剌及宮眷諸從人馬。遂與南來。因念令先君審察天命。不驢兵戰。委順北歸。其知幾者歟。奄棄沙漠。深可悼憫。適元史告成。朕以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識。以垂後世。用謚令先君曰順。已著爲紀。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祿食。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兄。何如北方諸部人民。亦果能承順如往昔乎。去年冬二次遣官齎書遺令先君使者。久而未還。予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手

故以此爲令先君之失計也。前事之失。茲不必軼。今再致書以嘗告令先君者。告君君其上順天道。遣使一來。公私通問。庶幾安心牧養於近塞。藉我之威。號令部落。尚可爲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若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審圖之母。貽後悔。餘不多及。十一月丙戌朔巳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燕語。上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征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航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

御所先嚴
御中山所
奉行之次
身也

一八
卷之十
八

皇朝世法錄 卷十四 軍武

重

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諫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諫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儻友諫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諫有鄱陽之役與戰空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諫必空國而來我將徽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

與友諫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督管陽宸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孫翟塘趙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孫秦龍趙成都

皇朝世法錄 卷十四 軍武

重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莫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間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群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而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管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

壬寅賜故元臣禿魯書曰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禿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云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雷

爾執持其志將欲有爲此大丈夫之事朕甚有取焉但以爾之所處度之所不成者有四且又將不得其夙何以見之爾素爲元臣累効力王家蒙際一生君臣間隔已將三年以人臣論之君有難爲臣者不衛君而自處利便果臣耶逆耶此不成一也方今元運已終天命不留幼君昏弱而邪正莫知爾若不離左右不爲謀所殺幸矣今流竄遠方將何所圖此不成二也孤處沙漠步騎不滿萬數部下之人口無充腹之食體無禦寒之服人將離散而爾不能獨居將何恃乎此不成三也若嚴號令律士卒使饑寒逼身不敢旋足人情不堪朕又恐爾爲部下所謀此不成四也犯是四者而猶徘徊顧戀可謂不知機者此朕知爾不得其死明矣當此之時身名俱泯忠順兩忘甘與秋草同腐終爲小人之歸雖欲悔之蓋亦晚矣若省朕所言自度力有不及他無所往則誠心來歸待爾之意必不薄也爾其思之

夏四月癸未朔丙戌潁川侯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陛辭

上密詔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

朱壽隆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董

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墜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西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遂克階州

己丑潁川侯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必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

上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伐蜀已逾三月未得捷報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

六月壬午朔丙戌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

事通階州提至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昌險深入克階文降諸州郡及青川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存今日若俟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爾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疾庠永忠聞命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緣鐵坊溪以趨夔州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姜

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僑齋書諭納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僑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強爲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一旦紅巾起于汝穎群盜徧滿中原其間盜名字者凡數人小明王稱帝于毫徐真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九四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

一王皆擁甲兵有二十萬者有二十五萬者有十五萬者有十萬者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倖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來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表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賢人君子宜必知之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舊日之間貢獻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姜

良馬姑容就彼順其水艸猶可自還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爰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嚮至金山納哈出拘不遣秋七月辛亥朔遣使命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死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較繕脩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制

中山侯選
重太過而
亦無其事

八月辛巳朔庚子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先是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餘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滅送京師蜀地悉平

上因與侍臣論用武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吳然其言非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美

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九月庚戌朔甲寅

上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能道勝至于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

哉人各持其說

上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于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特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朔庚午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美

上御武樓與將臣籌邊事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過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

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亡之衆遠處絕漠以故自衛固獸猶聞兇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于是命達爲征虜大

此船由運
船運東有
運東有
之也

將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
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

甲戌命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曹國
公李文忠征西將軍宋國公馮勝等帥師征王保
保

上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錄中路出
鴈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運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
也左副將軍錄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
必有所獲征西將軍錄西路出金蘭取其肅以疑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其兵令虜不知所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慎
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復命靖海侯吳禎率
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

夏六月丙子朔辛卯遣使賁勅至遼東諭都督僉
事仇成曰兵戍遼陽已有年矣雖曰農戰交修其
航海之運猶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吳禎率舟師
重載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出欲整兵來
哨爲指揮葉旺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數年凡
時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暑彼有此
舉情狀見矣糧運既至宜嚴爲備禦庶可無虞

洪武六年春正月癸卯朔庚戌德慶侯廖永忠上
言曰臣聞禦寇莫先于振威武威武莫先於利器
用今

陛下聖神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
于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
負其鳥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漸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
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
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
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檣快船命將領之

聖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
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戰不能敵欲退不可走庶乎
可勦捕也

上善其言從之

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
平練兵防邊

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累荒裔之地不如
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統一中夏
勤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
難及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非

平。與胡地相接。犬羊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卽不寧矣。卿等豈能獨安乎。今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脩葺城池。嚴爲備守。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以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

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所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

上復戒之曰。御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求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聖

戊午

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于安逸。弛武裁。于是命中書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官。定議教練軍士。凡各衛所將士。務以時練習武藝。騎卒必善馳馬射弓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弓每一人以十二箭爲則。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一人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驢張以八十步。划車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驢張以四十步。划軍以六十步。凡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聖武

聖

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凡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爲則。內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率赴御前試驗。餘以次更番演試。周而復始。在外各都司衛所。每一衛於五千人內取一千人。令所管千百戶總小旗率赴京師御前試驗。畢日。迴衛餘以次赴京。周而復始。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馬上便熟善射及鎗刀。步軍善弓弩及鎗。三事俱能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兩。爲道里費。各衛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四月。四百人至五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停俸十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者停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戶。百戶所管軍士一百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停俸一

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克總旗總旗小旗所管軍士試中者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總旗所管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不中。小旗所管十人內五人以上不中皆降爲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寧柳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極南烟瘴地方守禦南方者發迤北極邊地方守禦凡各都指揮使司務在時加提督所轄衛所整齊將士操練智熟或怠惰失于提督致所轄衛所軍士赴京試驗不中者以所試軍士十分爲則四分以上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罷都指揮職仍命刊印頒給內

外衛所遵守

聖訓

器

四川筠連州縣大寨蠻苗編張等叛詐稱雲南兵兵調南長寧諸州縣命成都衛指揮袁洪討之洪引兵至叙州慶符縣攻破清平等關擒僞千戶李文寶百戶李布編張遁走復以兵犯江安諸縣洪追及之又敗其衆焚其九寨獲編張男僞鎮撫張壽僞千戶徐官一等編張乃遁匿溪洞餘黨散千雲南

上聞之遣使勸諭洪曰南中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今獲其僞宜悉編爲軍如再不服然

後誅之其所叛境必以兵威震之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駐兵索之毋遺民患

三月癸卯朔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宋國公馮勝爲右副將軍衛國公鄧愈爲左副將軍中山侯湯和爲右副將軍統諸將較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上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北爲防邊之計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

聖訓

卷十四

聖

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遠度至趣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達等受命啟行

秋八月庚午朔丙申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賁勸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勦怠異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勦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姑爲爾

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冬十月己巳朔乙未復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定意其步將普賢叔乃兒不花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境須多伏精兵盛爲之脩索其情僞毋使失計近術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等未可即還凡出入塞上必當如遇敵非數千騎不可行也曠漠中如遇敵當加慎焉發去所獲當道驢廬國公之子至可撫諭而遣之。

閏十一月戊辰朔乙未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

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此確論也近有自軍中來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爲將軍慮之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遲追事勢非出誠心今隨爾往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善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爾其勉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五目次

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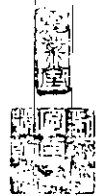
高皇帝聖武事實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五

史臣 陳仁錫 謹聞

聖武

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甲戌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懈怠而兵餉日勞民供顧謂都督僉事王簡王誠平章李伯昇曰國家治兵以備不虞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在北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且食一出于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厥不廢事今命爾簡往彰德誠往濟寧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皆專之

秋八月甲午朔丁酉申定兵衛之政先是

上以前代兵多虛數乃監其失設置內外衛所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士皆有實籍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而千百戶總小旗

軍衛之制
於舊實乃
明今傳
應月病子

屯田之義

所領之數則同遇有事征調則分統于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律○戊戌遣故元威順王子伯伯齋詣論雲南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布衣削平群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順附無強凌弱衆暴寡之患其納款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兀爾密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若所爲非貽禍于大理之民必終斃于大理之手斯二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二

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逃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劫于勢力今元祚既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令下契人心仰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群下皆仍舊官享福于彼不然朕當遣別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令兵加討悔將無及嗚呼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

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

洪武八年春正月辛酉朔庚辰遣使齎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曰將軍抱兵塞上偏裨將較日務群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察其倖勅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別遣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恃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修城非今所宜況軍疲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億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三

冬十一月丁巳朔是月納哈出寇遼東先是上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兵結虜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代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阨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益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昂等屯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益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

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許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閃絕遂獲之。虜勢大潰。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繇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疊水爲牆。以水林之經宿皆凝。遂隱然如城。藏釘板于沙中。設陷馬。穿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登旗。馬雲于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四

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出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窰中。遂大潰。雲于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果河斬戮虜人馬及車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逐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

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筭。何能有此勝也。後旺遣人送乃刺吾至京師。群臣皆請戮之。

上不許。命乃刺吾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洪武九年春正月丙辰朔。是月命中山侯湯和領川侯傅友德。僉都督藍玉。王弼。中書右丞丁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于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五

三月乙卯朔丁丑。賜遼東蓋州守禦有功將士文綺布帛。勅曰。納哈出以塞外餘寇。越我遼益二城。直犯金州。是時州城未完。戍卒寡少。指揮李富王勝保城却敵。又出其不意。獲彼裨將。其將較軍士宜。虜上賞蓋州城池。雖完。然彼衆我寡。若無素備。豈不爲彼所乘。指揮吳立。張良佐。房高。按兵堅壁。備禦多方。可謂善守。而能剋敵矣。及敵自金州歸。諸將士又能阻關塞。晝夜備守。使敵人不敢向故道。自柞河遁去。又從都指揮葉旺追擊。俘斬甚衆。較之金州將士功。差次之。宜膺次賞。遼東都指

揮馬雲飛旺能同心協力深恩熱慮一出守皆
爲得宜葉旺雖居佐貳射率將士衝冒險難應變
出奇使敵人失勢追奔逐北可謂智勇兼濟者矣
宜府上賞馬雲雖居首職選精銳投勇敢助旺成
功亦其能也然坐守堅城比之出戰稍可安閒宜
磨次賞

六月甲申朔己丑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六月四
日早金星犯畢右股北第一星主夷狄兵起以分
野推之應在趙地今故元四大王不滿二百人官
軍屢捕不獲前者皆云其衆無馬今乃言有十五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騎相從出沒不知劫奪于邊人者益繇爾諸將不
乘機勦捕致令若此勅至速遣智勇將士四面捕
之毋致蔓延其大同奇嵐諸處亦令守禦官軍嚴
爲備禦

秋七月癸丑朔丁丑故元平章兀納友執伯顏帖
木兒自綏德來降先是中山侯湯和等至顏安伯
顏帖木兒遣人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也邊以備勦諭友
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至是伯顏
帖木兒果乘間入寇

羊馬無算兀納友遂縛伯顏帖木兒以降

九月壬子朔癸丑

上遣指揮僉事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曰七月
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速
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
可備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較勿令相近其
故元闖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
衆之死生國之安危係焉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庚子朔己巳遣使賞詔往金
山諭元將納哈出曰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變化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之機知時識勢而不失者乃爲傑丈夫古人有云

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爲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

天道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者爾被獲于江東

朕特縱爾歸此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陷

患難者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

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此心度之則必不敢肆

其殘忍矣況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

之爾能以已之受患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

昌寧及後嗣矣爾乃不能以已心推之蓋殺弗顧

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

及建國時
聖人之心
如此

此之又特
聖武全之
如此

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曩者萬戶侯黃儔奉朕命而往豈儔之所願哉實緣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于爾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心一旦殺之爾之患難爲儔所生儔之身爲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鑒爾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衆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已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愆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于此之時何面目以見朕諭至其審思之

聖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八

冬十一月庚午朔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至京

上遣使賫勅諭之曰三苗不仁自古帝王多撫之而終不遵化是以累世爲良民患今年朕遣兩率兵進討果有輜略十一月一日飛捷至京朕甚爲之喜聞諸蠻既平獨吳而兒遠遁豁洞人事異宜險阻亦異勢不必窮追彼惡於質盈自將夷滅是命內臣尚履奉御呂玉詣軍觀兵問勝爾其盡心撫綏以副朕意
十二月己亥朔戊辰遣高遵化還以勅諭之曰汝

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詐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于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耳不知滄海與我共之爾如不信朕命舳舻千里精兵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爾類豈不倖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戊戌朔癸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已

聖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九

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即率師從洮州鐵城之地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事宜速成山西之軍即令還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

丙寅征西將軍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河汪順朵羅只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

能等領兵守之。

三月戊辰朔庚午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捷音至知番寇潰散大軍見追餘黨西番已定河州二衛之兵止留一衛以一衛守洮州其岷州守禦士卒未可輕動宜留以鎮靜之鐵城諸地民多蓄積軍士可以自供凡有酋長皆送京師山西之兵聞已遣還甚合朕意西涼寧夏之兵亦即遣之陝西河南之兵步卒先還騎士留彼悉收西戎餘寇事在乘時毋至再三。

辛未勅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松潘僻在萬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十

山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爲寇擾我邊民命爾帥師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已克徐將資糧于容州進取番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高城深池擇士卒勇警者守納都疊溪之路其青川驛道無阻遇者不守可也凡來降諸酋長必遣入朝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四川別有調遣

丁亥曹國公李文忠等遣使言官軍守洮州饋運甚艱民勞不便

上勅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溫隴自漢唐以來

備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既斥若棄之不安數年之後番人將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勅至令將士慎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爲二年軍食阿卜商之道必走黑章咱之地只于其地索之瘦瘠子不論遁于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夏四月丁酉朔甲辰成都嘉定州新縣賊人彭普貴誘衆作亂劫掠居民轉攻州縣新縣知縣顧師勝率民兵捕之爲賊所害四川布政司都指揮使司以聞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十一

上賜詔褒之復以衛帛恤其家仍勅四川都指揮音亮等曰覽奏知嘉定忠州等處土民爲妖人所惑乘隙爲亂燔掠城池勢甚猖獗勅至即遣官軍勦捕如力不及須煩大將軍征討遣使來言毋失事機

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奏言高麗遣人致書遺禮物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者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謹密故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聞而入焉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聞

謙之萌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其漸。已見矣。可不不知所備乎。吁。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

乙丑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有戰鬪之事。已未太白見東方。至于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

已丑勅諭四川都指揮音亮朱輔等曰。近因寇盜剽掠居民。已勅爾等勦捕之。然聞不速進兵。淹留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主

道途。反爲民害。遂使賊衆愈盛。實錄爾等。失機敗事。特遣鎮撫楊華馳諭。如不卽擒寇賊。歸良民妻子。而徒勞師旅。則爾等之罪何逃。軍中唯指揮茅貴勇略有功。平戶置關亦能効力。其餘將士勤怠。朕悉知之。各宜勉力。以成厥功。

庚寅勅曹國公李文忠曰。近四川土人。以妖言惑衆。相扇而起。守禦官軍。計之未平。爾若還師陝西。宜分一軍。遣官率領錄棧道速撲滅之。若未至陝西。亦宜預定其計。庶免賊黨蔓延。以安蜀中。六月乙丑朔丁卯朔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

都督馬雲
之軍
有人矣

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于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發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困有田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稍度其宜。或于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既而玉言松州爲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遂詔玉還軍四川。

命都督會事馬雲統兵征大寧

上諭之曰。聞寇甚黠。知官軍至。悉遁入山。兵回復出。如是則宜以大軍分置要害之地。遣人招撫之。招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主

之不至。則伏兵以伺。必盡獲之。凡得賊首。卽其地斬之以警其餘。

丁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曰。六月二十三日。曉金井犯井東第三星。占主秦分有兵。故特遣人諭及之前。命爾等乘大軍之勢。起邊番酋赴京。今已久矣。人必懷疑。如未遣且宜停止。加意慎密。務在安輯。以防其亂。

辛卯勅陝西都指揮使司曰。報至知西固城番人作亂。已遣八百戶兵擊之。恐非決勝之計。此作亂者必瘳。噍子此虜狡黠。未易輕也。宜預防之。勿中

其計

八月甲子朔乙酉陝西都指揮使司遣人來奏言西番首賊雖已遠遁未即擒獲恐大軍既還之後乘間出沒爲邊民患請發三千騎駐鞏昌臨洮彼若出沒即乘機勦除

上遣使報曰爾言是也但邇者天象數見不可輕易動兵且以騎兵之驍勇者就各衛訓練有警即出乃全策也

壬辰遣使勦莊浪涼州碾北三衛指揮曰近碾北衛來報番將朵兒只巴部下有人來降備言朵兒只巴與阿卜商三副使烏合之繇未審然否然不可不爲之備吾度其人馬不下數萬不久必將入寇涼州莊浪碾北之地爾等宜慎防之士馬不可輕動此時田禾已收野無所掠彼亦安能久居此不過恃其衆多欲擾邊境耳彼果衆多且宜按兵固守觀其有隙而後擊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占

冬十二月癸亥朔丁亥

上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

功既成矣
謀以俾而
聖后

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

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

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

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

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于此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卯朔丙辰勅諭遼東都指揮

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諶至遼東

朕觀其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構大禍也此來豈

誠心哉爾等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爲人所制矣

且高麗朝貢前已違約朕嘗拘其使詰責之後縱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五

其歸令當如約則事大之心其庶幾乎使既還未

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諶作行人假稱計事

此非有謀而何前元春申君嘗索女子于其國諶

有女入于元宮春申君出養朕之內臣得此女以

歸今高麗數以諶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

毋使人窺中國也勅至當遣諶至京別有以處之

秋七月己丑朔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諶于京師

而遣其通事先還且勅遼東都指揮使潘敬業旺

日禦邊之要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欲審勢度

宜匪張威武孰使懷恩恩威得宜庶幾制人而不

制于人前者高麗不能如約假稱計事。迫人詣邊以視中國。今留周諒于朝歸其通事爾等且縱此人。責諒書歸更約必以禮來。若或妄遣人至就邊止還勿令人境。高麗昔在漢隋唐時或降或叛侵擾邊疆若輕與之交文則必以奇貨招誘戍兵故昔人雖不明爲捍禦而必實其邊地者以此。今縱與其來亦不可不備也。

洪武十四年春三月丙戌朔辛丑命宋國公馬勝佩征南將軍印節制江南賜手詔曰河南爲天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衆方今大將軍征北特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太

爾節制其地宜休息民力訓練士卒以佐征討。壬寅遣使賁勅諭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信國公湯和左副將軍穎川侯傅友德曰今夏及秋胡人必伏精兵于近塞以待我師卿等欲輕騎進擊不可不深爲謀必先知彼虛實乃可行軍若知彼之計宜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精騎繼之其先行者必有擒獲就而詢之可得情實有伏則引還誘其追我度其行遠勢困則返擊之必得其利無伏即以精兵擄之可也若大軍未可出塞且留營北平。

夏四月丙辰朔遣使賁勅諭宋國公馬勝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所封之地爾今正在彼處當早夜謹畏王之宮殿已成王城內外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各加訓練其在爾左右爲園子手者王府有馬毋令牧于遠地常令兩軍守一馬軍皆須精銳者但有異聞卽乘馬至報爾就語都指揮馬兒亦宜慎防察人動靜馬兒卽徐司馬也。

五月乙酉朔甲寅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鬢錄狀。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主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于國者恃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克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歎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爾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少不忍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八月癸丑朔乙丑南雄侯趙庸平陽春縣番寇秦捷京師。

上勅諭之曰。嶺南民人入籍既久。屢叛屢征。朕非得已。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剽掠。久爲民患。卿以兵勦平之。捷報至京。朕惟爾嘉。但所奏俘囚數多。朕思凡民之亂。緣有司不能撫恤。以致作亂。卿可諭都司布政司。取俘囚中首惡者。誅之。脇從之黨。釋歸田里。庸得勑。乃斬首賊李佛蔭數人。餘皆釋之。

九月壬午朔

上御奉天門。命領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六

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于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

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

上出饒于龍江。

遣使賁勑符諭播州宣慰使楊鏐曰。曩者元綱不振。亂兵四起。四海之民不遑安處。朕既混一寰宇。四征弗庭。蠻夷酋長。罔不稱臣入貢。其或志在傾伺。未篤事大之誠。徒取禍敗。爾鏐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輕聽浮言。易生疑貳。故積愆日深。今大軍南征。多用戰騎。爾當以馬三千。率酋兵二萬爲先鋒。以表爾誠。符至奉行。毋違朕命。

乙酉勑諭宋國公馬勝。河南都指揮使徐司馬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雜處。宜用心撫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六

之。今秦王晉王還京。宜選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到之時。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城守。都指揮出迎。則宋國公城守。爾其夙夜加慎。毋忽。冬十二月辛亥朔乙丑。勑諭遼東都指揮使潘敬等曰。前爾奏云。高麗入貢如約。觀處置甚合事宜。高麗奸臣李仁篡竊其主臣民畏其黨衆而屈從之。今幾年矣。曩者中國之君以力服之者有焉。以德懷之者有焉。如高麗之好頑不能懷德。惟威之畏。故前人以力得之。其爲生民之禍亦甚矣。雖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三

時而懷德待之以禮旋復詭詐竊發背叛不常累
代兵征蓋以此也今李仁雖云願聽約束未知臣
節久將何如卿與諸將其慎之高麗貢獻但一物
有不如約卽却之境上固守邊防毋被其欺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甲午遣使諭征南將
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
軍西平侯沐英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
置尙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
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于雲南以統率
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
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
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無挾兵刃至如霧翠輩不
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
疲弱者每衛限百人可先遣還
庚戌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
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
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
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
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
梁誘我遁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穎川侯

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
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
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賞詔諭爾諸夷
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卽加兵討之于歲春秋之義
罪莫大于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効順
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閏二月辛巳朔戊戌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
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
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摧堅撫順之方運
籌決勝之略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三

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肆侮朝廷
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
恨當卽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性頑犢詭
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
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
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宜悉
從爾請

夏四月庚辰朔己亥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
撒諸蠻復叛

上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

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則今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六月戊寅朔丙戌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盤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需翠動靜普定亦留兵如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三

水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諸蠻取糧爲食彼將奔命不服尚暇擣我空城耶不然則士卒饑困矣

辛卯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京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京二侯會兵攻擊若柵安陸總兵平京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于嶺上當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散其家不能糾合以抗我師其傍土寨卽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

計也

爲雲南足
食計悉取
諸水地乃
可長久
之計兵動
須資糧

秋七月戊申朔己巳遣留守右衛鎮撫李杲往西京諭都督濮英及守禦都指揮宋晟曰七月二十日晚驛星出西北主有賊兵出入宜警備自今同回之地有馬馳牛羊入境止遣親信一二入往視切勿發兵迎之此輩或以假貿易爲辭伏賊兵于後也慎之

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雲南守禦諸軍糧餉不足朕遠度事宜惟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定之地可留兵守禦東川芒部烏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三

蒙則未可也若烏撒既克亦宜少留兵戍之其餘士馬悉令討擊未服諸蠻俟其懾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于七星關之南烏撒之北中爲一衛其餽餉則東川之民給之若烏撒立衛則令烏撒之民給之或七星關或烏蒙或芒部立一衛各俾本土之民給之自永寧以南至七星關中爲一衛令祿照昇子等蠻給之皆俾餽餉歲足如是則兵衛相屬道路易通無事則分兵戍守有警則合兵勦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蠻夷生變道路梗塞則非計也符至諸將當慎飲食撫士卒俟諸蠻悉定方

可班師。

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京侯費聚曰都督郭英及張王二都督之兵如已會慎勿輕分且屯駐左屯隨機調用其水西衛兵急宜調出止留一千或四五百足矣需翠之民今必不敢爲亂盤江路通西堡既克則普定亦止可留兵千人守禦餘皆令于烏撒之地就糧自贍。

八月丁丑朔辛巳遣使勅勞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之西敗烏蠻于可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于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來八澤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尊酒遠不能及時以服心勞之尚易之哉。

乙未遣使諭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路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會而爲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八月七

星闕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挈家入

需翠之地符至可諭需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則芒部酋長必盡獲以來將軍其熟圖之。

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雲南士卒艱食指置軍事實乎得宜不則大軍一同諸夷復叛力莫能制其士卒通逃者既入蠻地不復能出蓋非蠻人殺之則必爲禁錮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復三侯王張郭三都督會所部兵馬窮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索山林則餘寇可悉擒也兵既艱食固不宜分止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來無礙矣需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數者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丁未朔丙寅

上勅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焚威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監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爲寇所乘

宜嚴加形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中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冬十月丙子朔丙申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烏撒蠻人叛亂賊殺官吏彼蓋未覩大勢軍威未聞我軍散處緩不及應故有此變朕觀彼中地勢既守臨安楚雄大理則曲靖普安烏撒建昌亦在必守其東川芒部諸蠻之不服者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懼不敢反復若班師則一衛留兵不過五千賊勢若合豈無數萬眾寡不敵何以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美

守今止留兵百餘人守城餘則盡令入山搜捕其黨使彼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留兵鎮服卿等其共圖之且乘兵勢修治道途務在平廣水深則構橋梁水淺則壘石以成大路烏撒東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仍召其土酋令諭其民丁各輸糧一石贖軍治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

洪武十六年春二月乙亥朔辛巳遣鎮撫桑昭賁勅往諭遼東都指揮潘敬業旺曰二月六夜太陰有象主胡兵入寇今遣使諭爾知之當嚴加號令

此沐西平之語也

○

命各衛指揮子戶百戶而下多方警備已命都督於顯等運米四十萬石渡海又發步騎數十萬屯駐北平真定等處皆為天象之故若胡兵果犯遼東即以北平步騎邀其歸路勿令縱逸

三月甲辰朔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于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速之期宜自審度

此沐西平之語也

復諭西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美

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煽為患爾其留鎮之撫綏平定當召爾還

夏五月甲辰朔乙巳初天下衛所以時訓練士卒至冬月農隙則以善射者十選其一更番赴京較試不中者罰及指揮千百戶仍命五軍都督府定賞格凡射中的者賞鈔五錠連中者六錠中不及的者三錠不中者亦給鈔一錠為道里費

六月癸酉朔己亥遣使賁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詢知死可伐之地有三十六路在故元

時皆設官治之。其地後爲蠻人所專。已四十年。繼又侵楚雄之西南遠幹咸遠二府。梁王力不能制。終爲蠻夷所有。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事機密。自宜審度。若死可代。不必備。大軍可回也。同時必經羿子九寨及戎縣之地。五村大壩上下等鄉。落卜池等處。黃平羅木洞蠻。西翠所屬。阿呂兩宗。碎瓦真得。阿胡阿道等。變害助烏撒殺害官軍者。如其帖服。則欽兵而過。如尙觀望。懷疑宜耀兵威。使其知懼。關外事務。必在中節。卿等宜體朕意。冬十月辛未朔己亥。廣西都指揮使耿良言。田州。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壬

府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善忠。率其土兵討捕。舊寇。多樹功績。臣欲令其選取壯丁各五千人。立爲二衛。以善忠之子振堅之子永通爲千戶。統率其兵。俾之守禦。且耕且戰。此古人以蠻夷攻蠻夷之策也。如此則官軍無遠冒瘴癘之患。民免饋運之勞矣。詔是其言。行之。

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庚戌

上與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紳等論武事。紳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

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瑁。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之不專。信之篤。故也。紳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于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者。摧堅破銳。兼此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夏四月戊辰朔癸未。賞征南將較。先是詔禮部曰。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壬

賞賜國之重事。所以報賢勞而勵士氣。權度毫髮一失。輕重則上爲失禮。而下無所勸。朕有天下十有五年。雲南起在萬里。負固不服。故命大將軍率師討之。諸將士冒瘴癘。踰險阻。霖雨薄肌體。沾汗濡甲冑。而能効忠宣力。寡旗斬將。登城拔壘。使天誅無留。良善附順。甚者身委矢石。爲國効命。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爾禮部其核定議行之。至是議上。

上以爲賞薄。曰。將士甚勞苦。此非所以報有功也。其重賞之。

六月丁卯朔庚寅

上諭禮部臣曰曩者發兵征雲南朕憫其勞苦出師臨陣皆有賞賚比者將士還京論功行賞士卒已令五軍十衛驗名給之近聞有賞不及格者或所司有欺蔽者致使竊議于外爾禮部即榜諭諸軍或受賞不及格與有勞而不及賞者皆許陳訴驗實賞之

秋七月丁酉朔己未勅諭延安侯唐勝宗靖寧侯葉昇曰爾等名世之臣前者遣鎮遼左朕嘗備論高麗必數有使至今果然矣然勿爲善說所誘勿爲華麗所惑豈不見曹觀之將田豫者爲護烏丸較尉却賄之故况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單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下等人若干以此觀之甚無禮也設使受其賂者少有所知豈不報哉今爾等知誘而能表田豫不得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綠北接曠塞非多算不能以禦未然爾等算有餘則名彰矣

宣宗
卷十五
聖訓
卷十五
聖訓

壬戌臬州侯曹震言容美管勾沿邊大匪散毛等洞蠻寇時出劫掠爲民患已令施州衛及施南宣撫單大勝招之如質固不服請以今秋發兵討之

有兵千
名出塞
以禦之

又言西番有名朵甘思曩日族者主松州計程八日約其衆三千餘人馬二千餘匹牛羊以萬計屯于割八草地洮河之西又有思曩日大族其人馬尤盛請于來春二三月水冷草木未生牛馬饑瘦之時發兵擊之可盡獲也

上遣使諭震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宜鎮靜以俟無輕舉也若其不服則以兵討之

九月丙申朔
上諭都督府臣曰朕自布衣奮跡淮甸與群雄角逐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皆賴爾諸將士之力然朕每思之當臨時夾勝陳師賈勇固出于諸將而摧鋒陷陣衝冒矢石則士卒實先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自公侯至于小較皆有爵祿傳及子孫而士卒艱苦乃無異平昔朕甚憫焉曩者雲南諸夷負固弗庭勞師遠征瘴煙毒霧萬死一生若此者尤在矜卹爾五府閱諸兵籍凡征南士卒其自丁酉年以前隸兵者悉俾爲小旗以酬其勞不必比試

帝命有文
命士有德
無一德而
加士死罪
而錄一年
之優必容
心所簡也

冬十月乙丑朔丁卯命將士運糧往遼東

上諭之曰海道險遠島夷出沒無常爾等所部將較毋離部伍務令整肅以備之舟回登州就彼巡捕

倭寇因以立功可也。

閏十月乙未朔丁未

上諭都督府臣曰浙海兵衛本以防禦倭夷今台州倭人登岸殺其巡簡守禦官兵所職何事命逮其指揮陳亮趙全至京師罪之。

十二月甲午朔甲寅西平侯沐英奏近者發兵捕討普定蠻寇已平今復移師剪除廣南維摩餘孽以通田州糧道巡撫臨安而還

上曰英能如是朕無南顧之憂矣。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壬戌朔辛巳遣使諭靖寧侯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圭

葉昇等曰邇來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咎蹈其不測也。

秋九月庚申朔戊子遣使以勅諭秦王樸晉王桐周王橐曰近者五星大陰皆犯井主秦晉周有兵今客星又入太微此非小異也待至秦兵勿出關周晉之兵不宜有所調遣止于本國訓練防閑慎之慎之。

勅諭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防虞毋輕視敵人深入其地雖來降者亦須審

察慎勿輕信其辰沉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餉饋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

洪武十九年冬十二月癸未朔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擾遼東宜于大寧諸處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遼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及大寧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圭

會州富峪四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六錠爲其直及道里費。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癸丑

上命宋 勝爲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爲

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

定遠侯王弼爲左參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

爲右參將前軍都督商賚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

伐之命曹國公李景隆中國公鄧鎮江陰侯吳

良等皆隨行而行。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

進且駐師邇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搗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

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刺吾北還以背諭納哈出及毛間撒里達溫蠻子見失台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于是息民于華夏諸夷附者莫不莫安今二十年矣唯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繇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語

是乃刺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推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為何如嗚呼天之改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使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命院蠻子鎖撫張允恭送乃刺吾抵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不多及

夏四月辛亥朔癸未制諭燕王曰故元舊臣阿速哈刺兒伯顏忽里二人今授以指揮之職令其管領達達軍士數雖不多然皆可用况北平風土素

所諳練曩者所起阿速部長云有千餘符頭宜選能騎射者二三百人或百人差官送軍中令總兵官擇千百戶員外賢者領之果能騎射則以此符給之令克先鋒視其能戰與否尤必早夜督察諷其出關點選明白倘無輕慢縱弛指揮號令務在得宜

五月庚戌朔庚申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使竇正楚雄衛指揮袁義大理衛指揮鄭祚品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指揮李觀儲傑等曰近御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美

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誑詐之誑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繇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為我邊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銳為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答之否則勿荅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後則

麓川之地。可入汝聞矣。卿等固守。朕言毋怠。

丙寅遣使齎勅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往者慶州之捷。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于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群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尚恐能謀竊發。尤不可不爲之備。況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斥埃。以逸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

辛未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美

上復遣使密勅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爲之備。今觀所徵。其谷在虜。揆之人事。正與天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超起。攻其無備。虜衆可盡。圖也。六月己卯朔。已亥遣使齎勅諭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李觀等曰。金齒遠在邊徼。土民不遵禮法。負固守險。人各自保。非中國之民可比。凡戍守者。非德望素重。不足以鎮其地。而撫其人。爾指揮李觀

處事寬厚。各播聲中。爲諸夷所愛。然其下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多恃功放肆。有乖軍律。故朕特命爾儲傑嚴武輔之。蓋以觀之。寬可以綏遠人。必傑武之嚴。然後可以馭群下。勅至。即以指揮千百戶。鎮撫所統舊軍。精加訓練。使各守分地。以觀平。編勅諭有肆。頑不依軍律者罪之。

秋七月戊寅朔丁酉。遣使齎勅諭大將軍馮勝等曰。近捷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未已。及天華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擴之。塞外遠者數千里。邇者數百里。二王既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美

往。餘虜常爲邊患。緣是命爾等率馬步屯駐大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卽有征無戰。非爾等誠格于天忠義服人。何若是之易邪。然自古至今。凡爲將功成。各遂千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撫堅撫順之降。機奇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悅來歸。當撫綏以誠。務安其衆。毋致驚擾。胡虜生計。惟畜牧是賴。猶漢人資于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不可不慎。前二王功成。各遂縣嚴號令于諸軍。不苟取于來降。以致懷兵華夏。功烈昭于後世。今二王已往。爾等能繼靖虜庭。成

聖武
如明世法

此奇勛則可追蹤二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
八月戊申朔丙寅遣右軍都督倉事孫茂以鈔三萬二千錠往四川市耕牛萬頭時將征百夷欲令軍士先往雲南屯田預備糧儲故也。

冬十月戊申朔己酉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嘗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天

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與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損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洪武二十一年春二月丙午朔庚戌詔五軍都督府都督蕭用王庸等令天下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分為十班自今年八月為始輪次赴京輪試武藝指揮千百戶年深慣戰及屯田者免試其餘蔭叙暨總小旗陞為千百戶衛所鎮撫者各親率所部軍士至京仍先下操練之法俾遵行之其法

令軍士用竹木製二三斗力弓箭去簇用綳綴于箭端分明演射又于教場內用繩表地西界相去

五丈論軍士馳馬于兩旁對射三箭射與于馬兩兩相比角皮骨朵較畢射牌牌高大與人齊射

三百步外步兵皆如其法惟不乘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騰有不如法及不閑習者罰

壬戌遣使賁勅諭大將軍藍王左副將軍唐勝宗右副將軍郭英曰今歲四月十五夜月食五月朔

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慎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遠斥候以防不虞或有不和毋自摧沮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天

須奮勇出奇以汎掃殘虜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豈惟黎庶之福卿等功績亦永垂竹帛。

甲戌故元四大王來降初四大王遁入崙嵐山往來劫掠為寇官軍屢捕之不獲。

上以其窮寇急之則脇從者懼罪連結之志堅緩之則彼各有父母妻子一旦思其鄉土有反本之心

當自潰散于是詔罷兵但令山西諸處嚴加備禦已而其黨與逃散四大王勢孤窮蹙至是詣晉王

府降遣人送京師

上以其元之子孫閱而有之且厚賜與命隨西平侯

史 14-113

沐英戌守雲南。

三月乙亥朔壬午遣使貴勅諭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曰。近者故元司徒阿速等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懷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庭。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

夏四月乙巳朔癸亥遣使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已破百夷思倫發遁去。可移軍漸逼景東。然夷性頑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多滇池。運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罕

屯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

伐。前此之勝。微指揮吳良堅守小寨。亦幾受侮。汝慎勿輕之。務在持重。相機決勝。搗其巢穴。乃爲善

爾。若其納款請罷兵。可諭以大義。令償我所費。食并進馬萬五千匹。景東累喪軍士。令貢象五百。牛

三萬。象奴三百人。彼果順命。如數如貢。即許之。

六月癸卯朔乙巳。西平侯沐英上雲南前衛指揮張因功狀。因言便宜事。先是

上遣舍人潘旺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命普定侯陳桓領兵騎二十餘萬。爲爾聲援。如欲增兵。當遣後繼。

元龜東川

桓未及至。英恐後時失機。乃令其子春先往。赤水河觀軍實。而遣人來奏曰。百夷負固恃險。亦有雲南內地之人。互相扇誘。今欲大舉殲滅之。若干數十萬兵。中精選十萬。往取景東。及遠幹威遠等地。賊聞之。必率衆來援。因逆擊之。其勢必克。但巢穴未傾。須用再舉。今東川趙州羅雄把哲諸夷。悍鷙未服。必須併力勦捕。一以資給糧餉。一以驚懾餘衆。使賊聞之。發計自沮。仍于寬衍之地。爲來歲屯田之計。內治既定。續議大舉可也。東川一部。稍爲強盛。今罪狀已露。尚恃姦勇。必用進兵。庶可宣揚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罕

威德

上然之。仍命賞張因之功。

是月

上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勅諭之曰。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縣爾祖父能撫恤軍士。流慶于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諸士卒爭先効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繇其善撫士卒。故能如此。

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于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爲公侯。小者爲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同思富貴。繇士卒而來。或苦虐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轉。遇攻戰。則先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餓以死也。夫爲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則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望

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秋七月癸酉朔丁酉。遣使賁勅諭征南將軍額國公傅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囉囉。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壁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閩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群蠻外稱歸順。內實犯誅。聚集凶醜。據險設伏。庸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因將帥過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號爲循良。固未可逆詐。然須預加防

開厥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姦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繇此生。將假此輩爲名。偵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腹心。蓋蠻夷平日夫婦無倫。亂如群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今欲降伏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遠。其人與猿猴無異。犬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也。

戊戌

上以太陰。焚惑犯壘壁陣。復遣使諭征南諸將曰。征南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望

討蠻夷當加嚴慎。今征東川。其烏撒芒部諸蠻。外雖服從中藏狙詐。倘或託以心腹。將有不測之變。龍海諸蠻姦詭尤甚。水西恐與賊陰謀。皆宜防閑。有備無患。切宜慎之。

洪武二十二年春三月庚午朔。遣使命征南將軍額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鄧鎮駐大庸。魏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昇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斬州。安陸侯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器

傑駐茶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州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祜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樹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鬱蛇虺蛟蟲之毒隨處而有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疫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蠻夷使至爾等一如所諭

南字臣以聞

乃遣大用賁勅往諭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墨

在萬里非中國所圖也豈特麓川爲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巔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天道擅生釁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誰惑愚民以倡亂延及良民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于是雲南悉平獨爾思倫發復効尤梁王納我逃逃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敢數生釁隙繼命諸驍將率師屯營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歸于已皆刀斫郎等所爲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聲言歸誠于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欲釋憤當躬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各保世祿不然則麓所向醜類爲空大用旣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刀斫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洪武二十三年二月乙未朔甲辰遣使賁勅諭晉王燕王曰詢及來胡言殘胡甚少騎者纔五千人

其家屬一萬口。馬稱之有急則人皆一騎赴水草長行。大軍負戴且重。追襲甚勞。今降臣皆與彼同仕。大官已使在彼。而見忽兒又能辭說。繇是其眾二心。欲南嚮者多。北嚮者少。且將糧餉運至上都。及口溫集干各程。然後再俟人來。知其所在。一舉而中矣。

三月甲子朔癸巳。勅諭燕王率師至遼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王師既出古北口。燕王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哭

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卽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于遼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遼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卽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等素聞燕王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卽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

遂無遺意。將王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于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洪武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丙辰。命齊王禕率護衛騎兵于開平近地圍獵。諭之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總兵額國公傅友德。薊發爾母相。素有戰鬪。可自爲隊。或在總兵之左。或在右。有膽略則當先。無膽略則繼後。若秦凱之時。寧使諸將言功。勿自矜伐。八月終秋高水冷。人馬入關。爾亦回京。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哭

夏四月戊午朔癸未。遣使命燕王督額國公傅友德收捕番將阿失里等。且諭之曰。今上天垂象甚切。須體天心。凡北平護衛及都司各衛隘口。必當整備。士馬勵精。器械嚴爲守禦。不可怠肆。五月丁亥朔辛卯。端午宴群臣于奉天門。是日幸龍光山。閱公侯子弟及將較射。柳中者實綵帛。冬十一月癸未朔丙申。宋國公馮勝京國公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勅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毋輕舉。爾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警而後取之。

即周乃見
不花乃抱

肥者必不
可舞處軍
中故今補
送涼師也

朕當有後命也。

洪武二十五年春三月壬午朔丙申遣使勅燕王曰朔漠雖平定而殘胡散處絕塞聚必爲患其選北平都司并護衛騎兵之精銳者六七千人或萬餘人閒以乃兒不花等所部軍士列爲隊伍各委餼糧命北平都指揮使周興爲總兵官遠巡塞北搜捕殘胡以弭絕邊患其乃兒不花部曲諸知地形令爲鄉導必多擒獲

夏六月辛亥朔癸丑置建昌蘇州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川軍民千戶所調京衛及陝西兵萬五千
皇明正法 卷十五 聖武 史

餘人往戍之時
上以月魯帖木兒叛故置衛鎮守仍諭將士曰今樊一人百夷囉囉摩麥西番諸部皆背棄月魯帖木兒散還鄉里宜開實戶數戶以一丁編伍爲軍令舊軍領之與民雜居惟有警則赴調無事則聽其耕牧其從爲亂者悉捕送京師匿隱者罪之若大軍至境月魯帖木兒必深遁山谷爾守禦將較能互相應援設伏出奇生擒來獻者賞白金千兩以誠獻者二百五十兩
癸酉遣使勅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都指揮使瞿

能等朕委以計賊乃失機敗事當寔諸法姑有之

俾立功自贖彼月魯帖木兒等皆無父無君詭詐

萬狀方大驅入境遠信其降飲兵以待爲其所玩

比又遣人至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寨柵已修糧餉

已足犂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與戰則難圖

決勝若大軍初到之時彼寨柵未修犂畜之類未

收精銳之兵未選速與夾戰必當致勝乃不乘此

機而以詐爲誠非愚而何即今彼寨中出者不論

多寡盡拘收之切莫縱還近知其黨與最兇頑者

一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捕執之乃其謀

主也既執之彼再無與謀者矣如獲領真十當即

戮之其月魯帖木兒父子往往以之出質若有來

者收撫之犬軍必多方收捕毋信其虛言必擒之

而後已

秋八月庚戌朔丁卯

上以山西大同等處宜立軍衛屯田守禦乃諭宋國

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

而寓兵于農亦古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

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

耆老諭以朕意乃分命開國公常具定遠侯王弼

全寧侯孫恪鳳翔侯張龍永平侯謝成江陰侯吳高會寧侯張溫宣寧侯曹泰徵先伯桑敬都督陳俊蔣義李勝馬鑑往平陽府安慶侯仇正懷遠侯曹興安陸侯吳饒西涼侯漢瑛都督孫彥謝熊袁洪商嵩徐禮劉德指揮李茂之往太原等府開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爲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耕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在城立五衛大同起東立六衛衛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慎乃事毋授于民

冬十月己酉朔戊午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季

上遣使諭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兇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之勿令復去背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計也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卽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所謂事起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較亡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相與州賈哈刺境內摩些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

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

十一月戊寅朔甲午總兵官涼國公藍玉兵次相興州玉開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遁入達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變夷梗化蓋緣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已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邇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邛縣西連松茂岷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督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置增軍衛下群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朵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季

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兇渠已殄人知順命雖曠隄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朵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卽還京玉遂班師旣而都指揮使瞿能同知

徐凱亦還成都

十二月丁未朔戊申，勅宋國公馮勝、賴國公傅友德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肥，知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爲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備禦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田畝，可乎？故必伏甲兵，以自防，立斥候，以知警，則有備無患矣。期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鼓行塞上。爾等立屯，既成，率數十萬衆，馳電擊，蒐獵虜庭，摧張威武，不亦壯哉！勅至，毋違朕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聖

洪武二十六年春三月丙午朔乙卯，遣魏國公徐輝祖、資勅諭燕王曰：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俱有異志，雖撫之以誠，難保其往。人言夷狄畏威不懷德，果然，可遣人防送。至京胡人反側，背恩不可無備。爾護衛士卒，每遇出獵，必選數千騎被堅執銳，以訓練之，使之常習勞苦，則臨陣不怯。宋國公馮勝等，今已召還，諭以防禦之策。降胡兵非出征，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遁，陰謀事機，所係甚重。若欲用以禦敵，常使參錯爲伍，庶幾無慮。

夏六月乙亥朔壬申，遼東都指揮使司奏：謀知朝

鮮國近遣其守邊千戶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

上曰：李旦方來進貢，而復欲寇邊，是其自生釁端，遣使勅之曰：昔在元季，群雄並起，中原擾動，民被兵災，幾及二紀。朕訓將練兵，掃除群雄，四征不庭，蠻夷率服，化鋒刃爲農器，諸將析珪僭爵，享有太平。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詐日生，數構釁端，屢肆侮慢，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遣人以金帛誘之。王顯被弑，殺及朝使，今爾方遣使入朝，聽束約而乃陰令邊將誘女直人潛渡鴨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聖

江，意將何爲？昔在漢時，高麗寇邊，漢兵致伐，高麗繇是敗滅。及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通好，魏亦再加兵討。晉以爾國悖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再伐，高麗之民死傷塗地。唐兵討爾，弑逆平爾土地，爲九都督府，遼金至元，爾國屢造釁端，殺其信使，繇是屢加討伐，宮室焚傷，民庶斬虜，國滅君誅，監戒其邇，爾猶蹈其覆轍之轍，豈非愚之甚乎？往歲請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許，及後以珣任國事，遂以其子夷來朝，及夷還國，瑤以被廢，爾乃廢絕王氏，自取其國，朕以爾能安靖東夷之民，聽爾自

皇

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蚤

爲聲教前者請更國號朕既爲爾正名近者未至仍稱權知國事又先遣使遼王寧王所適月方來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視一高麗不啻一彈丸僻處一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以廣衆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征伐者皆其自生蠱端初非中國好土地而欲吞併也朕聞金世宗時高麗進表啓函惟小石數枚及賀正稱進玉帶駭之乃石世宗繇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圖數千雜于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唐之兵長于騎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爲難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豈若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絲渤澥陸道遼陽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開爾自新之路爾能以所誘千戶女直之人送京師盡改前過朕亦將容爾自爲聲教以安夷人若重違天道則罰及爾身不可悔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蚤

三月庚子朔甲辰詔武官子弟習騎射。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朕嘗令武官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酒嗜音樂歌舞遊戲一旦襲職使之執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爲國効力哉近揚州衛指揮單壽襲其父職率兵泰州捕寇猝與寇遇聚軍併力迎敵壽懼而走且麾衆使退遂致敗事此繇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官子弟宜于閒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閱試其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俟三年復試之不能者請爲軍者爲令。

夏六月己巳朔戊寅命遼東定遼等二十一衛軍士自明年俱令屯田自食以紓海運之勞。

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甲子朔辛未詔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求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朕常爲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武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

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如此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儻不卽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驚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秋七月壬辰朔甲寅

上諭兵部臣曰近在外衛所遇有寇盜卒起守禦指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奏

揮千戶不親率兵勦捕但遣百戶旗守領之是以失機誤事自今各衛所地方設有寇三四十人卽調官軍一二百人寇有數百人卽調數千人刻期捕獲毋令滋蔓如指揮千戶不躬率士卒及調兵失律誤事者罪之于是兵部榜示天下

八月壬戌朔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往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啓納叛之謀若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

泰等至安南陳月焜聞命畏恐卽奉詔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覆煦教戒不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閣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閏九月壬戌朔丁卯遣使諭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近聞奉議兩江溪洞等處林木陰翳蛇虺遺毒草莽中雨過毒流溪澗飲之令人死師入其地凡行營駐劄勿飲山溪水泉恐餘毒傷人宜鑿井以飲爾等其慎察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奏

冬十二月庚寅朔己酉朝鮮國王李旦遣使臣柳珣等奉表貢方物進賀明年正旦

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生齟齬以嘗詰問彼謝罪之使者歸而侮慢之辭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勦兵于遠所以不卽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可移咨李旦令遣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齟之繇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洪武二十九年春二月己丑朔緬國復遣使來訴

百夷以兵侵其境土。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詔緬國王曰。道里險遠。山川阻修。風殊俗異。此乃天造地設也。爾能勤使者涉險。遠越鄰邦。衝烟突霧。晨進昏止。冒風霜而至中夏。可謂難矣。古人有云。君子將有事于遠方。千里之外。神交而志通。今萬里之外。爾能勤使。遠脩其好。美絕古而超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旨意。恨不一言而止。使彼此各罷兵守。樂黎民于市野。兩國之民居處。雖分。惟存闕市之議。是其和也。其或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禍淫。遲速可待。勅至爾其審之。緬人既跪命。遂往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子發兵以責之。賊賢害民者。則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詰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弑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今凌政。則杜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此九伐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憑弱犯寡之罪。何以見之。歲以兵寇。

車里不時侵掠。八百恃強犯緬。要囑國小民寡。而已平之。夫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望相接。然朕未嘗恃強憑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似乎尚強以取之。非也。乃元世祖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遺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也。況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于此。爾麓川之蠢初。擅與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宛定。適理當發兵致討。朕釋而不討。未嘗強爾爲約束之邦。聽爾自爲啓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蠶食隣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爲吾西南之後患。未可也。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理人物之類。迺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隣邦之好。三面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合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爲。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猶可。朕今戒爾守全。設或不可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爲全亡。然莫若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

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爲聘。思聰等爲書諭却之。且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者惟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遣使者還朝。自此不爲侵擾。斯可以明忠君之心。思聰發大義。邀思聰等設宴爲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洪武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丙辰。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爲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爲副。往陝西及甘肅。選精銳七騎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辛

上諭炳文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虞。民固安矣。然處境之備。不可廢弛。爾等乃智慮以副朕心。凡有寇盜。卽殄滅之。俾邊民樂業。則余汝嘉。

丁丑遣使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先是遣主事寬徹等使哈梅里別失八里及撒麻兒罕地。寬徹至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拘留之。副使二人得還。至是復遣使持書往諭之。曰。朕卽位三十年。西方諸國商人入我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絕。朕復勅吾吏民不得恃強欺慢。番商由是爾諸國商

獲厚利。疆場無擾。是我中國有大惠于爾諸國也。向者撒麻兒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將征北邊。統歸京師。朕令居中國互市。後知爲撒麻兒罕人。遂俱遣還本國。其君長知朝廷恩意。遣使入貢。吾朝廷亦以其知事上之禮。故遣寬徹等使爾諸國。通好往來。撫以恩信。豈意拘吾使者。不遣吾于諸國。未嘗拘留使者一人。而爾拘留吾使。豈禮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邊地者。且留中國互市。待寬徹歸。然後遣還。及回回久不得還。稱有父母妻子。朕以人思父母妻子。乃其至情。逆人至情。仁者不爲。遂不待寬徹歸而遣之。是用復遣使齎書往諭。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而啓兵端也。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怨不怨。爾其惠且懋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辛

三月癸丑朔癸亥

上謂禮部臣曰。今天下一統。四夷諸蕃皆以時朝貢。至如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去中夏極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刺。不臣中國。發兵討之。固不爲難。然鋒刀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長。若聽命來朝。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致討。于是禮部檄下。

論之。

夏四月癸未朔乙酉勅晉王 燕王備邊十事。其一曰。向者發往開平防邊擒胡。大小將較宜遣人。閱實明白。具籍以聞。是時塞草方青。胡人必順水草而南。宜謹斥堠。廣布置。務殫智慮。設法隄防。每一厩用馬二匹。而以三十厩爲一路。計用馬六十匹。其相去二十里或三十里。則設一路總十路。則用馬六百匹。其布置之法。則縣內而外。其近裡則二十里爲一厩。計十厩。外則十五里爲一厩。又計十厩。又外則十里爲一厩。又計十厩。以此搏節一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奎

路可望五百里。少有烽警。則無不先知矣。其二曰。須選人領精騎或五六千。或七八千。在百五十里至二百里外。一路潛伏以偵望之。則可知彼之虛實矣。其三曰。所設十路斥堠。每處爲三十層。每層馬二匹。東西相去二百里。廣受所發防邊將較。東五層內西五層內。皆須在十層兩間。以候遠望消息。仍令每厩壘砲積薪。務嚴備豫。晝則望烟。夜則望火。至加防慎。則彼之多寡。亦可知矣。其四曰。王所統大軍。除發去都督等員。率領隄備其餘護衛。或一萬或二萬。王親率于附近屯所。往來收放。仍

須披堅執銳。夙夜加謹。望遠者去王約三十里不許頃刻有怠。王之隊伍常在斥堠以裡。不宜久駐一處。東西南北往來莫測。又須趁逐水草。隨營牧放。以就孳焉。其五曰。今年八月二十日。晉王 燕王起程。九月一日。遼寧谷代起程。務在約量程途。同至京師。朕別有議。非面諭不可也。其六曰。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于五月一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不惟使朕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其七曰。晉王 燕王宜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奎

督諸王并都司行都司。報知孳畜預戰馬數。必從行太僕寺點視稽驗。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于今。通計所產駒若干。悉數以聞。其八曰。京師發去江淮太僕寺孳生馬及戰馬。八年之間。數該七萬。王督諸王及都司行都司。以逐年領馬之數。稽其原領月日。暨受馬月日。條列具陳。仍命太僕寺督併更加號令。催督都司行都司。毋容少怠。其九曰。向者所發有罪。大小將較。須悉心點視。立成隊伍。其中有名到而人不至。及有病亡者。皆須明白具數。以聞。其十曰。不分大小官員。并軍較等。凡領驛馬驗

其關領月日每年納騎一匹仍須審其華產有無不可一槩徵索特諭爾知如勅奉行

辛卯制諭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曰四川陝西兩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來番漢頑民多潛遁山谷間不供征徭不懼法度近者高福興等從山賊作亂阻官道殺人民故命爾等討之大軍既至其良善者招諭付所司編管爲軍餘不順化者必平之乃可班師山深道險難騎戰如軍中有馬宜發還都司牧養止留二三千可也應有機務條列以聞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齋

勅晉王 燕王曰近欽天監奏占天象當有胡兵入寇朕以爲不特天象可徵以人事度之胡人亦有是謀何也前歲秋山西塞外降胡逃歸嶺北此數人居山西八年安得不以中國虛實爲胡人謀乎此胡人人寇之端也自今其令都司行都司簡閱步卒騎兵或三萬或二萬常兼數萬步卒而騎兵每五百以一將領之五百分爲五隊每隊領以一戰將而五將咸聽一將之令往來折衝以摧賊陣步兵亦如騎兵之法選將領之嚴飭隊伍與騎兵並進而夾攻我馬雖少步兵則多胡馬雖多彼無

步卒苟有侵犯可與戰矣其深體朕意毋忽五月壬子朔己巳

上復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乃勅晉王 燕王及代遼寧谷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象與往者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必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今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速難爲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其不出則已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審晝夜熟算孰能制之兵法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齋

云制人而不制于人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機思謀慮艱于運籌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遠慮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繫于是可不戒哉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分地多不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意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

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勝必至失利務在深藏設計待彼肆志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築遠王府于廣寧先是王之國未築城府但樹木柵于廣寧西大凌河北草創宮室以居之尋命武定侯郭英督遠東各衛及護衛軍士營建王宮城于廣寧故城西後

上聞英督工嚴急軍士勞弊命罷其役至是中軍都督僉事陳信宜信運糧于遠東因信等以舟師協助都督楊文等率遠東諸衛軍士復築城浚濠建立宮室令高壯其城門以備不虞或有勅敵難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至

以守禦則王徙居山海衛而以馬步軍守其城王領兵時復往來因諭信等曰高麗地界遠左其國君臣畏威而不懷德此以誠撫彼以詐應此以仁義待之彼以譎詐來從昔嘗誘我遠東守將李謐為叛朝廷先覺故不能為害今不可不為之備此夷不出則已便其一出必有十萬之衆定遠境土與之相接宜陰戒斥候以防其詐凡事有傳庶不失機其慎之哉

辛未

上復以天象示變勅晉王

燕王曰今塞草豐茂山

聖祖訓諭
馬以此意
如此

陵地高夏無酷暑宜用心為備上天垂象不可頃刻自安爾其訓練士馬控弦以備之庶幾無患

六月辛巳朔丁亥勅楚王楨湘王柏曰前者命爾兄弟以七月二十日以前進兵征勦洞蠻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夕見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勝此用兵所當知也今指揮齊讓兵已壓蠻境即遣人諭之令且出奇設伏嚴為備禦休息士馬以乘其弊待太白出後則併力討之如生擒蠻人不可輕殺蓋兵以安民非殃民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至

庚寅晉王燕王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賁勅往諭之曰近者人自塞上來知爾兄弟統軍深入古人論兵貴乎知彼知己若能知彼又能知己雖不能勝亦無害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與敵遇凶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遠東至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欲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逢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所以必欲知己算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武

夫

追北擒寇則不能矣。今爾等帥數千馬離開平三百里駐蹕塞中。况無輕騎遠偵。以知敵情。設使胡兵數萬。盡潛衣行。隱柳藏荻。猝然相遇。彼以數萬我以數千。何以當之。若欲縱營馳行。其將何以全軍士哉。今吾馬數少。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候。謹烽燧。設信炮。猝有警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十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就可當爾等不能深思熟慮。提兵遠行。不與敵遇。則使倖爾設若遇之。豈不危哉。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當附賊壘。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武

夫

能與敵。累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雄主氏之類。渠帥雖能。嬰城固守。及與察罕拒戰。所在敗北。察罕兵驕氣盈。心詐志狂。所以猝殲于敵手。未久。察罕之甥王保保帥兵一切作爲。陷舅之謀。不能服衆。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廷。請命加誅。王保保自是元內外釐生。首將擅兵于外。大臣弄權于內。朕親是機。發兵討之。自洪武元年。兵渡江淮。長驅齊魯。席捲河南。遂入潼關。復遣大將由鄆下。趨真定。移營通州。元君棄城北歸。而幽薊之區悉定矣。西入晉冀。晉冀乃平。兵渡河西。關中亦定。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武

夫

三年而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曰。請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曠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誨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機無少懈。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是良策也。善勝敵者。勝于無形。爾其慎哉。

秋七月庚戌朔壬子。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等

奏水西叛酋必登不科阿加開官軍退皆還舊寨可乘機勦除之

上遣使勅報之曰獸聚鳥散蠻夷之情耳捕之則又逃竄徒勞師旅不如姑緩之俟一二年再舉可也勅至爾卽移兵討五關等處

乙丑

上謂兵部臣曰古人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朕觀往古以至于今無不以馬爲重況人君統一寰宇欲措生民久安于田里豈可不重馬哉今我朝定天下三十年矣守邊諸將操精兵嚴備禦初本皆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十

既定之後人各怠慢但務理財罔知備禦如甘肅西涼守將朱晟莊德張文傑等嘗征討邊夷多獲馬匹牧于塞上又以所虜胡人爲家奴待如親屬諸將曾不思凡征討所得資畜皆出軍士之力一旦家奴變生整羣牧而掠去上不能有補于朝廷下不能有益于軍士欲以理財乃至此財此果智者所爲乎爾兵部其以此意諭之自今邊將不得以胡人爲家奴所畜馬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蓄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官給其直若朝廷出師征討悉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

償其直其馬少不願鬻者聽

丙子勅 燕王曰夫用兵之道在明號令號令既出難以姑息違者必正其罪師出以律故也使軍將信其事而無違或臨戰陣或近敵壘庶不失機少有姑息諸軍必慢其將視以爲常誤事不可勝言故用兵必嚴號令使賞罰明賞罰既明摧堅撫順易爲成功近在護衛千戶李璿秦山海衛指揮黃佑故慢王令如此之人苟不明罰示衆何以號令三軍以一衆志乎近聞發往開平贖罪指揮千戶及衛所鎮撫衛所乘馬驟徒行將何以揚威武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主

而制胡人哉勅至卽罪黃佑于開平以徇賣馬驟者繫送京師

八月庚辰朔辛巳清平衛奏黔陽辰溪等處蠻民相扇爲亂勅楚王楨曰今黔陽等處蠻人聚衆劫掠必謂官軍征進故乘夜出沒欲梗阻餉道沮我師行今發官軍二萬四千餘人從爾護衛軍後至則令護衛指揮一人總之與都督湯禮寔忠駐管黔陽辰溪之地如蠻人復來就擒捕之以通驛道丙戌楚王楨遣千戶周遜請軍餉

上勅報之曰往者諸將東征西討朝廷何嘗運糧隨

軍今兩率兵止在一隅欲請糧三十萬石豈不可
愧況三十萬糧儲在靖州者欲備銅鼓立衛五開
缺食不可輕費也爾兄弟計所統軍已不下十萬
尚未肯勦除蠻寇九月間當別遣總兵官發京師
大軍進討爾兄弟在軍中當肅部伍不得分營比
大軍未至苟有才謀樹立功名先除羣蠻以安民
庶豈不偉哉此師之出務令勦絕兇渠然後班師
出征日期九月二十六日預令爾知之

甲午勦曹國公李景隆曰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
亂今天下平定已久恐兵事懈弛緩急用濟近天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圭

象有警尤不可不慮特命爾佩征虜大將軍印往
河南訓練將士大小官軍悉聽節制兵法云用之
在乎機顯之在乎權汝其慎哉

戊戌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來降者
多留之軍中

上聞遣使諭之曰爾招諭蠻民間有降者乃留其營
中此豈兵家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
靜彼豈不知一旦背叛必有倉卒不測此事切當
慎之昔元時洞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詐
降厚以金銀賂其平章及左右之人平章遂推誠

待之不疑其詐賊乃乘其無備夜入其營生擒平
章以去衆皆不知遂闔而奴之以爲戲笑此覆轍
可爲鑒戒自今有來降者宜詢其山川地里人口
錢糧預爲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
墮其詐易于勦滅爾其慎之

九月庚戌朔乙亥

上以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逗遛不進兵平蠻無功
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虜前將軍印爲總兵官右
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錦衣衛指揮使何清鳳陽
衛指揮使宋忠爲參將統京衛及湖廣江西等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圭

司軍馬往代之諭楊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
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爲勝
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思威並行人心悅服如分遣
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或十里或二十里
募卽還營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狙詐若
五開蠻人果來連構卽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僉
事顧成同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
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功寧都督湯都
督嘗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
二人亦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各與軍一二萬

俾自當一路，仍先檄思州宣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

復遣錦衣衛指揮譚全等諭古州從征將士曰：兵征既久，未見成功，蓋齊讓老矣，且無智謀，宜不能馭將士也。今特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虜，前將軍印代齊讓爲總兵，爾諸將士當思奮力決戰，以蓋前愆。

冬十月己卯朔丙戌，遣使勅征虜前將軍都督楊文等曰：十月七日，齊讓已遣武昌左衛指揮朱俊、械蠻寇林寬及潭洞賊首楊通秀至京觀其人，皆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蓋

庸懦愚人，宜不能爲此亂計。諸蠻中必有桀驁者，爲謀主，特愚弄林寬、楊通秀，嗾其倡亂，事急則令其來降，爲緩兵之計，乃其狡謀也。作亂之原實在諸洞蠻酋，今寬等具言諸蠻詭詐，狀爾等宜次第捕滅，其令寬等投降，皆是虛詐，意在沮我大軍。若大軍遠行，必于中途設伏，掩我不備，慎毋遠涼。楊文至軍，去齊讓營百里，先令參將何清等領騎步同指揮譚全、散騎舍人劉天錫等詣讓營中，宣詔收平羌將軍印，送讓赴京。其副將宋晨、胡冕仍令從征立功。

十二月己卯朔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勅諭之曰：古語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爲民之父母，蓋人心之所在，卽天理之所在，善治民者，必求得民情，焉有爾思倫發長有平緬一方，而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爲下人之所不容而歸于我朕，思爾以父祖世澤，民故推之，今一旦失民之心，背國之俗，棄墳墓，離親戚而來，久而不歸，則境土非爾有矣。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討不可不正。已遣將問罪刀幹孟，故命爾還舊邦，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鈔五百錠，以遣之。又勅西平侯沐春曰：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蓋

思倫發窮而歸，我當以兵送還其土。若至雲南，今且止，怒江遣人往諭刀幹孟，毋爲不臣，必歸而主，如其不從，則整其罪以討之。

洪武三十一年春二月戊申朔庚子，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刀幹孟請入貢，且言刀幹孟叛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聲罪致討，故來歸款，而思倫發所部忽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京東迤外威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刀幹孟懼爲所攻，故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忽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姑勒兵俟之。

上遣人諭春曰：「違夷說，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以俟其變。其忽都所守諸路，爾可從宜撫諭。若刀幹五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自失事機。」

三月戊申朔癸亥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近聞守邊將帥多不究心，如五開守禦，指揮千百戶私役軍人，受賄弄法，以致軍伍缺少，城寨不脩，蠻獠竊發，攻劫屯戍，男女死者八百餘人。皆將帥怠弛之故也。自今如一衛五千六百人，指揮五員，則以左右前後四所分四指揮，管領中所則掌印官管之，凡脩繕城池五千戶。」

聖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主

均分其土，敵至且守，且戰。四千戶各守四門，掌印指揮提調中所總四指揮，而一其部伍。如城壁不高，壕塹不深，屯種不勤，則坐本管指揮千百戶之罪。軍容不整，器械不精，操練不熟，則罪分管之官。其遣人往諭各衛一循前後處分，慢令者究治之。夏四月丁丑朔庚辰，五軍都督府及兵部臣奏言：「朝鮮國雖奉貢不絕，而疊生隙釁，請討之。」上曰：「朕欲止朝鮮生釁者，將以安民也。興師伐之，固不為難，得無殃其民乎？但命禮部移文責之，彼若不悛討之，未晚。」

乙酉勅 燕王曰：「遐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火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三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冠大寧，即裝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為之慮？可於西涼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劉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馬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于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用翼于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

聖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主

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五月丁未朔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為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 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為總兵，往北平參贊。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 燕谷寧三府護衛選揀精銳馬步軍士隨 燕王往開平戍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慎毋二心而有疑。」

志也。

乙亥勅 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
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
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
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懷外
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
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遠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
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民以答
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五

聖武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夫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六目次

成祖文皇帝聖武

靖難師起

轉戰山東

再出河北

長驅金陵

三犁虜庭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六

史臣

陳壽

謹

成祖文皇帝聖武

靖難師起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既卽位詔改明年爲建文元年時兵部尚書

齊泰受顧命黃子澄以舊學擢太常卿遵

高皇帝遺命召方孝孺爲侍讀學士又擢練子寧右

副都御史並見信用初

高皇帝欲強宗藩以鎮安天下諸親王多據三護衛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靖難師起

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知乃發建文君

立諸王皆叔父尊屬等威稍踰制

太祖之喪

成祖入臨以疾不能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不問戶

部侍郎卓敬審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周齊

相代喉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建文君患

之謀諸泰等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請如漢七

國故事建文君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

澄曰先生憶昔東閣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然事

須密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

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卽燕可圖矣。乃命李景隆以兵至河南，追執周王及其世子官眷，送京師。遷之雲南。十一月，燕齊皆有人告變。建文君問子澄曰：就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賓異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彰露，不可不亟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計將安出？泰對曰：今北邊報虜入寇，以防邊爲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建文君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二 靖難始末

貴爲都指揮使察燕邸動靜圖之。代王居藩有貪虐狀，建文君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化導之。魏國公徐輝祖

成祖文皇后同產兄，然心附建文君，嘗以燕事密告之大見信用。二年己卯正月

成祖遣長史葛誠入奏事，遂使覘朝廷所爲。建文君密問燕邸事，誠具告之。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

成祖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建文君以都督耿璉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劾北平布政司叅議皆

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爲採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請爲之備。三月，建文君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邸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邸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命都督徐觀練兵於臨清，都督耿璉練兵于山海關，密勅張昺

謝貴使嚴爲之備四月

高皇帝小祥

成祖遣世子兄弟三人入臨，或曰：不宜偕往。

成祖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三 靖難始末

澄曰：不可。事覺，彼得先爲備，不若遣還。今勿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使使人輝祖廐取其良馬，以行。輝祖遣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

成祖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且其得京師動靜。建文君以人告岷王，不法事，削其護衛，又以湘王栢爲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

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

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奴輩乎？求生活乎？遂閉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傳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邸，官按於諒，周鐸等陰事遂繫至京，皆戮之。有詔請

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稱日不甦。張昂謝貴人問疾。

成祖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昂等皆歎息，葛誠密語

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四

焉非真疾也。曩以祖封國時，號廣孝，知天命有在，密有推戴意。

成祖初令之上，廣孝以三錢投。

成祖密祝之，始擲一錢於案，卽祝。

成祖曰：「殿下欲爲帝乎？」

成祖斥之曰：「何妄言更擲？」曰：「有之。」遂陳天命所在，又

薦術士袁珙、珙相。

成祖法當爲天子，曰：「侯類及臍卽正大位。」

成祖曰：「夕視其類及臍矣。」召示之，昂首謂曰：「吾夢如珙對曰：『類則及臍矣。』殿下何仰首邪？」則猶少

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耳。時有顯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誦誕語，多不倫。然事或奇中，人不識。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意。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顯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

顯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五

車

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已。先是

成祖聞諸王多以罪廢，又聞湘王自焚死，不勝悲憤，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

兵也。廷地者日見迫危。

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

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

成祖將舉兵，狀齊泰等卽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

密令諸貴張昂圖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

兵，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

成祖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

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

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臣何有勅使趣之行信

絕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

婦人車徑至門求見

成祖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床下

成祖作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

告臣

成祖曰疾誠然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

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六 楊嘉瑞

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

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色不懌曰此何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

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問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入何猶安坐

此也

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爲布

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

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令將至矣腹不
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

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

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昂

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

城內

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

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昂餘無能爲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七 楊嘉瑞

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

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昂付所逮者貴昂必來來

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

成祖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

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昂不來

復遣逮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衛士甚衆

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昂入

成祖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

與卿等共嘗之

成祖自啖瓜瓜擲瓜皮於地怒詈貴昂等曰吾奉

藩守土未嘗一干撥有司。爾等何爲深問。又曰吾何病。第爲奸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誅謝貴。張昂并執。葛誠、盧震等皆斬之。貴昂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昂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昂已被執亦潰散。

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八門。惟西直門未下。

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母自昔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撫順討逆三日。城中大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八 諸國志

定初

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屢言未可。至舉兵先一日。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可也。及期衆見空中兵甲。其帥玄帝像也。

成祖卽披髮仗劍應之。

轉戰山東

已卯洪武三十二年。卽華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成祖結難師起。以誅齊泰、黃子澄、齊師去建文紀。仍稱洪武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公事權吏李友直爲布政司。奉議拜卒金忠爲燕王。

善下令諭將士曰：子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

祖訓云：苟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許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於躬。實不得已。義與奸臣不共戴天。率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共體予心。毋違。於是奉政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之。乃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寇薊州。恐他日爲後患。時都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八 諸國志

成祖命玉帥兵往討。玉至使人諭之不下。宜引兵出戰。玉擒斬之。又執毛指揮遣人送至北平。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爲本。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陣。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帥衆拒擒斬之餘不貲。一八玉與朱能合兵。徇永平。於是密雲、諸衛、縣皆望風來附。成祖率張玉、朱能攻灤河。玉進曰：楊松、潘忠在莫州。扼吾兩路。宜先取。

成祖然之。遂親率兵。命玉爲先鋒。朱能副之。初建文君得

成祖率兵報遺耿炳文帥師北向炳文聞

成祖南徇乃率眾三十萬先至真定遣先鋒都指揮

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莫州禦

之張玉性說炳文營還報

成祖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

成祖躬擐甲曳帥師至涿州圍雄縣破之楊松死焉

潘忠自莫州來援

成祖逆擊擒之乃詔問諸將帥所嚮眾未有定王曰

當徑趨真定彼雖眾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

一鼓破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十 續編 卷十

成祖曰王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師抵真

定

成祖曰炳文不虞我至露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

以奇兵出其背炳文出兵交難未能帥敢死七三

十餘騎衝陣諸軍夾擊橫貫其陣炳文兵大敗擒

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竇忠及都督

顧成斬首三萬餘級又擊敗安陸侯吳傑兵

成祖謂王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汝與吾合意不

及此未能與三十騎追奔至清沱河炳文眾尚數

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敵陣眾披靡自

相蹂躪死者無算炳文死之

成祖賜書褒獎王能部卒薛祿以擒李堅功授指揮

十月遼東守將吳高聞

成祖在真定悉兵攻永平永平遣人告急又諜報李

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

成祖與諸將議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士心可

備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微矣乃馳授永平高等

卒風棄輜重遁追擊敗之先是建文君聞耿炳文

敗死遣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黃浞爲指畫軍事

景隆依違顧望駐師河間不進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十一 續編 卷十

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不敢來大寧

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向大

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

於人也乃整兵趨大寧諸將以松亭關守備甚嚴

成祖曰從劉家口徑取大寧大寧破松亭之衆不降

則潰矣遂入攻辰至午城破指揮朱鑑死之執

都指揮房寬撫定城中遂以寧王歸分遣薛祿帥

兵下富峪會川寬河等處亡何李景隆兵至圍城

時有都督瞿能力戰勢甚銳景隆忌沮之不令速

進北平城中得爲備汲水淋城皆水不可攻

成祖悉大寧諸衛及降胡奚契丹兵南至鄭村塢上

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

城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遂奔濟南

成祖居寧王於北平諸將服

成祖謀算如神

成祖曰偶中耳諸君所言萬全策也時建文君命都

督宋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瑄守居庸關謀攻北平

成祖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居庸關天險北

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瑄等欲來攻

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

遂令部將徐安徐祥等攻奪居庸關城瑄走依宋

忠

成祖曰宋忠擁兵懷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

定擊之諸將或以衆寡不敵爲疑

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也宋忠輕躁寡謀擊之

必破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擐甲倍道進獲謀者言

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

遺矣

成祖乃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爲先鋒懷來兵議

其旗幟又見父兄子弟皆無恙相呼應皆大喜

降者忠倉卒列陣

成祖應兵渡河大敗之悉奔入懷來城

成祖率衆乘之入遂執忠并擒俞瑄斬首數千餘

衆悉降兵執大振山後諸州響應乃發師行定廣

昌蔚州

成祖曰李九江集衆德州欲候來春大舉我當誘之

來以敗其衆今進攻大同必往告急勢不得不來

援苦寒之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餒逃散必衆遂而

勞之安而動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十

二月遂進攻大同守臣往告急景隆果以庚辰正

月帥師出紫荆關援大同

成祖乃繇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往還不值凍餒

死者甚衆復東還時景隆師屢敗匿以捷聞建文

君加景隆太子太師又遣中使賫斧鉞旌麾賜之

渡江值迅雷風雨敗舟沉江中人知其不祥乃復

賜之四月李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間前鋒將至

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合兵

成祖率諸將進駐固安謂丘福張玉等曰李九江志

大而無謀言專而違衆郭英老愷退縮平安復而

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其傑儒而無斷數子無能爲

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若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況將帥不專。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塢上之戰。兵非不多。逐之即敗。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甲兵糧餉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厲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過殺爲戒耳。

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

成祖從之。命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至。

成祖駐師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

成祖夜起坐待旦。忽見兵刃火光如毬擊。鐙鐙作聲。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古 韓愈山東

弓弦皆鳴。

成祖喜曰。此必勝之兆也。乃自帥師以朱能爲前鋒。已未日中至白溝河。時景隆郭英吳傑平安輩能等合兵六十萬。號百萬。

成祖麾兵擊之。不利。平安輩能奮勇衝之。所向披靡。殺傷北平兵甚衆。遂却。都指揮河清被執。日已曠。兩軍猶應戰。夜深始各收兵歸營。

成祖乃秣馬待旦。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河。索戰。輩能及其子與北平將房寬接戰。平安

分兵兩翼來擊。房寬兵敗。被擒斬數百人。張玉見衆敗。有懼色。

成祖曰。勝敗兵家常事。敵兵雖衆。目中保爲諸君破之。遂廣精銳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諸軍並進。

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

成祖馬三被創。三易之。所佩矢三服。射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稍却。馬阻于隄。幾爲輩能所及。平安運礮馳捷。所向無敢禦者。斬北平將陳亨于陣。徐忠亦被創。斷兩指。未斷。自斷。擲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主 韓愈山東

裂衣裹創復戰。高煦見事急。師精騎數千前與成祖合。

成祖方爲輩能所窘。被斬從騎百餘人。南師將俞通淵陸涼膝聚復引衆赴之。

成祖亦疲甚。得高煦兵合。執益奮。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

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輓繫。與高煦騎兵合。遂斬輩能父子於陣。朱能亦敗。平安兵於是南師大潰。俞通淵戰死。監軍侍郎陳復初朝服躍馬溺河。

中郭英兵潰而西李景隆兵潰而南棄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降者數萬人張玉帥師追至鐔山月樣橋等處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衆

成祖悉慰遣之前師聞者皆解體願降魏國公徐輝祖爲殿獨全軍還

成祖命諸將帥師進圍德州五月山東叅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諸城邑皆望風潰鐵乃與參贊軍務高巍酌酒同盟以死自誓收衆潰亡召募士卒以守濟南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

南

成祖遣入德州撫吏民府庫獲糧百餘萬斛軍餉益饒屬邑皆附濟陽教諭王省集諸生于明倫堂大哭觸堂柱死

成祖督諸將帥師向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出禦倉卒布陣未定諸將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成祖以兵圍其城鐵鉉督衆悉力捍禦建文君召李景隆還以盛庸爲征虜大將軍陳睥副之禦北師有景隆罪不治黃子澄慟哭諫曰景隆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乎都御史練子寧亦

就監臨於朝班哭數其罪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肅清此姦賊皆不聽七月建文君以方孝儒議倣周禮更定品官階勲增損洪武禮制又改諸殿門名及東宮官僚之制時

成祖師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不報其後城下得賢寧

成祖賢之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時

成祖圍濟南已三月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鉉許令軍民出降陰伏壯士門內俾開

門納師

成祖喜止灌遂入城懸門發

成祖幾爲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擊北兵破之姚廣孝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

成祖從之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建文君擢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詔督諸軍北伐命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屯滄

成祖既還師北平十月間盧庸兵漸北向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師爲備乃賜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今遼東大敵而勦師遠征况遼地寒旱士卒不堪此行何意

成祖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聞銘築滄州相持角爲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墮圯日久天寒地且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不備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勢

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備耳王與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太

能叩頭稱善徐凱謀知北兵征遼東果不爲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

成祖師至天津語諸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今磚礮窰坡等處無水彼必不爲備蹊此可徑至滄州乃以夜三更啟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督衆築城如故見兵至亟分兵守城堞衆股慄不能甲

成祖麾兵四面急攻之督壯士繇東北隅內薄登遂拔其城先以兵斷其歸路生擒凱等新酋萬餘級除衆悉噤偏將譚淵坑殺之遂凱至北平十二月

盛庸移師駐東昌

成祖師次臨清進攻東昌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皆師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

成祖謂諸將曰彼既以乏糧移駐東昌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時北師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庸麾兵大戰北兵却往往有棄甲降者庸乃縱兵圍

成祖數匝

成祖自衛擊不得出未能率胡騎奮擊其東北隅庸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无

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成祖出張玉不知

成祖已脫出突入陣救之敗死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北兵大敗是役也

成祖數危甚以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成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

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相加得免於害至是兵敗

成祖以一騎殿迫者不敢近適高煦領兵至擊退庸

兵獲其部將數人薛祿亦敗擊退南兵

成祖知張玉敗殺乃慟哭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爲

意第類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旋與諸將

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

不下咽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

侍臣曰論靖難功張玉當第一惜其早歿追封榮

國公河間王辛巳正月

成祖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

成祖曰爾等冠此非爾失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

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愒遂至遠往并廢

卑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三

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久至驕縱此豈子之

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初

成祖師出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

昌還廣孝曰前固已言之昌爲文從兩日此後全

時矣二月

成祖命僧修齋薦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流涕曰奸臣

橫加毒害我耳爾等闕我無辜力戰爲我而死念

及令人痛切於心脫所服袍焚之以示亡者丘福

謂未能口腹下勵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諸將

臣將士家父兄弟見之皆感泣救淚自奮曰人

孰不死死而蒙主上恩德如此又何憾乎竭力圖

報且爲死者雪恨耳

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士召募勇敢以圖進取

再出河北

辛巳三月遣文君遣將盛庸等駐師德州吳傑平

等等駐師真定

成祖自東昌還師北平激勵將士召募勇敢凡人心

思奮乃諭諸將曰敵勢見逼不可坐受其制宜往

禦之乃帥師南出復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同

心協力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不遵

卑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三

號令遂棄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懼死者必死懦生

者必生白溝之戰南軍退却故爾輩得藏之此懼

死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以一當百故能出萬死

全一生此捐生必生也自今毋恃累勝之功毋率

略毋異愆庶幾可以成功諸將頓首受命

成祖乃與諸將議請攻定州

成祖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

駐真定相爲犄角如攻城未拔彼合勢來援堅城

在前強敵在後朕負未可知矣今真定德州相距

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敵必迎戰吾先擊敗其一

〔元〕徐資破膽也諸將曰吾介兩敵之間使彼合勢共攻吾腹背受敵奈何

成祖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三月師次泮沱河遣游騎哨定州真定多爲疑兵誤之譚報盛庸軍夾河爲營

成祖乃帥師進距敵營四十里駐師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罷弱在後明日當以勁師前摧其精銳餘自潰矣中軍去敵五六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騎繞出敵背擊之使前奔行數里力乏中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重

軍俟其既過隨而擊之我驍其後必大潰慎勿逆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死關矣明日與盛庸軍遇

成祖以三騎規庸陣庸遣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不得入遂用長木橫貫鐵釘柳之連貫其盾盾連不可運遂乘其隙攻入之敵衆棄盾走騎兵入擒其中堅北師中軍將譚淵戰死於陣朱能張輔等率衆並進成祖以勁騎繞出敵背貫陣前出與朱能等合擒斬斬甚衆殺其驍將莊德楚智等時追暮各飲軍

營

成祖以數十騎逼敵營宿天明見四面皆敵兵左右請亟出

成祖曰無恐日出乃引馬鳴角薄敵營從容去敵衆相視驚惶不敢近乃復整兵接戰

成祖預戒諸將曰前譚淵見敵敗逆擊大旱故爲所乘兵法曰窮寇勿追敵既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順勢擊之若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關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爲戒今日爾等嚴陣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卽入擊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重

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乃交兵

成祖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奇兵往來衝之自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砂礫擊面人咫尺不相見

成祖麾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兩軍大敗棄兵走斬首十餘萬級追至泮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盛庸單騎走德州

成祖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

逃見。

成祖每臨戰必身先突陣。兄一卒爲敵圍。亦親援出之。故將士皆樂效死。吳傑等初自真定引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

成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爲上策。已出兵復歸。避我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盛庸敗。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擁十萬衆。其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間之。今久不出。將有老師之罪。彼雖外與庸合。實忌庸成功。今庸敗。彼欲獨擅其功。勢必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高麗記

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糧。彼必乘虛來。吾軍散不遠出。俟彼將至。卽集衆嚴師待之。彼將落我彀中矣。卽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又遣間入真定誘之。吳傑等果以兵來。閏三月。謀報傑等軍滯沱河。北。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諸將欲候明日。

成祖曰。吾千里求戰。慮敵不出。百計誘之。今彼來送死。又可緩邪。緩則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吾坐受其敵矣。乃先策馬渡河。河水深。麾騎兵蹕上流。並渡。遇水令淺。輻重步卒得蹕下流。畢濟。循河行二

十里。與敵遇。會日暮。

成祖恐敵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平安列方陣以待。

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餘自潰矣。乃以軍廩共三面。而親攻東北隅。與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爲敵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上馬督戰。益力。

成祖親率驍騎數百。循滹沱河繞出敵後。突入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蜩。平安以陣中裨將高數丈。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高麗記

登以望。

成祖以精騎銜之。將及樓。平安下墜而走。義被獲。忽大風起。發星拔樹。傑等軍潰。

成祖麾兵四面攻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戩。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

成祖遣使持被箭旗還北平。諭世子藏之。貽子孫。令知戰伐創業之難。師遂渡滹沱河。徇順德。廣平。大名。諸郡縣吏民皆持牛酒迎。

成祖悉却不受。慰撫之。至大名。獲敵謀。言古朝廷已

竄逐齊泰黃子澄

成祖大喜謂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可信縱使奸臣已黜所調兵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

成祖乃上書於朝大事言齊黃剪削宗藩加以大惡欲寘死地雖屢號訴略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六軍之至每自摧餉臣不敢爲喜每用傷悼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卽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皇武

壬

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爾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無爲奸邪所蔽則天下幸甚書至建文君行以示方孝孺孝孺曰我方欲息之此素之來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以罷兵往復一二月吾師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欲婉其辭孝孺曰婉則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瑄齎詔至北師成祖讀之見詔語肆傷語瑄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奸臣挾詐欺我也又問瑄流行上何言瑄曰上

言殿下且釋甲調

孝陵墓卽旋師

成祖曰是入奸邪言已固夫三尺童子猶不可給也指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給此曹可盡給乎崑惶恐不能對諸將厲聲曰崑爲姦臣來游說誤我請先斬之

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崑天子命使爾等何敢妄言崑戰慄流汗被體不敢仰視

成祖恐諸將加害乃留崑寢左右慰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於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皇武

壬

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爲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權奸讒排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爲自救之計耳幸蒙罷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此權奸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於中誠天地神明監臨在上不敢欺也崑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崑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驍備寡謀諸將不和未見可

辦孝孺然崑入見建文君亦備述前意建文
謂孝孺曰誠如崑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老
曰崑受賄賄故爲之說遂罷五月

成祖駐師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
成祖遣指揮武勝復奏書於朝大率言朝廷計罷兵
而盛庸等發兵攻迫絕其糧餉反覆數百言建文
君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奈何又
曰此

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
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邪兵一罷散難呼復聚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天

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乃執武
勝等下獄六月

成祖聞武勝下獄謂諸將曰我駐師於此俟命三月
今武勝既執是共志不可回矣豈能塊然爲所擒
哉彼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來今調輕騎數千
邀焚之德州被困若求求戰我嚴師待之以逸擊
勞以飽擊飢可必勝然後求罷兵可異其從諸將
皆曰善乃遣將李遠等率兵六千詣徐沛令易士
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
插柳枝於背爲識且戒遠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

人耳毋多虐百姓遠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
皆不疑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
水爲熱魚鱉皆浮死六師聞之大震德州兵氣遂
索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
遠設伏誘擊之宇衆人敗斬首萬餘遠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窘迫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
又以尾尖寨使餉道口據險隘難下乃募得鄉導
人命張禮率兵千餘夜襲擊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乘虛搗北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運
戒之曰汝以兵渡漣沱河蹂開道行廣張軍聲多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天

設間譟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晝設疑兵張旗慨
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汝急趨入北
平彼若來侵會守城兵擊之江至北平平安果率
萬餘人未至城五十里剽掠江出擊敗之斬首數
千級平安遂南走時建文召所遣盛庸等南征皆
無功徐沛徑道不通德州師窘乏方孝孺言曰今
當別爲一策聞燕世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而弟
高煦侵譟忌之每譏於父今以計間之燕王疑世
子必還北平即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兵氣
滋乃可圖進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

情孝孺曰臣有徒林嘉猷者嘗被誅入燕邸久故知之孝孺遂爲書貽世子令背其父歸朝廷許以燕王令錦衣衛千戶張安貴請世子世子得書不發遣使送其書并安至軍中有中官黃儼者素惡險附高煦比建文君書至北平則先使人報成祖云朝廷已潛通書世子有密約矣高煦從旁贊之

成祖不信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

成祖覽其書歎曰甚矣姦臣險詐至此父子猶欲釋

間況君臣乎盛庸等承制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手

入紫荆關略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

山中昭欲據險爲持久計窺北平

成祖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北平股肱郡保定失即北

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渡滹沱

河至完縣諸山寨民復來歸悉撫慰遣之命孟善

鎮保定謀報真定敵將吳傑等遣將韋諒以兵舊

餘轉餉赴房昭軍

成祖曰昭恃西水寨寨內薪水不乏所乏糧耳使真

定餽餉入昭即得固守未易拔也遂率精兵三萬

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率兵五千圍定州

成祖謂諸將曰我國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

成祖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思歸有潛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十月真定援兵果至

成祖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峨嵋山下令

勇士卷旆登山潛出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大

駭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尤衆獲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圭

其將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韋諒脫走遂

破西水寨還師北平十一月大享將士又親爲文

祭從征陣亡將士及南師將士歿於戰陣者先是

遼東守將楊文興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還

化諸郡縣縱恣多殺戮百姓苦之

成祖遣劉江率衆追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

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師北平既出則以夜卷

旗囊甲復入永平城中敵聞爾還北平必復來侵

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其言果敗遼東兵於昌

黎斬首數千級獲其將士王雄等七十餘人至是

成祖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以舉兵故於等頓首涕泣去。

成祖既西破大同東却遼東兵乃誓師厲衆爲復出之計。

長驅金陵

辛巳十二月

成祖復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禍難者在安黎庶誅亂賊者必先仁義予出師爲誅姦惡扶社稷安生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爾曹慎勿有所侵害苟逆吾命必不相宥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重刊

矣乃駐師蠡縣復移營沙河召李遠諭之曰吾

師於此真定德州必出游兵偵我動靜爾以輕騎

八百哨遇有兵擊之壬午正月李遠兵至藁往城

遇德州盛庸所遣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爲前鋒乘

水渡滹沱河半渡遽進擊之敵望見遠兵少欲退

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伴却進來追遠分兵潛

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擊之敵退失馬遂大

敗斬首四千餘級葛進懼以身免旋聞

成祖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萬人功亦

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令具所部將士功以聞又

遣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敵游兵擊敗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其部將賈榮等

成祖乃以師餘館陶渡見一病卒仆道傷

成祖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立乘

成祖曰人與馬孰貴吾豈貴馬賤人乎且彼爲吾盡

力而傷乃棄不恤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聞者莫不

感泣乃進攻東阿東平汶上皆拔之擒其守將詹

璵薛鵬等

成祖下令諸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孟子傳孔

子之道其功德在生民與天地日月等今曲阜孔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重刊

重刊

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有犯今侵

及一草一木者誅不宥師至沛縣知縣顏環知勢

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有爲出

走今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因賦詩書公

署壁間以見志夜二鼓師至東門守將王顯以城

降師遂入環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

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自刎以從亡何將士

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顏

環父子屍葬之城南沛縣既破師遂向徐淮游兵

至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容引警疎慨不屈乃舍

之省步人學宮召諸生相與慟哭以頭觸柱而死
二月

成祖因久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指揮款台帥十二
騎前覘敵至鄒縣遇南師韓餉卒三千人款台即
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死轉餉卒
大驚潰擒其千戶二人歸

成祖曰款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
錄其功

成祖兩出師皆以諸路城未下故師不得南進至是
有中官密報朝廷事情請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孟

成祖勿攻城垣徑擣金陵金陵事定諸城守無能為
也

成祖從之時師駐徐州守將開城不出

成祖欲驅兵南進諸將曰士卒多出取糧今拔營去
倘後至者城中出兵掩襲奈何

成祖曰無慮雖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伏兵九
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今數騎往來城下誘
之城中兵不出乃縱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
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憤怒開門以
兵五千出追所遺騎按營徐行既渡河砲舉伏發

兵大潰爭渡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
奔入城後有單騎往來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
以師南行將至閔子鄉遣使祭徐王墳

成祖下令戒諸將曰此子外祖墳墓及家在焉慎勿
有所侵擾違者不宥召王諸親族賜鈔慰遣之三
月師趨宿州

成祖謂諸將曰敵縱我後當備之乃留都指揮金銘
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
襲爾裂隊徐行彼疑爾為誘必不敢進吾今都指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孟

揮薊英先以數騎伏河南覬爾渡河如敵來追即
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之頃爾師可渡矣銘往
果遇敵兵萬餘徐行臨河敵衆來追薊英連舉砲
敵即歛退銘遂得渡河與

成祖會宿州乃進師蒙城渦河等處謀報平安領馬
步兵四萬來

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肥河地平少樹
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肥河
按伏見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
則舉火一炬衆餘皆應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

矣按兵數日敵不至諸將以糧盡請注師候後
成祖不從曰彼遠來銳意求戰肯委之而去耶但一
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至則有必擒之
勢時追暮令胡騎指揮欽台以數騎往哨夜四鼓
欽台還報敵營距師四十里且必至

成祖乃令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綠路按
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寬囊中如束
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擄於地使敵往取亂之真等
果與平父軍遇相接戰敵追至擄囊草餌之敵衆
以爲棄物競取之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發敵衆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翼 萬曆庚辰

還走

成祖亦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

成祖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胡騎
指揮素所驍悍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至是

力戰持稍直犯

成祖相距十步許

成祖令胡騎指揮董信射其馬蹶遂生擒火耳灰者
其部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擒持稍
突陣來援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

成祖率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生擒其驍將帖木兒等

皆降者悉縱遣之諸將入賀且謝曰臣等自今不
復敢料事矣向如臣言失此機會罪安逃乎
成祖曰事機偶相乖耳自今有欲言第言之勿隱此
而遂隱照安危所與卿等同之也是日釋火耳灰
者令人宿衛諸將以爲言不聽

成祖遂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
宿州爲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
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
燒其餉舟甚衆清還敵衆圍之

成祖見清旗幟亟馳往援出仍出入敵陣火耳灰者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翼 萬曆庚辰

翼之斬殺敵數十百人敵衆披靡敵欲南遁

成祖常以騎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其
守淮兵數千人四月

成祖令陳文爲橋渡師南師至

成祖親率騎兵與戰陳文敗沒南師奪橋布陣河北

成祖與張武等合勢擊敗之斬首二萬餘級溺死者

尤衆生擒其裨將丁良宋彬於是南師軍橋南

成祖師軍橋北相持數日南師乏糧

成祖留兵守橋率衆乘夜東行三十里泝淮河繞出
敵後比旦敵始覺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

在孟明日敵遁去

成祖率師追十里及之敵駐師爲營暫以自固諸將以盛夏暑雨蒸濕之糧餉又乏小却多請班師或欲擇地休兵俟麥熟觀釁而動

成祖不從時僅未能曰用兵豈必常勝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祖屢敗終與自舉義以來克捷多矣豈可因小挫遂自摧沮但當爲宗社計蓋兵前進耳

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吾意衆論猶欲還渡

成祖怒曰欲渡河者任所之諸將乃不敢言請報南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兵部

兵部

兵部

師糧運將至

成祖語諸將曰敵處我長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劉江率輕騎截其餉道戒勿與鏖戰引漸近卽馳來報南師欲移寨就糧

成祖以兵綴之晝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得息亡何朱榮報南師運糧五萬且至平安率馬步兵六萬護之爲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成祖遣萬人遮敵援兵而伏馬步數萬於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卽出擊乃親率衆往逆敵悉衆來戰

成祖以騎兵夾擊橫貫其陣斷敵爲二敵大敗棄走乘勝追擊擒斬幾二萬人盡獲其糧何復以亡來援所遣萬人與戰稍却伏兵突出奮擊

成祖亦還兵蹂其後復大敗俘斬無算何復還走其營塞壘門固守

成祖曰是欲遁耳復見兵敗糧乏氣大索果下令期旦日開砲舉拔營去就糧于淮明日

成祖親率衆攻其營諸將奮勇先登砲三震敵衆誤謂已砲舉當拔營遂悉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大亂人馬相蹂踐填壕壘皆滿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兵部

兵部

成祖師生擒將平安陳暉馬溥徐真孫有成等三十人監軍文臣暨宦官等一百五十餘人降者無算悉繼遣之諸將不敢妄殺一人乃遣使送陳暉等還北平五月師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

成祖謁

祖陵泣曰橫罹權奸幾不免矣幸賴

祖宗庇佑得今日拜

陵下尚期終相克清奸慝

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師抵淮南師盛庸列馬步戰繼淮南岬

於和命諸將整舟編後揚旗鼓譟若將渡者敵終見大懼嚴陣以待

於祖別遣丘福未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

沿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舉敵大驚愕福等突

陣奮擊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騎其

下援之登舟單舸走師遂渡淮駐南岫盡獲其戰

艦輜重是日進克盱眙

成祖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退其援兵乃

以師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

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揚爲根本次取高郵通

秦以及真揚得此遂可渡江無後顧憂

成祖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不易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下曠日持

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

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訪兵至可招下既得真揚

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東取鎮江常

州遂舉蘇松以及浙江西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

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久則必有內變於此時索

取奸臣事窮勢迫誰能固匿者然後謁

李陵朝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聖武

聖武

天子數寫衷曲以白此心而復

皇考之舊章按諸王於困苦清朝廷以安守祖訓

等還守舊藩足矣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

州遣使吳王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

成祖師將至議舉城降其御史王彬別將崇剛等知

禮有異志執禮下之獄及吳王至禮宗族及千戶

徐政等聚衆出禮於獄遂開門降王禮縛王彬崇

剛赴軍門見

成祖慰撫之令禮同吳庸率兵前諭下高郵通泰諸

郡令集舟備渡江師至高郵適刑部尚書侯泰先

運糧至淮安兵敗還京至高郵遂被執京師聞北

師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

德諸郡入援許觀往安慶叔英知事已去乃沐浴

具衣冠賦絕命詞自縊死高郵守將王傑等以城

降

成祖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爲自全計求出守

城都城空虛建文君下罪已詔遣使四出徵兵方

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建文君問計所出對

曰遣人許割地稍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

塹北軍不開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聖武

聖武

文君從之乃遣慶成郡主詣

於前言割地事郡主

成祖從姊也

成祖見郡主慟哭曰

父皇陵土未乾我兄弟頻見戕害人之於心有如此

乎一入護臣之言如膠漆不可解至親離傾肝腦

如水沃石我今之來豈得已哉言已復哭郡主亦

泣下不能止

成祖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

王仍拘囚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成祖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之議

聖武

成祖曰吾所受

皇考封土且不能保割地何用吾此來欲得奸臣耳

志在清朝廷安宗社土地自有

皇考所命富貴足矣不願復增但得奸臣之後謁

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北平

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奸臣欲緩我侯遠方

兵耳我豈爲所欺哉郡主默然辭歸

成祖送之出口爲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

意幸不終爲奸臣所惑耳更爲我語諸弟妹吾幾

不免賴宗廟神靈得在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

言之建文君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

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遭人燒盡北師豈能

飛渡哉六月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於瓜洲

朝廷大臣多遣使求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

陳宣具舟至江上來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曰予與若等不得已爲救

禍計賴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

若等勉之吾至此奸臣已亡魂魄然困獸猶鬬

可不慮京師宗廟官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伍但持兵來拒者殺無赦此外秋毫不可有犯今

軍民皆

皇考赤子務在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率師渡江

舳艫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

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

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

成祖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遂

潰追奔數十里斬首數十萬級庸軍遁餘將士

皆解甲降諸將請徑薄京城

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下

鎮江則彼勢益急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立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爲

其守將童懷遂率衆來降

成祖駐師龍潭望鎮山愴然淚下曰予往渡江卽得入見吾親比爲奸臣所禍不渡此江已數年矣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

陵寢是以悲耳諸將聞之皆泣下建文君聞江上海

舟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徘徊殿庭之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群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卽殿前殿景隆

皇明律法錄

卷十六

置

幾死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

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民入城

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建

文君從之盡役軍民剗草晝夜撤屋運木磁器中

飢渴勞苦死者相枕藉民憚於運木多自縱火焚

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築未竟東

北復崩民晝夜不得休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守

城門遣李景隆等詣師中仍申割地之議觀其虛

實以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一死戰萬一不利車

駕幸蜀與集士馬以爲後舉建文君然其計乃遣

李景隆與尚書茹瑄都督王佐詣龍潭入見

成祖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厚景隆等惶恐叩頭

不能出一語

成祖曰公等有所欲言第言之景隆等良久乃以割

地講和爲請

成祖曰公等欲爲說客邪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

罪削爲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

爲且今割地何名

皇考混一天下爲天子諸子已裂土分封各有定分

割地之說何所自出此又奸臣之計也吾今來但

皇明律法錄

卷十六

置

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卽解甲謝

罪闕下謁

孝陵歸奉北藩承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如

皎日不敢欺也景隆等歸具陳其說且言必欲得

罪人建文君令景隆等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於

外候執至來獻景隆等趨起建文君令諸王與偕

既至

成祖見諸王愴然泣下相勞苦諸王具述建文君意

成祖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當否如何果主上意抑

奸臣之謀乎諸王皆曰大兄洞見矣諸弟來豈得

曰

成祖曰吾來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遂驅宴遣

英文君見事急又齊泰黃子澄等皆假竄逃出募

兵不任事乃罵曰事自汝輩今乃皆棄我去邪

成祖下令申戒將士入城之日不得擅入民家有

侵擾違者功高必斬是月己丑師次金川門時谷

王守金川望見

成祖至即開門出迎

成祖以師入城中父老夾道迎拜將士入城民按堵

秋毫無犯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異

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害周齊二王遣二千騎馳

往衛之周王初不知見兵至惶懼既知爲

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來見

成祖迎之入見相與慟哭周王曰奸臣剪戮我兄弟

賴大兄救我今日真再生也言訖哭不止

成祖諭止之與周王並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

成祖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繇與周王相勞

苦時朝廷文武群臣俱來詣

成祖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

三千嬖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誦

太祖初命時以小篋封諫甚固嘗授建文君曰他日

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波剌具及緇衣并僧楊應

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爲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於廣西守臣送之入京云

成祖望見宮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時內

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後死火中中使得后

餘燼以爲建文君也還白

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寢邪吾來欲望爾何不亮遣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聖

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修解縉

全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修詣學官自縊

死他皆淪盟戶部尚書張統自經死給事中龔泰

黃鉞斷事高欒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

初假竄逐至蘇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

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

黃乃去

成祖在師中諸臣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

可令召之孝孺持亡國斬衰服哭學官執之來

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王死當如何孝

福曰：陛下既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死，有成王之子在。

成祖詰問其離間，故指宮中烟烟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爲，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輜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取民間履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墓，議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

三犂虜庭

己丑永樂七年

上既幸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雅失里，僞稱漠北時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哭 三犂虜庭

入寇，接邊陲。

上以洪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帥師北征。福等陛辭。

上密授以方略，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至噶胸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首一人，福飲勞詢之言，本雅失里問大兵將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虜實伏兵，佯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大軍尚

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宜且候諸軍至，先遣精騎往覘，其虛實而後擊之。度不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虜酋爲鄉導，率衆徑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倘進不利，奈何？陛辭時，聖諭諄切，將軍忘之。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馳馬麾士卒進，諸將不得已從之行。亡何，虜衆大至，圍之，福兵衆寡不敵，爲虜騎所蹂，遂敗。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戰死，遠及福等俱爲虜所執，死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哭 三犂虜庭

全軍皆沒事聞

上大悼恨，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征北虜，以其久在兵間，謂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拒弗聚，論不候大軍至，以孤軍輕薄虜營，安平侯等泣諫，不從，不得已隨之，往遂皆陷沒，虜中損威，厚國如此，若不殄此虜勢，益猖獗爲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親征，國家之事，爾當慎重，毋忽。遂命選兩京諸省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隨征。十月，詔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

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候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又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貯貯糧以候軍面上然之名所築城曰殺胡城庚寅八年二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車駕遂親北征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三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有泉湧出甚甘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壬三 聖武

列軍中賴以不困

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北夜南望北斗師次潤澤海其水周迴千餘里五月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虜酋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泉軍士有飢渴死者遂收兵還營師次擒胡山

上令群臣勒銘於山曰瀚海爲鎮天山爲鐔一掃胡

公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用靈

聖虞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

上今以所儲供御糧炒散給之下令軍中糧炒多者

許借食還京日倍償其直軍中賴之

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大官請御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還次開平賞勞將士

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

肉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還至北京十月

還京師辛卯九年十月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

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

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狼子心

心使各爲類則易制若併爲一則勢大難圖矣

上然其言乃不許壬辰十年虜瓦剌順寧王馬哈木

殺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

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

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

上乃封阿魯台爲和寧王瓦剌馬哈木恣阿魯台遂

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

上議親征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陽

侯陳懋豐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壬三 聖武

爲前鋒。三月。

年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至撒里怯兒地。哈木及虜酋太平把禿等。帥衆逆戰。

上座諸將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北遁去。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使來見。其言其病不能朝。上遣使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又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八月。

車駕還北京。乙未十三年十月。馬哈木遣使來貢馬。謝罪。虜使言馬哈木欲候冬襲阿魯台。十二月。

星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聖 三年庚辰

上勅邊將嚴爲備禦。丙申十四年十月。

上還京師。丁酉十五年三月。

上如北京。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

至北京。遂以北京爲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

台寇寧夏。十一月。

上以虜叛服不常。議將親征。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糧餉不足。求可興師。乃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對曰。邊糧僅給將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况又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俾令原吉往視北平邊餉。亡何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等同。

上益怒。即令衛士馳召原吉還。未至。先籍其家。衛士至開平。促原吉行。原吉方經理邊餉。日師行糧食。爲重。稍候經理有緒。卽行。死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與吳中俱繫內庭獄。方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乘間譖賓。中原吉等。檢邪誣罔。

上信之。戮方賓屍。又欲殺原吉。楊榮力救。獲免。壬寅

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與六卿議北征。餽運

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命陸平侯張信

聖 三年庚辰

尚書李慶侍郎李泉總督兼車運驢運。分遣官各

部領部車運三十六人。部驢運三十五人。後運行

稍後。俱車運。命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總督。分

部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

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三月

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

上乃出師。次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師次龍門雲州。五月。次獨石。至威虜堡。六月。次通川。旬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謀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於潤澤海之側。與家屬遠遁。乃盡燔。

其輜重牧所素寧畜班師還詔諭諸將曰所以翼
阿魯台爲道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
步騎分五道馳至屈列兒河虜驅其寧畜西奔
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復追抵其巢穴
擒斬虜首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
九月

車駕還京師癸卯二十一年七月謀報阿魯台將復
寇邊

上召諸將謂曰朕將先駐師塞外待之出虜不意可
以成功遂部分諸將以寧陽侯陳懋爲前鋒出次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三

宣府九月朔師至沙城虜酋阿失帖木兒古納台
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爲瓦剌虜酋脫懽所敗
掠其入口寧畜殆盡部落大潰無所屬今聞大軍
至卽率餘衆遠遁矣乃授阿失帖木兒等千戶等
官十月師次上莊堡陳懋等偵知阿魯台在飲馬
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遇韃靼王子也先
土于率衆來歸懋引之入見
上召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忠勇王賜名
金忠其部屬皆授官有差十一月

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諸衆厚賞賚之并賜其部

屬金幣牛羊芻米等物甲辰二十二年金忠屢請
討阿魯台且願爲前鋒自効

上乃諭羣臣諸將且勅邊將整兵以候師期四月
車駕復親征命陳懋暨金忠爲先鋒五月過應昌次
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詔諭楊榮金幼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
生如是者再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乎榮幼孜上
言宜承天意赦虜罪班師

上乃遣使往諭虜衆六月師進次答蘭納木兒河
望皆大漠無一虜騎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亦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聖武 三

無所遇且糧運不繼遂命班師七月還次翠微岡
十七日庚寅師至榆木川

上崩楊榮金幼孜暨中官馬雲孟驥等論諸將秘不
發喪括軍中錫爲押以飲遣楊榮先馳報
皇太子皇太子遣皇太孫奉迎梓宮八月初十日還
京師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六

天元玉曆祥異賦序

仁宗皇帝御製序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應失則咎徵應天人感應之機神矣惟天心仁愛人君常示變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於所警皆有惕勵修省之誠未嘗忽也此編明於天人之際審矣朕嗣承天序祇若天道動靜云爲恒慎諸此股肱人臣與國同體欣戚相均今各以賜之非惟使達吉凶之機亦庶幾變理之助云

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祥異賦序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七目次

敬天

天地雨霜

太陽瑞應

太陽凶變

日傍異氣

日傍專氣

日傍雜氣

日暈

日暈別氣

日蝕變異

太陰休咎

月傍異氣

月傍專氣

月暈及諸氣

月蝕變異

月凌犯五星

歲星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七

史官 陳仁錫 謹識

敬天 占驗

地土忽陷占

宋志曰地土忽陷臣下專政萬民離散亦爲失地

京房曰地無故自下陷天下兵作

范曄漢書曰地陷者王室亂大臣專政

天色忽變占

宋志曰天色忽變是謂異常四夷來侵

洪範曰清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異常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驚天

天裂占

宋志曰天裂是謂陽不足臣亂而君失道土地將分

裂

班固漢書曰天裂陽不足皆爲臣下強盛將害上之

變

地震占

宋志曰地忽震動是謂臣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爲

之變異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動其分兵

亂又占其時春則災不昌夏乃君憂五穀傷秋則

兵起冬乃邑有土功

春秋傳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人之亂也陽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是謂地震

地陷占

范曄漢書曰地陷者王室亂陷壞塔者大臣專政

地震洪水占

晉書曰地震洪水出陰道盛陽道衰

地鳴有聲占

宋志曰地鳴有聲天子失國政出姦婦

天裂見人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驚天

晉書曰天裂見人兵起國之兆

天鳴有聲占

宋志曰天鳴有聲人主有憂驚百姓勞失厥土

晉書曰天鳴有聲陰氣盛陽氣道微人主憂

天雨草占

宋志曰天雨草怪祿信衰所致是謂火失其性天雨

赤草其民流

荀悅漢書曰天雨草臣專政草如蒺藜相膠結如彈

丸

天雨石占

宋志曰：天雨石爲信，不施而詐，倭作其下。君長凶，不

墜地，近尺餘，類雞卵。兩頭銳者，名天鼓。大戰，版蕩之末，天雨石如甕而爲武王所伐。

范曄漢書曰：天雨石從高反下，民困之象。

地生毛占

宋志曰：地忽生毛，爲金失性，人將勞。

地氣口地若生毛，天下亂兵起。

晉書曰：金失其性，則地生毛，人將勞，軍不寧。

地成泉占

宋志曰：地無故自成泉，天下亂兵起，大水。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徵天

三

天陰晦占

宋志曰：天忽晝夜陰晦，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有陰

謀，一曰爲內亂，下將謀上，若兩敵相當，陰相圖謀也。

唐書曰：天晝夜陰晦，則下有陰謀。

地圻裂占

宋志曰：秋行冬令，則地裂，其應士庶分離，大臣專恣，下叛上，賢者退，不賢者進，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大兵起，國失厥土。

晉書曰：地圻裂者，臣下分離，不相從也。李固曰：以爲

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

山鳴占

宋志曰：山鳴，乃有大亂。

地鏡曰：山鳴晝夜有聲如哭，天下兵喪。

范曄漢書曰：大山常鳴，大如牛，响聲者，天下四分五裂之象。

天鼓占

宋志曰：無雲而雷，名曰天鼓，有暴兵作。

京房曰：天晝無雲而雷，是謂天鼓，所當之國必有甲

兵，主國空虛。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徵天

四

地燃占

京房曰：火出地，其國君咎。

天火占

宋志曰：天火曰灾，是火不炎上，其信道不篤，而尚虛

僞，脩官室，無度，則厥灾見，而焚燒宗廟。

晉書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灾。

天將雨占

隋書曰：天氣下降，地氣未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將早候也。若於夜則月白，將雨候也。

天雨續占

宋志曰天雨續大饑民亡續如麻紵脆似地毛

天雨錄占

後魏曰天雨錢其下亂

天雨土靈占

宋志曰天雨土乃爲靈曰土失其性而民勞或不肖者祿

天雨黃沙占

隋書曰天雨黃沙其下逆兵起

地生光怪占

宋志曰地忽生光如火照國憂危亡又小人進賢人

滅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朔天

五

地踊土成山占

唐書曰俞文俊上書曰天氣不和寒暑隔人氣不和
疣贅生地氣不和堆阜出今女主居陽位反易剛
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災

天雨水冰占

宋志曰雨水雨來大臣凶陰氣附水故水冰

洪範傳曰水一名介者兵之象

班固漢書曰天雨水冰后妃崩臣爲亂

天雨雹占

宋志曰天雨雹則陰脅陽凡陽盛則爲雨若陰迫之
則轉而爲雹爲政有所脅也

班固漢書曰雹者陰脅陽也爲有所脅行專一之政

山徙占

宋志曰山或移徙是謂皇之不極祿去公室賞罰出
於私門天下兵社稷亡

尚書金縢曰山徙者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繇
君私門成臯名爲皇之不極

山崩占

宋志曰山忽崩毀者是謂陰盛陽弱崩者離散之象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朔天

六

賢人去而佞臣進

晉書曰小人制庶厥妖山崩茲謂陰盛陽弱勝強

山崩水湧占

晉書曰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
百姓失其所故山崩或移徙故水湧

天雨羽占

宋志曰天雨羽則君德不道逆天下

京房曰前樂後憂厥妖雨羽又曰其下人相食

天雨毛占

宋志曰天雨毛則金失其性邪佞進而賢人退貴人

出走

隋書曰天雨毛衆役繁興兵徭不息

天雨鐵金占

宋志曰天雨金鐵是謂刑獄主兵災

隋書曰天雨金銀非吉祥有亂臣也

天雨蝨蟥占

宋志曰天雨蝨蟥則骨肉疎而致暴虐

春秋傳曰天雨蝨蟥刑罰暴虐賦歛無已

天雨血占

宋志曰天雨血乃天見其妖不肖者不得久處其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數天

七

歲中兵起

班固漢書曰天雨血不止者不肖者不得久處其歲

中兵起

天雨肉占

開元占曰君行暴虐天下不享其德將易其君

荀悅漢紀曰視之不明是爲不哲則天雨肉

天雨成灰占

宋志曰天雨成灰暴政所致殷紂無道暴虐天雨成

灰

隋書曰天雨灰帝惡人勝也

天雨如墨占

宋志曰天雨墨多陰謀

天雨釜餓占

宋志曰物如小錢許從地中主出其中如粟黍大名

曰雨釜餓主歲祿又曰天雨釜餓人相食謂其中

無物也

天雨物占

宋志曰天雨物人莫識者皆大兵起

天降爵錫占

宋志曰天雨露著物黃色名曰爵錫不出二年大凶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數天

八

又曰下當有變

乙巳占曰不出三年改政易主

天雨水占

宋志曰天雨水則水失其性故其分大疫

班固漢書曰天雨水後妃崩臣爲亂

天無雲而雨占

宋志曰無雲而雨貌之不恭是謂不肖灾禍沴之

隋書曰天無雲而雨者反臣伏誅

非時而雷占

宋志曰雷發非其時大臣專政女后擅權

書曰非時而雷爲君失政賊臣將起

天盡降霜占

北齊書曰晝降霜君傳於太子

梁書曰六月降霜百姓勞荒

含至字占

宋志曰君德應于天上下和平則日中含王字

影光耀占

宋志曰人君聽政皆德其色精明而揚光轉異於常也

聖人在上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九

宋志曰聖人在上群臣履職乘土德王其太平則五

色俱燭耀

京房曰聖人在上寅亮天工則日之光明五色備矣

四彗焚煌占

宋志曰人君有德天下大豐則日四彗其光芒出如

四彗也

二彗占

宋志曰天下大赦一歲在赦則有二彗

外有重光占

宋志曰有禪封之慶則重二光而其外一重色赤是

爲重光

黃氣潤於日上占

宋志曰人主宮中有喜則其上有黃雲氣潤澤

青雲澤於西北占

宋志曰舉賢良於國則有青雲潤澤西北

若黃雲守日占

宋志曰外國人貢則有黃雲守日

如龍鳳抱日占

宋志曰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氣如龍鳳龜鶴形圖而抱之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十

但見日久不明占

宋志曰日久不明上下蔽塞群臣恣而專刑

若過中光暗占

宋志曰日過中時無光德政不明

日未入而無光占

宋志曰日未入而停停無光曰日疾又曰朔日紫

色氣占爲喪事亦爲疾王疾

日已出而光暗占

宋志曰日出二竿停停無光曰日病又曰黃色無光

爲王疾病又曰主上病

日色赤如赭占。

宋志曰日出如火或光如赭色大將軍戰歿。

武審曰主負於臣百姓怨而天下旱。

色赤如血占

宋志曰日赤如血其下有喪及臣反國亂灾竊盜賊

竝起。

雲全無而光暗占

宋志曰日當晝無雲而光暗是謂晝昏陰反陽臣叛

君奸臣盛法令不行又曰殺戮歿亡之兆若似殺

氣寒濁者大咎又曰分主三日內有雨之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徵天

雲盡赤而光暗占

宋志曰天下雲盡赤日色無光者兵起。

日中分再出再沒占

宋志曰日中分出非其所再出再沒皆主其下亡

主。

日消下飛鳥飛燕占

宋志曰日消小其下君長凶日中鳥見主不明為政

亂有白衣會將相出旌旗舉其下國分凶若出軍

過之將軍敗

日隕則為雋立占

宋志曰日隕地其下失政。

古今占曰日隕地天下鼎立也

日闕則為兩競占

宋志曰日闕者別有假象共日體相凌雜而復合合

而復離日魄失光乍明乍暗或鳥體俱見在於食

時之前哺晚已後者為日闕闕者兩侵之象天子

惡之。

星月晝見占

宋志曰日月與天星並晝見是謂爭明大國弱而小

國強有立王侯日無光而星月有光者國危主天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徵天

下不安及天子不能正。

飛流犯日占

宋志曰飛流犯日映日而前銳後方灾及臣官不安

天下振動若日無光者民疫疾

秋日宵出占

宋志曰日夜出名曰陰明天下兵起下臣凌上洪水

流行日月並夜見天下分離

尚書金縢曰日夜出者紀綱滅大臣專政威權削奪

開元占曰三苗大亂天命殛之

眾日竝出占

宋志曰兩日竝出天下用兵無道者亡是謂陽明假主抗衡竝爭則其下國亂三日竝出不過三旬諸侯爭衆日竝出天下分若兩軍相當數日竝出有大戰拔城當分營以應之

當宜瞭晦占

宋志曰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爲刑急又曰不出一年有大水晝昏而群鳥亂失分主

日中黑氣占

宋志曰日中黑氣者祭天不順之異也黑氣者亦爲日薄皆陰也若乍三乍五則臣有謀反又曰臣蔽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主

主日中黑氣不明所致

黑子若有黑色占

太公曰日中有黑氣若一二三四五日者教令不明三公爲亂賞罰不平

齒足俱見占

宋志曰雲間日影隱地者爲足赤者有舉兵白有敗將破軍日有齒足其下叛

春秋感精符曰夷狄竝侵戰兵用將則一牙舉足

日月竝出占

宋志曰日月竝出國分兵起若相去數寸臣叛而謀

上又曰日月竝照日光不盛月光獨盛皆爲后妃擅權又曰日月竝晝見兵起臣叛日月竝出其後越滅吳臣欺君夷狄侵中國

日之色赤占

宋志曰日之色赤則君無智

京房曰發號施令動害百姓則日應之而赤矣

日色白而青占

宋志曰日之色青白則君弱

京房曰人君軟弱海內皆貧則日色青而白

日之色黃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主

宋志曰日之色黃君聞善不與

京房曰賢者之言行之而蔽其人有其美以自有揚厥功日色必黃

日之色黑占

宋志曰日之色黑則君惡見於民

京房曰臣不能進諫於君怒惡百姓則日色黑

異星如火占

梁書曰異星如火國有火災

天常寒占

范曄漢書曰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天將寒占

隋書曰天氣已將地氣未昇上下未交晝則日青夜則日綠將寒候也。

天將雲霧占

隋書曰天地二氣升降上下雖未交密則日色黑若於夜則月色青將雨不雨變爲雲霧。

大星如月占

班固漢書曰有大星如月衆星隨者

占曰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象皆隨從也此

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五

赤氣亘天占

隋書曰赤氣亘天夜始滅者有兵大戰。

非時降雪占

宋志曰雪降非時迫近之象。一曰夏雪臣作亂。

晉書曰非時降雪政在將相陰氣。

天雨魚占

荀悅漢書曰天雨魚帝道凌夷臣專政。

天雨粟占

司馬遷史記曰燕丹太子囚於秦天雨粟於燕。

天雨黃塵占

隋書曰天雨黃塵天下大饑。

地震於屋占

班固漢書曰地震於屋則瓦落。

又曰臣下強盛將動而爲害。

地震於宗廟占

宋志曰地震於宗廟官室或動而不見者國有叛臣讒佞進大臣叛動則誅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

政在女子。

京房易祿占曰地震於宗廟者邑有反臣國有亂臣。

地動不已。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六

地震災異占

范曄漢書曰地陰也法當安靜今其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之以震。

地震驚牛馬占

宋志曰若牛馬禽獸奔走者天子惡之。

京房易祿曰地震驚牛馬禽獸者天子失位。

地震於木占

班固漢書曰地震於木則搖。

地震於水占

京房曰臣弄權專政則地必震其震於水則決。

氣黑如龍衝日占

宋志曰黑如龍來衝日有臣叛也

乾象新書曰日傍氣如龍衝日下有叛臣

氣青如龍守日占

乾象新書曰氣如青龍守日宜戒飲膳下有謀

黑氣如人在日中或日背臥占

宋志曰日中有雲如人或黑氣如人背臥日旁者皆

有叛臣

赤雲如輪在日側占

宋志曰赤雲扶日或曲如輪在日傍名曰扶背爲兵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彗天

七

起失地

乾象新書曰日傍氣如車輪名曰扶其下有兵亡地

日下雲如虎踞占

宋志曰雲如虎踞在日下者大將叛

日旁氣如冬株占

宋志曰氣如冬株在日傍者兵起客勝一曰冬株又

爲冬樹

乾象新書曰日下氣如冬樹者兵起客勝

氣如人持如人牽日占

乾象新書曰日下氣如人牽日其下有叛

若有青馬青鳥向日下占

宋志曰雲如青赤馬向在日下或兩青鳥相向在日

下者人主馬相

如車馬走日下占

宋志曰氣漠漠如車馬馳走之狀在日下者下有破

軍一曰有反者披甲而走

如斧鉞在日下占

乾象新書曰日傍氣如斧鉞失禮致憂

赤雲如杵衝日占

宋志曰赤雲蔽日大如杵軍在外萬人死又曰來衝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彗天

八

者君惡之

或如血以覆日占

宋志曰赤血覆日如血光者大旱民流千里

氣掩日如席如布占

宋志曰氣如布席掩日兩軍相當其下大戰若色白

在日旁尤甚萬人死

如馬如牛守日占

宋志曰赤氣如馬守日戰則兵喪一曰兵則連綿又

曰赤氣如牛守日其下有兵色赤扶日亦如之也

日下氣如人垂衣占

宋志曰如人番衣在日下爲天子之氣

日出雲如張蓋占

宋志曰日始出有雲如車張蓋則必雨

日上青氣來居占

宋志曰青氣在日上下者吉可以出軍

日出入黑雲橫貫占

宋志曰日出或入黑雲橫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日始出而隔之其下有兵有雨解之

氣直立於日傍占

宋志曰日旁有氣直立或貫日者宮中有爭鬪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賊天

九

或相交於日側占

宋志曰氣如交蛇在日傍者其下有賊

如人頭居日之傍占

宋志曰氣如人頭旌旗在日傍爲兵戰

其德曰日傍氣如人頭流血之象

若灰蛇在日之下占

宋志曰赤氣如灰蛇在日下者大饑疫

左右如鳥占

宋志曰赤雲如鳥來日而飛主君憂

日上下似龍占

宋志曰雲如龍而黑在日上下主風雨之候

氣映日如旌旗占

乾象新書曰日傍氣如旌旗有兵流血

雲夾日如掃者占

宋志曰赤雲如掃夾日兩頭銳在日傍不利先舉兵

二白雲扶日占

宋志曰白雲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兵起國憂

三赤鳥噪日占

宋志曰雲如三赤鳥噪日者必有兵起

雲如雞臨於日上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賊天

二十

宋志曰赤雲如雄雞在日上不出三月有兵

氣如箭射向日下占

宋志曰氣如箭射向日下者不出三月軍出

伏虎守日占

乾坤寶典曰日旁氣如伏虎守日大將謀變

曲雲向日占

宋志曰赤雲向日者不出三年有自立者

氣青黃赤白刺日占

宋志曰赤白青黃氣刺日其分兵喪

雲如虹與日俱出占

宋志曰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分有兵憂

日未出赤雲在上占

宋志曰日未出而赤雲見日上君側有佞臣

氣相交穿貫日傍占

宋志曰氣相交穿貫日傍者將不和有背主者又曰

在其下君長凶

氣如蛇貫日占

宋志曰氣如蛇貫日青則疾疫五穀傷

氣如赤蛇貫日占

宋志曰氣如赤蛇貫日則有叛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氣如黃蛇貫日占

宋志曰氣如黃蛇貫日則爲交兵

氣如白蛇貫日占

宋志曰日旁氣如白蛇貫日則爲兵起

氣如黑蛇貫日占

宋志曰日旁氣如黑蛇貫日即多雨水

氣黃曲向日占

宋志曰氣黃曲向日爲抱當有子孫喜臣下志鄰國

求降

晉書曰日旁氣如半環向日爲抱

乙巳占曰若兩軍相當則爲和解也

形曲背日背叛占

宋志曰形曲在外則爲背背叛乖逆之象亦其下有

叛者

圓而小者爲珥占

宋志曰氣圓小在日傍爲珥所臨者喜

王朔曰珥者耳也珥爲近臣也又親近人也當如耳也

長而立者爲直占

宋志曰長丈餘直立日傍爲直氣則下有自立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乙巳占曰其分有自立王者

日傍一珥占

宋志曰一珥者氣在日傍左者或右者爲喜兩軍相當欲和解所在分無軍爲拜將也

日傍兩珥占

宋志曰兩珥者氣圓而小在日左右主民壽考珥常扶日民不失天常

王朔曰日珥等兩軍相當無常奈何也

日傍三珥占

宋志曰三珥而其色黃青女后有喜白爲喪赤兵

日旁四珥占

宋志曰天子有子孫之慶或立候王

日有五珥占

京房曰日朝五珥國憂兵起夕珥必有大客

日有六珥占

其氏曰日有六珥今日大提其分有喪

類兩直而相交占

宋志曰狀類兩直相交淫悖內亂之象

乙巳占曰人主有淫悖之行則有此氣

開元占曰交者青赤如暈狀或如今背或正直交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重

形如背而中起者珥占

宋志曰形如背肢體類山字則為珥見則君不和上

下珥傷

乙巳占曰兩軍相當所臨者敗有軍必戰

直橫於日上下日格占

宋志曰氣青赤橫在日上下者為格格聞之象

交曲於日左右為紐占

宋志曰氣小而圓在日下左右為紐氣又云曲雙垂

背為紐氣者喜也

乾坤寶典曰人君有納寵進幸之象

氣小在日下而向上者為綴占

宋志曰氣小在日下而曲向上者為綴氣為得地之

喜

日上有戴氣占

宋志曰氣橫在日上形直而其上微起者為戴戴者

德也推戴福德之象主國有喜人君有至德於天

則有之

日下承氣占

宋志曰氣赤小如半暈狀仰在日下為臣承君也又

曰日下黃氣三重若抱日承人主有喜且得地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重

乾坤寶典曰不出其年將帥有攻城得地

日下氣占

宋志曰氣抱在日上者為冠氣主冠帶之象當立侯

王封建親戚國當有喜

天文錄曰氣小者為冠

日上負氣占

志曰氣赤如半暈狀在日上為負氣為得地之喜

又曰日未出而日上有黃氣如半暈名曰負氣人

君有喜之應

日下懷氣占

宋志曰氣如履或直立在日下皆爲履氣氣主內外安寧

日傍戟氣占

宋志曰斜倚日旁爲戈戟主兵刀相加或其分有戰爭

日傍提氣占

宋志曰氣如赤雲類珥而長爲提氣有亡兵地
晉書曰氣形三角在日四旁爲提一曰日旁氣如車輪

雜氣刺日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圭

乾象新書曰青黃赤白氣刺日其下有兵喪

日旁重抱兩珥占

開元占曰日旁重抱兩珥人主有喜

日旁四珥兩抱占

開元占曰日旁四珥左右兩抱子孫昌

三抱兩珥占

開元占曰三抱重有兩珥色黃白潤澤天子有喜是爲大和

日上一抱一背占

宋志曰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

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言破走

開元占曰有欲有逆有欲者爲忠矣

日有背氣占

開元占曰日背而映大臣反叛天子有憂

冠珥占

開元占曰冠而珥人主有喜且有所自立

戴珥並出占

開元占曰戴而珥天子有子孫之喜一曰人主喜天下和平

日有冠纓俱見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秉

開元占曰冠纓上下南北有善人出其位也

日有冠紐兩珥占

開元占曰冠紐左右而珥天子有喜人而逆者除之

日有抱珥重光占

開元占曰抱珥重光以見吉祥福祿降

日有二背一直占

開元占曰日有二背一直者大臣謀反欲自立也

日有一抱兩珥占

開元占曰一抱兩珥天子有喜下有黃氣如月太子有喜

日有戴氣占

開元占曰戴而冠色黃白潤澤天子有喜。

日有珥而戴占

開元占曰珥而戴者人主有喜天下和平。

日上下有冠紐占

開元占曰冠紐者君兄弟私相和姦臣也。又曰君欲

自立青衣爲妻。

日下有纓珥占

開元占曰纓而珥后宮有喜。

日有冠珥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戴天

毛

開元占曰日有背映而冠珥氣雜於中主將亂國天

子有憂

日有背映四直之占

開元占曰日有背映四直交於中臣邪爲災。

宋志曰背者逆氣也背多直少謀國者自立必成。

日有抱氣占

宋志曰抱者順氣也抱多直少謀國立爲不成若兩

軍相當口旁雜見有少宜從抱而擊無抱者當

順紅而戰
日暈有抱珥提氣占

宋志曰日暈氣之類有多天地相交而不審未成風
雨當爲暈亦軍營之象也其別有抱珥雲氣提虹

之貫屬尤主軍事。

乾坤寶典曰暈而周匝軍威之象

日有黑暈占
開元占曰日有黑暈主災在用事之臣。

日有青暈占

開元占曰日有青暈不出旬日有大風糴貴人多疾。

日有赤暈占

開元占曰日有赤暈必有大雷雨雹霹靂雨雹或大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戴天

云

若

隋書曰日暈內赤外青群臣親

日有白暈占

開元占曰日有白暈有暴兵起。

日有黃暈占

開元占曰日有黃暈人主有喜一日風雨時田苗見

大安也。

隋書曰日暈黃色土功動人不安。

日有半暈占

宋志曰暈而不匝半暈所在之方其軍戰勝又曰半

暈而向曰方對所向之方夷狄入中國

古今通占曰日暈不匝作雨抱者凶

半暈如鼎蓋占

宋志曰半暈在日上如鼎蓋有欲和親一曰有兵

半暈再重占

宋志曰半暈再重國民蕃息歲大稔

日有兩暈占

宋志曰日暈兩半者有大風起

隋書曰半暈南向者北夷人欲反入國

日暈如井垣車輪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歲天 无

宋志曰暈如井垣車輪二國以兵亡

隋書曰日暈如車輪左日左右兵起城破

方暈如井幹占

宋志曰暈方如井幹者天下不和一曰有大兵起

隋書曰日暈如井幹者國亡有大兵

日暈上下有二背占

宋志曰方暈上下聚二背將敗人亡

隋書曰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起有兵兵敗

有交暈占

宋志曰交暈則為雨重兵起爭地若寇日則其下有

敗兵

隋書曰日有交暈厚人主左右有爭者

日暈交如連環占

宋志曰暈如連環者則為兵起爭地貫月則兩敵相

向順以戰勝貫日有軍敗將死

隋書曰暈連環者為兩軍兵起爭地

日暈兩重占

宋志曰暈再重人君有德又曰立侯王一曰攻城不

克勝

日暈三重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歲天 平

宋志曰暈三重兵起穀傷赤雲貫之其下有失地

日暈四重占

宋志曰日暈四重有軍於野敗無軍於野其下有叛

臣

日暈五重占

宋志曰暈五重女官有憂一曰有兵民饑

日暈六重占

宋志曰暈六重其下失政兵喪

日暈七重占

宋志曰暈七重中國弱夷狄盛一曰主更主

日暈有一抱一背占

宋志曰暈有一抱一背爲破軍敗亡又爲不和

晉書曰日旁一抱一背爲破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破走

日暈有袂占

朱文公曰日暈有袂裂土而立王

日暈上下有負氣占

開元占曰暈負者赤青如半暈狀而暈者上也負者位也爲得地爲善

日暈兩耳虹貫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徵天

垂

宋志曰暈兩珥而虹貫之得二將三虹得三將

日暈兩珥兩重雲貫占

宋志曰暈兩珥雲貫之主病

日暈四背在暈內占

宋志曰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有內亂又曰暈而四背如輪者其國家重在外則有反臣

隋書曰日暈四背在內名曰不和有內亂

日暈有二背氣占

宋志曰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

隋書曰日暈上下有兩背者無兵兵起有兵兵敗

日暈八重占

宋志曰暈八重民亂軍憂

日暈九重占

宋志曰暈九重歲荒夷狄侵邊

日暈十重占

宋志曰暈十重者天下大亂

日暈在卯辰巳上占

乙巳略例曰日暈在卯辰巳方天子憂民月內多雨

日暈未申酉方占

乙巳略例曰日暈在未申酉方君后憂多雨水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徵天

垂

日暈當午圖占

乙巳略例曰日暈當午而圓者天下安萬物賤

日暈有抱珥占

宋志曰言之屬者非止抱珥之類

日暈抱珥在暈內占

宋志曰暈內有抱珥閉城者軍內人勝

抱珥在暈外占

宋志曰暈外有一抱一珥外人勝

暈有直珥貫日占

宋志曰暈直珥爲軍破貫日者爲殺將

日暈有抱珥背氣白虹貫占

宋志曰暈而抱且兩耳至日一虹貫之有袂重抱兩耳與抱珥而白虹貫之五者皆順抱擊之勝

日暈兩抱占

開元占曰日暈兩抱天下和平亦為天子有喜

重暈背袂占

開元占曰重暈有背袂判從中起不成

半暈有一背一袂占

宋志曰半暈有一背一袂或暈而兩旁不合皆為臣有謀不成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文

彗

日暈一冠一紐一珥占

開元占曰日暈冠紐人主有喜慶且有所立

日暈四珥四背四袂占

開元占曰日暈四珥四背四袂臣有謀有急事關閉不行使天下更令三日內有雨即解

負氣在暈上占

開元占曰赤青如半暈着暈上為善亦為得地

日暈有背珥直虹貫占

宋志曰暈有背珥直而虹貫之或暈而貫之至日或不至日順虹所指從所擊之勝

日暈四抱占

開元占曰暈四抱天子有喜天下和平色赤黃白吉和親事

白虹貫日占

宋志曰暈而白虹貫日近臣為亂下則諸侯有判者

人口重暈而白虹貫日國城則客勝

隋書曰日暈有白虹貫之順虹擊之勝

日暈有珥占

宋志曰暈而珥官中忿爭在春則天子更令又曰臣有謀軍在外外軍有悔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文

彗

日暈有抱氣占

宋志曰暈有一抱者為順貫暈在日西西軍戰勝在

日東東軍戰勝四方急知之

日暈有一背氣占

宋志曰暈有一背有反臣有反者在東東軍叛三方亦如之又曰暈而背兵起其分失城

日蝕有大風占

宋志曰日蝕有大風四方有雲者宰相專權欲叛

日蝕有地動大寒占

宋志曰日蝕地動色昧而寒公侯專恣大寒兵動

日蝕有氣如虹蜺在日上

宋志曰日蝕有妖氣如虹蜺在日上者近臣犯上又曰四邊有黑雲者臣不進忠

日蝕有暈如鳥夾日占

宋志曰日蝕氣如暈夾日名曰天鷄守日或有暈有珥皆爲后妃有謀事

日蝕有氣如白兔占

宋志曰日蝕有氣如白兔守日者民叛而兵起

日蝕有兩珥四珥占

宋志曰日蝕有兩珥四珥或白雲中出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奎

甲乙日天下有兵 丙丁日天下疫

戊巳日有兵喪 庚辛日下追上

壬癸日土工興

日大而光占

宋志曰月者太陰之精闕者盈極必缺也其體主夜爲陰爲后爲臣也妻妾爲水

京房傳曰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則月大而光

而月見東方占

宋志曰朔而月見東方是在日後爲太遲曰牖人君

嚴肅臣下危懼之象

京房易傳曰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反反則侯王嚴肅

劉向以爲反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侯王縮朒不任事故月行遲

晦而月在西方占

志曰晦而月在西方是在日前爲太疾曰朕人君舒緩臣下驕盈專權之象

月行九道於中道占

宋志曰明王在位則月行依九道月上下皆明

月進退不常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美

宋志曰臣及女后外戚專權則月多失道遲疾進退不常故曰月有變人主常賜赦寬恤刑獄可解

月行中道占

景祐占曰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中央日天街天之

中道天門也月順軌道繇平天街則天下和平

河圖帝覽嬉曰月行中道是謂安寧天下和平

京房曰天下大安五穀豐登人主益壽則月行天之

門

月有戴氣占

宋志曰君道福昌后妃有喜則月有黃芒或有戴氣

荊州占曰月有肅氣。不出一百日。人君有喜。

正月偃形占

宋志曰國有喜則二月爲偃形。

京房飛侯曰正月爲偃形。其下國有喜。

月變青色占

宋志曰月色青爲憂爲飢。

晉書曰月變色將有殃。

符璠圖曰君乘水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青

而明。

月赤色而明占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壬

符璠圖曰君乘火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赤

而明。

月色黃而明占

宋志曰黃色爲有喜爲德。

符璠圖曰君乘土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黃

而明。

月白色而明占

符璠圖曰君乘金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白色

而明。

月黑色而明占

宋志曰月色黑爲水爲病。

符璠圖曰君乘水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黑

而明。

月變色失行占

宋志曰朝無忠臣而小人用事。則月變色失行。

晉書曰月變色失行。陰國強。中國弱。

月望前西缺望後東缺占

宋志曰名曰反月。其下臣不奉法。侵奪主勢。無救則

爲災。

景祐占曰正刑罰。誅姦猾。正賢良。去稽疑。則月變不

聖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庚

爲傷也。

月未當望而望占

宋志曰月未當望而望者。則有更令攻人者大吉。

河圖帝覽嬉曰月未當望而望者。是謂促兵攻他人

地者大昌。

月當望而不望占

宋志曰月當望而不望者。人主不昌。攻城不克。

河圖帝覽嬉曰月當望而不望者。攻他人地者有殃。

所在宿下國亡。

月未當缺而缺占

宋志曰未當缺而缺女后大臣退黜

月當毀而不毀占

宋志曰當毀而不毀臣凌君有兵及水

月大盈占

朱文公曰大盈則人君憂戚

月大縮占

朱文公曰大縮則臣下不祥

月當出而不出占

宋志曰當出而不出有陰謀其下國亂

月當晦而不晦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文

堯

宋志曰當晦而不晦者其分亡地

李淳風曰月當晦而晦不盡者所宿國亡地

月初出生光盛明占

宋志曰月初出盛明者女后專權持政

月當望月內不見蟾蜍占

宋志曰望而月中蟾蜍不見者其分大水城陷民流

宮中不安

又總論曰月中不見蟾蜍者所在宿國大水城陷

民流

月望無光占

宋志曰君不明臣不忠則月無光

月晝明占

宋志曰月晝明者奸臣專政陰國兵強中國飢天下謀僭

月傍生齒占

宋志曰月若生齒有賊臣群下相殘一云玉者當僭左右

月底垂芒占

朱文公曰國家昏亂月底垂芒

月爲二道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文

罕

朱文公曰分爲二道禍生僭逆

月毀數段占

宋志曰毀爲兩段將相有謀三段四段者天下分張

月赤如赭占

宋志曰月赤如赭今大將死色如火成于野

天文總論曰月赤如赭大將將死于野

月墜于地占

宋志曰月自天如地大臣亡國憂

京房曰月自天墜有道之臣亡

月角有一星占

朱文公曰月尚各有一星有軍在外國賊至

兩月並見占

宋志曰兩月並見其下兵起國亂地陷水湧

數月並見占

宋志曰三月四月以致數月並見其下異姓大臣爭爲破亡

京房曰易經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秉政則數月並出

晉書曰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月見日中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

望

宋志曰日中而月見光其下失土

大星入月占

宋志曰大星入月中其下兵喪亡地

京房曰月中有星天下有賊星多主賊多故月行有變人主當賜赦寬刑恤獄

雲如禽獸在月傍占

宋志曰月始出時有雲居其中似禽獸狀名曰纂雲所見之日德王之方受其害餘皆倣此

月下有雲氣如人相隨占

宋志曰月下有氣如人相隨是謂惡城其分候王當

之

月中有氣如人行占

宋志曰若其中有如人行兩相爭則客勝

月旁有雲白如杵占

宋志曰月下有氣如人相隨月旁白雲大如杵抵月有戰軍破將矣

月旁赤雲如人頭占

宋志曰若月旁多雲如人頭占其色赤爲大戰白爲多兵黑爲多雨一曰白多爲風

黑雲來刺月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

望

宋志曰黑色則爲兩驗時也

赤雲來刺月占

宋志曰月旁有雲刺之赤則敵軍相攻

高宗曰赤雲刺月是謂仇賊

青雲來刺月占

宋志曰月旁有雲刺之色赤則爲賊害君長五谷不熟

高宗曰青雲刺月是謂賊害王受其殃

黃雲來刺月占

宋志曰黃雲刺月女主憂

白雲來刺月占

宋志曰月旁有雲刺之色白則其下軍亡

雲氣鳴鵲飛鳥群羊豕占

開元占曰有黑雲如羣羊群豕飛鳥鳴鵲在月旁如三五日不雨匈奴兵起

一白三蒼二黑雲貫月占

宋志曰月旁有一白三蒼二黑雲其大如席抵月或貫月圍邑則拔城

月不暈而有珥占

宋志曰月不暈而珥人主有喜兵在外有喜一曰有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望

珥占其色青憂赤兵黃喜白喪黑雨又主國凶雨

珥十日內有雨

昏時月生珥占

宋志曰昏而珥國有半喜

夜三更月生珥占

宋志曰夜半而珥邊地有恐怖

三珥忽見占

朱文公曰三珥忽見國喜將至

月有四提占

宋志曰月有四提無后其下憂

月有暈而有珙占

宋志曰不暈而有四珙主臣下謀不成

月生四珙占

宋志曰四珙女后憂不則人主立侯王又曰國安君有喜

月有兩珙占

宋志曰有兩珙十月有雨珙而白虹貫之天下大戰河陽帝覽寤曰月有兩珙其下國喜軍在外勝

珙有戴占

宋志曰珙且戴不出一百日主有喜慶

背氣而珙占

宋志曰不暈而背珙臣下弛縱將欲自殘備左右吉京房曰月背珙其國有反者

暈日暈月占

朱文公曰暈日暈月戰謀不決而戰兵不合

開元占曰日月不暈戰兵不合謂晝則日有暈夜則月有暈

月墜於地占

天文總論曰月墜於地者大臣亡國有憂

月旁有抱背二氣占

開元占曰月旁氣且抱且背爲不和之象

月暈衝國占

宋志曰月暈者臣下專權之象受衝之國不安或七日內有風雨卽解

月終歲無暈占

宋志曰終歲無暈天子偃兵鄰國求和

月暈兩重占

宋志曰月暈再重大風起若有背氣在外者私於外背氣在內者私於內也

月暈三重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文

星

宋志曰月暈三重天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亡地

月暈四重占

河圖帝覽嬉曰月暈四重有亡國死王

月暈五重占

朱文公曰暈五重則女后之憂

月暈六重占

宋志曰暈六重其分失政

月暈七重占

宋志曰七重其下凶當易主

月暈八重占

朱文公曰暈八重亡國死王

月暈九重占

宋志曰九重者其下兵起流血亡地

月暈十重占

宋志曰十重者有大變一曰天下更王

月暈有虹霓背玦度暈占

宋志曰月暈而無精光虹霓背玦度暈中是謂大盪其下兵喪

隋書曰月暈有霓雲乘之以戰從所往者大勝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文

星

三四雲抵貫月占

宋志曰暈而雲若三若四貫抵月以戰勿當而必破

月暈不合占

宋志曰暈不合外有背玦者有謀不成

月暈有虹霓直指月占

宋志曰暈虹霓指月者破軍殺將

月氣從外入從內出暈占

朱文公曰暈而白氣從外入拔城得將暈而白氣從中出圍城自殲

宋志曰白氣自外入外勝白氣從中出內勝

有雲來貫暈占

宋志曰暈而有雲橫貫之先起兵者勝

白虹貫月占

宋志曰白氣貫月其下有亂

晉書曰雲貫月其有廢主王者惡之

月暈連環占

宋志曰人有陰謀白虹貫月大兵將起暈戰于野

乙巳略例曰月暈如連環天下不安后妃有陰謀

月有交暈占

高宗占曰月有交暈赤色其國不出一年遇兵起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月暈有背氣占

宋志曰暈有背氣所臨者敗

月暈有珥占

宋志曰有軍月暈而珥從珥擊之利無軍月暈而珥

期六十日兵起五穀豐登歲序平康

月暈黃色占

宋志曰軍在外暈臨軍上戰必勝

月有二暈相連如珥環占

開元占曰月暈如連珥環爲兩軍必勝兵起爭地五

色尤甚

月暈連環及北斗占

開元占曰月暈連環及北斗天下大亂國喪民流十

里下則有拔城及城一曰天下兵大大起

重暈于北斗魁占

開元占曰月暈連環重暈北斗魁前一星第二星大

臣下獄流移千里

月暈火星占

宋志曰月暈熒惑女主憂兵在野無兵大旱兵起之

兆

月暈流星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宋志曰月暈流星其下主病糴貴若與月合在氏而

暈期四旬有德令

月暈金星占

宋志曰月暈太白兵戰不勝星入暈中星色不明而

有角客勝

月暈辰星占

宋志曰月暈辰星有水春夏民病寒熱秋兵起冬主

憂春大旱在夏主兵起秋大水冬大喪月暈五星

若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季土皆爲其下兵亂五

星相近或聚一合暈盡及之其下軍惡之

月暈填星占

宋志曰月填星所在之方兵起不勝相死則亡地又曰后有憂

月暈客星占

荊州占曰月暈客星所臨宿之國有憂又曰星在月北北國勝他地方亦如之

流星出入月暈占

宋志曰月暈而流星出暈中其分貴人出又曰國有憂色赤拔城黃益地白年熟黑敗軍入暈中有大使人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文

月暈歲星而蝕占

宋志曰月蝕而暈及歲星者天下大戰

月暈填星而蝕占

宋志曰月蝕而暈及土星乃土功興也

月暈金水星而食占

宋志曰暈金則爲兵強暈水則爲兵喪若月食而暈及太白者爲兵寇大將有二心合辰星而暈者有死喪

月暈彗惑星而食占

宋志曰月暈火星而食則其下破軍失地無兵則兵

起

月食而鬪戰占

宋志曰月食而鬪有軍必戰隨所食者戰利食而缺月出鬪人饑相食主凶

月食而暈占

石申曰月食而暈其國君主惡之

月蝕有氣出入占

宋志曰蝕而有氣出入從外入主憂從中出客憂者氣從南行者南軍憂三方亦如之蝕而有彗孛星來入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文

宋志曰蝕而有彗星入其下有喪

月蝕有彗星占

天文總論曰月始生而見東方者天下交兵

月始生見南方占

月始生見南方者米大貴在其月

月始生上大占

天文總論曰月始生出而上大者上旬米貴

月始生下大占

月始生而下大者下旬米貴

月未上弦而上弦占

李淳風曰月未上弦而上弦其下國有兵

月未下弦而下弦占

李淳風曰月未當下弦而下弦其下國有姦臣

月當盡而不盡占

荊州占曰月當盡不盡者其分國亡

月當滿而不滿占

易萌氣福曰月當滿而不滿者君侵臣則有火旱之災

月半暈向東方占

乙巳占曰月暈向東者風敗五穀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月半暈向北方占

乙巳占曰月暈向北者爲水

月半暈向南方占

乙巳占曰月暈向南者旱風

月半暈向西方占

乙巳占曰月暈向西者風雨害穀

月犯五星占

宋志曰人君將有災眚則月與五星相犯

月犯歲星占

宋志曰月犯歲星其分饑而民流移亦爲邊兵

月與歲星相乘占

宋志曰歲星與月相乘有拔城而相攻

月食歲星占

宋志曰月與歲星相凌犯而歲星入月中月掩歲星不見爲月食歲星入臣賊主一云其分有逐相

歲星食月占

宋志曰月凌犯於歲星歲星入月中而見星爲歲星食月臣下叛或有疾又曰有易主

月凌歲星側占

宋志曰月凌犯歲星之側則多盜賊刑獄極繁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歲星入月中占

宋志曰歲星入月中其分有逐相人臣賊主

月與火星相近占

宋志曰月與熒惑相近其分兵起又曰貴人疾

月犯火星占

宋志曰月犯熒惑以戰小吏死亦曰貴人出有兵一曰戰勝之國大將疾

月嚙火星占

宋志曰熒惑犯月而嚙之有軍破敗而北

火星食月占

宋志曰：癸亥入月中而見，爲火食月，讒臣進用，後宮有憂。

月食火星占

宋志曰：癸亥入月中而星不見，爲月食火，其分兵侵，有白衣之事。

火星順行入月中占

宋志曰：火星順行入月中者，憂在宮中，非賊乃盜也。有亂臣國相死，若爲兵死，喪以戰不勝，一曰臣叛其主。

火星逆行入月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堊

宋志曰：火星逆行而入月中，讒臣用事也。及相犯七寸之內者，人主惡之。

月犯土星占

宋志曰：月犯土星，其宿國不犯上，又曰臣民有叛者，亦曰其國貴人兵凶，天下亂，有大風，有亡地，有大喪。

土星入月中占

宋志曰：土星入月中而星不見，月食土星，女主死，其國以殺以伐而亡，國民流千里。

土星食月占

宋志曰：填星入月中而見星，曰土星食月，女主凶，不喪則黜。

月犯金星占

宋志曰：月犯太白，強侯作，警國兵戰不勝，天下靡散。

金星貫月占

宋志曰：太白貫月，不出三年，國有兵，兵戰不勝，亡地。

月食金星占

宋志曰：太白入月中而不見星，名曰月食金，強國君憂，又曰強國戰敗，亦爲臣弑主，臣亦死，強國以戰而亡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敬天

堊

金星入月占

宋志曰：太白入月中而有光見星，名曰金入月，必有內患，戰不勝，國失政，大人爲亂，將戮成，亦爲刑理，失中，自毀其法也。

月戴金星占

宋志曰：月在金星下，如頂戴，爲月戴金，有卒卒一曰有卒兵。

金星食月占

宋志曰：金居月中而有光明見星，名曰太白食月，臣叛主，一曰臣弑主。

月犯水星占

宋志曰：月犯辰星，兵起上卿亡，或延尉憂，一曰天下有大水。

水星入月占

宋志曰：水星入月中，有水刑事，一曰臣叛主。

水星食月占

宋志曰：水星入月中而見星，爲水食月，天下民大憂，月食水星占。

宋志曰：辰星入月中而不見星，名曰月食，其分有憂。

一云以女亂亡國，其分水饑，一曰其國女戰，又曰：聖明世法錄 卷十七 第五天 彗

無兵而食，所當之國兵起戰不勝。

彗星貫月占

宋志曰：彗星入月中，期十二年大飢，若食之，若貫之，爲臣叛。

荆州占曰：彗星入月而月無光，有亡國，星入月亡復。

其主彗星在月上，兵起將死，四夷來侵。

流星衝月占

宋志曰：流星衝月及雨貫月，大臣凶，若衝而透過，爲貫月，爲災尤甚，亦爲太子有咎。

奔星入月占

宋志曰：奔星入月，其下有謀，又曰：若無光，則將戮流，星入月，女主有疾，有削土，星則爲兵爲喪。

水星在春季占

朱文公曰：歲星爲福，其占在春。

水星在春變色白無光占

宋志曰：春行秋令，則歲星變色而無光，人有疫，歲風暴雨，總至主穰，勢蓬藁並興，國當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天多陰沉，淫雨大降，兵革並起。

水星在春變色赤占

宋志曰：春行夏令，則星變赤而有芒角，雨水不時，神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第五天 彗

水旱落，國將有恐，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爲害，人多。

疫癘，時雨不降，小麥不收。

水星在春變色黑占

宋志曰：春行冬令，則星乃變黑，而水滂爲災，雪霜大降，首種不入，鳴氣不勝，民多相掠，寒氣時發，神木甘肅。

水星在春青色占

宋志曰：色青爲應候之溫，如是本色，其體潤澤，有芒氣，皆爲福慶。

水星在春初出小而復大占

宋志曰初出小而日益大所居國利

木星初出大而後小占

朱文公曰初出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固

木星去其舍而所去占

宋志曰歲星去其舍而之他舍所去之國爲兵爲饑爲凶爲失地所居之國爲慶爲樂爲昌爲得地

木星未當居而居占

朱文公曰木星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爲福慶

木星未當去而去占

宋志曰當居而不居未當去而去既不去之又復去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

之在左右搖其國凶

木星所衝之方占

朱文公曰所衝之方乃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

木星自暈占

甘德曰木星自主暈者則有喪事

木星晝見與日爭光占

傅曰晝見爲強臣占曰歲星晝見與日爭光文弱武

強

火星在夏季占

宋志曰熒惑乃火之精爲視且以審理之道必有審

於視聽不法皆自熒惑變生聖人因而名之熒惑一曰罰星主糾察南方屬火故夏占之

火星在夏變色青占

宋志曰夏行春令則星色青而變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五穀晚熟百蟲時起其國乃亂

火星在夏變色白占

宋志曰夏行秋令則其星色白而昧苦雨數來五穀不榮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

火星在夏變色黑占

宋志曰夏行冬令則其星色黑而芒草木旱枯水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天 城廓電凍傷五穀暴兵來

火星在夏旺色赤占

宋志曰色赤則赫曦施化依其本體旺者皆爲福昌

火星在夏赤如炬火占

開元占曰熒惑色赤如炬火小人撓槍不有亂臣則有大喪兵大起先起者亡後起者昌

火星在夏失度吐舌占

朱文公曰失度吐舌旱火從宮殿高臺而發

火星在夏季逆行二舍餘占

開元占曰熒惑逆行二舍半有火災一曰有女災一

曰有大水

火星留以庚辛之日占

開元占曰癸或若以庚辛之日留者天下有大喪及有兵

火星在夏季若反明占

天官書曰火星當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惡之

火星光芒如正旗占

開元占曰癸或若以庚辛之日留者有破軍殺將順正旗而伐之大勝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號天

火星晝見自暈占

開元占曰晝見臣謀主自暈大臣背其主

火星勾已還繞逆行占

朱文公曰繞跡成勾大凶旱饑兵迫

火星當入不入占

開元占曰當入不入國有殃

火星當出不出占

開元占曰當出不出天下有兵民多流亡

土星在夏季占

朱文公曰填星主德占爲夏季亦陳于外而兆于中

居四方之中戊巳之位萬物因之以生四氣據之而列故星之名曰填星德厚安危存亡之數以其屬土之行而動靜凶吉占于夏季

土星在夏季變色白占

宋志曰夏行秋令則填星乃變白主兵濕水滯不稼不熟乃多女災之應

土星在夏季行春令占

宋志曰夏行春令則其星變色青無芒角五穀實鮮落故多風人乃遷徙

土星在夏季行冬令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號天 卒
宋志曰夏季行冬令則其星變色黑風寒不時虜隼早飭四鄙入堡

土星在夏季旺色黃占

朱文公曰色黃爲薄蒸當位

宋志曰皆爲福慶

土星四季失色占

朱文公曰春不青夏不赤秋不白冬不黑並有災

土星四季旺占

朱文公曰春色青夏色赤秋色白冬色黑皆爲女主

有喜

土星而而潤芒占

宋志曰潤白而芒角有子孫立王之慶

土星在夏季色黃大無光占

宋志曰若土星色黃而光耀更宮室而土功興又曰

色黃無光女后恣又爲忿爭之事

土星自暈占

宋志曰自暈爲土功

土星生芒角占

宋志曰若芒角則有爭地或旱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歲天

空

土星色白素占

宋志曰色白者有素服天下不安

土星色黃餌魚占

宋志曰黃帝將起填星餌魚謂氣如魚形在填星旁

金星在秋季占

朱文公曰太白兵候占之素秋帝主生成故爲之將

觀象察法因以爲名

金星在秋季行春令占

宋志曰秋行春令則其星色青而昧陽氣復還五穀無實秋雨不降草木不榮暖風未至人氣懈惰

金星在秋季行冬令占

宋志曰秋行冬令則其星色黑大而芒角陰氣太甚

介蟲敗殺戎兵乃來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國多盜

賊運境不寧土地分裂

金星在秋季行夏令占

宋志曰秋行夏令則其星色赤而怒國多火災寒熱

不節其國乃旱螽蟥不藏五穀後生其國大水冬

藏殃敗矣

金星在秋季旺色占

宋志曰秋季色旺體大色白則其令蕭颯如是色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歲天

空

故占之吉

金星當入不入當出不出占

宋志曰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爲敗軍亡地

金星經天已午未位占

晉書曰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主

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後則星亡晝見午上爲經天

金星初出大而後小占

宋志曰初出大而後小者兵弱而愁初出小而後大

者兵弱有善

金星失行占

荊州占曰太白出西方常在申酉之間失行而在北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之驗

金星行盈縮曆占

宋志曰夏至後日方南而居其南至後日方北而居其北曰盈候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而居其北日方北而居其南曰縮候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

金星出高深占

宋志曰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出卑用兵淺吉深凶

金星行疾行遲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徵天

奎

朱文公曰行疾則速戰行遲則可留

金星出西方占

朱文公曰出西方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

金星出東方占

宋志曰出東方爲德左之迎之吉反之皆凶

金星自生量占

開元占曰自暈則天下大赦有兵則喜

金星晝見與日爭光占

宋志曰晝見與日爭光強國弱小國強女后昌司馬彪曰爲強臣

金星色赤焱然占

朱文公曰焱然而上兵起滿野焱然而下流血盈溝

金星光明見影占

宋志曰若光明見影者戰勝體小而昧者軍敗國憂

水星在冬季旺占

宋志曰辰星乃水之精其位當子得太陰之氣而四象之終卽其義也故冬占之

水星在冬季行春令占

宋志曰冬行春令則其星色青凍氣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蟲蝗爲敗水泉咸竭人多疥癘胎妖多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徵天

奎

傷國多痼

水星在冬季行夏令占

宋志曰冬行夏令則其星色赤而昧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其國乃旱氣氣冥冥雷乃于聲水滂爲敗時雪不降凍水有釋

水星在冬季行秋令占

宋志曰冬行秋令則其星色白大而不明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地上侵削米雪雜下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堡

水星在冬季旺占

宋志曰水星于冬旺黑色如是色也主吉有軍於野
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於野辰星爲法形之象

水星不以時而出占

宋志曰若刑政失簡宗廟廢祀不以時而出當寒反
溫當溫反寒

水星當入不入占

宋志曰當入不入爲失法律

水星當出不出占

朱文公曰當出不出兵大起而豪傑興

水星與金星各在一方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徵天

奎

宋志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辰星出西方太白
出東方爲格對或出與太白不相從野離有軍不
戰

水星來抵金星占

宋志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出將或正旗上出鼓
軍殺將客勝不出客敗視所指以命破軍

金星環繞水星占

朱文公曰若環繞若免過函劍若摩太白之右爲客
勝爲主人更成于數萬人之事

水星出東方色赤占

朱文公曰在東而赤者中國勝在西而赤者外國亨
無軍于野而赤兵將起而欲征

水星經天晝見占

宋志曰晝見則其國必亡大亂若經天則大凶天下
易土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七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徵天

徵天

奎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八目次

敬天

雲氣

焚或

填星

太白

辰星

五星凌犯

瑞星

妖星

歲星精變

熒惑精變

填星精變

太白精變

辰星精變

雜妖

客星

流星

飛星

飛流異狀

隕墜晝見

帝王氣

猛將氣

軍勝氣

軍敗氣

城勝氣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目次

一

屠城氣

伏兵氣

暴兵氣

戰勝氣

圖謀氣

軍管雜氣

吉凶氣象

潦霧

虹霓

占風

八風

五音風

六情風

日辰大風

風占勝氣

旋風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十八

史官

陳嘉謨

卷十八

敬天

雲氣入紫微垣占

荊州占曰有雲氣如雞雛出此子孫之氣赤黃氣滿

澤入天子有喜黃白氣如旗起人主壽如杓破碗

入有璧玉喜白氣出有戕黑氣入有兵

雲氣入北極占

天文錄曰北極北辰至尊者也其紐星天樞也黃白

氣入兵起黑氣入大人憂黃白氣入禽獸類走如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一

飛鳥入神氣有喜

雲氣入鈞陳占

樂緯執圖徵曰勾陳王后宮黃白氣出不戰兵在外

者罷赤氣出將有功蒼白青黑氣入皆主大司馬

憂

雲氣入天皇大帝占

天文錄曰天皇大帝其神日耀魄寶也主天文象黃

白氣入有喜出則改立王者

雲氣入四輔占

天文錄曰四輔星輔佐也黃白氣出將相有喜黑氣

入有病

雲氣入五帝內座星占

天文錄曰五帝內座在華蓋之下黃氣入君有喜當立宗廟氣入不出六十日太子卽位

雲氣入天柱星占

天文錄曰天柱主建政教亦黃氣入天子喜封廟陵事氣出天下受喜三公受爵黑氣入將相死

雲氣入六甲星占

六甲主分陰陽化時節黃雲入術士與蒼白雲氣入

太史官受賜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賦天

雲氣入御女星占

天文錄曰御女主御妻之象也白黃氣入有子孫喜黃氣入后妃受賜蒼白氣入后宮多病

雲氣入女史星占

天文錄曰女史主婦人之微者主傳漏黃白氣入女

史有喜慶

雲氣入杜史星占

天文錄曰杜史古者有左右史主扈事之象也黃氣入君賜爵祿蒼白氣入左右史死黃白氣入柱史遷

雲氣入大理星占

天文錄曰大理評刑斷獄黃白氣入有赦刑罰之官受遷黑氣入決獄不平刑罰官受黜

雲氣入陰德星占

天文錄曰陰德主周給賑撫黃氣入天子有喜諸侯受賜黑青氣出太子憂之

雲氣入天牀星占

天文錄曰天牀主寢舍燕休亦黃氣入天子有喜黃氣出后宮有子孫之喜白氣入君不安青氣入君有憂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賦天

雲氣入華蓋占

天文錄曰華蓋如蓋狀所以覆蔽帝座黃氣入天子喜亦氣出候王受賜

雲氣入傳舍星占

天文錄曰傳舍主賓客館舍黑雲氣入胡兵侵中國

雲氣入八谷星占

天文錄曰八谷主歲豐儉黑氣入萬物不收大荒儉

雲氣入文昌星占

天文錄曰文昌天之六府也黃雲氣入三公受賜蒼白氣入將相憂亦黑氣入三公黜

雲氣入天牢星占

天文錄曰天牢主貴人之牢也黑氣大圓長三四尺出貴人親屬有憂

雲氣入勢星占

天文錄曰勢星主助宜王命內常侍官黃白氣入中官受賜赤氣入中官叛黑氣入中宮憂

雲氣入北斗星占

天文錄曰北斗七政之樞機也有五綠雲氣入天子立太子赤氣覆之黃氣入君喜黑氣入民憂赤氣入宮朝火災黑氣如禽獸狀入虜入塞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四

雲氣入天理星占

天文錄曰天理主執法之官赤氣入中兵起將相行兵

雲氣入相星占

天文錄曰相星主總領百司而掌邦教黃氣入諸侯有喜

雲氣入太陽守星占

天文錄曰太陽守主大將大臣之象黃氣入大臣受賜

雲氣入天堂星占

天文錄曰天堂主戰鬪知凶吉黃氣入君臣和萬物

成朝多賢士天下太平黑氣入宰相黜

雲氣入太一星占

天文錄曰太一主風雨水旱兵饑黃白氣入目官受賜赤氣入兵革遍野蒼白氣入民多疾疫

雲氣入天樞星占

天文錄曰天樞主分爭與刑罰蒼白氣入兵起將死黃白氣入臣有拜賜黑氣入大人憂

雲氣入玄戈星占

天文錄曰玄戈主胡兵黑氣入胡兵進白氣入胡人疾疫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五

雲氣入太微垣占

天文錄曰太微垣三光之庭黃白氣入有光人主益壽黃氣如帶入有婦人喜赤黃氣入天子有翊喜

氣如獸入天子用獸賜諸侯白氣如杯稅入有璧王喜若青黑赤氣入背育憂

雲氣入東西掖門占

天文錄曰左掖門在端門東右掖門在端門西若左右掖門有黃氣入天子喜蒼白氣出有喪事青氣

入有兵起黑氣入有憂

雲氣入五帝座占

天文錄曰五帝座在太微垣中黃氣入天子有子孫喜青赤氣入近臣有謀蒼白氣入有喪事

雲氣入幸臣星占

天文錄曰幸臣者親愛之官常侍太子青赤氣出五帝座入幸臣中不出六十日近臣謀君氣不明者不祥氣明皆成

雲氣入太子星占

天文錄曰太子者帝之儲也黃氣入太子喜黑氣入太子憂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天文

六

雲氣入從官星占

天文錄曰從官主疾病巫人黑氣入巫人受戮黃氣入巫人受爵

雲氣入郎位星占

天文錄曰哀鳴郎位也黃氣入潤澤中郎受賜黑氣入中郎雙死蒼白氣入中郎爲亂赤氣入中郎兵起

雲氣入三台星占

天文錄曰三台者在人曰三公黃氣入將相有喜黑氣入三公憂白氣入三公黜

雲氣入五諸侯星占

天文錄曰五諸侯主刺舉戒不虞蒼白氣入諸侯有喪

雲氣入天市垣星占

天文錄曰天市垣天子之市天下之所會也黃白氣入繒帛常集天市中有神氣如奇物入天子喜黃白氣入萬物賤蒼黑氣入萬物貴赤氣入市中有火災

雲氣入貫索星占

天文錄曰貫索主賤人之牢也蒼白氣入天子亡赤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天文

七

氣入兵起黑氣入獄多枉死黃氣入天子喜

雲氣入女狀星占

天文錄曰女狀主后宮御女也黃氣入后宮有福白氣入有喪黑氣入有死者青氣入宮女多疾病

雲氣入角宿星占

晉書曰角宿爲天門左角爲理主刑右角爲將主兵有蒼白氣入左角星兵敗出右角星戰有憂

雲氣入庫樓星占

天文錄曰庫樓兵車之府有赤氣千尋天子自將兵雲氣入亢宿星占

晉書曰：亢宿爲天子之內朝廷，也有雲氣入民主，疫。

雲氣入折威星占

天文錄曰：折威主斷獄，黃白氣入，有和親。天子喜者，白氣入，大臣爲亂，黑氣入，天子惡之。

雲氣入攝提星占

天文錄曰：攝提爲楯櫓夾帶座，黃氣入，公卿受賜，青氣入，九卿受赤氣入，戈楯用，黑氣入，大臣死。

雲氣入大角星占

天文錄曰：大角，天王座也，青氣入，千尋如櫓，衡過者，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殿梁折青氣掩君憂，白氣有喪，黃氣出國有喜。

雲氣入氐宿星占

晉書曰：氐宿爲宮后妃之府，蒼白雲入，疾疫流星，黑氣入，大水。

雲氣入招搖星占

天文錄曰：招搖爲天庫，蒼白氣入，相死，赤氣入，兵亂，黃氣入，罷，白氣入，大人憂。

雲氣入梗河星占

天文錄曰：梗河主矛鋒，備不虞，赤氣入，有大戰，蒼白氣入，將死。

雲氣入騎官星占

天文錄曰：騎官，天子宿衛之士也，蒼白氣入，騎官死。

雲氣入房宿星占

晉書曰：房爲明堂布政之宮，黃雲如入，入者后妃有娠，赤氣入，兵起。

雲氣入心宿星占

晉書曰：心宿爲天王之位也，青氣入，天子使諸侯，赤氣入，心宿太子受賜。

雲氣入積卒星占

天文錄曰：積卒爲五營軍士，主掃除，青氣入，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雲氣入尾宿星占

晉書曰：尾宿爲后宮之場，后妃之府，蒼白氣入，君有故臣來，氣出，臣有亂。

雲氣入龜星占

天文錄曰：龜星主贊神明，定吉，赤氣入，卜祝官憂。

雲氣入天江星占

天文錄曰：天江主太陰，青氣入，車騎出，黑氣入，多雨水，黃氣入，兵罷，黃氣出兵出。

雲氣入傅說星占

天文錄曰傳說主后官女巫也主與長子孫祝祠神

靈赤氣入女巫憂

雲氣入魚星占

天文錄曰魚星主理陰陽知雲雨之期赤氣入兵起將憂氣出兵罷黃氣入天子用事氣出兵起

雲氣入箕宿星占

晉書曰箕宿亦后妃之府也蒼白氣入四夷內侵黃氣入蠻夷來賓

雲氣入斗宿一名南斗星占

晉書曰南斗爲天廟丞相大宰之位蒼白雲入多風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徵天 十

赤雲入兵起

雲氣入牛宿星占

晉書曰牛宿爲關梁主犧牲蒼白雲入多疾疫赤雲入有兵攻城

雲氣入九坎星占

天文錄曰九坎主溝渠導引泉源青氣入天下旱黑氣百川溢

雲氣入河鼓星占

天文錄曰河鼓天鼓也主天子軍鼓黃白氣入天子喜赤氣入兵起黑氣入將死青氣入將憂

雲氣入織女星占

天文錄曰織女星天女也主瓜果絲帛珍寶蒼白氣入女子有疾赤氣入女子多死於兵黑氣入女子憂黃氣入女子有喜

雲氣入女宿星占

晉書曰女宿妻妾之稱婦職之卑也赤氣入婦女多以兵死白雲入女多疾疫

雲氣入匏瓜星占

天文錄曰匏瓜主天子菓園也蒼白氣入菓多不實赤氣入天下菓多實黃氣入天子以菓賜諸侯黑氣入食菓多致疾疫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徵天

十一

雲氣入天澤星占

天文錄曰天澤主四瀆津梁黃白氣入天子有德令蒼黑氣入主大水

雲氣入虛宿星占

晉書曰虛宿爲廟堂主祭祀禱祀事黃氣入天子以喜起廟祠蒼白赤氣入有土工蓋屋之事

雲氣入天壘城星占

天文錄曰天壘城主北方北夷之事黃氣掩之北夷滅有疾疫

雲氣入敗白星占

天文錄曰敗白主敗亡災害黑雲氣入人主憂

雲氣入危宿星占

晉書曰危宿爲天市王宗國宮室又主營造受藏之事者白氣入風雨損屋

雲氣入室宿一右營室占

晉書曰營室爲宗國又爲軍糧之府也黃氣入光潤如日月天子有男子之祥白氣入有喪赤氣入兵起

雲氣入羽林軍星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主

天文錄曰羽林軍主天軍翊衛也若白氣入后憂黃氣入后喜或受天子所獻黑氣入諸侯惡之

雲氣入北落師門星占

天文錄曰北落師門主北方藩落若白氣入憂疾病黑氣入主憂黃白氣入天子喜出中使出

雲氣入壁宿星占

晉書曰東壁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赤氣如日月也澤入男子之祥白氣入夫人憂

雲氣入奎宿星占

晉書曰奎宿爲天下武庫又主以兵禁暴橫黃雲入

天子宮中有喜黑氣入有憂蒼赤氣入有受命來降者

雲氣入土司空星占

天文錄曰土司空主掌水土事黃氣入土功興國移京

雲氣入閣道星占

天文錄曰閣道主輦閣之道黃氣入天子喜白氣入有忌事黑氣入主有疫

雲氣入附路星占

天文錄曰附路主便閣道徑也若白氣入太僕赤

氣入太僕受誅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主

雲氣入王良星占

天文錄曰王良星主天子奉車御官也青氣入奉車御官有憂陸車赤氣入奉車御官有斧鉞之憂黃

氣入奉車御官受賜

雲氣入婁宿星占

晉書曰婁宿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黃氣入貴人受賜白氣入人民受賞赤氣入主兵

雲氣入天倉星占

天文錄曰天倉主五谷所藏侍邦之用黃氣入歲大

熱赤氣入兵起大倉庫有火災

雲氣入天火將軍星占

天文錄曰天火將軍天之火將軍也蒼白氣入軍多疾赤氣入主兵

雲氣入胃宿星占

晉書曰胃宿爲天子厨藏主倉庫廩蒼白氣入有糶粟事黑氣入倉困敗谷腐

雲氣入天廩星占

天文錄曰天廩主積黍以享祀青氣入蝗蟲大旱黃氣入歲多粟黍黑氣入多水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歲天

占

雲氣入天圉星占

天文錄曰天圉主給御廩衆盛青白氣入歲飢民流亡

雲氣入大陵星占

天文錄曰大陵一曰積京主丘陵墳墓死喪蒼白氣入有大兵喪赤氣入多戰死

雲氣入天船星占

天文錄曰天船主道濟利涉青氣入天子不可乘御船黃氣入天子乘船有喜

雲氣入積尸星占

天文錄曰積尸在大陵中墓也主死喪蒼白氣入人多死黑氣入民多疾疫

雲氣入積水星占

天文錄曰積水主水官供給酒食蒼白氣入有水災

雲氣入昴宿星占

晉書曰昴宿爲旄頭胡星也有蒼赤氣入人民疾疫妖言起胡兵入

雲氣入蒞彗星占

天文錄曰蒞彗主積藁之屬赤氣入有大憂天子因火散財黃氣入天子財寶出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歲天

占

天文錄曰天苑主天子養禽獸之苑蒼白氣入獸多病黃氣入牛馬蕃息黑氣入牛馬多死

雲氣入畢宿星占

晉書曰畢爲邊兵主戈獵白氣入畢口其歲大人必有主者赤氣入必有兵起旱火災蒼白氣入歲多收

雲氣入五車星占

天文錄曰五車天子之五兵車舍也蒼白氣入民不安多流亡赤氣入兵起

雲氣入天潢星占

天文錄曰天潢主河津渡涉事黃氣入天子喜安和兵罷蒼白氣入有喪赤氣入兵起庫有火

雲氣入天高星占

天文錄曰天高主望八方雲氣今觀星臺之象白氣入早霜害禾稼

雲氣入咸池星占

天文錄曰咸池主陂澤魚鱉池沼黃氣入有喜事黑氣入大水蒼白氣入魚多死赤氣入主旱

雲氣入天關星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太

天文錄曰天關主邊防道路黃氣入西方來貢玉帛雲氣入參旗星占

天文錄曰參旗爲天子弓旗也主弓弩之候赤氣入西胡來侵

雲氣入天園星占

天文錄曰天園主蔬菜之所也有白氣入兵起

雲氣入觜宿星占

晉書曰觜觴爲三軍之候有黃雲入兵出黑氣入大入憂

雲氣入參宿星占

晉書曰參爲大臣主鉞斬刈有蒼白雲入憂兵氣入內兵起

雲氣入玉井星占

天文錄曰玉井主水泉以給庖厨青氣入井水不可食

雲氣入天厠星占

天文錄曰天厠爲溷隱主腰下疾赤氣入兵起黑氣入大人憂黃氣入天子喜

雲氣入井宿星占

晉書曰東井爲水衡主法令黃白氣入有水澤事興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主

赤雲入有大水成疾病

雲氣入積水星占

天文錄曰積水主水官供給酒食蒼白氣入憂水雲氣入積薪星占

天文錄曰積薪主外厨以給烹飪之事赤氣入憂火

雲氣入北河星占

天文錄曰北河主胡門白氣入邊境有兵又主胡王死

雲氣入南河星占

天文錄曰南河主越門青氣入河道不通赤氣入天

子有兵黃氣入有德令青氣入水傷人

雲氣入水位星占

天文錄曰水位主水衝漏溢赤氣入大人憂旱歲飢荒

雲氣入狼星占

天文錄曰狼星主野將侵掠赤氣入有兵革胡人侵掠民驚

雲氣入弧矢星占

天文錄曰弧矢弓矢也主行陰謀以備盜赤氣入民驚一曰人人中國黑氣入胡人多病死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歌天

十六

雲氣入老人星占

天文錄曰老人星主壽故白氣掩老人憂

雲氣入鬼宿星占

晉書曰鬼宿主視明察奸謀白雲入有疾病黑氣入大人憂

雲氣入耀星占

天文錄曰耀星主烽火備驚惡赤氣入天下烽火動雲氣入柳宿占

晉書曰柳爲厨宰主尚食和滋味赤雲入有失火之憂黃雲入有赦

雲氣入酒旗星占

天文錄曰酒旗主宴會醵酌赤氣入君以酒食

雲氣入星宿占

晉書曰七星主衣文繡著白氣入大人憂赤雲入四曲五曲不止臣亡

雲氣入天相星占

天文錄曰天相大臣之象若黃氣入大臣喜黑氣入將相憂

雲氣入張宿占

晉書曰張主珍寶宗廟黃白氣入潤澤天子喜賜客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歌天

无

氣出天子使諸侯赤氣入用兵賜物

雲氣入翼宿占

晉書曰翼爲天樂府主徘徊赤氣入有暴兵黑氣入夜不出大人憂兵起

雲氣入軫宿占

晉書曰軫主冢宰輔臣之職黃白氣入天子用車馬賜諸侯黑氣如杵入大人墮車

雲氣入器府星占

天文錄曰器府樂器之府也赤氣掩之音樂廢木星火星相近者

宋志曰木火合爲旱爲饑以戰則北軍困。一云大臣
匪謀下反者必主亡地。又曰爲內亂。一云相犯爲
大戰。

歲星與熒惑食而相掩人主惡之一云三年國亡
木火合而爲鬪爲旱爲饑。又曰子憂父國憂賊。
火觸木有子孫之慶天下受福。

木觸火國民疫病。

木星土星合犯占

木土合野有兵相攻。又曰土木合有謀更代事主
勢自弱。又曰戰必敗亦爲饑。又曰爲內亂民飢。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數天

手

木星與金星合而交鬪占

木金合鬪國有內亂大將死國有破軍。又爲水。

木與金環繞午東午西者逐相。一云金環繞木其

下破軍殺將亡國。

木文公曰木金合鬪於東外有兵戰合鬪于西內有

賊亡。

木星與水星合占

宋志曰木與水合內兵有戰。又爲變謀更事。又曰國
有水災人民流亡。

歲星與辰星相犯占

宋志曰歲星與辰星相犯太子憂。一云相犯爲兵若
守之有賊至。

火星與金星相占

宋志曰火與土合爲憂。又曰爲喪其國不可舉事用
兵必受其殃。又爲兵亂爲旱爲喪。

火星犯土星占

宋志曰熒惑干填星大旱合而爲之將軍爲亂。又曰
犯之旱大戰或爲女子當之一云大人惡之。

火星犯金星占

洪範傳曰火犯金人主亡天下憂兵起。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數天

手

金星犯火星占

宋志曰金與火相犯其下爲大戰太白所在之方其

分軍敗。

熒惑與太白犯而或鬪占

宋志曰熒惑與太白鬪諸侯王相有喪若離國多盜

賊若戰殺大將歲飢。

金星與火星相守占

宋文公曰流血盈野兮守而不動。

水星火星相近占

水火相近不宜用兵。

火星觸水星占

宋志曰火觸水併亂一曰有異姓主水觸火主哭泣於宮太子不安

熒惑與辰星相合占

熒惑與辰星合爲飢將出軍行大敗有覆軍將殺在秋爲兵在冬爲喪又曰爲渰不可舉事用兵反受其殃有軍不利先起爲主者勝下水故曰渰

水星金星南北同度占

歲星與太白合大亂有軍相戰大將死一云爲白衣會爲水爲饑爲疾爲亂爲喪一云會星在南其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歲天

圭

年穀熟金星在北歲偏無成一曰歲星與太白合光其野有謀兵亂

木星與金星相犯占

朱文公曰木星相犯臣黜女喪

火星守水星占

宋志曰火守水太子憂有救

土星與金星合占

朱文公曰土金合矣其國亡地爲白衣而爲疾若爲內兵而爲水

土星與金星合於太微占

朱文公曰國有大兵則合于太微

宋志曰土金俱入營室相守爲兵爲疫

金星干犯土星占

朱文公曰金干土五穀不熟

宋志曰金犯土太子有憂

土星與水星合爲壅阻占

朱文公曰土水合處則爲壅阻不可用舉事或爲變謀更事戰之各敗或有陰謀

金星相留犯水星占

國有憂懼金相留金犯水家國不安之候水犯金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歲天

圭

將相傾敗之跡

水星環繞或闕金星占

環繞或闕或大亂而爲內亂

金星與水星相合占

宋志曰辰星合金爲變謀若旗爲兵憂一云太白爲主辰星爲客則有兵戰勝

辰星入太白而上出占

辰星入太白而上出客敗破軍亡地殺將爲主者不利

辰星入太白而下出客敗破軍亡地

二星同度占

朱文公曰二星同度遠則喪母

三星若聚占

三星若聚或立侯王

四星若合占

宋志曰四星若合是謂大彗其下兵喪並起關閉邊

濬

五星若合占

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惠愛慶子孫蕃昌忘德受

殃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五

天紅占

天紅乃有大兵起國中君惡兆民離散

夜行火見妖生占

見火發于夜滅而無灰則妖怪並臻庶民病喪

地燃占

地燃則賢人出見大臣專政兵起中原

地湧出佛像占

地忽有神佛見像湧出者天下易主人民流亡五

穀微收蟲蝗爲害

獸畜作人言占

禽獸作人言中原兵起夷狄來侵大凶

地上諸蟲生占

諸蟲生發則大饑饉人民流移夷兵來侵

地生土錢占

地忽生土錢則人主惡之盜賊起于宮內女主憂

驚

瑞星占

瑞星者福德之星天下有道則見

周伯星占

周伯色黃潤而澤煌煌然見則國昌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五

天堡星占

朱文公曰國有喜天堡流墜

格澤星占

宋志曰格澤類炎火而色黃白上銳下大起于地而

漸見則不有土功富有火災

舍譽耀射占

朱文公曰昴秋奉化舍譽之耀若彗

景星如月占

晉書曰景星如半月生于晦朔照月爲明亦名德星

天子至孝海內觀悅德潤八方

歸邪星占

朱文公曰歸邪如雲而若星慶其歸國

李星占

光芒四出者曰李爲兵

彗星占

晉書曰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李星小者數寸長者巨

天見則兵起

天棓星占

天棓星本類彗星末銳長三四丈出東北方主奪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彗天

天槍星占

斗德曰槍星類彗星末銳長二三丈出必有破國亂

君

國皇星占

朱文公曰國皇類南極而體大主寇難而爲兵喪

天衡星占

宋志曰天衡如人蒼衣赤首不動主減位見則臣謀

主武舉卒發天子憂

蚩尤旗星占

晉書曰蚩尤旗類彗而委曲爲旗見則王者征伐四

方

昭明星占

宋志曰昭明狀如太白光芒不行體天色白有角如

三足上有九彗見則兵大起天下有喪多變而大

人凶

司危星占

晉書曰司危如太白有目出西方爲乖爭之兆主擊

強見則失法

天棓星占

宋志曰天棓又名斬星彗出西方如劍長可四五丈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彗天

主殺將又爲其下內亂赤地千里枯骨藉藉

五都滅亡彗星丹赤占

赤彗主滅五都

五殘星占

晉書曰五殘類辰星主乖亡爲急兵

微漢星占

微漢星青中赤表下有彗主逐王出則兵起

六賊星占

六賊大而赤動而有光或曰形如彗見則其分有

兵喪

彗星占

朱文公曰彗星類蕭疎占宿地

旬始近北斗狀如雄雞伏警占

旬始近北斗而類雄雞其怒如伏警而色青黑主亂兵且主更改爲暴屍而爲積骨

忽爾黃慧見之占

宋志曰黃慧見之主女亂

天狗星流占

晉書曰天狗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衝天則見破軍殺將之兆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天

枉矢星如蛇行占

宋志曰枉矢才弩之像類大流星色蒼黑如蛇行望之如有毛長數丈

管頭星畫隕占

流星畫隕管頭有聲如雷光照入野雉皆鳴羣鳥盡驚

長庚星如布占

朱文公曰長庚如一匹布着天見則兵起

天鋒星占

晉書曰天鋒慧象不歸天下縱橫則天鋒見

老子星占

朱文公曰老子則淳淳然色白者兵大起

蓬星熒熒然占

蓬星熒熒然而色青者穀不登

赤氣竟天占

赤氣竟天格澤之氣伏屍之象流血之徵

燭星上有二彗占

宋志曰燭星入太白而不行不久而滅或曰星上有二彗所燭地城邑亂者若出東方兵戰不勝出南方亡地出西方其地有喪出北方色赤其地兵勝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无

濛星如牙旗占

濛星一曰刀星夜有赤氣如牙旗或長或短四面西南最多亂之象也或遍天薄雲西方生赤黃氣

長三尺乍見乍沒尋皆消滅見則兵起大戰流血

白星占

朱文公曰白星爲喪也似星非星

客星占

非其常有是謂客星體小去連者事微而禍淺芒角見久者事大而禍深黃爲土功而得地亦爲殺將而侵城青黑則其下多病純白則其分多兵

玉蓬星狀如粉絮占

晉書曰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見則風雨不節五穀不登

溫星出四隅占

宋志曰溫星色白而大如動搖常出四隅來南則有兵將軍出於野東北暴兵千里西南見其地兵起竝起西北見其地大水人饑饉

流星自上而降占

晉書曰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出則使者出

飛星自下而昇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手

宋志曰自下而上曰飛飛至地曰墜聲隆隆者怒之象也

衆星竝流占

朱文公曰衆星竝流則將軍並舉其兵

白化爲雲各天滑流血積骨

白化爲雲各天滑流血積骨

天子氣外黃內赤占

宋志曰凡天子氣內赤外黃或赤黃如龍所發之處

當有王者

隋書曰天子氣上達于天以王相日見

宋志曰或如龜鳳人虎有五彩及管上氣如龍馬或

雜色衝天皆帝王之氣

晉書曰天子氣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常帶殺氣森

森然

宋志曰或如城門或如高樓或如萬石倉隱隱在氣

霧中皆常帶殺氣森森然

晉書曰天子氣如華蓋在霧中

天子氣或有五色多晨昏見

兵書曰天子氣五色如山鎮

宋志曰帝王之氣若天子欲有游幸處其地亦先發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圭

晉書曰天子氣如千石倉在霧中常帶殺氣

將軍氣上與天連占

宋志曰凡氣上與天連軍有名將

晉書曰猛將之氣如火烟

京房曰猛將之氣內白而外赤氣繞之

宋志曰敵上氣黑中而赤氣在前者將精悍不可當

如龍如虎在黑氣中爲猛將若無所動必有暴兵

起

晉書曰猛將之氣如猛獸

宋志曰或氣發漸漸而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宋志曰有交蛇氣在吾軍上戰必大勝

抱朴子曰猛將之氣如火大勢若張等

宋志曰氣白如粉絮或白如園翕正白日迫明皆爲

猛將之氣

晉書曰孫資氣其黑如山林竹木

晉書曰猛將氣黑如門上樓上赤下黑

朱文公曰或赤黑如旌旗舉並爲勇將強卒亦主深謀遠慮

軍勝氣占

以勝之氣覆軍以堤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戰天

奎

宋志曰有雲如鳥鳥其狀如飛去所見國戰必大勝

宋志曰氣如旌旗無風而颺指

京房曰氣如堤坂而前後摩地此軍士衆強不可擊

若在吾軍可戰必勝

宋志曰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月暈伏有光芒

所見之軍大勝

或如飛鳥徘徊其上或來而高者兵必精銳

晉書曰軍勝氣如闢錐赤曰相隨或發黃氣將士精

勇

軍敗氣如四帛占

宋志曰有雲如三尺白前廣後大軍行之氣

軍勝氣如五馬五色占

宋志曰或如五馬頭低尾仰者勝

暴兵氣如赤杵在鳥雲內占

乙巳占曰暴兵氣如杵兵起民流

伏兵氣如鳥雲與赤氣相隨占

宋志曰鳥雲中有氣如十五人相似或如旌旗在鳥雲中凡有此氣皆爲將卒精悍若臨我軍急擊之勝

軍勝氣如人持斧而望彼占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戰天

奎

晉書曰軍勝氣如人持斧向敵

宋志曰或如蛇舉首向敵戰勝

敵上有雲氣如牽牛未可擊在吾軍戰勝

或氣如覆舟占曰不可攻若在吾軍戰必大勝

或如山堤上有林木將士銳勇不可與戰若在我

軍戰必大勝

或如虎豹伏其軍難攻

雲氣如華蓋在敵上勿往與戰在我軍上戰必大

勝

氣如引索如陣前銳或一二或三四黑色有陰謀

青色有兵赤色飢黃色急去在吾軍急擊而勿留
在敵上急去而勿擊

雲粉沸如樓而赤氣遠之在敵上其兵銳不可擊
在我軍上戰必大勝

敵上有赤黃氣上連於天亦不可攻在吾軍上戰
必大勝

軍敗氣占

宋文公曰氣色四廢枯散占爲軍敗之徵如敗車擊
牛壞屋

宋志曰雲如蓋道蔽濛晝冥者敗不暇食炊不及熟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氣天

而急去

黑氣如塚山墮軍上曰管頭其軍必敗

或白氣如群鳥入屯營連結百餘里徘徊而不絕
須臾不見當有他國來降又曰氣如群鳥亂飛殺
氣也

氣如塵勃勃然如火烟軍敗又曰敗軍之氣如蟻
生草之烟前雖銳後必敗

敵上雲氣如枯蓬轉者急擊之若在吾軍上不可
出戰

或類蠅蓋皆爲將敗

或類蠅魚皆爲將敗

或如群羊在于氣中此爲軍敗之氣

或如群猪在于氣中此爲軍敗之氣

氣出而半絕者軍欲敗漸盡者走一絕二敗再絕
再敗三絕三敗

兩軍相去十里以外望彼軍上氣高如前白後青
者可擊之勝

者

雲如鷄兔臨營者其軍敗走

或如牛馬在氣霧中漸漸入軍者名曰天狗下食
血其軍必敗

血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氣天

雲如人形而無頭者爲敗軍

雲如人頭臨軍上戰不勝

雲如雙蛇委曲者爲敗氣

赤色炎降于天赤氣從天流下入軍營自亂將敗
或氣發連夜照人軍士敗

敵上氣如人臥無手足者軍敗

開元占曰敵上氣如群鳥亂飛此衰氣也疾往擊之
大敗

京房曰望彼軍上氣如楊灰敵當敗走

開元占曰雲氣如捲席布帛亂攘皆爲將敗之氣

宋志曰雲如覆船車蓋其軍必敗。

雲如敗決垣堤者皆爲軍敗之兆。

或乍見乍沒乍聚乍散如霧如起此表氣也。

軍降氣占

朱文公曰或如人叉手頭低不爲將敗軍必爲降。

退逃歸

洪勝氣占

宋志曰青雲臨城有喜慶黃氣尤嘉。

凡白氣從城南非出者其城不可攻。

日暈有青赤氣從中起四出者圍城內兵勝。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彗天

彗

濃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

京房曰城上氣白如旌旗者勝若赤界其銳不可攻。

城堅氣占

宋志曰或氣如雙蛇其城難攻。

或有雲分爲兩其攻不可得。

屠城氣占

京房曰城上氣如死灰色者其城可攻。

宋志曰赤氣在城上黃氣回繞城中大將死城降。

重暈如白虹貫日圍城客勝。

濛氣圍城而入賊者外兵得人。

凡攻城有白氣連城而入城者隨所入擊攻之不空緩也。

或赤黑氣壯如狸皮斑城破將敗。

雲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

其氣東出城可攻其氣西出城可降或氣出如北

皆爲可尅。

雲如人立五枚或山牛在上其城可尅。

城上若無雲氣士卒必敗。

有雲氣色如蛇來指城其城可急攻小緩則失。

京房曰或雲氣上赤下白色者其城可攻。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彗天

彗

宋志曰其氣出城復入城中人欲逃亡。

伏兵氣占

朱文公曰兩軍相當有赤氣隨氣所在有伏兵。

雲綿綿絞絞今車騎潛跡如布席蒿艸今步卒匿

形。

宋志曰氣粉沸如樓狀其下必有伏兵。

或如赤杵在烏雲中其下必有伏兵。

又如幢節伏在烏雲中其下有伏兵。

或雲如山巖在外皆爲伏兵之氣。

暴兵氣占

京房曰：四方無雲，獨有赤雲如虹，如狗，或如覆舟，其下流血，兵戰。

朱文公曰：赤雲如旌旗，或四方徧滿，又爲賊兵暴起。

宋志曰：雲如狗四五枚相聚，固有兵。

雲如人行，如艾虎，並爲賊兵暴起。敵欲來者，其氣上有雲有霧，空中而下，吾陣敵不至。

四方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天，兵大起。

有雲如胡人列陣，天下兵起。

或如人持刀槌，爲賊兵暴起。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戰天

美

赤氣如人持節者，兵來不息。

戰陣氣占

宋志曰：赤氣如傘蓋，覆軍上，當有戰千里內吉，外則有憂。

朱文公曰：氣清白如膏，則大戰將勇。

宋志曰：望無雲，獨見赤雲，如狗入營，大戰流血。

赤雲如屈旋停住，占曰：其下有戰兵流血。

氣如舟蛇，赤氣隨之，必有大戰殺將，又曰：或如立蛇，其下大戰流血。

雲如覆舟，其下大戰流血。

或白氣如車入斗中，轉移者，其下有戰流血，將必日有白氣，若虹而交見者，從上擊下。

日旁有一球氣，萬人必又曰：白虹列四五六見，爲大戰。

圖謀氣占

朱文公曰：敵國圖謀，白氣辭行。

士卒內亂，日月濛濛。

黑如幢節而出，營敵欲求戰而有謀詐。

黑如車輪而臨我陣，敵人謀亂，臣與賊通。

宋志曰：晝陰月衣出，則君謀臣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戰天

美

夜陰晝日出，則臣謀君。

天陰沉不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三日已上。

將軍慎左右及敵，使陰謀五日不雨，名曰濛臣有謀。

若天陰沉，日月俱無光，此爲君臣俱有陰謀。

朱文公曰：黑含五色，臨我軍，敵與臣謀當自敗。

宋志曰：凡兩軍相當，軍上之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臨戰以我西賊東爲例，西厚東薄，西長東短，西高東下，西澤東枯，則我軍必勝矣。

反之則敗。

軍營氣占

軍營氣占

朱文公曰氣安則軍安而治故則軍亂而顛

軍管雜氣占

對敵有雲來而其勢甚卑是賊必大至而急起嚴備

朱文公曰將軍失魄兮雲如蛟龍

宋志曰白氣如鷄兔臨營軍必亡

凡四方盛氣無向之戰如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之類爲盛氣如甲乙日黃氣在東方丙丁日白氣在南方之類爲成氣

朱文公曰赤氣隨日出軍行有憂赤氣隨日沒外有

聖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罕

告急

赤黑氣並行赤氣滅賊可以獲赤氣若獨行無黑氣賊不可得

吉凶氣占

朱文公曰五色氤氲兮蕭索輪囷是謂慶也太平之

應

宋志曰雲氣潤而厚大雨必暴至

雲氣如亂攘大風將至視所從來而避之

朱文公曰軍有喪則白雲南北如陣

赤氣如血則血流

黑氣如道則有敵

宋志曰有雲伏如龍行國內大水人流亡

朱文公曰赤氣如火影臣叛也不過三月

宋志曰視四方常有五色雲其備而不雨者其下有賢人隱也

有雲赤黃四塞終日連夜而光照地者大臣縱恣也

赤雲覆日如血大旱民飢千里

朱文公曰雲如一疋布而行君長憂

雲如氣也昧而濁賢人去矣

聖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望

豫霧占

宋志曰凡在天爲瀾在地爲霧日月不見爲瀾前後不見爲霧象土氣也

朱文公曰霧大作姦臣謀上

濛目見政令不行

臣志不伸晝明夜霧

臣志得伸晝霧夜晴

臣行邪政於百姓霧從夜半至日中

宋志曰霧積日不解晝夜昏暗天下欲分離

朱文公曰乍合乍散兮臣謀不成

山中有大霧十日不解非國之災也山將欲崩

虹蜺占

宋志曰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雲雷散則爲虹蜺雄曰虹雌曰蜺又曰雙出鮮盛爲虹暗薄爲蜺又曰虹者攻也陽攻陰也蜺者嚙也災蟲傷害於物

凡虹直衝天橫截於天左右不見日月者爲雨氣虹蜺而不衝日月者爲風雨之候

雨虹夾日月其色黑白爲喪青黃爲瑞

耳氏曰虹貫日近臣爲亂諸侯有欲反者赤黑虹尤聖明世法錄 卷十八 虹天 望

甚又曰日邊有白虹衝日在東方東反在西方西

反南北二方亦然

宋志曰夜有白虹穿星月有陰謀又曰或大水

晝霧白虹見君有憂

夜霧白虹見臣有憂

白虹下宮殿園池井內不出一年其下君長凶政

亂若數見后當盛

若出地中其地大饑

朱文公曰出井中則憂兵起

宋志曰赤虹如柱其下君長凶萬人叛

荊州占曰白虹貫日臣弑主

朱文公曰日赤黑而虹貫之則君有憂

黃帝占曰白虹繞城不匝從虹缺所在擊之勝其缺處賊乃從其地而破走也

宋志曰凡虹蜺見三日內有風雨即災散

風占

風噫氣也生於四時起於八方其時空而方順則吉否則凶第其氣有聲無形不可圖像故但列其占于左云

風角總占

聖明世法錄 卷十八 風天

風色

風氣如常來從四方

五經通義曰陰陽氣散爲風風氣無根先儒以風從四方四隅來故謂之角

玉水曰風首殺之始天之使也所以主發號施令

其政鳴條啓坼其化鼓舞飄揚

玉水曰風氣所生正當鳴條啓坼若風氣施化則

飄揚敷坼其爲變則水拔神除也

又曰景霽山昏蒼埃際合崕谷若一巖岫之風也

黃白昏埃繞空如堵獨見天垂川澤之風也加以

黃白黑埃齊下山澤之猛虎也。

頌平則清和明靜。政治則天氣溫涼。

宋志曰：凡風之類，清和明靜，天氣溫涼，塵埃不起。

人民悅暢，為祥風；祥風者，瑞風也。亦曰景風。又曰：

和風。人君政頌和平，則祥風至。君聖政治，則春無

凄風，夏無苦雨，尚書洪範曰：聖時風若。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風不鳴素，開甲坼萌。

發屋折木者為怒。

宋志曰：發屋折木，名曰怒風也。

揚沙轉石者為狂。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宋志曰：揚沙轉石，名曰狂風也。

勢紛交錯，橫任小人而踈君子。

宋志曰：風來其勢紛錯，交橫乍起乍止，深藏難測。

其聲括耳者為小人，或昧之風。君任小人，踈君子，

則至也。

聲啾啾慘切，不疾疫而必大喪。

宋志曰：風來其聲啾啾，令人慘切，為大喪之風。

黃帝占曰：或主疾疫也。

撼撼蓬勃，大兵將至。

宋志曰：風來其勢撼撼，南北雜起，高下蓬勃，為大

兵將至之風。

炎炎恍惚，火旱為災。

宋志曰：風若炎炎之火奔馳，乍起乍止，為火旱之

風。黃帝占曰：風氣恍惚，惚惚，人如火或遲或疾，

為火旱風也。

大風橫霧，今白日沉沉，主上昏亂，今政化未明。

宋志曰：風來其勢冥冥，白日沉沉，黃霧充塞，太陽

翳精，主上昏亂，政化未明。

黃帝占曰：主上昏亂，政教不明。

觸塵蓬勃者為亂。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宋志曰：觸塵蓬勃，為亂之風也。

扶搖羊角者為颶。

宋志曰：扶搖羊角，為颶蕩之風也。

凜冽而人懷戰懼，刑罰暴急。

宋志曰：風氣凜冽，為刑罰暴急之風也。

卒起而南北不定，上下不寧。

宋志曰：風來其勢暴急，南北不定，離合紛埃，此為

上下不寧之風也。

八風

聖人在上，時風乃若，賢人在朝，八風循道。

宋志曰八卦各有王卦于本卦方上來者爲王風從其冲處者爲逆風以時至則陰陽和化道成是謂八風循道聖人在朝則其風應時以爲瑞慶王者常順八風而行八政

尚書洪範曰聖時風若

立春有條風而艮生

宋志曰立春之節東北方艮卦用事故小罪出稽留則其卦氣應而條風生如從衝來則爲逆風主兵起其日若天氣晴明少雲則歲善而收陰則早蟲傷禾稻春秋考異郵曰條風者條達也達生也皇明世法錄卷十八歲天言此方上風來生屬物也

其日若風從

乾來暴霜殺物

坎來大寒伯夷侵掠

艮來歲豐五穀收成震來氣泄百物不成

巽來歲內多風百蟲死傷離來早傷生物

坤來春乃多寒六月大水人多愁嘆

兌來兵起霜早爲災

春風有明庶而東作

宋志曰春分之節正東方震卦用事正封疆修田疇則其卦氣應而明庶風至如從衝來則爲逆風

王者宜防左右若刑殺昏險者凶其日東方有青雲則歲必熟若晴明則物不成春秋考異郵曰明庶風者明萌也庶衆也言此方風至衆物生也

其日若風從

乾來歲多暴寒金鐵倍貴

坎來饑疾菽豆不成

艮來憂殺不熟米貴一倍

震來五穀成而歲康

巽來時生百蟲四月大寒

皇明世法錄卷十八歲天

離來五月先水後旱

坤來歲有小水人多瘡疾

兌來蝗蟲大動

清明出巽當立夏之時

宋志曰立夏之節東南方巽卦用事出舒帛使諸

侯簡重囚出輕繫斷薄刑決小罪則其卦氣應而

清明風至如從衝來則爲逆風生小凶其日南方

赤雲生則歲豐若晴明則旱

春秋考異郵曰清明風者清精芒推時麥之屋

秀出已脩故其鋒芒收挫使成實也

其日風從

乾來南殺夏麥其年民饑

坎來其歲多雨魚行人道

艮來山崩地動人多疾病

震來雷動非時振擊百物

巽來其年穀豐

離來夏旱禾焦

坤來人多不安萬物損傷

兌來蝗蟲大動

景風南來入夏至之日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張天

哭

宋志曰夏至之節正南方離卦用事而有德祿有

功贊俊傑遂賢良則其卦氣應而景風至如從衝

來則為逆風臣子為亂其日南方有赤雲則歲豐

晴明則旱

春秋考異郵曰景風者景強也強以成之言萬物

之強盛也

其日風從

乾來苦寒多雨

艮來秋風不和

巽來兵卒內起

坎來多露多霜寒

震來秋多雨雹

離來旱兵不利

坤來五穀成熟兌來主歲豐稔

秋來今四方開闢欲利

宋志曰秋分之節正西兌卦用事故闢闢節園舍

誅殺必當罪無寬濫則其卦氣應而闢闢風至如衝

來為逆凶其日西方有白雲即歲豐晴明則物不

成

春秋考異郵曰闢闢者當寒也天氣收成闢闢盛

時盛殺物蓋藏之義闢闢為當寒也

其日風從

乾來人多相掠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張天

哭

艮來十二月多霜雪震來大疫花木

不再榮

巽來十月多風

坤來土功大作

兌來主歲豐稔

立冬乾來今不周

宋志曰立冬之節正西方乾卦用事恤孤寡察阿

黨築城廓造宮室修園圃則其卦氣應而周風至

如衝來為逆人去其鄉其日晴明小寒人居吉天

下或熙

春秋考異郵曰不周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

其日風從

乾來王道行

坎來冬雪殺畜

艮來冬溫夏旱

震來冬溫有雷人疫

巽來蟄蟲出戸雷雨作

離來五月大疫皆在來年

坤來水蟲食物魚鹽倍多

兌來山澤有兵人多妖言

冬至坎來今廣莫

宋志曰冬至之節正北方坎卦用事誅有罪斷大

刑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休甲兵不興索以待陰

陽之定則其卦氣應廣莫風至如衝來逆主人民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辛

散其日有雨雪寒則歲豐晴明則物不成

春秋考異郵曰廣莫言廣大莫測爲上通無莫之

風

春秋感精符曰漢候冬至之日見雲逆迎日者來

年歲美人民和不疾疫無雲逆迎日者歲惡

宋於占曰赤雲旱白雲兵黃雲土功黑雲水

其日風從

乾來強國憂年多寒 坎來歲豐民樂

艮來正月多露 震來時雷大發大雨連行

巽來蟲傷生 離來冬溫乳婦多亡水旱不饑多病

坤來蟲蝗傷稼多水

兌來秋雨大兵起

立春日風從

乾來小雨兵起

坎來大雨湯歲

天官曰爲上歲

艮來歲稔

韋昭曰歲穰

震來大水寒霧

天官曰大水

巽來民疫

天官曰民疾疫歲惡

離來大旱

坤來小旱

兌來無災

天官曰兵起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壬

黃帝占曰歲旦天氣清和溫潤風不鳴條若有雲

逆迎日其歲美無疾疫

郊明曰正月朔日暮候東井上雲生主歲潦務耕

山田高處又曰正月朔日晚至三日無風雨陰雲

見者一歲大關十倍

沛公占曰正月朔日大風發屋折木揚沙動石其

歲大惡

黃帝占曰十二月晦正月朔風雨春旱

五音風占

何以別風之五音官則如牛鳴竇中急惡土功大興

宮上來山摧岸崩

宋志曰官風屬土君子之象占以官日有風其音如雷聲鼓聲如牛鳴穿中發屋折木者主土功動

君心不安雷有急令上下相疑來年兵起其日風

從官來山摧岸崩人君出行泉出地裂

自角而蝗蟲敗穀

注云官日角位風從角上來蝗蟲敗穀

從商而至大水暴風

注云官日風從商來水泉湧暴風雨

發徵方蟲狼爲害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蔽天

注云官日風從徵來蟲狼爲害土功動

起羽地大雨寒霖

注云官日風從羽來大雨寒霖大臣凶

商則如離群羊風聲入商暴起有鬪兵急令商來必

夷塞關梁

宋志曰商風屬金臣之象占以商日有風如離群

羊如鐘磬聲如飛鳥之集羽發屋折木主官宅自

相傷及有鬪兵急令至關梁不通其日有風從商

來白衣聚關梁塞大將退外敵入

發官方邑有憂

注云商日風從宮來國有憂將在外兵不戰起角地國有憂

注云商日風從角來國有喪兵已行

君令行也生於徵上

注云商日風從徵來君令行兵主凶

大雨至也來于羽方

注云商日風從羽來大雨至兵在外解

如千人呼嘯其風聲配角伐木則賊來鬪戰

宋志曰角風屬木民之象占以角日有風如千人

呼嘯之狀令人悲哀或啾啾然又如鳴雉伐木聲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蔽天

伐屋折樹者急賊鬪戰或有疾疫

起角則急兵如郭

注云角日風從角來主急兵攻入城邑

商則軍令起而暴兵來

注云角日風從商來有暴兵軍令起

官則貴人疾而土功作

注云角日風從宮來主貴人疾有土功

羽來令人泣而其野饑

注云角日風從羽來野饑人泣

徵來則絲費而火燥燥

注云角日風從徵來。應火燥絲貫。

勢如縛捕。其音曰徵。發屋有急事。來自徵。有火。焰起。

宋志曰。徵風屬火事之象。占以徵。有風如奔馬。火

炎如縛飛聲。發屋折木。火災之憂。自行。外有急事。

妖言人恐。其日風從徵來。焰火起。人君有憂。

角則旱火發而土功。

注云。角日風從角來。有土功起。火災。時有大旱。

宮則寺舍災而哭泣。

注云。徵日風從宮來。主寺舍災。有焰火。哭泣。

商爲急兵鬪爭。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徵天

蓄

注云。徵日風從商來。有鬪兵。國不安。邊將憂。

羽爲寶物出國。

注云。徵日風從羽來。寶物出國。多雷震。有使命。

揚波擊溫鼓。鼓不調之羽。急怒則懼貴而有兵。發羽。

則霜電而大雨。

宋志曰。羽風屬水物之象。占以羽。日有風如擊溫

鼓。如水揚波聲。發屋折木。者。懼大貴。兵起。關梁不

通。城邑固守。其日風從羽來。主雨電霜災。

從商。則兵鬪將憂。

注云。羽日風從商來。有鬪兵。不安。邊將憂。

自宮則暴寒位物。

注云。羽日風從宮來。主暴風大雨寒氣。傷物。

徵來。今民臣有憂。

注云。羽日風從徵來。民臣有憂。

角來。今城園不去。

注云。羽日風從角來。主城園不解。

六情風占

五音占定參之六情

古注云。二者必參而用之也。

申子爲貪狼而無厭。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徵天

蓋

宋志曰。北方之情好。水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水

主於申。盛于子。其性觸物而潤。故爲好好。則貪而

無厭。故爲貪狼。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不出七日。關

梁驚。否則自兵攻他界。若時加貪狼。有賊劫害人。

禍起北方。時加奸邪。風從陰賊上來。有盜傷事。風

從公平上來。有報怨。楊兵自擊。年立丑。凶風從奸

邪上來。惡人持物。風從廉貞上來。有人相輓。風從

寬大上來。持禮相接。而求人財物。風從陰賊上來。

家人相牽引。占則出行爲禽獸所傷。

寅午爲廉貞。還進專精。

宋志曰南方之情惡火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火生在寅盛于午惟炎猛無所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專而嚴止故曰廉貞其日風從本方上來相謗怨事興風從寬大上來時加巳酉爲貴客以酒有宴樂遷官詔命至風從奸邪上來妖人爲怪婦凌夫風從公正上來貴人有所相問風從貪狠上來有人競財風從陰賊上來有賊無所尅也

亥卯爲陰賊潛爲冠盜

宋志曰東方之情怒木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生于亥盛于卯其性受水而生貫地而出爲怒爲陰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驚天

美

氣則害上故爲陰賊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不出七日有陰賊入界偷營寨風從奸邪上來時加申子主有賊盜風從貪狠上來白刃相傷風從公正上來外人謀內風從寬大上來賈客施錢與人風從廉貞上來爲人所劫

巳酉爲寬大酒食歡榮

宋志曰西方之情喜金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生於巳盛于酉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萬物故喜爲利也刃之所加無不寬大故爲寬大其日風從本方上來有酒食歡榮喜慶事風從廉貞上來時加

巳酉爲貴慶加賞賜風從公正上來有酒訟與風從陰賊上來有酒食相喜風從奸邪上來因酒婦人口舌風從貪狠上來酒間爭財

戊丑公正令悲哀而報讐諫爭

宋志曰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下方南與酉也陰氣所萌生故爲下方戊窮火也丑窮金也金剛火強各歸其鄉火刑于午金刑于酉皆其盛也則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火無私而金剛堅公正其日風從本方來兩軍相當大將來降不出七日他兵敗時加公正吏人相爭仇人報怨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驚天

丑

風從奸邪上來時加廉貞正人欲告部吏私物風從陰賊上來主下凌上風從貪狠上來離失衆心風從廉貞上來君長欲遷風從寬大上來出逢酒食

辰未奸邪也淫佚而誑詐虛驚

宋志曰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上方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方辰窮水也未窮木也木落歸本水流歸源故木利在未水利在辰水窮無隙不人木窮則旁行故爲奸邪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七日內必有賊來及陰人誑詐虛驚風

從寬大上來時加辰未有人持酒禮來相疾謀殺日時皆奸邪風從公正上來有文書詔命盜賊相牽風從貪狼上來賊人持物逃主風從廉貞上來

因酒食爲病風從陰賊上來敵人相攻

甲乙爲本情而不動丙丁合戊巳則參刑衝是庚辛壬

癸取鈎情而須辯陰前陽後合三辰是曰鈎名

風角占曰六情者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巳

爲刑情庚辛爲衝情壬癸爲鈎情陽爻後三辰陰

支前三辰俱爲鈎名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辛八

假令申則巳酉則子是也

京房曰六情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好行貪狠欺詐

不實亡則遇盜求人物強取事惡行廉貞主賓客

禮義嫁娶有儀爲人誠信主遷官事喜行寬大主

爵祿賞賜聚積酒食慶賀事怒行陰賊主戰鬪殺

傷謀反叛逆主劫暴事哀行公正主報仇諫諍事

樂行奸邪主淫佚疾疫欺殆事

日辰大風

風塵蔽天千支共觀

注云千爲口支爲辰也

甲日則海中兵起

宋志曰甲日大風海中兵起

乾坤寶典曰諸甲日大風必以丙丁日雨不雨則海中兵起

乙日則夷狄侵邊

宋志曰乙日風作粟貴夷狄侵邊

丙丁旱疫而邊兵圖急

宋志曰丙日大風邊兵圖急丁日大風旱疫

戊巳糴貴而土功邑遷

宋志曰戊巳日大風土功興食物貴或遷邑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壬

庚辛日

宋志曰庚辛日若風聲叫怒者宜脩邊

壬癸飛沙非虜侵境不寧

宋志曰壬癸日若風飛沙折木者北虜侵邊

巳上三日內有雨卽解

京房曰風爲陽雨爲陰陽怒得陰故解

子爲兵起水中

宋志曰子日大風日光沉沉兵起水中

丑爲粟貴之徵

宋志曰丑日大風掃地揚沙者粟貴

寅日有赤氣則炎天。

宋志曰寅日大風而赤氣四塞有火災。

卯日有黃霧則蟲生。

宋志曰卯日大風則黃塵衝天蟲蝗必生。

辰爲將行。

宋志曰辰日大風大將出行。

巳爲天下大旱。

宋志曰巳日大風若蓬勃無常者有大旱。

午爲民散。

宋志曰午日若風乍疾乍遲者人民不安流離散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卒

亡。

未爲土工大興。

宋志曰未日大風日無光影者土工大興。

申則盜攻穀貴。

宋志曰申日風聲如磬穀貴盜攻。

酉作瀆流溢。

宋志曰酉日風蕭蕭湍濶必大水河瀆橫流。

戌則胡兵四起。

宋志曰戌日大風塵霧橫天揚沙千里胡兵四起。

亥爲兵盜相攻。

宋志曰亥日大風揚沙掠水者兵賊相攻人民不安三日有雨即解陽怒利以陰承。

京房注同。

察兵勝負風占。

兩軍相遇風占勝負先明其日納音次察起時方所其日納音爲客時與來方爲主。

宋志曰兩軍相當未明勝負以所占時與來方爲主其日納音爲客。

時方制音利爲主而後應納音及制宜爲客而先舉衆若相生是爲和睦。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敬天

空

宋志曰若時與方來方能制納音者主勝反之客勝如相生爲比和不戰。

子午爲宮音 丑未寅申爲徵音。

卯酉爲羽音 辰戌爲商音。

巳亥爲角音。

乾坤寶典曰假令壬子癸丑木壬午癸未木戌辰巳巳木皆爲角日客風從辰戌商上來時加辰戌

者主人勝客軍敗若此甲日風從子午宮來者主人大敗亦爲攻城得捷遷城被陷他皆假此推。

逆風雨交戰則師徒大敗而台落疑。

宋志曰：初出軍及三日內行，次風勢逆勃，逆來衝我旗幟，雖舉人聲怯，馬不嘶，吹沙絢塵，人馬經過，步迴無跡者，此名鬼風。或出軍三日內及交戰有急風，其雨濡濕，軍馬成不能振者，此爲軍敗。若天氣昏沉，風聲錯亂，或久陰不雨，皆爲下有人謀，空設謀蓋以順天意。又曰：出軍而颶風驟來，牙旗摧折，旗幟遠卒或下垂者，交戰將死。若營陣既成，而有暴風卒來，相掩軍幕，傾旗幟折木者，爲惡逃，主將失兵叛散。

風角占曰：初出軍無風，艸木不動者，賊不可得。又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歲天

奎

曰：若軍行旗幟指後者，三軍大敗。將死，若半道逢賊分軍兩向，或戰或住，或來，逆吹旗幟却飛不進者，大敗。又曰：若風雨逆來，不沾衣者，此名天泣，軍師戰大敗。若交戰風雨逆來者，此名落口，戰必大敗。

神武秘略曰：若任風吹，正帛起寨中者，其軍不利。宜安撫軍旅，及祀天地吉。又曰：若旋風入寨，大爲不利。

順風雨交戰，則軍旅大旋而爲得助。

宋志曰：初出軍日，風從後來，衝霧突出，人雄壯，馬

嘶，逸旌旗如舉，勢指敵方，鼓角清而響者，全勝。從南方來而前向者，得天人之助，獲敵精儲，敵人來降。若風從地上，五音相生，來生我爲毋翊子，我生爲子扶母也。天色昏暗，人馬奔逸，上下歡心，風順和陽者，軍勝。天色昏濁，風勢寒剋，塵土蓬勃者，即不利。若入敵境，經要害，過城壘，三日內有風雨雷電，從我軍上去，爲龍虎相助，即惡戰必大勝。若安平之時，風雲相交，即雨至，用兵之時，龍虎相助，即急戰。風爲主，雲爲客。若風勢急，雲氣薄少者，主勝。若雲色濃厚，來急，風勢微弱，不能振怒者，客勝。風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歲天

奎

角占曰：假令角日風從卯西上來，此名毋翊子，風從丑未寅申上來，此爲子扶母，出軍多勝，有成功。神武秘略曰：風爲龍，爲主人，雲爲虎，爲客人。受官羽商日，風從季來，或申子亥卯時，當于午刑殺，急速而寒，濁有夷兵犯塞而出沒。

宋志曰：當視四季受官之日，風從四季上來，飛土揚塵，發屋折木，而天色溫和，時加子午，五音及子午止者，當有邊夷入貢，寒剋則不至受商。受羽受官之日，風從四季上來，其勢叫怒，當于午兼帶刑殺，或申子亥卯上來，其勢急速者，當有夷兵犯塞。

風勢寒起必成也

受角日子午之時李來則我伐亮去

宋志曰四季受角之日時加子午風勢緊急從四季上來中國伐四夷風止之處爲所伐之地止辰伐東夷止未伐蠻夷止戌伐西夷止丑伐北狄若風止有雨景色溫和卽不行

受角日微來則火災

宋志曰受角之日大風伐屋折木從丑寅未申微方上來午遲午疾時加子午火當伐宮寺

受羽日來則暴雨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歲天

金

宋志曰受羽日風從卯酉方上來天陰雲潤人心悲慘連三日者當有暴雨大水驟至又有風雨肅肅習習調和潤氣濡物從卯酉之位未必須臾而雨至

自刑日風從徵方大火起災及貴府

宋志曰辰午酉亥自刑之日風從徵方來者有火災風寒迅急者火殺人三日內有雨卽解

飄驟而牙旗折交戰將死

注云出軍而飄風驟來牙旗摧折旗幟繞竿或下垂者交戰將死

急惡而軍幕傾將卒皆惡

注云若營陣既成而暴風來相掩軍帳傾旌旗折林木者爲惡主將失位兵叛散

暴風忽起于刑墓之方空防急賊及伐兵掩覆

注云若有疾風于歲月日刑上來者有急賊至或前後有伏兵掩人不備空謹防之

旋風占

觸塵盤桓風若回旋入吾寨急空嚴脩

注云旋風入吾寨大爲不祥亦爲狂賊來嚴脩之吉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八 歲天

金

入敵城急合攻

注云旋風入敵城空從所入極攻之

入官宅屋室之內決音情刑德爲先

宋志曰旋風入者常以五音六情占之用王相休囚刑德以分憂喜從德位來爲吉事刑位來爲憂事

德爲喜慶

注云從歲月日德方上來爲喜慶吉事

刑爲憂煩

注云從歲月日刑方上來爲憂煩凶事

入屋室飛揚衣物驚財耗憂盜須燃

注云旋風入屋室飛揚衣物營憂財耗驚火及並
凡行次逆來衝我宜迴避暫止勿前

注云道路行次間有旋風逆來衝我宜迴避俟定
方可向前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八

終

皇朝世法

卷十八 敬天

亥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九目次

曆法

律呂候氣

緹室圖

陰陽消息

律參畧刻

律應躔次

日論

月論

九道 月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目次

律合天度

天度

渾天

律應中星

曆元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十九

曆法

律呂候氣

史官

陳襄

評



漢史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塞必周密布緹帳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位加律其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風所動者其灰聚楊子曰調律者度竹爲管蘆葦爲灰別之九閉之中漠然無動寂然無聲微風不動纖塵不形冬至夜半黃鍾以應蓋候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一

氣者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也

布緹縵室中上圓下方緹室中去其穢土以淨土築平如砥用圓木十二塊俱長九寸上頭濶六寸下頭濶四寸各置十二辰位以淨黃土築之與木塊上頭平看如平地一般掃光淨然後各拔去木塊各孔深廣皆同以宜陽縣名屬河南府金門山竹爲管十二管皆依辰位埋之安黃鍾於子位一孔取中管底着地管傍取淨黃土粉填實以手按緊至三寸九分與律口齊管口先以物蔽勿令土粉入內然後揭開以薄紗覆之中秋白露降挾河內縣名屬懷慶府葭管以其爲

而通也。葦爲灰加之管端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

動素爲氣所動者灰散人及風所動者灰聚每月氣至灰應律而飛他律不動也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

天地一元運行不息然驗天所以必合於地者以天

之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是也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是也其十

二律之短長各有一定當月氣至管自飛灰如黃鍾

三寸九分律底入地九寸冬至氣升緩滿三寸九分

之管律口去地面尚五寸一分太呂四寸八分律底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二

入地九寸大寒氣升滿四寸八分之管律口去地面

尚四寸二分太簇五寸七分雨水氣升滿五寸七分

之管律口去地面尚三寸三分夾鍾六寸六分春分

氣升滿六寸六分之管律口去地面尚二十四分姑

洗七寸五分穀雨氣升滿七寸五分之管律口去地

面尚一寸五分仲呂八寸四分小滿氣升滿八寸四

分之管律口去地面尚六分蕤賓九寸夏至氣升滿

九寸之管律口與地面平林鍾八寸一分大暑氣至

滿八寸一分之管律口去地面尚九分夷則七寸二

分處暑氣至滿七寸二分之管律口去地面尚一寸

八分南呂六寸三分秋分氣至滿六寸三分之管律

口去地面尚二寸一分無射五寸四分霜降氣至滿

五寸四分之管律口去地面尚三寸六分應鍾四寸

五分小雪氣至滿四寸五分之管律口去地面尚四

寸五分律皆直樹微斜律口六合相向如子與丑合

寅與亥合之類隨律口淺深爲仰凹寬四五寸所謂

內庫外高是也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郭守敬用四十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後來候氣者旦夕亦置灰坎中潛通地隧按時以沸石灰湯供彼穴灌

之湯至而灰飛也按此則候氣之法其廢也久矣氣

之所以弗應者由不得律焉故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三

之湯至而灰飛也按此則候氣之法其廢也久矣氣

之所以弗應者由不得律焉故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三

之湯至而灰飛也按此則候氣之法其廢也久矣氣

之所以弗應者由不得律焉故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三

之湯至而灰飛也按此則候氣之法其廢也久矣氣

之所以弗應者由不得律焉故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三

之湯至而灰飛也按此則候氣之法其廢也久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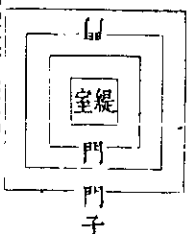
之所以弗應者由不得律焉故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三

之湯至而灰飛也按此則候氣之法其廢也久矣氣

之所以弗應者由不得律焉故耳

綫室圖



律之陰陽卽易之陰陽也故前漢律歷志張宴曰推曆十二辰以生律呂自十一月冬至節一陽自下而生至四月六陽終自五月夏至節一陰自下而生至

十月六陰終既終則復始蓋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天地盛衰消長之理如此所謂陽生於子至午終焉陰生於午至子終焉二至常在月之終如未冬至尚屬陰未夏至尚屬陽故與十二辰十二卦皆相配蓋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爲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陰生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爲夏至陽積六晝而爲乾乾當四月其中氣謂之小滿滿不可大犬則亢陰積六晝而爲坤坤當十月謂之陽月陽不可無無陽則純陰用事太玄曰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可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四

律參晷刻

晷表景也刻漏刻也晷刻於律若無干涉然當二至之時景極於外則灰飛於內若不驗之以漏刻毫忽之或差曆法由是而廢壞故漢書云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卽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太玄曰晷表施景輪漏率刻是其事恒相須故以管候氣者

不可以不候表景也以表候景者不可以不驗漏刻也則推之以刻參之以晷皆候氣之所必資焉

測景之說始自堯典其曰寅賓出日者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其曰敬致者卽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初出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曰寅饒納日者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周禮大司空之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曰南則景短多暑曰北則景長多寒曰東則景夕多風曰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五

中土圭長尺有五寸其法用之下可以測土深上可以正日景當夏至之日晝漏之半立八尺之表以候之日南之日指地中之日言之也立表處在地中日景之南則景短於土圭而多暑在地中日景之北則景長於土圭而多寒在地中日景之東日中時其景已如夕而多風在地中日景之西日中時其景尚如朝而多陰朱子曰看來景夕者景晚也日未中景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午後景長也景朝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置表太北則取日遠午前景長午後景短也日近東自是多風如海邊諸

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春必東風，夏必南風，曠土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風從陽氣盛，衰早陽風生，午前風盛，午後風微，至晚風止。西北多陰，非特高山障蔽，自是陽氣到彼衰謝，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西北不甚見日，其爲法，卽周禮匠人水地以縣置景，景音以縣，縣音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也。水地以縣者，先於四角立四柱，以繩垂之而取其正，柱既正，然後以水平之法視地之高下而取其平。水地而得其平，則於其中央立八尺之木，以爲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六

表，所謂景也。置景以縣者，柱有四角，四角中以墨垂以八繩，繩皆附墨，則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必以八尺者，日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夫所以立表者，將以祗景也。日錄東方，則景在表之西；日入西方，則景在表之東。立表以識景者，取東西之中也。爲規者，視朝夕日景兩端，長短必與規齊。若兩景端直，則東西正。取兩端景就其中，屈之以望表，則南北亦可正也。然猶恐其不審也，畫表景之端，記日中最短之景，施望筒於其上。

置筒長一尺八寸，方三寸，兩頭開圓眼，徑五分。筒身當中兩壁用軸，安於兩槽之內，其立樁自軸至跌高三尺，廣三寸，厚二寸。畫望以筒指南，今日景透北，夜望以筒指北，於筒望南，令前後兩竅內正見北辰極星，然後各垂繩墜下，記望筒兩竅心於地，以爲南北。則四方正，水平之制既正。四方據其位，置於四角，各立一表，當中央安水平，其水平長三尺四寸，廣二寸五分，高二寸，下施立樁，長四尺，上面廣坐水平，兩頭各開池，方一寸七分，深一寸三分，身內開槽子，廣深各五分。今水通過於兩頭池子內，各用水浮子一枚，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七

方一寸五分，高一寸二分，刻兩頭令側薄，其厚一分。浮於池子內，於兩頭水浮子之首，遙對立表處，以線牽平。於表身內畫記，以土圭較之，卽知地之高下。莊子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此之謂也。其量夫景也，以土圭。土圭是量表景的，尺長一尺五寸，以五爲之。卽周禮玉人職，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是也。致日者，於長短極時致之，以中畫表景極短之日爲夏至，景長尺有五寸，以中畫表景極長之日爲冬至，景長丈有三尺，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

趙氏綠督以表爲四丈表下四傍平地廣塗以白而黑畫方眼如基柁每方眼縱橫一寸正向子午卯酉卽其上推測四時日景九道月景以考東西南北疾運之差或日月兩景相犯因以求日食分數並圓圓時刻起復方位八方偏地亦可如是測之舊時表長八尺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卑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改元郭守敬所爲表五倍其舊縣施橫梁其法可謂精密矣趙綠督表長四丈其亦郭守敬之法歟蓋以表短則景短差數難覺表長則景長差數易明而一寸千里之差終未足據又以八方之地各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八

有偏向春分前二日後二日此兩日卯酉時日在卯西正位設地偏南北則卯酉表景不相值北極爲子正之位日中大陽爲正午之位設地偏東西則子午表景不相值要當各立偏向大抵偏卯偏酉者或以正辰正申爲對或以正寅正戌爲對偏子偏午者或以正丑正巳爲對或以正亥正未爲對而二十四向因可定也子午卯酉四向既正則輪盤二十四向皆正矣古者以五表以求地中以今思之惟用一表其表與人齊高當午日中畫其短景於地以爲指北準繩置窺筒於表首隨準繩以窺北極若見北極當筒

心則其處爲得東西之正或窺見北極之東則其地偏東窺見北極之西則其地偏西矣既得東西之正乃於二分之一前置漏壺定十二時以兩日午中短景求於時參合於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後二日日正當赤道之際於卯酉中刻視其表景畫地以定東西準繩若卯酉兩景相值而不偏平衡成一字則南北正中矣兩景或曲而向南則其地偏南或曲而向北則其地偏北矣此法蓋以午景與北極定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北之偏正測驗之最精者也唐開元九年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梁令欒造黃道遊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九

儀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度儀嶽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六分極高二十四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三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去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見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皆見南距林邑夏至景在

表南九寸冬至景在表北六尺九寸北距鐵勒夏至景四尺一寸二分冬至景一丈九尺二寸六分

鄒市問於龍門子曰渾天之法中國所資以測天者近歲監候之官測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衛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十

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七十二刻夜二十八刻若是者乃與其說不同何也龍門子曰渾天之法但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舍周髀勾股之術不可也里差之說其至精者乎曰里差之說何爲至精也曰曆官嘗算月蝕矣中國當食於子正時西域未晝初更已食之矣非里差乎微里差之說不足以步天也決矣曰然則謂洛陽爲天地之中者非歟曰非也此蓋中國之論也

刻漏之作肇於軒轅宣於夏商之代孔壺爲漏浮箭

爲刻以節時分定昏明以考中星以揆晷景以追天度以驗葭灰故刻漏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渾渾淪淪磅礴於三十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餅之受水不過其量水之浮箭不失其平箭之升降視水之上下也成周挈壺氏以百刻分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守壺以水驗其晷刻之多少守壺以人視其漏箭之遷易冬則水凍恐漏不下以火爨鼎水使沸而沃之續漢書志曰建武十年詔施行漏刻以日長短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十一

爲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唐晝夜百刻以遵古制而其法有四置一夜天池二日天池三平壺四萬分壺又有水海浮箭四置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於平壺以次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爲刻分宋朝所用之制亦如於唐而其法有水秤以木爲衡衡上刻疏之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箭有四以木爲之長三尺有五寸着時刻更點納於天河中晝夜更用之天聖八年燕肅上蓮花漏法其制琢石爲四分之壺刻木爲四分之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四隅十干洎百刻以晝夜百

刻分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計水
二斤八兩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其箭一氣一易各
有晝夜故四十八箭歲統二百一十六萬分悉刻於
箭上又爲水匱以銅爲湯易引水而下注銅荷中插
石壺旁銅荷承水自荷茄中溜瀉入壺壺上當中爲
金蓮花覆之花心有窠容箭下插箭首與蓮心平湯
易漏下水入壺一分浮箭上湧一分以登其二十四
氣大凡每歲差二分半湯易者爲曲箭以引水也冬
至日極短春分日均平冬至後行盈夏至後二縮乃
陰陽升降之期也晝夜十二時均分百刻一時有八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主

大刻二小刻大刻總九十六小刻總二十四小刻六
準大刻一其爲百刻也故以八刻二十分爲一時古
曆每時以二小刻爲始乃各繼以四大刻初初刻十
分初一至初四刻各六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至正
四刻各六十分積六十分而爲晝夜今曆則以上半
時之大刻四始曰初初次初一次初二次初三最後
小刻爲初四下半時之大刻亦四始曰正初次正一
大正二大正三最後小刻爲正四然古曆不若今曆
之便於籌算也若子時則上半時在夜半前屬昨日
下半時在夜半後屬今日亦猶冬至得十一月中氣

而爲子之半也世謂子午卯酉各九刻餘皆八刻者
非也

律應曜次

陰陽之數不過十二在天列爲十二次日月之所會
也在地列爲十二辰斗柄之所建也日月會於十二
次逆天右轉聖人制六同以象之斗柄建於十二辰
順天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在天爲次在地爲辰
故日月之會亦謂之辰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
行疾耳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已行天一周又逐及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主

日而與之聚會此聚會處爲辰定在每月初一日謂
之合朔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十二律應十二辰
者也但日月所會之辰在天右轉斗柄所建在地左
旋如十一月斗柄建子黃鍾子之氣也子與丑合日
月則會於丑宮是爲星紀之次與黃鍾之氣合焉十
二月斗柄建丑大呂丑之氣也丑與子合日月則會
於子宮是爲玄枵之次與大呂之氣合焉正月斗柄
建寅太族寅之氣也寅與亥合日月則會於亥宮是
爲娵訾之次與太族之氣合焉二月斗柄建卯夾鍾
卯之氣也卯與戌合日月則會於戌宮是爲降婁之

次與夾鍾之氣合焉三月斗柄建辰姑洗辰之氣也
辰與酉合日月則會於酉宮是爲大梁之次與姑洗
之氣合焉四月斗柄建巳仲呂巳之氣也巳與申合
日月則會於申宮是爲實沈之次與仲呂之氣合焉
五月斗柄建午蕤賓午之氣也午與未合日月則會
於未宮是爲鶉首之次與蕤賓之氣合焉六月斗柄
建未林鍾未之氣也未與午合日月則會於午宮是
爲鶉火之次與林鍾之氣合焉七月斗柄建申夷則
申之氣也申與巳合日月則會於巳宮是爲鶉尾之
次與夷則之氣合焉八月斗柄建酉南呂酉之氣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酉

酉與辰合日月則會於辰宮是爲壽星之次與南呂
之氣合焉九月斗柄建戌無射戌之氣也戌與卯合
日月則會於卯宮是爲大火之次與無射之氣合焉
十月斗柄建亥應鍾亥之氣也亥與寅合日月則會
於寅宮是爲析木之次與應鍾之氣合焉天左行一
度布氣以生律日月亦右行一度合氣以應律積十
二會皆與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也所以然者何
也蓋日者太陽之精凡天之氣以日爲主月者太陰
之精凡地之氣以月爲主日月會於上而成節次則
陰陽會於下以應律呂如子月以後陰在上陽在下

黃鍾六管埋之地中則陰從管入地下合陽陽氣升
而黃鍾六管所以飛灰猶大海每子時後亦陰與陽
合而潮生也午月以後陽在上陰在下蕤賓六管埋
之地中則陽從管入地下合陰陰氣上升蕤賓六管
所以飛灰猶大海午時後亦陽與陰合而汐生也

日月與天皆從角起俱是左旋天體至圓周圓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之二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又
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健次於天日亦繞地一
周無過度依舊到角處恰好所以不及天一度日
天進一度則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日亦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丑

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
三十五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退之
度亦却退盡本數日復與天會是爲一暮月麗天而
尤遲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
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又退盡本數
遂與日會而成一月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
分爲十九分每分得四十九分四釐一毫七絲五
忽六秒如是則月行一月不及日十三度三百四十
六分半大約三十度固日月再會雖三十日一會實
二十九日半蓋月二十九日半日本得三十日半故

一會而日加半月月減半月加半月者以氣之盈也減半月者以朔之虛也氣之盈者以日餘五日四分之十一也朔之虛者以每月少四百四十一分也十二會計月欠日度五日五百九十二分以朔虛合氣盈一歲共餘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以起閏日月本俱是左旋曆家以退數易算故以爲右旋

日月合朔常在二十九日半而灰之飛多不應其時者何也蓋合朔有一定之期若中朔同日則其律應矣但氣盈五日有餘必待三十日半而後律始應焉以此遞相加去則其應愈遠是日月雖所以聚地中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去

日論

日體徑一千里王畿千里取象於日趙氏以爲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晝一夜行一度日出地上謂之晝日入地中謂之夜一晝一夜謂之一日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謂之一歲所行之道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長北極最遠日出辰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

去北極最近日出寅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自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是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是故聖人作曆以推步焉序之以四時分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去

之以八卦正之以中氣變之以節候爲二十四氣其詳著之曆法茲不能載日行不由赤道晝永在赤道北晝短在赤道南其道別名黃道黃道者中道也日道居中五星循左右而行故曰道獨謂之黃道焉黃道赤道如兩環交差自冬至爲始言之日在赤道之南橫距赤道二千三度九十分冬至後乃斜行而東及仲春則離冬至所躔九十一度有奇而在赤道之交過交乃斜行而北亦九十一度有奇爲夏至所躔橫距赤道亦二十三度九十分夏至後乃斜行而西及仲秋復交於赤道去夏至所躔亦九十一度有奇

過交又斜行而南亦九十一度有奇爲次年冬至復
元度東西兩傍交處正在卯酉之位故漢志謂黃道
北至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
極中晉葛洪則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
南至斗北至井唐志又云黃道與赤道春分交於奎
秋分交於軫南至斗北至井與漢書殊何也蓋赤道
當天之半亘古不易黃道本無定體因日行而爲之
各日之行也每歲有差故所躔之宿度亦每歲不同
唐虞時冬至日在虛春分在昴夏至在星秋分在房
漢時冬至日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井秋分在角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大

唐宋時冬至日在斗春分在奎夏至在井秋分在軫
元校時曆至今冬至日在箕春分在壁夏至在井秋
分在翼所謂歲差也其所躔之度雖每歲不同而其
南北東西則有一定之所而每歲無不同也冬至日
在黃道極南去赤道南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則一
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在黃道極北去赤道北二
十四度去極最近則六十七度半弱春秋分日在卯
酉之交去冬至夏至所躔各九十一度有奇所躔之
星宿雖有異而其度數之遠近則不異
日食於朔月食於望則當以天度經緯推之日月之

行常數以二十九日五十三分五秒九十三毫相會
一次相會則同一經度雖其行度有盈縮所差不多
較其同經不同緯止曰合朔或月從八道穿度黃道
適與日遇則爲同經同緯合朔而有食矣日月合朔
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體爲月體
所障故日食而日體非有損也月道與月道相交之
處有二若正會於交則月體障盡日體而日暗甚謂
之食既但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食而不既近
於正交則食分多遠於正交則食分少也凡日月之
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月所掩則日食是謂陰勝陽其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光

變重若夫起復方位則以月在陰陽之曆推之月在
陽曆者自外而入於內則食起於西南甚於正南
復於東南月在陰曆者自內而出於外日食起於
西北甚於正北復於東北日在交東則食其內日在
交西則食其外食既則起於正西復於正東隋張胃
元以爲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絡黃道內外十三日
有奇而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
以下即當食若合朔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
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
不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然固有當食而不食出於

曆法之外者邵子云日當食而不食曆算之誤云

月論

月體徑八百四十里趙氏以爲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七度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九道與黃道相交半入黃道內半出黃道外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則有光水則含景月陰精也日光照之則明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大從地四面光起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不照望之日日照其間盡觀其明故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手

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而半魄晦之日月照其表故不見也朔之日則明又復蘇矣釋名曰月闕也言滿則復闕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生也晦盡之名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粉奎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

與月同度謂之朔月潛行於日下與日會也在每月初一日故謂之合朔近一遠三謂之弦分天體爲四分謂初八及二十二日月行近日九十一度有奇謂之近一遠日二百七十四度有奇謂之遠三通且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張弓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衝分天中謂之望謂十五日之昏日入月出東西相望光滿而魄死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或二十九日月行近於日光體皆不見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是七日退則九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主

日下弦或進則是二十一日退則二十三日望日或進則在十四日退則十六日此其變也其循黃道而進也春分弦於東井亦猶日之夏至而極北也秋分弦於南斗亦猶日之冬至而極南也其行有疾徐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太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遇水火土金四星向

之則疾背之則遲日月之行以房天衢爲中道箕東北之星好風軫東南之星也其方爲巽故月去中道而東北入箕則其占爲多風畢西方之星也少陰之位月失中道而西入畢則其占爲多雨故詩云月離於畢俾海沱矣言多陰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房天之四表也黃道經中間日月繇之則爲和平其失節妄行其北爲雨爲陰或出其南則爲水旱至衝而應

九道 月食

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青道二出黃道東朱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至

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並黃道爲九行也立冬冬至行黑道立春春分行青道立夏夏至行朱道立秋秋分行白道非天之本有是也因月之行而強名之耳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黃黑等以正負之數非真有九道也九道止是一道乃出入黃道之內外與黃道相交如赤道然其相交處交之始強名曰羅睺交之中強名曰計都自始交至交中月在黃道外名陽曆乃背羅向計之處也自交中至交始月在黃道內名陰

曆乃背計向羅之處也陽曆在夏至日躔之南夏爲南乃南之南也名外朱道陰曆在冬至日躔之南名內朱道冬爲北乃北之南也陰曆在夏至日躔之北名內黑道夏爲南乃南之北也陽曆在冬至日躔之北名外黑道冬爲北乃北之北也陽曆在秋分日躔之東名外青道乃東之東也陰曆在春分日躔之東名內青道乃西之東也陽曆在春分日躔之西名外白道乃西之西也陰曆在秋分日躔之西名內白道乃東之西也是故以內外分別朱黑青白爲八道八道而曰九行者以八道之行交於黃道而穿度其間故道以九言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至

兩朔之間日月對躔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當二交前後而望則月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必食或旣或不旣其食分數食則以距交遠近推之月體映日而明但涉躔度相對其光已滿或於二交限內對經對緯所受日光傷於太甚陽極反亢故致月體黑暗如染紅濃厚反成紫也古者以對衝之處名爲暗虛益火日外景其中實暗是至明中有暗虛其暗實微望時月與之正對恰當着其中暗虛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虛所射故食如點燈當爐灰火熾

之中被其衝射則燧反不燃矣所謂暗虛也暗虛緣日而有故其圓徑大小與日同體暗虛遇星星微遇月月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陽有退避之狀則不至相對而食之矣夫日食至十分即爲食既月食乃至十五分者蓋十分已是食既既則已盡黑然所食雖既而纔入既限故食十五以上之數日食止言既月食言既又言甚者蓋月初既之時名既食既之後生光之前此際名爲食甚若日則不然食既甚生光無所分別食既不久止須臾耳日之食限少故其食也罕月之食限廣故其食也頻凡月食月在陽曆者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五

月食起於東北甚於正北復於西北月在陰曆者自外入內則食起於東南甚於正南復於西南月在交東則食其外月在交西則食其內食既則起於正東復於正西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交初謂之羅喉交中謂之計都

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

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緣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而後爲朞朞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天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五

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俯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台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脣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九秒而閩廣之地遂至日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脣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朞皆不合原算矣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業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

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
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較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
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書國
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
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天人之學者
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
庶幾曆元可更也

律合天度

天有十二次分列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分天爲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東方蒼龍七宿其屬三十二
星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星七十七度

北方玄武七宿其屬三十五星九十四

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七宿其屬五十一星八十

五度南方朱雀七宿六十四星一百九度次舍也日
月之所止舍也在天爲次在地爲辰辰十二辰之律
與天之度皆有合焉如自斗四度二十七分二十二
秒起歷斗二十度牛六度女二度七分七十七秒其
二十七度八十分五十六秒爲星紀之次其宮在丑
斗柄建子十一月日躔其次律應黃鍾自女二度七
分七十八秒起歷女九度虛九度危十二度四十四
秒其二十九度九十二分六十七秒爲玄枵之次其

宮在子十柄建丑十二月日躔其次律應大呂自危
十二度四十五秒起歷危四度室十九度壁九度五
十四分四十四秒共三十二度五十四分爲娵訾之
次其宮在亥斗柄建寅正月日躔其次律應太簇自
壁九度五十四分四十五秒起歷室十八度婁十三
度胃一度七十一分共三十二度一十六分五十六
秒爲降婁之次其辰在戌斗柄建卯二月日躔其次
律應夾鍾自胃一度七十二分起歷胃十六度昂十
一度畢五度七十一分共三十一度爲大梁之次其
辰在酉斗柄建辰三月日躔其次律應姑洗自畢五
度七十二分起歷畢十度觜一度參十度井八度三
十三分三十七秒共二十九度六十二分三十七秒
爲實沈之次其辰在申斗柄建巳四月日躔其次律
應仲呂自井八度三十三分三十八秒起歷井二十
三度鬼二度柳五度一十二分三十八秒共二十九
度七十九分一秒爲鶉首之次其辰在未斗柄建午
五月日躔其次律應蕤賓自柳五度一十二分三十
九秒起歷柳八度星七度張十六度五十一分八十
九秒共三十一度三十九分五十一秒爲鶉火之次
其辰在午斗柄建未六月日躔其次律應林鍾自張

星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星七十七度

北方玄武七宿其屬三十五星九十四

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七宿其屬五十一星八十

五度南方朱雀七宿六十四星一百九度次舍也日

十六度五十一分九十秒起歷張二度翼二十度軫十度二十四分七十三秒共三十二度八十五分二十二秒爲鶉尾之次其辰在巳斗柄建申七月日躔其次律應夷則自軫十一度三十七分一十二秒起歷軫七度角十二度亢十度氐三度九分九十六秒共三十一度七十二分八十五秒爲壽星之次其辰在辰斗柄建酉八月日躔其次律應南呂自氐三度九分九十七秒起歷氐十四度房五度星六度尾四度二十四分一十三秒共二十九度四分十七秒爲大火之次其辰在卯斗柄建戌九月日躔其次律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壬

無射自尾四度一十四分一十四秒起歷尾十四度箕九度二十五分斗四度二十七分二十一秒共二十七度三十八分八秒爲析木之次其辰在寅斗柄建亥十月日躔其次律應應鍾共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四分度之一當在析木之末斗宿之內以上十二次度數本大統曆并七政躔度曆考定且律之所以合於天度者何耶蓋度以記天天日錯行其度乃成是度者日之積也律以候氣時日既至其氣乃升是氣者日之積也夫氣之所以升度之所以成皆由於日則日也者實爲天之子所以布氣成

時順時生物而行天之令者也律合於日其有不合於天之度者乎自一日言之律管之氣一日升三釐其爲毫者三十爲絲者三百以三絲爲一計之則百刻也日之百刻卽度之百分是氣升三釐則日行天一度也此猶以日之退數言之氣升三釐日實行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自一歲言之如太初曆元冬至日南至牽牛一度春分則東交於婁去冬至所躔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二十五秒夏至則北至東井去春分所躔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二十五秒秋分則西交於角去夏至所躔九十一度三十一分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壬

二十五秒冬至則復還牽牛一度去秋分所躔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二十五秒四時相去之度皆無一毫之差焉後世歲差雖所躔之星宿有異而其相去之度則不異也以律管合之冬至起於黃鍾至於春分其氣之升也二十七分積九十一日三十一刻二十五秒春分起於夾鍾至於夏至其氣之升極而降也亦二十七分積九十一日三十一刻二十五秒夏至起於蕤賓至於秋分其氣之降也二十七分積九十一日三十一刻二十五秒秋分起於南呂至於冬至其氣之降極而復升也亦二十七分積九十一日三

十一刻二十五秒皆合於天度而無一毫之差焉蓋律應一歲之候曆紀周天之運故律之氣一歲一周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自子至亥十二律既終而律復還於黃鍾天之度亦一歲一周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自子至亥十二次既終而日復會於星紀是律與天度蓋同運而並行也如此。

天度

角十二度 亢十度 氏十七度

房五度 心六度 尾十八度

箕九度零二十五分 斗二十四度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手

牛六度 女十一度 虛九度

危十六度 室十九度 壁九度

奎十八度 婁十三度 胃十六度

昂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一度

參十度 井三十一度 鬼二度

柳十三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二十度 軫十八度

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何嘗有度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體耳星卽二十八宿分布周天自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

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故以一日之行爲一度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過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分寸尺丈引名曰五度分天爲度者殆亦度量之義也一度廣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周天共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也經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故曆家以度分爲百分以一日分爲百刻日之一刻當度之一分一分一刻之中又各分爲百秒四分度之一者卽百分中之二十五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至

分也四分日之一者卽百刻中之二十五刻也但天之行之則順而左旋日之行也則逆而右轉天之左旋不可見卽斗建而知之故太玄曰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又曰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蓋謂斗柄隨天左指日則遶天右行也日之右轉不可見卽二十八宿之次舍而知之故月令於日月星辰之行曰宿離不貸勿失經紀蓋宿猶止也離猶歷也言日月所居所歷在何辰何星之第幾度推算不可差貸毋令失其所躔次之經紀日之右轉特以其退數言之耳其實與天俱是左旋天之左旋一

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之左旋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不及天一度正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邪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日子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曆家以進數多而難算故謂不及天一度爲日之右行一度也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沒繞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爲逆天而右轉是天之所以成度者全在於日但度無界限必以二十八宿爲界限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重

宿之星數多寡不同又於數內定一星爲距星距者隔越之義二十八距星既定其界限各宿度數由此而分如斗星從柄起以第三星爲距前二星及爲距之半星未離於箕而尚屬於箕餘三星乃在本宿之度內然本宿星數少而占度多者蓋斗牛之閒又有建星等不在玄武七宿之數而附於斗故斗雖星少而占度多他宿亦猶是也

今考定距星與度數斗六星自柄起第三星爲距星二十五度零二十五分蓋天之餘分當在析木之末故也牽牛六星中央大星爲距七度婺女四星第四

星爲距十一度虛二星下一星爲距九度危三星一星爲距十六度營室二星下一星爲距十七度壁二星下一星爲距九度奎十六星兩頭尖以上頭右之第二星下頭右之第三星爲距十六度婁三星中一星爲距十二度胃三星右一星爲距十五度昂六星以中星爲距十一度畢八星首右一星爲距十七度觜三星上一星爲距一度參七星以心右一星爲距十度井八星以近鉞一星爲距三十四度鬼四星以右二星爲距二度柳八星以右之一星爲距十四度星七星以中一星爲距七度張六星以右之第三星爲距十七度翼二十有二星以中心右一星爲距十九度軫四星以右之上一星爲距十七度角二星以下一星爲距十二度亢四星以下之第二星爲距九度氐四星以右之第一星爲距十六度房四星以下之第二星爲距六度心三星以右一星爲距六度尾九星以首之第二星爲距十九度箕四星以舌之二星爲距十一度按宿度每度俱有零數今止舉其成數耳欲得其詳必如五星通軌度分斯可矣惟柳度無零數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重

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何從而知之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一夜所
躔濶狹強名曰度以一日所行為一度度者由是而
立也天運一日一周而有餘則天者以其餘者為一
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所謂日之所
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曰天固有其度而二十
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知之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
有度也天體冲漠雖分為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
別也故作曆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
躔而已蓋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二十八宿所分之
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音

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度日
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於地
也某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
也此星度所由起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濶狹何也
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當此濶狹於是分也故說
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少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
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并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
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狹鬼之傷非無星也
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
也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躔或者不察謂二十

八宿本有其度則又非矣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
道為法推黃道不合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
與赤道不等以周天度數分配十二宮過宮各有分
數百秒為分百分為度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
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零五時而交節
是合一宮之度度猶界限天輪有分界之限日一日
止行一度故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方能行徧天
之分界月行十三度有奇月一月一周天行徧天之
分界一月不必三十日月有大小以五十九日分為
兩月則再周矣大率二十九日半強一周天五十九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重

日強而兩周天

渾天

王莽曰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內裹黃
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
地下其兩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南極
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統北
極徑七十二度恒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
度恒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
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

道內與赤道交於角五度少強西交於奎十四度少強其出赤道外最速者二十四度半二十一度是也其爲冬至日之所在其入赤道內最速者二十四度半二十五度是也是夏至日之所在冬至日在南斗二十一度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最近於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至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晝行地上二百四十六度少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五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漸漸而北故其景漸漸而短日行地上分數漸多夜行地下分數漸少故日漸長而夜漸短稍北而極至於夏至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美

在斗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弱是日最近於北故景最短黃道至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北至之後漸漸而南故其景漸漸而長日行地上分數漸少夜行地下分數漸多故日漸短而夜漸長稍南而極至於冬至又復如初斗二十一度半二十五度南北去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度稍強秋分日在角五度少強此黃道赤道之交中也去極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之中故景日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度

角五度黃道出卯入酉也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天地之晝夜以日出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已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故春秋分晝漏五十五刻三光之行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一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日去地常八萬里惟晷景以漸遠近地之數皆得於表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美

丘濬曰王蕃天論亦謂渾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爲四遊以綴赤道者此謂儀也置望筒橫簫于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四遊儀並列爲三重者李淳風所存而黃道儀僧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爲渾象實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晷曉所加星度則渾象別爲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之儀載在宋史者其爲論精密自洛下閎造渾天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爲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睿職之制皆詳

審精緻有出於淳風今賡之表者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居於金元人棄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表儀其說以爲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爲者其法具在元史而其儀表至今遵用之

律應中星

舜典言同律必先之以協時月正日月令言昏旦其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壬

星中卽繼之以律中某律蓋星者元氣之精也律者元氣之會也灰飛於內星中於外皆一氣之相爲感通也故一行云以中星定二十四氣但中星易差諺亦難定日既入二刻而天始昏日未出二刻而天已旦考中星者必於此時驗之又必稽之日躔參之度數察之斗建立表施簡當灰飛之時南窺中星北窺極星無分毫差謬然後爲得其中也但氣無形而難知星與律有象而可測是故算曆者所當兼考云孟春之月雨水爲中日在危六度六十五分二十五秒以後日躔姬輿之次皆畢十三度一十二分中旦

房三度一十八分七十五秒中斗建寅位之中律中太簇

危北方七宿之一屬亥宮姬輿是亥次之號姬輿者管室東壁各二星似口因名也孟春日月會於此獨言日不言月者陽以成歲陰特從之故以日爲主也日月之行一年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孟春者日月會於姬輿而斗建寅之辰也昏初昏旦將旦也畢西方七宿之一正月中初昏畢見於南方之中將旦房見於南方之中斗謂北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壬

斗循天而轉行一月建一辰也凡節氣建辰位之初中氣建辰位之中律中中猶應也太簇寅律長五寸七分正月建寅以太簇之管候之其氣應焉蓋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應謂吹灰以後皆倣此

危三星形如品危爲玄枵耗神也虛亦耗神危宿所屬有鉤星九黃星一曰天鈞在紫微東藩之外傳舍之東造父之北車府之上造父五黑

星在傳舍之南河車府之上。一曰伯樂御官也。車府七黑星在天津之東橫於人星之上。近河首抵司非尾指天津梓曰七黑星。梓三星在人星東。造父之下曰四星。在梓星南。人星五黑星如人形。在車府東。危宿之上墳墓四星。在危下如墓形。虛梁四星在危南。墓下而斜。益星二黑星在危南。天錢十黃星如貫錢之狀在北落門西北虛梁之下。

畢八星狀如掩兔之畢。一曰罕畢王者出旄頭罕畢以先驅此其義也。畢主山河以南中國中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罕

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昂畢之間謂之天街陰陽兩界之分。畢爲陽國昂爲陰國。又主陰雨入之雨師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正義曰箕畢上婁之所好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木克土爲妃故箕星好風是上妃之所好也。畢屬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之木爲妃故好雨又寅申酉相衝破申來逆寅寅被逆故爲風寅來破申申被逆故爲暴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朱子曰畢是漉魚的又網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

各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兩畢宿所屬五車五星在畢宿東北五車形圓畢宿口斜對五車之口三柱一曰三泉在五車之內外鼎足而立。天潢五星在五車中天池也。咸池三黑星在五車中天潢北。一曰潢池天街二黑星在昂畢之間陰陽之所分也。主國界街南爲華夏之國街北爲夷狄之國街北昂以西也。街南畢以東也。二星中處爲日月五星出入之道天關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亦曰天門在黃道之中日月五星之所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罕

必由也。天節八黑星在附耳之南諸王六黑星在五車之南畢宿之上橫列天漢之中。天高四黑星在諸王下參旗西北近畢九州殊口九黑星如車輪在天節南參旗九星在參西五車之間九旂九黑星如參旗在玉井西南參旗之下天囷十三黑星起天苑之南屈而橫列附耳一星在畢下天高東南隅。房四星直下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太廟土乃發脉蓋以立春日晨房星中於午爲農祥則百穀熟中間爲天衢大道亦謂之天關黃道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星

所經日月五星之所行也。南二星間爲陽環，亦曰陽道。其南爲太陽道，北二星間爲陰環，亦曰陰道。其北爲太陰道。七曜當由乎天衢。由陽道則星由陰道則水。或失行由太陽道則大旱，由太陰道則大水。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南星爲左驂，次上爲左服，北星爲右驂，次下爲右服。左驂左服爲東南，右驂右服爲西北。詩傳：馬祖爲天駟，房星之神。夏官：投人春祭馬祖，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也。九月晨見東方，國語曰：駟見而隕霜是也。其所屬鉤鈴

二星在房東，近右驂左服兩星之間，健閉一星在房東北，鉤鈴之上，其色黃，罰星三黃星在健閉之上，東西兩咸之間，南北而列，東咸四星，西咸四星，夾罰之東西，曲而成行，皆在房星之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日一黑星在房之中，道西太陽之精也。從官二星橫在房星之下，積卒之西北。

仲春之月，春分爲中，日在壁二度九分，以後日躔降婁之次，昏井一十六度五十五分七十五秒中，旦箕四度六十二分五十秒中，斗建卯位之中，律中夾鍾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星

壁北方七宿之一，日躔壁者，猶未入於戌宮也。至奎一度始入戌宮。戌宮爲降婁之次，仲春日月會於此，降婁者，奎婁也。奎爲溝瀆，故名降壁。二星南北正直，曰東壁。詩疏云：壁者，室之外院。室在南，則壁在室東，故云東壁。其所屬天廐十星在東壁北圓而色黃，狀如天錢，天馬之廐也。土公兩黑星在壁南，雲雨四黑星，四方如口，在霹靂南，霹靂五黑星橫列在土公南，鉄鎖五黑星在羽林東。

井南方七宿之一，八星如井，橫列河中，鉞一星在井邊二寸，參旁之東有玉井，故井宿曰東井。其所屬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河一曰南戒，北河一曰北戒，兩戒間爲天中道，七曜之所常行。積水一星在北河北，五諸侯五星在東井東北，近北河，天尊三黑星在井北，五諸侯南三星鼎足立，積薪一星在積水東，水府四黑星在東井西南，鉞下水位四星在井東北，四瀆四星在南河之裏，東井之南，軒轅之東，闕丘二黑星在南河東，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團圓如錢狀，野雞一星在軍市中，丈人三黑星在軍

市下子二黑星在丈人東孫二黑星在子東老人一星在孤矢南曰南極老人主壽考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故以春秋分候之南郊天狼一大星在井東南派矢九星在天狼東南天弓也狼爲奸寇孤司其非故常注矢以向狼矢端直則狼不敢動

箕東方七宿之一四星二爲踵二爲舌以箕夏秋之間昏見于南方一曰風星書曰星有好風凡日月宿在箕壁軫翼則風起箕前二星謂之天舌詩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又曰後今嗟今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成是南箕是也其所屬糠一黑星在箕口外杵三星斜於箕下

季春之月穀雨爲中日在婁五度五十二分七十五秒以後日躔大梁之次昏星九十九分五十秒中且牛一度八十一分二十五秒中斗建辰位之中律中始洗

婁西方七宿之一屬酉宮又名大梁之次季春日月會於此大梁者昴也婁宿三星不勻兩星近一頭其所屬大將軍十有二星在婁北左更右更共十黑星左更五星在婁東右更五星在

婁西左更右更秦爵名天倉六星形如八字在婁南天庚三黑星在天倉東南

星南方七宿之一七星形如鉤在柳下是爲朱鳥之鷄周制鳥旗七旒以象鶉火謂七星也其所屬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其形彎曲不直南角北尾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殺衡曰軒轅之體以主雷雨陰陽震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淫爲虹霓離爲背牆分爲抱珥皆軒轅主之石氏曰軒轅中央土神黃帝之舍也內平四黑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星 在中台之南軒轅之北天相三黃星在酒旗南天復五星在七星南

牛北方七宿之一六星曰牽牛在河之岸頭有兩角狀若琵琶二曰天鼓陽氣始於牽牛日月五星常貫之爲中道中央大星七政之始後志云七曜之起始於牽牛其所屬織女三星在天市垣東天漢之旁鼎足而成三角鼓然如隅也詩曰跂彼織女是也一曰天孫天帝之女也主經緯布帛絲枲之事以製衣裳成文繡漸臺四黑星如口形在織女東足輦道之西輦道五黑

星斜在織女之東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一曰天鼓爾雅河鼓牽牛一星李巡孫炎二之孫曰河鼓在牽牛北河鼓星亦名牽牛非也唐天文志曰河鼓將軍象也左旗九星在河鼓之左右旗九星在河鼓之右河鼓之旗也兩旗夾鼓相爲旌表左昏右明俱在牽牛之北天桴四黃星一直如連珠在左旗之北河鼓之下天鼓之桴也羅堰三黑星在牛宿東天田九黑星在牛宿東南九坎九星在天田南三三相連其形似天田而明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異

孟夏之月小滿爲中日在昴六度九十六分五十秒以後日躔實沈之次昏翼六度四十三分二十五秒中旦危六度二十五分中斗建巳位之中律中仲呂昴西方七宿之一屬申宮又名實沈之次孟夏日月會於此實沈者參神也昴七星兩層相聚又爲旄頭胡星也其所屬卷舌六星其形如鉤在昴北河中天譏一黑星在卷舌鉤中天阿一黑星在昴西月星一黑星在昴東礪石四黑星斜在卷舌之東五車之西北天陰五黃星在畢柄西天阿之下天苑十六星在昴東南如環狀

東缺似口芻蕘六星在苑西翼南方七宿之一二十有二星上五星下五星各橫列中心六星形如張宿上下又各三星連於橫列之星是爲朱鳥之翼其所屬東隱二星在翼之南

仲夏之月夏至爲中日在參九度四十分二十五秒以後日躔鶉首之次昏軫一十六度八十七分中旦壁一度六十八分七十五秒中斗建午位之中律中蕤賓

參西方七宿之一屬未宮又名鶉首之次仲夏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異

日月會於此鶉首者柳星也參七星二爲肩二爲足中三星橫列爲心伐三星曰參伐斜列足裏七星爲虎身伐爲尾背爲首共爲白虎主西方其所屬玉井四星在參右足下軍井四黑星如井在玉井南屏星二星在玉井南天厠四星在天屏東天尿一星在天厠南軫南方七宿之一四星似張宿與翼相近軫東一星曰左轄西小星曰右轄軫星附軫兩旁軫中一小星曰長沙其所屬軍門二黃星在靑丘西近翼宿土司空四黃星在軍門南靑丘七黑

星在軫之東北軍門之東七星周圍圖布樂府三十二黑星在軫南青丘之下其星橫排上二行各八星中二行各六星下一行四星

季夏之月大暑爲中日在井二十九度八十四分以後日躔鶉火之次昏氏七度三十分七十五秒中旦婁五度一十二分五十秒中斗建未位之中律中林鐘

井二十九度猶未入於午宮至柳三度始入午宮午宮一名鶉火之次季夏日月會於此午曰鶉火者火之正位也氏東方七宿之一四星如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注 哭

斗之側氏爲天根爾雅曰氏天根也角亢下係於民若木之有根也建戌之月晨見東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是也其所屬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次北斗杓端三星橫列在大角北帝席三黑星在梗河之西亢池六黑星在亢北近攝提天乳一黑星在氏北陣車三黑星在氏下騎官之上騎官二十七星三三相連者九在氏南天福二星在房西騎陣之東車騎三黑星在騎官之下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端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土寄王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乎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王於辰戌丑未之月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得中央土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宮音屬土又爲君故配之中央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六十調之首其聲最尊而清餘音皆自此起如土爲木火金水之根本故以配中央土非以候氣言也孟秋之月處暑爲中日在張七度二十七分七十五秒以後日躔鶉尾之次昏尾九度七十四分五十秒中斗建申位之中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注 哭

中旦昴六度五十六分二十五秒中斗建申位之中律中夷則

張南方七宿之一屬巳宮又名鶉尾之次孟秋日月會於此鶉尾者鶉朱鳥也南方七宿之象翼軫尾也張宿六星爲天府實爲朱鳥之嚆嗉鳥受食處其雜座太尊一黃星在中台之北長垣四星在太微西北少微星之下少微四星在太微垣外西北一名處士天廟十四黑星在張南四方如冊斜倚太微之旁尾東方七宿之一九星如鉤蒼龍尾也東端卷

兩岐第二星旁一小星相去十寸曰神宮箕尾之間謂之九江口故尾星曰九江其所屬天江四星在尾北微螢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夾滌鄭氏曰謂之傳說者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而訛者謂傳母喜之也此傳說之義也偶商之傳說與此同意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魚一星在尾後傳說星之東常居漢中其狀如星如雲忽忽不暇龜五星在尾南漢中

仲秋之月秋分爲中日在翼十九度七十一分五十五秒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季

秋以後日躔壽星之次昏斗一十二度九十三分二十五秒中旦參九度中斗建酉位之申律中南呂

翼宿日在翼一十九度猶未入辰宮至軫九度始入辰宮辰宮爲壽星之次仲秋日月會於此

辰曰壽星者數起角方列宿之長故曰壽

斗北方七宿之一斗爲南斗六星曰天廟其狀似北斗二爲柄四爲魁玄龜之首日月五星貫

之爲中道其所屬天弁九星在天市垣東北建星之北樂緯曰天弁星羽也建星六星在南斗

背上臨黃道爲天之府庭斗建之間三光之道

陰陽終始之門七政所起律曆之本原也是上古甲子天曆所起之宿繫星十四星在斗南水蟲也常居漢中圓如貫索之形天雞二黑星在建星之下狗國之上狗國四黑星在斗魁之東天機之下狗二星在南斗魁前天箭八黃星在斗南斗杓西天淵十黃星在繫東南農丈人一黑星在南斗西南箕星之東

季秋之月霜降爲中日在角十二度一十五分二十五秒以後日躔大火之次昏虛二度三十七分中旦井二十九度四十三分七十五秒中斗建戌位之中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季

律中無射

角東方七宿之一屬卯宮又名大火之次季秋日月會於此大火者心星也角二星南北正直爲天闕蒼龍角也其間天門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日月五星之所行也兩角之間陽氣所升左角南三尺曰太陽道右角北三尺曰太陰道七曜由兩角之間或失行而入其陽則爲旱入其陰則爲水角星直指辰卽是耕始以爲農官建巳之月昏見東方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建戌之月晨見東方左傳曰龍見而畢務是也其

所屬周鼎三黑星在攝提西南天田二黑星在左角北天門二黑星在右角南平星之北平道二黑星在左右角間進賢一黑星在平道太微東平星二星在左角南庫樓北庫樓十星在角下其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庫中十五星三三而聚曰柱也中央四小星衛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

虛北方七宿之一二星微斜上下各一如連珠虛爲玄枵一曰顓頊主北方其所屬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爵祿增年延德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星法

奎

故在六宗之祀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非二星在司危北八星皆兩兩平列俱黑星哭星二星在虛南泣星二星在哭星東危南四星兩兩黑而橫斜天壘城十有二星形如貫索在哭泣星南離瑜二星鮮明在十二國東離圭衣也瑜五觔皆婦人之服星敗白四星在天壘城之下離喻星之東

孟冬之月小雪爲中日在房三度五十九分以後日躔橋木之次昏室七度八十分七十五秒中旦張六度八十七分五十秒中斗建亥位之中律中應鍾

房宿屬寅宮又名析木之次孟冬日月會於此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

室北方七宿之一二星曰營室一曰定星詩曰定之方中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可以營建宮室故謂之營室左傳曰水昏正而後國語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也其上六星兩兩而居曰離宮分布室壁之間王者之別宮也其所屬騰蛇二十二星在室北河濱若盤蛇之狀一曰天蛇天蛇龜螭蛟水蟲之長也主水族水中之蟲皆屬焉雷電六黑星在室宿南土公吏二黑星在營室西南壘壁陣十有二星在室南壁橫列其中兩端各四星如井羽林軍壘也羽林軍四十五星三三而居散在壘壁陣之南天軍也鉄鉞三黃星斜在羽林軍之西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南天之藩落也八魁九黑星在北落師門東天綱一黃星在北落師門南西南仲冬之月冬至爲中日在箕五度二分七十五秒以後日躔星紀之次昏奎十度五十四分五十秒中旦翼十九度三十一分二十五秒中斗建子位之中律中黃鍾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星法

奎

箕宿說見上

箕五度猶未入於丑宮至十五度始躔丑丑又
名星紀之次仲冬日月會於此丑曰星紀者斗
牛之位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

奎西方七宿之一十有六星曰封豕一曰天豕
奎爲天之武庫西南大星謂之天豕目亦爲大
將軍奎主兵禁暴故置大將軍以領之宋乾德
五年三月五星如連珠聚奎爲天下文明之象
奎爲魯分腰細頭大如破鞋之狀亦主文其所
屬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御官也漢中四星謂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書

之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附路一星在閣道南旁
別道也備閣道之敗而乘之也閣道六星在王
良前其星屈曲形如飛閣從紫微宮北出至河
上御道也策一黑星在王良之前王良之御策
也軍南門一星在奎宿之上將軍之西外屏七
黑星橫於奎下以蔽天淵天淵七星在外屏之
南圓而俱黑土司空一星在奎南

翼宿說見上

季冬之月大寒爲中日在牛二度二十一分五十秒
以後日躔玄枵之次昏胃九度六十八分二十五秒

中旦角一十一度七十五分中斗建丑位之中律中
大呂

牛宿屬子宮又名玄枵之次季冬日月會於此

玄枵者北方色星虛星之
位枵耗也耗亦虛意

胃西方七宿之一二星鼎足而列在河之次胃
者五穀之府天之厨藏主倉庫其所屬天船九
星在大陵北常居漢中一曰船星積水一黑星
在天船中大陵八星在胃北河中其形如鉤積
尸一黑星在大陵中天廄四星斜在胃下天園
十有三星其形如乙在胃南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奎

中星不當位者有六宿亢心女觜鬼柳也然中
星歲歲有差所以歷代中星皆不同今雖未中
天運無常亦有時而中也故並記於下

亢四星如彎弓之狀其所屬大角一星在攝提
間亢之直上其星色赤而明攝提六星在亢北
大角之左右俱三三相聚其形如鼎足常東折
威七黑星在亢下橫列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
黃色精明斜於折威之下陽門一星在庫樓東
北頓頑直下

心東方七宿之一大火也三星如鐮紫火中葉

署乃退書曰日永星火五月火始昏見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故詩曰七月流火建亥之月火晨見東方左傳曰火見而致用國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心者木中火故其色赤其所屬積卒四屯十二星三三相聚於心下

女北方七宿之一其形如箕一曰婺女一曰須女謂之須女者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其所屬扶筐七黑星在奚仲之西紫微宮東藩之外近天厨奚仲四黃星在天津北天津九星形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委

如彈弓在女虛之北橫河中日天潢瓠瓜五星在離珠北瓠瓜五星在瓠瓜南離珠五星圓明在女星之上十二國共有十六星在牛女之南近九坎齊一星在九坎東齊北二星爲趙趙北一星爲鄭鄭北一星爲越越東二星爲周周東二星南北列爲秦秦南二星爲代代西一星爲晉晉北一星爲韓韓北一星爲魏魏西一星爲楚楚南一星爲燕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占之

皆西方七宿之一三星曰觜觜白虎之首也三

星鼎足相近纖小難窺在參之上其所屬座旗九黑星在觜上司怪西北上下直列司怪四黑星曲立座旗之邊在井鉞前

鬼南方七宿之一四星曰輿鬼如木櫃上近天心一曰天目主視明察奸爲朱雀頭眼中央色白如粉絮者謂之積尸氣一曰天尸如雲非雲如星非星見氣而已其所屬天狗七黑星在狼北鬼宿西南橫河中其形如乙天社六黑星其形屈曲在輿鬼之南弛矢之東社神也其位坤其氣未隋志共工氏之子勾龍能平水土故祀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委

以配社其精爲神主社稷外厨六星在柳南天記一黑星在外厨南南權四黑星在軒轅西與鬼之上亦曰烽燧

柳八星頭屈而垂如鉤爲朱鳥喙爾雅喙謂之柳喙卽喙亦作囁左傳喙爲鶉火一曰天庫一曰天厨其所屬酒旗三黑星鼎足在軒轅右角柳宿之上酒官之旗也

謹按中星不出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不出五行東方七宿屬木居左自角至箕是爲蒼龍北方七宿屬水居後自斗至壁是爲玄武西方七宿屬金居

在自奎至參是爲白虎南方七宿屬火居前自井至軫是爲朱雀巖獸在地有象在天蒼龍白虎皆南首北尾朱雀玄武皆西首東尾從角而左旋環列四方隨天西轉方有定星星無定居故隱見各有其時大抵中星歲歲有差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堯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故堯典言日短星昴至秦莊襄王元年上距堯甲子二千二十八年日差二十八度冬至日在斗一十二度昏奎中月令云日在斗是也漢太初元年丁丑上距秦莊襄王元年一百四十年

此時占候
人自誤不
入焉

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日行黃道每歲有差故也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每歲常有不及之分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政以與天合漢洛下閎雖知太初曆八百年當差一度後人未究其悉也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始以天體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有餘歲策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乃四分之一不足一歲差二分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爲歲差太速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術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知宋永嘉之南至日應

一度唐一行又以八十三年差一度自後諸曆各
 各不同按時曆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
 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
 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
 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然論之歲差者指冬至
 日躔赤道之度非謂氣朔矣黃道雖歲差冬夏至
 至日躔必在橫距赤道二十四度且唐虞時日躔
 冬至在子夏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在酉今四千
 一百餘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秋二分在巳
 亥計其歲差退五十餘度則由帝堯後萬餘年冬
 至日反躔午夏至躔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矣若
 復舊躔而冬至在子夏至在午當在二三萬年之
 間進而推之帝堯之前亦必如是聖人不能使曆
 之無差然常因其差而正之程子有言曆家之法
 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閭之
 自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遂立差法其
 後差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
 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
 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意古之曆書亦各

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無定議
 愈精愈審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嘗
 聞嘉靖初年有欽人鮑希止作天心復要一書謂
 冬至有一定之法多在時之八刻豈朱子所謂定
 法者歟

曆元

自古造曆者必先立元自黃帝調曆起辛卯顓頊用
 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
 庚子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分用
 庚辰史謂曆之廢興以疏密課蓋以曆之終言也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推原其始不本於元何所造端是故黃帝以來立元
 雖若不同而皆準於甲子先儒有言曆元用太史公
 三紀大備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三元甲子四千五
 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
 有九歲七閏七閏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
 統成元曆至於一元前後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却
 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斯時也並無分秒之積
 又爲曆元蓋嘗推極代紀起唐堯甲辰及今萬曆乙
 亥纔三千九百二十年少六百九十七年未合曆元
 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

日星月之行以相參合而已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而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故蔡邕有言以善算爲本以天文爲驗算之既精驗之皆合則在人之天審而在天之天定矣

按漢太初曆本於顓頊顓頊曆者本連山首民之易而作也起於冬至夜半年月日時皆甲子日月如合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奎

壁五星如連珠以爲起曆之元至漢武帝改爲太初曆太初曆者武帝卽位唐都洛下閭等所作也其法以律起曆其說曰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謂莫不取法焉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倫而以九章爲一終一章十有九歲三終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一章閏分盡七閏而無餘分一會月餘盡日月交會一終而無餘分一統朔分盡朔旦冬至無餘分一元六甲

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上元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復爲甲子朔旦冬至也謂之元者今顓帝甲寅起曆之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甲子時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俱起牽牛一度其時朔弦望皆無一毫之差故改元封元年丁丑爲太初元年非其年卽甲寅也楊子準太初而作太玄太玄者三葉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葉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常期之日又爲躋贏二贊以盡餘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奎

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太初曆相應太玄太初曆法俱有得於律數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者九九也太玄以七十二爲日法者八九也太初以三十二爲秒法者八四也太玄以三十六爲秒法者九四也分於九而減一秒於四而加一同得二千五百九十二秒始雖異而終則同夫二千五百九十二者三十六其七十二也七十二者四其一也二十八者律呂積數一日之分也故曰俱有得於律數至東漢又以章部紀元爲曆法亦以十九歲爲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

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十九者天地二終之數也
四章爲一節凡七十六歲二十節爲一紀一千五百
二十歲三紀爲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一章則至朔
分齊然猶非甲子也一節至朔同會於甲子日一紀
則至朔同會於甲子日甲子時然猶非甲子歲首也
三紀至朔乃同於甲子又在甲子歲首總會如初是
各一元比太初一元差三章第七十六甲子之末癸
亥冬至卽來歲甲子之首故曰年月日時皆甲子也
章會統元之元亦卽此時又多五十七年者卽來歲
甲子六十年之數取其合於三統之數故少三年是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審
太初曆法猶未精也章節紀元一元之內歲次甲子
者七十六與節年同積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四
十日日爲甲子者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其數與每
朔之積畫相同一節之內積日亦同此數蓋一元爲
六十節矣唐一行專用太符之策則曆術又本於易
矣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
以令朔定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中星正
二十四氣以卦定七十二候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
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
合也邵子本太玄而作皇極經世

按洪武年間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
矣今曆雖以太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
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
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
巳至今年遂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
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開磨勘司令王導亨
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
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
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
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
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曆法

審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目次

禮制

聖節慶賀

歲時賞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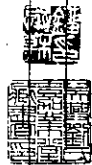
朝儀

獻廟大禮

文廟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

史臣 陳仁錫 編輯

禮制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集議。又明年，徧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

十二月，御史高原保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壞至此已甚。京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效。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禮制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禮部上考定禮儀。

上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民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變盡。朕卽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染污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定式，庶厘朕心。

閏七月，詔中書省定軍禮。

二年六月命內外風憲官與其屬官依品行禮三年詔行大射禮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張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五年三月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爲禮拜則以叩頭爲致敬既拜復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爲禮即引手於後退却若避之然

上甚厭之自即位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爲儀節令頒示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禮制

二

上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率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即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部定喪服之制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

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奏之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此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仍命以五服喪制並着爲書使內外有所遵守其叙服有八曰斬衰三年曰齊衰杖期曰齊衰不杖期曰齊衰五月曰齊衰三月曰大功九月曰小功五月曰緦麻三月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禮制

三

月至是書成名曰孝慈錄

上親爲之序命錄諸梓而頒行之

十四年二月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上謂禮官曰鄉飲酒禮朕即位以來雖已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閒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年高淳篤者次之以齒爲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良善之中

十二月翰林院待詔朱善奏按律尊屬卑幼相與

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爲姑舅兩姨皆爲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擇婿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謙唐之崔盧潘陽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禮制

四

風俗凋敝願以臣所奏下羣臣以弛其禁。

上然其言。

十一月禮制集要成

上謂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卽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軌借用黃羅帳幃飾以金龍鳳紋通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幃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爲飲器家奴至於數瓦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

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端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爲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休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三十年禮部奏百官相見之禮往往凌越等分請申明禁之。

上下部院翰林等官集議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其品級近者相見行禮則東西對稍卑者居西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禮制

五

高者居東其品級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則卑者禮下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居東答拜禮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答拜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票事則跪餘倣此其司屬官品級亞於上司官者。票事則跪凡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行跪拜禮亦不許與外官交接凡同寮官品級有高下者不拘見大小官員於內府相見不許跪拜若官員出入街道亦不許抗禮其餘軍民人等於街道遇見官員

引道經過卽須下馬却避不許衝突違者論罪從
承樂元年八月禮部言鹵簿中宜用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號燈細油紙燈各三
對而今關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爲奢不及爲儉仲尼曰與其奢也
寧儉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
自朕始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旣先朝
所無卽不可增舊有而今關者令工部補送

三年十日禮部進見服鹵簿儀仗圖併洪武禮制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 禮制 六

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考祖宗
成憲不可改更卽命頒之所司永爲儀式

二十二年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如

太祖儉樸制易服且徧語羣臣明且易服楊士奇謂

震曰今喪服未可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在上縗服後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卽吉乎時黃淮同士奇意然不敢

明言忤震震厲聲忿士奇曰朝廷每事被爾拘衆

妄義從旁解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不應偏執已
見請兼取二說明且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借

六部都察院具奏執可明且

上素冠麻衣麻鞋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羣臣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義等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汝等議定然後奏
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恐
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說是因嘆曰
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 禮制 七

未當然不必以語人羣臣聽其便

宣德四年二月諭禮部尚書胡濙揭榜申明內外

官員服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定制便無僭越

天順八年三月編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

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

婚禮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

達乎天子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陰之中還講

婚禮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隆勅待來春行之亦不

報

嘉靖八年令巡按御史於守令官不許作威挫辱

知府相見不得行跪禮

十五年先是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按禮儀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轎官員相過迴避通旨南京文官無論品秩崇卑用肩輿或乘女轎街衢相遇卑不避尊舊年給事中曾鈞驕馬徑冲尚書劉龍藩珍南轎之側鈞尋與龍互相許奏乞申明禮制俾臣下有所遵守詔下禮部都察院會勘時給事中李克濁謝廷蕙等及南京給事中曹遵等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迴避又雜舉公舍宴飲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之章俱下所司既而韜謂禮部尚

書明世法錄 卷二十 禮制

八

書反言指使以濁言引避不與議左都御史王廷相乃與禮部侍郎黃宗明張議覆言六科給事中朝參宴會遵常達變咸循禮制其途遇九卿大臣亦皆引馬迴避成規具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途遇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知所始禮典既不該載事例亦無可查且南京文職四品以下不許乘轎已有定例其用蔽幃女轎出入皆違犯典章所宜禁止請勅南京諸臣四品以下遵例乘馬毋得輒用肩輿其六科途遇部院大臣亦如在京引馬迴避違者聽禮部都察院及科道糾正

上從其議仍詔以後有故違者必參治其罪

十六年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元旦冬至

萬壽聖節臣下拜賀皆行十二拜禮惟南京行八拜

禮不宜獨簡出制帛百官俱吉服騎導於郭門之

外拱立路側帛過乃退而一歲兩送或失之煩乞

一歲一行六科遇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引馬迴避

臣前具奏奉有明旨而抗違不遵如故殊失大小

相臨之體跪下禮部覆言三大節在京有宣表致

詞及傳制俱舞蹈山呼行十二拜禮而南京在外

皆無事以南京每遇三大節先朝拜進表文俱舞

書明世法錄 卷二十 禮制

九

蹈山呼行十二拜禮導送郊外至日止行八拜禮

此祖宗舊制非臣下敢自爲隆殺似難輕改其送

制帛儀雖無舊典無非敬郊廟之義每年二

次舉行無容別議但六科遇部院大臣引馬迴避

照在京一體遵行

聖節慶賀

洪武五年九月十八日

聖壽節前一日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禮上以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顥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遣版圖判書林完賀 皇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盞龜貝玳瑁之屬詔中書諭其王繼今聖壽節千節俱免慶賀自是每歲聖節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禮部議奏聖壽日祭壽星同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八月望日祭靈星皆遣官行禮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聖壽慶賀

十

二十年聖壽節受朝賀宴群臣於奉天殿
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文華殿

二十九年命學士劉三吾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諸司令如式錄進

永樂元年四月十七日禮部以萬壽節宴百官預

定位次

上親命駙馬儀賓及隨侍各王來朝官宴於三公府四品以上文武諸學士及在京僧道官大典隆寺住持宴奉天殿在京各衙門堂上六品以上官及侍官脩史官宴於中左門外進貢官四夷朝貢士

官宴於中左門餘文武宴於丹墀內

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皇太子千秋節時監國

南京先日禮部請行慶賀禮 皇太子曰車駕在

北京予不得君父前躬致禮乃受群臣禮耶其止之自後千秋節遇車駕巡狩免禮

宣德五年二月初九日 萬壽節

上詣奉先殿行禮

皇太后前上壽畢出御正殿受賀諭文武群臣曰朕

初度之旦上念劬勞大德允切於心幸侍

聖母皇太后洪福萬年每當茲晨奉觴拜慶伸統緒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聖壽慶賀

十一

之誠致天倫之樂必在從容以愜所志爾文武群

臣應宴者悉於光祿寺給宴物自今悉准此例

六年 萬壽節勅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

禮部尚書胡濙曰予忝承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

度之辰先朝甘雨夜降時及霑足迨旦天日開霽

人情歡悅羣臣慶賀之後恭奉

母后皇太后上祝萬萬歲壽聖情悅懌予不勝慶幸

自惟菲德茂膺天眷上怡宸慈惟爾蹇義楊士奇

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予嘉不忘茲復賜

宴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

正統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萬壽聖節先是進表官無定例是年十月始從禮部言自今惟

聖節表令三司堂上官躬進正旦冬至遣首領及所屬佐貳官代遂爲例

景泰元年八月初三日 萬壽聖節

上皇萬壽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群臣朝詔免

天順五年 聖節日又值冬至節禮部言二節俱該在朝文武群臣行慶賀禮然致詞各異又萬壽節不傳制冬至節傳制令請通政詞曰茲遇律應黃鍾日當長至恭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聖節慶賀

十一

皇帝陛下萬壽聖節應乾納祐奉天永昌臣某等誠忭敬祝萬萬歲壽然後惟以冬至制醮傳答群臣又各王府及諸在外文武衙門二節各有慶賀表若前後宣讀不無重複請通宣表目又通宣表文曰忻逢長至恭遇 聖旦其在外文武衙門至日行告天祝壽禮宜曰今茲冬至恭遇 聖旦聖壽益增從之

成化八年十月初二日 萬壽節以

皇太子薨禮部奏天下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十五年十一月吏科給事中王瑞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官皆方面重臣乞令各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瑞所言紛擾命錦衣衛杖之

弘治九年七月初三日 萬壽節致仕大學士尹直上賀表及 太子承華箴却之

正德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萬壽節

嘉靖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萬壽節賜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張孚敬李時尚書汪鉉夏言長春酒諭曰今日朕生辰特頒卿等共飲以交懽耳

十六年禮部以 萬壽節有旨免賀上疏固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聖節慶賀

十二

上手詔曰朕所以不受賀者

上天示戒謹身殿未補葺一也內殿未建祖考神位未回二也

聖母暫居官城之外且疾痛未愈朕心不寧三也三者有一且不可況集於此時朕安便受賀乎生辰歲一值之今年暫罷卿等宜承朕意與賀同也

二十二年禮部以 聖節請賀

上曰去年大厄天賜重托感恩承眷敢不祇受第中心仰戴方思上報生生卿等宜將順朕命協心和氣各共乃職勿擾朕心部復請

上曰朕仰感天恩與卿等祝君之心正自不異。遵君命以申君念則上下皆順去年大變不有天眷今日安得朕身。既蒙大造則來歲之賀豈無日也。如能免。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

古

歲時宴賞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丹墀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繇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於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

圭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隳所養不謹或生疾病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二十八年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同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

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仙

永樂元年命禮部冬至節官吏人等預宴賜鈔如例

七年春

上諭禮臣曰

太祖君天下四十餘年法度明備朕恪遵成憲今四方無虞民物康阜思與臣民同樂太平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日百官朝參不奏事聽軍民張燈飲酒爲樂弛夜禁著爲令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歲時宴會 去

十年元宵節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二日戶部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中官以聞

上曰此賢母也命中官賞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

十一年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

皇太孫連發皆中

上喜命儒臣賦詩賜群臣宴鈔帛有差宣德二年勅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自是歲以爲常俾各得燕飲爲樂以彰太平之休

十二月立春順天府進奏

上御正殿文武羣臣行賀禮賜宴

上諭禮部曰獻歲發泰生物之始人君當修德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心輔朕不逮

八年上元之夕

上奉侍

母皇太后觀燈中宮

太子咸侍奉觴上壽

文武大臣及四夷朝貢之使觀瞻仍賜宴苑中悉賜京城內外之民往觀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歲時宴會 去

祖宗以來凡遇

聖節正旦冬至皆賜群臣宴官卑祿薄者免宴賜以鈔謂之節錢俾均惠其家屬自正統後臣用事

者畏侍宴上立遂罷宴皆給以鈔因而成例

故事自冬至後至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腦酒景泰初以大官不克罷之

景泰間給事中李錫奏物價湧貴人民疲敝光祿寺錢糧日少乞將四月八日并端陽等節宴賜百

官酒飯暫爲停止詔曰此

祖宗舊制可以小節改其遵行之

元順二年罷冬至宴初

宴餅及冬至例宴群臣於奉天殿

上謂韓臣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臣於進言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筵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今議減之亦是緣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成化元年正月朔適值立春百官行慶賀禮順天府官進春致詞云茲遇紀元成化正旦逢春氣節會同天人文泰恭惟

皇帝陛下廣乾納祐奉天永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宴時宴賀

太

弘治四年正月以脩省免上元節慶成宴賜分獻

陪祀及該宴官胙

嘉靖三年正月諭以災歉免慶成宴脩撰唐景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祐篤慈惠也

皇上潛升百度維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乞深惟大報之典尤昭威備之儀不報

六年正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禮官以宴請上曰郊祀慶成次日設宴乃

祖宗朝故典蓋以上帝居歆君臣歡會其禮不可廢也今四方災異非常方欲上下同加修省朕恐多費勞民可暫免一年以見朕奉天恤民之意惟四夷使臣賜宴如故

十五年五月賜百官端午宴於奉天殿召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武定侯郭勛汎舟西苑先是上駕回暫往玄福宮賜時等酒及諸品物論曰端陽日朕奉兩官西苑汎舟賞節因命撰致語既而復論時曰昨奉慈諭寵免今欲爲君臣一賞以寓交泰之意卿其與勛言計之至是賜百官等宴畢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歲時宴賀

尤

上幸西苑預命勛時言候於崇智殿遣太監韋霽賜以艾虎綵索牙扇諸物助等致詞謝

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至水次

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助一舟自芭蕉園歷玉鍊金鰲橋至澄碧亭頒賜御餚又命楫人蕩漿近龍舟賜顧問登岸復宴於無逸殿乃還翌日時等表謝隆慶元年

上以災異論禮部免慶成宴部言慶成宴乃郊禋盛典

皇上登極以來。獎章首舉。費不甚繁。較而不行。是謂闕典。惟仍賜舉行。以從群望。不允。科道王之垣等復以爲請。得旨。待明年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歲時宴賞

千

朝儀 附奏事儀

洪武元年十月命禮官定正旦朝會儀。
二年正月

上以群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詞如朝賀日贊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下和平。倣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盡今更其詞始贊呼則曰聖躬萬福制可。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朝儀

壬

八月禮部尚書崔亮等上言舊制朝賀之禮贊禮者既唱三舞蹈訖復三唱山呼而群臣拱手加額與樂工軍較齊聲稱萬歲者三近改擬山呼爲贊呼百官應之曰天輔有德曰海宇咸寧曰聖躬萬福竊謂殿廷之禮主於尊嚴贊呼之際實乎齊一今百官三呼應聲喧嘩不齊誠爲失儀况山呼故事甚爲嚴肅宜仍其舊制從之。

三年正月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咨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

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

上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嚴肅爲重朕始欲咨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於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二月

上問吏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皆中正而百官朝參則班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曰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朝儀

圭

臣聞天子祭郊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升自子陛而南面答陰之意也郊祭天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面以答陽也何修之議曰祭社北面君答之故南面祀天南面君答之故北面若夫群臣朝參於上非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錄卯陛朝班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也上曰臣之事君與君之事天其道不相遠也因命百官朝參左右相去不得越二尺其省府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但不得直行甬道

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僉都御史張構與閤門使觀察使同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有關道者隨事規正

永樂四年正月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近臣諭之曰蚤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哺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官中間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圭

取四方奏牘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卽付所司施行官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治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勸勵無厭敷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論鴻臚寺臣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官門投進冀得速達今

訴私事巧私恩者亦進題本。擒姦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弊莫甚焉。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卽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洪熙元年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群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

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朝儀

重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事不忍遽卽吉。朕明日亦不欲出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覩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

上顧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嫌禮過。

上從之。故有是命。召士奇等嘉其直言。賜鈔幣。

宣德四年

上嘗諭鴻臚寺臣。凡遇祖宗忌日。通政司禮部兵馬司。免引四奏事。

正統二年九月。蚤朝鐘既鳴。有京衛指揮張勝等八人。潛坐闕右門。爲給事中所劾。皆謫戍邊衛。景泰初。卽位。勅諭都察院曰。臣下有恭敬恐懼之心。朝廷禮儀自然嚴肅。比聞群臣入朝。多行私揖。跪拜禮甚者三五成群。高談嬉笑。略無忌憚。恭敬之心何在。守衛官軍。例必辰時換直。欲彼此相識。以辨奸僞。乃今于五鼓未朝。時卽紛然排擁出入。甚至雜以販鬻者。恐懼之心何在。榜諭皇城四門。自今俱宜遵祖宗之法。敢仍前故違者。糾儀巡視御史及鴻臚寺官舉之。重罪不宥。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朝儀

重

天順元年。勅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入。

武清侯石亨奏。洪武禮制。榜文。凡朝參并護衛官員軍校進退先後有序。禁門出入有常。近來不分貴賤。相參擁擠。皇城各門諸人往來徑行。全無忌憚。有帶物貨入內買賣者。今後常朝第三通鼓起。先開二門。官軍旗校將軍先進。擺列待鐘響。朝官依次而進。嚴勅守衛官員不許縱放無牌面人員穿朝出入。及將物貨買從之。

成化四年十月。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

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奏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慢既引咎姑宥之。

弘治三年刑部侍郎彭韶以星變陳言臣獲隨午朝竊見日奏尋常起數于事無補願

陛下自今午朝惟議經邦要務如大陞降大災累緊急錢糧邊關軍政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繇候駕御左順門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令群臣率作興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朝儀

上嘉納之

正德十六年御史何棟以違誤侍班爲東廠訪奏下詔獄誦常熟縣丞給事中陳洗御史徐敬等連疏論救不報

嘉靖元年二月詔以正德末朝儀多廢命禮部詳定於是禮部奏定朝參諸儀凡人進班奏啓復命及齋戒忌辰令節予告日期以及御史鴻臚官糾疏糾各禮皆查復舊制明示諸司永爲遵守從之

六年大學士楊一清等言人主視朝富有常期古

禮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

陛下常於昧爽以前視朝或設燭以登寶座雖大風寒無聞是固勵精圖治之心第聖躬得無過勞乎伏願於新歲履端更始之前每以日出爲度或遇大風寒日暫免遂著爲令

上曰卿等所言真師保愛君至意邇來內外百官偷動事情不無閑怠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化云耳古禮謂辨色入朝日出而視之不獨爲息養之計是亦防微之一道也

二十二年正月朔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朝儀

上

上御奉天殿受朝時郎中林廷琛主事周卿御史蔡駿司正李天然等俱以失誤朝賀爲鴻臚寺所糾上怒其不恪下錦衣衛獄因各降調外任其日糾奏御史來聘以糾奏不時牽俸三月

十一月賜百官煖耳是日廷謝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以下四百二十五人不至適命稽查御史周南等遂劾奏之

上曰朕以生長南方初政不解遂致多疾十三年病咳兩月以後時不視事然早朝率多彌文至軍國大務曷常不日經心而希忠諸臣全無敬謹之心

恭視君恩放逸已甚安有虛位之懼

祖宗恩制百官賜戴綬耳是亦解貂之惠今年大報日天寒朕嘗先期下命蓋法

祖宗愛下之心示君臣同體之意也諸臣乃藐視不敬如此至於朝享祭祀皆以御史糾察禮儀故曰耳目之臣今聞點查之命始假借糾劾此可欺也孰不可欺言官若此用之何益其奪南等俸半年已而希忠嵩各疏請罪俱貰之京山侯崔元亦謝得解餘俱奪俸

二十八年五月初內府供事匠作武職等官皆帶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天

朝泰牙牌曾奉旨革奪旋復給之至是給事中陳邦修以爲言禮部覆奏大明會典所載在京文武官員出入禁門各帶牌面而牙牌內有執事供事朝奉之別執事供事等牌皆臨時關領如期繳進惟朝泰牙牌例得朝夕懸帶蓋非徒爲開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若虛銜帶俸供事執事人員委不宜一槩冒領第出入禁衛若一切革奪則又不便訊察及查尚寶司見貯舊牌數百上有入內府字樣請以此給之庶開防既便而名實亦稱至於衛所武官自掌印僉書侍衛之外見任雜差等

官不係朝奉供役者盡革奪之其納粟填註冒關牙牌及罷退居住官舊所關領不繳者俱行查問報可

隆慶元年正月初七日傳免朝至十一日復使免朝給事中魏時亮上言

皇上初政甫及一句免朝至再得非獻諫者以先帝向辭乎

先帝於年月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勤而明於親輔臣剛於制近習斷於去奸邪故群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素

皇明世法

卷二十

天

入簡中

獻廟大禮

正德十六年四月命禮部會議

與獻王主祀稱號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簡漢定陶王宋濂王事校之曰是足爲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璠卽請禮部侍郎王瓚具論

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贊然之廷和遂令言官指摘瓚失調南禮部五月毛澄等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考王孫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太子本生父也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禮 手

時大司空師冊以爲恩義備至今

皇上入繼大統空別立與獻王後以主祀事空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奉祀又稱號宋英宗以濂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允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以爲濂王空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願論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

王今

皇上既入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宜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

與獻王爲皇叔父與獻大王王妃爲皇叔母與獻大

王妃凡祭告

與獻王上策王妃俱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爲與獻

王後空改稱

與獻王爲考王妃爲母益王稱叔父益王妃叔母議

上

上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澄等又議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禮

與獻王繼嗣以崇仁王襲封

皇上稱

與獻王曰皇叔父大王自名尊崇至矣因錄宋程願

議上

上復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

紀上言聖莫如舜未開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賢

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澄等

仍上議

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

皇上恩德無比傳所謂有父道焉者特以兄弟昭穆

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

孝廟而上彌祖曾高以次加稱

與獻王雖於

皇上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

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以上留中不出御史周

宣進士屈儒奏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

上終不從仍命集議

七月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璠上言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考

孝宗改稱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統

奎

與獻王爲皇叔父 王妃爲皇叔母者不過拘漢定

陶宋濮王故事臣固未敢以爲然也漢哀帝宋英

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

立爲皇嗣養之宮中是尙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

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

皇上以

武宗無嗣入繼大統故遺詔直曰

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常明著爲

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不同或以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使

與獻王尙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

與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公

聖母之迎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兄恐子無臣母

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

與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

故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統

奎

夫親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若必強奪此父

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

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

謂錄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

曹叔是時尙未有嗣其詔蓋防爲外藩援立者此

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可繫論乎疏奏

上覽之遺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

據古禮爾何得虧朕楊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

體復持入

上熟覽之遂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一

口

上召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毛紀入賜茶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

桓之恩無絲得報今尊父爲

與獻皇帝母與獻皇后

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等退執奏仍封還手勅旣而

毛澄等上言

與獻王稱號

皇上未卽裁定張璉乃力排廷議御史盧瓊極論恐

聖知因邪說而生惑大禮踵衰世而不經宜將張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禮

雷

懇戒諭不聽

八月

上以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錄東安門入再

議錄大明門左門入

上斷出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

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璉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

可錄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

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人乎名之不

正禮所繇失也

上命治母后儀駕奉迎

上諭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

祖宗鴻業爲天下君長父

與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繼稱罔極

之恩何繇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爲朕申其

孝情廷和等上言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

必上順天理下合人情

祖宗列聖之心安則

皇上之心始安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

與獻王嗣緒無人微稱未定特勅內閣元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禮

雷

中臣等一得之愚盡於前議揆量事體使宜於今

而不戾於古協乎情而無悖於義張璉復著大禮

或問齋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令修撰楊惟聰偕

庶吉士十餘人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聰曰

內閣誰爲爭者焉有爲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

者乎遂上疏曰臣叨逢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

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

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臣不得已乃據禮

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聖覽間有一二臺諫不能

開陳又從附會交章擊臣目爲諂諛詆爲希進繇

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上聞竊謂非天子不該禮顧

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

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

皇上宜考 孝宗而以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體

美

與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答曰此理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哀帝英宗乃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今

孝宗旣嘗以

祖宗大業授之

武宗但知

武宗爲之子也

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孝宗爲天之日皇上猶未誕生是

孝宗固未嘗以後托也

武宗賓天之日

皇上在潛邸也是

武宗未嘗托爲誰後也其與漢宋故事大不相類今

必欲

皇上爲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體

美

武宗之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

孝宗旣以大業授之

武宗其心豈肯舍己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旣以大業授之

孝宗其心豈肯舍己之父不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

自絕其統乎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

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則知

王與

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

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

武宗之後以承

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興獻王長子倫

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

勸進之箋矣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繇前之言則

皇上所繼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欽明大統

美

武宗也是

武帝雖無嗣而有統矣繇後之言則

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

答曰不同也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

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

恩不可以強爲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

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

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

於父子相承者或益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

武宗以大業授

皇上有父道焉故

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

世故止稱皇兄又謂

皇上旣兄

武宗自宜父

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方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欽明大統

美

武宗賓天群臣定議以迎

皇上也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

孝宗兄也

與獻王弟也 獻王在則 獻王天子矣有

獻王斯有

皇上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

若人言則

皇上於

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

與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可乎問者曰

皇上嗣

與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替喪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孝宗於

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爲父子。謂之崇大

統也。割私恩也。漢家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嚴明大綱

輕也可乎。問者曰。郊子之言則

孝宗不已無後乎。臣答曰。

孝宗有

武宗爲之子。

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不念無嗣之

武宗而重念有嗣之

孝宗者。何歟。茲果

孝宗之無後乎。抑

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

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

嗣而文帝繼之。宋開禧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

睿宗繼之。宋開禧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

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

名而後謂之繼統哉。問者又曰。子必以

皇上不當考

孝宗。豈以

與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嚴明大綱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益王于崇仁王考

與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

絕也。不可強爲也。以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

與獻王是強爲父子也使

孝宗不得子

武宗又使

與憲王不得子

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可乎？問者曰：然則

皇上於

孝宗也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荅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聖

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

皇上於

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

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

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

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

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

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矣。臣荅曰：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繼統也。程子曰：禮，長

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

此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爲

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

非爲繼嗣也。設

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爲避尊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荅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慕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錄，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聖

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爲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聰曰：有公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

興獻王別立廟於京師，亦有說乎？不于於正統乎？臣

荅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

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

長子雖有廢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

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

以魯桓僖公之災，且謂有朱熹兩朝爭較之嫌，魯

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祀盡無大功德而魯朝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群臣請祀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朝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議其逆祀今別爲

與獻王立廟所以稱廟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

與獻王主於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祭廟大禮 聖

廟不同也嘗聞祭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

與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雖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以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各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

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今尊崇之禮未定重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典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

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問者曰或以

與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

與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祭廟大禮 聖

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官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

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矣問者曰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

而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璵嘗按其故昭帝以矣又立昌邑王廢

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并一等而考昭

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不可乎當時有司素固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

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光武身長沙定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中興乃猶嗣元帝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略

聖

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辨故其弊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俗儒之說誤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荅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案判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禁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荅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

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子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兩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日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爲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

嘉靖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浹言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略

聖

武宗臨崩垂念宗社大計特請
慈壽皇太后迎立

陛下之時未嘗育之宮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
且

與獻王母妃無後

陛下舍所當後而後他人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
疎屬援不必避之嫌割不容已之愛人情天理其
果安乎臣愚以爲

與獻王宜尊以帝稱別立一廟加上

慈壽皇太后及

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爲太后如慈壽之例
庶幾統之義報本之恩並行不悖疏下所司知之
時費宏初至聞以淡鄉人懼楊廷和疑已乃自誓
附議派送外補爲僉事

上傳諭內閣

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楊廷和等言以子自稱非所
以後

孝宗承

祖宗之統既復諡宣稱孝子廷和等復言

陛下考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禮

哭

孝宗承

祖宗之統於本生父自難稱孝子冊文又稱以長子
入奉大統則本生之情愈明乞勉從正禮已遣官

請安陸上尊號以太監溫祥督禮成國公朱輔

恭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追曰

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著子名

十二月時廷和心不自安乃寓書於致仕都御史
林俊與決之俊遂上疏曰子之於父母服三年無
貴賤一也若爲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
期焉不二斬也至於所得封贈盡隆所後而不及

所生豈憊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所生之情無過
傾間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
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
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

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詔付所司廷和喜起俊刑部
尚書

御批加

興獻帝后尊號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言

皇上御批於

興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仰惟聖孝固不能自己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禮

哭

者然於此有禮焉雖君上有不得自專臣下敢輕
變乎乃封還御批言

陛下朝見

興獻后卽以臣等愚見從容開導

上曰卿等所言朕已悉知但哀家之情不能自己爾
極之恩報亦無方其承朕命復御批如前廷和等
復言帝后之加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

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
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
曰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親則

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

上曰

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已命行其

與獻帝宜加皇號

母與獻皇太后朕不敢辭延和等言

與獻帝后稱號尊崇至矣今必欲加皇字則本生之

私恩既重所後之大義莫伸俱求罷

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朕躬所言與禮朕自裁處

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郎中余才等奏如

閣議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略

壬

上曰還遵懿旨論稱

與獻皇帝與獻皇太后

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疏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也祖宗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私也誠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窆

衣臨御之日

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

皇上嗣續大業非繼

孝宗之統繼

武宗之統也非繼

武宗之統繼

祖宗之統也以

皇上承繼

武宗仍爲

與獻王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夫天

二日民無二帝

皇上於 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

皇上既承統

孝武爲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

皇考與獻王此萬世不刊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略

壬

失也然禮本人情

皇上尊爲天子

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心不樂於情難已故追所生

曰帝后上慰慈闈臣知

皇上之心蓋有不能已也爲今日議

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

皇考與獻帝別立廟于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

天子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於

慈聖宜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與獻字加之設曰如

此則

去宗竟無後矣臣曰

武宗神主已附太廟

皇上承祧緒祀萬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

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伏見近議

陛下繼嗣

孝宗尊稱

與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不

過謂

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

陛下爲子夫推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敬廟大帝

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

孝宗有武宗武宗有

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

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

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

與獻之得稱帝者以

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

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

孝宗曰皇伯稱

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平
名實舉斯心而推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二臣之
疏俱中沮不果上然其稿已傳播矣

二年六月楊廷和等言

皇上前以慈壽皇后懿旨稱帝后於王禮已過公

論未安今復極尊崇與

孝宗慈壽並非所以奉正統也復遣司禮監至內閣
諭帝后尊號上加皇字廷和等復言蒙傳諭已具
奏爲不正之禮恐爲聖德累今必欲行之是徇情
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敬廟大帝

奎

上御平臺召廷和等授以手勅面諭欲加稱

與獻帝爲與獻皇帝與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退

而上言臣等親承天語諱復無少疾遽之色曷勝

感戴第奉迎

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諭已定聖心固已洞察豈

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三年三月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

先殿側尚書汪俊等請罷議

上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

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

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焉

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典王子孫世世享

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

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

皇上聖睿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于奉先殿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惟此則專於大宗必降于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體

五

上曰朕祇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擬又湛若水等石珪等給事中張璠等御史汪洛等太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罷去

上切責之曰爾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吏部員外薛蕙著爲人後解以駁龜蓍之議其略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重小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當稱父矣可仍曰伯叔父乎上覽之怒逮繫詔獄已而釋之

四月奉上

昭聖慈壽皇太后 興國太后冊寶尊號

上御奉天殿受賀頒詔天下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祇承宗祀惟我

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維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

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上

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興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體

五

禮兼盡夫至情時張璠至東昌讀詔書曰執政忍爲此欺乎兩考竝稱綱常尤奈不可已也先是

上命內閣撰擬冊文遣司禮官傳諭欲

昭聖冊內稱嗣皇帝

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

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蔣冕等力言不可仍

以原文封進

上覽之御批

獻皇帝冊內加一孝字

章聖冊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字惟宗

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
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勅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
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

章聖冊內加一聖字

九月大禮議定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先是吏部侍郎胡世

寧時居愛里中上言大禮之議或謂當考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禮

季

孝宗使

獻皇承統亦將考

孝宗乎或謂

獻皇不得推尊傳不言武王追王之典乎或謂宜系

典國於帝后之上獨不曰興國者先朝之封建帝

后者今日之推尊隆新典而仍舊號可乎或謂仍

祀安陸

獻皇止

陛下一子宜躬孝享而乃別廟于外藩可乎

上嘉之時禮部會議席書言遵祖訓據禮經

上實繼統非爲人後汪偉鄭岳徐文華尚與張璉
等辯論未決武定侯郭勛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
茲議當矣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與璉等

獻夫會同公張鶴齡侯郭勛駙馬蔡宸伯張偉尚

書泰金等六十有四人上議

上允之乃改尊稱祭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先是

帝內閣草詔欲寬恩例席書以爲小人之幸有壞

典禮

上問三學士亦如書言乃止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獻廟大禮

季

文廟

洪武元年令仲春秋上丁遣官祭先師於國學丞相初獻學士祭酒亞終獻

二月

上御奉天殿傳制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八月遣官釋奠於孔子以後著爲令

四年五月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祭祀也祭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廟

堯

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東帛士結茅爲叢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非背莞席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義矣古者灌鬯煇蕭求神于陰陽也今用熏蕕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

乘炬當之非瀆乎又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茲則

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爲堂生

樂有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曰無先聖先

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舜伯夷周

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

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較既廢天下莫

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

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空若七十

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廟

堯

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王不先不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于廡間顛倒莫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

萊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裴用魏漢律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託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模乎雅俗升降殊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燕氏欲以武義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爲皇商伊尹周公周公豎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之卿之即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獻 卒

式空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知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養夏學以禹歲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贊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祭酒魏觀亦以考禮稽經論能安知縣

二十年正月

上詔工部右侍郎秦達曰春獻之使人祀禮學孔子

乃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享經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桑之先衣帛則思製絲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令天下通祀以發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脩將何以安神靈以詔來世爾工部其及時爲修理以副朕懷

承學初

上出師至汶上飭將士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太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論後世其功德在生民蓋與天地日月相爲無窮今曲阜鄒縣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獻 卒

孔孟之鄉將士毋入其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不宥

洪熙元年七月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一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列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或爲塑像或刻石差訛改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較刊布內外永爲定規宣宗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宣德六年八月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修

孔子廟材木皆備惟少油鐵膠丹乞於陝西官庫支給。

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武將興學使其下人皆知尊禮孔子而務忠孝誠可喜之事其悉從之

正統三年三氏學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煩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錄子哲伯魚父也從祀廊廡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制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父俱遷配啓聖王殿庶名位得安人倫攸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廟 室

敘

上命禮部行之

天順六年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鸞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加以修飾鸞曰聖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條乃革彼木像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鸞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焉識所爲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成化二年二月重修闕里孔子廟成

上製文立碑紀之衍聖公孔弘緒奉表謝

十三年正月祭酒周洪謨請加孔子封號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帝諡云者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先儒羅從彥嘗曰唐既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既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二纓豆舞八佾且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簫祝敔堂下之樂而于羽舞於兩階今于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李奎請加封孔子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廟 室

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夷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

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宋誦碑文曰像不土繪夾習乃漆分廟塑像仗仍元舊不必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迨豆佾舞之數祖宗器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居下宜令太常考正

上從之洪謨又請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冠豆佾舞等事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輕重請仍舊爲宜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

禮爲儼乞勅廷臣計議增建豆爲十二份殿爲八則併舞與冕服相稱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建豆份舞

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尊此制

嘉靖元年二月孔氏子孫彥隆承祭承緒乞觀幸學禮詩之次日

上幸太學賜祭酒趙永司業吳惠有差

十一月改正孔廟號爲至聖先師孔子及先賢先儒等稱物

上因纂祀典議成諭大學士張璁凡雲雨風雷之祀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廟 齋

以及

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叙纂入璁因奏言雲雨等祀及社稷配位但家

聖明更正但先聖先師祀典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父三子禮享于

廟庭而叔梁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

安於是所當更正請以大成殿後另立一堂祀叔梁紇而以曾皙顏路孔鯉配之

上以爲然

璁又奏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凋泯至今未有能

正之者今宜稱至聖先師而不稱王祀字宜解廟而不稱殿祀室用木主其塑像宜毀撤建豆用十

樂用六份公侯伯之號宜削只稱先賢先儒申憲

公伯察奉冉顏可荀况戴聖劉向賈誼馬融何休

王肅杜預吳澄空罷祀林放逃或虛植難玄服虔孔齊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

定宜增入

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疏以爲孔子之王號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

上覽階疏不懌出階爲延平府推官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廟 齋

上又製正孔子祀典申說額賜群臣云朕惟孔子之

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將其位升王者之位焉群輔臣張璁

再疏正其稱號與章服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稱號與章服二事所關者重亦關于

朕者不得不爲朕言之孔子當時以家裏時知其不能行王官之道乃切切於王道望于魯衛二國

二國之君竟不能行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謚大

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爵者則而誅之故曰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生既如是。其死乃不
體聖人之心。後加其號。是何心哉。自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
於釋老官。又除去塑像。正令設主。禁舞生用六佾。
筵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矣。無以加矣。時
存塑像。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聖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筵豆用十二牲。
用饋而十。擬乎事天之禮。略無忌忌。天孔子設或
在今。宜安享之。乎。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
祀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廟

亥

帝王職官聖人之甚。夫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
真舜足也。無是德而居是位。皆亂世之君。如果紂
幽厲足也。若上於後世之爲君而居王者之位者。
其德於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能與之
齊也。繇是觀之。王者之名。非所以重稱孔子也。至
於章服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
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
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而從列於
下。安有子坐於堂上。而父從食於下乎。此所謂名

不正焉者。今也不可。滋來世之非議。歷代諸集
議施行外。茲朕不得不。辨亦不得不。爲諸臣。想
也。爲名分也。爲義理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
防閑於萬世之下也。設或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
實非原心者是。爲說已復爲正孔子。而申說。俱
令禮部送史館。總復爲正孔廟祀典。或問奏之。

上嘉其論議詳正。併下禮部速集議以聞。

十二月十三日。道御史黎貫等言。臣等伏思尊莫尊
於天地。亦莫尊於父師。陛下舉行敬天尊親之禮。

可謂極盛無可加矣。至於孔子。則疑其王號爲僭。
而欲去之。昔太王王季。未嘗王也。周公成文武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廟

奎

德追王之天下。未嘗以爲僭我。

聖祖登極之初。卽追尊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爲皇帝。是亦周公推本之意。而不以位論也。至
於臣子有大勲勞。如徐達等身歿之後。進爵爲王。
亦或追封及其考。是皆生未有王號歿而追封之
也。

聖祖初正祀典天下獄清諸神皆去其說惟先師孔子如故其有深意今必欲去王號以顯尊崇之實減籩豆樂舞以別郊祀之禮竊恐禮儀未便情義未安

上曰賈等意謂朕何等君也追尊

皇考為皇帝號孔子豈反不可本意如此乃以

太祖追尊四代為言好巧惡逆甚矣君父有兼師之

道師決不可擬君父之名孔子本臣於周與太公

望無異所傳之道本義農之傳但賴大明之耳否

則不必言祖述堯舜朕此舉與輔臣建議非上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廟 突

雷同實正紀綱之大賈等毀議君上法司其會官

間擬以問於是都御史汪鉉言賈等妄議祀典彼

但知稱王為尊孔子不知稱王不足以為尊適足

以為惑耳今稱曰先聖先師則視王之號固加尊

數等夫曰先聖先師

皇上幸太學拜之可也若曰王則豈有天子而可以

拜王者哉空究問倡議之人明正其罪仍勅南北

科道官自今建言毋得惑眾欺罔

上然之已刑部尚書許讚等會訊賈等各贖杖還職

上曰祀典改正實出朕尊師重道之意黎賈乃妄引

尊崇之典猶存抵毀大禮之情糾眾署名肆意奏
擬褫職為民餘從部擬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 終
明世法錄 卷二十 文廟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一 目次

從祀

名賢祀典

謚法

封贈

附郵典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一

史臣

陳仁

編輯

從祀

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文廟驗年

上曰我聞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
和故

二十九年三月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
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事莽忝列從祀以董
仲舒之賢反不與焉宜黜雄進仲舒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從祀

一

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遂頒圖於天下學
宮用忠州訓導宋廣言也

二年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
廟庭

成化三年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言從祀諸儒有
未加封爵者于所被章服殊不相稱于是追封董
仲舒爲廣昌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
秀浦城伯

禮部奏浙江僉事辛訪言宋儒何基王柏金履祥
許兼宜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

時立祠鄉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十七年九月總督漕運張瓚言宋儒胡瑗楊州如臯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現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乞下禮官考覈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詔下禮部

弘治元年八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宜客或有如荀況馬融王弼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從祀

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程敏政言先師孔子廟庭侑食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聖門無疵公議者庶足以稱通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考之唐貞觀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蓋拘于舊注疏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臣考馬融初應邵雋之召爲秘書歷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也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所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差劉

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必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千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賁客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從祀

盜繫獄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王肅以女適馬昭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若奸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懼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從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從祀

四

其遺經并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干書毛萇之干詩高堂生之干儀禮居蒼之干禮記杜子春之干周禮可以當之若融等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享天下祀哉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從爵罷祀鄭衆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禮并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從祀

四

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遷瑗林放申枹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枹家語作申枹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今廟廷從祀申枹封文登侯申黨封潁川侯重複無稽一至于此且公寮想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彘臙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枹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從祀

五

愚以爲申枹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遷瑗林放五人旣不識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洪武二十九年太祖從行人楊砥議黜楊雄進董仲舒然荀悅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從祀

五

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今古之變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

開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言程子有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可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夫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侑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父無繇曾父點子思父鯉皆坐廡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恐諸賢子冥冥之中必有不安元至順三年封顏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孟子父孟孫氏亦封洙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

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子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程瑒首議濂溪廟于屬櫟之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聿齊先生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藉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瑒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瑒諡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昔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取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于是從祀咸仍其舊而薛瑄亦以無著述功已之四年祭酒謝鐸言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難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吳澄生長于淳祐貢舉于咸淳受宋之恩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如彼其榮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

高士况二人皆太學之師乞升時上附宋諸賢之位斥澄下從莽大夫之列不報

九年正月大學士徐溥又言楊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廢其新經有衛道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

上從之追封時將樂伯從祀

十四年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鏌建議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廟詔下禮部議

嘉靖六年六月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朕閱書至武城篇有引用歐陽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從祀 八

修語宜修于六經無羽翼聖門功乎嘗語費宏及卿等以修從祀云不可今特訪于卿一清言臣按歐陽脩在宋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濟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蘇軾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敘事似司馬遷誠有不誣至知貢舉一變文體開異端則本論一篇是亦有功于聖門至漢議諸篇得先王禮經遺意發明倫理委曲詳盡但孔廟從祀皆取其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勲業皆非所論也洙泗及門之徒親受聖教故雖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專門之師傳受

聖經雖學行有疵者亦不敢略朱熹語孟集註所取如尹焞游酢謝良佐范祖禹胡寅各有註釋皆不得與至如熹之師延平李氏同時豫章羅氏者皆號名儒亦不得與修之論說見諸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乃已

九年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振二人存振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從祀 九

休王肅王瑀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于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頤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曾點鯉從祀隆慶元年三月給事中趙執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禮部議覆侍郎薛瑄潛心理道勵志清脩言雖不專於著述而片言隻簡勸示楷模心雖不繫于事功而偉節恢猷皆可師法尚

書王守仁質本超凡理難妙悟學以致良知爲本獨觀性命之原教以謹講習爲功善發聖賢之旨此二臣者皆百年之豪傑一代之儒宗但韓瑄則相去百年輿論共服先朝料道諸臣建言上請累

十餘疏而儒臣獻議與瑄者十居八九

世宗皇帝亦嘉瑄能自振起然猶謂公論久而後明宜俟將來若守仁則世代稍近猶恐衆論不一請勅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儒臣令其廣諮博討撰議進覽仍下本部會官集議以俟聖斷上是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從祀

十

名賢祀典

吳元年十月勅禮官建元右丞守安慶余闕江州總管李輔二祠省像歲時祀之

洪武四年四月詔以元御史大夫福壽能秉節義立祠祀之後復議贈其官禮部言元已贈福壽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諡忠肅宜仍其舊

上是之今每歲春秋二仲遣官致祭

八年三月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祀典

十一

十二年正月御史連楹劾應天府尹曾朝佐祭歷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禮

上顧問廷臣吏部尚書阮岐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下翰林院考證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禮爲宜詔以爲常式

十三年二月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至二十年以其瀕處閭巷詔徙建鷄鳴山之陽命應天府每歲以祭功臣日致祭著爲祀典
十六年十一月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祀典

主

衛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民畏而愛之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祀卓茂爲密令黃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其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隆川土神垂休侯李龍遷臣事于梁築城保障川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謫爲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湜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于朝流建州卒莖於驛寧後見譖於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綱與其姪秉昭臨難夾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宗珂從余關守安慶城陷關公宗珂自刎關既立祠安慶宜以宗珂配享皆從之命著之祀典

二十一年正月詔州知府王世安奏請修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從之

二十七年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鷄鳴山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祀典

主

賜廟舊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四月陝西乾州同知史孟通言唐忠臣渾瑊在德宗時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關甚非報功勸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詔從之

永樂元年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地壞請修治從之

三年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洪湛言福建自漢以來始通中國民不知學至唐常袞爲觀察使興學校人文日起宜立廟以祀從之

五月命修漢林陵尉蔣子文廟

十四年十二月詔修曲阜兗國公廟

宣德二年二月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歲爲何

四年九月大理卿胡榮言臣奉命巡撫浙直訪知嘉興舊有陸贄祠湖州有胡瑗書院蘇州有范仲淹祠魏了翁書院今皆頽毀欲從空脩葺未敢專

禮。

上從之。

五年閏十二月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祀巡遠賈萬春南霽雲賈賁姚閼宋元以來俱命守臣祭之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祭

八年八月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又胡銓楊忠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祀典 由

萬里文天祥以來曠闕祀典人無激勵乞舉行之

上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正統六年十一月立御製究國復聖公新廟碑

成化元年正月汀州府奏前推官王得仁當鄧茂七作亂時奮力殺賊卒於行陣請立祠宇以昭報祀部覆從之

五月修比于廟令有司春秋致祭

十二月命容城縣立祠祀元儒劉因

四年三月命祭宋丞相李綱于邵武府學

五年五月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元時賽典

赤守雲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較以勸士民徙之迨毀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統間廢至是復之

九年九月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洪武中有司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祝文

上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春秋致祭

十年八月博野知縣裴泰奏宋儒程顥程頤二大儒其先博野人祖羽爲端明殿學士後家于洛陽本縣程委社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爲修葺乞勅

禮部定其祭品儀注今所司春秋致祭部覆從之

十一年正月賜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上杭

縣立祠祀之天順六年盜賊竊發泉率兵守備賊

不敢犯次年賊勢益熾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

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聞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

者一百七十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

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委泉率兵深入攻營

寨泉奮身力戰爲賊所害驥總督官軍平死卹優

激揚義氣與賊十餘戰破壘壁等十八寨擒斬八

百餘人賊平驥衝冒瘴癘致疾而卒衆皆悲痛立

祠祀之知縣蕭宏奏載祀典賜其祠額曰褒忠命

有司春秋祀之

奉安福人墓
泰甲戌進士

十三年八月命杭州府祭唐臣褚遂良從儒士周

璟言也

十八年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

稔

十九年正月命蕭山縣祀魏驥於德惠祠祠舊祀
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修築海隄田獲
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
驥配祀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名賢祀典

去

四月陝西巡撫阮勣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
有周公墓沔縣有諸葛亮祠鳳翔府有范仲淹祠
藍田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修治
并賜祭

上曰朕考祭法凡德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
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
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雅之傳
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修祀禮廢墜豈崇德報
功之謂哉其令有司修治于周公廟歲春秋二祭
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庶

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二十年命有司歲祭廣東巡撫都御史楊信民先
是信民爲廣東參議以註誤去旣而黃蕭養作亂
起巡撫其地招撫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
德相率請于朝爲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
遷官廬從愿等請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名賢祀典

去

弘治三年十月安慶府知府徐傑等奏郡治東有
祠祀元封幽國公余闕而守臣韓建不與焉臣考
余闕所著大節堂記及元史竊以爲建在當時力
攻固守其大節如被執之際病不可爲且罵賊求
死其不屈如此且建守於前闕繼于後實爲一體
禮部覆奏謂宜于闕祠內增設建神主祠享歲時
致祭從之

命孟縣建唐昌黎伯韓愈祠春秋致祭并修理墳
墓從知縣巫儼奏也

五年十二月給事中王璽奏宋季合州守臣王堅
張珪當北虜猖獗時先後保障有功堅後遷寧遠
節度使益勵臣節珪遷制置使城陷竟不屈而歿
乞建祠秩祀部覆於本縣鄉賢祠附祭從之
六年十一月河南巡撫徐恪奏宋范仲淹并其子

純仁墓皆在河南府城東南萬安山下屬傍近寺僧領祀事乞命本府于墓所建祠春秋致祭以子純仁配享永載祀典以風士類

上以崇祀先賢事關風化命所司議行

九年二月四川巡撫馮俊泰故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慎坐法謫四川至夔州卒沉淪幽壤聞者追悼乞勅禮部集議復其舊官顯加贈諡仍命有司春秋祭於葬所部議濂一代儒宗今不敢別議贈諡請仍依原學士承旨職事令有司就于葬所祠堂內春秋祭祀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祠典

九

給事中楊廉疏言故禮部侍郎薛瑄正學大節乞行平陽縣建祠賜額有司每歲春秋祀之仍下章丘縣取所刻讀書錄板本于國子監俾諸生皆得摹印翫味部覆上

上曰薛瑄以性理之學繼宋諸儒後實我朝名儒卿等奏欲建祠扶祀并刊行文集悉准行其祠額特名正學

十年九月巡按四川御史榮華以蜀漢北地王諶為國死節無愧昭烈之胤乞仍舊封號春秋陪享昭烈廟從之

十二年正月錢塘縣民岳華奏其十三世祖宋武穆王飛墓田在西湖者為僧永年等所侵占

上曰飛在宋實忠烈可嘉墓田准令有司究治理之十五年廣東布政周孟言宋丞相文天祥應詔勤王一時慕忠效義之士趙時賞等四十餘人亦皆奔走助順今天祥已秩祀典而時賞等未獲表章乞下廬陵縣為天祥建忠義廟配諸賢于左右有司歲時致祭從之

國子生裴春奏宋丞相江萬里為賈似道所忌出知福州致仕嘗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責後元兵陷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祠典

九

饒州萬里及其子錦并左右數人俱投止水以死乞下有司秩於祀 詔令江西巡撫官立祠于饒州本府官春秋致祭

十六年四月巡按江西御史王哲言廬陵縣舊有忠節祠祀宋名臣歐陽脩等六人我朝祭酒李時勉特講劉球知府劉子輔又郡人御史鍾同當景泰時潛移國本率先倡義乞復

皇儲遂下獄死

英廟追贈大理丞

憲廟復官其子賜諡恭愍惟祀典尚缺乞勅有司同

祀於忠節祠下禮部議覆詔命鍾同准祠祭各處鄉賢祠有徇情濫收者咸具實以聞四月命貴谿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正德三年三月福建參政熊達詳事徐元稔各疏請爲宋興化同知陳瓚與姪同知樞密院事充闕廣宣撫大使陳文龍立祠興化府以表其忠禮部議覆

上曰文龍叔姪在宋季茲節忠義可嘉其立祠令有司春秋致祭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祀典

壬

八年七月賜唐顏杲卿真卿祠額曰二忠今有司歲春秋致祭杲卿官常山真卿官平原卽今真定德州地也前知府彭澤於學宮右建二顏祠至是成知府李璞以祠額請故有是命

九年嘉祥縣修曾子廟成巡按御史李璣請以門人子思配享而以陽膚子襄公明儀沈猶行公明高樂正子春公明宣單居離列于子思後從祀且請御製碑文從之

南和知縣李希稷疏言縣故有唐相宋璟祠空載祀典詔以璟守法持正爲唐名相其令有司歲仲

春致祭

十年二月廣東巡按御史高公韶言韶州故有唐相張九齡祠景泰中用給事中白瑩言以唐韶州刺史鄧文進宋邕州推官譚必國朝永豐令鄧顯俱附祠配享竊考九齡子拯爲伊闕令時安祿山陷河雖極不受僞官忠義著聞而獨見遺似爲缺典禮部議覆詔令從祀

十六年四月詔爲都督僉事馬雲葉旺立祠遼東歲時致祭雲旺洪武初爲龍虎上將軍奉命蹂登萊渡海至遼安輯軍民遼人相率歸附遂開設遼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祀典

壬

東都司及遼左等衛比卒遼人多尸祝之而未有祠至是義州衛舍餘許澤等疏乞立祠致祭以崇報功之典從之

命立宋陸秀夫祠于鎮江歲時致祭從巡按葉忠請也

五月詔立宋岳飛祠於武昌歲時致祭以撫臣奏金請也

七月詔祀故太保尚書黃福于昌邑萊州知府常道泰祠在

先朝有大功其名德爲鄉里所重雖曾爲建祠而未

得載於祀典請令守臣歲時致祭允之
立太公廟于青州城西今春秋致祭從山東撫按
請也

嘉靖元年命遼東都司合祀吏部尚書王翱都督
僉事馬雲葉旺於旌功祠遼人以翔嘗總制其地
有功德于人空與雲旺合祀守臣以請許之

二年河南巡撫何天衢言雒陽周公經營之地空
建廟賜額令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
臺公遺跡也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
正制度尺寸書之史冊禮部覆請報可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祀典

主

命祀故工部主事費瑄于呂梁洪瑄於成化間奉
命管洪築石壩捍水以通漕舟作石堤以便挽者
歲省修堤艸束役錢三十餘萬又時早疫瑄設法
賑濟所全活甚衆民思之私爲立祠至是知州張
淮以請故有是命

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於延州建故吏部尚書
王恕祠於三原命翰林院各擬祠額有司歲時致
祭從都御史姚鏌給事中張原奏也

命江西有司祀晉處士陶潛於彭澤從都御史陳
琳請也

給事中劉祺言故大學士劉珏立朝守正不阿至
其孝祀父母廬墓感有瑞麥嘉禾之祥鄉人號其
所居曰仁孝里立祠祀之乞賜祠額命有司歲時
致祭詔從之

四年九月江西撫按陳洪謨秦鉞南儼各疏言崇
仁吳與弼嘗蒙

先朝禮聘授諭德不拜歸老於家砥礪名節有功教
化特建祠本鄉賜祠額祭文令有司致祭從之

十一年十月御史施山言大名府名宦如狄仁傑
寇準鄉儒如劉安世二宦一賢功德顯著宜如祀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祀典

主

典專祀從之
十六年詔建故臨清知州夏鼎祠春秋致祭鼎大
學士言之父州民稱其有德政請建祠祀之遂有
是命

三十八年十二月詔贈蘇松兵備參政任環爲光
祿寺卿立祠陰子環前爲蘇州府同知倭寇犯蘇
之關門城門閉民避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按
劍開門納之全活萬計蘇人德之屢擊倭寇有功
累進參政矢志減俸衣服皆自識其名誓必死賊
後以母喪歸遂卒於家禮科給事中徐師曾上其

事請贈祀故有是命。

隆慶二年詔賜故禮部尚書歐陽德祀於鄉從江西按撫請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名賢紀典

孟

謚法

洪武二十五年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凡親王謚用一字東宮郡王及文武大臣皆二字大臣賜謚與否取自

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夙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格

洪熙元年命禮部尚書呂震諭翰林定故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等十八人謚內通政使賀銀謚不美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謚法

孟

上曰此數人皆在先朝盡心事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意未嘗及銀銀勞可贈官行不應美謚若加銀惡謚又不若無謚人不得議焉古人制謚正爲定論美惡示至公也銀竟不謚成化四年四月禮部主事陸淵之言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

祖宗尤重謚法邇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聞汚風

大著縱子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
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旣逃於重罰歟又竊夫美名
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議更惡謚以服天
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御史謝文祥亦言聖人制
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益賞罰之
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立踪其行實之惡加
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己地乃朦朧妄擬
謚曰莊靖夫寧通克服曰莊慎以處位曰靖陳文
爲人天下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
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謚法 主

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謚行實相稱者加之
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之大公雖于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
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矣

上以陳文既有過當時不言沒後始言姑宥之

弘治四年今後有乞恩贈謚者本部勘酌可否
務合公論不許一概比例濫請

十五年奏准凡親王薨逝行撫按等官覈勘郡王
病故行本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覈勘善惡得
實明白結報具奏定謚又奏准文武大臣有請謚

者本部照例上請得

有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蹟本部定爲上中下三等以
行業俱優者爲上行實蹟可者爲中行實蹟無取者
爲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

旨

嘉靖七年閏十月給事中劉世揚奏工部尚書李
鏈謚恭敏士論不與未協公議

上曰鏈謚既不協公議併贈官俱革去今後務慎重
國典不許濫與

十五年吏部侍郎霍韜疏劾尚書夏言爲大學士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謚法 主

費宏請謚增減名實法當坐斬又謂宏謚文憲犯
憲宗廟號亦當改正給事中錢徽亦奏如韜且言大

臣不宜相構言回上疏乞歸且曰成周之臣晉文
衛武魯成齊康楚宣秦穆不爲文武成康宣穆諱

惟其行不惟其分此周道也我朝彭時宋濂黃福

劉大夏俱謚忠宣是犯

宣宗許進謚恭毅是犯

武宗楊守陳章懋儲懽謚文懿是犯

懿祖必若韜言皆當改正矣
上慰留之

二十二年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太醫院許紳卒其妻援洪熙中本院使蔣用文例請謚禮部難之詔謚恭儉

二十五年都御史林俊上言刑部尚書謚惠安彭韶文學經緯廉開貞風正色立廟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及而易名室亦近之其視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實足嗣休竝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綱不類其人不足中外之心不報

二十七年十二月給事中趙鉞言故禮部尚書謚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謚法 文通贊宋故總兵謚隱懷邵承行履無聞數經論列不宜錫謚

上曰謚法原有美惡以示勸懲今後定擬務合公論

封贈 附 卹典

洪武十六年五月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等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歿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爲淑人詔下廷臣議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妾不可爲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爲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麇夏獻其禮對曰無之蓋古者夫人歿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爲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竝嫡也今崇臻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卹典 堯

上從之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凡正妻在日所取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歿諸妾不許再立爲妻若以禮聘良家女爲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卽爲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當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之

十七年五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奏伯父養已爲嗣所生父母先已受封乞推封伯父下禮部議許之

二十四年五月詔定文武官員封贈兵部尚書茹

瑞等奏曰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

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昭從舊制瑞又奏庶子襲武職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復命禮部翰林院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二十六年定文官封贈之例凡十一其一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封贈

手

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殁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生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者止封正妻一人如正妻生前未封已歿繼室當封者正妻亦當追贈其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祖母在者不加其六凡正從

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贓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

上裁已受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封贈

手

十凡在外三年為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命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

二十九年令凡義男承襲義父官職又隨義父姓者當封贈義父母若出姓者不封贈其親父母亦未得封贈若本官以後自立功陞職者許封贈親父母若代義父總旗先鋒身歿後自立功得官而尚隨義父姓者封贈義父母出姓者封贈親父母

女婿承襲妻父職事者封贈妻父母若其父之親
小旗役後自得官者當封其父等

洪熙元年令方而官到京曾經一考稱職給與六
身誥命九年考滿方與封贈

宣德二年八月御史嚴繼先言近吏部放遺患病
官還鄉例皆革去冠帶爲民中亦有曾授誥勅封
贈父母者既非得罪革去冠帶無以激勸後進敦
厚風化

上謂尚書蹇義曰以禮去官與見任同以後曾受誥
勅以老疾去者皆令冠帶還鄉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封贈 三

五年令追奪賊官誥勅勅曰朝廷誥勅本用褒勉
臣下盡心職事與奪都要停當凡受誥勅的其未
受之先曾犯贓罪已經赦宥悉皆追奪若受誥勅
之後犯贓罪雖經赦宥亦皆追奪永爲定例

八年翰林院待詔鄒循當授勅命言其父經先以
侍講事

太宗復以中允事

仁宗於春宮歷二十餘年陞左庶子卒不獲生受誥
命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賜

上曰

皇祖往征北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恒在左右所言
皆正益良臣也命吏部特與緝及其妻誥命不爲
例

正統七年大學士楊士奇言臣蒙先朝贈臣祖公
榮爲少傅祖母胡氏爲夫人恩至渥也但念父子
蔭實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稱爲伯祖母實臣
嗣絕臣兼承其祀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
國朝惟有封贈親生祖父母之制無及旁親之今
今公辰雖於臣稱爲伯祖嚴氏稱爲伯祖母實臣
親祖父母非其餘有親之比伏望聖仁不循常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封贈 三

以臣本身及妻今所得誥命移贈伯祖伯祖母
上命并與之

景泰登極詔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
無贓犯者照洪熙宣德年例與誥勅

三年冊立

皇太子詔始令署郎中員外主事試中書實授又與
土木死事諸臣誥勅封贈廕子入監不願入監者
聽

時以藩勞陞致仕禮部左侍郎楊壽爲本部尚書
賜誥命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妻仍舊致仕給俸

天順八年兩宮徽號詔始封兩京文武七品以上
官父母

禮部郎中俞欽父廷獻奏臣聞野蠻民先以子貴
封主事今子進秩郎中又例得封父念臣父用
頑年幾九十朝不保暮經緣請恩臣獨屢蒙恩典
心何敢安乞免加臣移封臣父

上曰此人子之至情子之冠帶不爲例
成化四年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子編修岳考滿
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行岳上奏自陳尚書李秉
等言謙先任學士曾犯贓罪克軍原授誥勅俱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封贈 重

追奪後雖遇赦致仕終係犯贓之人例難推封
上曰謙因子推恩其與之不爲例

七年大理卿王榮爲按察使時以旌異得賜誥命
後歷副都御史大理卿以品秩相同不得請給上
疏乞恩詔特許之舊制大臣無有兩給三品誥命
者有之自榮始

二十一年副都御史屠滂歷三品俸二年餘四月
陞右都御史又歷二品俸八月疏乞以今所歷足
前所歷共計三年請給三品誥命以封父母許之
二十三年上

皇太后尊號詔兩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父母
三品以上與誥命

令凡武職子任在京文職照依文官事例父職高
於子者依原職進一階職卑者從子官封
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言子於繼母禮有三年
之服繼母或一人二人三人遇大故子皆依例守
制遇恩典似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二
繼母誥命恭請天理民彝似全給與以後或有二
三繼母亦照此例一體請給

上曰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許封一人已是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封贈 重

加厚文林勅命只照見行事例與之

恕又言主事唐錦舟父唐仁先任給事中故母繼
母俱已封孺人今本官乞封見在繼母例止封一
繼母乃前繼係伊父所封今封其見在繼母亦是
止封一繼母非封二繼母也若不封繼母而封其
妻爲子者寧能自安今後應封繼母者止封見在
一人若前繼母曾因父受封後繼母見在亦照此
例

上從之
撫治鄖陽副都御史鄭時請給誥命吏部言時先

於陝西平撫鄧陽前後雖三年餘然中間常調參政命特與之

十一年清寧宮災詔兩京文官墨任未及一考者與誥敕其誥勅准給示領臣等謹詞非貪浮酷刑者仍給與

十八年上兩宮尊號詔兩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與誥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

嘉靖元年御史劉寓生行人司正趙淵已陞僉事遇恩例以親老未封上疏陳乞吏部覆請命各給原任勅命不爲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封贈

三

令各官死於忠諫已經追贈廕敘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歿俱授封贈給與誥勅

九年大報禮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無過者給與誥勅

十三年副都御史張衍慶父繼爲湖廣參政致仕時大慶覃恩而衍慶父子俱三品不得推封衍慶以請吏部言父祖有官與子孫同品者皆不得封贈考之會典職掌皆無此文夫朝廷設官雖同品而名實異若如前例是以父祖自致之階反限子孫推錫之典臣等議欲改

凡京官應給誥勅父祖係外官雖與子孫同品得封

如子孫官父祖係武職者亦如之父祖任京官與子孫同品者各以官敘崇卑衙門大小差次定封若父祖原任京官而子孫以外官當封贈及父祖子孫皆係京官品同官同者俱照例行請著爲令然恐新命一下人多陳乞仍宜斷自今年八月以後前已奉詔者不得奏擾

上曰誥封重典已有舊例爾等既謂當改著爲令乃欲以今八月爲始前此不得請偏私顯然况恩典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封贈

三

出自朝廷又輒定爲例何任意若是堂官姑宥該司以實對郎中王愼中等引罪

上諄愼中外任餘奪俸議格不行

十六年行人御醫鳴贊等官吳嘉會等並以恩例給本身勅命奏乞移封其親吏部覆移封之例凡二一京官考滿應得本身誥命願移封親者奏請定奪既曰誥命則六品以下不與也一京官封贈其父或父同輩爲民不當受恩者亦許奏請然自八品以下止封本身者不與也今嘉會等陳乞於例不合不可許得旨報罷

三十九年六月大學士李本言臣祖懋出爲伯父公璉後臣襲考一品三年滿得贈曾祖其祖懋本生父母未得蒙恩茲臣一品六年考滿乞如先朝楊士奇例以臣及妻應得誥命移贈臣本生曾祖父母

上命悉與之不必移贈蓋特典云

四十四年六月吏部尚書郭朴言封贈之典朝廷所以示激勸今外官方面以下限似三薦但南非畿輔地近而御史差多各省止有撫按間有巡鹽御史其遐遠者必二三年而後代若拘限例似非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封贈

天

均平之道請自今中差御史并總督題薦仍限三次之上係撫按薦舉者勿拘次數查訪治行僉同卽與題請賾踈遠共沾恩澤從之
隆慶二年五月錦衣衛經歷牛應龍等以其父前考察爲民請比例移封吏部言條例所開除名等罪不係貪酷得奏請移封者所以廣錫類之仁若賾污等罪卽遇赦宥仍行追奪者所以嚴賊吏之禁大已授封者尚得追奪况未授封者乎自今內外官員有應封贈而其父以貪酷爲民者本部斟酌奏請許以原職冠帶閒住其後雖有封典不得

舉及以滋冒濫得旨貪酷爲民者無論考察問革皆不准封贈其以他事爲民者非遇大慶覃恩亦不許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封贈

天

天

附郵典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宋城侯薛顯母卒工部請以棺給之

上曰賜乃朝廷之恩豈可請耶自今公侯夫人賜棺非奉特旨不許奏請

洪熙元年四月有旨故東官官鄒濟徐善述王汝言皆贈官賜諡令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進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雖社稷孔子亦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勞祀之乃與宗廟等可乎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郵典

早

上曰吾過矣遽召禮部改春秋祭

八月禮部侍郎鄒師顏卒尚書呂震言其家貧不能歸喪

上曰朕聞其爲人清慎其卒可借運命給官舟載歸因謂左右臣曰爲官而貧可嘉今豈獨師顏但朕未悉知耳自今凡終於位者皆倣此例

宣德元年七月兵部尚書張本以故官妻子優給事聞

上曰武臣生勤王事沒無資產所遺妻子寡弱與獨無子者非得優給豈能自存今後若此者審得是

實卹須奏給更勿遲疑

六年

上聞少詹事王英母卒問尚書胡濙曰英母亦應得賜祭及營葬否濙對曰舊制官三品四品父母喪曾受封贈者官爲營葬今英官四品其母曾受五品封

上曰儒臣吾所優禮者况非此母無此子其遣官賜祭仍命有司治墓勿爲例

正統十二年贈故禮部右侍郎馬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舊制贈官無贈兩官者自愉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郵典

聖

天順二年十月序班袁應驥以故父尚寶少卿忠徹所墓相書來進且言忠徹祇事

太宗靖難乞賜贈官葬祭

上曰忠徹無他能第以區區相衛受知

太宗得累官職其爲榮幸亦云至矣所請不允成化七年九月巡視南京侍郎黃琛言故學士承

旨宋濂爲開國文臣第一既老被累謫死於蜀非其罪也蜀獻王已爲堊之華陽縣東臣惟聖朝凡群臣之有才自歟後皆照以贈諡在前代者亦爲之建葺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德事臣敢爲濂

請

上下其章於禮部。

八年八月序班魏完奏先臣吏部尚書驥以正月卒臨終語臣母曰我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葬葬固難職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

上裁處。

上曰朝廷卹典爲盡忠者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卹典

聖

民可謂純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九月以少詹事柯潛父歿特賜葬故事四品官父母死有祭無葬此蓋特典也。

三品四品官妻舊無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介妻孺人林氏卒其子昆陳請大理卿王霽妻

恭人曹氏卒其子奏具疏請俱特與之。

正德九年九月禮部尚書劉春等奏定祭葬禮議定格從之時勢要故舊有以厚利力請者故奏定格以便持守。

十六年十一月與府故左長史張景明子元恕乞

父卹典命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廕恕光祿署丞。

嘉靖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南巡跪門責打降級改除爲民充軍者該部具奏起取復職酌量陞用杖死者追贈諡祭仍廕子入監讀書充軍故絕者一體追贈諡祭優養親屬。

九年故副都御史張文錦父政以其子守安慶功及死亂軍冤狀乞祭葬贈廕下禮部議言文錦前在安慶得禦逆濠以成江西之捷其巡撫大同雖稍失策身罹慘禍情實可憫宜量給卹典以爲任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卹典

聖

事者勸

上曰文錦行事爭逐致生禍孽激變之罪雖死莫贖不當復濫予恩典自今事有類此者爾等宜覈實奏奏不得徇情題覆。

二十三年禮科周案等言國家優卹臣工祭葬贈諡載諸令甲今陳乞紛紜請下禮部通查會典條格及前後事例著爲畫一之法疏下禮部議祭葬之賜本以優寵臣工然計品論資以爲隆殺則辨貴之義存而賤者勸程功課實以爲子養則辨勞之義存而怠者奮祭葬有兼有半則辨賢之義存

而不肖者懲補途不得以于恩父母不得以追進則辨能辨位之義存而覲覲者息規制甚備但崇久因循子孫徒以微惠於君父爲孝而不知分限之不可越有司徒以推廣德意爲務而不知恩禮之不可濫臣等參稽會典議擬條格上請惟上裁定一二品官妻曾受封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一三品四品父母止受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陳及奉官官親奉出閣間陳有勞者不得祭與一切雜途皆報罷一尚書都御史已加三少而革去者止與本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哭

等祭二壇加陞日淺政績未著者臨時奏請定奪被劾閑住者不許一四品以上父母曾受本等封者各許祭並無封贈者不許一三品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一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平生功過酌議可否請旨

上裁未滿考者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葬減生聽調別用及閑住并閑住詔復者俱不許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

二十五年大學士嚴嵩言祖塋被水衝塌乞容男

世蕃給假還塋

上許之仍命禮部議卹典議上得旨嵩補政劬勞伊祖驥令工部差官營葬賜祭二壇不爲例二十九年給事中任有齡言大臣卹典爲費不貲今請乞太多不無濫與宜令所司詳核禮部亦以爲然因請自今定議凡大臣議典或例祖應得而行業無聞勲勞未著者以次第降其罪過昭彰者皆不復給庶於卹死之中寓勸生之道又諸皇親指揮以下或妃嬪父母或其兄弟祭葬給似失等差亦分別裁定以重恩典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哭

上曰文武官卹典如議皇親自宜從厚且生不與爵祿所省已多或後又議殺之不可其仍舊行三十六年應天府丞朱隆禧以方術幸加禮部侍郎致仕卒請卹典禮臣執弗與

上曰隆禧於朕有調護之功其所進藥方及香衲諸物至今在御宜特予之不爲例

四十年故南兵部尚書湛若水曾孫壽曾乞其祖贈官吏部言若水學行醇正士望所歸宜允其請上怒曰若水僞學亂正爲禮部奏劾此泰乃爲浮詞誇獎其對派尚書歐陽必進等引罪

上責其徇情沽譽詔李必進少保供職右侍郎張永明停俸二月驗封司官各降俸有差惟左侍郎嚴訥以在直不問

四十四年順天生員翟汝忠奏父鑒歷任少傳大學士晚年獲罪二十餘年骸骨胥胥臣先乞恩准復原官矣願矜賜卹典如楊一清唐龍例禮部言鑒奉職克慎居寵不驕且講筵巡迴直贊効勞年久賜葬祭二壇謚文懿

隆慶元年吏部議卹先朝言事諸臣以光祿少卿馬從謙及戶部員外申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紀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卹典

周鉄名上

望

上怒不許部復引例奏亦報罷蓋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而部臣首議卹錄故中官撓之于是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各上疏援部議力爭

上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允惟申良以下四人得追贈云

詔追贈故新建伯王守仁爲侯謚文成祭七壇太保右都督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少傳大學士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少保吏部尚書喬宇爲少傅謚莊簡各祭九壇禮部尚書汪俊爲太子少保謚文

其祭二壇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王杲爲太子太保祭四壇刑部尚書喻茂堅爲太子太保祭二壇各

命有司治葬少詹事黃佐爲禮部侍郎僉都御史

朱方爲副都御史祭一壇南禮部侍郎呂柟爲尚

書謚文簡太子太保大學士石琚爲少保改謚文

允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

贈謚諡命及什其諡祭等禮奪侍郎張電諡命先

是給事中辛自儉御史王好問等各言冕等勲業

聞望雖有不同祭立輒大節皆無可議當酌賜卹

典稱爲耆儒宿學而謚號未定瑤以名德碩輔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卹典

謚文隱當爲改稱可成黃冠襪流文英匠作鄙夫

士論不齒而可學以方術隆祿以藥物鼓冒恩寵

尤得罪名教電以儒士習書遂濫卿貳悉當追論

禮部議覆從之自修又請追奪原任工部尚書其

爲霖祭葬部言爲霖品雖庸劣然與異端雜流不

同宜優容勿論報可

賜故少師楊廷和尚書孫豹梁材祭四壇侍郎曾

鉅楊守謙商大節副都御史孫繼魯祭一壇各命

有司治葬祭酒鄒守益祭一壇俱賜謚尚書劉訥

翟鵬各祭二壇侍郎江曉程文德張漢各祭一壇

造葬如例

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言故尚書林俊吳廷舉侍郎唐曾皆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卹典未備副使汪一中失機殞身原與伏節死義者不侔而恤錄太厚御史陳省言都御史鄭端明以方藥于寵吏部主事史際以建醮加秩皆名教所不齒請賜追奪詔賜後祭九壇廷舉祭二壇有司治葬賜諡曾祭一壇給一半葬罷一中專祀其子庶錫衣百戶者改註原籍衛所追奪端明贈諡誥命勅賜開住給事中張鹵請加故都御史何謨及給事中張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卹典

覽

漢卿鄭一鵬官因言先朝建言得罪及應得卹典諸臣事久時移搜覆未遍空趨撫按及提學官采訪奏聞其諸陳乞者一切報罷禮部覆言諸臣中固有進退光明始終一致者亦有因人成事見斥及退居之後肆情妄作晚節不終其人品難以槩論設不爲區別則朝廷勵世之典遂爲臣下市恩之私其何以勸天下後世請申飭所司從公體諒分別等第各指陳實跡毋徇私情卽有濫舉者奉奏如法

上是之

復故紹興知府黃綰原職贈太常少卿綰爲主事嘗諫

武宗南巡延晚五日嘉靖初以建言逮獄瘐死至是以遺詔卹錄

給故總督侍郎曾鏡家沒官田地十頃從都御史龐尚鵬請也

三年給事中王之垣請定議文武官卹典如宗藩條例體式頒示中外以省漬擾禮部請如之垣言

參酌前後故事列爲條例以俟聖裁從之詔禮部更定卹典條例一文武官祭葬有無隆殺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卹典

手

之等悉遵會典其特恩如侍從必日侍講讀軍功必躬履行陣奉官官必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悉遵嘉靖中題允事例其祭塋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等無祭者給與祭一壇無葬者給與半葬半葬者給與全葬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葬三品得及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葬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得超越資次妄生希覬其或有講讀年久軍旅功多恩卹特宜從厚者禮部臨時議請其餘不許一槩援引陳乞一一品官父母妻加

祭有父母加二壇者有妻加一壇者有妻止於一壇遇有陳乞禮部酌議以聞不得預擬一會典所定二品祭數本身二壇加有三少或兼大學士贈一品者至四壇父母與妻俱一壇節年所議則例如致仕加三少者加祭一壇加大子太保者加祭三壇原加三少而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其被劾閑住者祭俱無妻未封夫人者不准與祭加陞者日淺政績未著者禮部臨時覈實奏請量減一三品官祭葬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一壇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

重封者悉照品級給與應得祭葬如不因考滿而蒙恩詔受封者非係講讀軍功仍不准給一二品以上者雖經論劾中間或有心行無疵優禮致仕者悉照弘治年間例給與身後恩典如有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不拘見任及致仕等項俱不得祭給其被劾閑住遇蒙覃恩祭復致仕者祭葬仍不准給不許混奏一被劾聽調功過未明舉措未定者使人品原無可議所有應得祭葬准與全給或功有可錄遇有可原者以全給擬作半給半給擬作有祭無葬至於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照閑住事例不准給一因事革職而後賜復原職給以應得恩典如嘉靖二十七年例其覃恩祭復者不得援以為例今後自三品以上凡遇此項悉照所復品級題給祭葬若後復職銜反優于原職者仍照原職施行其被劾聽調未明身故者照閑住例俱不准給一勲臣祭葬除皇親外其為事革職者如正德嘉靖間題給照祭則例今後公侯伯在內掌府事坐營在外領兵征討積有勲勞而加太子大保以上者照會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掌府事坐營歷有勲勞者與祭七壇積有年勞者與

祭五壇雖掌府事坐營而政績未著者與祭四壇
管事被劾勘明閑住者祭二壇被劾未經勘實者
祭一壇勘實而罪重者并本爵應得祭葬一槩盡
削又正德間公侯伯本祭俱三壇嘉靖間仍祭二
壇今後照嘉靖間事例以復會典之舊一武臣祭
葬舊例都督同知僉事起用未久病故者與祭二
壇錦衣衛都指揮使身後贈都督同知者亦祭三
壇署都督同知僉事止祭一壇今後推類一體遵
行一故事官如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諫諍
身死國事者執銳先登身死戰陣者危城固守身
皇明世宗錄 卷二十一 節典 臺

歿封疆者仍照例立祠此外或有城池失守而身
殞於奔命戰陣敗衄而軀斃於倒戈者止爲酌量
重輕賜之葬祭或加贈廕不得一槩立祠
四年故大學士夏言孫朝輔奏先臣之寃已雪而
復官止於吏部尚書乞推廣恩數以榮泉壤詔盡
復原官賜祭葬謚
賜原任戶部尚書高耀父顯宗祭葬如例從其請
也是時耀已被論職職在本身例亦不給祭葬乃
其父猶得冒昧請給公議稱濫云
給事中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銓胡宗憲皆立功之

臣竟以罪歿臣甚惜之銑規復河套任事過勇而
設謀疎宗憲依附權勢靡費軍餉殺戮過條不能
無罪然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功罪亦相准銑
既賜廕而宗憲未獲昭雪何以爲邊臣勸宜稍加
恤錄命復宗憲原職祭二壇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一 終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節典 臺

五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二目次

樂律

國朝樂制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二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樂律

乙巳秋九月

高皇帝克金陵卽立典樂官其明年置雅樂以供郊社之祭吳元年置太常司其屬有協律司樂等官職雅樂六月命自今朝賀不用女樂秋七月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試擊石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徵音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今乃以宮作徵耶八月以令謙爲協律郎謙精音律善鼓琴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至是召用令協樂章聲讀俾樂生習之九月命於泗州取靈壁石製磬湖州採相製琴瑟冬十月考正

四朝雅樂命令謙較定音律及編鍾編磬等器癸亥定樂舞之制其樂生用道流舞生以軍民俊秀子弟克之十一月置教坊司掌宴會大樂設大使副使各一人和聲郎二人後改爲奉鑾一人左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樂各一人以樂工爲之

洪武元年春二月

上親祭

太社

太稷迎神奏廣和之曲莫玉帛奏肅和之曲初獻奏

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終獻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

神奏安和之曲望座奏時和之曲丁未禋享于

太廟迎神奏太和之曲奉冊寶奏熙和之曲進俎奏

寧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

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徹

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初獻則

德謚熙仁各奏樂舞亞終獻則

四廟共之閏七月定大將奏凱樂用鼓吹其凱歌則

隨事撰述八月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仍用大成

登歌樂冬十一月祀

昊天上帝于圓丘迎神奏中和之曲莫玉帛奏肅和

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

舞亞獻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奏熙和之曲

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十

二月立旗纛廟祭用時樂二年春正月定以驚蟄

秋分日記太歲風雷諸神以清明霜降日記歡濟

諸神迎神奏中和之曲莫帛奏安和之曲初獻奏

保和之曲亞獻奏肅和之曲終獻奏凝和之曲徹

豆奏壽和之曲送神奏豫和之曲望燎奏熙和之

曲二月遣官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用時樂

壬午

上躬享先農以后稷配迎神奠帛並奏永和之曲進

俎奏雍和之曲初亞終獻並奏壽和之曲徹豆送

神並奏永和之曲望座奏泰和之曲三月遣中書

官祀三皇以勾芒祝融力牧風后配樂用登歌五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二樂律三

月癸卯夏至祭

皇地祇於方丘以嶽鎮海瀆配迎神奏中和之曲莫

玉帛奏肅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獻奏壽和

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

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

安和之曲望座奏時和之曲秋九月命考官監樂

制詔有司訪求能通音律者送京師三年春二月

丙子朔日於東郊迎神奏熙和之曲莫玉帛奏保

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中和

之曲終獻奏肅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凝和之

曲送神奏壽和之曲望燎奏豫和之曲秋八月禮部尚書陶凱等言古者人君食日一舉請自今御膳身殿早膳令教坊司具樂若東西房及兩廡膳則否

上不從曰俟大兵凱旋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無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食未晚也已卯夕月於北郊附祭周天星辰迎神奏凝和之曲奠玉帛奏保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中和之曲終獻奏肅和之曲皆文德之舞徹豆奏壽和之曲送神奏豫和之曲望燎奏熙和之曲九月定朝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四

會宴享樂舞之制凡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和聲郎陳樂於丹墀百官拜位之南北向

上出仗動和聲郎舉麾奏飛龍吟之曲樂作陞座樂正偃麾百官拜奏風雲會之曲拜畢樂止丞相上殿致詞奏慶皇都之曲致詞畢樂止百官又拜奏喜昇平之曲拜畢樂止

上與奏賀聖明之曲還宮樂止百官退和聲郎引樂工以次出凡宴饗和聲郎四人總樂舞二人執麾立樂工前之兩旁二人押樂立樂工後之兩旁殿

上陳設畢和聲郎執麾繇西階升立於御酒案之左右二人引歌工樂工繇西階升立於丹陛上之兩旁東西相向舞師二人執旌引武舞工立於西階下之南又二人執翺引文舞工立於東階下之南又二人執幢引四夷舞工立於武舞之西南俱北向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禍亂也文舞曰車書會同之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四夷舞曰撫安四夷之舞象以威德服遠人也引大樂舞樂工列於丹陛之東四夷舞樂工列於四夷舞之北俱北向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五

上將出仗動大樂作升座樂止

上進第一爵和聲郎舉麾唱奏起臨瀛之曲引樂二人引歌工樂工詣酒案前北面重行立定奏畢偃麾押樂引衆工退第二奏開太平之曲第三奏安建業之曲第四奏削辟雄之曲第五奏平幽都之曲第六奏撫四夷之曲第七奏定封賞之曲第八奏大一統之曲第九奏守承平之曲其舉麾偃麾歌工樂工進退皆如前儀上進第一次膳和聲郎舉麾唱奏飛龍引之樂大樂作食畢樂止偃麾第

二奏風雲會之樂第三奏慶皇都之樂第四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五奏賀聖明之樂第六奏撫安四夷之舞第七奏九重歡之樂第八奏車書會同之舞第九奏萬年春之樂其舉麾偃麾如前儀九奏三舞既畢。

上興大樂作入官樂止和聲郎執麾引衆工以次出四年二月

詔太常司凡祭祀配享之位不別樂三月中書省奏進膳用樂猶弗許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等進所更製宴享九奏樂章其一曰本太祖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六

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行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或鄙陋不稱因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因命協律歌之秋八月夕月罷附祭周天星辰九月乃別祀周天星辰迎神奏凝和莫帛初獻泰保和武功舞亞獻奏中和終獻奏肅和皆文德舞徹豆奏豫和送神奏雍和十二月禮官奏定釋奠孔子樂舞之數因奏請還京氏之秀者克樂舞生

上曰樂舞乃學者事若釋奠所以追崇先師宜擇國子生及凡公卿子弟在學者預教肄之自是樂舞生始不用道流六年二月

詔禮官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先聖帝明王忠臣義士爲優戲違者罪之五月始定太歲風雷掀瀆城隍諸神合祀禮樂如舊惟迎神樂章稍改焉七月始

命儒臣更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於是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製樂章迎神奏咸和奠帛奏寧和初獻奏安和亞終獻奏景和徹饌送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七

神並奏咸和先是俱用元大成登歌樂至是始更九月鑄太和鍾成其制倣宋景鍾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楹以龍簷建樓於園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俟

駕動則鍾聲作既升壇鍾止衆音作禮畢升輦鍾聲又作俟導

駕樂作乃止鍾成未名禮官請曰昔皇帝有五鍾其一曰景鍾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鍾大故宋之鍾亦緣是以爲名請名之曰景鍾

上曰古鍾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定其

名曰太和鍾七年五月文廟成頒釋奠儀舞六佾八月

上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迎神奏雍和真帛初獻奏保和武功舞亞獻奏中和終獻奏肅和俱文德舞徹豆奏凝和送神奏壽和望瘞奏豫和其樂章出御製九月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初

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儒臣製歌且欲其致敬慎監戒之意論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後世樂章惟溢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惕然加警徒聞頌美則怠恃心生自恃者日驕自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八

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直述之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脫醑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鑒歌其詞皆存規諫其舞分爲三隊隊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

命樂工習之八年四月

上親製二丘樂章成初二丘樂章皆翰林學士朱升等所撰

上謂其文深而詞藻故更製之九年正月定王國祭祀樂舞之數其樂章迎神奏太清之曲初獻奏壽清之曲亞獻奏豫清之曲終獻奏熙清之曲徹饌

奏雍清之曲送神奏安清之曲復

詔諸王於奉祠所設典樂一人是年改建

大廟同堂異室四孟合享奏

德祖之樂罷特享樂十年六月潞州長子縣稅課局大使康有孚上言三事其一言學較春秋二祭樂器散失宜勅儒臣考究禮文令所在有司卽爲制備樂器使生徒肄習庶幾禮樂明備後進之士得以養其德性疏奏嘉納之十一年二月合祭

大社稷於闕右同壇同遣奉

仁祖配更製七奏樂章十二年春正月始合祀

星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九

天地於大祀殿初

上以卽位以來每當祭祀齋期多有風雨覽京房災異之說乃定天地合祀禮更其樂章既奏艸木不搖輕雲縹緲

上大悅特作歌十一章以紀之十二月神樂觀成以

樂舞生居之命道士周玄初領觀事十三年四月上諭禮臣曰樂舞者所以享神祇而致感格不宜授以非人諸樂舞生若有過及疾病者卽宜遣歸還擇代之諸在王府者亦然十一月

詔公侯及諸武臣子弟凡百一十九人習樂舞以供

祀事十四年四月重鑄朝鐘十五年正月辛巳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禮畢錫宴奏用儒臣所重製宴享九奏樂章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睿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方體九曰駕六龍十七年二月改鑄南郊太和鐘高四尺八寸五分口徑三尺六寸五分鈕高一尺四寸五分重二千七百六十一斤五月重鑄京城禁鐘重二萬斤六月辛巳

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十八年正月禮

官奏定王國社稷山川之祀其樂制迎神奏廣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十

奠帛初獻奏壽清武功舞亞獻奏豫清終獻奏熙

清俱文德舞徹饌奏雍清送神奏安清奉壺奏時

清祭旗森用大樂制可十九年十二月河南盧氏

縣主簿徐存義上言

陛下弘開創建中和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盛典倡

優俗樂不可復用

上嘉納之二十六年正月大成樂器成

命頒給天下各府學其州縣學如式脩製六月重定

朝賀宴饗樂舞之制凡大朝賀教坊司設中和韶

樂于殿內之東西北向陳大樂于丹陛之東西亦

北向

駕輿中和韶樂奏聖安之曲陞座進寶樂止百官拜

大樂作拜畢樂止進表大樂作進訖樂止宣表自

致賀訖百官俯伏大樂作拜畢樂止宣

制訖百官舞蹈山呼大樂作拜畢樂止

駕輿中和韶樂奏定安之曲導

駕至華蓋殿樂止百官以次出其大宴享教坊司設

中和韶樂于殿內設大樂于殿外立三五雜隊于

殿下

駕輿大樂作陞座樂止文武官入列于殿內外北向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十一

拜大樂作拜畢樂止進

御筵樂作進訖樂止進花樂作進訖樂止

上位進第一爵教坊司奏炎精開運之曲樂作內外

官拜畢樂止散花樂作散訖樂止第二爵教坊司

奏皇風之曲樂作飲訖樂止進湯鼓吹響節前導

至殿外鼓吹止殿上樂作群臣湯饌成樂止武舞

入教坊司請奏平定天下之舞舞畢出第三爵教

坊司請奏奉皇明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教

坊司請奏撫安四夷之舞舞畢出第四爵奏天道

傳之曲樂作進湯如前儀飲畢奏車書會同之舞

第五爵奏振皇綱之曲。進湯如前儀。飲畢。奏百戲。承應第六爵奏金陵之曲。入蠻獻寶。進呈第七爵奏長楊之曲。採蓮隊子承應第八爵奏芳醴之曲。魚躍于淵承應第九爵奏駕六龍之曲。飲畢。收爵進湯。進大膳樂作。供羣臣飯食訖。樂止。百花隊舞承應宴成。徵衆群臣出席。北向拜樂作。拜畢樂止。駕興大樂作。鳴鞭百官以次出。

永樂元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

皇考功德隆盛。宗廟樂章。未有稱述。朕甚愧焉。其議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樂律

三

爲之。因曰。漢高帝作大風歌。武帝作秋風辭。二君文矣。皆有可觀。當時儒臣亦不乏人。乃制作不能如古。惜也。朕有意稽古禮文之事。爾等共博求名儒。用稱朕意。二年三月。周王岐於鈞州。獲騶虞。來朝獻之。進頌九章。協之律呂。舞以八佾。三年六月。朝鮮遣使入貢。因請洪武中所賜廟社樂器。年久多敝。乞再頒賜。

上命工部依額製造編鐘編磬各十六。琴瑟箏笙各二。復以禮官言倍其琴簫。俾協音律。九年十一月。谷王穗來朝。獻所製樂章。宴之于華蓋殿。十八年。

北京郊廟成。其合祀合享禮樂一如舊制。更定宴饗樂舞。一奏上萬壽之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撫四夷之舞。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三奏。感地德之曲。車書會同之舞。四奏民樂生之曲。表正萬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舞。纓鞭德勝蠻夷隊舞。承應畢。教坊司更進致語。

宣德元年四月

命造

皇太后宮中樂罷。

景泰元年七月。國子監助教劉翔言。

明興以來。

禮樂之文。制作寢備。惟視學釋奠。皆不設樂。慶成。

宴獨用教坊供應。殊戾中和。有乖雅道。臣以爲宜。

勅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與之樂。作爲詩章。協以律呂。如古靈臺。辟雍。清廟。湛露之音。以振勵風教。備一代盛典。至於國學春秋祭。所奏大成雅樂。數密淺短。倏然而鳴。訖然而止。曾無從容悠緩之意。大和音節。似不如此。又所設樂器。悉列于露臺下。使堂上堂下之樂。混于舞列。雜亂無紀。皆傷大體。顯然易知。乞下禮官。從宜改正。庶首善之地。禮序樂和。爲四方式。

天順八年十月。己亥。翔復言。今日郊廟樂章。皆

太祖甫定天下時追稱

仁祖之詞

皇上奉

列聖配

天時享其郊廟樂章宜更製事下禮官禮官言我朝郊祀樂章歌頌報稱可萬世通行惟享廟迎神章有曰助我眇躬闡基建功終獻章有曰承前人之德化家爲國母曰余小子基命成績爲言創業時事

仁廟初俱已更易其餘皆推原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古

祖宗積慶發祥衍及無窮之意可萬世通用不立別有改作從之成化十二年九月命增孔子佾舞之數爲八從祭酒周洪謨言也二十一年七月禮官言今教坊司樂工所奏中和韶樂多不諧韻而善鼓瑟及調篳篥擊鐘磬者亦少恐因循失傳久之樂壞宜令教坊選其中子弟千本司肄習每奏樂二十一色通用八十四人請三倍其額博教而約取之庶樂藝得精不至崩頽制可

弘治元年二月

上親耕籍田禮畢錫宴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押

語左都御史馬文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遂斥去之七年六月

命人訪造銅鼓者工部言銅鼓制出自西南夷非朝廷所宜用方今各處災饉民被愁困正宜徹樂減膳豈宜復造制外之器以駭人心累聖德命已之八年四月太常祠官言郊廟山川社稷壇及先師廟樂器俱敝今更造十二月

命內閣裁定三清樂章徐溥等建言以爲漢祀五帝儒者猶尚非之謂天一而已況三清乃道家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樂律 主

耳當之是以人鬼加于天神悖理拂經爲甚若夫樂器之清濁樂音之高下制度節奏毫不容差差則反以召禍而取戾矧製爲俗曲以享神明祈福祐有是理哉我朝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制足以昭示子孫垂範無窮今所遞出三清樂章雖云見永樂大典然是書之作博採兼收欲以盡天下事跡豈期施之朝廷見諸行事

陛下嗣統守成當一以

太祖爲楷不宜以贗禮祀天九年二月太常禮官言

文廟享祀宜用天子儀章舞八佾而樂器之數尚仍舊揆之情文覺有未稱請增文廟樂器人數爲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

詔依擬增造仍通示天下遵行以副崇奉先師之意十月禮科給事中胡瑞上言

皇上臨御以來歲政惟和萬邦胥慶脩明禮樂正惟其時然御殿受朝典禮至大而殿中韶樂乃屬之教坊司徽鎮海濱祀典非輕而三年一祭乃委之神樂觀發神明傷大體望勅廷臣議自今徽濟等祭當以綰紳從事中和韶樂擇民間子弟肄習設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去

官掌之年久則量受職事庶朝廷尊祭祀嚴禮樂明備爲萬世規。

上曰奏樂遣祭皆國朝舊典何得爲此言不允。十三

年十月

命各王府禮樂悉從國初頒降定制先是寧王宸濠奏本國社稷山川禮樂具有成憲獨廟祀禮樂未有定式乞勅該部備查國初典故頒賜永爲法守事下禮官禮官言

高皇帝定天下王諸國品式條貫靡不備具時以學士宋濂議定諸王國祭祀樂七奏其樂章用清字

以別於朝廷今其曲名具在而曲辭不存諸王府故實猶未盡泯其下各府司備勘以聞至是靖江王長史司具上所頒賜樂章及佾舞儀數詔以其式下于寧府仍頒賜諸王永爲定式十五年六月吏部尚書馬文昇以災異言十事其一曰訪名儒以正雅樂事下禮官禮官言

高皇帝甫定天下卽命儒臣考正八音修造樂器參訂樂章其登歌之詞多自裁定歷今百三十餘年太常音律無復較正中間外訛誠當釐革近聞皇上命官於內府造大祀樂以純金爲鐘西玉爲磬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去

夫自堯舜以來造樂制器鐘必用青銅磬必用靈璧石其制已遠若更以純金西玉恐未可以諧衆音神感格且今太常官恐亦未足以富製器協律之任乞

詔下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有精曉音律者禮送京師會禮官熟議至當然後造器正音庶幾可以復祖制致太和

制可十七年四月南京太常卿呂憲言

太祖混一區夏卽興禮作樂設神樂觀收度道士充樂舞生習禮樂以供祀事各給廩餼恩至渥也自

永樂遷都北平郊廟大禮舉行于北居觀者止習歷代帝王及先師孔子二祀樂舞郊廟社稷樂闕不講大尊爲侯國當時樂師得人尚知四代樂舞今

聖祖親定禮樂垂之萬世乃置而不習謂

祖訓何臣請於每年春秋二仲率諸生以次演習仍專官提調其不能供事者即許呈部退爲道士庶人人有所勉進且使舊都瞻仰有以見聖祖制禮作樂之心

制可十八年三月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六

詔南京及合王府選精通樂藝者詣京師尋以禮官言罷之四月命造

太廟社稷壇及神樂視諸樂器

上敬天事神夙夜不忘每祭祀奏樂有誤必知每加詰問時崔銑在翰林知樂聲夕從西苑行聞南有吹笛者煩促而哀愀然意動未幾

上崩國事大變

正德三年七月

上諭內監鐘鼓司康能等曰慶成大宴華夷臣工所觀望宜舉大樂以侈觀聽通音樂缺廢無以重朝

廷禮部乃請遷三院樂工年壯者嚴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藝精者赴京供應自是筋斗百戲之類日盛於禁掖既而河間等府奉詔送至樂戶選其精者留應役給食居之新宅樂工既得幸復告朝夕承應時言居外者不宜獨逸乃復詔禮部移各省司取精於技者詣教坊於是乘傳續食者又數百人俳優益進矣六年八月教坊司左司樂臧賢以疾求退聞特旨勉起供職仍遷爲奉樂賢伶人寵幸如此然亦時借諸戲規諷焉

嘉靖元年正月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九

親耕籍田以樂八奏祀先農耕訖賜宴教坊承應有闕然喧笑者禮官言古者伶人賤工亦得因事納忠請自今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使事關國體可爲鑒戒勿致褻慢下所司七月戊申御史汪瑯疏陳十漸其一請屏絕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聲巧技進納之二年四月始命安陸家廟樂用八佾安陸家廟者

皇考與獻帝陵廟也御史黎貫等言古有七世之廟無墓祭之文廟祭當隆慶祭當殺陵祀不用樂屬陽諸陵皆然何獨安陸且八佾既用於太廟則安

陸廟祀自當有辨以避二統之嫌禮部左侍郎賈詠亦言邇者言官皆以

獻廟八佾爲過似宜聽納

上不從三年春建

觀德殿於奉先殿西祀

獻帝召協律郎崔元祈等肄樂以供祀事太常卿汪舉言項聞內府教樂是觀德殿又將有份舞之祭

我朝

祖宗列聖崇報之禮止於

太廟設樂舞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奉先殿及

諸陵寢未嘗用今

獻皇帝既用之安陸家廟又復設於觀德殿未免隆

殺失均乞賜罷寢

上曰奉先殿不用樂以用於太廟故也朕

皇考不得享於外庭止於內殿奉祀其樂舞必不可

闕五年五月禮官言弋陽王拱積得奉寧獻惠二

王祀夫二王親王禮不宜殺第以郡王奉祀其樂

舞齊郎之類特宜半給報可秋

世廟成政

觀德殿曰

崇先殿

上親製樂章命大學士費宏等更定曲名以別於

太廟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獻曰清和之曲亞獻曰

康和之曲終獻曰冲和之曲徹饌曰泰和之曲送

神曰寧和之曲宏等復議以爲

獻皇帝生長太平不尚武功其三獻皆當用文德舞

上從之遂去武舞已而太常復請之乃命禮官會張

璫議且曰朕意不用武舞所以尊讓

太廟也不爲缺典璫上言樂舞以佾數爲降殺不聞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主

以文武爲偏全禹以揖讓得天下而其謨曰舞干

羽於兩階此古之天子皆兼用也詩曰簡兮簡兮

方將萬舞記曰壬午猶繹萬人去篇萬者舞之總

名此列國諸侯皆兼用也議者徒引漢景之詔爲

証夫既不知漢人所謂文始昭德者未嘗無武舞

又不知國朝制度雖王國廟祀亦未嘗專用文

舞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

其左而闕其右是

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天子父不得享天

子禮樂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乃從璫議九年二

月始祈穀於南郊樂九奏

親製樂章命太常協于音議始祀先蠶

上以祀先蠶當用樂舞下禮官議禮官言先蠶之祀周漢所同其樂舞儀節經史不載考之唐開元先蠶儀注大樂令設官懸於北郊壇遠內諸女工咸列於后則祀先蠶用女樂可知又考之唐六典官軒之舞八佾軒懸之舞六佾則祀先蠶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至考之陳暘樂書享先蠶圖下止有宮架登歌圖而不及舞夫有樂有舞雖祀禮之常然周漢制度既不可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主

攷宋祀先蠶代以有司又不可據惟開元畧爲近古而陳氏樂書考據亦明前享先農旣以佾數不足降八爲六則今祀先蠶止用樂歌不用佾舞亦於古制有合且以見少殺先農之禮

上曰舞非婦人女子事其罷之議樂女冠服以聞禮官言北郊陰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漢蠶東郊色尚青魏蠶西郊亦尚青非其色矣今樂女冠服宜用黑方與北郊意義不相悖乃用樂六奏去舞其樂女皆黑冠服是年釐正祀典行特享禮定南北郊復朝日夕月之祭諸如高媒先醫勾

龍后稷靡不畢獻樂歌煥然一新矣六月禮官以四郊旣建請訂定樂章選補樂舞生因言國家設協律之官欲其按律定聲審音定舞百餘年來循常習舊按譜相傳以圖稽案方今

聖明建極制作維新當得精通音律者以典厥事宜今吏部科道官廣求博訪有如宋胡瑗李照者具以名聞授之太常使考定雅樂成一代盛制制可九月吏科給事中夏言以致仕甘肅行太僕寺丞張鶚應 詔

上命趣召之旣至言曰大樂之正在先定元聲元聲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主

起自算罔旣覺之時亥子相承之際積絛成毫積毫成釐積釐成分一時三十分一日十二時故聲生于日律起於辰氣在聲先聲從氣後若拘于器以求氣則氣不能致器而反受制于器何以定黃鐘起曆元須依蔡元定多載竹以擬黃鐘之律長短每差一分冬至日按曆而候依法而取如衆管中先飛灰者卽得元氣驗其時刻如在子初二刻卽子初一刻移于初二刻矣如在正二刻卽子正一刻移于正二刻矣願命知曆官一人同臣衆候底幾元聲可得而古樂可復又言古人製爲十六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話

編鐘非徒示觀美蓋爲旋宮而設其下八鐘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是已其上八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黃鐘大呂太簇夾鐘是已近世止用黃鐘一均而不徧其十六鐘古人立樂之方已失况太常止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字眼譜之去古益遠併進所著樂書二部其一曰大成樂舞圖讀自琴式以下諸樂逐字作譜其一曰古雅心談列十二圖以象十二律圖各有說又以琴爲正聲樂之宗象凡郊廟大樂分註琴絃定徽各有歸旨疏下禮部議禮官言音律久廢卽今太常諸官只是循習工尺字譜不復知有黃鐘等調臣近奉詔演習新定郊祀樂章間問古人遺制茫無以對今鶉謂四清聲所以爲旋宮其註絃定徽蓋已深識近樂之弊至欲取知曆者互相參考尤爲探本窮源之論似非目前司樂者所及乃授鶉太常寺丞令詣太和殿較定樂舞鶉遂上言臣嘗聞周禮有郊祀之樂有宗祀之樂尊親分殊聲律自別臣伏聽

世廟樂章律起林鐘均殊
太廟臣竊異之蓋

世廟與

太廟同禮而林鐘與黃鐘異樂函鍾主祀地祇位寓坤方星分井鬼樂奏八變以報資生之功故用林鐘起調林鐘單調也黃鐘主祀宗廟位分子野星隸虛危樂奏九成以報本源之德故用黃鐘起調黃鐘單調也理義各有歸旨聲數然相感通况天地者父母之象大君者宗子之稱今以祀母之樂奏以祀子恐

世廟在天之靈必不能安且享矣不知譜是樂者何

所見也臣觀舊譜樂章字用黃鐘聲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室

太廟但審聽七聲中少一律今更補正使依奏格則祖孫一氣相爲流通函黃二宮不失均調尊親之分兩得神人之心胥悅矣

詔下禮官李時等覆奏以爲鶉所言與臣等所聞于

律呂諸書者深有所合况林鐘一調不宜用於宗

廟而

太廟與

世廟不宜異調鶉見尤真自今宜用舊協音律惟加以蕤賓勾聲去再生黃鐘之六改用應鐘之凡以成黃鐘一均庶於感格之義深有所補乃命鶉更

定廟享樂音速治沈居敬等十月禮官奏中宮
合行事宜其一謂古禮絃歌周南召南之詩不用
鐘磬乃房中之樂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子
者宜令女官將此二詩被之管絃以備宮中宴樂
斥去一應俗樂其於闕德官儀尤有裨益十一月
始用禮臣張璠議改正孔子祀典樂用六佾十年
三月丙戌朔命浙江採紫竹花斑竹造方丘月壇
笙簧壬寅太常寺丞張鷟請定
帝社稷樂歌以進時樂歌初下數日鷟審音協律連
夕教成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樂律

天

詔嘉其勤優祿一級尋陞爲少卿掌教雅樂十二年
五月禮部尚書夏言等言古者龍見而雩命樂正
習盛樂舞皇舞蓋樂舞者所以振盪聲容宣暢和
氣假人身之和以感通天地之和冀陰陽和而雨
澤降也其莫獻樂歌具如常儀惟盛樂皇舞之說
宜稍依古禮定爲

聖制當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之時驟括雲漢詩
辭製爲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蓋
雲門乃帝堯之樂周人舞之以祀天神者取其雲
出天氣雨出地氣也仍增造鼓吹數番令舞者百

人青衣執羽繞壇周旋歌舞以鼓暢陰陽敷潤下
土

上可其議命於歲仲夏月擇日舉行十四年四月
是時七廟既建樂制未備禮官因請更定

宗廟雅樂言我朝廟祀升歌舞簫聲容盛美惟是
原爲同堂之制統在

太廟今群廟規制既異則享祀聲容宜別若國
初樂章其所稱揚止及

德懿熙仁四祖今四祖久祧舊章弗協我

太祖創業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樂律

老

太宗定鼎

列聖守成神功聖德光昭天地當有頌聲以對越于
在天垂之萬禩是誠有待於今日者若特享若祫
享若大禘詩歌頌美宜命儒臣撰述

上自裁定其樂器樂舞宜各依

太廟成式備爲規制庶大禮既舉大樂亦成足昭盛
典以永無窮

制可五月增設七廟樂官及樂舞生自四郊

九廟暨太歲神祇諸壇樂舞人數至二千二百名
後乃稍革焉六月太常寺卿張鷟請設特鍾特磬

以爲樂節復宮懸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定鍾律事
下禮官從之乃

詔取山西長子縣羊頭山黍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
備候氣定律十五年四月始禘

皇初祖於

太廟樂六奏十七年六月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
所著樂書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
書補註一卷與樂要論三卷因請興正樂以薦

上帝祀

祖考教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天

皇太子章下禮部禮部言文察所進樂書其於樂理
樂聲原多前人所未發者且於人聲中考定五音
以爲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截深合虞書言志永
言依永和聲之旨宜令文察及太常知音律者選
歌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候聲律諧協候氣感應
更議擢用乃授文察爲太常寺典簿初

上欲宗祀

皇考以配

上帝命建

大享殿是秋未成乃大享

上帝於

玄極寶殿

皇考配焉借用祈穀樂器有司以鐘磬琴瑟皆長大
玄極殿陛上不能陳設請用春祈秋報樂器不許乃
命樂器列于殿左右四間樂舞在陛上九月尊

皇考廟號爲

睿宗遂耐享

太廟又改尊

太宗爲

成祖 二祖 七宗凡 九廟春特其三時飴季冬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樂律

无

大祫樂章皆更定焉十八年三月甲申

上巡狩至興都親製樂章享

上帝於飛龍殿奉

皇考配二十一年三月工部尚書顧璘疏言興都禮
制四事其一正廟祀之樂章謂獻帝陵廟所奏神
歡之曲考其詞義殊不雅馴昔漢高帝歸沛作大
風歌後竟協之律呂亭子

太廟

皇上前大狩上陵其

御制歌詩皆孝思所發 二聖神靈所歆鑒請乞按

諸音節定爲樂章歌之典都陵廟足以揚世德光
令緒疏下禮部議以爲

顯陵與

天壽山諸陵事體相同而諸陵歲祀原不用樂

隆慶殿與

奉先殿事體相同而

奉先殿時享亦不用樂所請撰述

陵廟樂章似難創議乃已二十四年七月四

大復同堂之制仍用四時歲祫諸禮儀樂章器物

一如舊制遂罷大禘之禮三十年復省革樂舞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三十

定用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四十四年禮官言諸王

府有廣置女樂淫縱宴樂因而私娶者乃詔革諸

王樂戶其朝賀宴享當用樂者假鼓吹于有司

隆慶三年七月革協律郎以下四十八員其存者

二十九員

太極判而兩儀形陰陽運而萬物生孳萌於子紐牙

於丑引達於寅昌萌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罍布

於午昧蒙於未申堅於申留燕於酉畢入於戌該閉

於亥其生成屈伸莫不各有分服節度所謂數也先

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協十有二辰卽十有二辰而

生十有二律氣有盈虛則聲有高下故聲氣也相應
相生氣之和也而數行乎其間矣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而三之而極于九乃復變而爲一故一者數
之宗也以一益九而爲十以十益九而爲百以百益
九而爲千以千益九而爲萬一十百千萬所用也
律度量衡其別用也度有長短簡之以數則不失毫
釐量有多寡受之以數則不失圭撮衡有輕重平之
以數則不失黍累聲有清濁協之以數則不失宮羽
故不稽數而能審度嘉量平衡以諸聲而協律非所
聞矣黃鐘爲諸律之本聲氣之元十一律立均出度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三十

莫不稟算而受成焉黃鐘之長九寸歷十二辰發之
飲之三之九之析寸爲分析分爲釐析釐爲毫析毫
爲絲析絲爲忽黃鐘之數可得而稽也衍曰置一而
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
之官者是也

子一

一爲寸黃鐘長九分之一乘空圓九方之一爲長

一寸命黃鍾寸法

丑三

置黃鐘空圓一而三因之爲寸者三積長三寸爲

分黃鐘通長九寸。凡爲三寸之分者三。是爲黃鐘積長九寸之實。

寅九

九爲分。以黃鐘空圓一而九因之。爲方分者九。凡空圓九方分爲長一分。命黃鐘分法。

卯二十七

置黃鐘空圓方分九而三乘之。得方分二十有七。積長三分爲分。黃鐘通積八百一十分。凡爲二十七分之分者三十。是爲黃鐘方分積長九寸之實。

辰八十一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樂律

三

八十一爲疊。以黃鐘空圓方分九而九乘之。爲方釐者八十有一。凡空圓八十一方釐爲長一釐。命黃鐘釐法。

巳二百四十三

置黃鐘空圓方釐八十一而三乘之。得方釐二百四十三。積長三釐爲分。黃鐘通積七萬二千九百釐。凡爲二百四十三釐之分者三百。是爲黃鐘方釐積長九寸之實。

午七百二十九

七百二十九爲毫。以黃鐘空圓方釐八十一而九

乘之。爲方毫者七百二十九。凡空圓七百二十九方毫爲長一毫。命黃鐘毫法。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置黃鐘空圓方毫七百二十九而三乘之。得方毫二千一百八十七。積長三毫爲分。黃鐘通積六百五十六萬一千毫。凡爲二千一百八十七毫之分者三千。是爲黃鐘方毫積長九寸之實。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絲。以黃鐘空圓方毫七百二十九而九乘之。爲方絲者六千五百六十一。凡空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樂律

三

圓六千五百六十一方絲爲長一絲。命黃鐘絲法。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置黃鐘空圓方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三乘之。得方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積長三絲爲分。黃鐘通積五萬九千口四十九萬絲。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絲之分者三萬。是爲黃鐘方絲積長九寸之實。

戌五萬九千口四十九

五萬九千口四十九爲忽。以黃鐘空圓方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九乘之。爲方忽者五萬九千口四

十九凡空圖五萬九千口四十九方忽爲長一忽
命黃鐘忽法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置黃鐘空圖方忽五萬九千口四十九而三乘之
得方忽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積長三忽爲
分黃鐘通積五百三十一萬萬四千四百一十萬
忽凡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忽之分者三
十萬是爲黃鐘方忽積長九寸之實

蔡元定新書知歷十二辰以生黃鐘而不知其法實
之用乃以子一爲黃鐘之律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樂律

音

十七爲黃鐘之實寅辰午申戌順而左旋爲寸分釐
毫絲之數酉未巳卯丑逆而右轉爲寸分釐毫絲之
法似未有真見而徒爲牽合耳十一律受法於黃鐘
者也黃鐘定而十一律損益相生之道昭矣凡陽生
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
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子一分

黃鐘通積之實五百三十一萬萬四千四百一十
萬

丑三分二

黃鐘之實三分分一百七十七萬萬一千四百七
十萬二分得黃鐘下生林鐘之實三百五十四萬
萬二十九百四十萬

寅九分八

黃鐘之實九分分五十九萬萬口四百九十萬八
分得林鐘上生太簇之實四百七十二萬萬三千
九百二十萬

卯二十七分十六

黃鐘之實二十七分分一十九萬萬六千八百口
三萬十六分得太簇下生南呂之實三百一十四
萬萬九千二百八十萬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樂律

量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黃鐘之實八十一分分六萬萬五千六百一十萬
六十四分得南呂上生姑洗之實四百一十九萬
萬九千口四十萬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黃鐘之實二百四十三分分二萬萬一千八百七
十萬二百二十八分得姑洗下生應鐘之實二百
七十九萬萬九千三百六十萬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黃鐘之實七百二十九分分七千二百九十萬五
百一十二分得應鐘上生蕤賓之實三百七十三
萬萬二千四百八十萬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口二十四

黃鐘之實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分二千四百三十
萬一千口二十四分得蕤賓下生大呂之實二百
四十八萬萬八千三百二十萬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口九十六

黃鐘之實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分八百一十萬四
千口九十六分得大呂上生夷則之實三百三十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美

一萬萬七千七百六十萬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黃鐘之實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分二百七十
萬八千一百九十二分得夷則下生夾鐘之實二
百二十一萬萬一千八百四十萬

戌五萬九千口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黃鐘之實五萬九千口四十九分分九十萬三萬
二千七百六十八分得夾鐘上生無射之實二百
九十四萬萬九千一百二十萬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

十六

黃鐘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分三十
萬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分得無射下生仲呂之
實一百九十六萬萬六千口八十萬

律陽也。有乾六爻之義焉。陰也。有坤六爻之義焉。

獨陽不生。獨陰不生。故以乾坤六爻爲相生之配。黃

鐘乾初九。下生林鐘坤初六。林鐘坤初六。上生太簇

乾九二。太簇乾九二。下生南呂坤六二。南呂坤六二

上生姑洗乾九三。姑洗乾九三。下生應鐘坤六三。應

鐘坤六三。上生蕤賓乾九四。蕤賓乾九四。下生大呂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美

坤六四。大呂坤六四。上生夷則乾九五。夷則乾九五

下生夾鐘坤六五。夾鐘坤六五。上生無射乾上九。無

射乾上九。下生仲呂坤上六。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

象子母。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一上一下一損一益

陰陽進退之經。屈伸消長之正也。其相生之法皆以

忽計者。寸自南呂以下。分寸姑洗以下。發毫自蕤賓

以下。絲自無射以下。皆損益不行。惟以忽言。則損益

之道通於上下。而分寸發毫絲數皆屈指可得也。

元定新書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而定寸

分發毫絲。謂絲以三約毫。以二十七約釐。以二百四

十三約分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寸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至於黃鐘生十一律惟仲呂之數適如其法其餘諸律有以三爲寸者九爲寸者二十七爲寸者八十一爲寸者二百四十三爲寸者七百二十九爲寸者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寸者六千五百六十一爲寸者皆非其寸之法數也有以一爲分者三爲分者九爲分者二十七爲分者八十一爲分者二百四十三爲分者七百二十九爲分者皆非其分之法數也有以一爲釐者三爲釐者九爲釐者二十七爲釐者八十一爲釐者皆非其釐之法數也有以一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表

三毫者三爲一毫者一爲一毫者皆非其毫之法數也有以一爲三絲者三爲一絲者一爲一絲者皆非其絲之法數也則其強合牽附明甚矣故朱子通解謂姑存其說以備考是當時亦未以爲定論也

律之始制也以竹而其受管也以黍以竹爲管者天生自然之器也以黍爲實者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之器則分寸之短長容受之多寡聲音之清濁一本之自然而人爲不與焉此

中和之聲所緣出而樂所緣成也
黃鐘空圓九分長九寸容一千二百黍

林鐘空圓九分長六寸容八百黍

太簇空圓九分長八寸容一千六十六黍

南呂空圓九分長五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四忽

容七百一十黍奇

姑洗空圓九分長七寸一分一釐一毫一絲二忽

容九百四十七黍奇

應鐘空圓九分長四寸七分四釐口七絲五忽容

六百三十一黍奇

蕤賓空圓九分長六寸三分二釐一毫容八百四

十二黍奇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表

无

大呂空圓九分長四寸二分一釐四毫容五百六

十黍奇

夷則空圓九分長五寸六分一釐八毫六絲六忽

容七百四十七黍奇

夾鐘空圓九分長三寸六分四釐五毫七絲八忽

容四百八十七黍奇

無射空圓九分長四寸八分六釐一毫口四忽容

八百四十八黍奇

仲呂空圓九分長三寸二分四釐口六絲容四百

三十一黍奇

諸律圓徑之說自西漢以前傳記無徵惟班志謂黃鐘八百一十分繇此起十二律之圓徑而未詳其數至蔡邕始創爲徑三分之說孟康韋昭又續爲徑三分圓九分之論依此乘除黃鐘空圓內面幕止得七分七釐奇空圓內積實止得六百三十六分奇與八百一十分之數不合考之班志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嘉量章云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權衡章云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其空圓當有九方分乃是圓十分三釐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每分容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律

卑

一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方與八百一十分之數爲有合耳隋唐而下循襲孟康韋昭之說莫覺其非法用乖舛至宋胡瑗始創爲九方分之法以破徑三分之謬其見卓矣然以仲呂反生不及黃鐘正律乃狹小林鍾諸律圓徑以就黃鐘清聲以夷則南呂爲徑三分圓九分無射爲徑二分八釐圓八分四釐應鐘爲徑二分六釐五毫圓七分九釐五毫夫律以空圓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若圓徑各殊則長短廣狹無自而準而高下清濁亦無自而定矣至房底以徑三圓九累

黍客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以售其私謬又甚矣

陽下生陰則陽消陰長管用三分損一而短陰上生陽則陰消陽長管用三分益一而長此天然之定數生律之正法也淮南京房謂自午以前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自午以後陽生陰爲上生陰生陽爲下生大呂夾鐘仲呂之律皆以上生而用倍數其意欲使仲呂反生黃鐘則律呂之數不至往而不還不知聖人制律以正五音律長者聲濁律短者聲清毫釐絲忽之間不可紊也短者可增而爲倍則清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律

里

亦可反而爲濁不惟律書相生之法爲不足據欲以定律正音難矣且仲呂雖用倍數其再生黃鐘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鐘正律又惡在其爲倍也其弊至於強名別義愈增愈變京房益爲六十律錢樂之復增爲三百六十律誠不知其得所用矣

相生之數以九爲法九忽爲絲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非用九數則上生下生之法不行而律無繇起至其積長則以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然後客受可定而中聲可得司馬遷謂黃鐘八寸十分一者九法也班固以黃鐘爲

九寸者十法也。二說實相符矣。蓋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二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用九九八十一之數。以爲生律之本。是律呂絳陽數而生也。用天地之全數以尺量而定中聲。是律呂絳陰數而成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此律之所以與造化通也。

歷代談律尺者。皆以周尺爲古。然其制靡得而稽已。自漢以下。有劉歆銅壺尺。建武銅尺。漢官尺。蔡邕銅尺。魏杜夔尺。晉荀勗尺。始平田父尺。梁表景尺。煬塚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元魏延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聖

明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尺隨代更律。隨尺異條。長條短莫可據。依我朝欽天監表尺。乃元太史院郭守敬舊器。守敬歷法最精。其法必有可據。若用以參較累黍。以定黃鐘之宮。則中聲宜可得也。蔡元定欲多截竹以擬黃鐘之律。驗之候氣。以定中聲。其言曰。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夫聲之和。不和。未易聽也。非有倫夔莫能辨也。乃若候氣之說。前史載之甚備。而要有不足憑者矣。夫一歲之氣有升有降。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爲陰。秋冬之事。

也。升者上升者。下降者下降。埋管於地。將誰候乎。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暢達而爲陽。春夏之事也。氣氣兩間發育萬物。無處非氣。不可擇而候矣。蓋氣無微而不入者也。十二管飛則皆飛。不飛則皆不飛。若曰冬至動黃鐘。夏至動蕤賓。其餘皆以辰位應候。不真。是氣爲有知擇管而入。管爲有知擇氣而受。此古今必無之理也。至於占驗災祥。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果若其說。則堯舜三王之世。皆小動。桀紂之世。皆不動。莽操懿溫之世。皆大動。春秋之世。政有侯國侯國之政。又在強室。其動之大。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聖

小又當何如。此牛弘所以見屈於隋文也。蓋自張蒼定律推五勝之法。京房劉歆又傳會以五行幽謬之術。其說遂相沿而不可破。至後齊方深自謂觀雲色而知孟春氣至。置輪扇二十四以代律管測候。則又敢爲妄誕。以惑世誣民者也。五聲之發。本乎五行。玉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于南。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聲爲羽。聲生於氣。氣積於數。數多者過。數少者清。官。

較最多其聲極濁羽數最寡其聲極清商之濁大宮
徵之清次羽而角居清濁之間司馬遷謂宮數八十
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
八此緣聲各寡清濁之次也而律管之數亦居可知
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大小清濁
各有象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彈宮而
徵應彈徵而商應彈商而羽應彈羽而角應相生爲
和相勝爲繆先王立樂之方也十二律有定名五音
爲虛位黃鐘爲宮則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
姑洗爲角林鐘爲宮則太簇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樂律 罽

羽應鐘爲角太簇爲宮則南呂爲徵姑洗爲商應鐘
爲羽蕤賓爲角南呂爲宮則姑洗爲徵應鐘爲商蕤
賓爲羽大呂爲角姑洗爲宮則應鐘爲徵蕤賓爲商
大呂爲羽夷則爲角應鐘爲宮則蕤賓爲徵大呂爲
商夷則爲羽夾鐘爲角蕤賓爲宮則大呂爲徵夷則
爲商夾鐘爲羽無射爲角大呂爲宮則夷則爲徵夾
鐘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夷則爲宮則夾鐘爲徵
無射爲商仲呂爲羽黃鐘爲角夾鐘爲宮則無射爲
徵仲呂爲商黃鐘爲羽林鐘爲角無射爲宮則仲呂
爲徵黃鐘爲商林鐘爲羽太簇爲角仲呂爲宮則黃

鐘爲徵林鐘爲商太簇爲羽南呂爲角此十二旋宮
用五聲之法也然陽六律爲宮陽三陰二五聲順序
上下等齊商角徵羽各不論宮適天地之中合陰陽
之和若陰六呂爲宮陰三陽二商角雖無不順徵羽
便至相陵故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仲呂其徵羽
二聲當變用本律之半其聲方和蓋陽之役陰也常
有餘而陰之役陽也常不足所以六呂之宮二聲有
變此所謂二變也漢唐以來乃於五聲之外復加變
宮變徵以爲七聲其說起于書大傳之七始左氏之
七音淮南杜佑蔡元定諸儒復從而附衍之不知律

以和聲聲以依詠人歌有五聲旋宮有五律以五律
依五音自然之妙也人無二變音而樂加二變律可
乎陳賜樂書以爲五聲之在樂猶五星之在天五行
之在地損之則虧益之則贅不可得而加損也其見
卓矣而不及發其二變之實是又不能無遺論耳
五聲在人其生出也有漸始出於喉直上出爲宮出
到嚆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
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唇爲羽嚆嚆舌齒
唇乃人元氣也出隨所到之處而得宮商角徵羽元
聲也喉聲最清嚆聲次清舌聲半清半濁齒聲次濁

唇聲極濁蓋聲之清濁不在顯微大小在於上下升降飛沉之間耳。聲果升揚雖大如雷霆不可謂之濁聲。果下降雖細如蟻蟻不可謂之清。喉嚨之聲上騰故清。齒唇之聲下沉故濁。清則爲上濁則爲下。清則爲君濁則爲臣。爲民爲事爲物明於清濁之序者其於尊卑貴賤之理順而得矣。樂以和聲爲主聲以清濁爲次。黃鐘極清也太簇以下以漸而濁。爲商爲角爲徵爲羽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也夾鐘以下以漸而濁。爲商爲角爲徵爲羽至林鐘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復轉爲黃鐘。蓋律呂紀陽猶人性紀善。子半陽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哭

其氣極清至午而濁是後濁者漸減分數至戌亥又清。人性之清莫如夜半故平旦有清明之氣至日中而濁是後濁者亦漸減分數至人定後又漸清律呂子一清丑二清寅三清戌五清卽人之夜氣也。寅四清卯六清卽人之旦氣也。十二律子以後自大呂至仲呂爲陽黃鐘之升也。午以後自林鐘至應鐘爲陰黃鐘升極而降也。分列左右對待並觀。丑亥寅戌卯酉辰申巳未相對。左各損三分右各益三分蓋其升以漸降亦以漸故其損益之數若出天然不待安排耳。律有雌雄間列十二辰均陰陽也。周氣侯也。作樂

之道得陰陽備雌雄聲乃可和。宮商角徵羽聲止五而辰有十二以聲協辰必均以周。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皆隔一律。徵在七辰律當蕤賓羽在九辰律當夷則。是律生律有雌無雄陽氣孤矣。且接黃鐘尚有三律聲氣不屬故設變徵於午退正徵於未羽於酉變宮於亥則徵得林鐘羽得南呂二雌鳴陰陽乃備氣候乃周推之旋宮莫不皆然。三律必尋二呂三呂必尋二律陰陽之交必隔八乃可生也。損益自損益隔八自隔八。唐宋儒者皆以三分損益專在隔八上故必遷就分數長短參差宜其至仲呂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樂律

望

而窮也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三目次

樂律

律呂總序

律呂圖解

黃鐘律本

律呂之制

律呂圖書

律呂體合洛書之圖

律呂用合河圖之圖

律呂之數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目次

五聲所起

五聲之序

五聲之數

五聲之義

還相爲宮之圖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三

史官

樂律

律呂總序

即聖王邦直

伏羲樂曰立基言伏羲之代五運成立甲曆始基畫八卦以定陰陽造琴瑟以諧律呂故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群生造五絃之琴演六十四卦始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曰下謀然而其制猶未備也其制之備則始於軒轅黃帝氏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取竹於嶰谿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管於崑崙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制十二律律呂之制既定則樂有定體厥後帝王有作雖樂不相沿而其度數之同則未之或改也故虞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得王制考時月定日同律然則其所同者果何謂也豈非以其度數而爲言耶故典同堂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命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但其度數之詳則有不可得而聞者何耶或者當時樂經未亡其度數之詳人皆習而知之固無俟於諄諄者乎是其時尚未有

異論也。至經秦火之餘，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三經既無，所考據異論遂起，故司馬遷律書出焉。律書以黃鍾爲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絲是而生十一律，則律呂之制益滅裂而不可復聞矣。竊意以黃鍾爲九寸者，必傳聞子九之說而誤也。蓋子午之數俱九，子爲九分，九之少也，午爲九寸，九之老也。一陽來復，而以九寸之老當之，可乎？其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疑古樂經之言，蓋律以子午爲經，左五律各益三分，右五律各損三分，陰陽應縮之意也。律以隔八而取應聲，故宮徵商羽角五聲皆是隔八陰陽倡和之理也。三分自三分，隔八自隔八，若以三分合於隔八，使律呂之制至於毫忽微塵而不可窮究，豈不失之愈遠。今以律書黃鍾九寸上生下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差六分奇，大呂至太簇差三分奇，太簇至夾鍾差五分奇，夾鍾至姑洗差三分奇，姑洗至仲呂差五分奇，仲呂至蕤賓差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差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差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差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差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差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差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今律管之長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二 律呂

短其參差不齊，若是則節中之氣必不應管，而葭葦之管必不飛灰，又何以協時月正日而成歲哉？律書既定，後世諸儒之言律呂者，皆倚律書而推律書，既以黃鍾爲九寸，其相生至於仲呂，不能復於黃鍾，遂謂黃鍾往而不返，故京房又於仲呂之下添執始以下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失律有十二古之制也。別爲六十，演爲三百六十，豈不愈謬矣乎？噫，樂之不明久矣。自漢以來，旋宮之樂久廢，歷代相承，皆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唐命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始爲旋宮之制，一依周禮圓丘以夾鍾爲宮，其樂六變方澤以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宗廟以黃鍾爲宮，其樂九變五郊朝賀燕饗則隨月用律，可謂度越前代矣。但五音損益須逐時宜，周以木王，故去商調以金能尅木，故去之也。唐以土王，當用商調，而去角調，豈可將木德之儀而施土德之用哉？律呂之制，史未明言，豈亦循用黃鍾九寸之制耶？宋建隆初，用王朴樂，以其聲高，近於京思，詔和峴考兩京表尺，令下一律。仁宗景祐二年，又命燕肅、李照、宋祁同預考，按照鑄編鍾一簇，其聲猶高，復用和峴舊樂。夫王朴和峴、李照之律，雖有高下弗同，然皆以黃鍾九寸爲法，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三 禮部

故無所得也。至於李照言四清聲可去極爲有理。四清聲自晉以來已有之。蓋以黃鍾爲九寸。其黃鍾大呂太簇夾鍾管長聲不協和。易至奪倫。故半其律。謂之清聲。亦曰子聲。非古之制也。故梁寅曰。杜佑正律之外有子聲。是不察計律爲鍾之意。蔡氏十二律皆有半聲。蓋鍾佑之失也。是譏子聲半聲之非也。元豐間。又詔范鎮等詳定大樂。故司馬光范鎮之論往復數萬餘言。大約其說有二。鎮主蜀人房庶之說。欲以律生尺。司馬光之說。則以尺生律。反覆諸家之說。不過泥於黃鍾九寸之誤。承舛鑿說。莫覺其非。故西山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四

總序

蔡氏折衷衆論。以著律呂新書。歷十二辰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絲分毫析巧。若天成其爲書。非不精妙也。但以黃鍾爲九寸。其損益相生之謬。變律半律之非。以之和聲而聲不和。以之候氣而氣不應。是漢唐以降之律呂。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至我朝李文利糾蔡氏之失。以著律呂元聲。以黃鍾爲三寸九分而生十一律。子午爲經。左右爲緯。升降清濁。妙協陰陽。其所見非不卓然。但其以左律爲右律。其六九升陽之訛。十二月篇之謬。是一人臆見之律呂。亦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夫黃鍾本三寸九分。則宮

最清。故爲君。商聲次清。故爲臣。角在清濁之間。故爲民。自漢而下。皆以黃鍾爲九寸。若黃鍾爲宮。則固無不順矣。若以他律爲宮。則是以最濁爲君。其臣與民反尊於君。則禮義乖矣。人道廢矣。天道逆矣。其所奏莫非陵上之音。反位而亂倫者也。何望其移風易俗。感格天人者哉。此漢唐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皆繇於此也。然則聖人之制作。豈終不可得而見耶。蓋律呂之度數雖亡。其散見於諸書。猶有存者。顧諸儒之弗察耳。黃鍾三寸九分。呂氏春秋志之矣。圖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周禮載之矣。子午之數九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五

總序

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呂三十六。律四十二。合之七十。有八。或遲或否。黃鍾之數立焉。楊子太玄詳之矣。其見於制作。黃鍾殺寅爲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夾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仲呂應鍾爲宮。其樂四變。有唐史可考也。其存於度數。巢氏爲輔聲中。黃鍾之宮。與鳧氏黃鍾之鍾合。其爲量。皆六斗四升。有攷工記可稽也。其方位之數。卽洛書之數。是以洛書爲之體也。其相生之數。卽河圖之數。是以河圖爲之用也。縱數七百二十九。楊子

至得之以爲太玄者此也積數六千五百六十一蔡
九峯得之以爲洪範皇極者此也子午爲經左右爲
緯其經緯之義卽易之陰陽消長之機陰南陽北迭
爲消長其清濁之用卽樂記清濁迭經之理本先天
圓圖以序卦氣之運本先天方圖以盡聲卦之變其
候氣也則正之以中星參之以晷影考之以日月之
會以符其飛灰之節其應曆也則取之以中氣驗之
以物候稽之以氣朔間餘之數以合其周天之度其
應五氣則本之於素問其應八風則參之以後天五
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取禮運還相爲宮之法宮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六 經前
商角徵羽五聲本人聲而正之以律本虞書依永和
聲之義以宮商角徵羽爲五聲清濁之次以宮徵商
羽角爲五聲相去之次本朱子儀禮之疏也一均五
調一調七聲聲用二變庭奏以律升歌以呂調用雙
聲本李氏元聲之說也至於二舞之容則本周禮大
舞小舞之制宋史文舞武舞之節若趙慎言方色之
論李太常周舞之節韓邦奇虞舞之圖亦未嘗不兼
考之矣其八音之器則本鳧氏之鍾制磬人之磬制
若鞀人臯陶之度陳陽八音之論李氏吹孔之法亦
未嘗不兼取之矣律爲萬事之根本可以審度可以

嘉量可以平衡度則本於司馬光所定報累之以上
黨之黍符之以三體淳化之錢而度無不定矣量以
周鬴爲法衡以漢制爲法其容受銖兩亦皆參之以
和黍而量衡無不定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七

龍序

律呂圖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律呂圖解

九

律呂圖解

太玄經曰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並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鐘之數立焉其以爲度也皆生黃鐘按太玄律呂之數自子至巳爲陽陽主生則用其分數故黃鐘九分大呂八分太簇七分夾鍾六分姑洗五分仲呂四分自午至亥爲陰陰主消則用其寸數故蕤賓九寸林鐘八寸夷則七寸南呂六寸無射五寸應鍾四十子午寅申辰戌爲律其數四十二丑未卯酉巳亥爲呂其數三十六並七十有八合之則三十有九故曰黃鐘之數立焉蓋律呂之數用陽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律呂圖解

九

律呂圖解

而不用陰自子至巳爲陽其數九八七六五四共三十有九故用之以爲黃鐘之數自午至亥爲陰其數亦九八七六五四則合於陽而不用焉故律呂之數雖七十有八而止用三十九也其說見於呂氏春秋又曰其以爲度也皆生黃鐘言以爲十一律之度也皆生於黃鐘是故黃鐘生大呂大呂生太簇太簇生夾鍾夾鍾生姑洗姑洗生仲呂仲呂生蕤賓蕤賓生林鐘林鐘生夷則夷則生南呂南呂生函鍾函鍾生應鍾自子至午以九六生陽自午至子以九六消陽統言之故皆謂之生也其說亦見於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曰昔黃帝軒轅氏命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隄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其生而自然圓虛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於崑崙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之本也按劉恕通鑑外紀亦載此一章又言以爲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此黃鐘所以爲律本而律又爲萬事本也此必古史舊文故呂

春秋獨載其說長孫無忌隋志亦有雜文有異同其謂黃鍾爲三寸九分一也至漢秦火之際其書不存制度皆亡諸儒傳聞失實異說遂興故司馬遷作律書謂黃鍾爲八寸十分一蓋以八十一分爲九寸也其後如班固劉向鄧玄蔡邕諸儒皆以黃鍾爲九寸黃鍾一差諸律皆差爲其度數之弗合也遂以黃鍾爲往而不返故京房之六十律絲是而生焉爲其聲氣之弗得也遂以黃鍾爲極濁故後世之四清聲絲是而作焉宋之諸儒非不留心於律呂也其所爭者古尺之長短犯黍之容受而已至於黃鍾九寸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二

律呂

十

律呂圖解

井終末有能正其失者如陳陽之樂書非不該博也蔡季通之新書非不精微也亦終於無得焉而已矣遂使律管之制分裂而不可窺秒忽之微罔極而無所用變律半律皆非其自然以之和聲而聲不和以之候氣而氣不應用心愈勞而離道愈遠矣自漢以來千七八百年律呂之理未有能真知之者良可慨也故李文利曰漢儒只聞得黃鍾爲諸律之本又聞得律長九寸遂錯認以九寸爲黃鍾之長唐宋以下有志於樂者遂以爲法不敢變也蓋不知九寸爲黃鍾之終數乃黃鍾益數之極而爲蕤賓之管也絲是

損之以漸而短至應鍾而極皆原於黃鍾之損益也又曰陽性動動者數三三者數之始也三而三之而究於九九者數之終也故陽數其始也不離於三其極也不離於九三寸九分三滴九也其終於九者九具三也滴三者九之少也其三者九之老也可謂得其旨矣愚謂其言滴三者九之少也正正舍少之意而諸儒以九寸之老當之可乎

呂氏春秋曰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令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律呂

上

律呂圖解

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也按呂氏春秋即太玄所謂其以爲度皆生黃鍾之意也蓋孫一氣之消長故律呂以次而生一天道之自然也諸儒乃以隔八相生三分損益爲律呂相生之次自漢以來承舛襲訛律呂之道弗得其傳非一日矣蓋三分損益者律以子午爲經而分左右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爲左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右左律比右律

各益三分。右律比左律各損三分。陽應陰縮之意也。隔八相生者。律以隔八而取。應聲如黃鐘爲宮。則以林陽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皆是隔八。陽倡陰和之理也。三分自三分。隔八自隔八。諸儒乃以三分合於隔八。以求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以爲律管長短之制。此律管之所以不得其數。反清爲濁。高下相凌。其原皆本於此。

黃鐘律本

黃鐘以三十起數者。蓋太極元氣。涵三爲一。始動於子。子爲天一之數。乾以一畫而包坤地之二。是爲三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律律 主

數故一生三。三可變而一不可變。故置一不用。以象太極。一非數也。非數而數以之成也。謝察微算經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蓋數之先也。此數之所以起於三也。故邵子曰。易數以三十起。邵伯溫曰。陰之生陽三而十之。是爲三十。是故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日三成。朞月三成。時歲三成。閏一月有三十。且一世有三十年。皇極經世以三十二反覆相因。是即黃鐘周於十二律之義也。太玄亦以三起數。三三相乘爲九。固起於黃鐘之律範之數也。伶州鳩曰。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宋蜀人

竊漢津上言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放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卽是此義。

黃鐘所以三十九分者。陽氣自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冬至生三十分。故其數三十。陽數用九。故又加之。以九分。夫氣之升降。豈真有分數之可言哉。蓋陽氣之亢。積至冬至而成一陽。適可以滿其三寸九分之管。聖人獨會其精。以管約之而已。三寸者。體數也。九分者。用數也。以黃鐘一律言之。自具體用之全。以黃鐘對十一律而言。則又黃鐘爲體。十一律爲用。以十一律皆生於黃鐘也。是故冬至十一月。中一陽生。其數九。至大寒十二月。中二陽生。二九一十八。並體數則爲四十八矣。故大呂四寸八分。至雨水正月。中三陽生。三九二十七。並體數則爲五十七矣。故太簇五寸七分。至春分二月。中四陽生。四九三十六。並體數則爲六十六矣。故夾鍾六寸六分。至穀雨三月。中五陽生。五九四十五。並體數則爲七十五矣。故姑洗七寸五分。至小滿四月中。六陽已極。六九五十四。並體數則爲八十四矣。故仲呂八寸四分。至此則陽長已

行陰消已盡必又加之以六分而為其九寸之管
者陰之餘空之數也。邵子曰：陰陽餘空之數各六，是
也。九者陽之極數也，六者陰之極數也。九極而六生
焉，又以見陽極將變而為陰之義。小滿至夏至五月
中為六十分，並體數則為九十分矣。夫生則為陽，消
則為陰，極於上則消於下。夏至一陰生，陽已消其一
九矣。至大暑六月中消其一九，猶有九九八十一分。
故林鐘八寸一分。至處暑七月中消其二九，猶有八
九七十二分。故夷則七寸二分。秋分八月中消其三
九，猶有七九六十三分。故南呂六寸三分。霜降九月
望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二
中消其四九，猶有六九五十四分。故無射五寸四分。
小雪十月中消其五九，猶有五九四十五分。故應鐘
四寸五分。至此則六陽消剝已盡，陰長已極。必又消
其六分而後復于黃鐘三寸九分者。陰之餘空之數
也。六極而九生焉，又以見陰極將變而為陽之義。九
極而六生焉，六自九而長也。六極而九生焉，九自六
而長也。夫律呂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
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謂莫不取法焉。陽之長也，六十
分其消也，亦六十分共一百二十分。消長靜極則動，
動則陽生，動極則靜，靜則陰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一陰一陽其機不息。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者，此也。孰謂黃鐘往而不返哉。

律呂之制

黃帝命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以其生而自然，圓
居空竅，厚薄均者，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
宮。次制十二管於崑崙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
律。是律之始制以竹也。但崑崙之竹遠隔異域，不可
必得。後世皆以宜陽金門山竹為管。按一統志：宜陽
縣名屬河南府，金門山一名律管山。又若丹陽記
志：桂林生簫管竹，亦可為律。丹陽記曰：江寧縣慈
山臨江生簫管竹，其竹圓異，衆處自伶倫採竹嶰
谿後，唯見此。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是金
門。慈姥之竹，首可為管。蓋律以竹為管者，天生自然
之器也。以黍為實者，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
之物實天生自然之器，則分寸之長短，容受之多寡，
聲音之清濁，權衡之輕重，一本之自然，而人焉不與
焉。此中和之聲所以出，而大樂所以成也。古人嘗謂
不出戶庭，知天下，不窺戶牖，見天道，聲律之謂也。樂
苑曰：律之為用，窮天地之聲，盡天地之教，播之於樂，
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變風俗，非至聖孰能與於此。

望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五

律呂之制

後世有作易竹以銅或以玉是以人爲之器實天生之素則分寸容受安得不差聲音輕重安得不素乎然上古聖人本陰陽審清濁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效陰陽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審音之清濁所以制長短律爲法也律當用竹無疑律之始造以竹爲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史記律書註釋名云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爲之律之以用銅者以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去 律呂之制

黃鍾十一月之管陽律也黍尺長三寸九分中空容

九方分周廣十分三釐八毫四絲六忽直徑三分四釐六毫一絲六忽面幕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內積三百五十一方分容秬黍五百二十粒其位在子一陽始生得乾之初九其卦爲復候於子半冬至之氣應焉聲有二用其在本律於五行屬木其音羽以之爲宮則屬中央土其聲極清謂之正宮以九分爲生數而上生大呂十一律皆繇此而起是爲聲氣之元律之本也

大呂十二月之管陰呂也長四寸八分其面幕中空周廣直徑之數皆與黃鍾同以下諸律雖長短有差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去 律呂之制

其空圖皆以九分爲限者法黃鍾也內積四百三十二方分容秬黍六百四十粒其位在丑二陽始生得乾之九二其卦爲臨候於丑半大寒之氣應焉其屬水其音羽以九分爲生數而上生太簇是爲元間也太簇正月之管陽律也長五寸七分內積五百一十三方分容秬黍七百六十粒其位在寅三陽始生得乾之九三其卦爲泰候於寅半而雨水之氣應焉其屬木其音角謂之清角於正聲爲商以九分爲生數而上生夾鍾

夾鍾二月之管陰呂也長六寸六分內積五百九十

四方分。容秬黍八百八十粒。其位在卯。四陽始生。得乾之九四。其卦爲大壯。候於卯。半春分之氣應焉。其屬木。其音角。以九分爲生數。而上生姑洗。是爲二間也。

姑洗。三月之管。陽律也。長七寸五分。內積六百七十五分。容秬黍一千粒。其位在辰。五陽始生。得乾之九五。其卦爲夬。候於辰。半穀雨之氣應焉。其屬木。其音角。於正聲爲角。以九分爲生數。而上生仲呂。

仲呂。四月之管。陰呂也。長八寸四分。內積七百五十六分。容秬黍一千一百二十粒。其位在巳。六陽已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極得乾之上九。其卦爲乾。候於巳。半小滿之氣應焉。其屬火。其音徵。以六分爲生數。而上生蕤賓。是爲三間。

蕤賓。五月之管。陽律也。長九寸。內積八百一十方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其位在午。一陰始生。得坤之初六。其卦爲姤。候於午。半夏至之氣應焉。其屬火。其音徵。於正聲爲變徵。以九分爲消數。而下生林鍾。又六陰皆繇此以成。是爲聲氣之極。故爲黃鍾之變也。度量衡皆繇此以起。所謂萬事根本者此也。與黃鍾爲諸律之經。左右諸律皆爲之緯也。

林鍾。六月之管。陰呂也。長八寸一分。內積七百二十九分。容秬黍一千八十粒。其位在未。二陰始生。得坤之六二。其卦爲遯。候於未。半大暑之氣應焉。其屬土。其音徵。於正聲爲正徵。以九分爲消數。而下生夷則。是爲四間。

夷則。七月之管。陽律也。長七寸二分。內積六百四十八分。容秬黍九百六十粒。其位在申。三陰始生。得坤之六三。其卦爲否。候於申。半處暑之氣應焉。其屬金。其音商。以九分爲消數。而下生南呂。

南呂。八月之管。陰呂也。長六寸三分。內積五百六十七分。容秬黍八百四十粒。其位在酉。四陰始生。得坤之六四。其卦爲觀。候於酉。半秋分之氣應焉。其屬金。其音商。於正聲爲羽。以九分爲消數。而下生無射。是爲五間。

無射。九月之管。陽律也。長五寸四分。內積四百八十六分。容秬黍七百二十粒。其位在戌。五陰始生。得坤之六五。其卦爲剝。候於戌。半霜降之氣應焉。其屬金。其音商。以九分爲消數。而下生應鍾。應鍾。十月之管。陰呂也。長四寸五分。內積四百五十分。容秬黍六百粒。其位在亥。六陰已極。得坤之上六。

其卦爲坤。候於亥半。小雪之氣應焉。其屬水。其音羽。於正聲爲變宮。以六分爲消數。而上生黃鐘。是爲六間。

律本圖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帝王世紀曰。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霧三日。三夜黃帝之洛水上。見大鯢負圖書。是河圖洛書。俱出上古之時。故伏羲因之。而畫卦。黃帝因之。而制律呂。所以圖中有書。書中有圖。相爲體用。一出於自然。

皇明世法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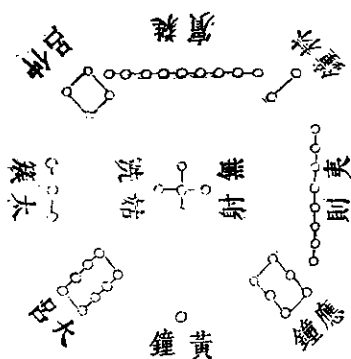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三

樂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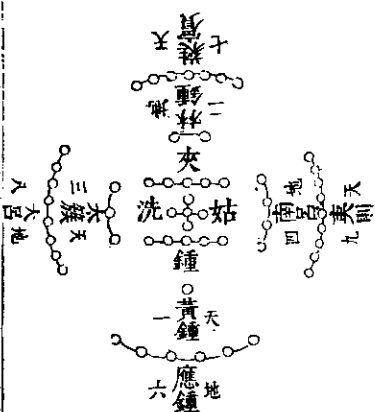
干

律呂之制

律呂體合洛書之圖



律呂用合河圖之圖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至

律呂之制

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呂之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以四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此洛書之數也。律呂之數。黃鐘以九。合一。即洛書一之在北也。蕤賓之九。即洛書九之在南也。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洛書之一與九對。即律呂之子午俱九也。太簇以七。合三。即洛書三之在東也。夷則之七。即洛書七之在西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洛書之三與七對。即律呂之寅申俱七也。林鐘以八。合二。即洛書二之在西南也。大呂之八。即洛書八之在

京北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洛書之
八對。卽律呂之丑未俱八也。仲呂之四。卽洛書四
之在東南也。應鍾以四舍六。卽洛書六之在西北也。
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洛書之四與六對。
卽律呂之巳亥俱四也。姑洗無射之五。卽洛書五之
在中也。夾鍾南呂之六。地之中數。又爲六數之重。故
不用也。洛書之陽。得天一之數而左旋。天體圓者
徑一圖三。三各一奇。故三其一而爲三。是故一在北。
一而三之。故三在東。三其三爲九。故九居南。三其九
爲二十七。故七居西。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而一復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主

律呂圖書

居於北也。律則爲陽。其黃鍾之一。太簇之三。蕤賓之
九。夷則之七。亦皆順而左旋。有以符洛書左旋之義。
洛書之陰。得地二之數而右轉。地體方。方者徑一圖
四。四爲二偶。故兩其二爲四。地上之數。起於二陰。資
以爲始。位在西南而右轉。故二居西南。二其二爲四。
故四居東南。二其四爲八。故八居東北。二其八爲十。
六。故六居西北。二其十六爲三十二。而二復居西南。
呂則屬陰。其林鍾之二。仲呂之四。大呂之八。應鍾之
六。亦皆逆而右轉。有以符洛書右轉之義。律呂體數
本於洛書。而其用數。則本於河圖。黃鍾在子。天一之

數也。黃鍾生林鍾。地二之數也。林鍾生太簇。天三之
數也。太簇生南呂。地四之數也。南呂生姑洗。天五之
數也。姑洗生應鍾。地六之數也。應鍾生蕤賓。天七之
數也。蕤賓生大呂。地八之數也。大呂生夷則。天九之
數也。夷則生夾鍾。地十之數也。夾鍾生無射。無射生
仲呂。皆爲十數之重。又爲地數之終而不用也。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以四
生數統四成數。而同處其方。河圖之數也。蓋天以一
生水。一得五爲六。故地以六成之。而一六共宗。居北
地以二生火。二得五爲七。故天以七成之。而二七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律呂圖書

主

律呂圖書

朋居南。天以三生木。三得五爲八。故地以八成之。而
三八同道。居東。地以四生金。四得五爲九。故天以九
成之。而四九爲友。居西。律呂用數。皆隔八相生。亦一
六在北。二七在南。三八在東。四九在西。五十在中。非
河圖之數。而何。河圖體圓。而用方。方者兩地之象也。
其數偶。故聖人以此而畫卦。律呂之用數。皆隔八而
生。則八卦之象也。洛書體方。而用圓。圓者三天之數
也。其數奇。故聖人以此而敘曉。律呂之體數。皆以九
而成。則九疇之數也。圖書互爲體用。在所主何如耳。
主圖而言。圖爲體。書爲用。主書而言。書爲體。圖爲用。

故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河圖洛書。相爲經緯也。體則對待而不可缺。用則往來而不可窮。

律呂之體。一六在北。三八在東。二七在西。四九在南。至其爲用。則一三五之位不易。而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間。陽動主變故也。然陽於東北。則不動於西南。則互遷者。蓋東北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方。陽主進數。又必進於極而後變也。律呂之變。與圖書之變一也。

洛書之數。逆則相克。對則相生。律呂體數。其生克亦與洛書同焉。北方一六水。克西方二七火。西方二七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律呂

五

律呂

火。克南方四九金。南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東方三八木。克中央五五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以對待言之。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是克制之中。而有生生不窮之理焉。

河圖之數。順則相生。對則相克。律呂用數。其生克與河圖同焉。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五土。五五土生四九金。左旋一周而金復生水也。至於南北相對。則水克火。東西相對。則金克木。蓋天道左行爲順。五行所以相生。天道右行爲逆。五

行所以相克。相克所以相成也。大抵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者萬物之所出也。出則有命。克者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四時之所以錯行。五行之所以迭運。一造化自然之妙也。

律呂之義

律呂之義。諸家之說不同。爾雅曰。律謂之分。郭璞註曰。律管可以分氣者也。春秋元命苞曰。律之爲言率也。所以率氣令達也。註云。率猶導也。蔡邕月令註曰。律率也。聲之管也。截竹爲管。曰律。爲清濁之率也。一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侶也。言陰爲陽之侶也。總言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一曰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以其皆述陽氣。而上下通焉。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是故十二月分陰陽。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不言呂者。陽統陰也。六律亦謂之六始。始六陰也。六呂謂之六闕。闕六陽也。亦謂之六同。同六陽也。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爲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聚也。呂物所匹也。又曰鍾中也。應也。應謂吹灰。觀此則律呂之義明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律呂

五

律呂

黃鍾十一月律。十一月斗建子。子者萃也。黃鍾子之氣萬物萃萌於子。故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鍾。黃鍾之爲義衆說不同。一曰鍾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一曰黃鍾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鍾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率前萬物爲六氣元也。一曰黃土之色也。鍾種也。言以土之氣布種物也。一曰鍾聚也。陽氣潛動於黃泉聚養萬物。故曰黃鍾。陳陽曰鍾之爲義。非所以爲種與鍾也。亦非所以爲動也。一於止聚而已。按衆說不同。亦無大異。要之不過言陽氣始萌於黃泉。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樂律

天

律呂之義

聚而生物之義。大玄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其義則得之矣。國語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養六氣者主陽而言也。陽律六也。宣養九德者主數而言也。陽數九也。韋昭以陰陽風雨晦明爲六氣。以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爲九德。非也。前律曆志云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又曰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大呂十二月律。十二月斗建丑。丑者紐也。大呂丑之氣萬物紐芽于丑。故建丑之律陰氣旅助於陽。謂之

大呂。史記律書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振。劉歆曰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芽物也。蓋大呂以黃鍾爲主。黃鍾以大呂爲助。主則用事。旅則助之而已。故國語曰元間大呂助陽宣物也。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間以陽爲首。不名其功。歸功於上之義也。極而論之。陰不極則陽不芽。陽不極則陰不萌。生陽莫如子。而亥實芽焉。生陰莫如午。而已實萌焉。陽芽於亥。達而至於丑。可名於大矣。故謂之大呂。陰萌於巳。採端求之。可名於小矣。故謂之小呂。太簇正月律。正月斗建寅。寅者蟄也。寅則萬物蟄蟄。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一 樂律

毛

律呂之義

也。蟄蟲也。太簇寅之氣萬物引達於寅。故建寅之律萬物湊地而出。謂之太簇。太者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劉歆曰太簇言陽氣大湊地而達物也。豈非天地交萬物通之義歟。是時陽出而上。陰入而下。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通矣。故曰太簇。國語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蓋太簇於黃鍾爲商。故爲金奏。贊佐也。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前律曆志云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根通。簇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萬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爲義。故太簇爲人統。蔡邕月令註曰太

鍾名上古本陰陽別風聲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故
鉤金作鍾以正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效升降之氣而
鍾不可用乃截竹爲管曰律爲清濁之率也以律長
短爲制正月律與太簇相中也言出於鍾乃置深室
葭葦爲灰以實其端月氣既至則灰飛管通古以鍾
律齊其聲後人不能測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以正
矣愚謂此說非也必先有律然後可以制鍾故曰計
律爲鍾若無律則鍾何自而制哉

夾鍾二月律二月斗建卯卯則茂茂然夾鍾者始夾
也夾鍾卯之氣萬物冒茂於卯故建卯之律陰陽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律呂之義

氣相夾而聚謂之夾鍾言陰氣夾助陽氣而出助太
簇宣氣而種物也又曰夾佐也謂時尚未盡出陰德
佐陽而出物也又曰夾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
也蓋二月爲天門萬物至此冒萌而闢戶天門之象
也夾鍾亦謂之闔鍾仲春於時主規陽氣始出其形
卷然同旋故物皆勾萌應規之闔也故謂之闔鍾祭
天之樂必以闔鍾爲宮以其爲帝所出之方也自其
主規言之謂之闔鍾自其爲陽中而左右夾之又謂
之夾鍾傳曰分爲二陽乃有夾稱國語曰二間夾鍾
出四隙之細也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

物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爲陽中萬物始生
四時之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
夾鍾出四時之微氣也

姑洗三月律三月斗建辰辰則振振之也姑洗辰之
氣萬物振美於辰故建辰之律萬物潔齊謂之姑洗
姑必也洗潔也言陽氣洗濯萬物必潔齊也劉歆曰
陽氣洗物幸潔之也幸必也必使之潔也司馬遷曰
萬物洗而生也或謂姑枯也洗濯也物生新潔洗除
其枯改柯易葉也或謂姑故也洗鮮也言陽氣養生
萬物去故就新也莫不鮮明也國語曰姑洗所以脩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律呂之義

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姑洗於黃鍾爲角是月百物脩
潔故用之宗廟所以考神用之宴享所以納賓也考
合也

仲呂四月律四月斗建巳巳則生已定也仲呂巳之
氣萬物已盛於巳故建巳之律陽已盛而陰萌微陰
始起未成居中助陽故謂之仲呂謂陽氣盛長陰助
成功也助姑洗宣氣而齊物焉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方是時陽出在外而盛大陰
入在中而微小又謂之小呂國語三間仲呂宣中氣
言陽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

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陽之月也

寅賓五月律五月斗建午午者忤也疑賓午之氣萬物留難於午故建午之律陰繼於陽而賓之謂之疑賓蓋五月一陰生而爲主乎內五陽消而爲賓乎外疑則下垂之貌也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陽雖爲賓陰必萎蕤而下之等賓之意也白虎通曰疑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敵之國語曰疑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疑萎蕤柔貌也言陰氣爲主萎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司馬遷曰陰氣幼小故曰疑陽不用事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律

三

律呂之義

曰賓

林鍾六月律六月斗建未未者昧也林鍾未之氣萬物愛昧于未故建未之律萬物成熟其類衆多謂之林鍾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故謂林鍾前律曆志云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於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鍾爲地統所以含陽之施林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又曰林鍾呂之首陰之變也又爲中央土有君之道焉故劉歆曰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疑賓君主種

物使長大懋盛也蓋五事以思爲主五行以土爲主

土行雖分旺四季其正位實在於未月今十二月皆言律中某律特中央言律中黃鍾之宮者以土於四時無不在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夫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黃鍾五聲本於宮八音本於土黃中夾正色宮音屬土又爲君故配之中央以中央無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黃鍾之宮爲聲律之本黃鍾本十一月之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六十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如土爲木火金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律

三

律呂之義

水之根本故以配中央土非以候氣言也國語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林鍾於黃鍾爲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物和審百事無有僞詐使莫不任其職肅速其功大敬其職也又謂之函鍾者以未爲地統有含洪之義也故周禮凡樂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示可得而禮矣

夷則七月律七月斗建申申者申也夷則申之氣也萬物申堅於申故建申之律萬物夷易各有儀則謂之夷則蓋至於此則申陽所爲速陰事以成之而已

於七月則三陰用事厥民夷之時也。方厥民夷之時萬物莫不華而實之。雖未及屯亦各有儀則矣。通典云七月萬物將成平均結實皆有法則故謂之夷則國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也言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故可詠歌九功之則使無疑二也又曰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故劉歆曰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蓋夷則之律其聲則陽其時則陰方是時陰生於內而陽盛於外雖謂之陽聲可也

南呂八月律八月斗建酉酉者飽也南呂酉之氣萬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圭 律呂之氣

物留熟於酉故建酉之律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謂之南呂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八月初物皆成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助助陽成功也白虎通曰呂任也言陽氣尚有任也陳陽曰日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故書於仲夏謂之南說也蓋萬物以陽生以陰死陰生乎午則日過乎南日過乎南故以南言之非謂南之爲言任也配律之陽故以呂言之非謂呂之爲言旅也國語曰五閏南呂贊陽秀也贊佐也榮而不實曰秀言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則陰之所成者事故也其於黃

鍾爲羽

無射九月律九月斗建戌戌者滅也無射戌之氣萬物畢入於戌故建戌之律陽無終極終而復始故曰無射射厭也巳也六律始於黃鍾終於無射其時則陰其聲則陽陰窮乎上陽反乎下終而復始之時也然陰用事物之所厭也與陽用事異矣此五陰已窮一陽將復其律所以爲之無射也白虎通曰射終也言萬物隨陰而終當復隨陽起無有終也劉歆曰陽氣究物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巳也今夫陰爲威陽爲德威則人畏而厭之德則人愛而樂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圭

律呂之氣

故國語只曰無射所以宣布指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言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宣布前哲之德示民道法也大司樂乃奏無射以享先祖豈非祖有德天下皆愛而樂之故耶應鍾十月律十月斗建亥亥者闕也外謂曰闕應鍾亥之氣萬物該藏於亥故建亥之律陰氣應陽積聚以該藏萬物故謂之應鍾應和也謂歲功皆成應和陽功而收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藏塞爲萬物作種也萬物之理凡屬乎陽者唱凡屬乎陰者應十月純陰用事方是時萬物以陰藏歸根復命

而闕於亥矣。國語曰：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俱備，時物均利，百官器用，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

朱子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秦滅學而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儀等篇，乃其義疏耳。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長短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又曰：今之士大夫，問以五聲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以樂學，使士大夫習之，必有精通者出。

律呂之數

律呂之數，不見於五經，所以諸儒之說，卒無定論。朱子曰：吾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安頓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夫律數雖亡，然散見於諸書，亦自有可考者，顧人之弗察耳。其端載於周禮，其詳著於太玄，其用見於唐史，苟能推類以求之，

則度數可得而亡，樂可復矣。所謂百度得數而有常者此也。

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上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理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至於澤中之方，上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六變八變九變，是因律數而變從之。陳賜釋之有曰：聲本於日，而律本於辰，故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重

律呂之數

已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蓋圜鍾卯位之律也，而丁爲之幹，故其樂六變函鍾未位之律也，而乙爲之幹，故其樂八變黃鍾子位之律也，而甲爲之幹，故其樂九變可謂得其旨矣。緣此推之，則南呂亦當六變，大呂亦當八變，庭實亦當九變。至於太簇夷則皆七變，姑洗無射皆五變，仲呂應鍾皆四變，又可識矣。太玄曰：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併律呂之數，或還成否，凡七十有八，黃

經之數立焉其以爲度也皆生黃鍾按此卽律呂之
真數子雲必有所見誠諸儒之所未及也子爲黃鍾
其分數九千爲純實其寸數九千午所以俱九者子
一陽生午一陰生皆得天一之數一合九故其數俱
九爲老陽之數丑爲大呂其分數八未爲林鍾其寸
數八丑未所以俱八者丑二陽生未二陰生皆得地
二之數二合八故其數俱八爲少陰之數寅爲太簇
其分數七申爲夷則其寸數七寅申所以俱七者寅
三陽生申三陰生皆得天三之數三合七故其數俱
七爲少陽之數卯爲夾鍾其分數六酉爲南呂其寸
數六卯酉所以俱六者卯四陽生酉四陰生皆得地
四之數四合六故其數俱六爲老陰之數辰爲姑洗
其分數五戌爲無射其寸數五辰戌所以俱五者辰
五陽生戌五陰生皆得天五之數也五合五故其數
俱五五爲天之中數巳爲仲呂其分數四亥爲應鍾
其寸數四巳亥所以俱四者巳六陽巳極亥六陰巳
極皆得地六之數六合四故其數俱四四爲老陰之
位處陰陽窮極之時而有將變之機所以爲之變宮
變徵也律四十二者陽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
呂三十六者陰呂八六四而倍之故三十六還者還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圭

律呂之數

以爲律謂自子至巳否者重數不以爲律謂自午至
亥律呂之數雖七十有八合之則三十九也其所以
合之者蓋律呂之數用陽而不用陰自子至巳爲陽
其數九八七六五四共三十有九故曰黃鍾之數立
焉自午至亥爲陰其數亦九八七六五四則合於陽
而不用雖七十有八而止用三十九焉其以爲度也
凡十一律皆生於黃鍾謂黃鍾以九分爲度而生十
一律

太玄又謂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者何耶蓋
一日二分三百六十四日半該七百二十九分一分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圭

律呂之數

又作九分一日十八分三百六十四日半該六千五
百六十一分一分又作二十七秒二分該五十四秒
一日十八分該四百八十六秒三百六十四日半該
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秒故曰始於十有八策
終於五十有四者此也

楊子太玄蔡氏洪範皇極皆本於律呂太玄之數全
是律呂洪範皇極之數全是太玄是故律呂以九分
爲生數太玄洪範亦以九分爲生數九其九爲八十
一黃鍾生數積八十一分故太玄有八十一家洪範
有八十一圖九其八十一爲七百二十九律呂縱數

有七百二十九分故太玄有七百二十九分洪範每
九圓爲一九一九有七百二十九分九其七百二十
九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律呂積數有六千五百六十
一分故太玄一日有十八策一歲亦六千五百六十
一策洪範八十一圖一歲亦六千五百六十一卦天
數始於一而終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故曰一實萬分
萬復一矣數終而復於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乎

律呂之數有縱長有橫積自縱數言之黃鍾三十九
分大呂四十八分太簇五十七分夾鍾六十六分姑
洗七十五分仲呂八十四分蕤賓九十分林鍾八十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一

元

律呂之數

一分夷則七十二分南呂六十三分無射五十四分
應鍾四十五分共七百七十四分除應鍾四十五分
爲四數猶有七百二十九分楊子雲得之以爲太玄
之數者此也太玄以天地人分爲三方一方統三州
三其三爲九故有九州一州統三部三其九爲二十
七故有二十七部一部統三家三其二十七爲八十
一故有八十一家一家有九贊九其八十一故有七
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
七百二十九贊合爲三百六十日餘九贊爲四月生
以清瀛二贊以足五日四分日之一合周天之度

以爲圓數清瀛二數非於律數之外加之也特於體
數四十五分之中取其一分五釐以爲圓焉耳蔡氏
弗察以清瀛爲無用是不知其爲律呂之數也太玄
之數其得律呂之縱數矣乎故太玄曰自則成物曆
則編時律曆交道聖人以謀又曰律呂孔幽曆數匿
紀又曰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清瀛焉以合歲之日
而律曆行太玄者曆也其數卽律呂也得太玄之數
則律呂之數爲益明矣自積數言之黃鍾三百五十
一分大呂四百三十二分太簇五百一十三分夾鍾
五百九十四分姑洗六百七十五分仲呂七百五十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一

元

律呂之數

六分蕤賓八百一十分林鍾七百二十九分夷則六
百四十八分南呂五百六十一分無射四百八十六
分應鍾四百五十分共六千九百六十六分除應鍾四
百五十分爲體數猶六千五百六十一分蔡氏得之以
爲洪範皇極之數者此也其數始於一參於三究於
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是故一九而
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
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
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故洪範皇極之數以九
九爲圓圖曰一一冬至二立春三三春分四四立

夏五夏至。六六立秋。七七秋分。八八立冬。九九復
爲冬至。又分九九爲八十一圖。一九爲八候。一候爲
五日。九候爲一節。一節爲四十五日。八節爲三百六
十日。而一歲周矣。一冬至者指原卦之策而言。二
變俱一也。二立春者指冲卦之策而言。二變俱二
也。三春分者指從卦之策而言。二變俱三也。四四
立夏者指公卦之策而言。二變俱四也。五五夏至者
指中卦之策而言。二變俱五也。六六立秋者指用卦
之策而言。二變俱六也。七七秋分者指分卦之策而
言。二變俱七也。八八立冬者指戒卦之策而言。二變
俱八也。九九復爲冬至者指終卦之策而言。二變俱
九也。冬至始於一一。而終於九九。一歲首尾於冬至
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一圖又分爲八十一卦。一
卦爲一分。以八十一乘八十一。則六千五百六十一
也。又以四百五十分爲體數。爲九九方圖。一九四十五
九共四十五。則四百五也。四百五雖不用。而八十一
圖之中。無非四百五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十六其
四百五也。猶有八十一數。五分其四百五。則亦八十
一矣。亦猶四十五雖不用。而常行於七百二十九之
中。七百二十九者。十六其四十五也。餘九分者。爲九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算律

聖

律呂之數

十。二之亦得四十五。其數之妙。皆本於自然。但不
可以九九爲重數耳。再加一十三分五釐。以爲閏數
可也。

五聲所起

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亦謂之五聲。主夫人聲氣所
出。升降清濁爲則。人心感物而動。形於言之謂聲。曰
其聲有高下清濁之殊。之謂音。音與聲非有二也。樂
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曰。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成方者。言其曲折之有法也。成文者。
言其清濁高下之有節也。夫聲之變而生音。成方成
文。卽聲之變也。聲之變。卽虞書所謂聲依永也。而又
言律和聲者何也。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
括之。五聲中又各有高下。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分
爲十二等。使其清濁有一定之體。所謂律和聲也。律
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氣。言當依聲是律呂亦本人
聲而制也。所以然者。以人聲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
聲。故五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太玄謂聲以情質。律
以和聲。先儒謂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
效人。非效樂者是也。蓋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
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繇此而生。五音未正。則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算律

聖

五聲所起

宮求之律呂律呂未定亦當求之五音

宮爲君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爲臣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憂其民怨徵爲事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羽爲物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危其財匱如此則聲律不諧失其所謂中聲者矣蓋六律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此律所以不可不和聲也

五聲之序

五聲者官商角徵羽也凡作樂一均之內各有五調一調之內各有五聲並變宮變徵而七其爲序也亦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聖

五聲之序

有二說一曰官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一曰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序也亦非截然爲二也於相生之中而寓乎清濁之等其相生之有序卽孔子所謂釋如也其清濁之有序卽孔子所謂徵如也故分爲二義以列於後

自五聲相生之次而言如黃鍾一調黃鍾爲宮則下生林鍾爲徵林鍾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姑洗下生應鍾爲變宮應鍾上生蕤賓爲變徵他律爲宮其相生亦是如此自五聲清濁之次而言官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

事羽爲物樂家大率最忌臣民凌君然當高者或正當下者或高而有奪倫之患故立此五聲以調之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若民若事若物皆當以此降殺是故宮爲君足以御臣商爲臣足以治民角爲民足以興事徵爲事足以成物羽爲物足以制用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記曰樂行而倫清又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又曰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皆謂此也

五音官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尊卑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聖

五聲之序

有序不可相踰變聲以謂事物則或過於君聲無嫌六律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聲皆清矣

五聲之數

五聲之數當以黃鍾一均之數爲準的宮聲三十九徵聲八十一商聲五十七羽聲六十三角聲七十五變宮聲四十五變徵聲九十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數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不過五太玄所謂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者是也以日辰之數推之黃鍾爲宮其位

在子子之數九甲爲子干其數亦九故宮聲三十九也其鐘爲徵其位在未未之數八乙爲未干其數亦八故徵聲八十一也太簇爲商其位在寅寅之數七丙爲寅干其數亦七故商聲五十七也南呂爲羽其位在酉酉之數六丁爲酉干其數亦六故羽聲六十三也姑洗爲角其位在辰辰之數五戊爲辰干其數亦五故角聲七十五也應鍾爲變宮其位在亥亥之數四巳干不及祇以亥起數故變宮聲四十五也蕤賓爲變徵其位在午午之數九甲爲午干其數亦九故變徵聲九十也午前六律主息故用其分數午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聖

五聲之數

六律正清故用其寸數日十不及巳庚辛壬癸者以其數合於前五干之內如甲與巳合之類是也此特五聲之用數耳故商羽二聲皆非其本數所以用其用數者以黃鍾一均爲諸調之綱領也

若專以五聲之體數而言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聲中黃鍾之宮故黃鍾爲正宮其數三十九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左其聲爲角故太簇爲清角其數五十七夾鍾爲正角其數六十六姑洗爲慢角其數七十五春三月作樂則用焉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其上其聲爲徵故仲呂爲慢徵其數

八十四蕤賓爲正徵其數九十林鍾爲清徵其數八十一夏三月作樂則用焉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其右其聲爲商故夷則爲慢商其數七十二南呂爲正商其數六十三無射爲清商其數五十四秋三月作樂則用焉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其下其聲爲羽故應鍾爲清羽其數四十五黃鍾爲正羽其數三十九太呂爲慢羽其數四十八冬三月作樂則用焉角調於春徵調於夏宮調於季夏商調於秋羽調於冬此五聲適四時之正五聲之體也記所謂動四氣之和終始象四時者此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聖

五聲之義

五聲之義

一曰宮爲君官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音樂志曰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焉宮屬土其數五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其數五朱子曰五居中央爲天地冲氣蓋天五居辰極中而貫四時地五居河洛中而統四方圖中五點土居中央外四點北水南火東木西金是也官在中間春角夏徵秋商冬羽音皆別惟此曰宮故曰土爲冲氣是爲貞君以爲五行之主官之爲聲爲四聲之綱猶之宮室之官而覆乎四隅也其時爲季夏氣和則

聲謂其日戊巳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戊巳戊
巳也巳言起也至此時萬物茂盛抑屈皆起也其辰
在未其寄旺於辰戌丑未月天干有十地支有十二
日月爲陽而日者陽之陽也故天干謂之十日星辰
爲陰而辰者陰之陰也故地支謂之十二辰辰取其
延長未取其冥昧者也戌取其悉成丑之言畜也畜
養萌芽也其律中黃鍾之宮中猶應也黃鍾候氣之
管本位乎子何緣復應未月土居中無候氣之法特
以黃鍾之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故虛設律於其月
實不用以候氣也蓋以土寄王四時之末故從四時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聖明世法錄

之管而不別候氣也其帝黃帝黃中央正色帝即軒
轅氏土德之君也其神后土后土顓頊氏之子曰黎
初勾龍爲后土後祀以爲社后土官闕黎雖火官實
兼后土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土王之時佐黃帝
而並祀之其蟲倮倮蟲無毛羽鱗介四方夷狄之類
是也倮倮人類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
水火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配土大戴禮云倮蟲三
百六十聖人爲之長其精勾陳勾陳六星居紫宮之
中屬土中央之宿也其星填星土星也其嶽嵩山其
生金其勝水其色黃其味其其臭香土爰稼穡稼穡

作其而其臭則香其藏其性信其情恐其事思其
信其徵風休徵則時風若答徵則恒風若其道皇
極之象也皇極五數居中故爲君道人君能建立
皇極作德天地釐正四時思無不中太信彰於天下
則和氣薰蒸年穀豐稔人民蕃育四夷來貢紫宮明
潤星辰順軌八風時若萬物效靈貨財蕃殖水不沸
騰而天下太和矣於是形見於樂則宮聲清越無牽
倫之患是以和神人而格天地矣故曰聞宮音使人
溫舒而廣大

二曰商爲臣商者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臣以卑義
爲忠故商爲臣一曰商之爲言彊也謂金性之堅彊
也商屬金秋之盛德在金也其數九地四生金天九
成之故其數九其時爲秋其位西方秋氣和則商聲
調其日庚辛日之行秋西從白道庚辛在西方故曰
庚辛也庚取其改庚辛取其萬物皆辛熟也其辰申
酉申取其燭熟酉取其畢成可留聚也其律中夷則
七月建申以夷則之管候之孟秋之氣至則夷則之
律應其帝少皞少皞本狀秋氣之收而金天氏金德
之君也故以爲配其神蓐收蓐收之言收斂繁華之
狀以少皞之子曰該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秋祀之

聖明世法錄

聖明世法錄

以佐少異其蟲毛毛蟲狐貉之類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其精白虎西方奎婁胃昂畢昴參七宿有虎之象其星太白金星也其嶽華山其生水其勝木其色白其味辛其臭腥從華作辛而其臭則爲腥其臟肺其性義其情憂其事聽其主和其徵寒休徵則時寒若咎徵則恒寒若其道忠順臣之象也若人臣克盡臣道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則義得矣效驗亦各以其類至形見於樂則樂聲凝敏而無陵壞故曰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

三曰角爲民角者觸也謂象著陽氣觸物而生也又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哭 五聲之義

曰物觸地而出巖芒角也又曰角形之上穹善觸而難制而小民之難保如之然則角之爲觸其來尚矣角屬木春之盛德在水也其數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舉木之成數而言故其數八爲東方爲春春氣和則角聲調其日甲乙日之行東方從青道甲乙在東方故曰甲乙甲取其孚甲而生乙之言軋也取其相軋而出也其辰寅卯寅敬也書實饒納日此之謂也卯取其昌卯而生也律中太簇正月建寅以太簇之管候之孟春之氣至則太簇之律應焉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太皞本狀春之生氣而帝伏羲氏木德之君

後王因以配之勾芒本狀發生之形而少皞之子曰重爲太官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以佐太皞勾取其勾屈而生芒取其有芒角也其蟲鱗鱗蟲龍蛇之屬其精蒼龍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有龍之象其星歲星木星也其嶽泰山其生水其勝土其色青其味酸其臭羶木曲直作酸而其臭則爲羶其臟肝其性仁其情怒其事視其徵煥休徵則時煥若咎徵則恒煥若其道遵王民之象也若百姓太和則仁得矣於是形見於樂則樂聲圓徹足以感人效驗各以其類至故曰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哭 五聲之義

四曰徵爲事徵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又曰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又曰徵之爲義出無而驗有者也徵屬火夏之盛德在火也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其數七爲南方爲夏夏氣和則徵聲調其日丙丁日之行夏南從赤道丙丁在南故曰丙丁丙取其炳明丁取其丁壯也言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也其辰巳午巳取其已應午取其郭布也律中仲呂四月建巳以仲呂之管候之孟夏氣至則仲呂之律應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融炎本狀炎熱之氣而帝神農氏火德之君故以配之炎帝即大庭氏祝融

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律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行用事者王故王廢故曰迭相竭也本猶根也本立則道生如水生水木生火之類以成四時也十二律相生者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是也還相爲宮者每管有一宮聲旋相爲十二管之宮也每宮又各有商角徵羽而共成六十調矣當月者各自爲宮十二辰爲十二宮子月以黃鍾爲宮丑月以大呂爲宮十二宮皆如此推但其次序則不以十二辰爲序而以十二律相生之次爲序起於黃鍾而終於仲呂故朱子儀禮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聖

通辭載還宮之圖第一宮黃鍾第二宮林鍾第三宮太簇第四宮南呂第五宮姑洗第六宮應鍾第七宮蕤賓第八宮太呂第九宮夷則第十宮夾鍾第十一宮無射第十二宮仲呂十二管至仲呂而變而復還於黃鍾一歲之候也
官雖十二合之不過六樂而已故周禮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奏夷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陰聲也律則左旋呂則

右轉庭奏以陽聲爲調故秦言律升歌以陰呂爲聲故歌言呂取其相合而已凡六呂爲宮其所奏仍是陽聲合之不過只是六樂也其所異者特變之數有不同耳凡黃鍾蕤賓爲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仲呂應鍾爲宮其樂四變皆從日辰之數卽周禮圖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之義也變更也樂成則更奏也其律則左旋呂則右轉者何也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聖
制六同以象之六律陽也左旋以合陰始於黃鍾而終於無射六同陰也右轉以合陽始於大呂而終於夾鍾是故斗柄建子則日月會於丑次星紀斗柄建丑則日月會於子次玄枵此黃鍾大呂所以爲之合也斗柄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次枵斗柄建辰則日月會於寅次析木此太簇應鍾所以爲之合也斗柄建巳則日月會於卯次大梁斗柄建未則日月會於辰次壽星此姑洗南呂所以爲之合也斗柄建午則日月會於未次鶉首斗柄建申則日月會於午次鶉火此蕤賓林鍾所以爲之合也斗柄建酉則日月會

於已次鶉尾斗柄建巳則日月會於申次實沈此夷則仲呂所以爲之合也斗柄建戌則日月會於卯次大火斗柄建卯則日月會於戌次降婁此無射夾鍾所以爲之合也故旋宮之法律必左轉呂必右行二律常合而爲一者蓋本諸此

一宮之中各有四調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調如黃鍾爲宮則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並黃鍾共五調此黃鍾一宮之調也十二律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謂黃鍾定爲宮林鍾定爲徵太簇定爲商南呂定爲羽姑洗定爲角也故朱子曰律凡十二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是黃鍾一均之聲也立調之法亦有不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書

還和爲宮之調

同蔡氏謂皆逆轉如黃鍾爲宮則無射爲商夷則爲角仲呂爲徵夾鍾爲羽韓氏以爲外調而以太姑林南爲內調一宮有十二調十二宮皆然其說非也蓋調雖有五卽不出于七聲之外特變宮變徵不爲調耳若曰逆轉則於本宮之七聲何預故李氏以謂不可曉也

官商角徵羽五聲有體有用體者一定而不移用者

周流而不窮者也以言其體甲乙角也居東方屬木於時爲春太簇夾鍾姑洗三律其音皆角丙丁徵也居南方屬火於時爲夏仲呂蕤賓林鍾其音皆徵戊巳宮也居中央屬土於時爲季夏聲中黃鍾之宮惟黃鍾一律爲正宮黃鍾本羽音也而以爲正宮者何也蓋商角徵羽皆有一定之位惟土屬宮無一定之位雖無一定之位而四音之起皆自宮始是爲衆樂之長故以爲君亦猶五行木火金水皆有一定之位惟土寄王於四時無一定之位而爲五行之根本故以宮音配之中央土而屬土也以黃鍾爲正宮者官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書

還和爲宮之調

爲五音之長黃鍾爲十二律之長其聲最尊者也故爲正宮庚辛商也居西方屬金於時爲秋夷則南呂無射其音皆商壬癸羽也居北方屬水於時爲冬應鍾蕤賓大呂其音皆羽以言其用十一月用樂則以黃鍾爲宮是爲羽之正宮一宮又有四調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是黃鍾一宮之調也十二月用樂則以大呂爲宮夷則夾無射爲調正月用樂則以太簇爲宮南姑應蕤爲調二月用樂則以夾鍾爲宮無射黃林爲調三月用樂則以姑洗爲宮應蕤大夷爲調四月用樂則以仲呂爲宮黃林太南爲

謂三月用樂則以蕤賓爲宮大夷夾無爲調六月用樂則以林鍾爲宮太南姑應爲調七月用樂則以夷爲宮夾無仲黃爲調八月用樂則以南呂爲宮姑爲調九月用樂則以無射爲宮仲黃林太爲調十月用樂則以應鍾爲宮蕤大夷夾爲調一調又有七聲其詳見於朱子儀禮通解備錄於左

官丁徵上商主羽上角下變宮上變徵

第一宮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

第二宮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

第三宮太南姑應蕤大夷夾

第四宮南姑應蕤大夷夾

第五宮姑應蕤大夷夾

第六宮應蕤大夷夾

第七宮蕤大夷夾

第八宮大夷夾

第九宮夷夾

第十宮夾無仲黃

第十一宮無仲黃林太南姑

第十二宮仲黃林太南姑

第十三宮黃林太南姑

第十四宮林太南姑

右旋宮八十四聲之圖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

管旋相爲宮孔氏正義曰十二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仲呂而變凡六十聲今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今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官卽所謂均也其說見朱子語錄文蔚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註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繫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朱子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爲一均其聲自相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姜 運

諸應古人要令聲先須吹律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個母子調得正子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六十調圖

第一正宮調與第八濁羽調只是一調

官 徵 商 羽 角 變宮 變徵

官	太簇	南呂	應	太	林	黃	仲
應	太簇	南呂	應	太	林	黃	仲
徵	林鍾	黃	仲	無	夾	夷	大
商	太簇	南	姑	應	蕤	大	夷
應	姑	南	太	林	黃	仲	
羽	南呂	太	林	黃	仲	無	夾
角	姑洗	應	蕤	大	夷	夾	無
南	太	林	黃	仲	無	夾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一宮五調一調七聲惟林南二調是陰呂其庭
奏依舊是陽聲蓋庭奏以陽聲爲調升歌以陰
呂爲聲故必奏律而歌呂也律則左轉呂則右
轉調雖有十二陰陽相合要之只是六調故周
禮言奏律歌呂只是六樂其不同者但樂之變
按月用之如子九丑八之類

第三清角調與第六清羽調同用

官 徵 羽 角 變宮 變徵
太簇 南 應 蕤 大 夷

徵	南呂	太	林	黃	仲	無	夾
商	姑洗	應	蕤	大	夷	夾	無
南	太	林	黃	仲	無	夾	
羽	應鍾	姑	南	太	林	黃	仲
角	太	南	姑	應	蕤	大	夷
林	蕤賓	大	夷	夾	無	仲	無
第五濁角調與第四正商調同用	黃	仲	無	夾	夷	大	
官	徵	商	羽	角	變宮	變徵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姑洗	應	蕤	大	夷	夾	無
官	南	太	林	黃	仲	無	夾
徵	應鍾	姑	南	太	林	黃	仲
商	太	南	姑	應	蕤	大	夷
林	蕤賓	大	夷	夾	無	仲	無
羽	大呂	蕤	仲	無	夾	夷	大
角	黃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仲	夷	則	夾	無	仲	黃	林
無	夾	無	夷	大	蕤	應	

第七正徵調與第二清徵調同用

宮	徵	商	羽	角	變宮	變徵
蕤賓	大	夷	夾	無	仲	黃
林	黃	仲	無	夷	大	應
大呂	蕤	應	姑	南	太	林
黃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夷則	夾	無	仲	黃	林	太
仲	無	夷	夾	大	蕤	應
夾鍾	夷	大	蕤	應	姑	南
無	仲	黃	林	太	南	姑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李	通雅考	二	圖
角	無射	仲	黃	林	太	南
夾	夷	大	蕤	應	姑	南
第九濁商調與第十二濁徵調同用						
宮	徵	商	羽	角	變宮	變徵
夷則	夾	無	仲	黃	林	太
仲	無	夷	夾	大	蕤	應
夾鍾	夷	大	蕤	應	姑	南
無	仲	黃	林	太	南	姑
無射	仲	黃	林	太	南	姑
夾	夷	大	蕤	應	姑	南

第十一清商調與第十正角調同用

角	夷	夾	無	仲	黃	林	太
黃鍾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應
大	蕤	應	姑	南	太	林	應
第十一清商調與第十正角調同用							
宮	徵	商	羽	角	變宮	變徵	
無射	仲	黃	林	太	南	姑	
夾	夷	大	蕤	應	姑	南	
仲呂	無	夷	夾	大	蕤	應	
夷	夾	無	仲	黃	林	太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空	通雅考	二	圖	
商	黃鍾	林	太	南	姑	應	蕤
大	蕤	應	姑	南	太	林	應
羽	林鍾	黃	仲	無	夷	大	應
蕤	大	夷	夾	無	仲	黃	大
角	太簇	南	姑	應	蕤	大	夷
應	姑	南	太	林	黃	仲	

以上十二調奏歌異調一依乎周禮奏則左轉左行七旋而接律歌則右轉右行亦七旋而接律皆自然之序也每調之中各有五調共六十調調雖六十合之只是六調六五三十反覆之

正爲六十也。六調之中，陰陽各七，共八十四聲。若去變宮變徵，亦止於六十也。調於聲，各止於六十者，何也？蓋天之中數五，五爲聲，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陰陽，是爲十二，每律呂以五聲加之，以五乘十二，以十二乘五，是爲六十也。十于自甲至癸，十二支自子至亥，支于相乘，亦爲六十。

周禮大司樂：凡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奎

還知爲至四

圖鍾，夾鍾也。夾鍾，屬卯，正東方之律也。其宮之鍾，不謂之夾，而謂之圖者，蓋天以圖覆爲體，與易乾爲圓同意。惟夾鍾可以祀天者，以帝出乎震，而太微垣亦在氏房間，夾鍾生於房心之氣爲大辰，天帝明堂正夾鍾所臨卯位也。是故圖鍾奏則房心之氣動，而天帝明堂在是矣。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陽聲第六，不可以爲首，故以黃鍾起宮，以夾鍾收宮。故曰：圖鍾爲宮也。奏自黃鍾起者，夾鍾以黃鍾爲羽。

雲門起羽，羽水生角，木周以木德王天下，水能生木，正取雲門之義也。水之生木，繇冬而春，陽之所繇生也。陽生而後有天，故祀天之樂，必先起羽角，以合陽生之氣，蓋造化之機，繇生而出雲門之名，以升天爲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之所從出也。子爲天根，水爲天數，故六變之樂起于位。黃鍾水屬之羽，曰圖鍾爲宮者，以奏之終言之，故分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正此義也。其以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者，蓋紫微垣在子而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而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而羽居之，是五音之氣發動於三垣之中，空乎天神之皆降也。雷鼓雷鼗六面之響，以助羽角之清，面猶笛也。孤竹竹特生，管如篴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孤竹之管，單竹屬陽，雲和高岡陽地也，取爲琴瑟，其聲清宜於圜丘奏之。雲門之舞，繇俯而仰，其容多仰，勢若升天。樂六變者，圖鍾卯位之律，其數六，故其樂六變。歌自大呂起者，冬至斗指子，曰臘，丑與子合，故曰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奎

還知爲至四

天以斗日而運歲功樂以歌奏而成調起奏黃鐘收奏無射起歌在大呂收歌在夾鍾先施奏而後升歌六變者夾鍾三變黃鐘太簇姑洗各一變三宮俱是降神之樂先奏是樂以致其神之既出降然後可以行禮奏樂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復合樂以祭之

凡樂兩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鼗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宮

近郊爲宮之謂

鍾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者蓋地以含弘爲德與易坤含弘同意祭地示樂必以林鍾者林鍾未律未爲土氣最旺之方在後天卦位屬坤天社星爲社神在與鬼之南弧矢之東其位在坤其氣爲未故惟林鍾可以祭地示也是故函鍾奏則未坤之氣動而天社地神在是矣函鍾陰律其合筵賓筵賓陽辟第四亦不可以爲首故以太簇起宮以函鍾收宮故曰函鍾爲宮也以太簇起宮者太簇乃林鍾之徵咸池之樂起於徵也樂之所以爲咸池者正以起奏徵火先尅商

空而後生土蓋地二生火火乃地爲是咸池焉造化之機雖尅而入咸池之名以入地爲義池者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爲備火能生土金銖火鍊故八變之樂必起太簇賓位火局之首也故分樂乃奏太簇歌應鍾鍾咸池以祭地示正此意也金受火尅則不能傷木土受火生則土德旺故用以祭地太簇乃林鍾之徵以之爲角火音變而木矣姑洗乃林鍾之羽以之爲徵水音變而火矣南呂爲林鍾之商以之爲羽金音變而水矣木火金水麗乎土而爲之爲羽金音變而水矣木火金水麗乎土而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宮

近郊爲宮之謂

四象四象交而成中土之變化且木火之音居東得位金水之音居西得位土音居南方夏季獨旺之中得位五氣全具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宜乎地示皆出也靈鼓靈鼗八面聲弘以應陰濁孫竹叢生數偶空桑卑濕陰地也取爲琴瑟其聲濁宜於方澤奏之咸池之舞錄仰而俯其容多俯盤旋向地廣布東西八變者丑未之數八也歌自應鍾起者起奏在寅寅與亥合故奏太簇必歌應鍾起奏在太簇收奏在筵賓起歌在應鍾收歌在林鍾是故函鍾爲宮者以奏之

終言之也。八變林鍾太簇姑洗南呂各二變。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人宮黃鍾，黃鍾屬子，正北方之律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官之鍾稱黃鍾，與易黃中通理，同意享宗廟，樂必以黃鍾者，黃鍾之律子宿虛危，有宗廟之象。人生於子，復歸於子，故起奏於黃鍾。收奏於黃鍾，可以享人鬼。人鬼之氣在此，因音發揚其氣，昭著故奏黃鍾，可以享人鬼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五

通雅卷之五

以人死鬼歸於土，九變爲宮，始終於此奏之。則人鬼之在土者，其靈因音發動。况亥子丑北方幽陰宗廟神靈所藏，寅爲鬼戶，端午日天罡塞之，則人鬼不出，故百藥可採，亥有木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萃於宮五，而爲神靈之昭格矣。是故黃鍾奏則虛危之氣動，而宗廟獄濟在是矣。九變黃鍾爲宮者，以奏之始終言之。路鼓路鼓四面陰竹，生於山北，龍門在西北，取管琴瑟於此，所以引北方之氣以發人鬼之靈。九德言人鬼之功業者，鬼

之所附也。歌之則鬼來合，見磬舞揖遜蹈厲，發揚之儀，終不若揖遜之容爲善美。故以奏宗廟九變者，黃鍾位子，子午數九也。九變黃鍾三變，大呂太簇應鍾各二變。

祀天用清聲，取其爲陽之義也。故用夾鍾，以北三律而用陰中一律者，以見陽非陰無以成也。祀地用濁聲，取其爲陰之義也。故用南呂，以南三律而用陽中一律者，以見陽非陰無以生也。蓋天雖爲衆陽之主，而有陰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雖爲衆陰之主，而有陽焉，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五

通雅卷之五

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此其所用陰陽之義。然至於祀祖，則專用乎清聲，其律皆陽者，蓋天爲生物之始，皆陽氣之所爲也。是故祀天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天人之宮皆以太簇爲徵者，亦此意也。三宮俱無商者，此以周樂言也。蓋商音屬金，周以木王，建運在卯，故祀天以夾鍾爲宮，不用商者，金能尅木，故避之也。只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各調之中，五音依舊皆在，故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則古樂之聲缺一不可。若五聲不備，又何以爲樂哉？調雖有五，及其用之，只是四調。蓋五音損益各逐時宜。周以木王，故去商調，唐以土王，趙慎言請加商調。去角調，宋以火王，陳旸謂其當去羽調，加商調，惟五德之運，必避其所尅，斯通變之宜也。故荀卿以審詩商爲太師之職，然則詩爲樂章，商爲樂聲，太師必審之者，爲避所尅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不用商同意。我

朝繼宋，以土德而王，色尚黃，樂專用黃鍾一均。臣謹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三 樂律 交

按中和韶樂，因唐昭義留後王虔休也。虔休典太常，嘗得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唐僖宗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爲均，示五聲之有君也。以土爲德，本五運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之功也。奏十六節，象元炁登庸也。不用沾漑之音，以作中和之樂，但樂專用黃鍾一均是。襲漢魏晉宋以來之舊，則五行四時之氣不備，而還宮之義猶缺。當用官徵商羽四調而去角調，則還宮之義既得，而相生之義亦明矣。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四目次

樂律

樂歌之節

饒歌鼓吹

樂舞之客

聖朝樂舞

舞節論

樂舞器

箏

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目次

翽

朱干

戚揚

戈

周雖錚

金鐃 金鉦 丁寧

金鐃 小鉦

金鐃 木鐃

相 雅

樂舞歌辭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四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樂律

樂歌之節

周樂以夏爲名。周禮鍾師堂金奏。凡樂事以金鼓奏。九夏曰：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騶夏。是也。金奏擊鍾與鐃以爲奏樂之節也。兼言鼓者。凡作樂先擊鍾。次擊鼓。欲見鍾鼓先後之序。故兼言之也。蓋天下之民以王爲之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與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說者以爲時邁之詩。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以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說者以爲執兢之詩。外之爲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饗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係屬之尊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說者以爲思文之詩。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功卒至於黜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

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處，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助祭，奉齊夏，族人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之於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燕，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戒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械夏，大射公人驚，則公與王同德，爵祿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警示戒焉。故公出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二

入奏。驚夏，蓋禮勝易難，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戒。驚者，以反爲文故也。
敬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試謂采薺，卽楚次也行於大寢之中，則奏肆夏之章爲節，趨於朝廷之上，則歌采薺之詩爲節，行緩而趨疾也。孔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以采薺之樂爲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以肆夏之樂爲節。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采蘋采芣，皆召南之詩，而狸首無所經見，惟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三

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舉豈，狸首之詩邪？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歌在堂上，謂之登歌，又謂之升歌。大祭祀之時，升歌在上，先令奏擊拊，而後歌拊之爲器，草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其設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堂下之樂，以管爲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爲鼓，鞀之尤小者也。大祭祀下管擊應鼓，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爲備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非特大祭祀爲然，大饗亦如之。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此大饗之樂也。大祭祀徹以雍大饗，徹以振羽，堂上之樂，有琴有瑟，有一鍾一磬，一拊，皆與歌相應者也。歌獨言擊拊者，以拊爲衆樂之侶也。堂下之樂，有鼓，鼓鍾磬柷敔，塤箎笙簧簫簫，皆與舞相應者也。下管擊應鼓，徹歌則堂下之樂無不作矣。所謂合樂者也。卽小師凡樂成，則告備，詔來鼓皐舞，及徹師學士而歌徹詩，所謂鍾鼓既戒，廢徹不遲之義也。堂上登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惟以頌鍾頌磬應之。儀禮所謂西階之西，頌磬東而南，鍾是也。頌頌頌，即編鍾編磬也，亦謂之歌鍾歌磬。堂下奏衆

樂之於廟堂上之樂不作亦以鍾磬應之堂上一鍾一磬皆特懸書曰受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絃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間者言堂上之樂與堂下之樂更迭而間作也如鄉飲酒禮及燕禮皆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工入升歌三終也前樂既畢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間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所謂合樂三終也然工歌則琴瑟以沐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求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四

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茲作而樂於是乎備矣謂之合者謂堂上歌瑟堂下鍾磬合奏此詩也凡合樂降於工歌一等王燕饗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卽頌合樂降一等卽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燕饗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鄭詩諸云歌鹿鳴合鄉樂是也間歌合樂所以異者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迭而作合者上下之樂金作

其所以異也

按夾深鄭氏曰古之建禮三一曰燕二曰饗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建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饗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故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禮樂自此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五

可得而述觀季札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係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管絃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而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徑生學士不能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聲史之徒例能歌也奈何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故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師杜夔夔老久矣不

詩晉所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
檀。四曰文王而已。而餘聲不傳。及太和中。左延年改
騶虞。虞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篇惟鹿鳴。全不改易。
是又失其三。其所傳惟鹿鳴一篇而已。每正旦大會
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是也。古者歌鹿
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
三。而用南陵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
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書之聲
爲可貴也。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及太始中。荀勗張
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六

云鹿鳴以燕嘉賓。無取於朝。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
行禮詩四篇。及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
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
五言。與古詩不類。故勗造晉詩。皆爲四言。唯王公上
壽酒爲三言。五言。焉。張華以謂魏上壽食舉詩及漢
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詠
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
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興
廢隨時。至其運逗留折。皆繫於舊。有繇然也。是以一
皆因襲。不敢有所易。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是至晉

堂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
詩矣。至唐開元。乃有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之
目。鄉飲酒禮其所奏樂。而其聲亦不得聞矣。宋時有
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協以律
呂。卽開元之聲也。朱子旣已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爲
詩樂。且謂古樂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
爲此疑古樂有偶有歎。倡者發歌句也。歎者繼其聲
也。詩詞之外。恐又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若但如
此譜。直以一聲協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七

之歎矣。然古樂旣不可考。姑存之以俟後之知者。朱
子非知樂者歟。漢唐以來。郊廟燕饗。未嘗不用樂。而
或至於用鄭。或至於用夷。今稍存古人之意。以倣古
人之樂。雖不全於古。而猶彷彿於古。豈不愈於用鄭
用夷也哉。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
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
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
宛同風雅。但其聲散逸。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
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
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

雅頌所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反也問於太師然後取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協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日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鏡歌鼓吹

八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燕羣臣之所也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之所用也則鼓吹與鏡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鏡歌而俱以爲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爲一古者王師克捷必奏凱樂所以耀武事旌勳伐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樂以勸士諷敵故其曲有靈夔競雕鶚爭右崖陸壯士怒之名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註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

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歌齊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泉漢有短簫鼓吹如張上之回擁離等二十二曲魏晉以來因之唐太宗平東郡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東都有破陳樂應聖朝賀朝歌君臣同慶樂等四曲柳宗元亦撰唐鏡歌鼓吹十二曲宋姜夔作鏡歌曲凡十有四篇大槩皆敘述頌美時王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鏡歌上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九

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薄非惟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爲一而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銅鼓金鉦鏡鼓簫笳橫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祀神鼓吹警嚴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宜者此也其施設樂與正樂不同雖其音聲間有符合而宮調稱謂不可淆亂故大樂以十二律名之鼓吹之樂則曰正宮之類而已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薄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

旅宿以消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君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最嚴之制誠不可廢

樂舞之俗

舞有文舞有武舞文用羽籥武用干戚文以象德武以象功其所用則祭祀燕饗皆文武並用故邯鄲言公庭萬舞簫箏言萬舞洋洋商頌言萬舞有奕有秋言萬入去籥是也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之別名也

周之六樂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舞

十

合樂是兼用六代之樂也雲門大卷黃帝樂也言其帝能成名萬物以明人共財人得以有族類其德如雲之出又能卷聚也周官大祀樂舞雲門以祀天神傳曰雲出天氣雨出地氣則堯之樂以雲門名之以天氣所由出入故也雲門六變之樂大咸堯樂也大咸卽咸池木黃帝之樂咸皆也池言其包涵浸潤其澤無所不施也堯之樂名大章言仁義大作法度章明也今曰大咸者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矣其樂八變古者一變爲一成則八變其八成歟大磬舜樂也磬紹也言其能

言之也大夏禹樂也夏大也言其能大堯樂之也大濩湯樂也濩之言救也言其能救民於塗炭而濟之也大武武王樂也言其能以武功定天下也大夏而上文舞也大濩而下武舞也

樂師教國子小舞有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者何也敔析五采繒爲之敔者殺除之義凡祭祀社稷及百物之神歲早舞雩則舞之羽舞析重翟以爲飾籥師掌國子舞羽籥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所謂羽舞者翟羽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翼者也皇舞者秉五采之羽以象鳳凰來儀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蓋皇陰類也而能爲其類之長陰中之陽也旱暵則欲達陰中之陽故以皇舞舞之旄舞者持旄牛之尾以象百獸率舞周官旄人掌教散樂舞舞夷樂然則旄舞豈亦旄人所教者耶旄牛之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猶旌旗注聲牛之尾所設以標識者也干舞干盾也左執干右執成武舞也卽武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也千者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自天子達於童子未嘗不執是舞之所以象其有武事也無亦特舞之末節而已故樂師教國子以之者欲其由末以知本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舞

十一

舞者非徒給儀役之賤者而已，雖貴爲國子爵爲下士亦預焉。

聖朝樂舞

洪武間定武舞爲平定天下之舞，舞士三十二人，皆左執干，干長三尺五寸，上闊一尺，下廣六寸，朱質，上畫雉羽中畫，開龍雲氣，右秉戚，戚長二尺五寸，朱紅漆柄，金裝，戚斧分爲四行，每行八人，舞作發揚蹈厲，坐作擊刺之狀，皆冠黃金束髮冠，紫紛纓，青羅生色畫舞鶴花窄袖衫，白生絹襯衫，錦領，紅羅銷金大袖窄袍，紅羅銷金裙，阜生色畫衣，浴褌，白羅銷金汗袴。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五

藍青羅銷金沿紅羅擁項紅結子，紅束腰，塗金束帶，青絲大纓，錦臂鞵，雲頭阜靴，舞師二人，執旌以引之，旌長七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懸五采羽九層，每層用塗金寶蓋，紅絲縹窄末垂絲結子，皆冠黃金束髮冠，紫紛纓，青羅大袖衫，白絹襯衫，錦領，塗金束帶，綠雲頭阜靴。

文舞爲車書會同之舞，舞士三十一人，左執籥，籥長一尺五寸，朱紅漆筓，竹爲之，上門三竅，右秉翟，翟長三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上綴雉羽五層，每層用塗金寶蓋，紅絲縹窄末用紅絲結子，分爲四行，每

行八人，舞作進退，舒徐揖讓，升降之狀，皆冠黑光地金方山冠，青紛纓，衣素紅羅大袖衫，紅生絹襯衫，領紅羅擁項紅結子，塗金束帶，白絹大口袴，白布靴，茶褐鞋，舞師二人，執翊以引之，翊長七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懸白鷺羽九層，用塗金寶蓋，紅絲縹窄末用紅絲結子，冠服與舞士同，惟大袖衫用青不用紅，羅項紅結子。

永樂間定武舞爲表正萬邦之舞，引舞二人，皆執紅纓，青羅包巾，紅羅銷金項帕，紅生絹錦領，中單，紅生絹銷金通袖襖子，青綿纓，銅帶，織錦臂鞵，阜雲頭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五

靴，各色羅銷金包髻，紅絹浴膊，舞人樂工六十四人，皆執干，一小鉞，斧一，服色與引班同。

舞節論

李太常周曰：凡樂之音本於天，凡舞之容本於音，周樂之音雲間起羽，故一舞在羽，屬水，其數一二舞在

角屬木其數三十舞在宮屬土其數五咸池起徵故一舞在徵屬火其數二二舞在商屬金其數四是故羽之舞也其容水角之舞也其容木宮之舞也其容土徵之舞也其容火商之舞也其容金一舞之足舉右示欲用武也舉左示欲興文也雲門初舞兩手一橫示一統也咸池初舞手足兩冲合乎火之數也木舞之手有曲直從木之性也足有橫直八從木之象也八分左右從木之類也宮舞兩手對襟尊官於中五仰取諸陽五俯取諸陰徵舞手足冲天火性之炎上左冲右冲得火之生數商舞必歸於日躔太白不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士

宜遠於太陽作圖圈以四指示不敢出乎四十度外過四十則爲晝見過六十則爲經天自古作樂忌商凌宮周人尤避之爲是故耳至舞咸池陰調不得已而用之亦不敢不爲之防聖人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六陽辰之舞由于而三進由于而三退六陰辰之舞由丑而三進由未而三退千進則戚退戚進則千退更番而迭出也翟進則簫退簫進則翟退因時而損益也是故武舞三進而三退取乎六伐止齊之義焉文武三進而三退取乎六爻變動之理焉武舞有進而退此節制之兵所以萬全而取勝文舞有進而退

有退此文質之濟所以時中而無敝戚顧右耳中原既平屯兵以守乎西關也戚顧於胃天下既定入而輔衛乎王宮也翟顧左耳用文以達乎四聰也翟顧於目用文以明乎四目也夫樂以象成故凡以武功定天下後以文德致太平者舞皆先武而後文中間飾以節奏所以發揚祖宗功德令天欲後人世守之勿替耳

樂舞器服

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見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而舞大夏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士

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也朱干玉戚者赤盾而玉飾斧也見而舞大武者玉著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玉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爲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楊見美也大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楊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見是周制故用是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楊夏樂是文故楊也皆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見而總干

以樂皇尸是也。

弁以白鹿皮爲之其服亦以白布爲之古立十
五升則素衣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弁師云王之皮
弁會五彩王琪象邸王弁註云會縫中也弁縫十
二賈疏引詩會弁如星謂於弁十二縫中結五彩
玉落落而處狀似星也王之皮弁縫中五彩玉十
二諸侯則玉用三采皮弁卽書云綦弁綦文鹿子
皮也

雀弁唐孔氏云韋弁也鄭云冕之次也其色赤而
微黑如爵頭然用三十升布爲之亦長尺六寸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太

八寸前圓後方無梳而前後平士祭於王之服也
後漢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尺六寸廣八
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夏曰毋追音年商曰
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其說但
見樂舞之容

簫

中和韶樂簫長一尺五寸朱紅漆笙竹爲之上門三
竅朱子曰簫如籥而六孔或曰三孔釋文曰以竹
爲簫長三尺執之以舞郭季云似笛而小

周禮簫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簫祭祀則鼓羽簫之

舞謂秉翟以舞而吹簫以爲節也文王世子曰秋
冬學羽簫簫之初筵曰簫舞笙鼓詩曰左手執簫
右手秉翟蓋簫所以爲聲翟所以爲容聲由陽來
故執簫於左左陽故也容自陰作故秉翟於右右
陰故也廣雅曰簫七孔毛萁曰簫六孔鄭康成曰
簫如笛三孔郭璞曰簫三孔而短此篇當與八音
篇制參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左

春秋傳曰仲遂卒於垂萬入去簫公羊傳曰去其
有聲者置其無聲者鄭氏曰萬千舞也簫簫舞也
孔氏曰千舞武舞也簫舞文舞也吳澄曰注疏依
公羊傳以萬爲千舞武舞以簫爲簫舞文舞按詩
曰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簫是萬舞亦用簫也
蓋萬者武舞文舞之總名武舞用千文舞用簫萬
入去簫者文武二舞皆入就萬舞中去其文舞吹
簫之有聲者但存其武舞執千之無聲者爾

翟

中和韶樂翟長三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上綴
雉羽五層每層用塗金寶蓋紅絲絛穿末用紅絲
結子

簫師凡國有羽舞舞師掌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

祭祀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詩曰右手秉翟所謂羽舞者翟羽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翼者也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爾雅有鷩諸雉雛雉鳩雉鷩雉扶秩海雉鵠山雉音姑鷩雉鷩雉鷩雉南方曰鷩音姑東方曰鷩北方曰鷩西方曰鷩舞之所取特鷩山雉耳以其羽尤可用爲儀故也宋太常樂以雉羽攢疊爲之而翬畫其柄非古制也

翬

中和韶樂文舞舞師二人執翬以引之翬長七尺五寸朱紅漆柄金龍吞口懸白鷩羽九層用塗金寶

千

蓋紅絲緜穿末垂紅結子

君子陽陽曰左執翬宛丘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鷩翬爾雅曰翬鷩翬也郭璞以爲今之羽葆幢鄭氏謂翬旌也蓋禮有旌有翬旌翬旌之羽以白鷩羽爲之不若旌之備文

旌之制與翬一也特翬用鷩羽旌用翟羽有不同耳春秋傳曰舞師題以旌夏則鷩翬翬所以引文舞者旌所以引武舞者皆舞者所建以爲容非其所持者也春秋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享晉侯

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蓋旌夏大旌也舞者行列以大旌表識之也大射禮舉旌以宮假旌以商亦其類歟然武樂象成者也故得以旌參之

朱千

千長三尺五寸上闊一尺下廣六寸朱質上畫雉羽中畫升龍雲氣

周禮司千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享亦如之郊特牲曰朱千設錫晃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千玉戚晃而舞大武樂記曰樂

主

者非謂千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祭統曰及舞君執千戚就舞位則千者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自天子達於童子未嘗不執是舞之所以示其有武事也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詩曰龍盾之合又曰蒙伐有苑春秋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國語曰官師春文犀之渠以爲盾先儒以櫓爲大盾以伐爲中千則盾之見於經傳有櫓千伐渠之異名其爲盾一也盾之爲物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金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雉羽其繫之也以緇革其爲櫓也

以紛書，矯乃干，則矯者，繫以紂也。國前主車，月以鞅，鞅則盾上繡韋也。舞者所執之干，其制如此。孔氏曰：以木爲之，陳氏曰：以革爲之。豈木以爲質，而加革於其上歟？

威揚

中和韶樂，威長二尺五寸，朱紅漆柄，金裝威斧，禮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蓋干，盾也，所以自蔽。威斧也，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玉以爲戚，秘是也。然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五

爲主，而待敵者，非得已也。故其宣布著見，盡以爲事，欲其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溫純之德耳。此武舞之道。

威斧也，揚鉞也。詩曰：取彼斧斨，又曰：干戈戚揚。書曰：左伏黃鉞，六韜曰：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毛氏謂斧隨斨斨方，斨斨斧孔也。蓋鉞也，揚也，戚也，斯也，皆斧也。斧莫重於鉞，而戚斨皆其次者也。書言黃鉞以金飾其柄也，禮言玉戚以玉飾其柄也。蓋斧之爲物，黑所以體道，白所以象義，有剛斷之林焉。觀先王繡於見服之裳，中衣之領，畫於所負

之虞所履之席，所幕之中，則君之所以剛斷者，亦當或忽也。

戈

天下有五兵，施於車者，戈。戈，戰齒牙，夷牙也。施於步者，無夷牙而有弓矢也。五者雖所用不同，其便於用者，勾兵之戈而已。蓋其秘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搥，可以斬，可以鉤，至於戎武，戰伐戰戰皆從戈，則戈之於用，豈不博哉？周官司戈，廣祭祀，授舞者兵。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漢迎秋祭，亦用之。以古制言之，考工記四分其金，而錫居一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五

謂之戈，戟之齊戈，秘六尺有六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銑，音蓋戈之制，其廣二寸，內者胡以下接秘者倍之，則其長四寸，胡者鋒之旁出曲而下垂者也，三之則其長六寸，援者刃之直而上達者也，四之則其長八寸，戈之用，主於胡，胡太直可以刺而已，以之鉤人則不入也，胡太曲可以鉤而已，以之斫人則不決也，胡以迴，長則援短，引之則與胡並鉤，故折前胡以內，近之則援長，引之則不能逮及，故不疾，銑

此蓋漢廷學者不可不知

則六兩三分兩之二也。以胡與直刺之。刃平之。重三鎰也。秘謂柄也。然則古之人。寓習兵於樂。之閒。至於干戈戚揚弓矢之類。靡所不乾。其除戎器。戒不虞之意。可知矣。

周雄鐸

周雄鐸高一尺三寸五分。上徑長一尺一寸。闊八寸五分。下口徑長八寸三分。闊六寸六分。鈿雄高三寸一分。闊一寸六分。重二十一斤。以雄爲鈿。雄用鼻鑿兩智獸也。周官司服宗彝謂虎雌螭。蓋以節之於宗廟彝器之間。以爲法焉。鐸之爲用。其鳴必以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主

時智者之道也。周禮小師以金鐸和鼓。此也。

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鈐鐸和鼓。其形象鍾頂大腹攢。下結切。口弁以伏獸爲鼻。內縣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和。後世之制。或爲兩馬之形。或爲蛟龍之狀。引舞用焉。非周制也。容齊洪氏隨筆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鐸錡鐃鐃也。以金鐸和鼓。鄭氏註云。鐸鐸于也。圓如確頭。大上小下。樂作則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彥疏云。鐸于之名。出於漢之大子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主

段祚以鐸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闊二尺四寸。圓如甬。甬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經繫焉。令去地尺餘。注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疏注鐸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微精三禮。爲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還。雅樂廢缺。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微曰。此鐸于也。衆莫之信。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和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制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徽亦引段祚所獻爲證云。今樂府金鐸。就擊於地。濯水之制。不復考矣。是時有龍虎鐸一。山紋鐸一。團花鐸一。繫馬鐸一。龜魚鐸一。魚鐸二。鳳鐸一。虎鐸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報王墓。傍五里山。摧蓋古墓也。其藏器物甚多。余玠宰是邑。得一鐸。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徑長五寸八分。闊五寸。虎鈿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一分。竝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予仲子簽書陝州判官。於長陽縣。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徑長

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足闊三寸四分並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鐸也

金鑄 金鉦 丁寧

金鑄金鉦丁寧周禮鼓人以金鑄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鑄軍行鳴鑄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汰勦而著丁寧說文曰鑄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鄭康成曰鑄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鑄自其微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後世合官縣用之而有流蘇之節非周制也先儒謂非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壬

樂之器是不稽四金以節聲樂之過也近代有大銅壘縣而擊之亦此類

金鏡 小鉦

周禮云鼓人以金鑄節鼓以金鏡止鼓卽無鉦名說文云鉦鏡也似鈴又云鑄鉦也則鑄鏡俱得以鉦名之鑄似小鍾鏡似鈴有大小之異耳以其聲說然故以鏡名之柄中上下通漢鼓吹曲有鏡歌武舞工人所執所以退武舞也豈亦周之遺制歟蓋其小者似鈴有柄無舌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象鍾形薄旁有二十四鏡官縣用之而以流蘇蓋

志律呂而和樂陳祥道曰樂記始奏以文則登歌清廟之類也復亂以武則下管象之類也鄭氏以文爲鼓武爲鏡宜其然乎

金鐸 木鐸

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職曰兩司馬執鐸又曰三鼓提鐸三鼓振鐸司馬法曰鐸聲不過琅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則鐸大鈴也舞者振之警衆以爲節是金鐸以金爲舌所以振武事也舞武事者執之樂記曰天子夾振之鄭氏謂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鐸難用之於樂然非王與大將振之也晉荀氏得趙人牛鐸以諧樂亦得古人之遺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壬

書曰邇人以木鐸徇于路記曰振木鐸于朝天子之政也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親治衆小司徒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皆徇以木鐸是木鐸金口木舌所以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文舞畢用金鐸形如鐸有柄金舌木鐸形如金鐸稍矮如甌有柄木舌

相 雅

古者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五聲以宮

爲君商爲臣。八音以鼓爲君。以相爲臣。是相爲鼓。其狀如鞀。革表糠裏。以漆跌。局承而擊之。所以輔樂者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樂記曰。治亂以相。故諸家樂圖多以相爲節。雖所以輔樂。亦所以節舞也。唐宋武舞用之二工。在舞者之左手。撫兩端以節舞者之步。豈亦得相之遺制歟。或謂相卽拊也。誤矣。樂記言會守拊鼓於前。而以治亂以相繼之。則拊以倡樂。相以節樂。豈得同爲一器乎。

雅者法度之器。所以正樂者也。周官笙師掌教雅以教祫夏。蓋實出以雅。欲其辭不失正也。工舞以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无

雅。欲其詞疾不失正也。實出以雅。用祫夏以示戒。則工舞以雅可知。鄭司農云。雅狀如漆桶而傘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革鞀之。傍有兩經疏畫。武舞工人所執。所以節舞也。鄭康成曰。中有椎鬆。畫爲雲氣。豈皆有所傳聞。然耶。雅卽春鼓也。蓋春地以作聲。節行步之器也。故荀卿之論舞。以謂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屈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在相與雅而已。

宋景祐中。宋祁上言。且戲。所以導鼓也。鐸所以通

鼓也。鐸所以示鼓也。鐸所以止鼓也。相所以輔鼓也。雅所以一步也。鐸于鐃。鐃在周鼓人四金之素。以和軍旅也。武舞象功。故得以軍器參焉。是舞之容。節導於鼓。通於鐸。和於鐃。止於鐃。輔於相。陟於雅。義可見矣。臣竊以私意度之。謂當舞入之時。鼓鐸以先之。鐸以和之。相以輔之。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樂雅以陟。步舞各分。左右。與舞俱出。其鼓鐸相皆止而不作。

樂舞歌辭

通典曰。樂之在耳者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感於心。難以一窺。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而後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四 樂律

无

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前世樂飲酒。必自起舞。詩云。屢舞僊僊。是也。故知燕必舞。但不宜屢耳。識在屢舞。不識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以後。尤重以舞象屬所屬者。代起舞。猶世飲酒以杯相屬也。漢夫起舞。以屬田蚡。晉謝安舞以屬桓嗣。是也。近世以來。此風絕矣。

自漢魏以來樂舞浸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者知廟朝享所奏文武二舞是也古之王者樂有先後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各尚其德也周存六代之樂至秦惟餘韶舞漢魏以後咸有改革然其所用文武二舞而已名雖不同不變其舞故古今樂錄曰自周以來惟改其辭示不相襲未有變其舞者也始皇二十六年改周大武舞曰五行漢高祖四年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六年改舜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文帝又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蓋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樂舞 手

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已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太抵皆因秦舊事焉自是厥後莫不皆然雜舞者用之宴會若公莫巴渝鐸舞拂舞白紵之類是也始皆出於方俗後寢陳於殿庭蓋宴會所奏率非雅舞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雜舞施於廟庭朝會用樂則兼奏之按此雖非正樂亦皆前代舊聲巴渝舞則漢高帝所作關中有渝水賁氏銳氣喜舞高帝樂其猛銳數觀其舞使樂人習之故名巴渝舞王粲改創其辭以述魏德於太祖廟奏之鐸舞亦漢舞也古今樂錄曰鐸舞者所持也木鐸制法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爲

名中舞唐書樂志曰公莫舞晉宋謂之中舞其說云漢高祖與項籍會鴻門項莊舞劍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云公莫若人相呼曰公莫莫者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中以象項伯衣袖之遮式鐸舞中舞古辭有聲而辭不可讀拂舞則有白鳩獨流等曲白紵宜是吳舞本吳地所出也故列於舞曲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樂舞

手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五目次

樂律

金音之制

石音之制

絲音之制

竹音之制

匏音之制

土音之制

革音之制

木音之制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目次

律以審度

律以嘉量

律以平衡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五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樂律

金音之制

按鐘之制傳曰鼓延始爲鐘鼓延伏羲之曾孫世本曰垂作鐘垂黃帝工人又曰黃帝命伶倫與管援作十二鐘釋名曰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五經還義曰秋分之音也記曰鍾之和鐘蓋鐘之爲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鍾之和鐘和聲之鍾非淫聲之鍾也所謂和鐘者一適厚薄修舛小大長短之齊以合六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二十五

樂律

一

金音之制

編鐘

鐘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之制也漢服虔以十二鐘

當十二辰後用長孫紹合正倍爲十四舉武帝又加濁倍三七爲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合正倍爲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變四清言之也破於二變者不過溺於國語書傳被於四清者不過溺於樂緯皆非聖經之意也惟聖朝李照范鎮廢四清用十二律之議何共知識之明而遠過於諸子乎古者編鐘編磬登歌用之以節歌句故堂上擊黃鐘特鐘而堂下編鐘應之擊黃鐘特磬而堂下編磬應之上下侑和之道也編鐘官縣用之先儒謂設於甲丙庚壬之位編鐘卽歌鐘也以其應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二

金匱之府

歌故謂之歌鐘左傳鄆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是也歌鐘卽頌鐘也以其應頌故謂之頌鐘儀禮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是也一器而三名樂書鐃鐘爲編鐘非也編鐘十二同在一簾爲一堵鐘磬各一堵爲肆歌鐘二肆則四堵也小胥之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是鐘磬皆在所編矣

特鐘

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大鐘也大鐘特縣故謂之特鐘詩書所謂鐃是也爾雅大鐘曰鐃樂書曰虞夏之時小鐘謂之鐃大鐘謂之鐃周之時大鐘謂

之鐘小鐘謂之鐃左傳細鈞有鐘無鐃大約無鐃三禮圖曰特縣者謂之鐃又是以鐃爲大鐘也儀禮其南笙鐘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黃帝命伶倫與蒼援鑄十二鐘卽此是也

沙隨程氏曰肅銅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鐘之宮豈扣擊而得聲否乎又漢斛重二鈞方尺以圓函方聲中黃鐘夫簫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肅漢斛相去遠甚乃俱脗合黃鐘此愚所未解也有告過者曰以聲定簫若肅斛則雖合其數與黃鐘之聲會耳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三

金匱之府

非扣擊而得其聲也謹按肅方尺深尺而圓其外方尺深尺積一千寸以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一千寸該六斗一升七合一俞圖其外鄭註所謂爲之唇者是也唇杜子春云當爲唇非也肅下方而上圓象天地也唇一寸徑三寸一分圓九寸三分積六十四寸八分爲四升也凡筭圓積之數當加三分之一以取其徑去一分卽爲圓也肅與唇共容六斗四升今筭之多一升七合一俞該二十八寸三分五釐非多也乃方之就圓旁肅所除之數也旁四旁也肅四角也肅與唇共容六斗四

凡該一千三十六寸八分。計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寸。二百八十寸。鑄耳三寸。圓徑一寸。一寸當圓三寸。一分三毫。積五寸四十分。三寸共積一十六寸二分。爲一升也。一方寸積一千分。一十六寸二分。計一萬六千二百分。其實二萬四千黍也。諸注惟鄭氏爲是。其餘諸儒之說皆非也。鑄十則鐘。鐘即鈃。賓之鐘容六石四斗。

謹按鈃賓特鐘。其重當四鈞。所謂重不過石是也。考之國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爲大。林單穆公曰。先王之鑄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四

金石記

大器用。於是乎出。是大鐘自黃鐘出。黃鐘一鈞。故謂大不出鈞。其次以漸而重。至鈃賓而止。鈃賓重一石。故謂重不過石。律十二律。度五度。量五量。衡五衡也。惟律度量衡生於鐘。故小大器用皆出於律度量衡也。樂書云。器特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後生。則鐘又音之重者。故古人謂之鐘律之聲。

鑄鐘

鐘之外又有所謂鐃者。周禮鐃師掌金秦之鼓。鐃小鐘。次於鐘也。金秦特鐘。編鐘之屬。鼓考擊以作之也。其鐘未作。則擊鐃以鼓之。蓋鐃師鼓一樂。鐃師鼓一

音。凡祭祀饗食。賓射。軍大獻。凱樂。軍之夜。三擊守。擊皆擊鐃。以鼓之。朱子所謂先擊鐃。鐘以宣其聲者是也。宋大觀間。議禮局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鐃。無鐃。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鐘。昭其大也。然則鐘大器也。鐃小鐘也。以宮商爲鈞。則謂之大鈞。其聲至大。故用鐃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爲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鐃。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鐃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

石音之制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五

石音之制

石於八音爲最重。其聲出於自然。制作甚簡。而能不變其本體。扣之其聲清越。有自然之妙。故樂器磬最爲重。此後夔言樂之感。專以石言也。八音獨言石者。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和爲主。而石聲獨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八音無不和矣。許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音者。以其和而言也。

書曰。泗濱浮磬。泗濱。泗水之濱。石浮生於土中。不根着。故曰浮。其石可爲磬。山海經又言少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嵩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

則磬石所自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供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

編磬

磬之爲器蓋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雖之則特而大。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鼓倚于頌磬。西絃則所謂絃者其編磬之繩歟。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康成釋之謂編縣之十六枚同在一虞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其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不知鐘磬特八音之二者爾。謂之取其數可乎。宋元豐中施用李照編鐘阮逸編磬仍下王朴樂二律以寫皇明世法錄卷二十五樂律六石音之制

特磬

磬有不編者謂之特磬。特磬必大厚薄長短十有二種以別十二律之聲亦不過如鐘之制。卽十二律倍半而爲之者也。記曰叔之離磬蓋磬之爲樂編之則雜離之則特。叔之離磬特縣之磬非編縣之磬也。所謂離磬者一適厚薄上下清濁之齊以爲專虞之磬而已。磬師掌教擊磬者此也。爾雅曰大鐘謂之鐺大

磬謂之鐺然則垂之和鐘叔之離磬皆非小而編縣之者特縣之大者而已。

玉磬

陳氏曰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贈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禮記郊特牲言諸侯宮架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搏拊玉磬書言天球在球序詩言受小球大球以其爲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越有隆而無殺商頌曰依我磬聲本諸此歟。

樂縣之制

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之職里明世法錄卷二十五樂律七石音之制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蓋縣鐘一虞爲一堵如牆堵然二堵爲一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是也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爲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一堵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詩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曹氏曰業虞崇牙樹羽皆以縣鐘磬其橫者曰簨業簨上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繪以采色曰崇牙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

也。箕虞釋名曰：所以縣鐘鼓也。橫曰箕，箕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虞，虞舉也。在傍舉箕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簨，簨商之崇牙，周之璧簨，蓋橫爲簨，飾以麟屬植木爲簨，飾以麋羽之屬。又加大板於其上，形捷業然，謂之業。此夏后氏之制也。至商人於龍簨之上，制繪爲崇牙，以掛垂絃，所謂崇牙也。周人又畫繪爲翼，戰以璧玉垂五采羽於其下，所謂植羽也。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翼，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

絲音之制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八 絲音之制

絲音有五宮象君，商象臣，角象民，徵象事，羽象物。形倅天地氣，包陰陽。善聽者知其吉凶休咎，善鼓者變動陰陽。是以古人無故不徹焉，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故先王作樂，結之以爲琴瑟之屬，均列之堂上焉。

琴

式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琴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邪心也。蓋順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得其粗者，足以感神明，故六馬仰秣者。

伯牙也。鬼舞於夜者，賀輪也。得其妙者，幾與造化俱矣。故能易寒暑者，師文也。召風雨者，師曠也。小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奪造化，然則琴之爲用，豈不至大矣哉。

瑟

樂書曰：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爲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天下治也。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其二均聲。

一說：堯使瞽瞍判二十五絃之瑟爲十五絃，命之曰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九 絲音之制

大章舜益之爲二十三絃，莫不寓君父之節。臣子之義，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之人作樂，聲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考不陵，細者不抑，而五聲和矣。以理考之，則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其軫玉其絃朱，其絲分其音，綱而君子無故不徹焉。非悅其聲音而已，樂得其道故也。古之論瑟，嘗謂君父有節，臣子有義，所以樂人道也。四時和，萬物生，所以樂天地之

道也。三才之道備而瑟具焉。故朱氏作之而陰陽和
群生定。趙匏巴鼓之而丹鳳舞。流魚聽則瑟之爲樂
其所以動四氣之和者。萬物之理如此。則舜之琴瑟
以詠足。以儀鳳舞百獸。豈足怪哉。

竹音之制

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
音所竊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音。則春。其聲尚
議。其律夾鐘。其風明庶。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
樂。竅之以爲簫管之屬焉。

簫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十

周兮之於簫鼓之小師。播之簫。擊之笙。師則簫之
爲樂。其器細。其音肅。必待衆職而後致。用堂下之樂
備舉之奏也。舜帝簫韶九成。鳳凰爲之來儀。法度彰
禮樂著之效也。昔穆公之時。樂吏善吹簫。感三鳳至。
則鳳凰來儀。固有是理也。古者造簫之法。或以玉。或
以竹。以玉若梁州。記得玉簫是也。以竹若丹陽。記有
慈姥山生簫管竹是也。蓋慈母山簫幹之所生。條暢
罕節。吸至精之滋。熙感陰陽之變化。迴江流川而溉
其山。玉液浸潤而承其根。故此山竹作簫笛有妙聲。

簫

周禮笙師掌教欽簾。世本云。暴辛公所造。蓋簾之爲
器。有底之笛也。暴辛公善之。非其所作者也。詩曰。伯
氏吹埙。仲氏吹篪。又曰。天之膺民。如埙如篪。是埙篪
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焉。世
本以篪爲管。沈約非之。當矣。簾春分之音。而管十二
月之音也。月令仲夏之月。調簾。蓋調之使和故也。

遠

周禮笙師掌教遠。遠與笛同。風俗通曰。笛。滌也。所以
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宋雅樂笛七孔。
笛音一定。諸絃歌皆從笛爲正。笛之所出。有雲夢之
竹。衡陽之幹。祠亭之竹。樂書曰。笛之言滌也。可以滌
蕩邪氣。出揚正聲。七孔下調。漢部用之。蓋古之造笛。
剪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異韻。所以滌蕩邪氣。出揚
正聲者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十一

竹音之制

管

書曰。下管鼓鼓。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
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
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勳勞於
天下。成王賜之。升歌清廟。下管象。燕禮大射。儀升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歌以示德。故歌以詠。

之於堂上管以示事故管以吹之於堂下

簫

明堂位曰土鼓箏籥伊耆氏之樂也蕭章掌教土鼓吹籥籥註云籥籥以葦爲管竅其上爲三孔可吹也伊耆氏用葦以始之後世用竹以易之律度所生陰陽和焉所以通中聲也蓋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民於是乎生命之曰籥以黍龠之法在是故也羽舞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故也易曰震爲萑葦爲葦葦竹則葦籥竹籥皆震音也蓋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而律呂具矣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主

清音之屬

三而籥之爲器本於黃鍾之龠竅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下之律呂之所繇生也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籥居其先焉震爲六子之首籥爲衆樂之先其斯以爲稱始乎葦伊耆氏施於索饗也成乎竹周人以之本始農事也伊耆氏或以爲堯劉熙釋名曰籥躍也氣躍而出也古者取卯地之竹以爲籥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爾雅曰大籥謂之產中謂之仲小謂之約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爲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不至於太約所以謂之仲也然則郭鄭三孔之籥豈其中者歟

毛長六孔之簫豈其大者與

匏音之制

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匏則笙之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封則良其方東井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尚謙其律大呂太簇其風條其音吹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爲笙竿之屬焉

笙

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周禮笙師掌教吹竿笙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笙宮管在左傍十九簧至十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主

清音之屬

三簧曰笙笙長四尺竿長四尺二寸簧以金葉爲之白虎通曰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氣也衆萬物之生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入乎坎則華故而趨新故其音華而爲鼓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匏而爲笙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則美在其中鍾而爲宮蓋所以道達冲氣律中太簇立春之音也笙之大者簧十有九小者十有三而竿則三十六簧爲三九陽數也十陰數也大笙之數九金數也而以

陰十主之。金土合數也。小笙之數三。木數也。而以陰十主之。木土合數也。冬至吹黃鍾之律。而間音以竿。冬則水王而竿以之。則水器也。木數一。其成數則六。爲因六而六之。則三十六者。竿之簧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者。竿之長數也。三十六。水數也。四十二者。水火合數也。月令仲夏調笙。樂記曰。聖人作爲鼗鼓。柷敔。塤箎。然後爲之。鍾磬。笙簧。瑟。特其之倡始者。在鼗。柷。敔。塤。箎。其所謂鍾。磬。笙。瑟者。特其和終者而已。韓非子曰。竿者五聲之長。竿先則鍾瑟皆隨。竿倡則諸樂皆和。豈聖人制作之意。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古

樂律之制

土音之制

土則塤。塤以成器。而冲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雜。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律林鍾。夾則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塤之屬焉。周禮小師掌教塤。白虎通曰。塤。坎音也。管。艮音也。塤在十一月。陽氣始於黃泉之下。薰蒸而萌。唐樂志曰。立秋之音。舊聞大塤。謂之雅塤。小者謂之頌塤。然塤土也。土位在坤。而時立秋。則唐志之說是。而白虎通之說非矣。

塤

周官之於塤。教於小師。播於特師。吹於笙師。以塤爲德音。見於禮如塤。如箎。見於詩。則塤之爲器。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如秤錘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合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要在中聲之合而已。焦周曰。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塤。世本曰。暴公作塤。蓋塤之作。其來尚矣。謂暴公善塤。可也。謂之作塤。未敢信矣。塤又作塤者。金方而土圓。水平而火銳。一從熏火也。其色爲黑。則水而已。從圓則土之形。固故也。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五

土音之制

革音之制

樂書。革去故以爲器。而羣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護冬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鼓之屬焉。又曰。正北之坎爲革。則鼓爲冬至之音。而冒之以起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敔鼓。瑟鼓。琴鼓。鍾鼓。簧鼓。笙鼓。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鼓不和。此其意歟。謹按風俗通。白虎通。皆以鼓爲春分之音。樂志。樂書。皆以鼓爲冬至之音。今以八音配卦。亦以鼓爲坎音。若以

鼓爲春分之音亦自有理考工記鐸人爲阜陶長六尺六寸者十倍其夾鍾之律也夾鍾爲蕤凡冒鼓必以起鑿之日者蓋勢盡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

足鼓楹鼓縣鼓

記曰夏后氏之鼓足。楹鼓。周縣鼓。通禮義纂曰。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爲衆樂之節。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賁之以楹。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近代相承。植而建之。謂之建鼓。周官太僕。建路鼓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爲一楹而四稜焉。賁鼓於其。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去 建鼓之制

端莊子曰。賁建鼓。建鼓可賁。則以楹賁而置之可知。商頌曰。置我鞀鼓。是也。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鐸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輶田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蓋官縣鼓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李照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侯月均而考擊之。

靈鼓靈鼓路鼓

周禮大司樂。凡樂國鍾爲宮。雷鼓。雷鼗。冬日至於地上之國。丘奏之。凡樂函鍾爲宮。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凡樂黃鍾爲宮。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奏之。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雷鼓。鼓神祀。以鼗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陳氏釋之曰。雷。天神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地示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鼓人教日月以雷鼓。則詔王鼓。以救日月。亦天事故也。賁氏攻猛獸。以靈鼓。歐之以攻猛獸。亦地事故也。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達窮民與遠令。以田獵。達窮與遠令。亦人事事故也。凡此三鼓。皆設於官縣之四隅而擊之以節樂。

鼗鼓

書顧命。鼗鼓在西序。周官鼓人。鼗鼓。鼓軍事。司馬仲春。振旅。諸侯執鼗鼓。鞀人鼓長八尺而四尺。中圓加三之一。謂之鼗鼓。所謂鼗鼓者。大鼓而已。用之以和軍旅。節聲樂。亦用之。詩言鼗鼓維鏞志樂。曰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今之大鼓有架者是也。後世以柱柱。首承以雲掌。鼓橫其。

上柱下承以座乃一足鼓也商人謂之楹鼓卽建鼓也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三鼓皆鼗鼓也

鼗鼓

春秋傳曰魯人之皐考工記鞀人爲皐陶長尋有四尺倨句磬折則皐鼓中高而兩端下矣詩曰鼗鼓弗勝又曰鼓鍾伐鼗蓋鼗鼓所以鼓役事亦以節聲樂鼗大鼓也周禮作皐皐鼓之於鼗鼓其大一也鼗鼓則以中國之一加於其長是圓長俱一丈二尺

晉鼓

鞀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先儒以爲晉鼓則晉鼓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大 鞀鼓之制當面徑三尺三寸長六尺有六寸圍九尺九寸中國一丈三尺二寸夾鍾鼓也晉鼓蓋所以鼓金奏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鍾師掌金之鼓豈晉鼓歟易曰晉進也古者兵法以鼓進以金止司馬春振旅軍將執晉鼓是晉鼓以節聲樂亦用之於軍旅也

拊鼓

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韋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虞書所謂拊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同禮所謂擊歌令奏擊拊是也荀卿曰架一鍾而尚

拊夫戴禮曰架一磬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歟子夏曰弦匏笙簧皆守拊鼓是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故曰鼓其衆之君然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故也堂上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於拊堂下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於鼓蓋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爲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鼓爲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之義也凡樂皆在堂下惟拊在堂上土爰稼穡土者冲氣之行稼穡者冲氣之穀而糠者又五穀之餘者也搏拊以作樂所以發中聲而已志樂曰拊鼓韋表糠裏水腔取其聲柔擊之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大 拊鼓之制當面徑三尺三寸長六尺有六寸圍九尺九寸中國一丈三尺二寸夾鍾鼓也晉鼓蓋所以鼓金奏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鍾師掌金之鼓豈晉鼓歟易曰晉進也古者兵法以鼓進以金止司馬春振旅軍將執晉鼓是晉鼓以節聲樂亦用之於軍旅也

鼗鼓

儀禮大射設倚于頌磬西紃虞書下管鼗鼓商頌置我鞀鼓則鼓之爲器如鼓而小掌之於小師播之於鼗腰軼腰鼓之聲用未嘗不兆奏鼓矣蓋坎主朔易而其音葉則鼗鼓皆冬至之音堂下之樂也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天道兆於北方則冬所兆生物也八音兆於華音則鼗所以兆奏鼓也月令修

鞀鞀世紀帝命垂作鞀鞀釋名曰鞀鞀也。鞀助鼓節也。蓋大者謂之鞀。爾雅謂之鞀。以其音清而長也。小有謂之鼓。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蓋鼓則擊而不播。鼓則播而不擊。鼓兩傍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傍耳還自擊。雷鼓六柄。靈鼓八柄。路鼓四柄。雷鼓雷鼓六面而工十有二。以二人各植一面。左播鼓右擊鼓故也。靈鼓靈鼓八面而工十有六。路鼓路鼓四面而工八。蓋鼓所以兆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鼓祭地祇以靈鼓。靈鼓饗人鬼以路鼓。路鼓樂記亦以鼓鼓合而爲德音。周官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手

鞀鞀之類

少師亦以鼓鼓合而鼓之也。志樂以雷鼓四柄爲八面。靈鼓三柄爲六面。路鼓二柄爲四面。宋太常以雷鼓一柄貫四小鼓爲八面。靈鼓一柄貫三小鼓爲六面。路鼓一柄貫二小鼓爲四面。其制皆非也。樂書曰。雷鞀者周禮鞀鞀掌播鞀。鞀如鼓而小。以木貫之作柄。柄各四枝爲八面也。旁以結皮爲耳。鄭子曰。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獄訟者。彈鞀。呂氏春秋曰。武王有誠謹之執。絲是觀之。欲誠者必播鞀矣。蓋鼓兆奏鼓者也。作堂下之樂。必先鼓鼓者。豈非樂記所謂先鼓以警戒之意歟。

應鼓 朔鼓 鞀鼓 鞀鼓

禮器曰。縣鼓在兩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小鼓謂之應。蓋堂下之樂。以管爲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爲鼓。釋之尤小者也。周官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微歌大樂亦如之。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爲備也。大祭祀擊拊鼓。鞀亦此意。然當堂上擊拊之時。則堂下擊應鼓。鞀以應之。然後播鼓而鼓矣。應施於擊拊又於微歌其樂之終始者歟。周官小師凡小樂事鼓。鞀儀禮大射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鼓在其北。則鞀與朔鼓皆小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手

鞀鞀之類

故曰。朔儀禮有朔無鞀。周禮有鞀無朔。互備故也。鞀早者朔鼓也。司馬法曰。萬人之帥執大鼓。千人之帥執鞀。儀禮大射應鞀在其阼階。西建鼓之東。朔鞀在西階。建鼓之北。古之奏樂先擊西朔而東鞀應之。是朔鞀倡始者也。應鞀其和終者歟。

鞀鼓 鞀鼓

樂書曰。古者燕飲有投壺之禮。故投壺謂之矢。勝算謂之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狸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牛。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者。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家人情。

所惡也。飲酒相樂，人情所欲也。先王因人情所欲而寓所惡，使樂為之而不覺，則平日所習，乃異日所用也。然投壺輒於射禮，故用鹿盧而已。而投壺特奏狸首者，取其樂時會故也。又曰：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之時，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溫，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中之古之人以行燕禮為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足過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主

本音之制

論曰：雷積陽氣而後成聲，蟲待雷聲而後啓蟄。先王之為鼓，其冒之也必以啓蟄之日，其伐之也必為冬至之音。蓋冬至之日，五陰用事而一陽復焉，啓蟄之日，三陰用事而三陽泰焉。以一陽之露冒於三陽之時，其聲象震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

本音之制

水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姑洗仲呂，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斷之以為祝，故之屬焉。

祝敵

周官小師掌教播鼗鼓祝敵。周頌有瞽，亦曰：鼗聲祝敵。蓋堂下樂器以竹為本，以木為末，則管簫本也，祝敵末也。祝之為器，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連底，洞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一陽主之，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此祝所以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故之為器，狀類伏虎，西方之陰物也。背上有二十七齟齬，刻以木，長尺，揲之以止樂者也。二十七齟齬，三九之數也。木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而以陰十成之，所以止樂則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主

本音之制

能以反為文，非特不至流而失已，亦有足禁過者焉。此故所以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樂記圖曰：乾主立冬，陰陽始終，故聖人象之以制祝敵。聲之所成，以虛為本，故其作樂以虛。控必欲空，琴必用桐，枘必用棘，皆以虛為本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故所以為伏虎之形，歟。樂記曰：聖人作為柷、敔、祝敵、柷、敔，皆一物而異名，不言祝敵而言柷、敔者，柷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柷。故以伏虎為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敔。蓋聲之出也，樂歸之合，聲之伏也，樂歸之止焉，亦陰陽之義也。書不云乎：合止祝敵。

止鏡

爾雅曰。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敬謂之簣。則祝以合樂而作之。必作之欲其止者。戒之於蚤也。敬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簣者。察之於後也。書謂之憂擊。禮謂之措擊。其爲器一也。然樂之張陳。憂擊必於堂上。祝敬必於堂下。何邪。蓋祝敬器也。憂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之者尊而在上。在上者命物者也。在下者受命者也。豈非貴賤之等然耶。堂上之樂。象廟堂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其義蓋本諸此。舊圖祝形其止上出。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桐之。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五音之屬

陽氣起於北方。故祝爲北方之器。樂之所繇以起也。敬狀類伏虎。西方之獸也。背上二十七。齟齬倍之。五十四。爲無射之律。西方之律也。陽氣終於西方。故敬爲西方之器。樂之所繇以止也。

律以審度

五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律。黃鍾長三寸九分。而極於九寸。卽蕤賓之管也。是蕤賓之數。受法於黃鍾也。蕤賓乃黃鍾益數之極。黃鍾之終數也。度量衡皆於是而受法焉。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子穀猶言穀子耳。秬黍卽黑黍。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也。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尺。廣六分。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高一分。廣六分。一爲陽六。爲陰也。分者可分別也。寸者付也。尺者度也。音約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伸言其長也。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寸。莫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古者以聲爲律。以身爲度。故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度。故魏漢津上言。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

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以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爲膚按寸爲寸扶卽膚耳詳撰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周尺也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故周之征役以年度年以尺亦近取諸身之意也周禮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按韓詩外傳曰國中二十則役然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則六尺者十五歲也語曰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五律以黃鍾

可以託六尺之孤孔穎達鄭玄註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漢律曆志曰一黍之廣爲分寸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寸尺之度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爲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說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十寸八寸皆爲尺也王氏曰

夫度在禮則起於璧羨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先王以爲度之不在則禮樂之文息故作此使天下之有考焉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

唐禮樂志曰求聲以律造律以黍是故先王作樂實始累黍黍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律均則聲調尺短則律短其聲清而益上尺長則律長其聲濁而益下必假度量權衡而爲之是聲之清濁度之長短量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五律以黃鍾

大小權衡之輕重一本於累黍而宋朝李照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管容黍爲有餘胡瑗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管容黍爲不足要皆失於以尺生律也房庶之法律徑三分以千二百黍納之律管中黍盡乃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其說大要以律生尺耳范鍾本之以制雅樂鎮又謂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許慎云秬一稗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皆一米此秬黍爲非是一也楊傑言按爾雅秬黑黍秠一稗二米法律

有用秬黍之文，無用秬之說，以謂必得秬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周宣帝時，牛弘等議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秬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臾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難消息。未善。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實不徒然。正一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秬黍體，大者異於常。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卽是會古實量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圓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臧勣取滿。」

聖明世法錄 卷二五 黍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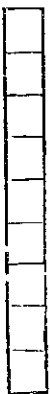
天 惟以律曆

論理亦通。繇前數說觀之，當以羊頭山黍而縱橫累尺，則其度得矣。蓋漢志言一黍之廣爲一分，非謂橫也。言一黍縱橫之廣爲一方分也。

謹按樂書今尺惟木工之尺最準萬家不盡毫釐少不同則不利藏是孰使之然哉古今相沿自然之度也然今之尺則古之尺二寸也所謂尺二之軌天下皆同是也以木工尺去二寸則周尺也昔魯公欲高大其宮室而畏王制乃以時尺增一寸召班授之班知其意復增一寸進於公曰臣家相傳之尺乃舜時同度之尺也乃以其尺爲之度諸侯聞之爭召班然

班亦木工之聖者也

代之尺一十五種其第一種卽周尺也其尺謂之晉前尺與前漢志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祖冲之所傳銅尺皆合出於汲冢之律最爲近古蓋漢去古未遠古之律度量衡猶有存也宋之司馬之所傳丁杜所奏高若訥所定皆與此同誠以今木工之尺七寸五分而累之以上黨之黍較之以淳化三體之錢則周尺不遠矣周尺得而律不難定矣



此宋司馬公考定周尺以上黨黍十黍爲一寸與宋太宗御書真艸行三體淳化錢一爲一寸相符卽今木工尺七寸五分而弱

律以嘉量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益數之極而爲樂賓之管，其積八百一十分，其實一龠。用度數審其容度以生世也。其容謂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嘉善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手律以嘉量

漢銅斛之制，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鹿耳，不滿之處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其上爲仰斛也。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摩黔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兩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國家規其重二鈞，衡萬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三十斤爲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二鈞兩其萬一千五百二十，故曰合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聲中黃鍾之宮，仰受一斛，覆底受一斗，故曰反覆焉。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

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按漢銅斛之制，與周黼不同。其龠合升斗所容則一也。後世沿斛亦與漢同，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圍其外，旁鹿耳九釐五毫，幕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周黼之制，見金音之詞條內。按漢斛與周黼不同，而謂其皆中黃鍾之宮者，非也。蓋周黼所以中黃鍾之宮者，以其所容與黃鍾之特鍾一也。黃鍾特鍾積一千三十六寸八分，容六斗四升，其重一鈞。與周黼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手律以嘉量

故謂其皆中黃鍾之宮，漢斛則積一千六百一十寸，其容一石，其重二鈞。蓋已爲應鍾之律，而謂其亦中黃鍾之宮，可乎？沙隨程氏已嘗辯之，所以然者，以黃鍾九寸之說誤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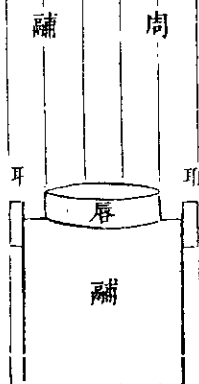
周黼之制

黼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圍其外，鄭氏所謂爲之唇者是也。杜子春以唇爲弊者，非也。考之考工記，陶人爲獻，旅人爲簋，皆有唇，其他工人竝無所謂。弊者，意者杜子春因漢斛之制，其下爲斗，故爲之說耳。且周黼漢斛，自是二器，安得合而一之耶？黼下方

而上圓象天地也。唇一寸徑一圓三。該徑九寸三分積六十四寸八分爲四升也。鬴與唇共容六斗四升。該一千三十六寸八分計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實一千二百八十餗今算之多一升七合一餗。鬴耳三寸圓徑一寸當圓三寸一分三毫積五寸四十分三寸共積一十六寸二分爲一升也。一方寸積一千分八十六寸二分計一萬六千二百分其實二萬四千黍爲二十餗。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圭 雖以通重



漢斛之制

其上爲斛方尺而圓其外旁施九釐五毫。幕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以圓

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六釐一毫九秒二忽。旁施一分九毫有奇。圓分一百六十二萬方分一百二十一萬五千其容二千餗。其下爲斗方七寸七分九釐四毫深二寸積一百六十二寸爲分者十六萬二千。此言上下是以斛爲上斗爲下也。

左耳爲升圓徑一寸深三寸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一萬六千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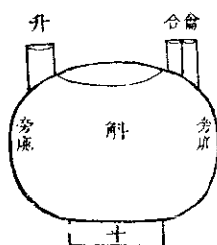
右耳爲合。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爲分者一千六百二十。餗圓徑九分深一寸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其狀似爵者兩耳似爵之有禁。圓其外似爵之有腹。覆底似爵之有足。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圭 雖以通重

上三下二。此以五量而分上下也。爵合升上也。斗斛下也。

漢 斛



律以平衡

前律歷志衡者平也權者重也衡所以佐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砥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古者黍累鍾錙鉤銖鎰之目歷代差變其詳未聞權本起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侖一侖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而五權謹矣其制以義立之以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銖 律以爲量

物鈞之銖者殊也物自絲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侖之重也十二黍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天有四時因而四之故十六兩爲一斤一斤重三百八十四銖爲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三月而一時三十日而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一月之象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

也四時而成歲故四鈞而爲石重一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五之爲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百銖者四之爲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權均矣是爲五則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錫焉以定法式

宋景德中劉承珪奏定權衡之制益爲精備其法蓋取諸漢制子穀秬黍爲則廣十黍以爲寸就成二衡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銖 律以爲量

二衡謂以尺黍而求釐衆因度以求釐度者尺丈之總名謂因樂尺之原起於黍而成於寸

漢書曰先冬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候二至焉故淮南子曰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也後漢律歷志天子常以冬夏至候鍾律陳八音讀樂韻度景景權土灰度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影極長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影極短筵實通土灰重而衡低

唐禮樂志曰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

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爲表裏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而後樂可作矣

馬氏曰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爲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于七百三十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以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太短皆以尺生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五

樂律

黍

律以度量

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三分則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累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如庶之所謂分既非縱黍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愚所以未敢以爲通論也古者以竹爲管然竹有大小故必先以黍爲分度之三分爲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矣切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五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六目次

祀典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六 目次
月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六

史臣

陳仁

祀典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祀天地于南郊

上服袞冕服先期告祭設

昊天上帝位于壇之第一成居東

皇地祇居西皆南向各用玉一幣一犢一豕一籩豆各十

有二簋簋各二設大明夜明位于壇之第二成星

辰社稷太歲嶽鎮海瀆山川城隍位于壇內之東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六

祀典

西各用犢一幣一籩豆各十簋簋各二其儀迎神

燔柴奠玉帛進俎三獻飲福受胙徹豆送神望燎

瘞各行再拜禮樂舞如制

二月中書省臣李善長傅嶽翰林學士陶安等進

郊社宗廟議圖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于事天

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周官大司樂冬至日祀

天于地上之圖丘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率經

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

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

洪武元年春正月
祀典
及

增北時兼祀黑帝至于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井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燿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于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四月

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

方丘之說曰按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禮之于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性存焉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乎郊

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于緯書而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于泰圻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于南

郊而後世又用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攻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

宗廟之說曰：傳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皇明世法錄 卷五 宗廟

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祖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于陵傍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

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于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祀于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于南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于世祖之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于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皇明世法錄 卷五 宗廟

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廟。廟皆南向。以四時
孟冬歲除則合祭于高祖廟。

社稷之說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
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
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
禮可謂重矣。蓋古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
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
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
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

皇明世法錄

卷主祀典

六

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而立者曰大社。其
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
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
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
棄。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
再祠。光武立大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
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竝建社稷於含光
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
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
臘日祭之。元世祖嘗社稷於和儀門內。少南。以春

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
戊日。從之。

上親祭大社大稷。大社設正位在東。配以后土。西向。
大稷設正位在西。配以后稷。東向。大社大稷位各
用玉兩邸。幣黑色。牲用犢一。羊一。豕一。邊豆各十。
邊實以形鹽。葵魚。棗栗。榛麥。炙鹿脯。白餅。黑餅。豆
實以韭菹醯醢。菁藟。鹿醢。芹藟。兔醢。笋藟。魚醢。脾
析豚。胎。簠。簋各二。實以黍稷稻粱。銅三。實以和羹。
后土后稷位竝同。但不用玉。大社壇正配位。其設
酒罇三於壇東。西向。實以汎齊醢齊盎齊。祝二其

皇明世法錄

卷主祀典

七

設於壇西。東向。大稷壇正配位。其設酒罇三於壇
西。東向。祝二。共設於壇東。西向。各壇爵六。同設於
酒罇所先期。

皇帝散齊四日。致齊三日。陪祭執事官同。先祭一日。
設大次於社稷門外之西南向。設御位於壇內。當
兩壇之北。居中南向。

皇帝服皮弁。服備法駕。詣大次。遂省牲。視鼎饌。滌。灑。
有司陳設如儀。至日清晨。諸執事官各實罇鬯。簋
盞。邊豆。登銅實玉帛於篚。置祝於神位之右。車駕
至大次。太常卿奏中嚴。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樂生舞生及諸執事官陪祭官入就位。太常卿奏外舞。

皇帝入就位。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樂奏廣和之曲。贊禮唱請行禮。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

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奠玉帛。

皇帝詣盥洗位。搢圭。盥洗。出圭。詣大社神位前。協律郎舉麾。樂奏肅和之曲。

皇帝跪。搢圭。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興。次詣后土神位前。次詣大稷壇。大稷后稷神位前。並如大社儀。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八

復位。贊禮唱進俎。協律郎舉麾。樂奏凝和之曲。

皇帝詣太社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次詣后土神位前。次詣大稷壇。大稷后稷神位前。並如大社儀。復位。贊禮唱行初獻禮。

皇帝詣盥洗位。搢圭。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出圭。詣酒尊所。搢圭。執爵受醴。齊以爵授執爵官。出圭。詣大社神位前。協律郎舉麾。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跪。搢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讀祝官取祝跪讀祝。

皇帝俯伏興。再拜。次詣后土神位前。次詣大稷壇。大稷后稷神位前。並如大社儀。復位。亞獻酌盞齊。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酌盞齊。樂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儀並同初獻。但不用祝獻畢。太常卿奏飲福受胙。

皇帝詣飲福位。再拜跪。搢圭。執事官以爵酌福酒。跪進。太常卿贊曰。惟此酒。殺神之所與。賜以福慶。億兆同霑。

皇帝受爵祭酒。飲福酒。以爵置干。沾奉。胙官奉胙跪進。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九

皇帝受胙。以授左右。出圭。俯伏興。再拜興。皇太子以下皆再拜。大稷壇如之。復位。贊禮唱徹豆。協律郎舉麾。樂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各徹豆。贊禮唱送神。協律郎舉麾。樂奏安和之曲。

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讀祝官取祝奉幣。官取幣。掌祭官取牲饌。詣座所。置於坎內。皇帝詣望座位。執事置土於坎實土。至半。太常卿奏禮畢。駕還。大次解嚴。祝文大社曰。惟神德司坤厚。品物由生。歷代國家。精崇祀典。予本庶民。舉兵討亂。得土得泉。建國紀年。是以遵依古禮。設壇歲祀。

今於初祭不敢不以情告大稷曰惟神奉若天時
茂生百穀神化無窮歷代昭著后土曰惟神分山
川高下於始世樂民生於至今水土之功人何敢
忘后稷曰惟神奉天之道因地之利播耘百穀
閭修農事歷代崇之其樂舞之制樂用協律郎一
人幟頭紅羅袍荔枝帶皂靴手執麾幟樂生六十
二人服緋袍展脚幟頭革帶皂靴樂器用編鐘編
磬各十六琴十瑟搏拊塤箎簫笛各四笙八應鼓
一舞則武舞曰武功之舞文舞曰文德之舞舞士
一人文武舞生各六十四人內各以二人爲引舞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十

舞生服幟頭紅羅袍荔枝帶皂靴手執節文引舞
舞生各執羽旄服紅袍展脚幟頭革帶皂靴武引
舞生各執千戚服與文舞同樂章迎神云五土之
靈百穀之英國依土而寧民以食而生基圖肇建
祀禮修明神其來臨肅恭而迎奠幣云有國有祚
社稷爲重昭祀云初玉帛皮奉維物匪吝敬實將
之以斯爲禮奠達明祇奉俎云崇壇北向明種方
闡有潔犧牲禮因物顯大房載設中情以展景運
以承神貺斯衍初獻大社云高爲山林深爲川澤
崇丘廣衍亦有原隰惟神所司百靈効職清醴初

陳顥然昭格后土云平治水土萬世神功民安物
遂造化攸同嘉惠無窮報祀宜豐配食尊嚴國家
所崇大稷云黍稷稻粱來牟降祥爲民之天豐年
續穰其功甚大其恩甚長乃登考齊以享以將后
稷云皇皇后稷克配於天誕降嘉種樹藝大田生
民粒食功垂萬年建壇於京歆茲吉蠲亞終獻大
社云廣厚無邊其體弘兮德侔坤厚萬物生兮錫
民地利神化行兮恭祀告虔國之祜兮后土云周
覽四方偉烈昭彰九州既平五行有常壇壝以妥
牲醴之將是崇是嚴煥然典章大稷云億兆林林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十一

所資者穀雨賜應時家給人足倉庾坻京神介多
福祇薦其儀昭祀惟肅后稷云躬勤稼穡有相之
道不根不秀實堅實好農事開國王基永保有年
自今常奉蘋藻徹豆云禮展其勤樂奏其節庶品
茲芬神明是遠有嚴執事俎豆乃徹穆穆雍雍均
其欣悅送神云維壇潔清維主堅貞神之所歸依
茲以寧土宇靖安年穀順成祀事昭明永致昇平
望座云畏光將發既俯既歆瘳茲牲幣達於幽陰
神人和悅實獲我心永久禋祀其始於今是日
賜羣臣享酢於奉天門

夏四月，祫享太廟，奉。

德祖皇帝考妣神位居中南向。

懿祖皇帝考妣神位居東第一位西向。

熙祖皇帝考妣神位居西第一位東向。

仁祖皇帝考妣神位居東第二位西向，其祝文曰：惟我

祖宗，積德于世，茂子孫于天地之間。今以家爲國，

建廟于京，以序昭穆，謹率諸執事，以四時之祀，爲

大禮之常。茲當孟夏，敬奉明薦，伏惟昭格，鑒此永

思。樂章迎神曲云：慶源發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

開基建功，京都之內，親廟在東，惟我子孫，永懷祖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主

風氣體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從，皇靈顯融，初獻

德祖前奏云：思皇高祖，穆然深玄，其遠歷年，其神在

天尊臨太室，餘慶綿綿，歆于几筵，有永其傳。

懿祖前奏云：思皇曾祖，清動純古，田里輶光，天篤其

祐，佑我尊孫，弘開土宇，追遠竭虔，勉遵前矩。

熙祖前奏云：惟我皇祖，淑後貽謀，盛德靈長，與泗同

流，發于孫枝，明禋載修，嘉潤如海，恩何以酬。

仁祖前奏云：惟我皇考，既淳且仁，弗耀其身，克開嗣

人，于有天下，尊歸于親，景運維新，則有其因，亞獻

云：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來庭，如見

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終獻云：承前

人之德，化家爲國，母曰予小子，基命成績，欲報其

德，昊天罔極，慇懃三獻，我心悅懌，懌懌豆云：樂奏具

肅，神其燕喜，告成于

祖亦右

皇妣，敬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送神

云：顯兮幽兮，神運無迹，靈馭逍遙，安其所適，其靈

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

洪武二年春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上謂中書及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主

者，歷代所祀，宜新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爲承天鑒

國司民昇福明靈王，其在北平開封府者，封爲承

天鑒國司民顯聖王，臨濠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貞

祐王，太平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爲承

天鑒國司民靈護王，滁州爲承天鑒國司民靈祐

王，五府州皆正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爲鑒察

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爲鑒察司，民城隍

靈祐侯，秩三品，縣爲鑒察司，民城隍顯祐伯，秩四

品，其章服京都城隍衮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

封王，及各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侯伯者

七旒七章。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

命都督孫遇偃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

神賜冠帶及衣二襲白金十兩米十五石是日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祝文進

上躬署御名以香祝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

使者就行香用黃金爲合以貯之黃綺旒二白金

二十五兩以供市祭物牲用大牢幣各從其方色

祝文東嶽曰惟神磅礴英靈泰贊化育位于東方

爲嶽之首及出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茲于

稼苗民賴以生功被于世歷代帝王咸敦祀典或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古

躬臨而奉祭或遣使以伸忱朕允膺天命肇造丕

基禮宜致祭今國治未周新附未撫或居以治國

或出而視師是用命使以表朕衷惟神鑒焉西嶽

曰惟神氣應金方靈鍾兌位奠于西極屹立巍巍

長物養民功被于世南嶽曰惟神融融諸峰奠彼

南服崇高峻極德配離明長物養民功被于世北

嶽曰惟神鎮并臨代峙立朔方終始陰陽德著悠

久養民阜物功被寰中中嶽曰惟神嵩高攸宅

此中區四嶽依宗羣山環拱養民育物功被寰中

東海曰惟神百川朝宗涵育深廣靈鍾坎德潤行

震宗茲物養民功被于世西海曰惟神灝靈所鍾

道里遼遠坎德深廣潤衍兌方茲物養民功被于

世南海曰惟神環茲粵壤物鉅靈鍾坎德深大離

明斯配潤物養民功被于世北海曰惟神玄冥攸

司遐遠莫卽鍾靈坎德莫位陰方潤物養民功被

于世江漬曰惟神岷蜀發源浩渺萬里朝宗于海

坎德靈長潤物養民澤被于世河漬曰惟神發源

崑崙亘絡中土配精天漢坎德靈長潤物養民澤

被于世淮漬曰惟神源深桐栢演迤楚甸出雲致

雨潤物養民坎德靈長澤被于世濟漬曰惟神沈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五

浸覃懷功配三漬流澄蕩濁坎德靈長潤物養民

澤被于世東鎮曰惟神鎮彼瑯琊羣山所仰宜澤

布氣育秀鍾靈生物養民功被于世西鎮曰惟神

作鎮汧陽羣山所仰宜澤布氣育秀鍾靈生物養

民功被于世南鎮曰惟神作鎮會稽羣山所仰宜

澤布氣育秀鍾靈阜物養民功被于世北鎮曰惟

神鎮彼平營羣山所仰宜澤布氣育秀鍾靈阜物

養民功被于世中鎮曰惟神鎮彼霍邑三晉所瞻

育秀暢靈莫茲中土生殖庶物功被寰宇餘文竝

同東嶽祭畢命鑄于石仍賜守祠者白金十兩俾

嚴奉勿怠夏至祭

皇地祇于方丘正壇第一成設

皇地祇位正中南向玉用黃琮幣用黃色第二成設

五嶽位在東四海次之五鎮位次之四瀆位次之位用純犧一五嶽五鎮帛各五四海四瀆帛各四各隨其方色散齋之日

皇帝備法駕至天下神祇壇祭告其正祭儀物禮樂

竝與園丘同但改望燎爲望瘞其望瘞儀與社稷同祝辭曰臣荷春佑既定區宇爲億兆主今當夏

至萬物咸亨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瘞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夫

用伸昭告其樂章迎神曲曰坤德博厚物資以生

承天時行光大且寧穰穰皇祇功化順成來御方

丘嚴恭奉迎奠玉帛云地有四維大琰以方主有

正色制幣以黃版存于中是薦是將奠之几筵臨

鑒洋洋進俎云奉時純牡其牡童犢烹任既嚴俎

豆惟肅升壇昭薦神光下燭眷佑家邦報効惟篤

初獻云午爲盛陽陰德初萌天地相遇品物光榮

吉日令辰明祀攸行進以醇醴展其潔清亞獻云

至廣無邊道全持載山嶽所憑海濱咸賴民資水

土既安且泰酌酒揭虔功德惟大終獻云庸眇之

資有此疆宇匪臣所能仰承祐助恩崇父母臣欲

鼓舞八音宣揚豐侑明醑徹豆云牲牲在俎遵豆

有賓臨之胙饗匪惟飲食登歌乃徹薦獻爰畢執

事奉承一其嚴慄送神云神化無方妙用難量其

功顯融其祀悠長國輪云旋龍控鸞翔拜送稽首

瞻禮餘光望瘞云牲醴制幣餽饌惟馨瘞之于坎

以達坤靈奉神于陰典禮是程企而望之厚壤寬

平禮成駕還率百官詣太廟以牲齊告祭還御奉

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

上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士

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

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

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

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九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爲中

祀每神祭用羊豕各一共用牛一命翰林院撰祀

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神寶司之均其稟

性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重念兵興以來損

傷者甚衆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以厚天下之

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

惡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順天之念賞善罰惡使下民知所勸戒可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百穀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奉天之道俾余年穀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正直善良者必增以壽克暴者必滅其筭故上帝任之歷代之所崇祀予統臨天下之初考諸舊典敎修祀事惟神無私以鑒以察以體上帝之命冬至祀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太

昊天上帝于圓丘始奉

仁祖淳皇帝配先三日

上詣

仁祖廟告曰惟我父母德應上帝實生眇躬今代前王統理天下爲億兆主已經二載凡兩祀天地而未敢舉行配天之禮者蓋功業未就故也今疆宇既廣民生稍安敬用今月十四日冬至恭祀

昊天上帝于圓丘謹請

皇考作主以祀伏惟鑒知至日行禮

仁祖配位設正壇第一成之東西向陳設同

昊天上帝但不用玉

昊天上帝神位前奠玉帛禮畢卽詣

仁祖神御前行禮如

昊天上帝儀進俎初獻亞獻終獻皆如之其

昊天上帝祝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日當長至六氣資始用遵彝典敬率臣庶

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奉茲燎祀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

仁祖配位祝曰孝子皇帝臣某敢昭告于

皇考仁祖淳皇帝日當長至六氣資始今率臣僚恭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尤

祀

昊天上帝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用修典禮伏惟敬慎瞻天永爲配位禮成

洪武三年春正月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按周禮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

日月星辰禮記曰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祭日

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考之古者祀

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于東門之外祭義曰祭

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二也大宗伯肆類于四郊

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及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于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則祭日月六也說者謂因郊禘而祀之者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者非常祀也惟春分朝之于東門之外秋分夕之于西門之外者祀之正與常者也蓋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也若其次則大次小次重奕重案其性體則實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于

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纁籍則大采小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凡見於周禮者如此秦祭八神六日月主七日日主雍又有日月廟漢書乙朝日夕月改周法常以郊泰畤質明出行宮東向揖日西向揖月又于殿下東西拜日月宣帝于神山祠日萊山祠月魏明帝始朝日東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月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宋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元於郊壇以日月從祀其二分朝日夕月皇慶中議建立而不見施行今旣以日月從祀于

郊壇常稽古者正祭之禮各設壇專祀爲宜其壇制朝日壇宜祭于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俱方廣四丈兩壇各二十五步燎壇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方三尺神位以松栢爲之長二尺五寸闊五寸跌高五寸朱漆金字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相祭于月壇從之

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光期上齋戒親爲祝文是日臨朝授使者香幣香盛以金合幣一文綺幡二皆隨其方色祝版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主

上自署御名給白金二十五兩其祭物使者入賜白金十兩及衣服而遣之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募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其略曰朕賴天地祖宗眷佑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通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聖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遣使致祭于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旣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

庶得以靖安庶昭一視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城

隍旗纛諸神

上以太歲風雲雷雨皆天神以嶽鎮海濱天下山川城隍皆地祇各爲壇專祀於國城之南然祭之時且與其品物各不同至是復以風雲雷雨嶽鎮海濱皆陰陽一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壇而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旗纛諸神凡設壇十有九太歲春夏秋冬四季月將爲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圭

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都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海北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山川次北平陝西山川次左右江山山川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隍次六藝大神旗纛大將五方旗神戰船金鼓銳噐弓弩飛鎗飛石陣前陣後諸神各壇之祭皆上躬自行禮先祭一日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

上稱臣者請親署各其鍾山等神

上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
上曰朋友書牘往來尚親題姓名况神明乎必皆親署

八月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命來年曲阜廟庭官給牲幣俾衍聖公主記事歲以爲常

十二月始命祭無祀鬼神先是

上以兵革之餘次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至是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忝厲謂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謂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謂古諸大夫之無後者又士喪禮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圭

疾病禱于厲鄭氏謂漢時民家皆秋祠厲則此祀又達于民也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然則鬼乏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爲害古者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皆致其祭豈無所爲而然哉後世以爲涉于淫諂非禮之正遂不舉行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爲民禍福以邀享祀者蓋無足怪今欲舉其祀宜于京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而天下之淫祀一切屏除使鬼之無所歸附者不失祭享則灾厲不興是亦除民害之一也

上然之乃命京都築壇于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則皆設壇于城北其各里內又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日長吏率僚佐候晴時致祭牲用羊豕各三以米三石炊飯正壇設城隍位羊一豕一壇下東西各席地焚香列炬各設羊一豕一并設飯羹以祭之壇之南立石刻祭文京都謂之泰厲王國謂之國厲府州謂之郡厲縣謂之邑厲民間謂之鄉厲若爲定式

遣使致祭歷代帝王陵寢初

上遣使訪求古帝王陵寢河南陝西各行省具圖所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雷

在帝王諸陵凡七十有九以進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後魏文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凡三十有六各製袞冕服函香帛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兩俾具祭物陵寢之發者掩瘞之壞者完築之廟之弊者因其舊而葺之無廟者設壇以祭仍令有司禁樵採歲時祭祀以爲常

洪武四年四月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先是特享太廟命以青布幃列功臣之位於廟庭中俾預配享既而以親王與功臣分祀於兩廡遂罷幃設之次及是合祭

上謂中書省臣曰太廟之祭以功臣配列於廡間然合祭之時朕意祖宗之神具在使功臣故舊之歿者得少依神靈以同享祀則不獨朝廷宗廟之盛典亦以寓朕眷念功臣不忘之意也其定合祭配享之位以聞於是禮官奏凡合祭之時於太廟內爲黃布幃殿設兩廡中設祖考神位親王及功臣列于兩廡每行禮既奠獻祖考則遣大臣各分獻兩廡制可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孟

洪武六年五月禮部尚書牛諒奏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祈報告祭神位春秋祈報凡一十五壇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凡五壇東西各五壇東則四瀆京畿山川春秋二季月將京都各府城隍西則鍾山甘肅山川及夏冬二季月將旗纛戰船等神若有事告祭則設神位凡二十八壇中五壇與祈報同東四瀆京畿湖廣山東河南北平廣西四川甘肅等處山川夏

冬二季月將京都城隍凡一十二壇西鍾山江西
浙江福建山西陝西廣東遼東山川春秋二季月
將旗幟戰船等神凡一十一壇若親祀則每壇牲
用犢一羊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
酒盞三十帛太歲一風雲雷雨四鍾山一京畿山
川四并肅山川二春夏秋冬四季月將各三京都
各府城隍共二俱白色五嶽五鎮各五四海四各
隨方色四瀆四黑色旗幟戰船等神共七黑色二
白色五其用酒尊一十三祝一其祝文曰維神主
司民物參贊天地化機發育有功考於古典歷代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壬

有春告之禮今當一歲之初農事將興謹以牲醴
庶品用伸祭告所冀風雨以時年歲豐稔民物咸
遂軍民皆安秋報曰今農事告成謹以牲幣醴齊
案盛庶品用伸報祭餘同春祈又命樂章迎神篇
曰吉日良辰祀典式陳太歲尊神雷雨風雲嶽鎮
海濱山川城隍內而中國外及四方濯濯厥靈昭
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禮部官議凡公侯品官
別爲祠屋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
位如祠堂未備奉主於中堂享祭二品以上羊一

豕一五品以上羊一以下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
之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
家有無祭之前二日主祭者闕於

上免朝參凡祀於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
至亦可

洪武七年八月

上躬祀歷代帝王于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
帝爲五室每室共用牛羊豕各一祝一每位用邊
豆各十簋簋登銅各一爵各三帛各一白色六設
酒尊五於殿之西階又設酒尊三於殿之東階御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壬

製樂章迎神云瞻仰兮聖容想變輿兮景從降雲
衢兮後先來俯鑒兮微衷荷聖靈兮蒼生有崇瞻
諸帝兮是臨予頓首兮幸蒙冀帛云秉微誠兮勤
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願兮効勤奉禮肅兮刻
酒尊監予情兮忻享方旋駕兮雲程初獻云酒盈
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載瞻載崇群臣忻
兮躍從願親穆穆兮聖容亞獻云酒斟兮禮明諸
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豆兮數重
亞獻兮願成終獻云獻酒兮至終早整雲璫今將
還宮予心眷戀兮神聖欲攀留兮無從躡雲衢兮

緩行得過膽兮九重微饌云納銷羞兮領陳烝民
樂兮辛生將何以兮崇報惟歲時兮載瞻載迎送
神云幡幢繚繞兮導來踪鑒樂冉冉兮歸天宮五
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祐兮樂年豐望瘞云神機
不測兮造化工環羞禮帛兮薦大中望瘞庭兮稽
首願神鑒兮寸衷

洪武八年二月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
于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臘暹羅鎖
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
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无

其肅朵其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
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
東西同壇共祀

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將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
事

始制陪祀官入壇牙牌凡天子親祀則與祭者佩
以八其制有二國者預祭官佩之方者執事人佩
之俱藏之內府遇祭則給畢則納之無者不得入
壇

四月

皇太子攝祭

皇地祇于方丘天下山川神祇俱更設登一銅二每
位增設酒尊嶽鎮海濱俱十五天下山川神祇俱
三十始用

上親製樂章其迎神曲云仰皇祇兮駕來川嶽從迎
兮威靈備開香烟繚繞兮神臨御街漸陞壇兮穆
穆瑞氣兮應結樓臺以徵衷兮率職幸望聖悅
兮心讚但允臣兮固請願嘉蒸民兮永懷奠玉帛
云臣奉兮以筐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陪祀
兮珮聲琅琅惟南薰兮解慍暎燎炎兮煌煌進俎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无

云庖人兮淨湯大烹牲兮氣霽而芳以徵衷兮獻

上曰享兮曰康初獻云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穆
兮洋洋爲蒸民兮永昌鑒豐年兮耿光亞獻云維
般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用斟
醴兮載饌終獻云爵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
無窮恐般羞兮未具將何報兮神功微饌云俎豆
徹兮神熙鸞輿駕兮旋歸百神翼翼兮雲衣敬奉
行兮弗敢違送神云祥風興兮悠悠雲衢開兮民
福留歲樂蒸民兮大有想洋洋兮舉觴載酒望瘞
云般羞玉帛兮瘞坎中遙瞻隱隱兮龍旗從祀事

成今蓋微衷感厚德今民禍雍雍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以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祭司憲之神設壇于御厨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于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祭司門之神設壇于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于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五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季夏之祭則於土旺之日牲用少牢制可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子

便殿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後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用特牲祀每帝西幸卽親詣洛陽陵每正月祀郊廟畢以次上陵唐園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日進食又薦新于諸陵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至伏臘清明社等節亦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近代始以朔望諸節日祭于陵惟漢時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等陵旁立廟園各有寢有便殿故日

祭于寢月祭于便殿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四月

勅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望相值依節祭禮未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明拜祖宗諸陵我朝祭祀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白塔二處則用少牢中官行禮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二至日用太牢兵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洪武九年正月定王國祭祀之制凡王國宮城外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祀典

子

左立宗廟右立社稷社稷之西立風雲雷雨山川神壇壇西立旗纛廟其宗廟許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爲五以始封之王爲始祖其社稷壇別建望殿以虞風雨山川壇建二殿一以棲神一以望拜其社主用鍾山石王之王國則兼以行靖江王國則以南昌王爲始祖四時之祭皆用王者禮樂其五祀則依時遣官擇日致祭牲用豕一孟春祭司戶之神於王正宮門左設壇以門官行禮孟夏祭司憲之神於厨舍設壇以典膳所官行禮季夏土旺日祭中霤之神於宮前丹墀內近東設壇

以承奉司官行禮孟秋祭司門之神於承運門稍東設壇亦以門官行禮孟冬祭司井之神於井邊設壇以典膳所官行禮著爲定制仍命諸王國於外城東南立先農壇以仲春之月擇日致祭躬耕籍田。

七月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

上諭禮官曰諸將臣始從朕征伐宣力効勞朕于爵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侯則俾之廟食以報其功何文輝早歲事朕屢建勲績大名始立身卽殞歿朕重傷之其以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

皇明世法錄

卷五

重

各附祭于功臣之次庶以表朕報功之意焉。

十月新太廟成奉安神主前三日乙卯。

上沐浴齋戒命韓國公李善長中山侯湯和及省府

臺臣分祀在京群神以遷廟告戊午昧爽。

上詣舊廟以遷主告太常陳鸞輿于舊廟門設神座

于新廟。

德祖玄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中南向。

懿祖恒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東西向。

熙祖裕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西東向。

仁祖淳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東西向帝座鑲金

雲龍文后座鑲金雲鳳文寢殿各設床榻衾褥篋筥禪榻之類如生事之儀是日。

上及皇太子諸王俱冕服詣廟。

上致告訖躬奉神主置覺輿中中官奉冊寶案前行出廟門樂作百官祭服前導法仗奉引至新廟門冊寶神輿自中門入。

上與皇太子奉神主置于各座以皇伯考壽春王并王妃二十一位侑于東廡功臣開平忠武王等一十二位配于西廡享祭禮畢以次奉神主於寢殿各室自是四時之祭皆行合享之禮。

皇明世法錄

卷五

重

洪武十年八月命改建社稷壇先是

上旣改建太廟於雒闕之左而以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建之爲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其制禮部尚書張善奏曰臣等奉詔考社稷配祀合祭分祭之制及社主之設謹按通典顯項祀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稷田正也高辛唐虞夏皆因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此社稷之祀所由始也商湯以早而遷社以后稷代柱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然王肅

爲社稷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非地鬼而陳氏禮書又謂社所以祭五土之祗稷所以祭五穀之神鄭康成亦謂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稷以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二說爲不同漢元始五年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唐宋及元則又以勾龍配社周棄配稷蓋本鄭氏之說此配祀之說緣于古昔初無一定之論也至于社稷分合之義書召誥言社于新邑孔氏註曰社稷共牢又封人掌設王之社壇註云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如是則當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五

時社與稷固已合而一之矣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而山堂考索則曰土爰稼穡其本一也是則社稷之祭合而一之千古自有明證至于壇位則考之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於社而後出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和等漢建官大社大稷光武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唐因隋制建于含光門之右大抵皆成周左社右社之意社主之設周禮大司徒設

其社稷之壇而樹之主各以野之所宜木名其社小宗伯立軍社鄭氏註社主用石爲之蓋以石者土地所生最爲堅實故也韓詩外傳云天子社主長五尺方二尺鄉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象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宋初祭社稷正配位用神位版太社又以石爲主其形如鍾長五尺方二尺鄉其上上培其下半其中植槐是則木主石主前代蓋兼用矣今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於以勾龍配

皇明世法錄

卷十六

五

社以棄配稷棄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祀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果漢嘗易以夏禹而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農請罷勾龍與棄配位謹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上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爲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如土之數而加三尺崇五尺四出階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皆甃以甃石主崇五尺壇壇之中

微露其末外墻崇五尺東西十九丈二尺五寸南北如之設靈星門於四面墻各飾以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外爲周垣東西廣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廣八十六丈六尺五寸垣皆飾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垣之北向設靈星門三門之外爲祭殿以虞風雨凡六楹深五丈九尺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祭殿之北爲拜殿六楹深三丈九尺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拜殿之外復設靈星門三垣之東西南三向設靈星門各一西靈星門之內近南爲神厨六楹深二丈九尺五寸連延七丈五尺九寸又其南爲神庫六楹深廣如神厨西靈星門之外爲宰牲房四楹中爲滌牲池一井一十一月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曰禮以義起貫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局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于殿廷自

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上帝皇地祇暨之

洪武十一年二月祭大社大稷前祭二日請奉先

殿告

仁祖淳皇帝配神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

仁祖淳皇帝在東西向祝文曰惟神贊輔皇祇發生嘉穀粒我蒸民萬世永賴時當仲春禮嚴告祀謹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備茲盛祭以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其樂章迎神云余惟土穀今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圭

造化功爲民立命今當報崇民歌且舞今候迓迎想神來今祥風生欽當稽首今告年豐初獻云氣氤合今物遂蒙民之三命今荷陰功余將玉帛今薦微衷初斟醴薦今民福洪亞獻云余令樂舞今再奉觴願神昭格今軍民康思必穆穆今靈洋洋感恩厚今拜祥光終獻云千羽飛旋今酒三行香烟繚繞今雲旌幢余今稽首今欣且惶神顏悅今霞彰彰微饌云祖陳微禮今神喜將現然綵竹今樂舞揚願祥普降今遐邇方蒸民率土今盡安康送神云氣氤氲今祥光張龍車鳳輦今駕飛揚

巡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今時雨賜望瘞云奉
殺羞兮詣瘞方鳴鸞率舞兮聲鏗鏘恩神納今民
福昂余今稽首兮謝恩光

四月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有鬼
民人暮驚御製敕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
有鬼神此前聖格言然國之有祀以爲民也祀不
爲民則非也若庶民之宜祀者止於祖宗非祖宗
而祀之豈特非禮之宜神亦不享也且嶽鎮海瀆
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
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禍福倒置不愜民心且將獲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天

戾于天矣尚惡得謂之神乎朕思鬼神之鑒人雖
毫髮不可僞特其變化神妙而人不之測耳今洪
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東沐陽
二縣民人暮驚謂野有持夜炬者數百或成列或
四散巡簡逐之無有也擊之若有應之者朕不能
盡信特遣人致牲醴會鬼神而敕問之夫中原之
地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灰者不可勝計有絕宗
覆嗣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灰于非命者爾持炬
者豈無主之孤魂而欲人之祀歟父母妻子之永
隔而有遺恨歟無罪遭殺而寃未伸歟或有司怠

于歲祀而有忿歎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
爾果何爲而然歟朕自即位以來事神之禮未嘗
缺也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侵爾持炬者宜其宜
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譴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命
魏國公徐達及公侯等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
山川諸神凡一十七壇正殿三壇

昊天上帝

皇地祇壇俱南向

仁祖配位壇西向丹陛之東爲壇曰大明西向其西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祀典 天

爲壇曰夜明東向兩廡爲壇各六星辰之壇分設
於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次五嶽次四海西則
風雲雷雨次五鎮次四清天下山川神祇爲壇二
分設于海瀆之次各壇陳設仍舊儀但

仁祖配位玉用蒼璧太歲風雲雷雨酒盞各十東西
廡各共設酒尊三爵一十八于壇之前前期

皇帝致齋五日前祭二日太常司同光祿司官詣壇
省牲至日奠玉帛建俎三獻酒俱先詣

上帝神位前次詣

皇地祇神位前次詣

仁祖淳皇帝神位前餘悉仍舊儀其祝文云嗣天子
臣某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時維孟春三陽交泰敬率臣僚以玉帛
犧齊粢盛庶品恭祀于大祀殿備茲燎瘳

皇考仁祖淳皇帝祀神禮畢詰旦駕還御奉天殿百
官行慶成禮宴羣臣于奉天殿是祭也自齊誓百
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
雲光彩燁燁

上心甚悅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祀典

四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三十六

終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七目次

訓宗

宗藩議

宗給論

宗室策

同姓諸王傳序

同姓諸王表序

宗學私議

宗室科目議

選輔導預防閑以保全宗室疏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目次

陳建

周弘祖

王世貞

鄭曉

王世貞

王宗沐

黃汝亨

馬文昇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七

史官 陳仁錫 謹輯

訓宗

太祖論秦左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傳相委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克其行義陳忠孝以啓其良心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不忘脩省誠以富貴易至荒縱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況於爲君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訓宗

王者平

永樂時秦王尚炳將歸

成祖召其從臣諭之曰王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誤朕遣書戒之頗聞省改今見王應對進退循循合度甚適朕意皆爾等輔導之力長史以下叩首曰此緣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効力

成祖曰美王非良工不適爲器嘉木非良匠不適爲材人之成德亦朕爾等益盡心輔王小過必規小德必成謂小過無害訓至大過謂小德無益顧

至無德。但和平以道之。從容以入之。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修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其勉之。

有告肅王煥聽百戶劉成言。輒罪平涼衛軍者。

成祖怒。勅王械成等送京師。因顧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繇左右小人作威福。予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於王前。王與狎暱。不察是非。一意從之。今過則歸王。故讒佞德之蠹也。林無蟲。有美木。左右無讒佞。有美德。不可不去也。

成祖車駕巡狩北京。至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

蒼。開國於此。其對明帝曰。爲善最樂。當時諸王。浪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訓宗

二

沒。惟蒼有賢名至今。凡爲善者。天佑之。人仰之。生受其福。歿有令名。朕嘗以此勵諸王。卿等勿忘斯語。

宣德時。保安王志炯。奏請以前陝西都指揮使陳

懷故宅爲洛川縣王居第。

宣宗謂工部尚書吳中曰。宗室之親。朕豈吝惜。但陳懷功臣。若尚有親屬居其中。而遽奪之。不可。其令陝西三司。覆勘果空閒。則與之。

宣宗聞山西軍民李二等九人。自宮投入晉王府。貽書晉王曰。皇考下詔天下。禁止自宮。違者論以不

孝。而李二等敢故違。投入王府。夫自宮以求用。古所謂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父母。豈復有心爲王用。已令法司建治。自今有若此者。安斤之。

英宗勅荆王祁鎬曰。爾奏要照母妃珠冠。乞博髻與妃魏氏然。

祖宗定制。親王妃冠用九翟。而無博髻。蓋博髻惟皇后及東宮妃得用。中間有差等。爾母妃冠有博髻者。乃一時特賜。豈可援以爲例。且以已妃欲上同於母。似此所爲。既無敬親之心。又取僭竊之罪。其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訓宗

三

乖違禮制甚矣。所奏不允。自後母仍率意妄作。以

損令名。

成化時。趙王見潯。先以有罪革冠服。至是其母妃

爲之請。

憲宗曰。往年皇親文武大臣。合辭奏王忤禮犯法。按之。祖訓本當拘取。來京降爲庶人。朕念親親。特從輕典。止革冠服。蔽民巾。讀書習禮。俾圖自新。今纔二載。王母妃十次乞恩。謂王自知惶懼。悔悟深切。夫人有過。貴乎能改。過而能改。必遷於善。特允所請。復王冠帶。仍管國事。自後王當聽信輔臣。毋狎

近羣小當仁民愛物毋非法虐下當正大持身毋恣意淫戲當禮遇親族毋戕害骨肉當鎮靜圖治毋騷擾軍民一應事務必遵成憲本天理合人情斟酌而行庶幾祿位可保藩邦永昌矣不然禍仍遑身追悔無及。

襄陵王冲煉奏虜入河套致煩朝廷出師征討願率子孫及塔從總兵等官征勦用効微勞

憲宗以書復王曰比者醜虜潛住河套累犯邊疆朕憫生靈之苦已命將出師征討矣茲得王奏願率子孫并塔從總兵効力勦除之可見忠愛之誠憂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憲宗

四

時之意但宗室至親名分尊崇難與總兵等官同事况國家自祖宗以來藩邦無從兵共討之例專書復王其亮之

寧王奠塔以皇太子婚禮成遣官表賀其表文中誤稱大婚

憲宗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庶民之家尚不行此况朝廷乎王不據禮遵例乃遣人奉表來賀雖云致敬所謂事之以禮也況表中又不審輕重謬稱大婚可乎宜降勅諭王俾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逮治其長史等官

嘉靖建安王宸瀾遣旗尉張益賁奏至京授之秘札賜以貨絲關通之謀益藏之奏牘中遂誤徹御覽詔下法司逮問

上詔之曰諸王以後務自點簡戒諭宗室敬遵祖訓一切事宜查與令甲相合者方許違奏如有法外乞恩及再三奏瀆者所司即劾奏之其奏使事竣不還遲延至半月以上者捕治不貸

禮部言宗藩食祿浩繁酌議裁省上曰宗藩減祿事安近爲秦王建議欲依緩急次序而行仍備照世次遞減通融省積以待後來可以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憲宗

五

恤賑貧宗耳爾部既斟酌停安只查宗多祿少府分照議覆核以聞再寫書與各王使咸知之若宗室原少而祿糧不缺者不必議也

萬曆時

上諭潞王曰近河南撫按官稱王私出禁城挾重遠遊或隻車單行或村居野宿弗克恪守

祖訓慎重起居朕聞殊爲驚異恭惟祖宗立法宗藩越城有禁矧王乃朕親弟爲諸藩觀瞻不遵

祖訓私出微行罔惜身名不加慎重所學孝弟之道

果安在哉朕奏

聖母伏蒙慈諭命朕諭旨嚴加戒飭當思虧體辱親之訓戒勿墮

聖母與朕之憂懷古云過則勿憚改悔過遷善朕今深切望於王焉王宜上遵

祖訓謹守藩規省改前愆勉修後學冀緇國祚永享平康爲善最樂豈不美乎朕念手足至情特此頒諭弟其諒之毋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訓宗

六

宗藩議

陳建

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以親親爲先務然求其協恩義之中盡法制之善而不胥禍亂之階者鮮矣蓋家難而天下易親者難處疏者易裁自三代成周而已然是故以成王爲君輔以周公之聖猶不能無管蔡之亂況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尚能制藩侯之恣橫而不來繻葛之倒懸耶羸秦懲羹吹虀公族遂至孤立亡不旋踵漢興暨之大封同姓王三庶尊當天下半卒起七國之禍曹魏過爲防制畧同羸秦是致百足不僵之諷西晉則諸王擅兵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藩議

七 陳建

構亂畧同漢氏而五胡亂華益無足言矣唐宋天潢封王諸公亦止食租衣稅然聚處京師是以祿山朱此爲孽諸王驍首就刃女真陷汴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二代之法疏屬皆得隨才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立宗學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才斯又法制之善也我太祖有天下親親之道尤隆大封親王分處藩國歲祿萬石不典兵民一切鑑前代之失而爲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焉郡王之孫則爲鎮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

王之孫則爲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爲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玄孫則爲鎮中國尉歲祿四百石焉五世孫則爲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石焉六世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而其祿米亦二百石焉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十四百三百二百之差焉又有冊封及宮室婚嫁喪祭諸費皆給於官焉又有厨役齊郡較尉鋪排等役皆給於民焉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但天下之事貴中固不可過於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藩議

八

陳建

薄而鮮恩亦不可過於厚而無節過厚無節則難乎其爲繼而其弊復因之而起何也國家財賦止有此數今日貢稅所入視國初不多加多而宗室之生生無窮以一王府計之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將軍中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于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學士桂萼輿地圖紀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班祿且至百萬他省可知矣夫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已繁衍昌熾至此況繼此更數十年數百年之久更十世

數十世之遠乎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之矣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冊封卽遷併民居數十家費用官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月盛民之愁苦不可言喻今藩封之處城廂半爲紅牆若更數十百年將盡城廂不足以容之矣況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十歲卽受封文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卽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卽得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尉卽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卽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螻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藩議

九

陳建

房第微暖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蓋宗藩中有識者亦已深嫉此弊而懼其流之不可遏觀近日言官之疏可知矣嘉靖壬辰給事中秦鰲上言臣備員言官日閱章奏近見戶部題奉欽依以太倉銀三萬兩補給襄陵等府祿糧又以河東運司鹽銀萬兩補給代府祿糧臣竊見太常俸糧于光祿借給論者猶以爲非況太倉係上供之需鹽銀係解邊之用一旦捐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其端之不可啓而其終之不可繼耶蓋邇來宗室之困極矣

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如成綱之率。衆出城。殿傷吏卒。奇獲之。驀起來京。擅自奏擾。夫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勢必至此也。今地方之困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陝西當累年饑饉之餘。加以三邊師旅之擾。所在之存留既少。則各府之供饋難繼。其勢亦必至此也。戶部請以太倉運司之積補祿米不足之數。豈得已而然哉。臣愚以爲挹盈注虛。爲一時計。則可矣。非更化善治。終不可爲萬世法也。臣嘗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藩議

十

陳建

行人奉詔河南。聞宗室不知自愛者。往往下偶賤娼。至有花生殿下之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翰題爲前事。內開定子女以杜宗社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

聖旨。這事情待朕從容審處。臣獲覩德意。不勝喜躍。側耳二年。未蒙

聖斷。淺見薄識。固不足以窺聖意之所在。竊以爲豐林王之言。非特爲天下計。亦爲宗室計也。

陛下豈不諒其心哉。特以我朝封建之典。不宜輕變焉耳。且以

聖祖之神明。豈不知其末流之必至此耶。意謂歷世百年之後。自當因時損益。臣恐

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于今日也。晉漢高帝封三庶孽。牛天下。其後文帝用賈誼之言。遂衆建諸侯。以分其力。光武中興。封國甚廣。至明帝諸子。食邑太儉。曰吾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以爲善守法也。蓋事所當革。時所當改。而祖宗有未服者。子孫能體而行之。遇變而通之。正古人所謂達孝也。見今河南以早曠奏請。則周府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山西平陽又以連被重災。奏請則交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藩議

土

陳建

城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以供各府之奏計。亦明矣。陛下試取戶部錢糧出入之數而計之。山西河南陝西歲入若干。各府祿米歲用若干。今災傷蠲免之外。存留若干。一覽之間。則宗室難繼之繇。斯民坐困之弊。

陛下必有不忍不亟爲之處者矣。愚按此疏。深切著明。勸諭懇懇。臣子愛君愛國。不當如是耶。然疏內亦止言時宜於變通。而導君以自爲變通。而終不敢明言所以變通之策。若有所難言。故爲是引而

不登者雖朝廷有旨該部看了來說而終亦不聞有所施行者何哉嗚呼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宗室祿米之弊上下困窮已極其變通損益更化善治誠猶脂火積薪救之有不容少緩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敢議雖朝廷亦以重違

祖訓重拂宗藩遲回猶豫而不欲遽然有處矣天下之事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藩議

十一

陳建

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漢法卽與成周封建之法大抵相同蓋聖王立爲五服之制定爲五世之澤實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五服既盡則恩澤不容於不軌雖懷無已之情其如理勢之難何哉朱子於宋事亦曾有憂焉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駁駁四五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項在漳州因登極恩宗室量試由官者一日之間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

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月盛爲州郡之患今已有一二州郡倒了嗚呼宋室孤遺之給量試之恩比今祿米猶不及十一也而朱子已不勝其隱憂深慮使朱子生今之世觀今之事勢其爲憂慮又當若何區區私憂過計謂空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庶乎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以絕其昌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藩議

十二

陳建

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之可爲同門異室之制乎我

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封親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
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宜初封親王之子方許封郡王其襲封親王之子盡止封將軍乎今制郡王將軍祿米皆中半折鈔百官俸米則至有二三分實支而七八分折鈔者今郡主儀賓而下獨不可同百官之例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待祖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鎮國中尉而下皆

與親王無服與朝廷疏遠蓋正月給孤遺俸三
四石斯亦足以贍其生乎宋制又設爲宗學選疎
屬資質明敏者教之使拉得從事科舉今蓋做行
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人宗室則一百卷取中五
十庶宗室有才者皆爲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
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
事勢之不容已者私憂過計經世君子試思之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藩議

古

陳建

宗給論

周弘祖

嘉靖八年宗室載屬籍八千二百三人親王三十
位郡王二百三位世子五位長子四十一位鎮國
將軍四百三十八位輔國將軍一千七十位奉國
將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鎮國中尉三百二十七
位輔國中尉一百八位奉國中尉二百八十位未
名封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名嘉靖三十
二年部臣駁陽德題稱各府祿糧共八百五十三
萬石卽山西存留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
二百一十二萬石河南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給論 圭 周弘祖
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嘉靖四十四年御史
林潤給事中何起鳴題稱天潢之派已盈三萬餘
位集多官會議六十七條題奉欽依賜各宗藩條
例內一款議處改折郡王及鎮輔奉國將軍三分
本色七分折鈔鎮輔奉國中尉俱四分本色六分
折鈔郡縣主鄉君儀賓俱二分本色八分折鈔
自古帝王有天下也莫不褒隆宗室以資維城之
助然萬世周悉之處萬物一體之仁亦未始不行
乎其間有褒隆之典而無周悉之處者漢是也無
周悉之慮而有一體之仁者宋是也彼其大啓九

國周匝三垂宮室百官制侔天子。乘隆至矣而末流橫溢僭逆屢生。文帝采賈生之議景帝用晁錯之計武帝施主父之策累世積謀若防巨敵幸而勝之使有三子者早爲周悉以慎厥初則終漢世其強當不至於七國之變其弱亦何嘗有奉叛恐後者哉力強則勢軋封大則難繼天子狙難繼之恩則僭僭諸侯擅相軋之勢則驟生欲其不逼上而陵下也難矣爰起於權替必過懲以制之業作於勢軋必極力以撓之世遠情疎加之以過懲力撓欲其無廢隕而耗數也亦難矣宋以睦親廣親

教後皇故

軍中尉以世等差迄於無窮皆食租米稅勿千民事有漢室褒崇之盛而無漢室尾大之危漢至元成諸侯王子孫漸盡矣宋至靖康凡六世隨輝渡江僅存百人當今麟振蕃懋秦晉曲陽慶成西河交成永和周楚魯蜀華陽代山陰襄垣宜寧潯川定安靈丘懷仁肅遠慶岷南渭韓濂唐趙鄆襄淮德崇吉益衡汝榮靖江戈陽江川四十二府數盈三萬有餘位自古宗藩之盛未有如今日者昔皇祖固未能豫親今日宗支之盛而不容不以厚道

矣

祖訓職制章云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擬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然廷臣每重其議而不敢發者良以鎮國將軍其祿已比一品即欲換授當以何官與之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翰論

大

周弘祖

陞轉如常選法則黜陟亦當如常考法其致政而歸也又將何以處之其勢固有所不可也無已則宗學平稍倣宋制而爲之每府建立宗學三年大比則於每藩鄉試各增解額數名以廣與其賢者除已封外其未封未名者斷以某年月日爲始俱令就學每月人給廩米二石考較監臨屬之提學及御史官一如府州縣儒學之例每歲各以三等簿填註考語奏聞而歸其籍於宗人府其登薦科目者換授轉遷皆如進士舉人之例且如王親不許授以京秩其致政歸也亦以考察舊例處之如

大

周弘祖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翰論 大 周弘祖
年老致仕則以原職俸祿終其身貪暴不謹則亦黜爲庶人明其罰其不與登薦者三十歲爲限肄業十五年之間學行考語五居上等十居中等宗人府以名聞釋褐授職如舊制不及格比照祖制襲封事例減半給祿其棄禮義捐廉耻甘居下等者遵
祖訓輕則降等重則黜罰之其宗學所設儒官亦須稍重其權又必便於御史憲臣之節制者每府以宗室人數爲準大約二百名設與一官此來人已試而行者特在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翰論

大

周弘祖

皇上親定其禮制而行之耳嗟乎此亦補偏救弊規也非全筴也何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斬絕也爲絕不爲恩也非聖主之薄也勢有所不能則禮有所不可也稽之史傳漢更生唐神通宋汝愚皆以碩德名臣夾輔帝室光武係長沙定王之後玄德乃中山靖王之裔一則以販米爲生一則以織蒲爲業何嘗有一官半職耶即此觀之則知歷代之所以處宗室者初未嘗槩施以祿養之恩亦未嘗獨禁其入仕之路也先儒朱熹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王之子則嫡子一人繼王庶子皆封侯侯惟嫡子一人繼侯餘子皆無封今若仰體

祖宗善變之心裁以聖賢中正之道參之漢唐宋已成之規郡王而下見封者止許一子承襲本爵餘又遞減至五世而絕其在五世之外者士農工商使其自便大約爲民者量免本身祿泛差徭其有犯法爲非者有司俱得照齊民一體斷究處置其出仕者大約如宗學出身之例其有犯贓作惡者撫按官俱照百官一體彈劾罕問此則萬世可行之道也但其事體重大其議非一人所敢倡其怨

非一人所敢任。若

聖明主持于上。賢宗室調停于中。百官協贊於下。曉之以理。勢窮極之。故告之以朝廷不得已之心。亦無不可行者。請再以宗藩之心推之。其中富裕者雖多。而艱窘者亦不爲少。大抵祿人雖存定額。錢糧有數。經歲不得關支。長養聚于一城。生意蕭條。舍此又無他計。與其厚之以有名無實之祿。孰若開其自生自養之天。愚竊謂照前通融。匪獨朝廷幸。尤諸宗室幸也。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室策

王世貞

宗室策

王世貞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人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

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卽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尉百千人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卽卒不幸而閒有吳濩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酌。志故也。雖然。親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室策 王世貞

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等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令之而當爲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令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率率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

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飾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至東夷西戎之內。卽窮岩版築其人。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

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固之一城之內。彼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字攸齊。不得疑元魏。不得總周不德。唐不得孝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室策

三

王世貞

恭掄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闕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千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之廢簪鬋。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遄延以異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

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室策

三

王世貞

同姓諸王傳序

鄭曉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近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畧。益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蓀塞。山戎爲宰。王度渝關。跨遠東西。竝海被朝。鮮聯開原。文市東。北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同姓諸王傳序

五

鄭曉

更上谷雲中。羣居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大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遼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般隴之險。周泰都圻之地。牧圻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局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勝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輶輪不絕。乃若周楚。齊。潭。魯。蜀。諸王。竝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

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

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于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

控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龍驤莫鮮。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鼎錯之謀。

凌逼既深。情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雄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勅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網。彛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同姓諸王傳序

五

鄭曉

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卽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恣而抗漢。以故十八餘年。間有園土之收。求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冀鐻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

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
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
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日窘
至有共簋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
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
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哉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同姓諸王傳序

王

王世貞

同姓諸王表序

王世貞

昔哉班固之引詩曰：「佻人維藩。」太宗維翰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敦睦之說。蓋首唐
樹肺腑以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
爲王。王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
勛德。無兩周公而爵斬九命。地裁百里。衛鄭以下
可推已。自秦始私天下。孤立自雄。諸公子無尺寸
之地。拱手以成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鑒其失。故
襄王王齊。元王王楚。王濞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
代。皆跨州兼郡。建城數十。宮室百官。竝制京師。議
者議其矯枉過正焉。易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
降其官屬。而苛責以法。而削其權。至東平憲王。遂
兼驃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上。而隱然臣庶之
列矣。魏晉而後。人爲常伯。出鎮岳牧。積資累望。始
遷冊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無所軒輊。隋
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天子之親弟子爲之。正
一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疎者爲之。從一品以逮
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及六
代。秦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漠。
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爲行國。以畜牧自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同姓諸王表序

王

王世貞

娛樂或控西蕃。賦城郭爲食邑。又竭府庫之金帛。綿紗以資之。至世祖之昭穆。始約畧如唐宋時而

爵秩稍崇。事寄亦稍重。

明典

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衛磐石。即位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諸王。泰王都長安。晉王都晉陽。

燕王都燕。周王都汴梁。楚王都武昌。齊

王都青。潭王都長沙。魯王都充從子。靖江

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明諸王表序 王世貞

亞薩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於天子一等。靖江歲祿

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親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

而拜。謂可謂隆崇之極矣。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王。郡王之支子。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

子爲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爲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

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而親王之女

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謂廣矣。

高皇帝既厭群臣。太孫御極。而二十三王者皆叔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上。裁之

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黃以鼂大夫之謀。進

而掩襲時下。僂辱繼之。諸叔恠恠。人不自保。

文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

武絕倫。猛將修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狂前勝。宸濠。乘國瑕。用其螳螂之斧。蛙鼃之鼓。而當伏軾不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明諸王表序 王世貞

旋踵而糜碎。雖順逆之理。縣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

不預。百口之命。仰給於縣官。卽小有淫佚。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繫於請室。百世之社。頃不屋矣。然

而麟趾振振。翁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繫一城祿。請不給。仕

官永絕。農商莫通。於是裨王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司

農宗伯。技殫筴困。而無所措手。迺有請滅歲祿者。有限官勝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

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愚竊以爲海內大省十有五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足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困宗則其人不戀土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同姓諸王

王世貞

王世貞

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爲冠服而亡俸廩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疎不間親下不議上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親悉也

宗學私議

王宗沐

宗室藩衍其麗不億根厚枝繁按之前代未有自非

祖宗深功厚德何以有此然祿糧不繼撫臣往往告乏而犯法益衆憲臣往往參題而部院制法防流臺諫陳言救弊無所不至然終未有能建不拔之策以漸收服馴之效者其故在於未治其本也夫根本之不圖議法之未備而徒於其末流旋加補緝是無怪乎其能稍彌于東而復出於西議及於此而復遺於彼也夫人生有欲不學則不知道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學私議

王宗沐

王宗沐

治人有術無教則不能齊故周公憂伯禽之驕則常抗世子之法漢高知趙王之刃則爲立強梗之師至於庶民閭里愛其子與孫者未嘗不聘明士而授之經史禮儀何者蓋習漸薰陶則禮義浹洽必其服習既久而猶有不率者然後稍以法制繩之譬之治水既清其源尤防其溢則雖有排擊崩潰之勢而猶可收隄防彌伏之功也

祖宗開創之時諸府竝建時位號未蕃法制因畧而今則且數十倍于舊矣夫事不素教既無以興起其禮義之心富貴養復有以滋其驕慢之性而

檢夫讒人又從而倡導其間以爲憑藉依倚之地是以侈肆莫約妄勝無紀甚或權埋匿殺殺人奪市囂群聚衆游冶挾妓至於不可殫述者無所不至恭治懲戒之廣交於公車橫肆侵陵之苦偏於里巷若是者非所以復其性也 大府統攝既衆其勢反有所不行而長史等官又不能皆賢其於請名請封又不能無所需索於其間貸者假貸以爲賄則日積怨聲強者自恃而不行則工謀挾詖是以在官司則似困於祿米之多而在 宗藩則綢有不及之嘆其原在無專官以統之而無以察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學

圭

王宗沐

其情若是者非所以使之得其所也夫不復其性而欲使其不悖于行不得其所以欲使其無撓于法則在治民且不可而況于 宗室乎平居棄之而不教而及其罹于罪也則重以法裁之是在治民且不可而況于 天子之親親乎比觀時事天下之可慮莫大於 宗藩知根本之病所當急圖法制之疎所當亟變細推利害莫若凡 宗室除親王不論外其有王府去處別立宗學每學中

爲
祖訓之堂東西爲廂署做儒學設官五員鑄印分寄

四齋卽擇 宗室中之有學行者爲之而題其銜曰署某處宗學事將軍中尉以時集 宗室於其中讀書習禮而別請專 勅詳議條款授憲臣以提督之責凡有不率教者輕則宗學官停立責治於堂下稍重則提督徑革祿米示 重則奉提處治而凡一犯一妄必鳴于宗學申提督官如制批允方許聘娶生子則報于宗學申于提督官處查係批允某氏所生方爲准理每季終提督官類行長史衙門具題喪祭房價悉依此例凡經提督開准而長史衙門抑勒者奉呈治罪重則以駐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學

圭

王宗沐

問革其有分齋所屬不率于教者罪連齋官提督官與署學事者分居東西廂凡 宗室于宗學及提督官長揖而宗學及長史於提督官依儒學體其有果能篤學修行者提督官歲終類呈撫按衙門請 勅獎勵及或以罰住祿米移賞沒則宗學之傍設爲宗賢祠以祀之其宗學升晝聚散俱於祖訓堂下稍同儒學如是既有學以教之而又有專官以統理之賢否分明人各自勵薰陶積漸日能興起改行以務爲修飭而或者以爲 宗室之尊似不可屈體於有司累朝未行似不可變亂於今

日疎不知臨之以師道而非治以官府之法則臨
雍拜老雖天子而不以爲卑尊之義禮而非徒待
法制之詳則救弊持盈雖創始而不以爲亂官專
則事必集法信則人知譽於其教之中而卽寓
約之之法卽夫裁之之義而亦所以爲全之之仁
上焉者就學而益明中焉者畏威而寡罪是豈徒
以姑紓天下燃眉之急而亦所以固本支百世之
傳因變慮防計無急於此者粗舉大畧得大人君
子才識憂時者思其不及而增其未備見諸行事
則數歲之後天下之受茲福者有不待繩法而應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學私編
廉之憂可正矣 王宗休

宗室科目議

黃汝亨

高皇帝天潢之派日演日繁宗室子弟祿食不贍
其才者不得借有司薦奮身功名上之寄情詩文
翰墨抗顏千秋不則耗之聲色狗馬游俠爲羣其
氣將驕不可制庸人不得借齊民之業以代租稅
迫而饑寒又迫于無所之則有點鶩不可知之事
官府弗能束管理弗能諭也余觀江右往往見告
則天下宗藩可知易窮則變寧無道以處此荆
公有言祖宗親盡則祧而況子孫今使無爵庶人
一體齊民俾作生業則資身有策人樂爲善而才
者就試有司班章縫之列一體應試高等者予以
廉貢幸而遇則登賢書効一官則才不才各有所
藉俱足以代祿之窮今江右之膠庠亦既濟濟幾
百人矣河南中式與江西中式者有人矣而諸生
輩歟以侵其廩食科貢之數爲言論者難之余
謂朝廷愛養人才而破格以待宗室之子弟
不失爲親親賢賢之盛典也宗室能文章者卽
子之廩以次貢而以鄉賢書薦何不可者但此一
人耳無二職則無兼係其領宗祿者弟子以廩生
名色俾得入貢而食廩者不得重支祿輸貢期必

若千年國家卽爲 宗室增此一士而不侵本學諸生之名額鄉薦時被升者亦爲 宗室增此一士而不侵通省諸生之名額至于任職支俸矣亦不得兼支祿其以禮致仕不以賄賂敗者仍許支應得宗祿以養其廉而 宗室中有黠悍不馴子弟自管理外仍委以照本支一派嚴分訓之責則既可以代祿之窮無煩度支可以育才展其用益固維城可以弼教錫其類無虞悍暴一舉而三善備法莫良于此矣至于宗學官不必添設卽于郡縣博士分隸俾與諸生相摩相齒亦教化之務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室科日議

手

選輔導預防閑以保全 宗室疏 馬文昇
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 宗室奉藩循理恪遵

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

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

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

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

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母寵愛之莊公不早

防閑封之於鄆縱彼所爲候其惡深舉兵伐之如

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宗室科日議

手

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譏此天下
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

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

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

封建諸王藩屏 王室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王

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爲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

爲奉國中尉 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

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

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

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
膳奉祀典實紀善員醫典儀所各有正副官二員
件讀四員教授一員外各設內官以理一國之政
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
方任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
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
彼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蜀襄
淮德吉徽崇等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外
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
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吏

萬文淵

其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
出入尤爲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
屬或族屬頗疎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
官員不敢諫正其鎮巡三司官懼其妄奏欺侮離
間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潛畜
異謀而烝淫不道者有強擄軍民子女而打死人
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至成仇敵者有密取外人之
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姦用者甚至宮闈不
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
與市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不足欠負於人較

馬全無徙步於市雖有祿米不能供其浪費矣及
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違

祖訓事干

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削去爵秩
者有革去祿米者况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之天
下又恐史冊書之貶譏後世誠有玷於朝廷若
使原設輔導外官內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
府親王皆爲戒諭鎮巡等官預爲具奏豈有前項
之事哉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
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勅各藩王除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吏

萬文淵

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
明白具奏缺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勅
司禮監於相應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
照缺給賜前去以後有缺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
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
所不許凌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
名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紀善件讀
教授乞勅吏部今後有缺務要訪察國子監并
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爲不善長史等
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如再不聽密切

具奏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情輕者降勅切責若干官關重事差內官皇親前去體勘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劾問藩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其藩王府輔導官員亦要日逐請王於善堂內講讀習禮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爲者各府郡王自行禁治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爲不法之事呈明世法錄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藩王選用妾

馬文昇

會本著實具奏上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妾媵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不許於本府軍較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強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准事例名數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奏奏長史教授降調遠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族較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詐哄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事發發邊遠充軍色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其過于此臣叨任大臣每

見宗室所爲不善事發容之則違

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切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七終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藩王選用妾

馬文昇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八目次

兩淮鹽法

泰州分司 淮安分司 通州分司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弘治間歲辦 萬曆間歲辦

行鹽地方

洪武元年起至萬曆七年議兩淮鹽課

兩浙鹽法

嘉興分司 松江分司 寧紹分司

溫台分司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目次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弘治間歲辦 萬曆間歲辦

行鹽地方

洪武元年起至萬曆十年議兩浙鹽課

長蘆鹽法

滄州分司 青州分司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弘治間歲辦 萬曆間歲辦

行鹽地方

成化六年至隆慶六年議長蘆鹽課

山東鹽法

膠萊分司 濱樂分司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弘治間歲辦 萬曆間歲辦

行鹽地方

洪武二十六年起至隆慶五年議山東鹽課

福建鹽法

上理等場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弘治間歲辦 萬曆間歲辦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目次

行鹽地方

正統十三年起至萬曆八年議福建鹽課

河東鹽法

解鹽東場等場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弘治間歲辦 萬曆間歲辦

行鹽地方

成化十年起至隆慶四年議河東鹽課

陝西鹽法

漳縣鹽法井 西和縣鹽井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弘治間歲辦
行鹽地方	萬曆間歲辦
正統三年起至萬曆五年議陝西鹽課	
廣東鹽法	
小江等場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弘治間歲辦
行鹽地方	萬曆間歲辦
正統七年起至萬曆八年議陝西鹽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詞次
四川鹽法	三
廣福等井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弘治間歲辦
行鹽地方	萬曆間歲辦
景泰四年起至隆慶二年議四川鹽課	
雲南鹽法	
黑鹽等井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弘治間歲辦
	萬曆間歲辦

行鹽地方	
正統九年起至正德十三年議雲南鹽課	
工本鹽鈔	
洪武十七年起至宣德五年則例	
餘鹽	
景泰元年起至嘉靖十五年則例	
開中	
洪武二十六年起至萬曆六年則例	
鹽引式	
洪武年定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詞次
掣割	四
正統三年起至萬曆九年則例	
鹽禁	
洪武二十六年起至萬曆十二年則例	
優處竈丁	
洪武二十七年起至隆慶元年則例	
差官清理	
永樂十三年起至隆慶六年則例	
鹽場官吏禁約	
正統元年起至嘉靖二年則例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八

史官

陳仁

鹽法

國朝鹽法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司以百計大小引目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各鎮銀三十萬有奇閩廣二省課額無多并池二鹽撈辦亦易長蘆山東價廉課充惟淮鹽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皆艱於徵納額

祖宗立法最善歷朝累更盡失初意如常股存積空有其名餘鹽割沒倍增其數甚至設工本以妨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額通河鹽以亂正準二者其弊滋甚近年議革鹽法始通若額數漸加規條漸密則因時變通備述于後

兩淮

洪武初置都轉運鹽使司

泰州分司 富安場鹽課司并茶場鹽課司安豐

場鹽課司角斜場鹽課司梁垛場鹽課司東臺場

鹽課司何垛場鹽課司小海場鹽課司草壩場鹽

課司正德二年歸併泰州小海場于此丁谿場鹽

課司

淮安分司 白駒場鹽課司正德二年改屬泰州

分司劉莊場鹽課司廟灣場鹽課司板浦場鹽課

司伍祐場鹽課司徐濱浦場鹽課司新興場鹽課

司莞濱場鹽課司臨洪場鹽課司正德二年分爲

二場○興莊團場鹽課司

通州分司 呂四場鹽課司餘東場鹽課司餘中

場鹽課司餘西場鹽課司金沙場鹽課司西亭場

鹽課司石港場鹽課司馬塘場鹽課司掘港場鹽

課司豐利場鹽課司天賜場鹽課司成化十八年

開設以莞濱場原額鹽課派撥三分之二煎辦○

儀真批驗所淮安批驗所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鹽場三十處歲辦鹽三十五萬二

千五百七十六引一百斤零

弘治間歲辦 每歲改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

百八十引內本色常股鹽三十九萬一千八百二

十五引存積鹽二十五萬八百二十九引折色鹽

六萬二千四百八十五引

萬曆六年歲辦 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

引內常股鹽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存積

鹽二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四引歲解太倉餘鹽

銀六十萬兩

行鹽地方

應天府寧國府太平府揚州府鳳陽府廬州府安慶府池州府淮安府滁州和州南昌府九江府南康府建昌府臨江府撫州府袁州瑞州府饒州府○贛州府南安府吉安府三府後俱改行廣鹽○武昌府黃州府漢陽府岳州府荊州府常德府衡州府德安府辰州府承天府鄖陽府襄陽府寶慶靖州南陽府所屬十三州縣此下俱嘉靖二十七年增○汝寧府陳州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三

洪武元年定兩淮歲辦鹽數每引重四百斤官給工本米一石後改行小引每引重一百斤○永樂間議准准鹽每引納米二斗五升或小米四斗遇米貴小米亦止二斗五升兩浙同○正統二年令兩淮官鹽聽各商於貴州地方貨買鹽引于鎮遠府告銷○七年令兩淮運司所屬鹽場以路途便利者爲上場富遠者爲下場富安豐梁梁東臺何梁五上場配臨洪一下場丁綰草堰小海白駒劉莊五祐六上場配徐濟一下場新興角斜拼茶豐利馬塘石港西亭金沙餘西九上場配楓浦一

下場餘中餘東呂四三上場配楚濟一下場福港

十上場配廟灣一下場凡支鹽之時上場派盡方以下場轉數補派以便鹽商○十三年令兩淮運司於各場利便處置立倉囤每年以揚州蘇州嘉興三府所屬附近州縣及淮安倉并兌軍餘米內量撥收貯凡竈戶若有餘鹽送赴該場每二百斤爲一引給與米一石年終具奏造冊申報其鹽召商于開平遼東甘肅等處開中不拘資次給與兩浙運司及松江嘉興二分司仁和許材等場亦准照此例○十四年令增兩淮存積鹽爲四分召商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四

供給邊儲○景泰元年令增存積鹽爲六分○三年令兩淮運司各場竈戶有將該徵糧草不分起運存留願折納餘鹽者每正糧米麥豆五斗草五包束各折徵鹽一小引○成化四年奏該富安豐梁梁東臺何梁五場配搭楚濟場丁綰草堰小海白駒劉莊五祐六場配搭臨洪場新興角斜拼茶豐利馬塘石港西亭七場配搭徐濟浦場金沙餘西餘中福港呂四五場配搭板浦場餘東一場配搭廟灣場○七年令減兩淮存積鹽仍爲四分常股六分○弘治二年令兩淮各場鹽囤地方皆

東西南北爲界如南北爲門爲路則東堆存積西堆常股定立石碑每圍止一千引如總催名下有一千五百引一千爲大圍五百爲小圍先儘存積足數然後收常股一年鹽課皆完方徵收下年者委官盤鹽務逐引秤盤不許丈量堆梁查算○又令兩淮運司守支客商成化十五年以前無鹽支給者許收買鹽丁餘鹽以補官引免其勒借米麥成化十六年以後至二十年以前正支不敷者亦許買補該勸借賑濟米麥仍照支鹽分數上納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已辦未完者嚴限追補完足

給與各年應支客商不許收買餘鹽該勸借賑濟米麥亦照例上納○十六年令兩淮運司派鹽將天賜廟灣二場改作正場搭配板浦支給豐利梁梁餘中三場搭配荒濱臨洪徐濱支給○十七年令兩淮巡鹽御史清理各場竄丁鹽課有丁少辦納不敷者許多餘鹽課灑派丁多去處帶辦待後貧難場分竄丁復舊各照原額辦納○又議准准鹽累年開中過額致累商人以後止開實在之數免致額外透派目下續到應透派者聽巡鹽御史徑行運司換取未開常股空額免其添價○正德

七年題准兩淮各鄉竄丁每歲該辦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每引納工本銀三錢五分解送運司給散煎辦竄丁今辦納不煎每引減舊額徵銀二錢年終運司徵納解部○又令改富安安豐梁梁東臺何梁草堰角斜拼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爲上場馬塘天賜西亭新興餘中餘東廟灣掘港伍祐劉莊白駒小海丁谿爲中場荒濱臨洪板浦徐濱爲下場○又令寧夏開中兩淮運司本年分鹽課每引定價二錢五分不拘糧草取勘時估賈賤道路遠近定立斗頭斤重撥納本色不願納本色者兩淮鹽課每引納銀四錢五分河東每引三錢聽從各官召商糴買抵數○嘉靖六年議准兩淮運司餘鹽每二百斤淮南定價八錢淮北六錢○七年奏准南京戶部遇運司齎領鹽引額辦之外增刷引目兩倍共一百四十萬道每五十道爲一封移咨都察院轉行巡鹽御史用印鈐蓋發運司收領自嘉靖七年爲始照商人各邊報中引目以額鹽總數爲則如原在邊中正鹽一千引詳報中餘鹽二千引照年分場分配搭淮南每引定銀一兩二錢淮北一兩內各除資本銀二錢五分准

南納九錢五分准北納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照數給與引目令其自行買補免其納贖○八年議准自嘉靖七年爲始各邊中正鹽一引到於運司令添中餘鹽二引先納引紙價銀六厘行南京戶部添刷引目二道給與商人正鹽照舊派場納贖開支添中二引聽各商自行買補過所如法秤掣每引除包索二十斤其餘每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准北納銀六錢支掣之後赴司納價解送太倉庫候各邊支用添刷過引目年終通查搭配過邊商報中若干支賣繳到者照正額引目截角解

部未支者運司貯庫造冊送部查考候次年照數補刷每年轄足一百四十四萬道以備開中○九年議准停止添刷引目每鹽一引五百五十斤過所內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其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每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准北六錢就令本商納完給小票執照發賣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赴運司上納○十五年議准兩淮正餘引鹽照舊五百五十斤爲一包內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每二百斤淮南原定價銀六錢五分又六十斤該銀二錢一分零共銀八錢六分零今減作

銀八錢准北原定價銀五錢又六十五斤該銀一錢六分零共銀六錢六分零今減作銀六錢此外若有夾帶淮南以一百六十斤准北以二百斤各納銀一兩以憑築打大包茲弊○二十八年題准餘鹽二百六十五斤在淮南徵銀七錢准北五錢一厘二毫○三十年議准兩淮運司除將原額正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及餘鹽并行開邊報中外自嘉靖三十年爲始每包內加二百斤令商人照數自行買補與同新舊開邊正餘鹽數俱作一包赴儀准二所過掣淮南准北悉納銀解部○三十一年議准行兩淮巡鹽御史轉行運司每年查照原定里分掣過引目出給水程填註期限并商人實址姓名開申巡鹽移文各該行鹽地方巡按轉行所屬如遇各商運到引鹽卽拘令報官賣畢就拘退引截角封送布政司直隸南州按季差人類繳運司交割仍申巡按勾銷但有過限繳不足數卽查追提問每年終巡鹽仍通查該繳退引奉行戶部查果不及原派數目至三千引之上者將各司府州縣掌印官參奏問罪○三十二年題准解京割沒銀兩量扣留作工本將各場窳白

分爲上中下三則收買餘鹽三十五萬戶分派詳
納商人每中額鹽二引帶中工本鹽一引照依正
鹽定價上納本色糧草○三十七年議准工本鹽
每引淮南七錢減銀二錢淮北五錢一厘二毫五
絲減銀一錢五分免其官買鹽斤令商自向各場
小竈買鹽赴掣其扣買收買工本割沒銀照舊解
部仍要每單淮南六萬六千引外加三萬四千引
爲一單淮北三萬四千引外加一萬六千引爲一
單每年淮南四單淮北二單務期一年掣盡○四
十年題准儀准二批驗所各商未掣鹽一百五十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九

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引計淮南十八單淮北六
單所載共該餘鹽銀一百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兩一錢委官盡行改細秤掣每引五百五十斤若
多五斤以下照常割沒五斤之上照夾帶間擬大
約每單實解出餘鹽一萬一千九百一十引一百
七十斤折算改作正鹽配引附掣照例徵納餘鹽
銀兩項補逃亡定額無徵之數○又題准湖廣衛
寶二府仍食准鹽耶陽一府造入兩淮行鹽地方
引具撥鹽發賣○四十四年題准工本鹽雖有報
納而正鹽未免停積且商竈俱困將工本鹽三十

五萬引盡行革去止解餘鹽銀六十萬兩○隆慶
二年議准河鹽引價著爲三等分撥見引淮南定
銀九錢淮北定銀八錢分撥起紙關引淮南八錢
淮北七錢分撥到司勘合淮南七錢淮北六錢若
邊商齎執倉鈔勘合到運司責令內商照依原定
價則收買以便即日回還不得稍勒留難仍將內
商的名報出造冊在官如遇支鹽到橋頂壩行令
白塔河安東壩各巡檢驗放鹽船如該掣鹽一百
引方許造單如無新引不許過橋入單著爲定例
○四年令兩淮鹽法盡復大鹽舊例○萬曆五年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十

題准先因兩淮推鹽擁滯數多暫停存積今照舊
開中○七年議准淮揚二府逼近鹽場州縣聽其
以米易鹽止許肩挑背負不許多細大包其二府
所屬原派官鹽一千引者止派五百引五百引者
止派三百引責令各州縣倉選殷實鋪戶赴儀淮
二所架下分買掣過單鹽運往拆賣鹽盡仍將鋪
戶領過引目繳報

兩折法武初置許村場鹽課司本司
嘉興分司 西安場鹽課司 鮑郎場鹽課司 蘆瀝
場鹽課司 海沙場鹽課司 橫浦場鹽課司

松江分司 下沙場鹽課司青村場鹽課司袁浦

場鹽課司浦東場鹽課司天賜場鹽課司青浦場

鹽課司下沙場鹽課司正統五年添置○下沙三

場鹽課司正統五年添置

寧紹分司 西興場鹽課司錢清場鹽課司三江

場鹽課司曹娥場鹽課司龍頭場鹽課司石堰場

鹽課司鳴鶴場鹽課司清泉場鹽課司長山場鹽

課司玉泉場鹽課司穿山場鹽課司舊有昌國正

鹽場鹽課正統五年併此大嵩場鹽課司舊有岱

山蘆花二場鹽課司正統二年併此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土

溫台分司 永嘉場鹽課司雙穗場鹽課司長林

場鹽課司黃巖場鹽課司杜濱場鹽課司長亭場

鹽課司天富南監場鹽課司天富北監場鹽課司

杭州鹽倉批驗所紹興鹽倉批驗所嘉興鹽倉批

驗所溫州鹽倉批驗所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鹽場三十五處歲辦鹽二十二萬

四百五十七引二百斤零

弘治間歲辦 每歲改辦小引鹽四十四萬四千

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斤二兩內本色常股

鹽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六引一百三十二斤

存積鹽八萬九千二百六十四引八十八斤折色

鹽二十二萬一千六百八引一百二十八斤十兩

九錢七分

萬曆六年歲辦 小引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

十九引一百四十斤內常股鹽三十一萬一千三

百三十八引一百六十四斤六兩二錢存積鹽一

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引一百八十四斤一十一

兩八錢歲解太倉餘鹽銀一十四萬兩

行鹽地方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土

杭州府紹興府寧波府台州府溫州府金華府衢

州府處州府湖州府嘉興府嚴州府松江府蘇州

府常州府鎮江府廣信府徽州府廣德州

洪武元年定兩浙歲辦鹽數每引四百斤給工本

米一石後改行小引與兩淮同○正統十四年令

增兩浙存積鹽為四分○景泰元年奏准近場滴

丁令於鹽場煎辦鹽課水鄉窳戶離場三十里之

外者每丁歲出米六石或折收價物置立倉庫收

貯委官專掌按季查算滴丁代納鹽數若干照名

給與食用令增存積鹽為六分○成化七年減存

積鹽仍爲四分常股六分。○九年令兩浙巡鹽御史督同分巡分守并運司官清查竈丁其絕戶及寡婦鹽課照數開豁以清出多餘消丁頂替再有餘丁照例辦課切丁候長成辦鹽俟造冊備照仍類造送部自後每十年一次其水鄉竈戶每引納工本銀三錢五分解司給散竈丁或年終解部送太倉各邊支用。○十九年令浙西場分每正鹽一引折銀七錢浙東折銀五錢解送太倉候餘鹽支盡仍納本色。○弘治元年奏准兩浙鹽課二十二萬三千三百餘引內除水鄉折銀三萬餘兩實鹽八萬九千七百餘引將解京折價浙西每引原定七錢減爲六錢浙東原定五錢者減爲三錢五分。○又令兩浙水鄉鹽戶每一引納銀六錢煎辦竈丁存積鹽課俱納本色其常股每引折銀三錢候商到支給將價照例於勤煎竈戶餘鹽內補買補課。○二年令各場竈丁離場三十里內者全數煎辦三十里外者全准折銀每年十月以理徵送運司解部其折銀則例每一大引浙西六錢浙東四錢。○正德九年奏准兩浙鹽每引二百斤許帶餘鹽五十斤連包索五十斤共三百斤爲一引。○十

三年議准運司所屬前村等場額徵本色鹽不及百斤者照浙東西折鹽官價徵銀解部。○嘉靖六年議准兩浙運司嘉靖五年以前空額折銀仍令解部原徵本色大引折小引鹽聽候照舊開中其嘉靖六年以後年分折價小引鹽例該解京者俱存留運司每引定擬價銀四錢戶部遇有邊方奏討與同前項原徵本色引鹽陸續開中。○十一年奏准浙東額鹽五萬二千五百六十六引引少鹽多浙西額鹽一十四萬六千四百引引多鹽少派場之數於浙西數內改出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四引派與浙東疏通鹽法。○十三年題准永嘉場衝壞沙灘逃亡竈丁折銀鹽課查祭縣民田地池均派包補隨糧徵收發場起解。○十六年題准兩浙官商不到之處立爲山商鉛山弋陽貴溪永豐靖江昌化浦江武義東陽義烏湯谿永康建德桐廬壽昌慶元宣平縉雲景寧雲和二十縣每程一張納銀六錢於富陽臨安新城嘉興秀水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武康諸暨新昌嵊縣奉化泰順青田十七縣每程一張納銀四錢三分其餘坐場縣分各令竈丁肩挑易賣仍修復松江分司令分司官駐劄督

皇朝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主

課○二十年題准台州府長亭黃巖甘濟三場引
且一票作爲一引每票照鹽三百斤納銀九分○
二十四年題准兩浙歲辦水鄉鹽課照舊折價解
部存留在場者徵收折色解貯運司給商下場買
鹽聽掣○二十六年題准天賜場竹箔等處沙場
畝田八百二十六頃八十畝餘撥民窰佃種納銀
崇明縣解司過商人應得鹽價每一小引給與銀
二錢一分八厘其扣存之數解部○又題准兩浙
運司天賜場原額引目俱改派仁和許村二場輪
次買補完日就於二場打引截角運赴杭州和驗
皇朝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主

皇朝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主

橋票稅與各近便場戶買補折色引鹽等項銀兩
加增抵補仍查照戶部近議存積三分收中本司
每引加銀二錢上下以抵補前課之額○六年奏
准寧波府所轄五縣松江所轄二縣共一十四場
俱無住賣商引又未議行票鹽令食選牙卑置立
簿票每票一張照鹽三百斤納銀一錢二分○萬
曆十年題准兩浙鹽課務令盡數通完如有拖欠
每年終總計完欠分數將各運司縣場掌印管鹽
官照依京庫錢糧事例分別叅奏○又題准兩浙
巡鹽御史嚴督運司將杭嘉紹三批驗所每季掣
鹽俱以掣畢日爲始五十日內盡數交完餘鹽等
銀印給限帖發運行鹽地方住賣違者問罪如違
十日以外卽將引鹽追沒三分之一二十日以外
追沒三分之二一月以外盡沒入官如有風雨等
項阻滯量行寬假

長蘆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無武初
重北平河間鹽運司後改今名

滄州分公司 海潤場鹽課司 阜民場鹽課司 利國
場鹽課司 海豐場鹽課司 利民場鹽課司 益民場
鹽課司 海阜場鹽課司 潤國場鹽課司 阜財場鹽
課司 富民場鹽課司 深州海盈場鹽課司 海盈場

鹽課司長蘆批驗所小直沽批驗所

青州分司 越支場鹽課司嚴鎮場鹽課司惠民

場鹽課司與國場鹽課司富國場鹽課司臨臺場

鹽課司豐財場鹽課司厚財場鹽課司三汊沽場

鹽課司石碑場鹽課司歸化場鹽課司濟民場鹽

課司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鹽場二十四處歲辦鹽六萬三千

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零

弘治間歲辦 每歲改辦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人 鹽法

七引一百八十八斤零內本色常股鹽九萬九千

六百一十四引八十六斤零存積鹽三萬六十一

六十一引折色鹽四萬五千三十二引一百一十

零

萬曆六年歲辦 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八十八

十六斤內常股鹽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引

一百八十斤三兩三錢存積鹽五萬四千二百四

十二引一百五斤一十二兩八錢歲解太倉餘鹽

銀一十二萬兩

行鹽地方

順天府真定府保定府順德府廣平府大名府永

平府河間府延慶府保安府彰德府衛輝府○咸

化六年題准海盈等十三場陸路官運商人支

鹽課定自本年為始每二大引合為四小引折開

白布一疋徵解通州通濟庫交納以備折俸支用

○弘治二年令長蘆運司商鹽願發賣別處者聽

於所在官告驗轉給文憑改易地方其退引水程

仍照例告繳○正德五年議准長蘆運司在官鹽

課量場分速近定為四等召商中賣高下相搭其

速年不敷鹽斤官為立法令於納剩餘鹽自買自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人 鹽法

賣○嘉靖元年題准長蘆所轄場分有海灘地一

十二頃八十畝民竈挑修共立灘池以十分為率

三分補納逃亡額數七分給與各家償其挑修等

費○九年題准青州分司所屬濟民石碑惠民歸

化四場離小直沽批驗所寫遠支掣既難鹽課倒

燈相繼令竈丁每鹽一引納銀一錢給商買勤竈

餘鹽補數○十七年題准長蘆山東支引鹽其正

鹽二百五十斤外加包鹽二十斤連餘鹽四百五十

斤為一包此外夾帶照例開發進價入官其餘鹽

價銀務酌遠近限以月日不許於未掣未賣之先

通令稱貸課納。○二十九年議准涿州海盈場鹽戶內除鹽山縣近場一十三戶辦納本色其居住真定府衡水縣等戶每引納銀一錢利國等一十一場歲辦天津等倉課米每石徵銀五錢其海盈等一十三場折布鹽價銀舊例七分五厘今減一分各徵完赴司類解。○三十年令長蘆山東二運司各除原額正餘鹽運包索共四百五十斤自嘉靖三十年爲始每包再加餘鹽一百五十斤并加包索一十五斤通共六百一十五斤照常納價依數派場令商人買補。○三十九年題准長蘆鹽運司利民等場官鹽引目按各府州縣里數分別等則上則順天府屬四萬八百三十四引保定府一萬二千六十七引順德府八千五百五十九引大名府三萬八百八十三引彰德府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四引衛輝府一萬八百七十八引中則河間府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七引真定府一萬四千三百一引廣平府八千二百二十一引下則永平府三千九百一十八引通行發賣各該官司置立循塚文簿登記賣過引鹽并水程期限按季送巡鹽御史查考。○四十四年議准正餘鹽每包止許五

百六十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餘鹽二百七十五斤南所納銀三錢九分七厘五毫北所四錢三分七厘二毫此外多至二十斤者納銀一錢百斤以外間徒沒鹽入官二千斤以上查例發遣。○隆慶元年議准長蘆運司并二十四場官吏本色俸給共銀六百餘兩于各場應納雜價并鹽商腳價銀內支用河間府免行編派。○又令長蘆鹽運司歲增五萬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聽商自行收買。○六年題准張家灣批驗所舊以商人運到引鹽每一十引抽鹽一斤放支做工官軍後前鹽議免止每十引割收銀五厘解部該所見設官吏三員裁革。

山東
司洪武二年置
膠萊分司 信陽場鹽課司 濤洛場鹽課司 石河場鹽課司 行村場鹽課司 登寧場鹽課司 西由場鹽課司 海滄場鹽課司

濱樂分司 王家岡場鹽課司 官臺場鹽課司 固堤場鹽課司 高家港場鹽課司 新鎮場鹽課司 寧海場鹽課司 豐國場鹽課司 永阜場鹽課司 利國場鹽課司 豐民場鹽課司 富國場鹽課司 水利場

鹽課司洛口批驗所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鹽場一十九處歲辦鹽一十四萬

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零

弘治間歲辦每歲改辦小引鹽二十八萬四千

一百二十四引一百六十二斤內本色鹽一十四

萬九千八百九十七引一百六十二斤折色鹽一

十三萬四千二百二十七引

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九萬六千一百一十引

一十九斤五兩九錢內常股鹽八萬六千一百一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主

十引一十九斤五兩零存積鹽一萬引原小引鹽

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除折布民佃竈地

鹽引外實開還小引鹽一十二萬六千一百一十

引隆慶四年奏停存積鹽三萬引今見開額數歲

解太倉餘鹽銀五萬兩

行鹽地方

洪武二十六年定濟南府青州府兗東昌府萊州
府東平州○開封府後改食河東鹽○登州府徐
州邳州宿州○宣德五年題准山東信陽等場鹽
課每二大引折開日綿布一疋運司委官總催運

赴登州府交收備運東支用○正統十年奏准官

臺場鹽課照信陽等場例折布○弘治十二年議

准濟洛富國高家港三場鹽多苦黑無商中納每

一大引折徵銀一錢五分○正德三年題准西由

信陽登寧行村滄海并固堤官臺等八場原折布

疋照濟洛等場折銀事例解部○七年奏准永阜

等場逃移竈戶丁地鹽課著落佃地人每引辦納

銀一錢五分○九年題准運司鹽課年分稍違者

每一小引止納一錢二分稍近者止納銀一錢四

分通留山東備兵馬賑濟等支用○十四年令山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主

東運司民佃竈地該納布者照民佃竈地納銀徑

解運司事例亦徑解登州府自取通關完銷不許

竈戶催納○嘉靖元年奏准豐國場逃移竈戶遺

下竈地在武定利津等州縣照承阜場例納銀送

司類解仍照徵收事例年終出給總足通關繳部

○五年題准寧海場逃竈照例納銀○十三年題

准山東長蘆二處商人達限罰穀俱以限滿擬罰

未及二年者以年半論未及年半者以一年論未

及半年者止照例問罪免罰穀○二十九年題准
將高家港等十一場逃移丁鹽四萬二千七百三

十二引與寧海等八場正支買補小引鹽八萬三百三十九引并永阜豐國等場復業竈戶鹽一十二萬六千一百一十引定價照添遼東山西等處召商中納起運蒲洛二關掣賣扣定遼東徵數餘俱解部其遠近地銀四千二百六十一兩凡在地銀八千八百十九兩行濟膠二分司濟青登萊四府委官催徵近逃地銀六百四十八兩根究得業人照數辦納○三十九年議准山東鹽法上則直隸徐宿二州沛碭二縣兗州府所屬滋陽等州縣共該鹽九萬八千二百五十引一十九斤五兩零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室

中則東昌府所屬該鹽二萬二千四百引下則濟南府所屬該鹽五千五百六十引官置循環文簿逐月登記發過引鹽水程按季查銷其青登萊三府官臺等十一場除歲辦額課正數外運司印刷小票送巡鹽御史掛號各場收掌聽各竈丁納銀一錢五分給票一張照鹽一引計五百斤編定地里等則發賣每票收牙稅銀一分○隆慶二年題准官臺等十一場折布鹽課給票納銀事例詳查竈戶貧富分別上中下三等除額辦正課外每年上丁納票銀二錢中丁一錢下丁五分其票戶各

執三張以便行鹽地方發賣○四年題准買補鹽四萬引量停三萬引開邊官臺等十一場督行運司每票以六百斤為率除正課外另票銀一錢其支運賣鹽等項悉聽巡鹽御史督令各衙門查考○五年題准濟青鹽價頗高票定銀一錢五分登萊鹽價甚賤票定銀七分每季終該府解司濟邊

福建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 鹽課司 海口場鹽課司 涪州場鹽課司 牛田場鹽課司 惠安場鹽課司 泅州場鹽課司 澤美場鹽課司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室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鹽場七處歲辦鹽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二百斤零

弘治間歲辦 每歲辦大引鹽一千萬五千三百四十引二百六十五斤八兩九錢內本色鹽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引二百七十八斤四兩九錢折色鹽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引三百八十七斤四兩

萬曆六年歲辦 大引鹽一千萬四千三百四十引二百六十四斤歲解太倉銀二萬二千二百兩

一錢泉州軍餉銀二千三百四十四兩二錢
行鹽地方

福州府興化府泉州府汀州府漳州府武府建寧府延平府○正統十三年奏准將漳浦三場鹽課共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三引准全折每引折米一斗派納泉州府附近永寧衛并福全金門等所倉聽給官軍月糧○弘治十六年題准將惠安場鹽七千三百五十二引每引徵銀七分解部各場鹽戶濱海請煎曬者陸續輸官其依山不請者官爲收買付總催給散諸煎煮代納鹽斤○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奏

德四年議准該省報中人止今後依山價銀不必支商將附海本色逐年變賣解部○十一年令依山鹽課如遇商人報中每一小引折銀一錢二分五厘與附海本色鹽課相兼支給○十二年題准將上里海口牛田三場附海鹽課六千六百五十引餘每一引折二小引每引二百斤就於本處召商照例每引納銀三錢解部○又題准附海鹽課不必邊方關中就於本省召商中膏○十四年令福建鹽場商人中到引鹽以十分爲率五分派與福興泉漳四府一州五分派與延建邵汀四府各

地方行賣○嘉靖九年奏准將漳美場鹽課米每石折銀五錢加耗修倉銀三分追解泉州府庫支放○十年題准福建官鹽仍以二百五十斤爲一引每引一道照包正鹽一引并割出餘鹽若干不必給以小票每包許帶餘鹽二引正鹽照原價三錢餘鹽定價四錢○十三年題准福建運司引鹽照舊例每引二百斤爲一袋帶耗五斤不許以進貢修城等項各色濫加耗鹽四十五斤其正鹽一引止許帶餘鹽二引不許給與小票縱令多帶○十九年題准漳州府二場鹽米每石俱折銀五錢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奏

○萬曆二年設運判一員駐劄黃崎分司將黃崎分司運副移駐水口運同移駐泉州專督理泉漳二府鹽務給票抽稅每鹽三千斤定稅一錢五分漳浦涵惠四場除鹽戶原曬鹽場不課其新漲海離民間開曬者通行計坵徵課惠安場歲徵課銀仍舊解部其漳浦涵惠每引復加二分與給票抽稅及漳浦詔安等縣漳浦等場新設坵稅俱作該省常例待海上撤兵起解濟邊○三年題准將上里海口牛田附海本色每引納銀三錢差官解部○八年裁革福建添設運判一員同知仍駐水口副

使駐劄黃崎各分司管理鹽法

河東河東都轉運使司武二年置○解鹽
年增置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歲辦鹽六千八十萬斤

弘治間歲辦 每歲辦鹽四十二萬引內常股鹽

二十九萬四千引存積鹽一十二萬六千引

萬曆六年歲辦 小引鹽六十二萬引歲解太倉

銀四千三百九十五兩九錢宣府銀七萬六千七

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大同代府祿糧銀四萬三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壬

千一百一十三兩山西布政司抵補民糧銀七萬四

千二百五十九兩

行鹽地方

西安府漢中府○延安府隆慶四年改食池鹽○

鳳翔府歸德府懷慶府河南府○南陽府嘉靖二

十七年議准惟汝州并所屬四縣行本司鹽其餘

十三州縣兼行本司并淮北鹽○汝州平陽府潞

安府澤州沁州遠州○成化十年修築河東鹽池

垣塘置東門以爲出入設解鹽東場分司於安邑

縣路村地界榜辦東場鹽課設解鹽西場分司於

解州榜辦西場鹽課每歲運司輪委佐貳官一員

各領該分司印信駐彼帶官攢秤斗又提督巡

商司官兵人等巡視兼捕獲鹽徒修理牆垣○二

十二年增河東歲辦鹽課一十一萬六千引共爲

四十二萬引○弘治二年奏准添設解鹽中場分

司并給印信○正德八年題准將本運司鹽課額

辦四十二萬引外另榜二十萬引召商於偏頭等

關中納糧草照數扣除以補拖欠祿糧之數○又

奏准河東運司將見在引引不拘年分挨次領給

欠少鹽課從宜帶榜補完其每年額辦鹽課未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壬

中者除該解宣府年例銀八萬兩外餘剩鹽候補

足各年商人所中之數方許另開仍行山西陝西

今後不許指以戶鹽名目不候戶部奏有明文輒

便開中如違聽本部并巡鹽御史奏治○嘉靖十

年令河東巡鹽御史變賣在場新舊鹽課補還借

欠戶部及拖欠宣府年例并山西布政司易換民

糧之數每引定價四錢不許倡爲餘鹽之說朦朧

奏討○二十七年議准河東運司正鹽四十二萬

引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兩除解宣府年例八

萬兩外剩餘五萬四千四百兩并餘鹽二十萬引

折銀六萬四千兩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兩內除四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徑解大同府補給代府祿糧其補祿糧各王府不得另行奏討徑自支取○三十二年議准河東鹽法引日增入太原大同字樣行令二府一例行鹽併行巡鹽御史將王府三司食鹽查照彼中鹽價定與折色于贓罰銀內解送不許仍前撥給本色滋生弊端○三十二年題准河東鹽引革去餘鹽各目定以六十二萬為額除宣大二鎮及各項食鹽照舊起解其餘撥補先年額欠消折等鹽所中銀兩一體解部

呈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无

龍解守大山西專備主客兵年例支用運司文冊正餘鹽通行歸併○隆慶四年令河南南陽府所屬鄧州十二州縣改鑄銅版仍屬河東行鹽地方○又令山西太原府所屬陽曲等十州縣并汾州及所屬三縣共十四州縣以後遇食票鹽每票抽稅銀六分責令屯鹽道督理完解運司每年終巡鹽御史題解戶部濟邊其關防稽考之法悉照鹽法則例舉行其原派陽曲等十四州縣引目准令均隸河東運司行鹽地方○又奏准河東鹽運司開墾解州陸小等池照太汾事例印給小票發賣

其撥辦入官鹽課當按三年內實收之數酌為定額接補東池額欠有餘一併補給大同并布政司年例之數仍令運司各官遵照舊制運副駐劄安邑專管東場運同駐劄池南專管南場運判駐劄解州專管西場各鹽該州掌印官協理女鹽等池北岸中場貢令運使帶領分守河東道移駐解州監理東西兩池事務將該道原領勅書添載監理解州鹽法字樣換給巡鹽御史亦照長蘆兩淮巡鹽并陝西巡茶事例就便巡歷該管行鹽地方續以設立南場不便尋罷○又議准河東運司延安

呈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辛

府地方改食池鹽鄧州永濟隴城遊五處仍食解鹽

陝西○潼關鹽井西和縣鹽井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西和縣處辦鹽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三十斤零潼關縣歲辦鹽五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斤零靈州歲辦鹽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七

斤

弘治間歲辦靈州西和縣潼關辦鹽共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七斤零
萬曆六年歲辦鹽一千二百五十七萬七千六

百六十八斤。歲解寧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兩。延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四兩。二錢四分。固原鎮客兵銀二千五百九十九兩。固原軍門犒賞銀七千一百二十兩。四錢四分。

行鹽地方

華昌府臨洮府河州。○延安府舊行河東鹽。隆慶四年改屬。○正統三年議准將靈州官鹽召入中納寧夏馬匹。凡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一匹鹽八十引。送總兵官收用。○成化二十三年移萌城批驗所於紅德城堡。令黑城乾溝二路鹽車俱抵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慶陽府城市關廂卸載商人同卸載店主齋執引目赴府驗過。赴行鹽地方貨賣畢。引目付店主銷繳。○弘治二年令靈州鹽課司行鹽地方。仍舊於平涼靜寧隆德政平慶陽環縣等處。○九年題准將靈州引鹽止收銀給軍。自行買馬。每引一百道折價銀一十五兩。○十五年題准二池鹽引每引增定價銀四錢五分。載鹽六石。東路鹽價發慶陽府西路鹽價發固原州各收貯。分解各邊買馬。○正德元年奏靈州大池每年增課一萬五千引。并舊課二萬六千二百三十二引。小池增三萬引。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至

并舊三萬三千二百五十引。共五萬九千三百八十二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運至鹽場卸所。仍收卧引銀一錢。共銀三錢五分。俱送慶陽固原官庫收貯買馬。○十二年令革去卧引錢。及車戶上納門鹽等項。慶陽固原各給批一張。或三十二引。填註行鹽地方。各赴兵備掛號。立限截角。按季解數。○嘉靖八年議准大池增三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小池增二萬二千四百一十七引。每引二錢五分。卧引銀一錢。共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五兩。送平涼府收貯。專備祿糧。○十四年題准靈州小鹽池額鹽三千一百零五引。專供花馬池一帶修邊支用。其加增鹽三萬引。召商開中。三邊輸流買馬。或接濟軍餉支用。如遇虜賊臨邊。車脚阻礙。照舊停止。○三十四年奏准陝西行鹽地方。每鹽二百斤爲一引。每引收銀四錢五分。每十引西鹽二分搭配漳鹽八分。一切掛號裁角支放。禁約巡緝事宜。俱聽分守隴右道監理。其收貯銀兩於年終解送花馬池管糧衙門交收。專備防秋兵馬支用。○三十五年題准將二池鹽每引定價四錢。鹽八石額課新增三七掣支餘鹽。

銀二錢五分收納。○隆慶元年題准將大小二池納價餘鹽等銀五錢二分以四錢作引價一錢一分作引商人上納淮浙鹽一千引准配池鹽一百引小池鹽于西路發賣者仍照舊例納斗底銀一錢五分解固原州聽軍門犒賞其餘引價解慶陽府聽延寧二鎮客兵支用。○又議准西和縣原開鹽井一眼漳縣舊開鹽井四眼又有新井各商獲利爭報令每百斤納銀二錢九分。○四年題准將西漳二縣課銀每年二千餘兩改解蘭州收貯專備臨軍兵備固原二道客兵支用。○五年題准

廣東 洪武間置鹽課司

小江場鹽課司石橋場鹽課司東莞場鹽課司招

收場鹽課司靖康場鹽課司姓峒場鹽課司降井場鹽課司淡水場鹽課司雙恩場鹽課司鹹水場鹽課司歸德場鹽課司海晏場鹽課司香山場鹽課司黃田場鹽課司海北鹽課司洪武二年置。○博茂場鹽課司新安場鹽課司武郎場鹽課司茂輝場鹽課司白石場鹽課司白沙場鹽課司臨川場鹽課司東海場鹽課司大小英感恩場鹽課司三村馬泉場鹽課司官寨丹堯場鹽課司博頓蘭馨場鹽課司西鹽白皮場鹽課司登村調樓場鹽課司陳村樂會場鹽課司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 廣東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一百斤零海北鹽場一十五處歲辦鹽二萬七千四百引二百斤零
弘治間歲辦 廣東與洪武間舊額同海北歲辦鹽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三引四百九十斤內本色鹽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引一百斤折色鹽六千一百三引九十斤
萬曆六年歲辦 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二十九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一引海北小引正

耗鹽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引歲解太倉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存留本處備用銀四千七百九十兩九錢四分

行鹽地方

廣東廣州府肇慶府惠州府韶州府南雄府潮州府○南安府贛州府吉安府此三府行淮鹽後改海北雷州府高州府廉州府瓊州府永州府郴州桂陽州桂林府柳州府梧州府潯州府慶遠府南寧府平樂府太平府思明府鎮安府田州龍州泗城州奉議州利州○正統七年奏准廣東海北提

舉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蓋

舉司所屬臨川等六場鹽課每一大引折米一石運赴府倉聽支衛所官軍俸糧○景泰五年令廣東海北二鹽課司竈丁有私煎餘鹽首送本司每引官給米四斗○正德五年奏准廣東鹽商引月通收在官候下場載鹽給發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俱以載鹽出場為始廣惠二府限三箇月肇慶韶州二府限四箇月南雄梧州二府限一箇月高廉等府限八箇月廣西湖廣衡永二府江西南贛二府限十箇月以裡各將引目赴巡鹽御史銷繳違限者坐以故將舊引影有私鹽罪○又題准

舉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美

靖康等二十三場照量鹽場生熟貴賤和中徵貨熟鹽場分有徵每一小引徵銀二錢三分無徵收銀一錢生鹽場分有徵每一小引徵銀一錢七分無徵亦收銀一錢責令各官攬照徵完解提舉司○嘉靖三年議准廣西梧州府所轄鹽利銀每年動支一萬五千兩解本司預備軍餉有餘過融給散王府祿米及官軍人等俸糧○隆慶四年題准舊例凡行鹽地方各立鹽場廣西則梧州廣東則肇慶南雄清遠商人投稅者每正鹽一引收銀五分餘鹽每引收銀一錢後每正引一道准照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四錢五分後又准照餘鹽六引納銀六錢五分再有夾帶謂之自首每引抽銀二錢商價通融足支兵餉今該省巡撫查理疏通有勢豪阻撓奸商作弊奏泰處治○萬曆二年題准廣西雇募水手人夫改造中船赴廣東買鹽仍添設梧州鹽運司副提舉二員常輪一員齎銀督船往來管理公私諸費悉如商販之例買完運梧州候桂林船到轉發○八年題准廣西每年千廣京運鹽五萬四千四百五十四包每包用工價銀四錢一分九厘湖廣衡永二府價銀隨時高下每發

官鹽一包許搭商鹽一包同賣一歲一運可得鹽利銀一萬五千餘兩著爲定例

四川 洪武初置四川鹽課提舉司

廣福等三井鹽課司仙泉井鹽課司郁山井鹽課司徐甘井鹽課司華池等三井鹽課司通海等三井鹽課司永通等七井鹽課司永通等七井鹽課司黃市等二井鹽課司上流等九井鹽課司大寧縣大寧場鹽課司福興等六井鹽課司新羅等二井鹽課司雲安場等五井鹽課司富義等十三井鹽課司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七

監井衛 黑鹽井鹽課司白鹽井鹽課司

鹽課數目

洪武間歲辦上流等九井鹽課司歲辦鹽一百九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斤零永通等七井鹽課司歲辦鹽八十四萬四千七百七十斤郁山井鹽課司歲辦鹽二十二萬六千八百斤徐甘井鹽課司歲辦鹽一十六萬四千二百斤雲安場等五井鹽課司歲辦鹽二百一十二萬四千六百二十斤通海等三井鹽課司歲辦鹽二十四萬四千三百三十斤零福興等六井鹽課司歲辦鹽四十九萬

七百七十斤廣福等三井鹽課司歲辦鹽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七十斤零華池等三井鹽課司歲辦

鹽二十二萬四千二百二十斤新羅等二井鹽課

司歲辦鹽七十二萬五千五百斤富義等二十三

井鹽課司歲辦鹽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九百斤

五井鹽課司歲辦鹽三千二萬一千三百斤零黃

市等二井鹽課司歲辦鹽六十九萬四千九百斤

仙泉井鹽課司歲辦鹽三萬八千八百五十斤

弘治間歲辦上流等井鹽課司歲辦鹽二百七十

九萬四千四百五十斤零永通等井鹽課司歲辦鹽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七

二百六十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一斤零郁山井鹽

課司歲辦鹽七十三萬二千二百八十八斤零徐甘井

鹽課司歲辦鹽二十八萬七千八百一十五斤雲

安場等井鹽課司歲辦鹽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四

百九十一斤零通海等井鹽課司歲辦鹽九十二

萬一千三百三十斤零廣福等井鹽課司歲辦鹽

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二十五斤華池等井鹽課司

歲辦鹽六十三萬四千五百三十二斤零新羅等

井鹽課司歲辦鹽九萬五千八百七十八斤

零富義等井鹽課司歲辦鹽三百六十七萬九千

二百七十二斤零羅泉等井鹽課司歲辦鹽一百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七斤零黃市等井鹽課司歲辦鹽一百七萬五千六百一斤零仙泉井鹽課司歲辦鹽二百一十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五斤零福興等井鹽課司見辦如舊額

萬曆六年歲辦鹽九百八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斤歲解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四百六十四兩

行鹽地方

成都府叙州府順慶府保寧府夔州府潼川州嘉定州雅州○景泰四年令四川鹽課提舉司于每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元

年三月以前具上中下三等鹽課司并商各引鹽數目挨次挨號扣課均派關報布按二司并巡鹽官處定于三月初一日會同照引唱名給散以引目連各商通帖散帖封發各鹽課司收貯分派各井逐月支鹽隨時批訖退引給付各商限次年三月終送提舉司類總轉達布按二司并巡鹽官比對相同照數完造歲報若遇急用邊糧閭中務亦先年出榜次年三月唱名支鹽○正德元年奏准四川大寧課少場分不拘年月久近俱徵銀二兩其餘井場定立上中下三等年分遠近亦作二等

弘治十五年至十八年未開中者每引上場徵銀

一兩五錢中場一兩二錢下場九錢弘治十四年

以前未開中者上場徵銀一兩二錢中場一兩下

場六錢商人有願爲代納陸續支鹽者照井場年

分就于數內每錢減去三分以作商人利竈戶

還鹽或銀不許過所定之數商人亦不得自行選

擇其有乾淡坍塌等項許以私開小井幫補煎辦

不再徵課○四年奏准四川大寧場竈丁止令辦

納原課其逃民私煎加增之數另行召人并各竈

餘丁頂補毋致累人難○嘉靖四年議准將四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四

川鹽井衛實在旗軍一千二百名分爲四班二年一換每班撥軍三百名同民竈五十名各與官房住生日逐煎辦鹽斤聽其自行貿易以爲生糧之資每軍該支月糧扣留在倉准前項鹽課各軍有事仍聽調用拘各餘丁更替煎燒無事隨班操練其民竈該納鹽課仍舊收倉每年給作合衛官員折俸鈔貫并旗軍二等人戶九月醃菜鹽斤止委指揮一員管領煎辦○十年題准四川大寧安雲等一十五場額辦鹽課俱照弘治十五年則例徵銀存留本省以備接濟松茂運糧腳價之費每年

按季徵收與秋糧一體起解其小民邊糧本應止徵正米價銀不許重派腳價○三十
川鹽課從引定銀大銀等場照舊每引折銀二兩雲安等一十四場每引折銀七錢五分四厘三毫五絲綿州等三十四州縣丁井漸添量爲增額仁壽等九縣丁井亡耗量爲減額蘭州一十六州縣丁井額課照舊通計五十七州縣一所二場共鹽八萬九千二百六十三引一斤實徵銀六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兩四分六厘尚少額鹽三千三十九引一百一十九斤該銀二千二百九十一兩九錢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聖

府州縣就近告給

雲南

洪武十五年置黑鹽井鹽課司

黑鹽井鹽課司阿陋猴井鹽課司琅井鹽課司白

鹽井鹽課提舉司白鹽井鹽課司安寧鹽井鹽課提舉司安寧鹽井鹽課司五井鹽課提舉司諾鄧鹽井鹽課司山井鹽井鹽課司師井鹽課司大井鹽井鹽課司順益鹽井鹽課司鶴慶軍民府劍川州彌沙井鹽課司麗江軍民府蘭州井鹽課司武定軍民府和曲州只舊井河頭井草起河尾井

鹽課數目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聖

洪武間歲辦五井鹽課提舉司歲辦鹽二十七萬二千一百三十七斤零又折綿布七百二十段布每段長一丈一尺闊八寸黑鹽井鹽課提舉司歲辦鹽五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斤零安寧鹽井鹽課提舉司歲辦鹽七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斤零白鹽井鹽課提舉司歲辦鹽二十一萬七百二十斤弘治間歲辦五井鹽課司安寧井鹽課司以上二司歲辦無定數黑鹽井鹽課司歲辦鹽六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斤白鹽井鹽課司歲辦鹽三十三萬四千三百一十四斤萬曆六年歲辦鹽一百八十二萬七十八百七十七斤五井提舉司綿布每段折銀四分五厘歲

解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七兩三錢七分過閘該銀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八兩九錢七分

行鹽地方

本省十二府各州縣正統九年令雲南各鹽課司每竈戶添撥餘丁二人免其差役專一採薪煎鹽鹽課不許擅除○正德八年議准雲南安寧鹽井鹽課提舉司折色課銀每引徵銀九錢貯庫以備邊軍支用○嘉靖八年題准雲南鹽引合置流通簿一本每年差人赴部齎領仍赴南京戶部印編歲額無間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引召商開中巡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鹽

撫酌量井鹽美惡定擬價銀收布政司聽戶部支用以後倒換文簿并印編引目率以爲常一切批文小票悉革不用○三十三年題准將黑白安五編沙蘭州舊河尾等井鹽課課去成色虛數盡折紋銀其五井提舉司額辦布疋原解大理府裕放官吏俸銀今將折俸另處商給其漂布每段折銀四分五厘每銀一兩折鹽一引俱作正課又續增新增加辦加閘復開河頭等井每歲共該銀四萬三千三百三十四兩六錢零無間止該銀四萬五兩六錢零者爲定額○三十五年題准將雲南安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鹽

寧井原額引鹽摘發琅井帶辦八十七竈鹽每引折銀七錢三分輪撥三十六竈每竈每月領酒二百一十桶折納銀一兩六錢八分零安寧井實在鹽每引減折徵銀四錢五分順豐井給商本色鹽每引徵銀八錢備邊折色鹽每引徵銀一兩實徵鹽課無間該鹽四萬七千三百八十二引一百四十九斤一十四兩九錢共銀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一兩一錢三分零通閘該鹽五萬一千三百三十一引六十二斤六兩零共銀三萬八千七百六十兩七錢零俱解太倉其山井并新開石門關三井鹽

鹽法通例

凡歲辦額鹽洪武初定兩淮歲辦鹽數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米一石兩浙如之後分一引爲二引而以四百斤者爲大引二百斤者爲小引名曰改辦小引鹽○二年定山東北平河間靈州廣東海北歲辦鹽課每引四百斤河東歲辦鹽課每引二百斤○二十三年定兩淮兩浙各竈戶每丁歲辦小引鹽一十六引每引重二百斤共歲額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復鹽工丁半之其餘工丁四升

○二十六年定凡天下辦鹽去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年終各該運司并鹽課提舉司將過辦過鹽課出給印信通關具本入遞奏繳戶部審官于內府戶科領出立案附卷作數及查照繳到通關內該辦鹽課比對原額有虧照數追理○正統五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運司每歲額辦鹽課以十分爲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爲收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入到卽支謂之中常股價輕存積價重○弘治二年令各處歲報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五

課冊內務開寫某運司提舉司鹽每歲額辦鹽課存積常股數目該本色鹽若干或布米等折貨若干某場鹽課歲辦若干辦完若干每項各立行款開寫官揭某入總催某入辦過鹽課或布或米或貨收入某字號倉囤某年月日完足出給某字號通關送繳查算無差各款後空立前件長蘆山東河東運司于次年三月終兩淮兩浙運司于次年四月終福建廣東雲南四川運司提舉司于次年六月終差吏親齎奏繳仍造青冊二本一本送戶科註銷一本送本部查考若有過期并數目不清

及虛出捏造者查究問罪○正德十三年令各運司提舉司但係海濱鹽戶應辦額鹽文憑因鹽俱收本色給商不許折收價銀派及各商買補運者聽巡鹽御史等官嚴加究治

凡工本鹽鈔洪武十七年定兩淮兩浙鹽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湖北山東福建四川每引俱二貫○二十八年令兩淮兩浙鹽運司煎鹽工本照各場額辦鹽數關鈔遣監生管運給散○宣德五年罷差監生于兩淮兩浙給散煎鹽工本鈔每歲照山東例于官庫內關給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五

凡餘鹽景泰元年令竈丁餘鹽每引給米准鹽八斗浙鹽六斗長蘆鹽四斗○正德五年令上中場分竈戶所煎鹽斤除發本場正課外多餘之數許缺鹽場分竈戶自相貿易○嘉靖元年議准各運司以後有私餘引鹽俱令本處召商納價解部○三年奏准以後各竈丁除辦納正課外餘積之數聽賣有引商人照例納銀解部赴各批驗所掣割○十五年議准今後商人到場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許陳告查實止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勒竈餘鹽積多聽巡鹽御史區處或召有本商

人收買隨同正引秤掣○二十一年題准今後開中引鹽只許正鹽掣割其額外餘鹽盡行革去○又題准防寇侵擾太倉銀積少支多各運使餘鹽照舊納銀解部以濟邊儲其兩淮價銀自本年為始量為輕減每二百斤淮南定價五錢五分淮北四錢山東兩浙長蘆各照原定舊價收納

凡開中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客商與販鹽貨各照行鹽地方發賣不許變亂合用引目各運司申報戶部委官關領本部將來文立案委官于內府印造候畢日將造完引目呈堂關領回部督匠編號

用印完備明立文案給付差來官收領回還取領狀入卷備照其各處有司凡有軍民客商中賣官鹽賣畢隨即將退引赴住買官司依例繳納有司類解各運司運司按季通類解部本部塗抹不用凡遇開中鹽糧務要量其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明白定奪則例立案具奏出榜給發各司府州并淮浙等運司張掛召商中納○二十八年定開中納米則例出榜召商于缺糧倉分上納仍先編置勘合并底簿發各該布政司并都司衛分及收糧衙門收掌如遇客商納糧完填寫所納

糧并該支引鹽數目付客商齎赴各該運司及鹽課提舉司照數支鹽其底簿發各運司及鹽課提舉司收掌候中鹽客商納米完齎執勘合到比對珠墨字號相同照數行務支鹽○又令以鹽糧勘合并鹽引印及鹽引銅板收貯內府戶科編號本記收貯戶部遇該召商開中本部奏請印刷編定給發各商○永樂十七年令各處客商原中不拘資次鹽引遇到即支○又令中鹽客商齎倉鈔赴運司運司查原來印信比對明白即與派場支鹽

○正統二年令兩淮運司永樂年間客商該支引鹽以十分為率支與淮鹽四分其六分兌與山東運司支給不願兌者聽令字支○又令各該中鹽衛分造冊一本具客商名數徑繳戶部其鹽運司仍將該司額辦鹽數申報每年終支過引鹽及客商姓名另具總數徑申本部註銷○三年奏准召商納馬中鹽每上等馬一匹一百二十引中等馬一匹一百引令客商中納官鹽支給不敷者兩淮運司雲南鹽課提舉司于河東陝西福建廣東各運司提舉司兌支河間長蘆及岷東陝西運司于廣東海北鹽課司兌支○又令各邊召商中納鹽

提准浙兼中如以十分爲率准鹽八分浙鹽二分或准鹽七分浙鹽三分准鹽止米麥二色浙鹽雜糧皆准○又令各運司給客商引日每引納中夾紙一張至關領之時類解戶部倒引○又令四川陝西雲南中鹽客商免納引紙○五年令年達客商中鹽未支者每引給資本鈔三十錠願守支者聽○八年奏准永樂洪熙宣德年間客商原中准浙長蘆運司引鹽願兌支河東山東福建運使者并一引支與二引不願者聽其守支○九年令客商中鹽不許過三千引其所納糧限半年內完足

部辦印○又令各商中到存積官鹽人到印支其常股鹽無年依期將見在商人挨次量高低場分派搭封驗引日赴場關支即將商名貫址勘合字號米鹽數目搭派場分造冊繳部年終仍將放過商名鹽數類總造冊送部查照○又令收糧衙門類填勘合每道客商不得過二十名年終通將商人糧斛鹽數并倉鈔勘合造冊送部查考○二年令各商報中鹽數遷延一年之上不報完者卽于常股鹽內派撥挨次關支○四年令各運司提舉司客商引日支鹽出場該場卽爲截角仍具商名引數申繳總司收照○成化四年令遼東各倉鹽引許商人運米近倉之家囤放告報管糧官親驗是實取寄主隣佑人等結狀方許進倉隨卽督同官橫監收作數年終巡撫官照例隔別委官查盤若有虧弊將經收人員通問均陪完日許填給勘合繳部行場支鹽不必折罰○十六年令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客商所中引鹽全未支者各造冊送部于原籍有司關給資本鈔每引五十錠景泰元年以後未支引鹽願關資本鈔者聽願守支兌換者兩淮兌福建山東兩浙兌廣東俱每引加半引

不願者聽照舊守支。○十八年，令各處開中鹽糧戶部行南京戶部編造勘合底簿之後，行各運司等衙門查取客商姓名并原奉某號勘合，于某年月日奉某例該支鹽若干開報部查考。其該衙門關領引目之日，備開勘合字號客商姓名，比對相同，依數領給其客商領過引目鹽斤各運司提舉司務開支過某年項下若干事故者，開除候年終通類分豁舊管收除實在數目造冊一據三本一本送南京戶部查對一本送戶部一本送本處巡鹽御史并風憲官處若有一應奸弊聽該部察究。○十九年，奏准正統十四年以前客商中鹽未支者准鹽每引給資本鈔三十錠兩浙廣東四川雲南每引二十五錠河東長蘆福建山東每引二十錠其景泰元年以後願開資本鈔者及今告代支故商引鹽者亦照此例。○又令客商支鹽皆以上下場分三七分派常股存積正收正支如違商人治罪鹽貨入官官吏坐以枉法贓罪。○又令各運司派撥商入下場單帖及引目俱送該管分司驗實印封倒文轉發該場封收在官聽令守支畢將引截角照鹽出場。○又令運司于客商齎到

勘合連底簿俱送巡鹽御史處比對相同掛號明白方與派場其運司關引之時該部亦要查數明白如法印封給與領回運司辦驗引真駁足另封收貯逐起給散若商人不到者聽令再領不許混同收放新舊那移及縱容通同盜賣。○又令各鹽運司提舉司徵解商人引紙每一百張收銀三錢委官運南京戶部轉發應天府官庫凡遇本部缺紙先期會計行令該府拘集鋪行收買送用積有餘銀准折官軍俸糧。○弘治元年，令上納引鹽客商病故無子父母見在兄弟同居同爨不係別籍異財妻能守志不願適人孫非乞養過繼者保勘明白俱准代支妻若改嫁仍追還官其伯叔妾侄并在室出嫁之女及遠族異爨之人不許代支。○又令支鹽客商每鹽一引勸借米一斗或麥一斗五升其無鹽自買補者免勸借。○二年，令各鹽場該支官商如有見鹽者運司具查同引目一本付客商齎至巡鹽御史處告投比對數目相同親筆責限分司官支給如過期不與支給者問罪。○三年，奏准凡客商未支引鹽不分存沒已未列官但過三十五年者俱不准告關其流過底簿并勘合

大簿盡行銷繳○十六年令已故商人遺下引鹽
父母祖孫同居兄弟俱准兌支免其具奏止于巡
鹽御史告行運司查勘支給○正德三年議准遼
東二十五衛鹽場額設軍餘煎辦本衛官軍食鹽
離衛遠近難以運送自後免運給軍令加倍煎辦
每年共鹽七百七十一萬二千八百六十斤該三
萬八千五百六十四引每引定價銀二錢召商糴
買糧料以備官軍月糧支用○五年議准鹽課不
許于腹裡地充賣亦不許奏開殘鹽以逐商人奸
計待各邊奏有缺乏戶部開送各邊報中本色糧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聖

到司到場出場秤掣日期并經過住買地方銷
繳限期刊板各留空處如各府縣路引之式隨處
填註以杜退引影射之弊○嘉靖五年議准以後
各邊開中引鹽都遵照舊例不許徑自奏討及專
乞准鹽○六年議准以後開中兩浙鹽課價銀每
引以六錢爲例不許任意增添兩浙長蘆仍量搭
配○八年議准今後各邊開中淮浙等引鹽俱要
查照舊例召商上納本色糧料草束不許折納銀
兩其商人自出財力開耕邊地上納引鹽者聽○
又議准遼東各衛鹽場煎辦官軍食鹽果有額外
餘鹽盡行查出召商收買易穀上倉以備賑濟支
用○十四年題准以後開中引鹽給與戶部印信
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中無郎中處所行巡撫都
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銀若干方
與准行隨將本年報籍貫并納完糧草數目明
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併照簿填寫事完將簿
印封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嚴
加根究干礙內外人員一併參提從重治罪本部
仍每年正月將派過各運司引鹽數目類行各該
衙門先將在庫私鹽紙贖等銀照例每引三厘預

解南京戶部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卽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貯庫以備來年解造○又運淮兩淮鹽斤每包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爲正引原定六錢近減作五錢二百六十五斤爲餘鹽淮南原定八錢今減作六錢五分准北原定六錢今減作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二百五十斤原定四錢近減作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斤爲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四錢五分紹興批驗所四錢温州批驗所二錢長蘆山東每包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爲正

夾帶違者依時價追入官問罪○二十三年題准今後各邊額鹽并加添歲用不敷存積鹽俱于先一年秋月開中以便乘時糴買糧草○二十七年題准自二十八年爲始開中引鹽無論常股存積不分淮浙山東長蘆俱照原定價則止令上納本色糧草仍須申嚴法令不許勢豪占中經紀包攬并禁革額外勸借官撥常例使商人獲利樂從○二十九年題准河東引目舊板行鹽地方之下當增入南陽汝州字樣及歸德與潞安二州近改爲府一體改正另行鑄造○四十年題准自今以後每正鹽一引之外許帶餘鹽一引正鹽在各邊報中上納糧草餘鹽在各運司查照題定則例徵銀解部永爲遵守○隆慶二年題准南京工部各查照鑄造銅版完日送南京戶科收貯刷印引目通行各該鹽運司提舉司分爲四起限期兩淮限三月中兩浙限四月中長蘆限五月中河東福建廣東陝西四川雲南各爲一起限八月終各依期差人赴南京戶部關領引目○萬曆六年題准南京戶部自萬曆二年以後鹽引勘合以二千引爲一道照數刷完轉發各邊收掌如遇商人納完糧草

卽行填給

鹽引式

洪武初定○南京戶部見爲鹽法事照到奏准各項事例除欽遵外本部合行開坐半印勘念引目付客商收執照鹽前去發賣施行須至引者一兩淮運司凡遇客商販賣鹽貨每引二百斤爲一引給付半印引目每引納官本米收入倉隨卽給引支鹽

一各場竈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煎貨賣者絞百夫長知情故縱或通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季

貨賣者同罪兩鄰知私煎鹽貨不首告者杖一百充軍

一凡守鹽官吏巡簡司巡獲私鹽俱發有司歸問犯人絞有軍器者斬鹽貨車船頭匹沒官引領牙人及窩藏寄放者杖一百發烟瘴地面充軍挑擔馱載者杖一百充軍有能自首者免罪常人捉獲者賞銀一十兩仍須追究是何場分竈戶所賣鹽貨依律處斷鹽運司拏獲私鹽隨發有司追斷不許擅問有司通同作弊脫放與犯人同罪一起運官鹽每引四百斤帶耗鹽一十斤爲二袋

客鹽每引二百斤爲一袋經過批驗所依數掣秤盤但有夾帶私鹽隨發有司追斷客商貨賣官鹽自揚子江至湖南襄鄧俱係經過官司辦驗鹽引如無批驗掣印記者笞五十押回盤驗一凡諸色軍民權豪勢要人等乘坐無引私鹽船隻不服盤驗者杖一百軍民俱發烟瘴地面充軍有官者依上斷罪罷職

一將官運鹽貨偷取或將沙土揷和抵換者計贓比常盜加一等如係客商鹽貨以常盜論客商將買到官鹽揷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季

一凡客商與販鹽貨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追斷如賣鹽畢五日之內不行繳納退引者杖六十將舊引影射鹽貨同私鹽論罪偽造鹽引者處斬

一起運官鹽并場戶往來搬運上倉將帶軍器者并行處斬

一諸人買私鹽食用者減犯私鹽人罪一等因而販賣者處絞

一凡各處鹽運司運載官鹽許用官船轉運如竈戶鹽丁都用私船裝載卽同私鹽科斷

凡掣割

正統三年令竊戶起運官鹽運司給批總填數目用印鈐蓋定限給付執照各處批驗所巡簡司照數掣拏盤驗送納畢在京于戶部在外于本衙門送繳批發運司查銷○景泰元年今起運兩京官鹽并客商發賣引鹽南京于龍江批驗所掣拏俱赴江東門北京于張家灣批驗所掣拏俱赴崇文門開報兩京戶部各委官看驗批放入城各門不許混放○成化七年令山東鄒城縣每歲委官秤掣清洛場商鹽○九年令兩淮運司凡盤獲一應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考

私鹽并沒官掣割等項商鹽俱運至儀真批驗所并本所掣割餘鹽通至二萬引以上開報差官變賣給邊○十一年令長蘆運司凡收割沒餘鹽積至一千斤以上申報戶部變賣○十九年令儀真淮安批驗所運鹽客商不拘官軍民俱依法掣割其割沒餘鹽除放支南京各衙門食鹽外巡鹽御史按季督同運司掌印監掣等官變賣時價類解戶部○弘治二年令各處秤掣印鹽止許批驗所官若本所無官方委運司官有司不許干預○正德二年令四川萬縣等處抽掣鹽銀自本年為始

每年會算類解戶部仍將一年收過銀數造冊送部查考○五年令以後商人支鹽出場必待秤掣之後量地遠近定與水程引隨所在官司過即繳不許過遠一年之上○九年奏准各運司過割沒餘鹽巡鹽御史督同運司從公估賣或聽本商納價年終類解太倉銀庫以濟邊用○十四年令各運司今後割沒餘鹽不拘多寡俱令本商照依時估納銀中賣量加火耗以資解入路費若本商乘機夾帶賄通官吏不行盡數掣割者船鹽沒官官吏坐以枉法贓罪照例問遣○嘉靖二年議准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李

以後兩淮運司割沒私餘鹽斤淮南每引價一兩淮北每引價八錢俱存留變賣銀兩解部接濟邊儲○四年令各運司掣割私餘等項鹽價但積至一十萬兩即便類解年終將解過欠數申報戶部查考不許移後侵欺○十五年令山東長蘆二運司召商報中先年割沒入官引鹽及中支未盡殘鹽定價有差○二十一年題准今後割沒餘鹽許令變價解部不拘本商別商遇有見在鹽價即與中納如有勢豪占中者聽巡按御史叅奏重治○四十五年題准該掣鹽引每引五百五十斤外附

帶餘鹽二十二斤淮南定價一錢一分准北九分以補原割沒本銀無扣之數此外若多餘鹽照舊一分一斤割沒○又議准長蘆山東二運司商人報中引鹽正餘外有一包多重二十斤納銀一錢百斤以上依舊問徒沒鹽入官若干一包正數外夾帶重百餘斤積至二十包而重二千斤者照例發遣其有包數更多積算至二千斤者止照常例割沒問徒○隆慶二年議准商人割沒鹽斤免其重罰積算至五百五十斤令照近日議定引價納銀及餘鹽關引起紙賑濟挑河等銀就將運司收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空

賈官引給與一道以便照鹽發賣若有分外多細大包者每斤罰銀三分所收銀兩與同餘鹽銀一併解部○六年題准南京石灰山關每年差巡鹽御史一員專管掣驗一年定以四掣每仲月巡鹽御史委官稽船封引督批驗所催船登冊務限季月末旬赴關聽掣○萬曆四年題准長蘆割沒鹽商人完納不前每沒四十斤定銀一錢今本商自行上納○又題准兩淮巡鹽及南道御史以後每季掣鹽以孟月二十日開價分賣仲月二十日封引季月二十日到關如期驗放若奸商觀望故違

前期者不准續賣又到關違時者亦不准放○九年題准南京戶部添委主事一員每遇石灰山關鹽商到日與鹽政道御史齊詣公所眼同掣驗如御史不到主事不得行事主事不到御史不得開關其主事以四季為滿另委更替

凡鹽禁

洪武二十七年令公侯伯及文武五品以上官不得令家人奴僕行商中鹽侵奪民利○宣德五年令往來因官內使官軍人等夾帶私鹽者許應捕官軍人等盤拏○九年令各處運司并鹽課司但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空

有客商夾帶私鹽者原支引鹽俱沒入官○十年令各處總兵鎮守及沿河捕盜錦衣衛官監察御史浙江等布政使直隸府州縣各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俱設法緝捕私鹽如巡簡司捉獲私鹽者准作事蹟若雖獲盜而不獲私鹽者不准陞用其各處軍官縱令家人與販者家人問罪正犯發本衛充軍若所管旗軍餘丁與販者該管官旗一體坐罪○正統元年令各處有前獲私鹽者鹽入官以鈔照時值給賞○三年令販賣私鹽軍民人等有能捕獲百斤以上至二千斤以上為止每

鹽一斤賞鈔一貫其近海近場窮軍貧民有以肩挑易米者不必具奏徑自問結○景泰元年令各運司提舉司及所屬鹽課司原有山場灘蕩供採柴薪者不許諸人侵占○三冬奏准淮浙山東長蘆運司收到客商退引按季類解福建河東陝西運司并四川雲南廣東靈州小鹽池等鹽課提舉司年終類解俱開客商其于某年月日支出官鹽若干發賣其行鹽地方及其月日繳到及已繳若干未繳若干其有沉匿在庫過同庫役人等轉賣影射私鹽者照私鹽榜例問罪○四年奏准凡許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空

冒代支引鹽者發邊衛充軍○七年奏准凡勢豪軍民人等聚眾興販私鹽者徑解兵部發鐵嶺衛充軍其巡捕巡司官兵人等受財故縱及令軍兵用強護送者罪亦如之○成化二年令軍民人等有駕駛逃洋大船擺列軍器興販私鹽者邊衛充軍○三年奏准凡越境夾帶興販官私鹽至二千斤以上者不拘軍民舍餘俱充軍舍餘係腹裡者發邊衛係邊衛者發鐵嶺衛其經過官司及四鄰里老俱照例問罪○四年令内外官員之家不許占中鹽引其報中客商引數不許過多并轉賣與

人及聽人包攬如違在內從戶部并戶科舉奏在外從巡撫巡按等官究治奏准馬快糧船夾帶私鹽二千斤以上者民發附近衛軍舍餘丁發邊衛原係邊海衛者發邊東鐵嶺衛各充軍○五年奏准販賣私鹽但係駕駛多槽快船擺列軍器及聚至五隻以上者不能見獲許根訪的確坐址姓名告官挨拏追取船隻軍器入官俱照三年例問發○七年令兩淮鄉村竈戶所在有司連家小夥赴各場煎辦不許冒名代替及賣放逃回○十三年令沿河軍衛有司應該巡捕官兵止許緝捕本處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空

地方私煎私販及窩藏窩囤者不許拘留馬快運糧船隻擾軍誤事其運糧并馬快回船照舊于臨清儀真二處委官搜捕不許仍前乘機偷盜盤纏食米等項違者拏問○奏准内外官員凡坐馬快船隻如有夾帶私鹽不分有無知情俱照例問罪各糧船夾帶私鹽該管指揮千戶等官問罪減半給俸○十七年奏准西安府人民不許興販靈州鹽課○十八年令巡捕官員興販私鹽至二千斤以上發邊衛充軍○十九年令客商典當引引與人名為夥支或典賣有勢之人名為齊支及以假

引賣與商人冒頂真引并以舊引轉賣與人影射私鹽者俱問罪引目鹽貨入官○又令客商偽造印引詭名貨賣者梟首示衆久住鹽場撥置害人者遞發原籍當差○又令客商派定場分守支完卽打引出場若無見鹽者止許于本場買補若將已完鹽課捏作未完遺留空引侵盜影射私鹽者鹽值價錢並入官官吏縱容以枉法論○二十一年奏准各運司提舉司鹽課但有奏討許戶部并科道官糾舉治罪○弘治元年令各處軍衛舍餘興販私鹽該管官通同縱容者問罪革去見任○
明世法錄 卷三十八

二年令神淮運司于各鹽場每總催一各出通關一紙編立內外號簿用印鈐蓋責付分司發各場如遇總催名下并該管鹽課納完分司官查算歸併倉口別無虧欠方照名填繳仍委官覆盤不許指倉指囤通同捏作虧折如違該場分司總司官吏總催委官俱發邊遠充軍戶部該司仍立該年鹽課文卷一宗已完未完按季照刷戶科立上下半年註銷添銷之法查考各運司提舉司以每歲辦完鹽課實數年終造冊奏繳印差吏赴戶科註銷○又令各商給領引目自出司到場之日爲始

中多者不過一十五年，中少者不過十年，俱依期支盡，起離本場，若故意遷延，過違年限，倚住害人者，依律問罪，仍照占中賣窩事例發落。未盡鹽引沒官，其勢豪竈戶發賣私鹽及勒捐該支客商者，私賣之數盡追入官，該支之數立限給商，仍各治以重罪。○又奏准各處商人齋倉鈔起運司告投，派場關支該場不許阻滯違者治罪。○八年，奏准客商軍舍人等敢有貨賣私鹽及于親王之國收買私鹽買求跟隨軍舍人等夾帶及軍舍人等私自買者，保人并牙保依律例發落。鹽入官于礙本

旗號擅用兵仗響器者巡捕巡鹽官兵尋訪擒捕
結拒敵殺傷人命者俱梟首示衆各處鹽場無藉
之徒號稱長布衫趕船虎先棍好漢等項各色把
持官府詐害客商犯該徒罪以上及再犯杖罪以
下俱發邊衛充軍凡偽造鹽引印信賄囑運司吏
書人等將已故并達年商人名籍中鹽來歷填寫
在引轉賣詭騙財物爲日者依律處斬外其爲從
并經紀牙行店戶運司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
贓滿貫者不拘曾否支鹽出場俱發邊衛充軍令
各王府不許奏討食鹽其織造官有奏討引鹽越
境借貸者聽戶部并戶科論奏治罪○又今逃竄
窩隱豪民之家三箇月不出豪民發充竈丁竈戶
問罪鄰佑不舉所司占愆不發一體治罪○十四
年議准今後商人關支引鹽務照舊例每引二百
斤掣出斤重有餘即將商人依律問罪發遣令兩
淮行鹽地方有司凡遇商人運到引鹽即拘告報
數目責畢追收退引按季繳送運司聽巡鹽御史
年終通查具奏如有不繳至五千引之上者該府
州縣官聽本部奏問罪○十六年奏准織造段
疋再不許奏討鹽價違者許該部該科論奏令兩

淮運司今後各場鹽課先要辦驗竈丁日逐納鹽
若有泥土不許收受係官吏總催押和抵數那補
問發附近衛分充軍分管官不行用心辦驗者事
發一體治罪○十七年議准鹽場先將該年正課
納完剩有鹽斤方許各商買補正課未完就將鹽
斤先買裝出者竈商一體治罪額辦鹽課除年例
供應各項食鹽關支外其餘務要如法收積聽候
各邊商人關支但有勢豪之家仍前奏討買補侵
奪商利阻壞鹽法者奏詞立案仍聽戶部及科道
官論奏治以重罪○十八年詔各該巡鹽巡按御
史從實查理內外勢要奏計奏買各項鹽斤未支
掣者俱各住支還官今後行鹽各照地方不許越
境販賣○正德二年令四川雲南鹽井遇有商人
支鹽過期不與支者提該管官吏人等問罪若竈
戶勒捐該商將餘鹽備賣事發即同私鹽盡數入
官犯人依律究治總催枷號一箇月發落○三年
令都察院出榜曉諭長蘆直抵儀真各該巡鹽分
巡官嚴督官攢禁革奸弊清查額課果有侵欺那
借虧折等弊照數追賠有私販并夾帶者追沒入
官官民船隻經過者管洪管關官員隨路盤驗交

通故縱者一體治罪。○五年令江西湖廣三司掌印官同各守巡等官巡捕私鹽每月結報巡鹽御史奏准商人支鹽出場不許堆積日久坐待高價三月以上不行發賣者商人牙行店戶問罪半年以上者鹽引沒官議准廣東沿海軍民番戶賴私煎鹽斤爲生許令盡數報官于附近場分減半納課以補無徵之數鹽課提舉司給與批文執照有不報官償賣私鹽者充軍。○又令以後商人領引出司自到場之日爲始有見鹽者一百引以下俱限一箇月一百引以上至五百引俱限兩箇月六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完

百引以上至一千引俱限三箇月一千引以上至五千引俱限四箇月五千引以上至一萬引俱限六箇月若無見鹽有例許客商備本買補及竈戶名下追支者俱照前引數限期五千引以下通再寬限一箇月五千引以上再寬限兩箇月俱令出場若違限者查治自出場爲始俱各照依原定水程運至各批驗所候掣過發運定撥賣鹽處所俱照舊定水程不許違限至各出仕賣三百引以下俱限兩箇月三百引以上至一千引俱限三箇月一千引以上至三千引俱限四箇月三千引以上

至五千引俱限五箇月五千引以上至七千引俱限六箇月八千引以上至一萬引俱限十箇月中間有路途不便者限外一月不徵免究。○十一年奏准進貢馬快船隻不許在長蘆收買私鹽與販。○十二年議准一應商人并勢要人等俱不許違例奏討風雨消折等項殘鹽阻壞鹽法有誤違儲奏准福建起解軍器及各進貢宦到民船夾帶私鹽至二千斤以上者比照馬快船附搭客貨私物事例俱發口外爲民或違違克軍令長蘆等運司各照每歲額鹽若干除戶口織造并各項奏討若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半

千引見在若干務于本司通年季報循環簿內開報本部遇有違警照數開中盡數乃止以後敢有通同任情更改以次年分營求上等鹽場及透派下年素亂成法者經該官吏俱問擬枉法贓罪商人從重問擬鹽貨住支引日入官。○十六年詔巡鹽御史并各運司官查訪鹽糧勘合內坐到已支未掣并未派未支鹽課但係商人投託勢要詭名占中賣窩買窩及河東運司鹽課例該宣府中納被勢要奏計賣窩別處開中并奏開殘鹽減價禁中者悉照大明律裁革入官不許放掣派支。○嘉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主

靖元年令總鎮等官不許縱容下人倚勢販鹽侵奪民利阻壞軍餉○四年令商人原中靈州大小池鹽課照原該行鹽地方發賣不許攪越境界山西河南陝西各府州縣衛所將河東行鹽地方翻刊大字告示張掛曉諭但遇客商將官鹽越境傾賣及奸人與販本地自煎私鹽查照律例從重問發○五年議准開中各運司引鹽不許透派以誤緊急邊餉如有奸商人等故違律例不待守臣會奏戶部議開仍前賞緣報中者許科道糾劾本部叅送法司治以變亂成法重罪○六年令巡鹽巡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主

准今後巡鹽御史委官掣割餘鹽不必務足先年積銀百萬餘兩之數其商人赴場支鹽比照原引量買動盡餘鹽打包過所秤掣敢有務為貪得打包至不可秤掣者查照私鹽事例連正額引鹽俱令沒官干礙勢要聽御史指實叅奏治罪○奏准各運司節年開剩殘鹽風雨消折有名無實奸商投託勢要奏討減價中支任場買補不候挨單者聽該科叅出徑送法司枷號示衆○八年令商人買鹽添包各于本場收買動盡納剩官鹽不許別場買補違者商人問以私販私煎徒罪若至二千斤以上者引劄克軍鹽貨入官○十年奏准長蘆運司差人解納供用庫內官監光祿寺等鹽斤不許無籍歌家兜攬裝運權勢店內抽包盜賣○十八年題准張家灣客商運到鹽斤聽其從便准卸不許權豪勢要之家及牙行人等邀截停勒如違聽巡按御史筆問重治○又題准今後得事衙門旗校敢有違出數百里外生事擾害阻壞鹽法者聽巡鹽御史叅奏治罪○二十一年議准開中引鹽如有權豪勢要之人投書囑託及積年無籍之徒占窩賣窩等項作弊者各該官買即便拏問治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八

鹽法

查

罪應參奏者徑自參奏其巡撫都御史管糧郎中聽受囑託及徇私作弊者悉聽各該巡按御史參究○二十六年題准長蘆運司運進年例鹽斤到京不許軍民勢豪人等開店囤住及收家攬取店錢指稱打點其供用庫等衙門止照原派數目速為收受不許刁難勒攬違者監收科道巡鹽巡城御史叅掌東廊毋容緝事人役赫詐解官竄丁違者許戶科訪實糾奏○又題准河東運司報中鹽課除邊儲八萬兩外但有贏餘俱解布政司通融處補拖欠祿糧宗室不得陳乞自行撈掣阻撓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八

鹽法

查

法○二十七年題准山西巡鹽御史遇鹽花生結務要儘力撈辦如法苦蓋以待放支之時如千引中銷折不及百引者將該年掛典問罪待生鹽花着令撈辦補填百引以上者俱于經收官攬及看秤斗名下照例追陪不許撈補○二十九年題准該司將行鹽地方府分備查各屬州縣里分歲用食鹽若干明白開申巡鹽衙門照數批行運司將一應掣過官鹽挨次開撥給水程行令各商前往行鹽地方發賣仍選殷實人充當鋪行照依時估交易若有商人過違限期不到者許在官所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八

鹽法

查

司照例問罪仍置循環簿印發按季將賣過引鹽數申繳倒換敢有仍前典販私鹽者照例問罪發遣○隆慶元年題准官吏食鹽各衙門自行差人公給腳價赴場開支即委運司首領官催備起發至小直沽批驗所另委府官會同秤掣如有夾帶與商人一體割沒問罪至二千斤以上者照例發遣議准御馬尚膳二監取啖馬涼鹽及魚鈴等鹽令該管人役于見賣商鹽買用不許下場易買敢有仍前指稱者聽所在官司拏究勢眾者鄰近州縣約會擒捕其各處進貢進鮮糧運并沿河射利之家窩藏夾帶者許各巡捕官兵設法搜獲依律重治事干權豪聽巡鹽御史叅究○又題准商人有囤積引目影射者清查盡數入官犯人從重究治中納商人領引方許親自下場當官驗引照數買鹽如無見鹽官立文書銀交窳戶依時算值嚴限交完即將引目截角不許多買沒官引目即行燒燬不許告買以滋多弊其奸商通同催拜以貨物舉放貧窵私債准折虧害者嚴行禁革場官通同總催科索常例擾害窳戶者即時拏究問黜○又議准福山狼山二港為鹽徒往來門戶責成

總兵官督令把總等官用心防禦有任其縱橫出沒者一併叅究○又議准行北直隸山東河南各州縣地方嚴禁私煎貨賣如地本鹹鹵不生五穀責令依額納鹽發官商領賣給與印信小票令其肩挑背負貨賣不許攙越別境○又題准御馬監歲用啖馬涼鹽移文本監知會毋得差人下場收買夾帶長蘆運司查照來文內鹽引每年先期處辦候差人支領○六年題准行各省鹽法道專管驗引稽撥事宜一切囤積夾帶私賣之弊嚴行禁治○萬曆十年題准各省直凡遇商人運到引鹽

臺陽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臺

掌印官驗令原編牙鋪照依時值貨賣不許仍前分派里甲大戶馬頭鄉長致害小民其緝獲私鹽秤驗上版開報運司撥商支掣如有消折量減斤數毋致鋪戶賠累○又題准江南鹽徒越境典販行令應天浙江巡撫并操江都御史于各該叅遊守把等官俱給與批割不妨原務兼捕鹽盜各照信地巡緝不許畏縮推諉○十二年議准湖廣荊州府屬人民買食川鹽及潛住歸夷地方典販私鹽嚴行禁革不許仍前販賣起稅

兌優處鹽丁

洪武二十七年令優免鹽丁雜泛差役○又令兩浙兩淮鹽戶有犯笞杖斷央徒流遷徙准犯死罪者止杖一百仍發煎鹽其事故鹽丁勘實以附近有田糧丁力相應入戶撥補○宣德二年令各處鹽戶免雜泛差役○十年令鹽戶犯該徒罪有力者准納米贖罪○正統二年令各處鹽丁有犯俱免納米及調場笞杖者決雜犯死罪與徒流罪者除歲辦額鹽外令每日煎鹽三斤死罪准工五年流罪准工四年徒五等各照年限計日煎鹽贖罪○又令兩浙兩淮貧難鹽丁除原額鹽課照舊

臺陽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臺

收納其有餘鹽者不許私賣俱收貯本場運司造冊發附近州縣每一小引官給米麥二斗○四年令兩淮貧難鹽丁戶下該徵稅糧千本州縣存收免令連運○六年令兩淮兩浙勸借支鹽客商米麥收積該場兩淮貧難鹽丁其該支引鹽仍挨次放支○十二年奏准河東運司鹽丁除正役里甲該辦糧草外其餘柴夫弓兵皂隸一應雜泛差役丁少者俱蠲免丁多者亦量減除○十六年奏准鹽丁逃亡事故者運司官各同有司命補其鹽丁拖欠鹽課并鹽價者運司并分司官催徵拖欠稅

糧者府縣官催徵各不相干預。○弘治二年令各處鹽場總催竈丁有犯三年五年徒罪并加役等項每日令煎鹽三斤通計若干折作引鹽每一小引追銀二錢類總解京。○又令各處竈戶犯徒罪以上審有力并干礙鹽法因犯杖徒以上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倉場照罪上納米穀及入官船隻頭畜貨物亦變賣價銀送發該場以備凶年賑濟貧竈。○又令竈戶除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通戶優免若殷實竈戶止當竈丁數名亦止照見當丁數貼應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餘

全課鹽丁亦照原議丁田津貼免其差徭夫馬若奸民詭寄田糧及豪強竈戶全家影占差徭者就將多餘丁田照數收補逃故竈丁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正。○七年奏准竈戶死絕充軍者卽以本場新增出幼空閒人丁撥補如無方許于附近民戶僉補。○十六年奏准淮揚二府各場竈丁有欠稅糧者止許催促不許拘拏監追犯罪者行運司提問亦不許徑自拘擾戶內該解軍役另僉相應人丁管解不許將見辦鹽課竈丁一槩僉解議准巡鹽御史每三年一次查審各場竈丁其

正丁就將餘丁幫貼不拘戶籍同異務使均平。○十八年議准辦納鹽課竈丁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七十畝四丁至六丁者每丁免田六十畝七丁至十丁者每丁免田五十畝十一丁至十五丁者每丁免田四十畝十六丁至十九丁者每丁免田三十畝二十丁者全戶優免中間該免之外若有多餘田畝方許派差如有將田准丁辦鹽者一體照數除免其有丁無田者不許他人將田詭寄戶下影射差役違者問罪照例充竈。○正德元年奏准各該巡鹽御史清查竈丁原給灘蕩見在

者給與領業逃亡者給增出空丁或投充人役頂補原課。○六年議准以後竈戶犯罪在撫按衙門覺發者除人命強盜重情外其餘一應輕罪俱行巡鹽御史問罪不許動輒勾擾附近州縣人民如藏匿竈丁侵占草場運司行文提問有司無得坐視有罪人犯聽巡鹽御史查提問擬州縣官吏一體參究。○八年奏准兩淮鹽場水災淹死竈丁遺下鹽課暫准分豁候有復業出幼人丁頂補湔消在倉鹽課照例免陪遇有商人該支之數查照年分均勻搭配免納賑濟銀米許其自買動應餘鹽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吏

補數被患竈丁賑濟量給器具起蓋竈房○十一年議准長蘆運司竈戶照依有司上中下戶則例編審造冊除上中戶丁多力壯者量將二三丁幫貼辦鹽此外多餘人力照舊編當別項差役下戶者止令營辦鹽課一切夫役民快邊餉馬價軍需等雜差俱與優免○又令長蘆運司每五年一次選委能幹佐貳官一員親詣有場分州縣會同各掌印官將築場人戶照依均徭則例逐一編審丁力相應者爲上戶獨當總催一名次者兩戶朋當一名貧下者聽其著竈○十五年令各府州縣四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八

鹽法

半

彭查冊審實申呈撫按詳允不許擅自更張○十五年詔各處鹽場有因雨水損壞倉廩消化鹽課首經撫按官奏報勘實者並免追陪○十八年令查通泰淮三分司所屬鹽場掣過餘鹽銀五萬兩賑濟被災場分竈丁極貧無妻者每丁給銀三兩使自娶死亡者召募僉補若有人民犯私鹽徒罪以上者補充竈丁諸項差課暫爲寬貸○二十四年議准優免竈丁除原額大小外止以實徵小丁納銀之數爲主如六錢至七錢者照舊三丁折算原額一大丁免田一百畝四錢至五錢者四丁折算原額一大丁二錢至三錢者五丁折算原額一大丁其餘一錢必朋足一兩八錢之數方准算原額一大丁俱免田一百畝各縣編僉之時先行各場備查原額大丁鹽銀若干現在實徵小丁若干某戶見有幾丁每丁實辦銀若干本戶有田若干應免若干仍弔黃竈二冊查對明白照數優免此外多餘田地照例與民一體科差仍止出銀津貼不許力差煩擾○二十七年議准兩浙運司石堰場新漲沙地除通洩鹽水并原係辦鹽採薪地畝照舊起科分撥除豁外其上中二則實該陞料田

五萬一百六十三畝三分二毫俱自二十六年爲始每畝科糧五升五合折銀三分共該銀一千五百四兩八錢九分九厘六絲內係軍民匠戶得業者行餘姚縣鹽糧帶徵係竈戶得業者行該場鹽課帶徵通解運司貯庫遇有竈戶逃移復業及年貽荒歉量支賑恤○隆慶元年題准清查竈丁影射行督撫及行各鎮軍衛衙門以後選充軍人務要互相保結果係空閒民丁方許投充若係竈戶卽行追回所給軍裝押還該場問罪若朦朧保結者一體連坐運司官員亦要設法招徠加意安撫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全

使其守土樂業

皇明世法錄卷二十九目次

鹽法

鹽法條例

改議品搭場分

免追通以恤竄丁

定勘合以一事體

清本源以理鹽法

嚴引限以杜射影

疏通掣掣

改議行鹽地方

杜僥倖之利

均榜派之則

割附餘以均利

止預開鹽課以重邊儲

定掣鹽數目以清本源

聚國煎辦

嚴覈掣放

禁約提單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目次

一

杜絕買補

定資格以均守支

鹽法條約

通鹽法以資民用

開中添引運掣三弊

折官鹽以便商竈

開闢草場以資貧竈

清詭寄以除弊端

議開中奏討以定法守

議處長蘆等處鹽法

議處邊儲

酌議官買歸商等

寬餘鹽以通官課

酌議報中納銀利害

江西行鹽

湖廣行鹽

議處本折

議復大鹽舊例

議禁掣河鹽

會勘兩浙鹽政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十九

史官

陳仁壽

鹽法條例

鹽固利數也亦奸孔也

祖宗時周慮曲防既有律以經之復有例以緯之考

諸經牒鹽之為律惟伍章耳其外載在會典以及問

刑條例諸書總之為例三十二條此皆

祖宗成憲易簡可守而今茲所集斷自成化以下迺

數倍焉萬曆四年御史許三省序言

鹽法改議品搭場分 成化四年太監王允中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一

奉戶部准字號勘合將所屬富安等二十九場各量

地方遠近分為上下二等作三七分搭派商一向遵

依以為定例今照歷年已久竄丁有消長鹽課有足

欠先年上等場分此時反為下場客商遇派艱難鹽

場將領到勘合藏躲不肯赴司投下本司又遵舊

不敢那移有此不均今將上下場分會議酌量抽里

遠近美惡相兼品搭適均開後

富安 西亭 配莞濱場

安豐新興配莞濱場

梁垛餘東配臨洪場

東臺餘中配臨洪場

何梁廟灣配興莊場

艸堰掘港配徐濱場

角斜伍祐配徐濟場

拼茶伍祐配徐濟場

豐利劉莊配板浦場

石港劉莊配板浦場

金沙白駒配板浦場

餘西小海配板浦場

呂四丁漢配板浦場

免追逋以借竈丁

弘治元年御史史簡題

兩淮運司富安等三十場原額竈丁三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丁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引每丁該大引鹽十引每日該鹽一十三斤有零照數追納本場官總既生事侵擾有司擅差又不時催逼以此逃移及事故者太多其遠下額課又累見在竈

皇朝律法錄

卷十九

鹽法

三

丁包賠戶部題 准凡逃亡事故竈丁於各場新增人戶內撥補如有不敷於殷實相應民戶內撥補其虧折鹽課量免追補許令商人照例自行買補

定勘合以一事體

正德二年鹽法御史王題

洪武建都南京茶鹽引由契共銅版一百一十片俱在南京戶科北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去各邊填寫各商人名并所中米豆引鹽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道或填寫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牒發去運司收候商人齎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戶司

引目運司關領付商人照鹽發賣外未樂建都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獨鹽糧勘合引目銅版仍南京收貯及勘合底簿并流通文簿亦由南京戶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改行在戶部為南京戶部而鹽引勘合文簿仍舊南京戶部印編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繼到中過鹽糧勘合數目恐客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憑查考奏要每年終各邊將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及各運司各商人齎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勘合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弘治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

皇朝律法錄

卷十九

鹽法

三

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支用往返遲誤難行乞 敕戶部行移工部除南京二字照樣鑄造鹽糧勘合銅版一片送戶部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帶領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千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關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填刺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

戶計收掌內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外號一扇商人赴
場結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相同支鹽完畢將
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再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
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立流通文簿一
扇計紙一百張用印鈐記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
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榜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
記派說二字支鹽在場記支訖二字若今年派場遇
有事故明年終不往支者將原派鹽課改派別商下
場免致積滯待本商到日另派仍乞照兵部職方司
工部營繕司事例就各司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
鹽課外郎職銜陞用專一掌管鹽法文簿冊籍計量
鹽課高下追理通關完報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
多寡并比對勘合稽查奸弊等項事宜
清本源以理鹽法 正德二年御史張遇

兩浙運司仁和等三十五場每年竈丁煎辦鹽課召
商中支不許私煎私販俱有定規其法不爲不重奈
何無籍鹽徒或老引姦商及積年寓家通同豪竈離
隱私煎私煮以致商人支責不前此等鹽徒多是濱
海勢豪軍民場所莫敢維何雖有鹽運分司官員亦
皆住別運司衙門不常巡歷近場縣所雖有巡鹽等

官多是虛應故事全無責成合無責在運司掌印公
司官并附近場分軍衛有司掌印巡鹽等官各經年
不時赴場提督竈丁照舊聚團煎煮不許離團私煎
仍將該場地方見在入戶不分軍民籍籍編成排甲
立保伍之制行連坐之法責令彼此互相覺察致有
似前通同私煎私販及將舊引影射走水者事發俱
問罪

嚴引限以杜影射

國初商人領引到場支鹽畢隨即掣賣十日內不繳
退引者律有禁條彼時立法嚴謹初無年限後因各
場沙蕩坍崩煮煎艱難鹽課虧少司榷者從權聽令
客商照例自行赴場收買勸煎竈戶納剩餘鹽藉作
官課完銷引目蓋欲便益窮竈故也而商人買剩者
或一時不能得完未免淹延歲月於是多有作弊者
弘治年間侍郎彭韶奏行戶部斟酌引鹽多寡立限
銷繳多者十五年少者十年達限者引鹽俱追入官
緣彼時立限太寬未曾擬定引數亦無責成巡鹽衙
門督同運司每年照例通行查追以致有司場所因
循怠忽及訪得各該客商多是合夥分引支買往往
藉此爲姦展轉影射驗出客商舊引天順成化年間

往往不與年月又不剪角此等張引不知糊騰幾次
是一張之引而可以照數次之鹽矣今自正德二年
正月爲始商人領引到場千引以上者六年爲限千
引以下者四年爲限三千引以上者多不過十年爲
限如過限期將引目影射與販或帶贓包封赴官秤
掣盤驗者就將引鹽盡數追收入官客商照私鹽律
論罪其經過運司場所有司不將引目照例剪截事
發一體究問蓋限期近則必急於掣賣掣賣速則必
急於報中亦招來商賈之術也仍行運司查自正德
元年以前領去引目如無一千引以上經十五年千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六

疏通掣拿 正德二年部移

據兩淮運司經歷司呈據守支商人吳愷等告稱愷
等各帶資本在於各邊上納糧紳每鹽一引用銀四
錢五錢中到運司鹽課每引上納紙價及賑濟米麥
豆穀方得開支若遇派場分又未免收買勤憲納
剩餘鹽課數打引及要備辦包索船錢腳錢等項方
得赴掣引引銀該銀一兩二三錢又遇時價低賤賣
不與先因掣太嚴商人折本不樂趨中鹽法不

人臣
奏

通節蒙 朝廷 簡命大臣前來整理訪求熟困通

融掣放每引量包索輕重及照時價低昂斟酌斤
斤重以補資本其多餘應割鹽斤仍與商人發引正
是折納價銀部此時縱不獲利亦不甚折近奉戶
部明文運司照例計算嚴切不准包索斤重不
分鹽價貴賤斤兩不敢加添又將餘鹽割沒入官
改議行鹽地方 正德五年御史劉題

兩淮運司分官場分共三十處儀真批驗所該掣淮
南二十六場行鹽地方應天寧國太平池州揚州安
慶六府滁和二州江西南昌等十三府湖廣武昌黃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七

州荊州常德寶慶辰州岳州德安漢陽九府安六沔
陽靖州三州淮安批驗所該掣淮北四場行鹽地方
直隸淮安廬州鳳陽三府河南南陽汝寧二府陳州
一州照得徐州宿州二州湖廣長沙衡州永州襄陽
四府三州道州郴州武崗州四州見非兩淮行鹽之
地若再改議恐鄰鹽越境反生弊端况前項地方鹽
引備載卷冊遵行已久人皆稱便合無暫且照舊待
行巡按江西湖廣河南監察御史并江西等布按二
司議處停當另行奏 請則兩淮鹽法幸甚
杜僥倖之利 正德七年御史朱題

據商人王傑等稟稱近該戶部題 准各運司鹽課俱在邊方開中亦不許素開殘鹽但兩淮運司又有一項逃亡竈丁無徵正課每年計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一十四引係某御史於正德三年奏 准在本司就便開中尚未明言改正所以支商老實者各將資本安心赴邊報中又有一等姦商慣得坐家之利覓知前鹽含糊未決俱逗遛不去乞 敕該部將前項無徵正鹽查勘不係舊規一體通行改正若指以正途奪其捷徑彼不赴邊則將焉往待各邊報中既完之後商人積糧望引之時若將此鹽同殘鹽再擬價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八

俱平

均榜派之則

兩淮運司榜派場分舊分上下二等富安等二十六場爲上等完清等四場爲下等奉有舊例不敢分毫那移臣到兩淮據各場竈丁告稱商人只在富安等場支鹽馬塘等一十六場各雖上等今經八年之上並無一引引到場蓋緣富安等場出鹽高相離掣鹽所且近馬塘等場出鹽低相離掣鹽所又遠先時舊例一引其實相去百倍又况一年鹽課榜派俱從

富安場起商人報中之時算計本年鹽課榜派好場將盡只恐派到別場遂將一年遺下又中次年運司拘於舊例不免又從富安場派起所以富安等場歷年之課金無一引停蓄而馬塘等場八年以來今無一商見面也酌議除下等四場照舊外將上等二十六場品量搭配以富安安豐梁垛東臺何垛州壩角科拼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十三場定爲上等馬塘天賜西亭新興餘東餘中廟灣掘港伍祐到莊白駒小海丁溪十三場定爲中等如商人有一千引除二百四十引五十一斤照舊榜派下等場分外其餘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九

七百五十九引一百四十九斤上等富安場鹽課累多派三百八十二引一百六十二斤中等馬塘鹽課差少派三百七十六引一百八十七斤挨次搭配遞而復始其在邊開中乞 敕戶部仍行各邊管糧官員務儘一年鹽課報中盡絕方許報中次年不許似前遺下一半如此則商人知場場有分趨避之計無所施竈知場場有商不均之嘆或可免矣

制附餘以均利 正德九年御史題

竈丁以煎辦爲業商人以販賣爲生若正引之外少得纖須羨餘尤勝夾帶致罪若納利之外少得微價

劉明有也
正學主也
實厚于主
其國兩集

引鹽法
之官也
著也

生活猶省私販為奸刻下餘鹽變賣價銀類解給邊而國家亦得美餘之利以此節有剝刺事例而上下稱足矣查得兩浙掣鹽除正引及包索外多餘之數就令商人納價而斤重不許過三百斤違者照例開罪入官而所納價銀亦各有等嘉興批驗所五錢杭州四錢五分紹興四錢溫州二錢

止預開鹽課以重邊儲正德十一年御史盧題

楊紳缺乏召商報中此因供邊之長策然必須鹽價高貴而後商人樂從查得兩淮鹽課舊例以七分為常股邊方開中三分為存積收貯在倉非遇緊急不皇明世宗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十

開若夫常股之開亦未隔年以故往年鹽價高貴而商人樂為邊儲也近年以來不分常股存積一舉開中至於當年課盡又將次年開之夫鹽課有定數行鹽有定處今隔年開中則是一年而出兩年之課加之往年報中已預勘合到場守支未盡者一併出場鹽價雖欲不賤不可得也近年來寧夏榆林大同宣府地方多事兼以山東河南四川江西南北直隸屢遭災傷糧艸缺乏累因言官建言往往召商報中當年常股存積既盡遂將隔年課額開報今將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分兩淮已行開中今有勘合到場者聽

從巡鹽御史挨次派掣自十三年為始仍照課額開中庶常股存積不致虧損而鹽法鹽課得以併行

定掣鹽數目以清本源
兩淮鹽課每歲總該七十二萬餘引行鹽地方限定湖廣江西等處此淮鹽之舊規也以前鹽課而發於行鹽地方一年之間不惟鹽之發賣易盡且將至於鹽少而價高矣鹽少價高鹽法不求其通而自遐近者開中頻數加之累年開中守支未盡及納價買補囚徒等項鹽引欲出場望掣之數一年不下一二百萬引若不掣則各有限制恐違限入官以虧商本若皇明世宗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十

聚團煎辦

每一場分幾團二團分幾戶輪流煎辦以納丁鹽此外多煎之數名曰助鹽許賣商人補掣掣但不在本團煎辦者即是私鹽就便拿問此是舊規近年

如此妙法
美惡混之
者必康

以來豪竈有私立十數竈者七八應者私煎私煮
無忌憚合無今後但有不在團分煎辦私立竈者
便拿問枷號一月

嚴覈掣放

兩淮掣鹽之際將該掣鹽船俱令在揚州河下照依
先後次第擺幫親為抽盤如某商鹽三五隻令自抽
籤止驗一船每船止抽一倉秤掣斤數明書在簿後
赴批驗所秤掣斤數兩下相符斯為無弊

禁約提單

掣鹽之規以先出場者淮南至白塔河巡簡司淮北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主

至安東壩上巡簡司照依先後定為次第開單送巡
鹽御史放過揚州者俱在鈔關巡東上堆淮北者俱
在支家河巡北上堆放掣之際查照單之先後赴各
批驗所秤掣近被富豪姦商通同作弊將單在後者
先提秤掣名曰提單此弊不禁姦人得利本分者束
手傍觀控訴無門紊亂鹽法莫此為甚
以上正德十二年鹽法御史嚴建

杜絕買補

大明律鹽法條及舊例凡遇客商官鹽俱係守支
無買補近年來司其事者妄准貧竈折納價銀却令
鹽商領價買補謂之買補額鹽因徒經敎宥已無鹽

課亦准商人納價買補謂之買補因鹽災傷拖欠已
經除豁亦准商人納價買補謂之買補空額場分底
簿已經派撥又准原商揀場買補謂之揀場買補此
皆亂法之源也致令猾竈指稱納價濫行煎燒貨賣
姦豪假以買補濫行影射與販無怪乎權豪嗜利而
鑽求客商受抑而虧損也為今之計各運司提舉司
除例該解京水鄉折價額鹽因鹽外俱係各場該年
預應辦額鹽及應納因鹽俱要徵收本色給與再
不許折收價銀給派各客收領買補

定資格以均守支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主
正德十六年御史鄭鼎題

朝廷開利而召商人趨利而中引惟稅轉運彼此
同一辛勞輸粟納銀姦良同一資本齊民勢要爾我
同一事例甚至同齋勘合倉鈔同赴運司投下同領
單帖引目同一到場守支及到場之後勢要之徒獨
占見在之鹽如無本年見鹽即將各年分若那補足
數一番不知夾帶幾千百引一引不知築打幾千百
斤姦頑之徒獨戀與販之利將本年本場者支賣又
告改年改場一年不知賣過幾番一本不知獲利幾
倍惟此良善齊民守支空額殘課有坐年久而囊橐
費盡不得生還者有老死里鄉而道路遶遠不得歸

募者夫辛勞同資本同事例同赴司同到場無往而不同彼之得利甚速而至大此則求利未得卒至於亡身事之不均如此蓋亦司其事者未加之意也今後合無通行巡鹽御史行令各該運司分司令查各場各年分已徵在倉見鹽某年分若干又某年分若干在倉未徵鹽某年分若干又某年分若干以十分爲率要見幾分在倉幾分在倉各商中到某年分引鹽卽查該場原中年分已未支分數亦以十分爲率格派就於各商領赴該場單帖明白對衆派定該見支在倉鹽幾分收支鹽在倉幾分在倉已有七分百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古

引者見支七十引守支三十引千引者見支七百引守支三百引如在倉鹽止二分百引者見支二十引守支八十引千引者見支二百引守支八百引以後有續徵續到者按年按月俱算分數派定守支其款意總場不出者仍查三年五年事例施行如此則勢要者不得越次而爭先茲頑者不敢戀場而往後良善齊民亦得隨量而出場

鹽法條約 卷五 御史職是

兩淮運司衙門有運使同知副使以總理鹽課有通州泰州淮安三分司各判官一員以分理其事通州

所屬呂四餘東餘中餘西金沙西亭石港馬塘掘港豐利十場泰州所屬富安拼茶角斜安豐梁垛東臺丁溪何垛草堰小海十場淮安所屬白駒劉莊伍祐新興廟灣莞清板浦臨洪徐清興莊十場多者設大使副使二員吏二名少者設大使一員吏一名以總管一場鹽課又有總催以催鹽鹽丁以煎鹽每歲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奉例開辦餘東餘西徐清浦等九場逃亡鹽丁無徵空額買補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一十四引實辦本色小引鹽五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六引一百斤水鄉鹽丁該辦折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古

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斤每引折銀二錢共銀一千八百二十九兩九錢原額煎鹽草蕩八萬八千一百三十八頃五十八畝永爲遵守
各鹽課司總催鹽丁多寡不一每一丁辦大引鹽十引各自鹽灰淋滴煎草煎鹽二三四人共一盤鐵或五六人共一盤鐵每一日該煎鹽一十三斤各場置立煎經一扇順總牌甲第幾總催某人名下甲首幾千名計開某人某人額鹽幾引五日一次將該納鹽錢引擔赴本場聽候收鹽官吏總催眼同寬丁以人唱名用官降木桶盛鹽每桶二百斤爲一小引據手

庫上堆放散與木筭收執收鹽事照籌算數就於庫
經簿內寫某年月日收鹽幾桶用印鈐蓋給與小票
一紙執照每一總堆放做一庫各自看守支放該場
總催收完正鹽出給通關次年二月中運司類總造
冊齋送戶部奏經聽候勘合至日派商開支

運司起解青白鹽斤奉南京戶部割付每年會計坐
派光祿寺做造奉先殿供養瓜果菜蔬醃造起運
魚菜等項領用青鹽二萬斤白鹽二萬斤及孝陵
神宮監青白鹽五千斤又內官監青白鹽二萬斤共
鹽六萬五千斤折小引三百二十五引查得近年於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七

儀真所掣割餘鹽內支解臣思割沒餘鹽涉於入官
之物恐非誠敬今後遇到坐派青白鹽斤照數定場
煎辦潔白好鹽完足依期差官解赴南京戶部轉送
各衙門交納取獲實收通關批迴附卷年終造冊繳
報戶部查考

王府食鹽運司派場煎辦差官前來關支因多夾帶
禁革下場就於儀真所收貯餘鹽內關支南京府部
部察院等衙門食鹽俱在儀真所關支南京旗手衛
等衙門俱在淮安所關支弘治十七年該清理鹽法
部御史王 題稱南京至淮安水程五百餘里經過

高郵等湖守候不便要將旗手等衛食鹽亦在儀真
所關支備行運司今在儀真所餘鹽內關支及查各
王府歲支食鹽二千六百三十引南京府部都察院
歲支食鹽七千餘引大約不過一萬小引今後儀真
委官掣鹽正割一萬小引收貯在倉足穀一年放支
如數不足待下次掣補若有餘剩作為下次支銷不
許多割存留在倉如此鹽止穀放數無羨餘一則杜
裁商變賣之望一則絕勢豪鑽刺之謀

商人先年添包鹽斤俱是本場買補正德年間勢要
縱橫減價報中不次換單便場買補其後因循視以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七

為常規道路又近腳價又省所以各商輻輳近便場
分不肯歸復本場買補本場勤窺縱有餘鹽一則商
人算計路程又遠腳價又多不肯收買一則窺丁自
謂既無商人到場買鹽又有與販私鹽禁例不得貨
賣鹽有餘積日無用度何以煎燒凡遇凶荒往往逃
亡今後商人買鹽添包止許於本場勤窺納剩官鹽
內照依時價收買一則不許仍前便場買補以絕虧
窺生意如果凶荒旱潦本場缺鹽大許左右兩邊場
分買補不為常例若是附場買鹽圖利圖便間擬與
販私鹽罪名鹽貨入官

通鹽法以資民食

憲宗皇帝嘗曰朝廷開中鹽糧本爲實邊儲蓄

乃利國利民經久的良法不許內外官員之家中納

近年來准鹽若干價高實緣報中之難查得各邊鹽

糧斗頭等則承辦年間准鹽每引不過納米二斗五

升成化以後或開折色亦不過三錢五分或四錢二

分正德末年漸至四錢五分嘉靖二年議增准鹽引

價遂加至七錢五分商人苦本色之難及包攬之害

雖勉強上納而實非其情也況中間又被權豪勢要

占中賣窩展轉增減價至一兩之上又查得先年准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浙搭中不過二八或三七分近年既搭兩浙又搭長

蘆商人照價中出減半發賣積等准鹽而價已倍增

督糧衙門間有例外每鹽一引勒借米一斗官既重

取於商商必重取於農亦勢所必至乞 敕戶部今

後開中鹽糧酌量彼處地方遠近險夷仍照先年四

錢五分開去各邊照依地方斗頭等則或本色折色

相兼報中以復舊規賣窩之弊申明

憲宗皇帝禁令長蘆鹽仍舊各另開中淮浙相兼亦

照舊規以二八或三七分配搭少麩准鹽之苦若曰

長蘆別無處法兼以一人而配搭三處非惟其法不

通商亦不能行也使日復一日而准鹽累甚無人

報申則將何法以處之

開中添引遲延三弊

昔年鹽課有存積有常股存積以備緊急之需而常

股則以時開中使當地方收成之後糧艸價賤而商

人易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且其定價

每引不過三四錢而又外無處罰之名內無科罰之

費是非不知商人中納之價少所獲之利厚也以爲

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不足凡若此者概爲邊

儲計耳何暇計銅錙之利以與商人較哉今則開鹽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之期未必收成之候糧草價貴買納甚艱每引定價

之外復有處罰各色科罰多端甚至費銀一兩五六

錢猶不足以周一引之用此則開中之弊一也昔年

鹽課正額之外不許夾帶餘鹽凡有餘者必割入官

未有餘鹽納價之說也其後割出餘鹽堆積既多而

權豪之輩指以官買爲名因而夾帶私鹽以謀大利

侵害商賈騷擾官司於是始將餘鹽聽商納價然皆

隨其所餘多少以爲納價輕重亦未有所餘之鹽而

反多於正額之數也今則兩淮鹽引加添兩倍意欲

即添引以照餘鹽而豈知引之不可虛添添引目既

多視夫鹽課而鹽課多少則視夫窺丁多寡鹹地廣狹以爲差等故必場有實產之鹽而後派於該場之引執引支鹽如有契券今場本無鹽而因之以虛引也且如淮鹽七十萬引今乃添引一百四十餘萬是各場之鹽不加多而額外之引乃兩倍之不知執此引而支鹽於何所哉邇者建議雖云聽其隨宜買補掣後納銀而商人終恐費用資本以中無鹽之引莫肯赴司投引況前此在邊中引一到運司印得支鹽貨賣今於每引之外必加二引使其陸續收鹽乃與正鹽同掣非惟拖延歲月抑且資本不敷是欲餘鹽壅滯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千

地在極邊甘肅二鎮者或量減價值使其樂從及至支鹽應掣則以船到之多寡爲請掣之期程如兩淮鹽船多至一百隻兩浙等處鹽船至七十隻該司即便具呈巡鹽衙門委官清掣不許遲延

折官鹽以便商窺 嘉靖八年御史王舜請題

長蘆青州分司所屬清民石碑惠民歸化等四場道隔濰州地近山海動經千里舟楫不通每鹽一引運至小直沽批驗所腳價三倍於鹽本商人難於支制陪本買補裁角出場且該場總催通同官吏將各窺丁鹽課俱折收銀布等物每引或勒收銀三四錢少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手

亦不下二錢五分通將在场塋包上用泥土封固相傳作數名曰倒塋有一年之鹽倒至五六年者一遇坐派商人到場串同店戶勒折低價每引止許銀四五分間將貨物以一作十孤商遠地含忍收用自行買補出場其窺丁多餘鹽價俱被總催官吏公然侵剋分用窺民不免納課商人不獲實惠若不蚤處商窺困窮莫若將濟民等倒塋四場俱令窺民每引止納價銀一錢運司貯庫如遇商人坐派該場當官驗引領價聽令照例收買酌量餘鹽掣賣庶窺丁便於輪納無倍出之累商人樂於闢支無虧本之苦

開闢草蕩以資貧窳

嘉靖八年御史朱

兩淮運司原額鹽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千引。官蕩八萬一千四百七頃八十一畝。分給各運。草蕩鹽運來海潮平定葦草長茂供煎之外餘皆可以耕種。但各運畏懼私里之禁莫敢開耕。其煎剩葦草徒爾腐積不敢伐賣。冬暮舉為烟火焚燒。天以有用之產而置之無用不無可惜。欲耕之民而驅之不耕。誠所未安。合無行令運司轉行三分司官親詣各場原額草蕩清查丈量查照額課每鹽一引撥與若干舊草以供煎燒其餘蕩地仍照丁分給定立界址。這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重

嘉靖九年部覆

本部看得商人朱綱所奏事宜除差大臣總理鹽法減引價以速報中二事室碍難行

清詭寄以除弊端

嘉靖十年御史陳應

辦鹽竈丁先年舊例一丁至三丁每丁免田五十畝四丁至十丁者每丁免田三十畝十丁至二十丁者

每丁免田二十五畝二十丁至三十丁以上者全戶

優免其餘田畝俱歸有司當差該徵稅糧存留本縣免其起運雜泛差役盡行優免田有全戶優免之例則其間詭寄之弊不在數丁以下窮戶之內多在三十丁以上田多之家該前御史趙春灼見前弊改以二十丁以上者每丁止免田一十畝題行戶部議擬二十丁以上者每丁除田二十五畝以課盡而止其餘田畝俱發有司當差其法盡善故丁多大戶優免有限莫遂影射之姦近年以來詭寄之弊不在二十丁以上富竈之家反在數丁以下窮戶之內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重

或竈明受親戚囑托而寄寄在戶者有之或里書受人私賄及將自己田畝暗寄而竈戶不知者有之或附場衛所豪富官軍承買竈田不行過割者有之或竈買竈田仍存原戶以穀優免之數者有之或田多富民因其竈戶辦鹽入丁一丁免田二十五畝而每戶花寄田一二十畝或三四十畝者有之一遇編金均徭水馬等差有司驗其丁田俱免致使小竈徒負有田之虛名富家反受免田之實惠

議開中奏討以定法守 嘉靖十一年御史楊東舊例河東引鹽正足宜府一處開中正德年間或開

此處必心
而多難矣
却思否

中延綏各鎮或改派兩淮諸司而山西巡撫衙門并
各王府各衛所又節次奏討銀兩又倡爲餘鹽
之說今日計餘鹽明日討餘鹽苟有一毫之羨餘必
欲築底而後已近年鹽花不生遂狼狽莫支致出
內帑之銀以給之蓋由平日不能深思遠慮務廣蓄
積以致一旦有急卒無以應之也臣請自今日爲始
每年撈鹽盈數變賣內除八萬兩解宜府作該鎮年
例又除八萬九千三百五十兩解山西布政司作
王府祿糧軍士月糧此外尚有餘銀不拘多寡盡解
戶部以備緩急若遇不生鹽年分該部就將前銀給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

發宣府抵作河東年例如此則內帑無借貸之擾河
東無補欠之累而邊儲無不足之憂矣若果年久行
之其勢必至積出決無不足之理合無自今以後再
不必改中河東引鹽及各處奏討鹽銀者一切立案
不行則法立而可守權豪勢要者不敢占中各處奏
討無由藉口矣

議處長蘆等處鹽法嘉靖十三年戶科給事中
常懷理題

天下之鹽利莫大於兩淮而浙江次之山東長蘆則
其下者也故其價兩淮最高浙江稍次山東長蘆最
下所以然者何也兩淮當江河之衝四通八達水運

此法最善

甚易浙江則稍僻遠而山東長蘆又深入東德處
難百餘里水路千里之遠故商人報中只於兩淮而
浙江差少長蘆全無議者強爲驅逐乃設爲淮浙搭
配之法每中淮鹽十引許帶中浙鹽二引或三引是
雖未便然淮浙相去無幾又俱在水路人不甚苦近
乃復令兼搭長蘆一人而兼三路情豈能堪故商人
照價中出減價發賣中閒亦有棄而不支者矣是長
蘆之鹽不惟不爲國益而反爲商病查得弘治九
年長蘆運鹽使司運司宋鉞奏稱前戶部將山東長
蘆二運司鹽課令召商於臨清德州上納米糧後因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

價重改爲折納銀兩本司自弘治七年以前鹽課一
等場分每引價銀二錢五分二等每引二錢三分三
等每引一錢二分庶商人樂中等因臣愚以爲臨清
德州俱在運河之衝若蓄糧於此則天津薊州永平
隆慶山海宜府等處緩急有備且商人喜其道路頗
近易於上納今若減價使其報中彼必肯從至於蘆
丁所煎餘鹽合亦照兩淮事體令商人比正引減半
上納留餘利一半使自收買仍行山東巡鹽御史查
勘各場鹽價高下定爲差等奏請聽行務要參酌
時值價輕利重外不虧商內不損國正鹽餘鹽俱爲

國利然後嚴禁私販疏通正課如此則不惟山東長蘆之利盡歸公府而淮商之苦亦得少甦矣然此在長蘆山東者然也至於河東運司近年鹽花盛結比常十倍但出產既多價值必賤司鹽課者遠嫌避諱不敢輕減以致日久發賣不盡無蒸水淫俱成鹹鹵先年巡鹽御史楊東題准少減然亦不照時值後雖漸次發賣而虧損已過半矣臣愚以為與其積置消鑠而措於無用孰若輕減發賣官民兩便而赴時再撙之為愈哉

議處邊儲

嘉清十三年給事中曾題

星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庚
國初邊威強盛胡虜衰微凡沿邊之地皆可耕治無有空隙故公私兩利取用不竭今則邊備廢弛胡馬充斥勢不能耕治一也軍士貧乏牛具子種不能備辦力不能耕治二也逃亡數多空野千里無人耕治三也黃河之套盡為賊有賊及居內田顧居外堅壁清野無敢耕治四也因屯田俱為拋荒草蕩矣管屯田官復不省憂乃坐名分派履畝徵取而曰未能催督屯田糧是豈知屯田軍無粒米之獲而空賦取盈耶臣聞邊軍月糧既以減扣及至關支又以屯糧未完肅行坐除是既無其利而反有其害矣屯田何

國初設鹽法專為邊儲故使人入粟

而與國初設立鹽法專為邊儲故使人入粟而下場支鹽官無科取商獲重利不費轉輸而邊儲實謂之發轆今則開中不時米價湧貴而馬鹽之勢要占中賣窩買窩而報中之難官司司科罰吏胥候漁而輸納之難定價太高支過本值而取利之難及至給引下場又被官吏留難捉使暗索按單支動以經年而支掣之難至於行鹽地方私鹽盛行民皆買賊官鹽又復壅滯而發賣之難有此六難故商人有傾家蕩產妻子不相見者矣夫商人離親戚棄墳墓備資本出於數千里之外者非以重義也惟以計生息之利以資身耳今求利未得而反得罪望正課之行豈可得乎正課不行私鹽自盛乃設餘鹽之利如兩淮報中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二引正鹽在邊納果餘鹽在場納價故商人猶肯一二報中耳受正鹽之害以趨餘鹽之利殊不知餘鹽之法一行雖每歲易銀百數十萬兩而無益邊儲則猶徒也鹽法何自而行二者俱不能行惟日請發
內帑 內帑有不繼又於軍糧裁減有識之士寧不寒心

酌議官買歸商附開照引倍帶餘鹽

嘉清十三年御史獻

諸司職掌內開正統十三年今兩淮運司收買餘鹽
召商於開平遼東等處中納無商人收買餘鹽納價
之例近來始有之又大明律內一款凡起運官鹽
每引二百斤爲一袋帶耗五斤又鹽引內云每引四
百斤帶耗十斤爲二袋不許引鹽相離違者同私鹽
法無附帶餘鹽之說近來始行之夫變通以濟時其
事固不可膠於一定

祖宗鹽課成法亦不可變易而弗顧也嘗卽官買歸
商二者論之官爲立法用價收買事體實正利益實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夫

多但料理經畫難以旦夕責效一遇匪人非但民不
沾惠弊端又有不可言者此其官買之法似不易行
也若夫商人收買卽如今附帶餘鹽之類實還有無
聽彼兩願早晚下任彼和同民無拘忌之極官無
拾貲之私是商買之事順民安憲比之官買較爲穩
便又卽附開照引與倍增餘鹽二者論之夫倍增餘
鹽正餘鹽斤總作一包大約以五百五十斤爲則然
而其間有五百七八十斤者有五百三四十斤者委
官秤掣止以斤重扣計竟無一定正數商人務責止
於掛號引皮而總開正餘鹽共若干下河商人承買

鹽又分拆改作小包或七八斤或數十斤計一大引
可改五六十包紛紜混亂引數莫考若正引之外
有照引則正鹽若干引餘鹽若干引斤數不得混淆
買賣各有條理夾帶者無自私販者計窮是照引之
開其法正其弊端比於附帶甚利益也大抵兩淮餘
鹽令商人收買可也收買而不開照引不可也納價
而不開邊不可也兩淮鹽場每年煎辦鹽斤除正額
六十萬有奇卽十數年商人收買之已然者驗之
大約僅可一倍亦不可懸絕過多爲今之計合無除
正課外再開餘鹽引一倍每遇各邊開中鹽糧如正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夫

鹽十萬引卽附以餘鹽十萬引正鹽令其照依時估
全價上納本色糧草餘鹽比之正課量爲輕減令其
或折半或三分減一亦納本色糧草正鹽仍照舊納
賑關支餘鹽免賑聽其自行買補或者納價有便亦
聽各邊巡撫衙門臨時酌處蓋餘鹽價銀或折半或
三分減一者以餘鹽俱商人自行買辦必須量需以
爲買鹽之本納價臨時聽便者又恐有軍士願領折
色之不一也夫餘鹽收買專於開邊如此庶乎事體
歸一公私俱順而於鹽法初意亦不甚相遠也如或
各邊鹽糧年例數定加倍開中勢不可常仍於運司

納價解部則必量減餘鹽官價而後可蓋兩淮餘鹽價值其初淮南每引納銀一兩淮北六錢五分自淮南減作八錢淮北減作六錢邇來商人告虧究其始末蓋緣初時發賣每引十三斤得銀一錢尚有一二分利息自今或十七八斤或十九斤始賣銀一錢夫以淮南論之每餘鹽一引二百斤收買用銀二錢以上船脚包索等項用銀一錢以上納價銀八錢尚有虧窳脚價各項共用過銀一兩二錢以上及查儀真批驗所報到時估過貴每鹽一百七十斤賣銀一兩過賤一百九十斤賣銀一兩夫以貴時價值計算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手

每一百七十斤以上始可賣其原本所餘者止七八斤仍有地主經紀等費價貴時如此一遇價賤并與其本亡之矣商人可能樂從乎其事可能久行乎所據餘鹽價銀淮南合量減一錢五分以償商人經費之勞以防商人虧折之虞其淮北原價比淮南稍輕收買比淮南稍易亦合量減銀八分或一錢庶乎商人樂從事體可久也或者必曰餘鹽定價俱經奏請似難輕減不知餘鹽乃彼自行收買固非分我所

走西不得起掣以致引目壅滯數十年而不得支發中間或有一二依時赴掣又以私販阻塞官鹽壅滯不得發賣甘心沒官棄而弗顧奇夫祖宗設立鹽法本以充實邊儲今商人升米斗粟不得輸邊中餉而脂膏骨髓盡行剝削而歸之公遂使軍士仰給於太倉轉船重難於道路是欲取餘鹽之利反為正課之累也

酌議報中納銀利害

嘉靖三十年御史彭題

鹽課之設原為備邊解銀於部不免給發且軍馬以芻食為大邊方以糧草為急與其解銀於部而發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手

邊宜若報中於邊而就其便者為愈耶或者邊方報中每引不過五錢今淮南餘鹽每引尚有七錢苟邊有急而奏討焉則以此七錢而為糧草之價猶有餘也殊不知商人之報中必乘收成之時收成則物價平易故五錢可以完其引邊方奏討必當急遠之秋急遠則物價騰踊雖七錢難以收其數此不及者一也報中則稅輸之勞商任之發則雇買之勞官任之商任之則費在五錢之外而坐收其全官任之則費在七錢之中而止獲其剩此不及者二也報中則輸納於居常奏討則置辦於倉卒或事窮

餘銀解部竟不知兩淮一年正課六十九萬有奇除正積四分外該支常股六分鹽亦不止四十萬引就使餘鹽一倍每二百斤銀八錢計一年除鹽銀亦不過四五十萬所以有百萬銀兩解部者蓋積年支放之而後得也夫開邊之說自目下計之若於太倉銀兩歲少所入然運司收而部解太倉太倉收而後轉發於各邊固未有居然不動者況其間收受運解之艱難程途往返之盤費一經開邊可以盡革且倉儲充實邊境無臨期取給之虞商民惠同飛輓有聞風舉赴之意卽四者論之官買之法難也商買之法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三

便也附開照引者正也附帶餘鹽者權也

寬餘鹽以通官課

嘉靖十五年御史謝題

國家置立鹽場徵收鹽課令商人開邊報中每引以二百五十斤爲一包原定價值不盈斗各商人赴邊隨其所輸粟米麥豆草束雜貨皆得報納近來倡爲餘鹽之說有正課未派而先估餘鹽之價者有鹽未出場而先定餘鹽之數者有掣鹽未及賣而先解餘鹽之銀者家丁械繫於囹圄出息稱貸以完官加以搭派之法支兩淮者不暇雇夫長蘆守山東者不及支大兩浙經年屢月不得出場及委官掣放則又奔東

勢迫不暇爲謀不可不豫慮也此不及者三也則淮南餘鹽近日可得七錢淮北餘鹽近日僅得五錢折而論之固不甚加於邊方報中之數此不及者四也商人近者徒樂餘鹽之易得遠者每苦正引之久待正欲售引於中途不欲遠涉乎邊塞恐志趣一溺報中必寡邇來踪跡已可鑒見此不及者五也或者曰每歲舍六十萬兩之見銀而取莫可稽考之糧草殊不知糧草者有形之見銀見銀者無形之糧草邊方銀賤而糧貴軍馬食糧不食銀此不及者六也卽此而報中與納銀利害較然合無 敕下該部將前項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三

正餘引數通今赴邊報中免其運司納銀惟削沒餘鹽照舊解部則商人一意輸邊而不溺於轉賣之私邊方倍數獲需而不阻於置辦之苦矣

江西行鹽

嘉靖三十四年都御史陳題

江西一省所行淮鹽原額三十九萬引後因兩廣南贛用兵議將南贛吉三府撥行廣鹽抽稅給餉遂減去淮額九萬九千三百九十餘引廣信府後亦改行浙鹽又減淮額一萬八千一百七十餘引南昌等九府實止行淮鹽二十七萬餘引照地里戶口分派臨江府四萬八百三十九引瑞州府二萬二千七百三

十八引袁州府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一引
其二千二百三十七引建昌府一萬八千七百四引
南昌府七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引饒州府四萬二千
六百一十一引南康府二千八百五十九引九江府
三千一百二十九引此歲額之應用者也然今惟南
昌南康九江饒州淮鹽見行其袁臨瑞三府俱私食
廣鹽撫建二府私食福鹽查據布政司送到兩淮引
目底冊計算嘉靖三十四五六等年大約每年銷引
僅止一十六萬比之原額虧減一十一萬引又查淮
鹽正引價赴邊中納餘鹽價運司告納每引約銀一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兩少行鹽一十一萬引是虧邊餉十餘萬兩比失之
於兩淮者可謂甚多及查廣鹽行南贛吉三府每歲
二十萬引此外未嘗加多贛州軍門橋稅亦未嘗溢
於額引之外其所以散漫流行而侵入於淮鹽地面
者盡是縣令奸人轉相搬運利歸私販課損公家此
法之宜禁者一又私販之夥合既衆地方之鹽數愈
滋陸則肩摩踵接究詰爲難水則筏載船裝盤驗無
所甚至八槳十六槳三板七板等船布列完器破浪
飛風上下縱橫勢難堵截及其卸鹽爲盜不待糾合
已已成羣上則吉水之三曲灘下則餘干之瑞洪等

處直入鄱陽湖尤爲數澤蓋因鹽爲盜勢既相資
虧官害民弊亦相倚此法之宜禁者二今於峽江縣
建立橋關一節勘合原有成議工料不費官錢卽以
其關於鹽法者論之使本有九府行淮鹽地方或復
額引二十七萬可以補前虧一十一萬之數而坐
十餘萬兩餉邊之利此鹽法修復之利也橋關既設
查驗可憑三曲灘瑞洪各無以成其窩隱之謀鄱陽
湖無以廣其數澤之勢此橋關之所係於地方者又
不特鹽法事爲然也九府額食淮鹽二十七萬引今
止行一十六萬引若使私販盡除口食所賴益衆將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恐引鹽數少商價必騰百姓既苦於食淡之難堪小
人又冒於禁忌之不顧查驗方謹犯法必多合行兩
淮衙門卽爲添發官鹽前來接濟庶乎此行彼塞法
立民安蓋南贛吉三府食廣鹽二十萬引以爲常則
南昌等九府雖盡食淮鹽二十七萬引猶必不足斷
可知矣前所云袁臨瑞私食廣鹽撫建私食福鹽是
亦與其大槩其實南昌所屬如豐城進賢饒州所屬
餘干安仁尚爲廣鹽私行之地今令一切私鹽不行
必令一切官鹽俱到每年除前二十七萬引之外仍
難須添發二十萬引量照原額派分臨江府二萬五

千五百引瑞州府一萬三千引袁州府一萬三千引
百引撫州府四萬七千引建昌府一萬三千八百引
饒州府二萬七千八百引南康府一千四百引九江
府二千三百引南昌府五萬五千引令各商俱照原
派引目陸續一體齎投本省巡按衙門驗發管理鹽
法分巡道按季查銷則地方必不苦於官鹽之踴貴
而私販自然盡除計二十萬引官鹽於兩淮可增得
商價十餘萬兩

湖廣行鹽 嘉靖四十年御史王冕

湖廣一省原係兩淮行鹽地方而鄖陽則係成化年
皇明律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王冕

間添設永州彬州係海北提舉司行鹽地方但稱成
化十八年兩廣并湖廣撫院會題將衛永二府通食
廣鹽每年稅銀若干不知作何支費查得弘治十四
年鹽御史題 准湖廣行鹽引數每年寶慶府該食
鹽四十六百五十七引二十二斤衡州府該食鹽一
萬八百五十九引六十斤靖州該食鹽三千二百八
十引一百四十三斤永州府該食鹽六千三百七十
二引一百九十八斤每年該餘銀一萬七千六百一
十九兩零不知所納之稅果足與淮鹽相抵否乃因
題 准衡州許食廣鹽并寶慶一府而私通矣衡寶

二府既私通辰沅長沙一帶皆廣鹽散漫莫究詰矣
卽據寶慶府所呈廣東鹽船每年入境以二百號計
而所繇之路必繇梧州招平堡至平樂府入桂林府
掛號然後從小江峒裝載經行三十六堵陸行一半
肩挑至永州府東安縣投稅其路亦不爲不險且遠
也然人情樂於廣鹽而不樂於淮鹽者以貴賤不同
故也所以不同者廣鹽稅輕而淮南餘鹽之價重故
也殊不知淮鹽之通行湖廣者所以濟九邊之需其
法載在銅板廣鹽之暫行於衡州者所以濟一時之
急却乃久假不歸雖曰俯徇民情其實已變亂成章
皇明律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王冕

雖曰暫借衡州而其鹽則有自東安而入者有自宜
章而入者有自連州而入者三路並進伊誰爲之禁
禦乃今邊計甚匱引目稍滯以百萬計豈可因循姑
息而不思所以改正哉

議照引給蕩 嘉靖四十二年御史徐題

祖宗立政之初凡有窳丁每丁日辦鹽一十三斤四
兩而供煎柴草之需則照引給蕩多寡不等其蕩皆
順總埃戶各有定界不相假借與之世守似恒產然
故窳丁各守其業辦鹽頗易今日之弊殆不可勝言
矣有力不相敵而爲人侵占者有典當於始而終遂

局之他人有貧丁已故而富家爲之乾沒
有補丁辦鹽而傷不可得者有因貧難逃移後復
業止復辦鹽而不復草蕩者有以遠近互換戶籍
不明者有父故子幼而莫稽考者是以富竈蕩遇
陌貧者地無立錐或行告官被財買控或與理論因
餌昧心蕩之有無不明而課之定額常在臣欲於各
場遍查老冊考覈實在事產畫圖貼說挨總於前細
開花戶於後而卽係蕩於其下分別區畧明開四址
要見該蕩原係某人事產原數若干內註被某人侵
占若干典當若干或照舊管業或全爲併吞指名畫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无

註如見諸掌若爲人侵占教悉令退出典當者查年
限之久近花利之多寡依律追出務使丁各有蕩蕩
可辦鹽子孫相傳世世賴之畫圖則四址愈明註下
則年久可考如此每場一樣三本一貯運司一貯分
司一發該場鹽課司每花戶各執已業零圖一紙皆
用分司印鈐此亦永久之利

復舊制以廣運行 嘉靖四十二年御史徐題

兩淮行鹽地方自昔淮南鹽課六十三萬六千五百
引原派南直隸應天等府并江西湖廣二省計三十
二府六州淮北鹽課十三萬一千四百九引原派直

隸廬鳳等府并河南南陽汝寧陳州共五府一州彼
時商賈繁多行鹽廣遠 國課易充職此之故正德
二年江西以急缺軍餉權宜奏 請南贛二府暫通
廣鹽抽稅以足軍餉後因用兵不供復奏將袁臨吉
三府抽稅應由嘉靖三十九年又奉戶部復題袁臨
二府仍食廣鹽四十年總理鹽法都御史鄂懋卿題
請將南贛袁吉四府及湖廣永州一府通食廣鹽計
該淮南舊額內五府共除去鹽一十二萬四千一百
一十二引有奇又將河南南陽府自舞陽一縣之外
南陽等十二州縣專食解鹽計該淮北舊額內共除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无

去鹽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二引有奇彼時以地方可
以裁割鹽額不可改更遂將引目原數盡令均湧於
見存地方夫戶口不改其舊而鹽引日增其新行鹽
之地日蹙而額鹽之課不減此於永久之法所當講
求而深議者卽使令派地方盡食淮鹽無他錯陸不
可程度然法立弊生時異勢殊各省私鹽太盛私路
太多如廣東私鹽則由南路過梅嶺直抵九江可達
湖廣之衡州矣福建私鹽由分水關可至饒州矣浙
江私鹽自廣德泥水東壩越之蕪湖矣河東私鹽越
河南至襄陽徑往下江矣兼之長蘆直沽張秋一帶

馬快船隻多夾帶輿販把陝不嚴從開穴隙時
或有竊窺成鈎餌臣已行各省鹽法道督令嚴禁勿
致透越其餘各商不免竊勒發賣而地方或得以全
食官鹽是雖不能有裨於法而諒亦無病於商也以
今考之江西湖廣行鹽故地近奉題開者無敢復議
若河南南陽改食解鹽其不可者有三說焉論遠近
則南陽去淮安府特二千里論水陸則舟載千引直
抵南陽府北舞渡其車載者三百里云耳自河東來
則山路傾險水道不通騾驢駝載不越百斤皆千里
而遠論國課則河東行鹽有山陝河南三布政司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單

地方而鹽且不開邊通計一年所得之數不及淮課
四分之一淮北行鹽之地本為甚隘今又減去南陽
府一十二州縣而一年課銀尚該二十八萬三千兩
有奇此其河東課當增而不增淮北課當減而不減
雖云河東近亦增課却非淮北數內之錢地歸河東
課在淮北猶之田去糧存羣商咸苦且題請之時
除南陽既食解鹽遂將滁州來安全板三州縣撥補
夫此三州縣者原係淮南行鹽地方且地濱大江一
水之便故船裝引鹽無慮千引今乃取之淮北來充
地方隔越且駁載而行於事甚不相宜乞 敕戶部

再加詳議將南陽一府仍令復屬淮北而滁州來安
全椒原屬淮南庶為兩便如以為南陽一府必須改
屬河東合無將淮北額課數內銀兩隨地改撥於河
東責令辦納其滁州來安全板原屬淮南可也如此
則商民皆樂從而不為偏累矣

議處本折

隆慶二年部御史羅應

每鹽一引洪武初年納銀八分永樂年間納糧二斗
五升官之徵甚薄商之利甚厚蓋取給邊費者不專
於鹽課故未暇深較也今於兩淮予查各邊倉錢每
鹽一引官價五錢其間所納粟米雖時歲之豐歉道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單

路之險夷不能盡同然每引所納多者五六斗少者
亦不下二斗以上其路近而價賤者將及一石則其
視國初不特倍之矣至於解部餘銀每年六十萬
此皆正德以前所未有也而邊餉常缺何哉蓋九邊
額供之數以各省民運為主屯糧次之此年倒也而
鹽糧乃補其所不足亦千百一耳先年民運屯糧
歲盈常數故中鹽納糧草多在缺乏之時開中不常
故引價騰湧此鹽法所由疏通也若謂每引納價二
斗五升即能充實邊儲計淮鹽七十萬五千引共該
邊糧一十八萬三千石有奇其能盡給諸邊之費否

乎今各邊中鹽一引官價五錢甘肅四錢五分蓋令中納本色決不可紛更矣若改納折色事出權宜此弊端不可開也議者謂餘鹽開邊最為大利種種論列確乎可行抑不知竈戶除鹽本無常數若商人報中支鹽不知令竈戶中辦乎抑商人自買乎額外加派竈戶決不能勝若商人既納糧草復令買鹽不知其能堪此否耶報中正鹽全倚餘鹽為利若盡納本色節耗損多矣雖強之必不就也且餘銀納於運司原任掣鹽之後隨時營辦其於輪旋孰不異其所難而樂其折易哉臣愚謂正鹽以本色開邊餘鹽以折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聖

議復大鹽舊例 隆慶四年御史馬題

兩淮鹽法舊以五百五十斤為一引每引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外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納銀七錢淮北納銀五錢零近因邊引壅滯議改小鹽定以四百八十五斤為一引除正鹽外餘鹽二百斤淮南納銀五錢二分五厘淮北納銀三錢七分五厘淮南歲掣八單每單八萬五千引增至十萬四千引淮北歲掣四單每單五萬五千引增至七萬引又定立三等引價凡邊商賣執倉鈔到司許內商作價分撥此並設法以多消邊引之意迫行之至今愈以為小鹽之行較之大鹽每引少六十五斤若照儀准二所時估扣算則少鹽六十五斤計賣銀四錢雖減銀淮南一錢七分五厘淮北一錢二分八厘二毫五絲仍於商銀二錢有零況重細裝載之費分撥引價之費俱與大鹽相等而較其所得遠甚夫商人皆並斷之徒也利之所在毫厘必爭而況每引二錢乎緣是邊商倉鈔到司內商多不樂買雖經運司拘集該單內商令其依價分撥如無新引不許換掣堆鹽然勉強抑勒甚為費力及至買引在手又不下場支鹽今據該司呈稱先年淮南大鹽各商支出上堆者一年之內約

此作事之
細見小引
之宜戒也

共一十餘單歲計消引九十餘萬自隆慶二年九月
議改小鹽至今一年零九月支出小鹽自五百一十
九單起至五百二十七單止共九單算該每年出鹽
上堆不過五單有零歲僅消引五千餘萬則小鹽較
之大鹽消引反少三十餘萬淮南如此淮北可知是
小鹽有消引之名無消引之實至於鹽戶納剩餘鹽
全賴賣與商人收買添包以爲糊口之計今商人每
引少收鹽六十五斤則鹽戶每引少賣鹽六十五斤

議禁掣河鹽萬曆六年御史董魁

兩淮歲額鹽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國初邊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方開中每年停留三分在邊謂之存積遞年開中七
分謂之常股商人報中每引價止八分永樂宣德以
來止納米二十五升成化年間每引派納折銀三錢
五分遞加至四錢二分當此之時每一邊商引鹽派
定一運司未有搭派別處之例故商人親中親支隨
支隨掣淮南歲掣八單淮北四單引鹽流通絕無阻
格亦無內商邊商之別弘治年間各邊開中長蘆山
東運司鹽引連年無商報中戶部議行搭派南北兼
支以此道里隔遠一商不能奔走陸運司以故邊商
漸次賣引於近淮富家照引支鹽相因既久而邊商

河鹽之利
不可專於
商而鹽
亦宜設
法禁之
然非對
不可

內商之名從茲起矣引鹽猶未壅也正德以來權貴
之占中 奏討勢豪之 奉行錢鹽兼之棍商乘機
夾帶額外之鹽既熾而正單之鹽遂阻嘉靖五等年
節經巡鹽御史題 請禁革始蒙

世宗皇帝命有停止是時內商雖有守候之苦而餘
銀尚無定額迨至嘉靖二十八年該巡鹽御史陳其
學題該戶部覆議將兩淮掣鹽俱以五百五十斤爲
一引內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外添包餘鹽二百六
十五斤淮南每引納銀七錢淮北每引納銀五錢零
歲徵餘鹽銀共六十萬兩皆自內商出辦每年分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二季解赴太倉交納邊商中引內商守支彼此相須
不相妨害嘉靖三十一年該總理鹽法都御史王油
題行工本鹽由是堆鹽愈加壅塞引目未得速賣邊
商因而朋計營求告掣河鹽所謂河鹽者謂其在河
徑自超掣全不上堆也該臣看得兩淮行鹽地方止
有此數而每年掣發之鹽亦有定額河鹽行則單鹽
漸隆慶二年都御史龐尚鵬因見河鹽有礙 國課
題 請禁止一時鹽法清肅第因往年單鹽壓積數
多以致數年之間未能遽然盡掣兼之萬曆二年邊
商劉威等假稅引目壅滯朦朧 奏擾御史許三省

迫於要津請託不得已權行七萬餘引至今尚有遺議自萬曆四年至今該前巡鹽御史王曉及臣膠守常規並未擅行一引臣計見堆引鹽除今年掣至五百五十八單外止剩堆鹽二十二單不四五年可望掣盡以後內商得以旋支旋賣邊引亦可隨到隨撥鹽引大通邊內俱利哉若河鹽復掣每年淮南掣鹽八單若再掣河鹽一二單江西湖廣地方鹽價必賤鹽價既賤本商必不樂於承買水商承買既少則掣過單鹽必至停閑內商餘銀無從處辦而六十萬兩之額課大可慮矣內商坐困邊商引目豈能及期分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票

併及於邊商矣

會勘兩浙鹽政

吏部郎中戴澳題

兩浙行鹽之地視他處最寬海墻窟私鹽又什之三成銷引四十四萬有奇輪課二十二萬有奇卽地盡行引猶虞引不及銷而課因以縮况復侵季而額跳引而票乎各為增課實以蠹課名為疏引實以壅引唯是以增課為名而繩以蠹課不愛以疏引為名而繩以壅引亦不受

祖制照地行引照引輪課至直截也行鹽止有邊引

行引止有季兩至畫一也小票以通引之窮已多一孔實至剝餘引為增額化小票為大票又化餉票為雜票季之輪課如故額之掣地已多引之滯掣方艱票之超額彌積不引而過於

祖制不相釋也於是攤增課而存其急公之咎追包補而嚴其代銷之責大票仍為小票不得占則而巧漁雜票仍為餉票姑俟事平而盡革

嚴虛課行正引疏

崇禎四年商人方俊

兩浙年額銷引四十四萬四千有奇買鹽止有三十六場賣銷止有一百八縣自嘉靖十六年奸徒初行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票

台州大票六萬嗣後漸漸加增滋錫至二十六萬五千張而引鹽場縣半為侵奪以致壅滯引目幾至二百萬守候掣銷必待五六載商力匱竭輪辦日艱而歲課宜虧而未虧者全賴預徵執抵按季掣鹽之法在耳夫預徵則商資先輸公帑不得私為去留執抵則故現在運鹽水程復告一引以抵一引斯前課完而後課有著而四季掣鹽之次序卽以納課之次序編之春固不得遲之夏夏亦不得越之春所以名為季引也在上得以操法以繩在下自遵法以守故京解得以支吾而引目之壅恐積歲月而愈多天啓

六年屢奉革票疏引之 旨票商百計陰撓引商不
得已自愿割李引七萬八千七百張以代票行鹽而
引課三萬七千兩又引商代賠足課無非欲收票地
以銷壅引詎謂假增課之虛名就便捷之弊引隨納
隨掣不與李引同預徵隨掣隨賣不與李引同執抵
鐵貨首領遲速自繇不與李引同挨掣且以一引榮
頭影射不計其數一鹽名色輒重五六百斤踰界侵
鹽充塞引地竟致李引無處賣銷以致舊本莫償新
課何來所以敲朴之刑日慘而京解之課日虧矣夫
奸之罔上曰增課增額不知正引仍前四十四萬四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九 鹽法 哭
千七百六十九引未嘗加多何爲增額每引餘鹽銀
外反漏包補抵告二錢何爲增課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目次

屯政

聖諭

屯額

在京錦衣等衛

北直隸各衛所

南京錦衣等衛

南直隸各衛所

浙江都司

江西都司

湖廣都司

福建都司

山東都司

廣東都司

廣西都司

四川都司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目次

山西都司

山西行都司

萬全都司

陝西都司并行都司

雲南都司

貴州都司

遼東都司

開立屯田

設官管屯

督比屯種

撥軍開墾

稽查改併

處補折抵

侵占禁例

稽覈遼東屯田疏

條陳遼東屯田疏

紀鳳陽屯

紀揚州屯

紀南京兵屯

紀浙江海屯

紀楚屯

紀關外屯

紀遼屯

紀遵化屯

紀關門外鑄錢屯田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目次

二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

史官 陳仁錫 謹輯

屯政

太祖命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拓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與國之本在于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域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霸興王莫不由此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于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定城鎮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數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政

年以來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仁宗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昔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益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

皇祿違者處重法

國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將分屯於龍江等處後設各衛所創制屯田以都司統攝每軍種田五十畝爲一分又或百畝或七十畝或三十畝二十畝不等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制皆以田土肥瘠地方銜緩爲差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餘丁多者亦許其徵收則例或增減殊數本折五收皆因時因地而異云

在京錦衣等五十四衛併後軍都督府

原額屯田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一畝八分二厘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政 二

見額屯田五千五十二頃八十五畝七分四厘三毫嘉靖四十一年清查數糧二萬八千二百六十五石二合七勺新增并勘出還官首地銀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一兩二錢三分六厘六毫三絲鈔五萬六千九百四十貫萬曆七年屯田御史冊報數

北直隸各衛所

原額屯田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五畝六分八厘見額屯田四萬三千六百七十八頃四十六畝一分七厘零糧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石五斗

七升六合九勺，新增并勘出首地銀四萬四百六十二兩七錢二分二厘九毫零秋青草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三束穀草一百八十七束。

南京錦衣等四十二衛

原額屯田九千三百六十八頃七十九畝三分七厘零。見額屯田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六頃六十六畝三分五厘糧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二十五石七斗五升四合三勺銀一萬二百六十六兩四錢八分六厘三絲。

南直隸各衛所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政

三

原額屯田二萬七千四十一頃四畝八分零。見額屯田四萬八千八百一十八頃三十六畝一分六厘五毫糧四十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七石五斗二升六合八勺零銀六兩三錢七分五厘。

浙江都司

原額屯田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六分。見額屯田并地山園池蕩樊漢潭塘灘共二千三百九十頃六十畝九分六厘零糧六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石三斗五升一合三勺零。

江西都司

原額屯田地五千六百二十三頃四十一畝二分五厘。見額屯田地五千四百七十一頃三十八畝四分三厘零糧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四斗二升五合。

湖廣都司并留守司行都司

原額屯田共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頃二十五畝。見額屯田共二萬七百四十九頃七十二畝六分一厘二毫糧共三十八萬七千五百四十五石四斗四升九合。

福建都司并行都司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政

四

原額屯田五千三百八十一頃三十七畝。見額屯田八千六百九十三頃二十二畝三分一厘糧一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九斗一升四合八勺。

山東都司

原額屯田二十六頃。見額屯田五萬五十五百九十八頃二十三畝四分八厘零糧三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九石四斗九合八勺。

廣東都司

原額屯田七十二頃三十三畝七分六厘。見額屯田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七十九畝八分八厘零。

糧一十五萬一百二十九石四斗七升八合四勺零

廣西都司

原額屯田五百一十二頃四十畝 見額屯田四千六百一十頃三十四畝六分零糧五萬五千五百四十四石三斗四升九合四勺內除民里徵收及荒剝停徵田實在屯田二千九百一十三頃三十七畝零糧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五石四斗四升一合零

四川都司并行都司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屯政

五

原額屯田六十五萬九千五百四十五頃二十六畝七分三厘零 見額屯田四萬八千八百四頃一十畝三分五厘零花園倉基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山西都司

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頃八畝五分五厘 見額山西鎮屯田地三萬三千七百一十四頃八十八畝七分零糧一十萬一千九百八十八石一斗六升一合零租銀一千二十七兩八錢五厘九

毫零草一千二百四十束折銀一十六兩二錢

山西行都司

原額屯田一萬一百一十八頃二十畝五分零 見額大同鎮屯田二萬八千五百九十頃三十四畝四分五厘零糧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八石一斗五升二合二勺牛具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頃二十九畝九分一厘零徵銀八千三百二十二兩五錢一分一厘零

萬全都司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屯政

六

原額屯田一萬九千六十五頃七十二畝六分 見額宣府鎮屯田四萬七千八百九十二頃四十七畝零糧一十九萬八千六十一石六斗八升三合九勺

陝西都司并行都司

原額屯田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六頃七十二畝三分五厘零 見額屯田一十六萬八千四百四頃四畝一分零糧八十二萬三千二百四石六斗五升八合四勺零草折糧一千九百七十二石五斗五升九合零拋荒糧草折銀一百一十九兩五錢八分零草二百三十七萬八千五十二束零草價

銀二百五十八兩五錢九分三厘零地畝糧二千四百六十二石六斗八升一合二勺零地畝銀一萬七百七十九兩四錢七分六厘零

雲南都司

原額屯田一萬八百七十七頃四十三畝三分

見額屯田一百一十一萬七千一百五十四畝一分八厘零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

三升三勺零

貴州都司

原額屯田九千三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三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改

七

見額屯田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一畝六分一厘零糧九萬三千八百一十一石七斗四升三合

六勺零

遼東都司

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 見額屯田

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八頃六十六畝一分零糧二

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石三升零

開立屯田

洪武元年

命諸將分軍屯種於滁和廬鳳地方開立屯所京衛

旗軍七分下屯三分守城每分田五十畝設都指揮一員統之又置北平都司於北平府領燕山等

衛復置大寧都司于兀良哈地各置屯田以五十

畝爲一分七分屯種三分守城受田之制以五十畝爲中十一

年置貴州都司衛所開設屯堡十八年雲南諸蠻

平增置衛所開屯戍守悉以腴田給軍并歸附之

衆二十三年以後始以千戶所建立屯倉委官收

貯二十六年五開蠻平始設衛所屯種永樂二年

以廣西各項田地開設屯所撥官軍屯種自食不

納稅糧又營建北京以五軍都督府總設天下屯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改

八

政增設衛所調興州營州等衛屯軍拱衛京師照

例七分下屯三年以保定等八府直隸京師衛所

三十七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領衛所一十二各

置屯田是後元良哈屯田謂之朵顏景泰六年題

准順聖地土肥饒築立城堡撥軍耕種定爲則例

起科又議准沿邊關營城堡附近空閒地土將見

在關營軍士二分守關一分屯種見在守城軍士

一分操練一分屯種每名撥田五十畝委官提督

耕種子粒照例上倉

設官管屯

永樂五年令浙江江西湖廣廣西廣東河南雲南四川按察司增置僉事一員陝西福建山東山西按察司增置僉事一員盤量屯糧宣德二年令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兼理屯田正統二年添設浙江福建陝西等處按察司僉事各一員提督屯田五年令廣東按察司推諉僉事一員提督屯種六年添設貴州按察司副使一員提督屯田七年添設湖廣布政司叅政一員按察司副使一員提督屯田八年令各處按察司原無提督屯田官者各添設僉事一員十年添設陝西按察司副使一員專

有千屯政者聽其綜理仍給關防以便行事八年題准南京衛所屯田地方廣濶巡屯御史周歲不能遍歷請給勅印定限以三年爲滿又題准在京并直隸各衛所屯種照南直隸事例都察院差委御史一員領勅清查三年一替其屯田僉事裁革十二年題准貴州屯田水利二事責令各該分巡官各照地方管理提學官不必兼管十九年令清軍御史帶管各省屯田事宜各該管屯副使僉事并分守官悉聽節制二十四年令各衛屯田有管糧通判處行通判帶管其無通判處行各該兵備

官帶管二十九年。令選風力重臣二員經理北直隸山西宣大屯牧。三十八年。令宣大添設同知一員。專管屯政。隆慶二年。差都御史三員。一督理江南。一督理江北。一督理山西等處各屯。政後罷。三年。令給宣大兵備守巡勅書。專理屯田。聽巡按御史舉劾。萬曆元年。令鞏昌府清軍同知臨洮府管糧通判各加管屯職銜。分理應隸衛所屯田。

屯種徵折

洪武四年。詔河南山西陝西山西淮安等府屯田三年後。每畝收租一斗。二十年。令陝西屯軍五丁。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

抽一稅糧。照民田例。又令屯軍種田五百畝者。歲納糧五十石。又令陝西臨洮岷州寧夏洮州西寧甘州莊浪河州甘肅山丹永昌涼州等衛軍士屯田。每歲所收穀種外。餘糧以十分之二上倉。給守城軍士。三十年。詔廣西遷仁屯田所土兵免納屯糧。三十五年。始定科則。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每衛以指揮一員。每所以千戶一員。提督都司不時委官督查。年終上倉。并給過子粒數目。造冊赴京。比較。永樂二年。奏准屯田所受每畝穀糜

黍大麥蕎麥各二石。稻穀葛秫各二石五斗。麥稗各三石。並各准米一石。小麥芝蔴與米同。又令每軍分田三十畝。計遠近屯堡三百六十七。所以減輕例徵糧四石。二十年。詔各都司衛所下屯軍士其間多有艱難。辨納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石外。餘糧免其一半。止納六石。洪熙元年。令每軍減徵餘糧六石。共正糧一十八石上倉。宣德十年。詔各都司衛所下屯軍士正糧子粒一十二石。給軍士用。不必盤量。止徵餘糧六石。於附近軍衛有司官倉交納。正統元年。奏准陝西旗軍餘丁所種屯田。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

五十畝之外。每畝納糧五升。二年。令每軍正糧免上倉。止徵餘糧六石。是始定三年。今四川都司衛所屯種水田者。納米。陸地者。納豆。無豆者。抵斗折米。七年。減延綏等處屯田軍子粒。每百畝歲納六十石者。止納四十石。又減陝西行都司屯田子粒。每百畝歲納一十石。又減延綏等處屯田子粒。每百畝歲納八十石。十年。奏准福州左右中衛并延平衛屯田。准照民間秋糧事例。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濟邊。又減陝西行都司等處屯田子粒。歲納八十石。十二年。令開平衛屯軍餘糧六石。減免二石。成化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政

三

六年令陝西延綏等處屯田每軍百畝徵草二京
九年令榆林以南招募軍民屯田每一百畝於鄉
堡上納子粒六石弘治二年題准成都右等衛屯
田每糧一石折銀三錢六分布政司貯庫聽支軍
糧八年奏准福建行都司所屬建寧延邵三衛都
司所屬福州左等衛屯田每石徵折銀二錢五分
解京濟邊十一年題准洪州順聖川地土每一頃
徵糧三石每分二頃五十畝共糧七石五斗照舊
徵草十束於原定倉場上納願依前例折銀者聽
十五年議准京衛新增地畝每糧一石折銀二錢
尋議輕減每畝徵銀一分五厘在京起太倉在外
赴附近有司交納放支官軍月糧十六年題准浙
江除昌國衛田畝數多温州衛田地膏腴外其餘
各衛所屯軍全納子粒六石者每年本折中半每
石折銀二錢五分附近有司官庫收貯備支十七
年議准成都右等衛所屯田山岡瘠薄難納本色
每石折銀三錢又議准山東登萊沿海瘠地照輕
科則例每畝三升三合嘉靖八年奏准浙江舊裕
所屯田并象山縣民帶種本衛中前千戶所屯田
照有司秋糧折銀事例每石徵銀二錢五分又令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政

四

薊州三十三衛所先年丈出屯糧餘地自八年以
後比照通州等衛地畝減徵事例每畝徵銀一分
五厘解納薊州庫以備官軍折俸又令遼東各該
衛所除見種屯田每五十畝辦納屯種一分外其
餘闕銀糧樣田糧并聽軍養馬奏討等項各色悉
與革除九年題准南京各衛新增田每畝止納銀
一分六厘似為過輕令每畝量加五厘熟田內每
畝止納三升三合者墾科五升三合五勺以備欠
額新增地畝銀至是每十二年議准福建建寧左
右衛屯田不論舊額新增會計除穀成化年間實
徵本折舊數外左衛踏出實有開荒田三十六頃
五十一畝該增糧六百一十六石一斗右衛有開
荒田一十五頃三十三畝該增糧三百一十一石
八斗照例每石折徵銀二錢五分與同舊額折色
解京其該納本色田糧仍每石折銀三錢五分通
融給軍其餘折補并荒陷不堪無種無徵糧田盡
行停徵二十年議准查勘過天津等一十衛所新
增地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六頃零除荒鹹水占不
堪外實堪種徵銀不等地六千五百七十四頃二
十九畝七分零該徵租銀九千六百一十兩二錢

七厘九毫六絲五忽照例依期與原額完糧一併徵納三十八年議准大同屯田折糧五萬三千五百二十石七斗七升零原折銀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五兩七分零通融折納惟期不失原數其加增銀兩盡行除豁四十四年勘過真定衛實在地五千一百五十二頃八十六畝六分七厘五毫三絲其堪種地每畝徵糧一升五合六勺徵銀九厘沙薄下地每畝徵糧一升三合三勺徵銀五厘神武右衛左後前中所原額軍糧一千五十石六斗六升九合五勺銀一百六十八兩八錢二分四厘八毫今又勘均徵糧八百八石二斗一升九合三勺八抄九撮七圭均徵銀四百二十二兩三錢七分八厘隆慶二年令宣鎮屯種官地每畝原徵糧不及一斗者照舊徵納如一斗以上者亦以一斗爲止其地畝起科新增牧地等項田土應徵糧石酌量定爲三等除本色照舊米豆中半折色照各城堡月糧則例上納該鎮屯田地畝等糧以原額爲準以後虛增糧數盡行除豁將來徵收務足一十八萬四千五百三十五畝之數三年議准將保德所屯糧照依先年舊規每石徵銀五錢永寧州馬

房等處屯田係原額者照舊徵銀八錢係新增者改徵三錢依期照數完納

督比屯種

洪武三十五年令各處衛所每衛委指揮一員每所委千戶一員提督屯種年終以上倉并給軍子粒數目造冊赴京比較各該都司每歲仍委指揮一員督察年終同赴京復奏又令各處屯田衛所每軍歲徵正糧一十二石直隸差御史比較各都司所屬巡按御史同按察司掌印官比較年終造冊奏繳戶部不及數者具奏降罰所收子粒行御史等官盤查永樂二年令各處衛所凡屯軍一百名以上委百戶一員三百名以上委千戶一員五百名以上委指揮一員提督不及一百者亦委百戶一員提督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三年更定屯田則例令各屯置紅牌一面寫刊於上每百戶所管旗軍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戶所管十百戶或七百戶五百戶三四百戶指揮所管五千戶或三千戶二千戶總以提調屯田都指揮所收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種子外俱照每

軍歲用十二石正糧爲法比較將剩餘并不敷子粒數目通行計算定爲賞罰令按察司都司并本衛隔別委官點閱是實然後准行直隸衛所從巡按御史并各府委官及本衛隔別委官點閱歲收子粒如有稻穀粟菽林大麥蕎麥等項蠹糧俱依數折算細糧如各軍名下除存種子并正糧及餘糧外又有餘剩數不分多寡聽各該旗軍自收不許管屯官員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分用宣德五年令各處屯田都布按三司各委官提督在京并直隸衛所從巡按御史提督若有總兵官鎮守去處亦令提督正統三年令各都司衛所管屯官三年滿日造冊二千里以裡者赴京比較二千里以外者從按察司并巡按御史比較弘治九年題准河南各衛除正操守關漕運等項旗軍支糧外其餘革去月糧悉令屯種辨納子粒一應雜差俱查餘丁應役准給口糧六年題准各都司衛所屯田子粒連限年終不完者先將都司及衛所管屯并有屯糧官員之家截日住支俸糧若經一年以上不完將都司衛所掌印并按察司管屯官員一體住俸嘉靖十二年議准各該衛按察司管屯官員一體住

確督屯田錢糧其掌印巡捕領操上運等官不許朦朧管侵盜仍選有司佐武官一員協同收支互相覺察毋得和同侵剋其有陞遷去任申呈撫按交代方許離任二十二年題准將南贛所屬衛所屯糧令屯田道派定呈報御史行各兵備道就近督徵三十一年令比較屯田官員見徵子粒有不完三分者住俸監併家屬五分以上者叅問一年之上不完者革去見任侵欺者比照私役軍人事例五分以上降二級以下降一級萬曆元年題准各衛所屯糧通限當年完足如未完二分以上管屯官住俸督催掌印官姑免未完四分以上管屯官降俸二級掌印官住俸各戴罪督催未完六分以上管屯官降二級革任差操掌印官降俸降級戴罪管事以上住俸降俸等官俱不許別項差委致滋規避通候完至九分以上住俸者方准開俸仍將住過日期查照補支降俸者准復原俸止以報完之日爲始未完八分以上管屯官降二級仍調邊衛係邊衛者改調極邊衛分俱帶俸差操掌印官降二級革任差操都司掌印管屯官總計所屬衛所完欠分數一體查覈九年題准通行各

撫按官以後題叅衛所掌印管屯各官查具屯軍
消乏屯地荒蕪糧必難完從實具奏始准比照有
司凋疲地方事例通爲減等降罰

撥軍開墾

正統二年今各處軍職舍人除應襲外其餘及
家人女婿無差使者每五丁朋作一名委官管領
與開地四十二畝耕種照屯田例辦納子粒四年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
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七年令屯田有自開
墾荒地每畝歲納糧五升三合五勺八年題准廣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政

充

西桂林等衛所屯田每軍加給一十畝如有剩餘
田地卽令軍舍及勾補軍旗如數撥給照例納糧
九年令浙江等處屯軍遺下田地儘見在旗軍撥
與屯種餘剩項畝驗官軍戶下餘丁有三四丁者
摘撥一丁丁多者以是爲率摘撥下屯若田地尚
有餘剩官旗軍民願承種者一體撥與其拋久積
荒須開墾者待三年成熟之後俱照例徵收子粒
就於附近官倉交納候有軍之日撥軍屯種天順
元年令京城附近直隸八府及山東河南等處荒
閒田地及有人佃種無糧差者撥與所莊衛所軍

餘屯種納糧弘治四年題准行四川令管屯倉庫
將官舍占種田地退出撥與無田軍餘耕種願
糧者亦准與查明分數照例徵收本色不許徵銀

花銷正德十五年題准湖廣各衛所新增田地以
十分爲率減除三分其七分撥軍舍承種納糧嘉
靖六年詔各該巡撫督率管屯方面等官查勘衛
所屯田其官舍軍餘占種年久故軍之田仍與領
種代納糧草如軍見存無田者卽令退還本軍爲
業其領種故軍之田一人止許一分一戶止許二
分其餘俱令退出八年議准甘肅等處屯田除見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政

字

種成熟不許更換外今後凡有荒蕪堪種地土止
論入丁于一衛之內許令附近有力屯丁告頂其
衛所撥補務查屯丁住居先儘本渠分地土不許
隔遠及將無影地土虛撥致令包陪糧則墾廢二
年令宣大開墾田已成業每十頃內給將官五十
畝以爲養廉之資若副叅開墾不及一百頃守備
以下不及一十頃叅論戒飭四年令各邊有自墾
田地照永樂二年事例永不起科如果歲增粟十
萬五萬石自墾至百頃千頃者重加陞賞

稽查改併

正統十一年令各處衛所類造屯田坐落地方四
至項畝子粒數目文冊一本繳合于上司一本發
該管州縣以備查考弘治十五年奏准後湖并南
京戶部及各衛所俱無屯冊將今大清過屯田行
令管屯官各造冊送後湖交收仍將屯田項數刻
記碑陰以圖經久十八年令直隸武平衛屯糧歸
併南直隸管理其河南屯田冊除裕正德十年題
准南京衛新增屯地銀改歸南京太倉銀庫聽給
官軍月糧十五年題准每年七月南京戶部預委
主事都察院委御史各一員會同過江驗看屯田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政

主

果有被災去處即時督同軍衛有司踏勘輕重分
數造冊奏請不許屯軍臨時告災以圖冒免嘉靖
十五年議准給南京屯田戶由每十年一造二十
四年令各該管糧郎中主事嚴督監收委官及倉
摺入役收受完日填寫循環文簿季終送管糧官
處倒換稽考如有挿和情弊事發從重問擬虧折
之數就令監收委官及經該官摺入役均賠其查
盤官受賄容隱一體究治四十年題准山西寧山
衛平定所屯田坐落直隸地方行直隸屯田御史
管理仍於山西屯田冊內開除

處補折抵

嘉靖十一年題准定遼左等二十五衛所掌印管
屯等官將關銀樣田畝究地畝賦稅巡撫續選陞
官寄籍起科越界等項糧料改作屯田糧料補足
原額屯糧二十五萬九千九百餘石之數出給該
所印信票帖付各納糧軍餘依期赴倉上納仍行
遼東總理郎中嚴督都司衛所掌印管屯官照數
追徵十三年題准廣東廣州左等六十一衛所屯
田如遇借力征守其該支月糧每月扣五斗或一
石折抵該納屯糧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政

主

侵占禁例

弘治十三年奏准凡用強占種屯田者問罪官調
邊衛帶俸差操旗軍餘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
戶外爲民凡軍職舍餘及募軍餘丁人等若侵種
不係用強或不及五十畝者依侵占官田問罪照
常發落嘉靖十三年題准陝西河南地方如有屯
地爲軍職及莊浪人等買種代種者悉照紅牌

稽覈遼東屯田疏

天順十年

洪武永樂中軍士二分守城八分屯田人亡糧除
景泰以後乃以餘丁補數抵納遂爲例今遼東極
邊百需俱出軍除又以遺下屯糧累抵約定爲
無名臣近於各處設計措置以抵此數請悉爲除
豁戶部議遼東屯種景泰時僅一十八萬至是加
二萬有餘此必田以丁授稅以田增其閒屯軍縱
有逃竄而其田故在况措置之糧亦非久計請移
巡按御史并本部郎中督同布按二司管糧官會
都司丈量廣寧等二十一衛見糧成熟田畝仍稽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屯政

王

每衛下屯軍餘各種田畝若干歲納子粒若干頂
補納糧無田餘丁切老若干衛所官員豪富軍餘
占種及富實不屯種者若干以其餘田分發無田
軍餘每名各種一分輸納子粒若所徵之數視舊
有餘然後以無名者具奏分發制可

條陳遼東屯田疏

成化十九年戶部郎中毛泰

遼東近年兵食殫乏而迤北虜賊又逼聯朵顏三
衛部落住牧於邊其心叵測不預經遠之圖則兵
食獨耗日甚而利害安危之機有不可勝言者臣
謹按洪武初遼東糧料俱從太倉海運其後罷海

運置屯田八分屯種二分戍邊每軍限田五十畝

租十五石以指揮千百戶爲田官都指揮爲總管
歲夏秋二徵以資官軍俸糧自洪武至永樂爲田
二萬五千三百餘頃糧七十一萬六千石有奇當
時邊有儲積之饒國無運餉之費誠足食足兵之
要道也至於宣德以後屯田之法雖日廢廢軍士
猶餘四萬五千四百而糧亦視舊不減三分之一
近候邊方多事屯田之法盡壞巡撫官相繼復其
數少增又歲運銀十萬兼開中淮浙鹽所用尚乏
都御史滕昭乃於操練馬軍內遴選弓馬生疎者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屯政

孟

三千餘人退歸屯田歲省各軍所支糧豆六萬餘
石至成化十二年都御史陳鉞仍以昭所選之軍
勤加操練遂罷徵糧又減除無名屯軍六萬餘名
以五年計之共減糧三十餘萬石故今所存正軍
惟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而歲徵糧止一十六萬七
千九百石又以荒蕪蠲免歲不足七八萬之數較
於舊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故遼東三十二倉通
無兩月之儲臣愚過計以爲今日欲足邊用莫若
揀選冗兵使歸屯田益之不費多惟在將得其人
昔趙克國時減騎兵以爲大費屯沿邊以益積蓄

時從其言果致全勝乞申屯田舊制及凡一切可行長策斟酌行之仍於每衛置屯田循環舊悉其地方頃畝及軍士姓名子粒之數按季稽考如有不遵舊制者罪之則邊餉日充矣又遼東各衛歲用糧一百萬石近以米價騰踴倉儲不足軍士每給銀二錢五分折米一石衆口不平及召募糧糧則利歸富室害及貧軍請定爲則創以一年計之秋冬收成米賤則與折色春夏米貴則與本色底軍士均蒙實惠矣

紀鳳陽屯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田

重

夫鳳陽南自定遠北抵宿州三百五十里間額軍民田地大畧相半今赤地不毛其高阜處如定遠靈璧諸地歲苦旱災而大店任橋洪塘湖一帶下隕又患水沴民旣多逃盜亦時起宜於鳳陽府添設通判一員專董其事先踏勘所荒之地不論軍民悉改屯畝首定其界次阡陌之次廬舍之仍留中都京操班軍數千名令其偕婦子比屋而居卽以隊分爲居處官給牛種督之開墾在高阜者多濬池塘下隕者廣爲溝洫寬其三年之租比及其三年議收租種一二年間可得良田數千頃

備山以
家之勢

夫專其官則事權一而殿最易認定其略則疆域明而紛爭可息減留班軍則耕作不費招撫官給牛種則畚鍤不勞自辦山塘蓄水永無旱魃之虞原四等流自免商辛之患寬其稅則軍不畏其誅租徭其種則官不憂乎靡費况農隙可以操練南北咽喉既增數千人之護衛成熟可以多獲根本重地又增千萬箱之儲糧無便於此者况徐州爲水陸要衝議者欲設重兵久矣今宿之去徐僅一百七十里而達聲勢易通緩急有濟是徐州且增一犄角寧第曰屯田之利而已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屯田

美

紀揚州屯

揚州一衛有左中前後四所額有屯田千百餘分每分舊僉壯丁一名督以管屯指揮操點訓練以衛本郡城池無事植戈而畔有事奮矜而鬪無何屯政弛屯標廢兼併於軍之才悍者侵沒於民之豪惡者卽歲納夏秋籽粒亦多逋負而累及屯官嗣是屯丁無可恃始立民營矣民營設而四方遊棍滿據行間平居恣口而食遇有警報揮臂去矣歲費軍餉數萬以養該魚潰鳥散之衆于緩急平何有况維揚一郡南接大江東臨巨海

陵寢門戶潛運咽喉後奴一水可通嘉靖中倭蹂逼
泰犯廣陵焚殺最慘確係江北第一險要之關後
增遊擊營官兵一千員名分防倉庫運道猶自相
安近復新添多營十羊九牧相率爲非倘能力持
屯冊按屯稽丁有是屯卽有是丁有是丁卽有是
餉硯瘠可變爲沃壤游惰可轉爲精強興屯之利
別兵之害道無踰此耳時而防運則萬無扼吭之
虞時而防倭必有堵截之績他如上年呂四場海
寇彭小老物之焚掠漁船梁琛場大盜王虎等之
劫虜商窺斷不然矣第此屯也奸民之射利日久
明世法錄 卷五十五 屯政 五

逃難盡移姑許照例輸丁以事操練則暫爲寬假
以聽其便故有特強匪占又藉賢有司嚴申三尺
不爲豪右撓其成庶軍復耕耘之業而廩餼自充
官有捍禦之人而虛冒漸去或亦救弊之急務也
然廣陵俗競華靡不務耕織一歲不熟則饑再歲
不熟則亂味無自固之策故特揭屯而言之意獻
畝有蓋藏也然屯之利不止此而兵之害寔基之
第在揚言揚耳

每屯軍一召給田一分薄徵糧稅子孫世守今日
屯法大壞官舍欺弊豪強兼併有一本管而占十

數分者矣有一豪強而占五六分者矣貧弱之軍
苦無寸土其管屯操官員資緣鑽刺莫得一差甫
領任得些須常例卽謂事已完矣官則高坐私家
軍各聞散安逸聞恐物議下營點閱不過老弱更
多催倩以

朝廷大事爲嬰兒戲具務要從實整頓嚴以衛所細
查某衛某所屯田若干屯軍若干凡被官舍豪強
占併者一一清出卽盧鳳淮揚江北一帶一望無
際何下百萬畝若能每田一分揀清銳士一名許
其承佃老弱者不得冒領本軍累糧赴營操演家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五 屯政 六

屬在田耕種自贍各選廉能官員以任其事隊伍
中有武藝精熟者優賞陞用力弱無用者卽行革
退追其田畝另選本宗驍勇代之本宗無人不妨
別戶代役卽以其田給種誠當

國家用武之時所在撫按從實會議更番飭行總計
天下四百九十餘衛二千九百餘所計屯田之所
獲與屯軍之召目可當九邊什倍之用

紀南京兵屯

夫金陵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租課十八石
卽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軍餘米六石以

餉城守之軍後議者憐屯軍輪約之耗費乃令以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是屯軍既食餉之卒矣又設屯營三十四處軍之多者約三千有奇寡者亦七八百人屯田御史歲委官操練自正月以迄三月而止是屯軍又宜練之卒矣迄于今日食餉猶故而操練徒虛文也何也御史所委之官不過附近各衛管屯指揮兼攝之而已指揮不過開操之後計軍索免操錢而已御史又以路途寫遠不便巡閱第憑一紙之開操一紙之止操而已聞委州縣正官又不過偶一查閱而已則安用聚此屯卒爲衛弁肥橐之資也哉宜請專設屯操都司一員屬御史之節制而專督於三十四營另立營總之上再於南京大小各營挑選教師四五百名畀之計各屯之多寡足三千者爲一營如其不足不妨較屯地之遠近或併二合三聚爲一營挑選精悍勇力者每營或五六百名將教師分給各營令其因材施教藝都司巡歷考驗藝精并賞及教師藝疎并罪及營總都司聽御史之考課而薦劾之三年之中必得精兵數千夫軍原食餉非若招募之費財卒原應練豈必更張之機法有官專督而

責成定有師教練而技藝精或調用於遠方彼有坟墓妻子之顧戀則逃脫有所不敢或調用爲城守彼有田園廬舍之愛惜則奮勇自衛爭先有分練之營總則與屯官之兼攝者不侔有連坐之賞罰又與納錢免操者迥異增官也而非冗官練兵也而無餉費利莫大焉

紀浙江海屯

寧區之金塘大榭台區之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週圍數百里舊有居民

國初因倭亂遣入內地近有耕者皆輸粟勢豪而地

亦未盡墾何如以附近軍民耕種寬其一二年開荒之稅至三年而取之督以專官豪強不得吞入歲可得租數十萬且僅搭草廠以蔽風雨各備軍器以應不虞海寇登山其利在我伏兵可以收奇功今旋議旋罷皆委于招寇而棄之可惜已

紀楚屯

楚之衛所七十有奇屯以石計至三十九萬五千有奇而衛卒單弱莫楚爲甚屯歸易有倘一清之如因本軍絕世而屯歸帥領者或豪強兼併首此可覓出以還軍者也如因本軍得價而售之官民

者當觀本卒能贖與否如不能則當于清出絕世之田內取其八以爲值或借補于一伍之中合而取贖後又取本田所入以還一伍而田亦可歸本卒矣法當先簿責帥俾按籍而報某衛所軍幾屯幾存者幾亡者幾而後如法索之則屯可復

紀關外屯

屯田於關外更有說焉假使奪民田以與兵屯民既無家復令無產則厲民趨營兵以屯民田既親弓矢又服畚鍤則又厲兵何如選其精銳者以實行伍而令老幼歸之阡陌每夫給田三畝有力者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羊

聽其自耕無力者量給屯本秋成時俾五人供一兵之田一兵受五人之養無事則民得盡力于耕牧兵得優游于訓練有事出所訓練之兵以應敵收所耕牧之民以守城以遠安遠隨以遠養遠此不可助軍餉之一班乎

紀邊屯

自邊將得請官田以自便謂之曰養廉而屯田愈缺益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軍任其賦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田于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既多不得不攤稅于佃軍而包賠愈苦此隱匿之

弊也自衛所之官各估軍餘而屯軍愈缺衛所之

官苦于屯卒之通負而公用不支屯卒又苦于衛所之誅求而逃亡相繼矣此估役之弊也自邊巨變亂屯政每畝必於取盈而屯田愈廢甚有阡陌未成而名已在冊播種未熟而吏已至門此催科之弊也况沿邊之田沙石過半則憂在上西北之地旱魃爲虐則憂在旱秋水時至百川暴漲則憂在水其要在乎清理隱匿嚴勾餘丁計人授田計田起租不越二年成效可觀仍復出養廉之膏腴者而均之開荒蕪之湮沒者而種之當事者無徒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羊

按之簿中而疆理必考察實者無徒覈之名色而腴界必清以經歲一河之費開沿邊百萬之腴則畝畝皆露積也捐三年坐食之儲爲一年力食之用則疆界皆壁壘也

紀遵化屯

遵化自經焚戮生齒彫敝田里荒蕪爲今日計誠莫如議屯爲便然屯之術有二曰民屯曰軍屯軍屯不若民屯爲愈何也諸軍係名尺籍習於游惰一旦驅之力田不習也然民屯亦不易言矣其必廣募他處之有力而善農者畫地而耕隨其地之

肥磽而議其輸納此上策也而又不可必得也其
次則莫若就土著之民而分布之量給牛種大約
授地二頃必給牛一具種二十石工力食用或幾
許俟收穫之後共計牛價幾何子種幾何而薄取
其值不越二年務期完納二年之徵輸視地之肥
瘠而分上中下等或者賦輕而民亦樂從乎然又
不敢必也故給牛種一事亦未可輕議也雖然民
屯勝軍此時負城而居者盡軍也馱馬縱橫不時
出入田間小民豈能與之爭乎故又當於各營之
中挑其老弱不勝戰者於城外十里內立爲營田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聖

若古井田之制各守其疆界毋令侵越一步無事
出耕急則收堡蓋軍離城不遠不止便於城守且
不得散之村落以爲地方害也至若各鄉之也斷
斷乎不可容一軍一兵縱其咆哮無人之境而飛
食小民也抑有田則必有居今邊城廬舍半爲軍
棲卽有屯民安所容之計請金錢萬數于附城之
處廣置營房數千餘間令屯軍星羅棋布錯趾而
耕比閭而處勿使與城市居爭出入焉

紀關門外鑄錢屯田

關門月餉聞歲以數百萬計盡若移餉鑄錢而卽

以錢給餉度鑄錢之息每一百萬可溢二十萬遂
可減司農之額或以供軍前別需總之利存上也
至於月餉散錢又無吹鑿折耗之患則下之利更
普矣他如硝磺銅鉛關門內外各有出產之處誠
取之有道可用而不竭所省帑金又不貲是不加
餉而餉有餘之議也關外斥莽開墾莫非膏腴今
非不言屯也但無溝塗封植之界隱匿自潤既無
可稽查胡馬長驅又無可攔攔蓋若申著爲令每
池五十畝畫爲一坵四面掘溝深闊各二三丈一
則計坵可以科地其利小一則地網如鱗虜騎驍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聖

騰無所逞其利大自關門至寧遠止留一大路自
寧遠而東經右屯至三岔河留一大路自寧遠而
東北經廣寧至黃泥窪對過留一路路傍亦俱深
溝溝外每十里設一土寨每寨伏大將軍幾位派
虜郎機鳥銃幾百門撥兵士幾百名守之暗傳號
令凡遇虜至並不許放砲洩漏軍情派守已定然
後從大路揚兵直趨河上佯作渡勢誘奴西追令
軍士許退不許進度虜騎盡入舟中方發號砲各
土寨中伏砲以大齊發奴有子遺乎奴滅而西虜
自然就我戎索是不交兵而全勝之議也

終

皇明世法錄卷三十一目次

駟政

民間孳牧

軍衛孳牧

京府寄牧

管衛放牧

牧馬草場

起解

印俵

關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目次

買補

管馬官員

比較

牧買

內府供應

日終

皇明世法錄卷三十一

駟政

史官

陳仁

國朝馬政有太僕苑馬寺專理而統於兵部按諸司職掌其目有四曰廐牧曰關換曰折糧曰牧買而廐牧中有孳牧有寄牧有放牧孳牧之處各有州境類列其事則關換外如起解印俵買補禁約比較以及牧買皆馬政之大凡也今折糧不行畧附牧買條下又種馬盡革例多不同謹存其槩以備參考若內廐馬匹則領於御馬監都寺不得與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駟政上 一 云

凡廐牧

洪武七年初設孳牧監十三年增滁陽等五牧監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二十六年定凡太僕寺所屬十四牧監九十八羣車一提調牧養孳生馬廐驢牛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貳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每課馬歲生駒一匹若人戶不行用心孳牧致虧欠倒成就便著令買補還官每歲將上年所生馬駒起解赴京調撥本寺每遇年終比較或群監官員怠惰或人戶姦頑致有馬匹瘦損虧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上

二

欠數多。條例坐罪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設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永樂四年始設苑馬寺。凡苑視其地廣狹爲三等。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圍長一圍。長率五十夫。每夫牧馬十匹。計開太僕寺所屬見本衙門。南京太僕寺所屬見本衙門。遼東行太僕寺所屬。定遼左衛。定遼右衛。定遼中衛。定遼前衛。定遼後衛。鐵嶺衛。東寧衛。濟陽中衛。海州衛。蓋州衛。金州衛。復州衛。義州衛。遼海衛。三萬衛。廣寧左屯衛。廣寧右屯衛。廣寧中屯衛。廣寧前屯衛。廣寧後屯衛。廣寧衛。廣寧左衛。廣寧右衛。廣寧中衛。遼寧苑馬寺所屬。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山西行太僕寺所屬。太原左衛。太原右衛。太原前衛。平陽衛。鎮西衛。汾州衛。安東衛。振武衛。朔州衛。鄆州衛。保德州千戶所。山陰千戶所。沁州千戶所。寧化千戶所。馬邑千戶所。陝西行太僕寺所屬。平涼衛。慶陽衛。奉州衛。固原衛。陝西苑馬寺所屬。長樂監。開城苑。安定苑。弼隆苑。革廣寧苑。黑水苑。漆靈武監。清平苑。萬安苑。定邊苑。華慶陽苑。革同川監。以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上

三

下四監俱章天興苑。永康苑。嘉靖苑。安勝苑。威遠監。武安苑。龍陽苑。保川苑。泰和苑。熙春監。康樂苑。鳳林苑。香泉苑。會寧苑。順寧監。雲驤苑。昇平苑。巡寧苑。永昌苑。甘肅行太僕寺所屬。甘州左衛。甘州右衛。甘州中衛。甘州前衛。甘州後衛。永昌衛。涼州衛。莊浪衛。鎮番衛。山丹衛。西寧衛。肅州衛。古浪千戶所。鎮夷千戶所。莊浪千戶所。甘肅苑馬寺所屬。以下俱革。甘泉監。廣牧苑。麒麟苑。溫泉苑。紅崖苑。祁連監。西寧苑。大通苑。古城苑。永安苑。武威監。和寧苑。大川苑。寧番苑。洪水苑。安定監。武勝苑。永寧苑。青山苑。大山苑。臨川監。暖川苑。岔山苑。巴山苑。大海苑。宗水監。清水苑。美都苑。永川苑。黑城苑。

民間孳牧

洪武中既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有司提調。其時養馬止江南江北永樂中始令北直隸領養。宣德以後乃及山東河南後又以順天府屬寄養。備用馬原領種馬。改撥永十等府。是時種馬未有定額。定自弘治開始。大略兩京太僕寺種馬共十二萬五千。其領養北直隸七府及江北論地畝河南山

東六麻及江南論人丁馬數以是爲差

計各府州種馬數目

北直隸保定府原額種馬七千九百四十五匹
河間府原額種馬五千三百六十四匹真定府原額種馬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五匹順德府原額種馬三千七百一十五匹廣平府原額種馬三千七百七十四匹大名府原額種馬一萬八百八十四匹永平府原額種馬四千六百七十四匹應天府原額種馬四千六百六十五匹南直隸鳳陽府原額種馬九千四百三十五匹鎮江府原額種馬二千三百四十四匹揚州府原額種馬五千二百二十四匹淮安府原額種馬五千九百八十五匹廬州府原額種馬四千三百八十四匹太平府原額種馬一千四百六十五匹寧國府原額種馬七百五十四匹滁州原額種馬一千七十五匹和州原額種馬六百三十五匹徐州原額種馬七百五十四匹廣德州原額種馬八百匹河南開封府原額種馬一千二百八十五匹彰德府原額種馬一千一十五匹衛輝府原額種馬四百一十五匹歸德府原額種馬三十四匹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雜錄上

四

○山東濟南府原額種馬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四匹
○兗州府原額種馬一萬四千六十四匹東昌府原額種馬三千三百八十四匹

凡養馬戶

洪武二十八年令江南十一月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月共養一匹內丁多之家充馬頭專一養馬餘今津貼錢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不許輪流有仍前輪流及令孤寡殘疾一舉出辦首發逃衛克軍如馬頭家生畜不旺許令於貼戶家看養凡兒馬一匹配騾馬四匹爲一群立群頭一人五群立群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雜錄上

五

長一人每群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匹永樂十年令北直隸土民領養孳生馬匹十三年定每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匹十六丁以上養二匹爲事編發者七戶養一匹除其罪爲良民十四年令北方人戶五丁養馬一匹免其糧草之半每馬十四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十五年定南方養馬倒江北每五丁養馬一匹江南十丁養馬一匹凡種馬倒伏孳生不及數例應賠償而遇災荒每羣聽以三分之一納鈔入官宣德三年奏准北直隸每三丁養騾馬

皇

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駁改上

六

一匹。二丁養兒馬一匹。免糧草之半。兒馬病同群共治。或則均陪。若因走失及別故致死者。止追本元。四年。令山東兗州濟南東昌三府。每五丁養驛馬一匹。三丁養兒馬一匹。不在免糧之例。正統十一年。令河南彰德衛輝開封三府。照例領養孳生馬匹。十四年。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原領孳生種駒。改撥直隸永平等府。空閒人戶。天順三年。奏准原編孳牧馬頭。有消乏者。改作貼戶。成化十三年。奏准養馬人戶。十年一次審編。先上戶。次中戶。單丁寡婦。不許槩食。弘治六年。奏定北

皇

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駁改上

七

衛。每田二頃。領兒馬一匹。三頃。領驛馬一匹。內滁州衛。追加一頃。共兒馬五千五百一匹。驛馬二萬二千四匹。九年。奏准牧馬處所。或論地高。或論人丁。其有畝去丁消。而馬存者。應收馬匹。改給得業之人。及丁多之家。領養。逃絕。免糧田地。給與同羣管業。不許典賣與人。正德十三年。題准養馬不係雜差。不許濫免。十六年。令免糧地土。但於種過買者。不拘官吏生員之家。一體派與馬匹。又奏准馬匹。派上戶領養。中戶量貼草料。給與驛帖。不許輪養。瘦損。止罪馬頭。其因而倒死。亦於本

一本該縣收照。一本該寺查考。萬曆三年議准馬戶每匹派徵草料銀六兩照地照丁編入備用馬價銀內帶徵給正頭餵養如有失止於馬頭追補不許紿及貼戶其孽駒給賞亦不許貼戶侵分凡種馬驟駒

洪武二十八年定凡補領武卒生三歲驟駒每二年納駒一匹。永樂二十二年令民養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景泰三年奏准凡兒馬十八歲以上驟馬二十歲以上免其算駒。成化元年令宰生馬每三年納一駒。三年奏准復二年納一駒。

皇明世宗錄

卷三十一

關政上

八

額外多餘者官為收買別給空閒人戶。二十一年奏准凡補領驟駒作種者二年後方與算駒。弘治六年奏定南京太僕寺種馬額數兒馬二萬五千匹驟馬十萬匹共十二萬五千匹照例兒馬一匹驟馬四匹為一章共二萬五千群每二年照例納駒其駒更不搭配於內揀選備用及補種馬之闕其餘賣銀貯庫遇備用不敷量為買補種馬每三年揀選一次老病不堪者賣銀入官撥駒補數。九年奏准凡一馬兩年連生二駒者除納官外聽其自用。正德二年奏准太僕寺歲取備用

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每羣派取一匹其種馬生駒起俟變賣悉聽自便。萬曆元年議准各糧馬州縣督率餵養二年之內果有一駒解俵四家馬戶各出銀三兩幫貼養駒之家如孽駒不堪解俵就令估價變賣將價銀一半歸還四戶扣買大馬解俵一半給與原養駒家其二年之內不生一駒者量追收過草料銀八兩扣充買大馬解俵。三年題准養駒累民令一年以上即與發賣半給養戶半入官帑收助解俵。

凡群長醫獸

皇明世宗錄

卷三十一

九

成化四年奏准群長每五年一替。八年奏准各處醫獸每州定設二名每縣一名歲終更替。弘治十六年奏准南直隸養馬州縣照例將羣長五年一次揀選更換其有副羣頭去處一體裁革。嘉靖二年議准凡群長照永樂十八年事例馬五十四匹立群長一人一年方許更替一次常川在鄉往來調督群益若有作踐責令具呈究治醫獸照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每群長下選聰明子弟三人習學醫獸定業成一人專看治馬其市井無賴輿輪流充當等項一切革去仍令各州縣止許辦

望各點卯一次羣長責其呈報半月之中提調定
駒及作踐馬若干醫獸責其呈報半月之中醫療
過并倒死馬若干已報駒而落胎者罪其馬戶作
踐不曾舉呈而驗其有破者罪及羣長醫獸療治
無狀更換

凡種馬變價

弘治中奏免徐州種馬嘉靖間免通州泗州興化
縣鳳陽臨淮盱眙三縣種馬不分見在倒失皆變
價解部發貯太僕寺通州興化每匹二十兩鳳陽
等三縣每匹十二兩泗州八兩每歲各應解備用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馬政上

十

馬匹仍責令原編養馬人戶照所坐本折數目徵
解隆慶二年題淮南并直隸山東河南各省種
馬通行變賣一半每匹變銀十兩每年徵草料銀
二兩仍將存留馬戶爲正頭變賣馬戶爲幫頭養
則輪轉徵則攤派萬曆九年以種馬累民前變
價及草料銀太重議准將各處存留種馬盡行變
賣上等馬價無過八兩下等五兩賣完解部發寺
專備買馬不得別項支用每馬歲徵草料銀一兩
各州縣類總解部惟徐通泗興化等州縣以先免
種馬草料亦免徵

軍衛卒收

凡在京在外衛所俱有卒牧馬匹以給官軍騎操
在京及南北直隸衛所屬兩京太僕寺在外屬各
該行太僕寺苑馬寺及都司委官提督每衛指揮
一貢所千百戶一貢專管卒牧其搭配料駒起解
比較等項悉照民間事例

計各衛所種馬數目

在京龍驤等二十六衛原額種馬共一百九十五
匹內龍驤武成神武右後忠義右前義勇左後大
寧前羽林前金吾左右等衛各十匹忠義後義勇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馬政上

十一

右前中蔚州左會州寬河燕山前右左濟陽富峪
大寧中大興左等衛各五匹今義勇中左神武後
三衛俱改陵衛免養在外保定左等四十六
衛原額種馬共二百七十四匹內保定中河間潘陽
中屯定州真定山海神武中定遠等衛各十四匹保
定左右前後茂山大同中屯滄州守禦所永平東
勝左右盧龍開平中屯撫寧通州左右武清涿鹿
左中薊州鎮朔遵化興州左屯右屯前屯後屯中
屯忠義中營州前屯後屯左屯右屯中屯寬河守
禦所武定守禦所涿鹿德州左德州沂州等衛各

五四 洪武二十三年令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

五戶養馬一匹 永樂十四年令薊州山海諸衛

屯軍每人養種馬一匹免納子粒 正統六年令

征戰受傷馬匹驗視明白分給各衛守城官軍牧

養遇倒死埋瘞 成化七年奏准天下衛所募牧

馬匹有埋沒者俱照原額買補今軍餘朋合領養

正德十四年題准各處行太僕寺并各邊都司

衛所將五年一次變賣虧欠等項馬價銀兩俱存

留本寺并本都司庫聽候明文支用不必解京

京府畜牧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駁上

主

京府舊有種馬無寄養馬寄養始自正統間詳見

起解中初止順天一府後及保定河間二府所屬

其照地編戶領養略與種馬同

凡寄養馬匹

正統十四年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

備用馬匹照率牧兒馬事例論糧分儀或過法司

送到入官馬半驢驘驗堪用者亦照此例 弘治

七年以順天府馬多丁少令保定府所屬易州新

城雄定與容城新安涿水七州縣河間府所屬靜

海任丘青三縣照丁給養

凡寄養馬戶

舊例計地編戶戶養一馬初年五萬六百餘戶十

年一編嘉靖間改五年一編減存三萬戶後又減

止存二萬五千戶近年止實編二萬一千八百五

十八戶 嘉靖十三年議准寄養馬匹地方查照

原坐馬匹數目先儘富戶地多者一人養一匹其

尤多者兼養二三匹地少者二人朋養一匹務令

不失原數若編派不公遺累貧戶許撫按官及印

馬御史拏問重治 隆慶四年議准寄養州縣各

掌印官將養馬人戶審別上中戶領養卑丁寡婦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駁上

主

殘疾者不得一槩食派 六年題准昌平州派養

馬匹盡數豁免 萬曆二年以霸州永清等九州

縣水災議准各邊題討馬匹先將被災州縣分別

重輕調兌其餘空戶暫免俟發 又議准於額戶

二萬五千內將通州良鄉涿州涿州潮縣共減去一千

四百戶免發寄養十年滿日仍舊其應減見養馬

匹每匹變價十兩解用 計各府寄養馬戶數

順天府二十七州縣原額寄養馬四萬一千一百

六戶除嘉靖等年奏減外今實編一萬七千二百

九十六戶內昌平州豁免止二十六州縣 保定

府七州縣原額寄養馬六千四百七十六戶除嘉靖等年奏減外今實編三千一百二戶河間府三縣原額寄養馬三千三十六戶除嘉靖等年奏減外今實編一千四百六十戶

凡寄養馬匹

隆慶二年題准各府州縣寄養馬匹每年止許查點十二次兵備道以二月八月御史以四月或五月少卿十月或十一月凡四次其餘月分該州縣掌印官自行點視凡八次通判等官不再查

凡變賣寄養馬匹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騎政上

古

正德十六年詔順天保定河間三府各州縣自正德三年以來寄養馬匹俱各年商衰老節次兌軍揀選不堪負累小民餵養兵部行文太僕寺分管官督同該府州縣管馬官勘實果係老馬變賣價銀轉解太僕寺貯庫贖買馬支用嘉靖七年奏准差太僕寺少卿督同該府州縣掌印管馬官查審寄養馬匹領養年淺驢壯堪用者遇調則先與交兌派別後與俟領其瘦弱不堪兌軍者分別所養年分變賣若七八年以上價銀八九兩十數年以上六七十兩各從便招人交易虧賒者亦量宜

酌估以後每十年一次奏請施行定為常例

營衛放牧

洪武二十三年令五軍都督府錦衣旗手虎賁左右興武鷹揚金吾前後羽林左右龍驤豹韜天策神策府軍前後左右等衛各置草場於江北湯泉涿州等處收放馬匹二十五年罷民間歲納馬草凡軍官馬令自養軍士馬令管馬官擇水草豐茂之所屯營收放永樂十一年令御史同錦衣衛官巡視官軍收放馬匹以後錦衣旗手等衛五軍等營各置草場於順天等府每歲春末夏初各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騎政上

古

營馬匹除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兵部推舉坐營官一員具奏請勅管領下各該草場收放至九月終回營其牧馬每三日演習一次下場之後兵部行移該科及都察院具奏差官點閱馬匹例死官軍逃亡領勅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賣閒不行提督致馬度損者點閱官指實奏奏其在邊者以四月中出牧九月初回營嘉靖九年議准每年牧放馬匹牧操之時下場者科道官照舊查究其在營者行內外提督大臣在巡捕者行巡捕提督通行查究若把總官用心提督虧失數少者具奏旋

賞若全不用心。致令倒失數多。徑自奏提問。甚者坐營官一體參究。二十二年。奏准團營并神機等營馬匹。量存操練。其餘并東西官廳馬匹。趁今放官之期。悉照舊例下場收放。三十四年。題准京營除挑選聽征馬匹。照舊關支草料外。其餘瘦弱馬。暫委坐營官一員帶領。於近京隨便收放。

牧馬草場

南北兩太僕寺及京營各邊草收馬匹。皆有草場。其後場地。多爲豪強所侵。成化末。乃以不堪種者。牧馬堪種者。徵租具列於後。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駟牧上

六

南京太僕寺所屬草牧草場

應天府八縣原額草場地。共一千四百四十五頃五十畝八厘七絲一忽二微。內堪種地。三百九十四頃七十九畝八分八厘五毫三絲。歲徵銀一千七百一十四兩二錢一分九厘八絲二忽八微。南直隸鎮江府三縣原額草場地。共一百五十一頃八十一畝六分八厘九毫。內堪種地。八十七頃四十五畝八分五厘二毫。歲徵銀三百八十一兩七錢三分七厘六毫四絲。太平府三縣原額草場地。共六百二十二頃六十畝九分八厘七毫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駟牧上

七

絲。內堪種地。二百七十頃七十畝九毫六絲。歲徵銀一千七十三兩一錢七分二厘五毫二絲四忽。鳳陽府五州十三縣原額草場地。共四百八十一頃七十七畝六厘四毫八絲。內堪種地。二百七頃六十六畝二分七厘九毫八絲。歲徵銀六百五十一兩七錢六分三厘二毫三絲八忽。廬州府二州五縣原額草場地。共六百七十頃五十八畝六分九毫四絲三忽六微。內堪種地。二百四頃八十一畝四分七釐八毫五絲五忽四微。歲徵銀八百六十二兩二錢一分四釐六毫四絲九忽九微。六織。淮安府二州九縣原額草場地。共七百九十二頃八十四畝四分三毫三絲。內堪種地。六十四頃五十九畝七分五厘四毫。歲徵銀一百八兩九分二毫五絲。揚州府三州五縣原額草場地。共一千三百六十七頃七十六畝二分七厘五毫五絲一忽五微。內堪種地。一千一百八十四頃五十六畝五分六厘一毫五絲一忽五微。歲徵銀二千七百五十九兩五錢九分八厘七毫二絲六忽五微。以上嘉靖十年勘定數。其後歷年開墾加增。不等。每歲各府共徵銀一萬九千一百九十一兩

復經題准減免三千一百三十三兩至隆慶二年
實徵銀一萬五千三十兩 弘治二年選差御史
清查立界刻石 六年始議分三等課租大約江
南府州上畝七分次五分又次四分江北每等各
殺其二 正德中議勘係馬戶自種者免徵嘉
靖十年又差御史勘定頃畝 十二年議准於場
地應徵銀內各照起徭馬數每匹扣留一兩以備
灾傷逃移支給餘悉解部發寺以備不時買馬
三十五年議准題請勅書關防專委南京兵部主
事一員清查管理 隆慶二年題准每五年行各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上

大

軍衛有司清查造冊奏報 萬曆四年議准扣贖
備災者各解南京太僕寺收貯照灾酌助以免欺
隱

太僕寺所屬羣牧草場

養馬餘地附 順天府二十七州縣原額草場地
共一千八百四十六頃四千四畝四分六厘一毫
內堪種地一千四百九十六頃八十九畝一分一
厘一毫歲徵銀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七兩九錢五
分六厘三毫七絲 北直隸大名府十一州縣原
額草場地共三千一十四頃二十五畝八分八厘

六毫內堪種地八百五十四頃九十六畝三分八
厘七毫歲徵銀除例減外實徵一千一百二十四
兩八錢八分二毫五絲長垣縣後增子粒銀七兩
三錢八分三厘三毫養馬餘地一萬五千八百六
十一頃八十二畝三分一厘歲徵銀除例減外實
徵一萬六千一百五十四兩九錢二分八厘二毫
一絲四忽 保定府十三州縣原額草場地共三
千九百七十三頃九十四畝四分五厘一毫八忽
內堪種地一千一百三十二頃四畝一分四厘九
毫歲徵銀除告豁撥給外實徵二千五百一十九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上

充

兩四錢七分四厘四毫後增子粒銀二千三百七
兩有零嘉靖四十一年改解戶部 易州等七州
縣原額草場子粒地共二千二百一十八頃八十
四畝三分一厘除告豁撥給外仍該草場地一千
三百四十二頃三十七畝六分七厘內堪種地六
百四十頃七十六畝二分八厘歲徵銀一千一百
九兩一錢七分九厘八毫六絲後增子粒銀一千
七百二十七兩七錢六厘九絲養馬餘地一千七百六
十八兩七錢九分二絲養馬餘地一千七百六
十六頃五十二畝有零歲徵銀二千三十八兩有

零萬曆二年題准免徵。順德府九縣原額草場地三千六百四十二頃一十三畝六分內堪種地一千四十五頃四十四畝九分歲徵銀二千五百六十四兩二錢七毫六絲五微後增子粒銀一千六百五十六兩有零改解戶部養馬餘地二千四百一十頃五十八畝有零歲徵銀四千九百一十兩有零正德十六年題准免徵。廣平府九縣原額草場地一千八百八十二頃七十六畝二分內堪種地五百五頃六十五畝六分歲徵銀一千四百四十二兩八錢五厘後增子粒銀七百一十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賦役上

手

兩有零改解戶部養馬餘地四千九百五十頃二十七畝有零歲徵銀九千九百兩有零嘉靖二十七年奏准免徵。真定府三十一州縣原額草場地五千四百六十四頃一畝四分二厘五毫內堪種地二千八百二十六頃四十六畝二分七厘八毫歲徵銀六千五百八十八兩二錢九分八厘八毫一絲五忽後增十粒銀四千七百八十六兩有零改解戶部養馬餘地一千三百七十四頃八十四畝四分七厘三毫一絲歲徵銀二千八百一十三兩四錢四分二厘三毫七絲九忽。河間府十

五州縣原額草場地一千九百七十五頃六十畝三分七厘內堪種地七百九十二頃九十畝一分四厘九毫歲徵銀除奏減外實徵一千六百五十三兩九錢八分九厘二毫四絲後增子粒銀二千二百四十六兩有零改解戶部。靜海等三縣原額草場地共一百二十六頃七十二畝六分五厘內堪種地共七十頃一十畝八分三厘每年徵銀二百一兩七錢九分六厘五毫後增子粒銀五百一十六兩有零改解戶部養馬餘地三千一百五十八頃八十三畝有零歲徵銀六千四百六十五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賦役

手

兩有零萬曆二年題准免徵。永平府六州縣原額草場地二百七十五頃八十八畝五分歲徵銀四百三十二兩四錢七分五厘五毫後增子粒銀二百六十七兩有零改解戶部養馬餘地一千八百四十四頃七十七畝有零歲徵銀三千三百一十七兩有零嘉靖十年議准免徵。河南開封府七州縣原額草場子粒地八頃二十三畝四分八厘二毫歲徵銀三十二兩九錢三分九厘三毫二絲。歸德府考城縣四州縣原額草場地四十畝歲徵銀一兩六錢八分。山東濟南府二十九州

縣原額草場地四頃四十八畝二分六厘五毫一絲二渺歲徵銀六兩八錢九分三厘二毫五絲。交州府二十五州縣原額草場地一百八頃三十六畝五分八厘內堪種地六十四頃九十三畝六分歲徵銀二百七十八兩四錢四分七厘八毫。東昌府十八州縣原額草場地八十七頃六十九畝五分八厘內堪種地七十四頃五十五畝五分八厘歲徵銀二百九十二兩六錢六分三厘六毫。成化四年令其直隸京師附近係官草場不許內外官豪勢要妄指求討托故投獻違者許科道糾劾及各該衙門追究治罪。弘治九年奏准差官踏勘各處牧馬草場凡占種者俱令退出內堪種地土佃與近場軍民耕種每畝徵租上等七分中等五分收貯各府州縣庫給民幫助買馬不堪種者照舊放牧馬匹。十四年以草場租銀太重減額徵解太僕寺以備買馬。正德十年題准草場租銀量支替補道併不敷馬匹餘解太僕寺仍行兩京太僕寺轉行分管寺丞管馬官將所屬租銀嚴督追解造冊送部考查。又奏准各分管寺丞覲詣所管州縣帶卷清查解部送寺以備買馬。

如有那移侵費等弊依律恭提問追以後年分各府類收俱候次年三月以裏到部。十三年題准各府州縣徵租銀草場如有水旱災傷即便從實具奏與民田一體差官勘實照依分數蠲免凡分管寺丞嚴督各州縣掌印管馬官以十分為率年終三分不完者住俸寺丞與知府管馬通判照分管州縣四分不完住俸。先將原額草場地土項畝及該徵子粒和銀數目分晰明白造冊差人齎報嘉靖元年題准兩京太僕寺分管官督同各該掌印官將牧馬草場逐一查照原額并今實在和銀地土各若干造冊呈部磨對會定成數後各照例全徵不必再行會數遇有災傷須經撫按臨期勘實方准蠲免其租銀照舊次年三月以裏差人解納如有違限就將解人送問經該及分管官員年終照例參究。萬曆三年議准以後拖欠子粒租銀及馬價錢糧該管官員三分四分以上罰俸一月五分六分以上降俸一級七分八分以上降俸二級若催完日催復。

營衛放牧草場

在京各營衛舊式等十二營草場坐落薊霸二州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賦役

重

共地二千八百八十頃一十五畝九分歲徵銀八千六百七十七兩五錢七分六厘內蘄州二千一百二頃四十二畝七分畝徵銀三分霸州七百七十七頃七十三畝二分各徵不等五軍營草場坐落安肅等縣共地七百九十五頃三十七畝七分歲徵銀二千三百八十六兩一錢三分一厘內安肅縣三百四十頃四十三畝定興縣四百四十九頃六十四畝七分三河縣五頃三十畝畝各徵銀三分神樞營卽三千營草場坐落霸等州縣共地六百三十八頃一十四畝一厘三毫七絲歲徵銀一千九百一十四兩四錢一分四厘一絲一忽內霸州三十二頃三畝六分四厘一毫固安縣一百九十六頃一十畝三分七厘二毫七絲新城縣四百一十頃畝各徵銀三分神樞營草場坐落香河等縣共地三百二十頃一十一畝一分八厘八毫三絲三忽歲徵銀九百六十三兩三錢五分六厘四毫九絲九忽內香河縣二百八十八頃六十七畝三分五厘五毫雄縣二十三頃七十八畝四分三厘三毫三絲三忽新安縣七頃六十五畝四分畝各徵銀三分錦衣衛原額草場地二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賦役

重

處共三百二十六頃三十六畝八分五厘坐落武清縣歲徵銀二百九十四兩二錢一分五厘旗手衛原額草場地六頃二十四畝坐落房山縣歲徵銀一十四兩府軍左衛原額草場地四十三畝三分八厘坐落大興縣歲徵銀二兩九錢一分金吾左衛原額草場地八十一頃三十畝坐落永清縣今堪種地三十四頃九畝八分歲徵銀七十九兩二錢二分五厘金吾右衛原額草場地一十一頃六十三畝坐落大興縣今堪種地九頃九十畝歲實徵銀二十九兩七錢大興左衛原額草場地四處共一十頃一畝六分四厘五毫坐落永清縣今堪種地八頃一十五畝五分二厘五毫歲實徵銀二十六兩二錢三分二厘三毫五絲羽林前衛原額草場地四十二頃九十畝五分坐落東安縣今堪種地二十頃六十七畝歲實徵銀九十九兩五錢八分五厘燕山左衛原額草場地二處共三十一頃三十三畝坐落東安縣今堪種地一十三頃四十七畝五分歲實徵銀一十一兩六錢七分五厘燕山右衛原額草場地十五頃八十一畝坐落東安縣今堪種地五頃九十

五畝三分三厘歲實徵銀一十一兩一錢八分七厘六毫、燕山前衛原額草場地二處共二十九頃一十畝七分一厘坐落永清縣今堪種地一十二頃八十六畝三分一厘歲實徵銀三十二兩八錢七分八厘五毫、秦陵衛原額草場地二處共二十頃五十七畝二分四厘坐落永清縣今堪種地一十七頃九十五畝六分歲實徵銀四十三兩一錢九分四厘四毫、忠義右衛原額草場地二十四頃四十五畝七厘五毫坐落武清縣今以無上地減歲徵銀止五十兩七錢五分四厘六毫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賦役

壬

永陵衛原額草場地二處共三十二頃二十九畝八分坐落永清縣今堪種地二十二頃四十二畝五分歲實徵銀四十兩八錢三分、義勇右衛原額草場地二十五頃五十六畝六厘坐落懷柔縣今堪種地六頃六十六畝七分歲實徵銀一十四兩一錢八分八厘、義勇前衛原額草場地三十五頃八十七畝五分坐落順義縣今堪種地一十五頃三十六畝歲實徵銀二十二兩二分、義勇後衛原額草場地二處共九十頃三十二畝三分坐落永清東安二縣今堪種地三十五頃一十九

畝歲實徵銀一百十兩一錢六分七厘、神武左衛原額草場地三十五頃七十八畝六分坐落永清縣今堪種地一十八頃四十八畝歲實徵銀四十六兩二錢四分、昭陵衛原額草場地三處共二百六十四頃坐落永清縣今堪種地一百二十八頃二十九畝歲實徵銀三百二十七兩六錢七分八厘、忠義前衛原額草場地一十七頃四十一畝九分二厘六毫坐落武清縣今堪種地一十一頃六十四畝七分一厘歲實徵銀二十七兩三分五厘九毫三絲、忠義後衛原額草場地一處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賦役

壬

共一十三頃坐落東安縣今堪種地九頃九十八畝歲實徵銀二十五兩三錢一分、大寧中衛原額草場地一十五頃九十一畝三分四厘五毫坐落武清縣今堪種地一十三頃四十四畝三分五厘歲實徵銀三十四兩六錢八分一厘四毫、武成中衛原額草場地三頃一十九畝三分一厘坐落武清縣今堪種地二頃七十八畝二厘歲實徵銀六兩六分、寬河衛原額草場地一十四頃六畝二分坐落宛平縣歲徵銀二十八兩二錢四分、會州衛原額草場地八頃二十二畝七分坐落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賦役

壬

永清縣今堪種地七頃七十七畝歲實徵銀二十四兩八錢六分四厘 蔚州左衛原額草場地一十九頃九十畝二分六厘六毫坐落大興縣今堪種地一十七頃五十畝歲實徵銀五十二兩二錢五分 龍驤衛原額草場地九頃七十畝坐落通州今堪種地八十一畝歲實徵銀一兩六錢二分 濟陽衛原額草場地二十四頃一十六畝五分四厘坐落東安武清二縣今堪種地一十九頃九十八畝五分歲實徵銀一百五兩七錢三分九厘 富峪衛原額草場地八頃四十一畝五分坐落永清縣今堪種地七頃九十八畝五分歲實徵銀三十六兩四錢四分 茂陵衛原額草場地四頃八十八畝八分七厘坐落武清縣今堪種地三十一畝七厘歲實徵銀一兩八錢三分五厘五毫 裕陵衛原額草場地二十七頃九十六畝三分九厘七毫今堪種地二十三頃三十三畝五分七厘五毫歲實徵銀六十九兩五錢八分 康陵衛原額并新增草場地三十二頃六十五畝坐落良鄉縣今堪種舊地一十二頃一十八畝八分及新地歲共實徵銀五十五兩六分九厘

在外直隸衛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賦役

壬

忠義中衛原額草場地八頃歲實徵銀一十六兩 承鹿衛原額草場地一十五頃四十七畝歲實徵銀六十一兩八錢八分 承鹿左衛原額草場地五十頃三十三畝歲實徵銀一百兩六錢六分 東勝右衛原額草場地四頃四十八畝歲實徵銀一十二兩三錢二分 通州右衛原額草場地二十二頃五十四畝四分歲實徵銀六十九兩五錢四分八厘 興州中屯衛原額草場地一十五頃九十六畝六分六厘今堪種地一十三頃一十六畝一分五厘歲實徵銀二十六兩三錢二分三厘 營州前屯衛原額草場地三頃六畝歲徵銀一十一兩三錢三分 遵化衛原額草場地一十七頃五十三畝五分歲實徵銀一十七兩五錢三分五厘 保定左衛原額草場地一十九頃九十四畝三分五厘歲實徵銀四十三兩八錢七分五厘九毫後增子粒銀一百一十一兩五錢六分一毫 保定右衛原額草場地四十二頃二十六畝二分二厘六毫歲實徵銀九十二兩九錢七分七厘後增子粒銀一百六十九兩一錢七分六厘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屬政

手

保定中衛原額草場地三十一項一十五畝八分二厘二毫歲實徵銀六十八兩五錢四分八厘一毫 保定前衛原額草場地二項三十五畝歲實徵銀八兩一錢五分四厘後增子粒銀一十四兩三分八厘四毫 保定後衛原額草場地二十項歲實徵銀四十四兩 茂山衛原額草場地一十三項四十九畝歲實徵銀二十九兩七錢五分 定州衛原額草場地二項五十五畝歲實徵銀八兩七錢五分 真定衛原額草場地二十六項八十五畝歲實徵銀七十三兩一分四厘 盧龍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屬政

至

銀二十六兩六錢一分五厘後增子粒銀一十五兩有零改解戶部 大同中屯衛原額草場地一十二項今堪種地一項四畝四分四厘歲實徵銀三兩二錢一分六厘八毫後增子粒銀五十一兩有零改解戶部 山東衛分 德州左衛原額草場地三十一項三十四畝八分五厘歲實徵銀七十一兩四分一厘後增子粒銀二十五兩有零改解戶部 平山衛原額草場地四項歲實徵銀二十一兩八錢 臨清衛原額草場地二十八項一十五畝七分歲實徵銀一百一十二兩八錢六分八厘 永樂二十二年令戶部錦衣衛各委官查勘五府牧馬草場有妨占民田處所另撥官地與民爲業 弘治九年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木墾去處仍舊牧馬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 十八年題准在京在外金吾等衛所牧馬草場除各衛所存留蓄種牧馬外其勘定上中下等則田地原有軍民佃種者每畝上地徵銀五分中地三分下地二分又今

錦衣衛場地徵銀許本衛收貯貼補馬草 舊京營原設牧馬艸場地畝歲徵租銀一萬三千五百餘兩及霸州葦銀一千六十四兩五錢二分俱該管徑自徵收嘉靖七年兵部題准租銀徵解本部扣給該管二千五百兩應用內圍營一千兩五軍神樞神機營各五百兩四十一一年議將餘剩租銀一萬一千兩歲解戶部四十二年以營操用銀不敷增給六千兩後又增至一萬兩俱前項租銀及霸州葦銀支用是年又議准葦銀亦徵解兵部轉發該管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明政

五

各邊艸場

洪武三十年定北邊牧馬艸場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不知幾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又東至山海衛凡軍民屯田地不許牧放其荒閒平地及山場腹裏諸王附馬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在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妨害軍民 成化十年今陝西榆林等處近

邊地土各營堡艸場界限明白嚴有那移條款盜耕草場及越出邊境界石種田者依律問擬追徵花利完日軍職降調甘肅衛分差操軍民係外處者發榆林衛充軍係本處者發甘肅充軍 隆慶五年題准陝西丈過苑馬寺牧地計算熟地三萬頃養馬一萬匹餘熟地五萬頃該寺分別三等徵銀共四萬五千兩解固原兵道牧作軍餉每年該鎮照數查扣主兵銀兩 六年清查寧夏牧地內將一千四百四十餘頃斷歸慶府及平虜所耕種二千八百九十餘頃分別三等川地每頃徵租銀一兩五錢坡地一兩山地五錢以抵本鎮軍餉支用 萬曆二年以北虜開市議准大同鎮于中路建立六場西路四場東路陽和一場宣撫鎮于中北東南上西下西六路各建一場每場養馬三百匹擇有水艸處隨便建置將每年餘剩馬匹立群設較委官管領如法牧放陽和另立小場以牧貢馬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明政

五

起解

國初種馬課駒俱搭配補種除即變價入官未有解俵者正統十四年始于草牧內歲取備用馬二

萬匹寄養京庖以備不時調兌是爲起解之始後又令各府州縣每歲將應解馬匹隨數多寡分春秋二運成化以來多所蠲貸或豁免或停派或緩徵或改折定以分數年限各視其災之輕重以爲等

計各處備用馬每歲額數

直隸太名府二千一百七十六匹內擠乳馬七匹
保定府一千五百八十九匹內擠乳馬八匹
順德府七百四十三匹內擠乳馬五匹 廣平府七百五十四匹內擠乳馬五匹 真定府三千五百二十七匹內擠乳馬十匹 河間府一千七百二十七匹內擠乳馬五匹 永平府九百三十四匹內擠乳馬十匹 河南開封府二百五十七匹 彰德府二百三十四匹 衛輝府八十三匹 歸德府考城縣六匹 山東濟南府二千六百六十八匹 兗州府二千八百一十二匹 東昌府六百七十六匹 在京在外各衛所歲各一匹 應天府各縣并帶徵滁州衛共八百九十一匹八分內折色八百四十二匹八分 直隸鳳陽府各州縣共一千八百八十六匹內折色四百四十六匹 揚州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馬政

蓋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馬政

蓋

府除海門外九州縣共一千四十五匹內折色五百四匹 淮安府各州縣共一千一百九十七匹內折色五百八十九匹 廬州府除英山外七州縣共八百七十六匹原折色一百五十七匹後俱改折 滁州并各縣又帶徵滁州衛共二百一十五匹俱改折 和州并含山縣共一百二十八匹內折色二十四匹 徐州并蕭碭山豐三縣共一百五十四匹俱折色 廣德州建平縣一百六十四匹折色 寧國府南陵縣一百五十四匹折色 鎮江府各縣共四百六十八匹折色 太平府各縣共二百九十四匹折色

徵解備用馬匹

正統十四年今歲取備用馬二萬匹北直隸河南山東取七分南直隸三分俱限八月以裏解部發太僕寺驗印給俵後增減分數本色折色節年不等 弘治三年議准每歲取一萬匹北直隸河南山東并南徐州所屬俱解本色內永平府折色本色中半廬鳳二府滁和二州本色七分折色三分淮揚二府江浦六合二縣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應天各屬鎮江太平南陵建平俱解折色 正德二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

五

年奏准派取各處備用馬二萬五千匹。太僕寺所屬取七分俱本色。南京太僕寺所屬取三分。本折色中半。北直隸山東河南限六月終。南直隸限七月終。各差管馬官解俵。十一年奏准今後奏派寄養馬每年不過二萬匹。若兗給京邊之外積有多餘量再減派毋致累民。十二年奏准備用馬除沛縣免派外。徐州止派六十匹。蕭縣三十四匹。碭山縣四十四匹。豐縣二十四匹。俱先儘上中戶內人下。每四十五丁歲朋出馬一匹。折徵銀十五兩。其實應清河縣各于原派數內減派二十五匹。興化縣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

五

萬四千五百匹。亦徵折色。每匹徵銀十五兩。均作二運。南京太僕寺所屬通派折色。每匹徵銀十四兩。俱作一運。八年題准見在寄養馬數多。將歲派本色折色俱照七年例。原係折色者。每匹徵銀十八兩。本改折者。每匹二十兩。三十三年題准北直隸山東河南災傷將預徵七分馬匹改派。災重者改折色三分。仍徵本色四分。次災者改折色二分。仍徵本色五分。每折色一匹。徵銀二十四兩。二十七年題准南直隸各府州縣備用馬匹。以後俱派折色。內原係折色者。徵銀二十四兩。本改折者。徵銀三十兩。四十二年題准各州縣起解備用馬。每匹徵銀二十七兩。內二十二兩給馬戶。買馬五兩。克爲路費。務要勘驗合式。又議准沂費鄒滕嶧五州縣備用馬。以後俱改徵折色。四十五年議准寄養馬大約總計止用三萬。此外不許多派。隆慶元年題准各處起解備用馬匹。每匹徵銀三十兩。全給馬戶買解。不許扣留。四年議准本年備用馬北直隸山東河南一萬七千五百匹。內本色八分。折色二分。南直隸七千五百匹。全派折色。其本色馬俱要揀選方許起俵。折色照

例不分南北。每匹徵銀二十四兩。萬曆元年題准北直隸山東河南備用馬。本折均配。其定大名濟南開封衛輝彰德六府爲一半。保定順德廣平永平河間東昌兗州歸德八府爲一半。每年輪派一半徵解折色。一半徵解本色。六年議准廬州滁和與鳳陽輪派。如北方例。七年題准廬鳳滁和舊徵本色七分。今改爲六分。

起解南馬

成化二年。奏准南直隸起解備用馬。有矮小不堪及不足數者。每匹徵銀十兩。解部發貯太僕寺以充。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无
備收買。二十一年。奏准南備用馬。從各府州縣徑解北京交俵。如有拖欠及補完之數。仍行南太僕寺馬查。

管解官員

嘉靖元年。奏准歲派備用馬本色折色。俱管馬官依限解部發寺驗俵寄養貯庫支用。不計差吏及改差土官義民人等管押。以致中途作弊。若違限年終。將泰州縣掌印管馬官。俱提問罰俸。四十年。題准各府管馬通判。每年九月。給領總批限。十月終。親赴部查比。候該府馬匹銀兩解俵完日。

方許掣批回府。如違例不行總部及改差代解者。察究提問。隆慶二年。題准各遠限違例。每歲終太僕寺呈部查究。行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奏報。不許延至隔年。其不赴掣總通判及吏役遲慢等項。該寺徑行查處。萬曆三年。題准各州縣起解折色馬價。徵解府庫。照依春秋二運。原限還委州縣佐貳類總解部發寺交納。年終該府通判赴部掣總查比。

印馬差官

舊例兵部請 旨點差公侯伯或駙馬一員。本部奏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无
委官一員。景泰間革去侯伯等官。差御史二員。同兩京太僕寺分管寺丞印俵。天順初復差公侯伯及御馬監內官一員。成化初革去內官。侯伯每歲九月中請 旨。差御史二員同該管寺丞分行印俵。嘉靖二年。議准自三年爲始。遵照成化初年事例。于九月終。奏差御史請敕分投前去各該地方。公同分管寺丞查點種馬。遇有倒失。即令馬戶買補。作踐致死者。照例追臨。各年拖欠備用馬匹。逐一查追批迴。催督完解。其各府州縣管馬官員。內有盡心職業。馬政修舉者。一體旌獎。食

懦不職詣悅上官營求別委荒廢本職應提問者
提問應奏者奏奏每遇三年之期仍照常請印
點烙待後種馬蕃盛足勾原額備用馬匹不致拖
欠照舊停止近例併差御史一員印馬今種馬
變賣印烙不行

印烙馬駒

舊例孳生備用駒操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
防姦弊其孳生及陪納馬駒應交俵者印訖差官
照依地方日期將空閒增出人丁俵散領養造冊
具奏各處印中備用馬匹徑解兵部發太僕寺交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望

納以憑俵散 洪武間令孳生馬駒江南每年三
月初一日起南京牧馬千戶所印俵江北每年三
月十五日赴南京太僕寺印俵 正統四年奏准
應天鳳陽等處孳生陪補馬駒南京太僕寺官同
南京兵部委官及御史分投印俵 九年奏准鎮
江府所屬千本府太平寧國府廣德州所屬千太
平府印俵 成化十六年令凡馬非經官印驗者
不收 弘治四年奏准凡印烙馬匹民馬照舊印
左給軍則印右如京營邊關馬無右印即係盜買
民間官馬追究問罪 九年令孳生駒齒少力強

而不及四尺以上者亦聽印俵

印馬字樣

洪武中孳生駒用云字小印俵散作種者用大印
給軍駒操者再用云字印 嘉靖三十五年議准
寄養馬印官字五軍等營印五字樞字機字巡字
隆慶五年寄養馬印寄字錦衣衛勇士營四衛
管印衣字士字四字

免印馬匹

成化二十一年奏准買補備用馬免其用印止令
起解以備選擇 弘治六年令孳生兒駒看驗不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望

堪及廐駒多餘者俱免印烙從其變賣以充買補
備用之數

贓罰馬匹

舊例刑部追買本色送部發寺寄養 隆慶五年
改撥京營給軍駒操 萬曆二年議准軍犯應罰
馬匹部追銀送部發贖買贖馬仍送驗印給
軍

印換

官軍駒操聽征例應關撥馬匹其事故及不能養
者則令轉兌如征操缺馬數多則於寄養等馬內

請兌。又有關領馬價自行收買者。例各不同。

關換馬匹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官軍關撥馬匹操練。行移。到司。須要該衛官吏保結。關馬官軍原有馬匹。不落果係曾經征進慣戰人數。及無馬匹。方纔具奏。關撥。後有事。該衛拘收還官。其軍官軍人等。奉旨。關撥馬匹。亦須備知數目。又例。凡各衛原關馬。竄驢轉名銷號。若係御馬監關領者。該府各衛自具手本。赴監轉名銷號。如是典牧所太僕寺關領者。各府各衛取勘明白。行本部轉行太僕寺典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望

牧所銷號。永樂四年。令管步軍官告關馬者。不准有驛馬與兒馬願換者聽。宣德四年。置給馬勘合。每關馬一匹。給勘合一。道。填寫齒色年月。付領馬之人。收執。遇倒死等項。陳告。註寫應償者。追視齒色。附簿開註。勘合與馬。如前收領。再有事。該照例。償給。如領馬之人。有故馬及勘合從所管轉付。應得之人。收領。凡應償者。追視御馬監印烙。然後給與。正統四年。奏准官軍領馬騎操。必行本衛造冊送部。并太僕寺外衛操備者。行該府造冊關領。天順二年。奏准官軍領馬太僕寺具悞過

數目。毛齒。及官軍姓名年月。行各衛造冊送部。如

關領數多。開報數少。或倒失轉交。隱匿不報者。許諸人首告。拏問。弘治元年。奏准南京官軍應關

馬匹。在江北者。赴南京太僕寺。給領。在江南者。本寺委官一員。赴南京給散。二年。令騎操馬老病

當關給者。原馬送光祿寺支用。四年。奏准領馬官軍。有不照次第。混亂爭奪者。叅送法司問罪。罰

馬一匹。就給本身騎操。以後更不關給。七年。奏准官軍應關馬匹。兒馬八歲以上。驢馬十二歲以

上。別無傷殘者。並准給領。各衛及邊關。亦照此例。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望

正德八年。奏准直差官旗較士。將軍原領馬匹。殘疾老弱。不堪直差者。送光祿寺。交收本部。照數行太僕寺。於順天府所屬寄養馬內。派取。及行該衛委官。赴御馬監印烙。撥給領養。直差嘉靖二十二年。議准官軍關換馬匹。務要用心餵養。不許違例。雇借騎馱。壯減草料。若致倒失。照例于本主名下。追買。堪中好馬補還。四十三年。令將京營勘合從新印換。仍通行各邊鎮。一體編置。給軍隆慶二年。議准京營馬軍。各填給勘合一張。以便查對。如有倒死病瘦。報部查明。七八年以上。方許

交送另補。以下不准交送。倒死責令賠償。仍赴司驗印。又議准錦衣衛老病馬。年終送光祿寺者。先執勘合赴兵部該司查其年限。如領馬七八年以上。殘病者。方許交送。另行關補。以下仍令懷養。不准送寺倒死。卽令賠償。

轉兌馬匹

天順元年。奏准各管外衛官軍。原領騎操馬匹。下班之日。兌與在京官軍該管官造冊送部。嘉靖七年。題准各管提督內外大臣。委各坐營等官。將見在馬隊官軍。逐一查審。除有力堪以餵養者。照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刑政

馬

舊不動外。其餘貧難單丁。不能養者。將原領馬匹。兌與有力官軍餵養。以後關領馬匹。亦要照前查給。敢有容情扶同。故行私領單丁貧軍。意圖侵尅。料致有倒失數多者。查察治罪。三十三年。題准凡兌馬事。故轉兌者。該管官卽呈巡視科道。於原領勘合填註年月官軍姓名。仍送該司查照。將原兌馬冊亦改註明白。用印鈐蓋。如有官軍私換馬匹。事發送問。該管官容隱不行。呈報者。聽巡視科道官參究。四十二年。題准各營轉兌馬匹。務要遵例赴司告填印鈐。以憑查考。敢有仍前私兌。

查出比照新馬椿銀追納。

調兌馬匹

如在各營在外各邊官軍。缺馬騎操總鎮等官具奏。關領兵部議擬題准。行移太僕寺於順天府所屬寄養本色馬內。選取給領兵部定限調軍候發京營於太僕寺。委司官會同少卿。兌給宣府於居庸關大同於紫荆關。薊州保定於適中地方。委司官會同寺丞前去兌給。其餘各邊入衛在薊淮討補本色餘俱不准。嘉靖十三年。題准團營聽征馬匹。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萬匹存營操守。猶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刑政

馬

寄養馬匹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亦不必濫給。將聽征馬匹。擬爲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爲常規。二十九年。題准各邊兵調赴薊鎮春秋兩防。遇馬缺乏。俱借兌率牧寄養馬騎征事。畢仍還馬戶。三十三年。題准兌馬先儘寄養。如果數方允種馬。隆慶三年。議准調兌京邊官軍馬務。照次第開領。果係不堪方許抵換。敢有故意刁蹬及倚勢混爭。聽該寺參送問罪。

奏討馬價

弘治七年奏准凡各邊缺馬騎操奏關銀兩收買者兵部委官一員同太僕寺官于收貯馬價內照數支出。左官齋赴鎮巡官處交收。隆慶五年題准各邊奏計果係十分緊急方准給發馬價別項濫討卽興停寢。

舊額各營各邊并錦衣衛騎操馬數

五軍營原額馬九千五百六匹 神樞營原額馬四千四百六十四匹 神機營原額馬一萬五千四百匹 奮武等十二營原額馬一十三萬八千九百一十九匹 宣府原額馬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匹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聖

三匹 大同原額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 延綏原額馬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九匹 甘肅原額馬二萬六千五百六十四匹 陝西原額馬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三匹 寧夏原額馬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五匹 山西三關原額馬九千六百六十五匹 遼東原額馬四萬六千六十八匹 薊州總原額馬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四匹 通州守禦操備捕盜馬四百七十五匹 守備真定等處原額馬一百匹 守備德州原額馬一百四十二匹 守備紫荆關原額馬四百七十七匹 守備三

河等城原額馬一百三十七匹 分守密雲古北口原額馬三千一百六十七匹 錦衣衛原額馬一千八百五匹 旗手衛原額馬四十四匹

嘉靖以後續增各處馬數

三大營馬隆慶元年題准正兵共三十枝內戰兵每營給馬一十四車兵每管給馬二百匹城守每管給馬五十匹備兵三枝每管給馬二百匹執事營一枝給馬五百匹隨征官軍給馬一千匹各營選鋒給馬五十匹 京營家丁馬隆慶元年題准共給五百匹 莫靖所馬嘉靖二十一年初設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聖

靖所屬華華城守備下防護行宮二十二年議准給馬一百匹巡邏 昌平鎮馬嘉靖四十年以本鎮爲護 陵重地永安營馬僅二百餘准照華華營例調取寄養馬八百匹四十一年又議准選補軍二百名給馬一百匹以把總統領兩班巡邏隆慶四年又增補前馬共二百匹是年又給天壽山巡邏官軍馬三十四匹 張家灣備禦營馬嘉靖四十四年初設本管議准充給馬五十四匹四十五年又增給馬五十四匹 三河守禦營馬嘉靖三十七年以本營路當衝要准給本縣寄養馬一百匹專

備護哨緝盜傳達邊報等役。保定各營馬嘉靖四十三年議准保定標兵營補足馬三千匹四十四年保定定州達軍二營奇軍一營每營各給五百匹正兵營一百匹隆慶二年增給達軍二營各三百匹常川騎征不許借兌萬曆二年保定西關一帶設立車騎二營其馬將真定等府庫貯各項軍需等銀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兩照數動支行令收買驢壯馬羸印烙給發。薊鎮入衛馬嘉靖二十九年各邊兵入衛缺馬討補以爲常隆慶六年議准除在途不補在薊倒死者如每營正馱馬二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

哭

千餘匹倒死二百匹以下者准補過二百匹之上止量給二百匹以爲限制。通州遵化昌平三河密雲涿州薊州永平等八城鎮邊等三區馬嘉靖四十年議准各給一百匹專備捕盜。宣大二鎮各城堡馬萬曆四年以二鎮援兵迎送夷使疲苦議准將互市馬及各路老家營軍撥給大同新平得勝二堡馬各三百匹軍各二百名平遠保平鎮羌弘賜等四堡馬各二百匹軍各一百名其沿邊每城堡各一百匹老軍喂養宣府驛馬二百匹中路趙川堡馬六十匹北路龍門等四城堡馬各五

十四。上西路三城堡馬各五十匹膳房等八堡各三十四。懷安城五十匹。每馬撥一軍喂養專一供應夷使。洮河各營馬隆慶二年題准河州參將管歲給茶易馬五十匹椿朋銀買馬五十匹洮州歲給茶易馬二百匹內裁減一百匹解苑牧養。固原延綏寧夏三鎮馬嘉靖三十五年議准陝西苑馬寺孳養馬匹每年准給固原延綏寧夏三鎮共馬二千匹內一千五百匹專給固原五百匹延寧二鎮分年輪給。甘肅軍士買馬隆慶三年議准每匹定給椿朋銀十兩。凡親王出府關馬一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

哭

百匹及倒臥補給例於太僕寺寄養馬內選取送御馬監印烙給軍。

買補

馬匹倒失例合買補其後有追納椿朋及老病變賣年久免追之例。

買補孳牧馬匹

洪武榜例倒失者從民議和或一年或二五羣長贖價買補三歲以上八歲以下高四尺以上堪中馬匹還官聽候驗印作數違錯及遲延者一體追駒。成化元年令各處買補孳生馬駒有司四匹

軍衛五匹。折買堪操騎馬一匹以充備用。例後倒失者。驟駒三匹。兒駒二匹。各折買驕馬一匹。歲駒每二匹。折買兒馬一匹。弘治九年。奏准各處倒失馬駒。應買補者。遇孳生蕃息之時。量徵價銀。解京。以備各邊買馬之用。大馬一匹。徵銀五兩。駒一匹。倒失者。徵銀三兩。虧欠者二兩。正德二年。榜例。種兒驟馬年齒未老。作踐倒死者。責令馬頭賠償。其馬俱印烙。以便查考。十二年。奏准軍民原領。孳收并騎操馬倒死。告官相割。其皮張鬃尾肉。贓許馬戶自賣。贖銀買補還官。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季

買補寄養馬匹

弘治二年。奏准寄養馬匹倒死。告官給印信文帖。相視開割。如無文帖。而開割者。以盜賣論。三年。令馬齒未老。而作踐成疾。不堪兌軍者。原領人戶追罰銀二兩。又令寄養備用馬倒失。買補不及五分者。掌印管馬官。俱住俸追陪。嘉靖二年。題准各處倒失備用馬匹。分別年分。遠近係正德十年以前者。照舊每匹徵銀十兩。十五年以前者。每匹加銀二兩。十六年并嘉靖元年以後者。俱追陪本色。其係正德十五年官員騎傷。兌下弱馬。照正

德十一年例。每匹追銀五兩。四十二年。議准領養十年以上倒失者。追銀十二兩。以下追補合式大馬。其老病者。亦須領養十年以上。方許變賣。照倒失例追銀。四十五年。議准寄養馬不堪兌軍者。不必拘十年以上。例卽照借兌次數變賣。價銀及買補本色。其贓罰馬匹。止照時估變價。舊例借一二次者。追銀十兩。三四次者。八兩。未經借兌者。追補合式大馬。隆慶四年。議准寄養馬倒失變賣者。各照議定期限。走失者。限三個月。變賣者。限六個月。倒死者。限一年之內。買補定足。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至

借兌馬匹

嘉靖四十一年。議准防邊借兌寄養馬。果有癘暗損傷。喂養難痊者。另註一冊。以備照查。其冊內損馬有臨時與中途倒死者。納皮張銀四錢。三月之內倒死者。納肉贓銀五錢。三月之外倒死者。納銀五兩。其聽息少減。不係腐暗者。不得槩比。止查借騎月日久近。不拘何處借還。在三月之內倒死者。比保定例追銀十兩。借還過三月之外倒死者。比遼東例追銀七兩。

京營騎操馬匹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聖

天順二年。令倒斃者卽告官相剗。坐營官責限該營軍朋合買補走失被盜。一例追陪。成化十三年。奏准各營下場倒失馬匹。買補不及八分者。領勅及把總管隊官住俸追買不下場者。以五分爲則。弘治二年。奏准買補騎操馬匹。須四歲以上。八歲以下。價自一二兩至十五兩。官軍自願添價收買者聽。九年。奏准凡騎操馬匹。原領者以承領日爲始買補者以印烙日爲始。計在十五年外。許賣銀納官另給。其未及十五年而病者。亦准賣。仍追本身椿頭銀貼價買補。嘉靖二十八年。議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聖

價以致倒失。不准追椿責令千把總本隊官并本官買補。三年。奏准各營將官嚴督官軍務要用心餵養馬匹。以後遇有倒斃查果不係作踐如領養一年以上者。比常量加追銀一兩。二年以上者比常量加銀五錢。五年以上者。仍照例追椿。京營家丁馬匹。隆慶二年。議准倒失者免其追椿。今本馬家丁出銀三兩。其餘各丁有馬者出二錢。無者五分。開轅買補。巡捕馬匹。嘉靖三十七年。議准倒死者止赴該管兵科報驗。掛號徑赴車駕司決打討單。該營追收椿銀起解。四十四年。今巡捕瘦馬年終估驗變價買補。萬曆二年。議准巡捕馬倒死或瘦損不堪。馬主稍有力者責令買補。赴部驗准送寺印烙發營給軍騎巡。錦衣衛直差馬匹。隆慶二年。議准各該委官不許尅減草料及借額與人騎坐。如有作踐倒失者。就於本名下追買好馬還官。又議准本衛將見在馬備造原領官轍

姓名并馬匹毛齒青冊一本送兵部行令該司各給勘合一張備載領馬年月毛齒以便查對如有倒死俱開送兵部該司查明方許買補其所補馬匹亦赴該司驗中送寺印烙改給勘合每年俱要赴寺印烙差占者候事完之日仍行補銷毛齒不對者卽不准印定以抵換盜賣治罪

勇士營馬匹

成化二年令士馬倒死二次者不許重關照京營例追補隆慶二年議准倒死照四衛營例決打分別年限追納椿銀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

蓋

各衛軍餘馬匹

成化七年奏准各衛軍餘關領馬匹倒死以物力等第出銀每馬一匹上戶出銀三兩中戶二兩下戶一兩餘以屯田子粒銀貼贖買補

椿朋銀兩

成化十三年奏准京營馬倒失其馬王係都指揮者出銀三兩指揮二兩五錢千百戶鎮撫二兩旗軍一兩五錢走失被盜者各加五錢謂之椿頭又令各營馬隊官軍每歲朋合出銀歲以六箇月爲率每月都指揮指揮出銀一錢千百戶鎮撫七

分旗軍五分遇馬倒失貼助買補在外各邊悉照此例弘治六年奏准各營朋銀買馬不敷每馬一匹聽支艸場租銀三兩貼助嘉靖二十二年奏准凡遇官軍倒失馬匹領養一年者旗軍追罰銀三兩千百戶鎮撫四兩指揮五兩都指揮六兩二年以上者旗軍二兩千百戶鎮撫二兩五錢指揮三兩都指揮三兩五錢五年以上者旗軍一兩五錢千百戶鎮撫二兩指揮二兩五錢都指揮三兩十年以上者旗軍一兩千百戶鎮撫一兩五錢指揮二兩都指揮二兩五錢走失被盜者各加五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

蓋

錢按月追完造冊解部稽查發寺收候買馬支用其領養十五年以上者免追椿銀二十九年題准今後各營遇支放糧料草束折色之時預將應出朋銀官軍姓名并朋銀數目造冊送部轉送戶部照數扣除有餘方行給散不足下月補扣其扣過銀兩戶部印封送部轉發太僕寺收候買馬支用四十二年題准該營將倒死馬匹盡數查出有單者照單徵椿無單者照新馬倒死事例止追銀三兩以後倒失馬匹備呈巡視科道掛號徑自赴車駕司決打給單發營追椿其太僕寺及別項

比較掛號并年終參奏俱行停免

外營馬匹

嘉靖四十五年議准保定各營馬倒死於本軍名下追銀三兩本司隊朋出銀九兩共十二兩買補有願納椿銀者聽隆慶四年題准增補昌平鎮馬匹如有倒死本軍追椿銀三兩每月馬一匹扣微朋銀一錢貯昌平州庫以備買馬萬曆元年題准通州參將營馬倒死照張家灣備禦營例呈報兵部該司決打結單追椿每年二次起解交納各邊馬匹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美

嘉靖十五年議准陝西苑馬寺每年清查監苑牧養馬匹年齒壯實可用者造冊送巡按衙門備照遇邊鎮官軍騎正馬倒死或槽下倒死行令各邊分巡兵備等道及太僕寺查明給領仍照舊嚴追椿銀收貯以備買補三十一年以陝西各苑種馬數少議准給本省贓罰等銀四萬兩買補以後缺少止查苑馬二寺收貯地畝椿朋銀兩題訓買補三十八年題准山西鎮各營騎操馬倒失行令各營朋合攤贖并肉贓銀買補三十九年議准陝西各苑馬老病矮小不堪作種給征者各用

退字火印照依時估定價變賣就將前賣過價銀另買騰馬分發各苑無馬軍丁領養仍將賣過馬羸收過價銀造冊奏激每三年變賣一次四十年議准山西鎮贖銀買馬累軍不便仍照例追納椿朋銀解行太僕寺收貯買馬又議准各邊官軍馬匹對敵陣亡及追賊走傷倒死者椿銀免追出哨在途倒死追肉賊銀五錢拐馬在逃務令緝獲馬兌別軍本軍問罪隆慶二年議准固原入衛官軍馬匹倒死八年以裏者照近倒行以外不論官軍追納肉賊銀五錢十年以外者俱免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美

三年題准陝西七苑不堪馬匹查係牧軍陪補者退令另買大馬該寺量助贖銀三分之一以後追補必驗合式印牧係茶易銀買者變賣另買仍行行太僕寺將茶易銀買馬點驗堪牧堪俵方准印烙發苑六年以陝西歲驟馬駒每匹追銀三兩利於納銀虧欠數多議准將各苑種馬嚴責孳駒如有倒失虧欠俱追補馬駒不許納銀又題准薊鎮各營朋攤買馬困累宜行禁革發銀三萬兩買補以後每年請討給本色馬一千匹馬價銀一萬八千兩萬曆元年議准遼東買補馬匹無別

項椿明官價動支及置買火器缺乏應頭駢載動支行太僕寺馬價一萬七千兩內將一萬兩分貯兩河如遇馬匹臨陣倒失免軍陪償卽委官赴市收買好馬給軍再有倒失方責本軍買補其七千兩買贏應用二年議准陝西苑馬寺缺少種馬將該寺庫貯茶課等銀歲解固原鎮二千兩給軍自買於年例應解該鎮馬二千匹內扣留二百匹在苑作種三年題准固原鎮明合地畝銀徵解陝西行太僕寺路遠弊多空行該管各司道官將本鎮官軍每年應出朋銀就於俸糧銀內扣留地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五

畝銀兩隨同屯田糧草一體徵收另行收貯聽買馬支用不許別項那借其收支數目監收官每半年一冊報行太僕寺類查

邊驛站軍馬匹

隆慶五年議准如領養一年倒斃者納椿銀五兩二年者四兩三年者三兩四年者二兩追收在官候缺馬之日連銀解部發寺開馬五年以上倒死者官爲補給

管馬官員

洪武榜例各衛所府州縣管馬官員職專提調馬

匹不許管署衛所府州縣事務及別項差占弘治十四年奏准凡司府州縣并分巡分守官金不許差委管馬官員如違聽巡按御史及分管寺丞糾舉應提問者提問應奏奏者奏奏撫按官亦要一體遵依毋擅差委凡軍衛有司大小官員但有作弊虧欠馬匹及非禮抗拒者聽本寺并分管寺丞遵照太祖高皇帝聖旨應舉問者舉問應奏奏者指實具奏定奪正德二年題准養馬府州縣正官推調不理馬政俱依錢糧軍伍例不准考滿司督府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五

府督州州督縣各令管馬官著實舉行管馬官有故則掌印正官帶管違者聽兩京太僕寺堂上分管官參究凡有種馬府州縣官一年四次太僕寺一年二次點視病瘦並爲懲治倒失者立限陪償病瘦倒失十匹以上管馬官查提究問

私用官馬

宣德四年令官軍人等不許將官馬閑時帶鞍騎坐駢載物件兩人共騎及婦女騎坐違者御史給事中同錦衣衛官拏送本部罰馬一匹仍送本司問罪成化六年令管軍官將官馬撥送與人跟

隨迎送或識字人騎占聽候并賃借與人致令傷
或者問罪照例罰馬入官在外各邊例亦如之

弘治二年奏准官司借用寄養馬二匹者罰一匹
五匹者罰二匹年終分管寺丞具有無追罰數目
奏報三年奏准管軍內外官私占官馬及借撥
與人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俱發邊衛
立功借者一體論罪九年令凡借撥官馬至瘦
病倒或州縣五十匹府二百匹以上借者及管馬
官各降一級十年令管軍官撥借官馬馱載圍
獵者五匹以下罰馬一匹以上罰二匹十匹以上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李

罰三匹傷死者五匹以下降一級六匹以上降二
級馬各抵數追償十三年奏准凡官軍將所領
官馬耕田走遞馱載物件或兩人共騎或婦人騎
坐者依宣德四年禁例問罪俱罰馬一匹若顧與
人騎坐等項柳號半個月及借與人各彼此罰馬
一匹凡在京坐營管操內外官并把總以下官
若將馬匹私占騎用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品以下
降一級以上降二級其各邊分守守備把總管隊
等官將騎操并驛傳走遞官馬擅撥與人騎坐及
私用伺候等項亦照前例問擬 嘉靖二十三年

議准有將官馬雇借騎馱者照例追問仍將追罰
馬匹每匹拆銀十兩送大僕寺交納以備買馬之
用又議准京營管操把總等官占馬及送馬與
人騎坐除照例降一級外其有勢要求迫者亦照
例治罪

擅調官馬

嘉靖二年奏准在外各該衙門未經准輒於所
屬擅調寄養驛牧馬匹者比私借官畜產律私自
借用或轉借與人及借之者各笞五十追顧工賃
錢入官若計雇賃錢重者坐贓論加一等倒失者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李

卒

比毀失官物坐罪違者許太僕寺執奏兵部察究
治罪

盜賣官馬

宣德四年令追罰馬二匹知情和買牙保鄰人各
罰馬一匹宰殺及盜賣官廐者亦如之首告者於
犯人名下追鈔五千貫克賞凡巡馬官每三月
一換弘治間奏准養馬人戶盜賣官馬至三匹
以上者問擬盜官畜產罪名發附近衛所克軍其
盜賣寄養馬者亦如之知情和買者民發擺站軍
發邊方瞭哨 嘉靖二年奏准盜賣寄養官馬及

照例罰馬人犯儘產變賣買馬還官。如果貧難免其追罰。軍調邊衛民發附近衛所永遠克軍遇赦不宥。其各營把總地方守備等官遇前操軍盜賣和買官馬三匹以上者降一級。五匹以上者罪止降二級。

借點馬匹

宣德九年。令兵部官同御史給事中點視征操馬匹。借點及借與者。共追馬一匹。馬無見在。及隱漏不報者。查追仍勘其冒支草料加倍追納。

下班馬匹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奎

宣德七年。令外衛官軍原領騎操馬匹。下班之日不許帶回。弘治十三年。奏准下班官軍將原領馬匹兌與兄操缺馬官軍領騎餵養。若有擅騎回衛者。問罪罰馬一匹。解兵部給操。其原領馬匹倒失者。追陪與成化元年例同。

起解馬匹

天順二年。令官軍人等強奪起解馬匹者。問罪罰馬一匹。仍枷號一個月。成化十年。奏准各處解馬赴京。有兜攬價值。將老馬攙雜驗印者。俱問罪發邊衛克軍。其起解馬除例應折納外。有齎價赴

京通同收買者。問罪。弘治十三年。奏准凡司府州縣起解備用馬匹。各要經縣分管太僕寺寺丞等官驗中起解。若有馬販交通官吏醫獸人等。兜攬作弊者。俱問罪。枷號一箇月。發邊衛克軍。再犯累犯者。枷號一箇月。發極邊衛分克軍。嘉靖二十年。題准各該解馬人員。不赴部寺投文。通同馬販醫獸人等。旋買馬匹作弊者。聽部寺及該城御史密切訪拏。送問用大枷。枷號一箇月。發極邊衛分永遠克軍。

中賣馬匹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奎

弘治五年。奏准各邊軍民將不堪馬匹。設計中賣。及管軍官以私馬俵與軍士。多支官價者。官軍調邊衛帶俸食糧民及餘丁。附近克軍通同作弊者。枷號一箇月。發落。凡大同三路官旗舍人軍民人等。將不堪馬匹。通同光棍引赴內外官處。及管軍頭目收買私馬。說令伴當人等出名情。囑各守備等官俵與軍士。通同醫獸作弊。多支官銀者。俱問罪。官旗軍人。調別處極邊衛所帶俸食糧差操民并舍餘人等。俱發附近克軍。引領光棍并作弊醫獸及詭名伴當人等。各枷號一箇月。發落。干礙

內外官員奏請提問。正德十六年。奏准有倚勢兜攬囑託賣馬及通同官吏醫獸人等作弊估價購官害民者俱用百斤大枷枷號一箇月滿日官軍俱調極邊衛所差操。金餘人等俱發邊衛充軍。官吏醫獸人等一體重治。干礙內外勢要人員指實奏治。

尅減艸料

成化四年。令官軍勇士。私賣官給艸料。以致馬匹瘦死者。巡綽官緝拏。并買主送問。弘治三年。奏准把總等官。尅減官馬艸料者。計贓滿貫發邊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刑政

畜

立功滿日就彼帶條。盜賣者發賸哨。買至料豆十石以上者充軍。十四年。奏准官軍開支馬料。委官一員管領。若縱容盜賣者。發邊衛立功滿日就彼帶條。買者問罪。畢日枷號一箇月發落。

比較

國初比較止於孳牧馬駒。以走失虧欠行罰。其後各府寄養京邊騎操之馬。皆官稽查。事悉領於太僕。法例滋備矣。

比較馬匹則例

洪武間定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督看驗馬匹。

要見定駒若干。顯駒若干。重駒若干。明白附寫。以俟太僕寺官按冊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原領馬爲舊管。買補孳生爲新收。事故交俵等項。爲開除。季終爲實在。春季二月二十四五。夏季六月二十四五。秋季八月二十四五。冬季十二月二十四五。徑送太僕寺類繳。其有生質奇異與種馬不同者。明白申報。凡比較點馬文簿。要開原領孳生兒驃馬數分。該算駒者若干。不該算駒者若干。已生及未生者若干。原馬齒色及所生駒毛色。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刑政上

畜

逐一開報。凡倒失種馬。虧欠馬駒。俱在年終完備。如是不完。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決杖二十。管馬官吏加等痛治。凡管馬官有鬪茸貪污害民者。分管及所在掌印官開奏。以除民害。嘉靖二年。議准各府州縣官置立循環文簿一扇。用印鈐記。循環開寫春秋月分。環簿開寫夏冬月分。各馬匹毛齒馬頭姓名。仍備開應損有無。倒死買補若干。一箇本府一發州縣簡去環簿。按季查考。管馬通判出巡。取州縣簿。分管寺丞出巡。取府簿。查對點視。其在各府并太僕寺簿。籍用太僕寺印鈐。循

去壞來按季查考三年印格改造一次六年議
准府州縣掌印官原有提調責任裁減衙門亦係
兼管馬政管馬官員職專管馬不許別項差委各
該分管寺丞每年終將各府管馬官并州縣正官
及管馬官員從公考察開具賢否揭帖呈部轉送
吏部施行十年奏准各州縣管馬官員於起俵
之時備將各府管馬官并州縣折色及草場子粒
已未徵完馬戶見在逃移數目造冊赴太僕寺查
比管馬通判於年終掣總之日備將各州縣馬匹
錢糧等項如前造冊并將各管馬官員公同掌印

比較孳牧馬匹

成化二年奏准管馬官三年任內孳生不虧者稱
職額外多生者量加旌擢不及額至百匹者降用
分管寺丞以所屬課額虧增遞爲熟陟七年奏
准府州縣掌印首領官任內馬匹虧欠孳養不增
者九年不准給繇措置完日與管馬官一體降用
弘治二年奏准每二年差太僕寺少卿二員南
京太僕寺少卿一員分往北直隸河南山東南直

隸地方比較該納馬駒每歲終分管寺丞其管馬
官賢否呈部六年之內馬匹無虧者量加旌擢以
外虧損數多照例黜罷九年奏准府州縣買補
馬匹不及五分者正官住俸一月不及四分者兩
月不及三分者三月京縣不拘多寡止住一月其
管馬官不及五分者全住

比較寄養馬匹

弘治三年奏准順天府所屬寄養馬匹專差太僕
寺少卿一員比較正德十三年奏准差少卿一
員比較寄養馬匹如有倒失照京管騎操馬匹事

例限三箇月以稟報官賠償如年終不完五分以
上者將州縣掌印管馬官及各府管馬通判住俸
追補隆慶元年議准寄養馬匹罰治例輕定擬
分數匹數罰俸降級倒失者馬少州縣至三十四
中等州縣至四十四馬多州縣至五十四以上瘦
損者馬少州縣至四十四中等州縣至六十四馬
多州縣至八十四以上各掌印官降一級調用各
府通判倒失至三百匹瘦損至六百匹以上管馬
通判降一級掌印官奏聞處三年議准每年
防秋調兌之後計馬數多寡以一百匹爲率三十

匹不堪者降級加至五十匹以上者降調。四年議准各該州縣以後寄養馬匹倒失變賣者各照議定期限行走失者限三個月變賣者限六箇月倒失者限一年俱各補完如積至三十匹不補者住俸四十匹者罰俸五十匹者降級。

比較衛所馬匹

永樂三年令衛所掌牧騎操馬匹每三年一次造冊管馬官齎執赴京比較。成化七年奏准衛所掌印官馬數不完許分管寺丞與兵部委官一體比較。弘治四年奏准衛所騎操馬免比較其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

突

掌牧去處照例每三年委官赴部比較凡虧欠埋沒違限等項奏提問。

比較京邊騎操馬匹

成化二年奏准京管及各邊騎操馬匹專差太僕寺少卿一員無太僕寺去處從巡撫并分巡官比較如有倒失三月以裏督令賠償。十三年奏准各營各邊每年四月十二次將原領事故買補馬匹數目具奏以憑比較。弘治九年奏准各營馬買補三分不完者把總等官住俸一月四分以上兩月五分以上三月坐營官通計三分不完者住

俸一月五分以上兩月。嘉靖十二年議准存操巡捕并錦衣旗手等衛馬匹一年以百匹爲率倒失十匹以上送問七匹以上罰治不及數者免究全無者量加犒賞原管數少而倒失不多及全無者不在此限。十七年議准各營凡有各軍倒失

馬匹從實開報領馬年月黏連原領票帖赴司告理候年終比對兌馬文冊果領十年以上倒死者把總官員免奏十年以下者仍百匹爲率二十匹以上把總官送問十五匹以上罰治不及數者免究仍行太僕寺少卿詣營點驗舊印模糊者許令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上

究

重印不必一槩盡烙致有傷損。四十二年議准專委兵部司官一員管理倒失馬匹仍聽巡視科道兼管查驗倒失馬數年終一體查奏。四十三年議准京營巡捕勇士四衛等營騎操馬匹每年終巡視京營科道官查將倒失馬數遵照本年定例分別題奏後又令各官倒死馬數雖多原管馬數實少者免降級止罰俸提督少卿于每年印烙馬完日將臨印不到馬匹并查有拐逃隱匿等項各把總官軍題奏。又議准京邊倒失馬匹以一百匹爲率倒失五匹者爲上等免究十匹至十五

匹爲二等。千把總罰俸兩月。副參遊守等官罰俸一月。二十五匹者爲下等。千把總降一級。副參遊守等官罰俸三月。三十匹以上者爲下等。千把總降二級。副參遊守等官罰俸半年。仍查追完椿銀八分以上。方准開俸。總兵官以一千爲率。倒欠一百匹爲上等。免究。一百至一百五十匹者爲二等。罰俸一月。二百五十匹者爲三等。罰俸三月。三百匹以上者爲下等。罰俸半年。亦查追完椿銀八分以上。方准開俸。隆慶二年。題准薊昌宣府各鎮將騎操馬匹。置立循環文簿。送太僕寺提督馬政。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上

主

少卿倒換稽查。每年終聽少卿點隔一次。宣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懸遠。聽行各兵備道就近點隔。有倒失數多者。該管將領聽其參究。

比較京府馬政

成化十四年。奏准比較馬政。兩京府尹府丞聽納。未贖罪。

查比苑僕馬政

弘治四年。奏准遼東陝西苑馬寺率牧馬匹。每三年一差官點閱。其各行太僕寺苑馬寺。於內府關領精微文簿。將騎操率牧馬匹。逐一填寫。繳部送

內府交收。嘉靖十五年。議准陝西山西遼東行太僕寺。每年春秋二季。點視官軍騎操馬匹。如遇倒失。照例追收椿朋銀兩買補。仍將倒欠馬。并追完銀兩買補數目造冊奏繳。送部查考。如該寺分管官員不行按季點視。以致追補數少。聽撫按指名具奏本部。年終類奏。罰治。仍咨吏部候朝覲年考察黜退。三十一年。題准陝西苑馬寺令巡茶御史督理各監苑倒失馬匹。虧欠馬駒。將寺卿丞并監苑各官查參。陝西巡茶一年一次。遼東巡撫都御史三年一次。各題參到部。覆行原察衙門照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上

主

例提問罰俸。隆慶元年。議准陝西各苑馬如草生虧欠五分。倒失又多過一分者。照買補例。分等罰俸。提問。其孳生多而虧欠少者。雖未買補。亦酌量免罰。孳生少而倒失虧欠多者。雖已買補。仍加究治。寺監官吏亦准通算究治。

計開每年比較地方

太僕寺所屬。南京太僕寺所屬。

三年比較地方

遼東苑馬寺所屬。山西行太僕寺所屬。陝西行太僕寺所屬。陝西苑馬寺所屬。甘肅行太

僕寺所屬 南京應天衛 南直隸宣州衛 山東濟南衛 平山衛 登州衛 寧海衛 威寧衛 臨清衛 靖海衛 奇山千戶所 寧津千戶所 海陽千戶所 膠州千戶所 諸城千戶所 東平千戶所 肥城千戶所 浙江磐石衛 海寧衛 江西遠州衛 饒州千戶所 廣東雷州衛 廉州衛 四川成都右衛 成都中衛 建昌衛 建昌前衛 寧番衛 越舊衛 會川衛 鹽井衛 湖廣武昌衛 武昌左衛 靖州衛 五開衛 沅州衛 九溪衛 長沙衛 清浪衛 黃州衛 銅鼓衛 永定衛

新州衛 平溪衛 永州衛 衡州衛 辰州衛 岳州衛 沔陽衛 常德衛 鎮遠衛 偏橋衛 施州衛 荊州衛 荊州右衛 顯陵衛 瞿塘衛 襄陽衛 承天衛 房縣千戶所 竹山千戶所 枝江千戶所 長寧千戶所 澧州千戶所 夷陵千戶所 德安千戶所 忠州千戶所 雲南雲南左衛 雲南右衛 雲南中衛 雲南前衛 雲南後衛 雲南南衛 曲靖衛 六涼衛 平夷衛 越州衛 臨安衛 楚雄衛 洱海衛 大理衛 大羅衛 蒙化衛 景東衛 開澮衛 金齒衛 騰衝衛 楊林千戶所 馬龍千戶所 未客關千戶所 宜良千戶所 安寧千戶所 易門千

戶所

收買

國初各處土官衙門秋糧各依原認數目折納馬匹有糧二十五石有餘折馬一匹者有五十餘石折馬一匹者起解到部令醫獸辨驗明白具奏送御馬監交收馬或不堪責令差來土官陪納後土官糧馬多就近輸納或以折色無復解京者其四夷進貢馬匹即於各衛所俵給缺馬官軍騎操此外惟取給於收買收買之法或以茶或以鹽或以互市或以價銀洪武間官給價銀於各處收買并

茶易到馬匹或就彼給軍或解京交納今駕部知其數及永樂初乃開市於遼東正統初又中鹽於靈州其流漸廣今茶法通行而互市亦不止遼東矣

西番茶易

洪武中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牌金牌信符賜番族以防詐僞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千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易時齎驗每三年一遣廷臣詔各番合符以應納差發馬交納易茶有以

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二十三年定茶易馬例。上等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匹七十斤。下等馬每匹五十斤。二十六午。于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依舊將馬出來。換茶。仍出榜禁約。通接西番。經行關隘。偏僻小路。著都司差撥官軍三四層嚴謹把守。巡視。但有將茶私出外境。就便拿解赴官治罪。不許受財放過。必須窮究何處官軍地方放過。治以重罪。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統十四

貢用解送官舍補陪。八年議准招易馬匹。兒驕馬要四歲以上。不必解寺。就給與各衛領養。驛馬亦要高。大發苑馬寺作種。瘦損倒失者。比較追陪。十年奏准茶易馬。除就彼給軍外。其餘差官陸續解赴苑馬寺交割。依養。正統十年議准領馬官軍。每年冊限三月。以裏齋赴巡茶御史驗撥。軍限八月。以裏到彼交兌。違者行該衙徑申巡撫。都御史究治。限外冊過兩月。軍一月不到。聽巡茶御史察究。各經該官吏。其洮河延寧馬匹。亦要隨時斟酌通融派撥。嘉靖十一年議准西寧洮河三茶馬司貯庫商課茶斤。及西安等衛并徽階等州收貯私茶。俱送三茶馬司。不拘常例。粗細搭配。招易驢壯馬匹。開送總制衙門。給軍騎操。事完造冊奏繳。仍造青冊送部查考。三十年題准改造勘合。分給諸衛。每歲依期齎執前來。比號納馬。酬以茶斤。如有背違。調軍征勦。又題准年例馬完番有餘馬司。有餘茶。許其增中解牧洮州。增至一千二百五十四。河州增至一千七百四十四。西寧增至二千四百三十四。三十一年題准馬政茶法二事。相須准令巡茶御史兼管馬政。督理二寺事。

務。三十七年，議令茶商收買民馬，抽稅給票，許其販賣，禁其夾帶。至四十年，仍禁止茶商販賣民間馬匹，官爲買用。四十一年，議准甘肅建置茶馬司一所，照例招商中茶，招番易馬，仍將西寧舊額茶馬，甘肅新開茶馬，俱招中，酌量地方遠近，通融給軍騎操。仍將四川折色課茶改徵本色，運戶。四十三年，題准以後每年開茶，仍止五六十萬斤，商人以一百五十名爲上，勒限買茶報中。又題准禁約洮良私馬，臨鞏馬暫許通賣。隆慶三年，題准將四川課茶改徵折色，解苑馬寺易買種。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主

馬於蘭州招商中茶，運赴甘肅茶馬司，招陝西各茶馬司中納官茶。又題准四川巴州通江、南江、廣元、四州縣茶課，節年拖欠及未徵者，以後照例改折，無分辛葉，每斤通徵銀一分八厘，類解陝西鞏昌府貯庫，聽甘肅巡撫衙門差官支取買馬騎操。四年，議准以後各茶易中馬，除年例馬數外，儘其調到番族好馬，以茶司見在茶籠通融招易，毋拘定數，以病商番。又題准將洮河西寧三茶司商人照舊令其開分完報於內，擇節年完茶之

多者不拘名數各報甘肅茶一引運至蘭州責令

稅課局官吏帶管經收，就令管河臨洮府同知監收盤驗，查照三茶司事例，圖分貯庫，立簿登報。其茶篋應該易馬者，量助腳價，運赴甘肅茶司交割。實該給商者，令本商運至西寧等茶司貨賣，不許越境。五年，議准招商茶引定限一年完者，厚賞二年量賞三年，免究四年問罪，抽附茶一半入官。五年問罪，附茶盡數入官，不准再報。六年老引照例問遣。

各處銀易

嘉靖十九年，題准各該產馬地太僕寺委官解到。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驛政

主

買馬銀兩，坐委各該產馬地左掌印官協同本寺委官照原議價值給散，散買人戶其馬匹看驗毛齒，騰息堪用，即使收買。若承委官員通同作弊，刀難勒措者，許被害之人徑赴該管上司陳告，一應積年攤頭經紀人等有寅緣冒名領銀，將老弱瘦馬欺隱驗看等項情弊，許所在官司徑自拏問治罪。枷號二箇月，豪強勢要之家乘機挾要和買者，撫按并差夫寺丞參究重治。二十年，議准陝西三邊重地所產馬匹，宜備本處防虜，以後發銀買馬，不許分派該省。

各邊互市

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馬絹八匹。布十二匹。上馬絹四匹。布六匹。中馬絹三匹。布五匹。下馬絹二匹。布四匹。駒絹一匹。布三匹。其互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寧。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九年定開平馬市價。上馬一等絹五匹。布十四匹。一等布十八匹。駒子布五匹。十年令遼東缺馬官軍聽於各馬市照例收買。十五年重定遼東互市馬價。上馬一匹。米五石。布絹各五匹。中馬米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夫

三石。布絹各三匹。下馬米二石。布絹各二匹。駒米一石。布二匹。正統十四年。華朵顏三衛互市。隆慶五年。北虜納款。請開馬市。議准宣大山。山西三鎮。許各開市。每年請發兵部馬價。并本鎮椿棚。及節省客餉銀。內動支買貨備市。多寡斟酌。請給六年。山西鎮將市夷馬七百匹。解京發太僕寺寄養。萬曆元年。議准互市。胡馬揀選。臆壯就留。本鎮給軍。如有餘剩。即發附近。有司變賣。不必解京。發養其山西鎮。每年市馬一千九百餘匹。悉聽給發所屬州縣。驛遞照官價。每匹一十二兩。解送本

鎮備用。二年議准將胡馬先調一千匹。先給京

營。以後漸次議增。京營原額馬缺。照舊取給寄養。如額外加多。方給夷馬。又以近來貢市馬匹。多老瘠不堪。且來數太多。今先期傳諭。使揀選良馬。常年量限數目。以示節制。又議准薊鎮。每年將兵部解發馬價。即解宣鎮。易買市馬一千匹。給軍騎操。三年議准宣大山。山西三鎮互市夷馬。每年大約宣府以一萬八千匹為率。用貨價銀一十二萬兩。大同以一萬匹為率。用銀七萬兩。山西以六千匹為率。用銀四萬兩。每年正月中。請發兵部馬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夫

價。宣大二鎮各一萬二千兩。山西一萬兩。餘將本鎮椿棚。并客餉等銀。奏用。又議准各鎮買馬等銀。務要定例。依期請討。不得那借增溢。

鹽池開中

正統三年。題准靈州鹽課招商納馬。每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馬給軍騎征。四年。奏准靈州鹽課。照例收買。候馬發用。照係馬價折糧。天順四年。奏准延寧二鎮。輪年循環中納馬匹。成化二十三年。奏准慶陽府。每歲委佐二官一員。

監支商人納馬官鹽。弘治九年。奏准每引一百道折銀一十五兩。給軍買馬。十八年。奏准陝西茶鹽易馬備邊。係是舊制。今後再不許別項奏討。正德元年。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增課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臥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一百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支用。各夷貢馬。

成化五年。題准雲南貴州湖廣四川廣西等處夷人進貢馬匹。行各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并布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 全

按二司。就彼辨驗等第。毛齒給軍騎操。如鎮總撫按出巡。出邊。張布。按二司。辨驗給軍。具奏給賞。嘉靖四十四年。議准遼東每年貢馬一千五百匹。將一千匹照舊分給操軍五百匹。變價分發各該驛軍。幫買廩頭。

內府供應

凡廐上諸馬房各有乳馬以供

上用膳羞。如有老疾倒臥。兵部奏行太僕寺撥補。永樂間。每歲於陝西茶易馬及草生馬內。選取堪中驛。送御馬監分送各馬房。領取乳天順元年。

歲選孳牧驛馬五百匹。成化九年。定取初生驛馬歲百匹。弘治九年。奏准歲取五十四匹。遂爲定例。凡內府供應乳牛。

嘉靖五年。議准每隻連犢折價銀六兩。解部轉送光祿寺收用。

凡御馬監備用廩頭

嘉靖八年。議准每頭定價銀七兩。順天府派取送部發太僕寺收貯。聽其支取。自行收買。又御馬監供用庫酒醋。局合用驢頭牛隻。遇有缺少。瘦損開數。奏行到部。行順天府于所屬州縣照數派取。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關政 全

送各監局應用。其不堪牛驢。領出發屬收養。十四年。議准御馬監驢每頭價銀八兩五錢。供用庫酒醋。庫牛驢每隻頭價一十二兩。免派民間動支。太僕寺馬價銀發各州縣收買解寺轉送。又議准御馬監酒醋局各用牛驢。仍解本色。准供用庫。改解折銀。

皇明世法錄卷三十一 終

皇明世法錄卷三十二目次

駟政條議

目錄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三十二

史官

陳仁

駟政

太祖初年。兵馬所在屯聚放牧。而京師有典牧所。洪武六年。朔寺以統牧監。時已行戶馬之法。既省牧監始責成。有司京師所統。惟江南北而天下馬無太僕處。猶軍衛屯牧。末年置行太僕寺。

成祖始設苑馬寺。戶馬之法。一壯四牝爲群。群有群頭五群一長。一群長有獸醫二三人。府置通判州置判。縣丞或簿衛指揮所千戶或百戶皆專主馬。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駟政

政而寺丞十二以其地分統之有草牧有寄牧有放牧而買補印儀禁約比較關換此今太僕馬政之大凡也洪武二十一年禮部主事高惟善言天全六番招討司入覲乞悉免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易番馬比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番民歸市必衆巖州既置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物貨至者必多洪武二十三年間江南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一戶養一馬至是詔增江北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

戶馬之法

苑馬寺

上南戶北

寺江南北各存牝馬萬匹爲孳生種焉其餘悉令
舛地牧放江北戶加給銀三百貫種馬不足別市
以補其數正從馬匹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非熊
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側是歲撤馬
兒罕回回捨怯兒阿里又等以馬六百七十四抵
涼州互市

永樂元年

上諭兵部曰馬政重務今畜牧之法廢安爲定制以
責成效兵部議奏每壯馬一配牝馬三牝馬歲育
一駒壯馬驕馬許軍士騎操而非有警亦不許非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附四
重大調發馬皆不得差遣

命太僕專其政非太僕所屬都司衛所委官董之每
年比較具實以聞四年設遼東開原廣寧馬市二
命千戶答納失里主之 勅西寧侯宋晟左都督何
福江陰侯吳高相擇甘肅寧夏山西近邊可畜馬
地諭之曰朕欲馬蕃息思有二策一欲畧如朔漠
牧養之法擇水艸之地其外有險阻用數人守之
縱馬其中順適其性至冬寒艸枯聚而飼之一欲
散與軍民牧養設監牧統之二策孰善宜條畫以
聞於是江陰侯吳高奏言大同東北諸兒庄西至

以地爲界

歲案禁

分養各馬
子庄馬

雲內東勝外有赤山榆楊檉白關隘可守東西險
阻其內延袤四百餘里水草便利可以孳牧然屯
種之地少有空隙未免妨農謹上地圖

上覽而是之是年設陝西甘肅二莊馬寺又設北京
遼東二莊馬寺六年 勅甘肅總兵石回回韃靼
令衛馬於甘涼州及千匹則於黃河迤西蘭州寧
夏勿令過河七年

命戶部嚴邊關茶禁先是洪武中立茶馬司於陝西
四川聽西番以茶易馬

洪武末年既遣曹國公資金牌往西番凡用茶五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附四

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永樂初
上懷柔遠夷遞增其數繇是市馬者多而茶禁少弛
碯門茶馬司用茶八萬三千五十斤止易馬七十
匹又多瘦損故有是命十一年令北京之民分養
各衛孳生馬十三年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寺卿
楊砥議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
馬遞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十四年
楊砥言北方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
養種馬一每十馬立群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
人養馬之家歲餽芻糧半而蔚州以東至山海諸

衛土地寬廣水艸豐美屯種軍士亦宜人養種馬一匹子拉免半

上命併蠲其子粒十五年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奏今歲亢旱地早泰寧衛指揮鎖喃等以馬千匹來易米前此易米者其數不多止用馬馱今泰寧一衛用車二百輛處眾頗福餘諸衛皆來則無以給之況遼東極邊守備官軍數多每年安樂自在二州寄住鞋官俸糧歲用甚廣而舊定馬價高如依舊例則邊儲空乏宜更議遞增布絹中市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朝政

四

十七年以馬益蕃

命薊州遼東衛分牧都督僉事吳誠兵部尚書趙珩往視口北宜牧之地還言保定州自順聖川至秦乾河廣袤百四十餘里四山遼遠水艸便利可牧馬萬匹勅太僕寺先以千匹試之以懷來衛軍百人分牧都督張安尚書趙珩提督仍定行太僕少卿一員主之十八年華北京苑馬寺先是悉用軍士畜馬比謫軍保安守備馬悉散民間畜牧遂罷苑馬寺及其六監二十四苑十九年太僕寺言順聖川牧養蕃息命給懷來薊州衛各千匹宜府

等衛萬匹宣德三年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兩京并陝西等處太僕寺苑馬寺軍民牧養至今遠者三二十年近者十餘年丁力消長不一馬之增損不同積年虧欠陪償未及屢蒙宥免而愚頑得計見在馬養之多不如法自今宜以見馬重加均派庶幾馬可蕃息

永樂中設苑馬寺於遼東置卿少卿寺丞及監正等官至是苑馬卿方圓言遼東有行太僕寺又有苑馬寺今孳牧馬止九百餘匹而官吏繁多乞革苑馬寺今行太僕寺領之不惟省官而事亦有歸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朝政

五

上命行在吏部會議尚書蹇義行在兵部侍郎王冀議苑馬舊制不可革今孳牧馬少留清河滦河二苑園長及吏苑馬寺留卿丞主簿各一員吏二人水寧等監監正錄事各一員吏一人俟馬蕃息仍舊

五年

上駐蹕陵下於營中閱馬命武士調習之顧謂侍臣曰軍國之政馬爲先務古人云事事乃其有備朕於馬政尤所用心侍臣曰今馬蕃息視

祖宗時加數倍矣。

上曰此皆

祖宗之澤。但朕遵用成法，不敢怠耳。六年，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近歲幾餉馬多，常奏遣人於河南山東覈實民丁，請先分給濟南東昌，然欲如直隸順天府每三丁養牝馬一，二丁養牡馬一，免糧芻之半，則所免多，恐不給，請無免其糧芻，但令五丁養一牝馬，三丁養一牡馬，仍如例增設州縣馬官尚書許廊又奏山東濟南東昌已給餘五萬四千一百八十餘匹及順天府種馬一萬八千餘匹，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續成 六

宜分俵兗州及河南開封等府，正統三年先是元年例應收馬以民饑而止，至是行在兵部言陝西甘肅等處征哨缺馬，請交收如例。

上命與行在戶部會議乃奏請於四川保寧等府運茶一百萬斤，赴陝西西寧等茶馬司仍命行在大理寺右少卿陳鹵李珍赴陝西償運官茶。

八年寧夏右叅將都指揮僉事王榮奏寧夏官馬永樂中每年四月於高臺寺至陸墩沿河一帶地澗草蕃之處牧放，比至五月移高家開白烟墩觀音湖涼爽水冷處，近年河灘沿山岬場皆爲總兵

馬官所牧

等官占牧私畜，或開墾成田，以此官馬俱於馬窩墩牧放遠城二舍，非惟馬不蕃滋有急亦難調遣，請勅陝西布按二司勘定界限置岬場牧放爲便，命參贊軍務都御史覆視以行。九年戶部右侍郎焦宏奏臣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路勘壩上大馬房諸處岬場多被內官內使人侵占私役軍士耕種，甚者起蓋寺廟擅立窖窖及借輿有力之家耕種以致岬場窄狹馬多瘦損。

上曰朝廷設馬場今內官監之而姦弊如此，論法當罪，今姑寬貸，令速改內官各賜地一頃內使淨軍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續成 七

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每歲遣給事中御史巡視，敢如前侵占者必殺不宥。

十三年先是雲南三司以所屬夷人差發馬多不堪用，奏准馬一匹折徵銀十三兩，遇有征調給軍買馬至是夷人各訴折銀價重願仍納馬。

上以遠夷從其便，洪武間戶馬江南則應天太平寧國鎮江江北鳳陽廬州揚州淮安而北京內八府戶馬始於永樂其後馬日蕃，八府不聽養則散於山東之兗州濟南東昌故山東孳牧自宣德四年始也，馬又日蕃則散於河南之彰德衛輝開封故

河南華牧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已而北虜入寇。言者以馬逼在民間。遠或至七百里。猝不及調。發逐命取所在備用之馬。寄牧近京。盡以其故時種馬。給係永平諸府。故京府寄牧。自正統十四年始也。天順元年。太僕寺卿程信按故事。理管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鏗曹欽訴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信言。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臣等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無以責太僕。

上是其言。令如舊制。成化元年。令買補孳生馬駒。有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馴馬 八

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驕馬一匹。以充備用。其後以爲例。謂之四戶馬。

巡視真定等吏部右侍郎華盛奏。今日民間最苦養馬。舊例牝馬一匹。歲課一駒。當時馬足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以爲生。馬得以自便也。後豪右庄田漸多。養馬日漸不足。洪熙元年。改兩年一駒。成化元年。又改三年一駒。馬愈削而民愈貧。然馬不可少。於是又復兩年一駒之例。夫納馬有數用。馬不貲。雖有智者。無善處之術。方今京營各邊缺馬。取給民間。華牧所缺之馬。雖亦責賠於軍。

而軍多艱苦。又不能償。仍償給之。于是馬愈不足。民愈不堪。爲今之計。欲寬民間之馬。必有以處軍中之馬。然後其弊可除也。請以宣府一處言之。往年以馬必未時。將步隊車之孱弱空閒者。領種官田。用其餘糧。易銀山西買馬。一年得馬一千九百餘匹。馬皆精壯。軍免追賠。而民間亦得以寬舒。此已行之成效也。諸邊風土。雖各有所宜。然隨處盡心。自有良法。請勅各邊會議。隨其土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免追賠於軍。關領於民者。聽其便。宜處置。果有成效。其實奏聞。仍勅廷臣會議通。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馴馬 九

馴馬 九

查近年近日各項庄田。權其輕重量。與處分還民復業。及令各營總兵等官一體會議處置。所貴裨益焉。政。稽紆民力。七年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彭韶奏。陝西遼東洪武永樂間。俱立苑馬寺。各有所屬。監苑提督軍人牧馬。蓋以備東西二邊官軍征探之用。近者官非其人。軍多逃亡。馬多耗損。徒具牆壁而已。宜有以處之。

十三年。撫寧侯朱永奏。奮武等十二營出征馬。每歲于艸場牧放。止留三千六百匹。今邊警方急。請增萬五千匹。以備調用。戶部以芻豆不足。若便增。

馬不免橫徵於民

上命增一千。如例給以錫豆。十六年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奏。比因還給西征馬一萬六千四百匹。外京管官馬止存八千八百餘匹。尚多病瘠不堪。乞令兵部於民間四戶馬內選二萬匹給軍騎操以備警急調用。

十八年兵部言南北養馬郡縣多被災。如近例止遣御史二人同兩京太僕寺官印記。有肯遺侯伯內臣如故。於是兵部復言諸處水患。比往年尤甚。私產蕩然。孳生何在。縱遣重臣徒勞無益。且甚小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十

民供億迎送之苦從之。仍令明年遣官如故。

二十三年鎮江知府熊佑奏賣種馬兵部尚書余子俊議養馬科駒。

祖宗百年之成法。解徵價銀。乃官府一時之權宜。今若盡去種馬。歲出銀三千兩以抵馬價。然必有種馬。始可科駒。既賣種馬而徵馬價。是猶無田而徵租。此策一行。上有無藝之征。下出無名之賦。馬政益廢。民情不堪。若使府縣提調管馬官。能遵欽定條例。嚴加提督。用心孳牧。則每歲千百匹中。豈無蕃息。縱使南方生駒。幾小。照依見行事例。聽令變

賣。輟備馬價。雖有賄補。亦不曾多。比之盡賣種馬。

令民無故出錢。其害非小。所據原奏。既出馬價。解京。又養不堪馬匹。半年兩次追徵。今節奏欽依事例。明開印馬之時。除驛駒印記作種。兒駒揀選堪中者。印記聽起解。并搭配驛馬羣蓋孳生外。其矮小不堪起解者。不必印記。就令養戶領回變賣。輟備價銀。有該追兒馬者。照例收價。免其買補。李報冊內開除項下作數。若如此例。則矮小不堪。已准變賣。見在喂養。皆印記堪中之馬。今謂欲以不堪馬與民分豁。免其喂養。未審又是何馬也。其後論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十一

者猶以種馬爲無用之馬。而受無窮之害。謂當量地大小。民力多寡。通融於見在田糧數內。起取銀若干。今水馬二站者。每年照數買馬起使。所養無用之馬。盡行斤賣。以備買馬之用。又或請削去種馬之令。歲省料料民財百十餘萬。以種馬變賣。輪價如牙色。每匹二十兩之例。可得銀二百數十萬。解太僕寺備軍國之需。其原額歲解備用馬本折二萬五千匹。民仍舊例買解。其後每有論去種馬者。兵部輒奏報罷。以爲寄養之源在地。不在貧戶。則在豪戶。地存則馬存。或調取。或追補。自可因體以

求用孳生之源。在種馬。既飼養於樂戶。又補助於
艸場。種存則駒存。或俵用。或折價。自可循名以責
實。猶唐制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役。苟舍田而求
租。舍丁而求役。未有能濟者也。又曰。法立而百弊
隨之。若欲革弊。而又再更一法。又安知法久而不
又生弊也。革牧之法。

祖宗舊制。可以隨宜損益。以革蠹政之害。未敢盡廢。
以爲紛更之舉。言種馬之必不可去也。

弘治二年。先是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蕭楨奏省
行太僕寺官。兵部議洪武中設陝西并涼行太僕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朝政

主

寺。永樂間復于平涼設花馬寺。其屬有長樂靈武
同川威遠熙春順寧六監。開城等二十四苑。各置
官屬。凡茶馬并番夷貢馬。悉收寺苑放牧。平涼地
廣善水。艸馬牧常數萬匹。足充邊用。正統以後。邊
備漸弛。北虜屢入寇掠。馬遂日耗。久之遂省同川
等四監。太和等十九苑。今所存寺監官。言者每請
裁革。是惜小費而忘備邊之大計。恐馬政遂廢。請
量省爲宜。於是華陝西行太僕寺少卿一員。寺丞
一員。苑馬寺少卿一員。寺丞三員。長樂靈武每監
監副二員。南京太僕寺卿泰崇言馬政四事。一謂

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所屬養馬縣分先因有
解納馬價事例。今遂止。以逐年照數徵價爲事。其
牧養馬政。一皆廢弛。萬一有警。無馬濟用。計各州
縣原養種馬萬四百七十餘匹。今兩年所報駒僅
九十四。而種馬亦消耗過半。加以數年種馬。恐亦
消耗殆盡也。請行管馬官及南陵建平二縣追補
其二縣。請各增管馬官一員。

三年會議備用馬。歲取一萬匹。定本折色分數。命
分管寺丞三年一更。初置十二寺丞。皆以所屬居
行寺。成化二十年議者。以官久恐滋姦弊。奏二年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朝政

主

一更。至是復以御史涂昇言。三年一更。蓋人情益
薄。而法數變矣。自古言久任不獨守令。凡他官皆
然。楊砥永樂間爲太僕。逾六年。而寺丞崔奎正統
初以九年考滿。年七十二。特留用之。嚴迪劉容亦
皆以寺丞三考加秩五品。仍爲舊官。後崔奎正統
十三年猶爲太僕卿。蓋年八十餘矣。吏爲姦利。取
之。夫豈無道而必曰無久任此論之謬者也。勅
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蕭楨曰。朕惟兵戎
之用。莫先於馬。而馬之所畜。必有其地。洪武永樂
間陝西遼東各設花馬寺。專領孳牧。當時官得其

人提督有方。每寺所畜官馬不下二三萬匹。供邊之用。自正統十四年。驚擾之後。無官查考。遂至耗廢。凡遇邊方缺馬。動輒來京奏討。所費不貲。凡各寺所設官員。與其養馬軍丁牧馬。艸場視昔不減。而馬數之畜。迥異如此。蓋繫乎官之得人與否也。近因廷臣建議。修舉馬政。慮各寺種馬數少。宜先添補。已准差官資銀一萬二千兩。前去陝西督同布按二司。委官收買種馬二千匹。交送陝西苑馬寺。領養作種。孳牧。依例算駒。行太僕寺。官每年照例印烙。勅至爾宜用心提督。嚴加比較。務臻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古

實效。以裨國用。必使數十年之廢政。一朝修舉。斯見爾能該寺官有公勤廉慎。盡心職務。事有成效者。奏來旌擢。如仍前因循廢事者。指名具奏。黜罷以示勸懲。

四年。南京監察御史吳海言。比者兵部尚書張瑄奏查南京各衛牧養艸場。悉令還官。南京各衛馬少。原額艸場數多。若盡留爲空閒之區。不惟遺棄地利。抑且無益馬政。宜先儘各衛馬數多寡。量留牧放。其餘俱佃與原種軍民。照畝徵科。以備買馬之費。俟各衛馬多之日。仍將艸場還官牧馬爲便。

足餘馬之類

南京各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主

戶部尚書葉淇。應詔陳五事。其一論御馬監內外二十四馬房。通用料二十四萬七千八百萬。皆民膏血。而所養馬多老羸。無用。自今遇有進馬。命選年齒中度者收養。仍歲差官揀不堪者賣銀。以入內帑。則馬皆可用。而艸料不致虛自。永樂選都以來。馬至數十萬。孳生日增。往往輒俵於民。民年十五者皆養馬。蓋國家田稅皆有定額。而馬無定額。歲歲有加。太僕寺少卿彭禮言。自古牧馬多在監苑。未聞寄養於民間。今寄養馬駒。歲課無窮。而民間戶丁生長有限。以有限之丁。責無窮之駒。民困無繇而蘇。請今定種馬之額。止十萬匹。歲取駒二萬五千匹。永爲定額。不復增添。駒存其高壯者。以備歲用。其不堪變賣價銀貯之太僕寺。以俟他用。如有倒失。卽令補足。遇赦不免。可爲久遠之計。兵部尚書馬文升覆奏行之。於是兩京太僕寺種馬始有定額矣。

兵部尚書馬文升奏。令給事中御史同戶兵二部清查各衛艸場。係親王者另撥無礙地補還。退出艸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之家。俱令退出。仍立石鐫刻。四至以示久遠。諸人不得奏請。太僕寺

卿儲確言臣等竊見霸州艸場地里寬廣水艸便利牧地之善惟此爲最

陛下俯從群議雖今母后庄田亦宛轉上白命還放牧臣等有以仰窺

皇度計遠處大必不以細微之利無益之征而改易也臣前在霸州見工部官亦來按視蒔蒔蓐蒔蓐地其四至頃畝與原艸場相同亦必艸場廢弛之先渾河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漸爲淤漲蒔蓐旋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臣因其地之羨餘悉取蒔蓐稅然蒔蓐之用較之艸場牧放孰重孰輕况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朝政 七

草場自永樂初年而蒔蓐課起自近年其地固艸場之地也邇來渾河改徙不產蒔蓐又非宜征之地乞盡蠲除使牧地無他征之擾壽府庄田永清縣信安鎮與霸州艸場相連今歸三營皇庄御馬監艸場地俱在薊州安和鄉今歸三千營但恐羣蹄踐蹂或傷禾稼臣復委州與各庄巢周圍互易多立封堆以杜爭端先今清出庄地頃畝不下數萬長蓄茂艸誠足牧放又太監陸愷奏討庄田在定興安肅二縣閭臺共八百五十餘頃今歸五軍營太監覃昌奏討庄田在香河縣口頭村孟家

庄六百八十餘頃今歸神機營凡此艸場皆

祖宗開創之時畜牧戰馬以備不虞霸州一處固爲足矣且防其兩水蛟竄又設薊州香河閭臺三河等地審時應候轉徙牧放其所以爲馬政慮者至詳至備然三十年來奏討無涯苑牧幾廢今清查以復舊額夫事易于作始難於保終願自今以往重申禁條有侵逾及奏討者嚴加懲治庶私踐可絕而牧地永存兵科給事中周用言臣考之古圉師教圉人養馬冬廐夏庠冬寒則煥之以廐夏炎故涼之以庠其順時調燮以善其生者無所不至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朝政 七

也今霸州舊設艸場民居稍遠極目荒墳無至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致暑雨蚊蟲之生噬嚙肌膚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又况迄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消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所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使軍士分地而牧創屋而居馬亦得以隱庇庶幾人馬有依臣籌前至香河縣神機營艸場係太監覃昌姪覃綱管業臣等丈量之時道路稱快問其所以緣覃綱管庄之人倚恃聲勢擅作威福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網之覃綱之家者十無二三管庄之人

所得者常居八九連室與嗟無錄控訴夫覃網已故太監之姪耳而管庄之人倚之尚足爲害又况非覃網比者哉且

陛下捐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爲過而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欽怨有如此也卽一處而觀之則凡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者其征利禍民營私欽怨大率類此今州場之爲庄田者

陛下既令臣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夤緣左右復圖奏討者未必無也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人之營求則國體正而人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編改 本

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人四海之化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在 皇庄俱在牧馬之地陛下爲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是普天率土莫非 皇之庄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畝之地收數斛之租然後謂之庄哉臣以爲官闕之用設有不贍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不失庄田歲入之數則上可以愉聖母之心下可以舒生民之害矣願重自裁抑罷庄田以益牧地凡所在庄田繇此而悉捐之則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

係宣德間歸化達官任玉王縉等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庄田以祿其食用此固 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於饑寒流爲劫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畧同臣稽之禹貢五百里綬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昔聖王于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况慕義來歸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也哉况其間習于土俗而精騎射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今天下武備解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脫有冠賊竊發將何以禦之臣願

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恩於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達官之閒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才力超衆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

技也。

十五年監察御史王紹奏洪武永樂開茶馬之法三年一次官運保寧等處茶於西寧等茶司易馬後此例不行仍取漢中等處民納茶及巡獲私茶充用歲遣行人巡視成化初始專差監察御史當時易馬歲以萬計加之寺監所牧足給邊用近年以來十不及一蓋緣私茶之禁不行而召商報中之弊復有以啓之請自今停開中之例嚴私販之禁仍以民間所納并巡獲私茶與番馬及時互市陝西苑馬寺比年馬政廢弛尤宜擇人整理康幾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字

馬漸蕃盛而邊方足用。

上曰茶馬備邊重事所差御史用心巡理足先年之數此後勿再召商中茶其苑馬寺牧馬事宜兵部議奏尚書劉大夏奏在外寺監近年各卿佐多用滿遂官及有過累者府衛下寨多易視之故自待亦輕政務因以廢弛謂宜稍更其制行太僕苑馬寺官缺少卿于布按二司叅議僉事推稱卿則于叅政副使及本寺少卿推補歷任視太僕寺卿佐其監苑庶官亦請用北人素知牧馬者則官得人而政可舉先是李東陽嘗論茶馬云馬者士之所

資泥與虜戰尤爲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牧名

存而實耗華息既窳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爲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爲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敝茶給蕃族甚或有賕殺其人者蕃既憾於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蕃地多良馬而西邊闕于用甚爲非便臣謹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少唐兵益壯今宜勅禁茶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字

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岨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於是方議脩苑馬大夏薦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一清至陝西奏言永樂四年初置甘肅陝西苑馬寺寺管六監監管四苑其後不知何年廢罷僅存長樂靈武二監開城廣寧安定清平萬安五苑後又省甘肅苑馬寺置黑水苑于平涼府開城縣亦隸長樂監前所省苑地其散

在臨洮鞏昌之間。已爲軍民永業。固未能盡復。今見在監苑土地廣衍。水草便利。使典牧得人。畜養有法。豈有馬不蕃息之理。臣親閱安定萬安諸苑。見養之馬中間率多奮迅騰躍。不可控馭。殆西方畜產土地所宜。而牧事頓廢。非法之過。乃人之罪也。臣嘗考之唐都關中。所置八坊四十八監。初在岐幽涇寧間。後分布河西豐曠之野。錄京度隴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數郡。卽今西安鳳翔平涼鞏昌臨洮諸府之地。頓廣數千里。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故馬蕃盛如此。我朝定都北京。永樂四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開牧

主

年以陝西地宜畜牧。詔設苑監。其始規畫亦甚宏遠。與唐制無大相異。咸武監武安隆陽保川泰和四苑。在平涼之開城隆德同川監。天興永康嘉靖安勝四苑。在開城及慶陽之安化熙春監。康樂鳳林香泉會寧四苑。在臨鞏二府。隴西會寧狄道金縣順寧監。雲驤昇平寧永昌四苑。在莊安之保定及慶陽之安化。蓋亦跨陝西數郡二千餘里。後皆罷廢。止存長樂靈武二監。本省去磧隆慶陽安邊三苑。今見牧地在開城通渭不過環數百里。又有衛所屯田及王府功臣草場。恭維其間。况原設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開牧

主

牧軍數少。臣故謂今日與唐事勢不同。然不功供京師。以供陝西各邊戰士之用。宜無不足。惟監牧非人牧養。無法坐是頽廢。上厯宵旰之憂。臣竊謂西安鳳翔諸內郡編戶日繁。版籍已定。固難別議。臨鞏土曠人稀。原設監苑處所。必有空間。不耕之地。宜條復者。謹當深察利害。徐議可否。具奏。臣今先徧歷兩監六苑。酌量議處。開城苑原額恩隊軍四百四人。安定苑原額恩隊軍二百六十五人。岷場寬闊。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堪爲上苑。牧養萬馬。誠不爲難。廣寧苑原額恩隊軍二百一十八人。後因設固原州衛。岷場多占城郭及撥爲屯地。萬安苑原額恩隊軍雖止九十四人。岷場亦頗寬闊。俱堪爲中苑。黑水苑舊甘肅苑馬寺選撥恩隊軍一百六十六人。岷場逼窄。清平苑原額恩隊軍一百三十三人。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止可爲下苑。前諸苑雖不能遽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四千匹。清平苑二千匹。黑水苑一千五百匹。六苑除每歲給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穀陝西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欲廣孳息。必先多畜種馬。今見馬堪作種

者止一千三百餘匹。臣今隨空追補。及弘治十六年分茶易種馬。通止可殺三千匹。必須增置馬七千匹。共種馬萬匹。以兩年一駒計之。五年之內。可殺前數。將來草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不絕。數十萬匹。可計日而得矣。今西寧北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則周濟邊用。以之作種。則地土異宜。草牧多損。養馬軍甚。以爲累。必須收買本地馬。易於牧養。且西人以畜牧爲生。要在不虧其值。自然樂售。考之周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蓋三代盛時。民有餘畜者。官以價易之。以備不時之用。皇明書法錄 卷三十二 驛政 畜

匹。亦不過一萬二千二百匹。若不增置牧軍。牧養蕃息之效。陝西衛所行伍空虛。征操備禦尚且缺人。似難額外增補。況各苑天氣高寒。地土磽确。生理素少。鮮有室屋多居。雖窯堡洞腹。裏軍人解補。隨到隨逃。不安其業。今各處多有逃亡流民。論法當問遣回籍。但盡法處之。非成則散。而爲盜耳。若編爲養馬軍人。給撥艸場地土。使之住牧。則官有畜養之役。民無驅逐之苦。又逃民多有投在平涼各郡王將軍中尉等府。及儀賓之家。王府招集外人。明有禁例。乞勅行查明。白勾發。監苑一體分撥草場。領馬耕牧。既以增公家畜牧之人。又以杜私門招集之釁。仍照永樂間發充恩軍事例。今後非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間有邊衛永遠充軍者。編發各苑牧馬。連原額及新收共三千人。以三千人牧三萬之種馬。草息既廣。戶丁亦增。不出十年。數十萬匹之盛。不難致矣。今天下良法美意。動爲有司所遏。令出於上。而驟於下者。以爲恒患。使卿寺任非其人。臣雖罄竭駑鈍。一法立。一弊生。事事而求之。時時而驗之。亦不勝其繁瑣苛察之病矣。此卿寺之官。所以當重其選也。陝西苑馬舊設

卿一員少卿二員寺丞四員主簿一員長樂靈武
二監各正官一員監副二員錄事一員開城花園
長八員安定苑六員清平苑三員廣寧萬安二苑
各二員正統二年少卿嚴信奏見馬產喘六千餘
匹頭官多事少要乞裁減吏兵二部議存卿少卿
至簿各一員寺丞二員長樂靈武各監正一員錄
事一員開城花園長三員安定苑二員清平廣寧
萬安各一員成化間巡撫都御史余子俊奏設黑
水苑園長一員弘治二年都御史蕭楨奏省寺丞
一員卿惟我

皇明世宗錄 卷三十二 郊牧

壬午

太宗文皇帝以神武御下宵深念軍國之務用馬爲
急立法定制規模宏遠遵而行之馬政豈有不舉
實效豈有不著數十年來選用太輕典牧之官徒
存故事孳牧之政名存實亡論者不能深考

祖宗設官之意講求採本救弊之術動以官多議華
借小費而忘大體徇近利而昧遠圖大官本因事
而有設政當因時而制宜以陝西馬政論之若止
如近年設官則見在已爲贅員必欲大圖修舉則
舊額似不可闕此豈苑之官所以當復其舊也各
苑無城墻舍房馬廄苑官就屋而居或宿窰洞春

皇明世宗錄 卷三十二 郊牧

壬午

夏時水神牧放固可適其騰游之性至於冬月山
野之中神枯水凍加以風雪侵凌凍餒損傷寧不
致成土人以窰洞爲家謫徙之軍隨到隨逃廢弛
之故亦多繇此今日所空深慮用蓄久遠豈可因
陋就簡又恐數年之後馬畜蕃息爲虜人所窺或
貽前年之禍處置馬營城堡誠爲急務今相度地
勢於石羊溝紅崖子廟兒平及原川稠泥河石峽
雙井因諸舊營而固原彭陽舊城西倚高山東瞰
平川爲大城板井川天然斬削不煩人力量地大
小築城濬濠營造馬廄立市通商種植榆槐春夏
牧放秋冬還廄非惟監苑人馬可安遇有虜患急
入牧保西人素勇敢善鬪挑選壯丁爲操夫教練
武藝可壯邊城之聲息虜知保障有地防守有人
雖馬畜蕃盛不敢生垂涎之意矣但經營造作所
費不貲況今歲薄收來年人必缺食若有官錢雇
募超者自倍昔人以兩年興大役意正如此乞發
太僕寺銀一二萬兩通前買馬之數共發六萬則
事事可辦成功不難此城堡之建所以不當惜其
費也臣又竊見世之好議論者見人有所舉動輒
以勞民費財爲辭殊不知不一勞者不永佚不暫

費者不大。要在擇可勞者而勞之。不爲無益之費而已。堂堂天朝。據全陝畜牧之地。而馬政廢弛至此。各邊缺馬。動輒求京奏計。十數年間。送發馬價。多至數十萬兩。足皆百姓膏血之餘。率是以費。何有紀極。夫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及今圖之。五年之後。可以給陝西三邊之用。十年之後。可以備京師不時之需。將來所省不知幾何。且以壯中國富強之勢。而潛消外夷輕侮窺伺之心。其所關係。良非小補。若憚勞惜費。徇流俗之浮言。襲目前之故跡。則是爲一身之謀。而非爲國家深長久之圖者也。十六年。命一清并理茶馬鹽馬。復上疏曰。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借其國師禪師。各齋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

皇上恩威。而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齋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

大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無怎敢違了。臣于是乃知我

以茶易馬之利

聖祖神宗睿謀英畧。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全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畧者之所爲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治匈奴。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爲之世讐。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大羊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爲其蹂躪。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援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爲科差。以茶爲酬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無茶之

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蕃，以控北虜之上策。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能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於託。洪武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遞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皇上勅該衛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尚本等差發，不許生拘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十二年爲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金牌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住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納馬給茶，厚加賞敘，事完齎繳金牌。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馬政

三

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願者，聽來將馬易茶，敢有不愛約束，招誘不來，量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懷惠，永爲藩籬之固矣。

孝宗皇帝留意馬政。時劉忠宣公在兵部，故楊公所奏輒行。當時規畫措置，幾能復監牧之舊矣。惜不能久於其職。未幾旋廢，是以頗求其辭焉。弘治中，丘文莊公進大學衍義補論馬政，尤病宋人戶馬之法。其說以爲宋人始制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也。至其中世，改以爲戶馬保甲馬之法，是牧之於民也。牧之於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於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待馬之用。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之制，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佑之改轅易輒，則數郡之民，感戴

聖恩如天矣。又謂我朝都燕冀，乃良馬所生之地也。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蓋築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則未嘗舉焉。必欲舉其政，須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馬政

三

數永樂以來。牧馬艸場爲官民所耕。卽者蓋以還官及所在開田未墾者。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必上有益於國下無害于民。真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爲一代經久之制。以爲國家安民足兵之良法。吳郡王文恪公嘗作罪言。其論馬政曰。國朝馬政。散牧于民。不以煩官。三年兩駒駒。又生駒駒。生無窮。馬卒無算。此法之善者也。豈知民心不一。視馬肥瘠。漠然不關于已。食之。不以其時。乘之。不以其法。拔之。不以其地。而馬日斃矣。兄望于駒乎。及官歲課隨之以刑。往往資駒以償。於是乎民有粥產者矣。有粥之不足。流亡轉徙。南北之民皆困矣。及太僕印駒。亦不以煩官。則散牧之於近甸。一旦有事。取之爲近。恐一家不能獨任。使數家朋牧之。此亦法之善者也。然今日牧於甲。明日牧於乙。又明日牧於丙。牧無恒主。姦弊百出。馬或甲曰非我也。乙曰非我也。丙也。馬病則官相而免其罪。於是。有故病其馬以規免。而官刑日滋。則近甸之民。又困矣。民有養馬之苦。官無得馬之利。於戲。其法亦可少變矣乎。夫馬人畜也。牧之得人。則養非人。則耗。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五

說下其

自晉考牧者。皆擇其人而專任之。如秦非子。唐王毛仲。張景順。故有雲錦成羣之效。今陝西秦隴地高寒而善水艸。馬之所生也。國初牧地往往故在。如分其地而牧之。擇其人而理之。委之以專任。之以重假之。以歲月。吾見民無養馬之勞。雲錦成羣之效。可坐而致矣。二公之論如此。蓋欲復古之牧監也。或者言太平日久。中原寸土。民皆開墾。以爲世業。縱有山巖川坂。不可耕種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閒田可置牧馬。余以爲不然。夫昔之艸場。本官牧地也。取官之地。以歸之官。而民釋養馬之責。與其去種馬。而徵數百萬之銀。孰若收牧地。而免歲歲徵銀之苦。與其占地。而輸銀。孰與免銀而出地。由地拂一時之情。輸銀有無窮之害。何論者敢於去種馬以變祖宗之法。而不敢於收牧地以復國初之制乎。正德元年。崇王乞霸州信安鎮莊田。本牧馬艸場地。戶部言。求樂間設置。艸場牧放。成化中。近侍始陳乞艸場爲莊。以後岐壽二府相沿爲業。莫之改。正聲。

孝宗皇帝留神戎務。遣官清理。特勅退還。此不以。

私恩廢公義也今榮王之國有期其所乞宜勿與上乃諭王以

先帝危止之馬房太監陳貴奏欲開耕艸場地以資修理戶科都給事中張文言近日錦衣衛指揮傅聰御馬監太監錢能緣父兄之故請艸場爲業既誤聽之於是貴陽遂有此奏正統時提督人具有侵艸場地者英宗皇帝令改正戒再犯必殺無赦成化中太監李良都督李玉錦衣衛指揮劉紀各侵苜蓿地憲宗皇帝命罰休仍遣官覈正經界近年太監覃昌陸愷奏討香河艸場壽府仁壽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四

言

宮奏擬永清艸場

孝宗皇帝令照數還官夫莫尊於
母后莫親於皇弟

先帝且不得而私之貴陽聰能何人乃敢以香火爲請而留數百畝以修理爲辭而乞數千畝是欲以一時之私情而壞累世之成憲將必至於草場蕩廢乞絕其私請令原差科道官通行覈實辨別定界倘揭累朝禁約之旨庶人知遵守不敢犯上計其修理待工完而止都御史楊一清奏今復艸場地增牧軍城堡相望苑廡羅列萃牧稽考之法粗

卷三十二

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四

言

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仰給無窮公帑之儲有限及命臣督理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邊戎廩倒亡相繼支應不敷而靈州大小鹽池產鹽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今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大小池增三四萬引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就池召人納銀倘遇早澇蠲除新課不必膠於一定歲歲取益如遇各邊缺馬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開年之例則邊計庶乎不匱是年一清改總制三邊兼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三

理馬政上言臣職無巡撫尚不能專力茶馬今爲總制事益廢割乞仍遣巡茶御史兼之自後苑馬之政無聞焉其後嘉靖間尙書周用嘗上言今代崢嶸之間固冀非之壞也聞所謂樂牛山魚兒川與滴水堰馬跑泉水水艸繁茂大宜畜牧宜選苑馬寺卿而以代州行太僕寺改爲苑馬寺置監置苑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廐閒徵諸養馬丁田之直召募沿代居民使爲閭人或籍諸隘流人以充詳爲條畫第其蕃耗而爲之賞罰至於遼東陝西與其肅寧夏諸處莫不一體申勅期令毋缺

武備今虜酋小王子與吉囊俺荅阿不孩及猛毒兒台吉等各不下十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部其兵老弱稱是臣親于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有數匹今又益以忻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計不下十數萬匹彼將日夕長策步作此其銳何可當而其勢何可及也大同最號重鎮且多瘡損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豫也二年御史王濟以戶馬日弊請止以種馬額數令民買備用馬解俵而種馬孳生縣官毋與其間兵部是其言

其後武金乃議賣種馬太監李榮傳 旨取馬位
十五萬兩貯內承運庫五年發銀十萬兩於北直
隸山東河南又發三萬于延綏一萬于寧夏市馬
六年發銀十五萬兩市馬
太僕寺卿儲燾論太僕寺歲收牧馬價自成化二年
因南方一二縣非產馬地暫收折色自後有比例
加增者當時貯積不多各邊未嘗奏討以後間有
奏討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
剩銀陝西屯糧是也自此端一開遂不可止宜庠
成化二十一年奏討銀一萬自弘治十四年至今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三

則十三萬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并二十二年二萬
八千餘弘治十年至今則十六萬五十矣延綏成
化間三萬九千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十萬二千
二百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討銀二萬一
千一百三十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
十萬矣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銀
三千八百八十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
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
處各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餘兩皆數倍
於前寄養馬起自正統十四年虜寇犯順取南北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天

直隸等處馬二萬匹，俟養近圻，以備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自有太僕寺苑馬寺馬足備征調，故也。其後各苑政廢弛，一遇邊警，奏請紛然。宣府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三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六年，取過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取過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於前矣。邇方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又不行賄償。鎮巡大臣潤略文法，把總等官乾沒貨利，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又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助缺少，方行量給。其後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數輒與，而又不復稽考。任其耗費，該部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爲給與。庶幾不敢妄求，而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用心調養。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止給見馬，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不入軍中，就爲有司乾沒，及至買馬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天

價既不多，安得善馬隨買隨獻？隨獻隨計，終累朝廷。原其奏討，非全爲馬，今後邇方有缺，仍給馬以杜前弊。又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草場，特頭銀以備買馬。先年不曾給銀，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欲乞兵部差官按視，豫知盈虧多寡之數，臨期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兵，方計暫添銀馬，又各邊稱馬或生疾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瘦損作踐偷賣私借之弊？況生病亦錄於水艸之不時，馳死亦錄於什止之無節。所宜選委管馬官督責飼養，及少卿每年到邊巡點一次，但巡點不及大同大同銀馬一從太僕寺給與，既有相闕，亦合勅令兼管。又督理京營少卿奉有勅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都指揮等官損瘦倒失馬匹，或按月住俸，或奏聞區處俱有則例。然邇邇一體內外一法，空勅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悚然俱知。朝廷修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圖後效。又陝西各邊因地方曠遠，途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定州給與，延綏馬共三千五百匹。其邇年奏討本寺馬價買補馬

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亦合查究前京營住俸比較事例通行但原無本寺官督理乞 勅兵部另行議處或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爲京輔之屯比之邊備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閱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悖九年太僕寺卿楊廷儀奏國家牧馬之政責之于民或賦地以限其孳生百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駟政

罕

畝之租幾何而欲其出一馬乎或論丁以鳩其朋舍丁口之稅幾何而欲其買一駒乎是以言賦于近郊唯牧馬之患爲最大誅賦下有司唯馬政之事爲無功蓋其勢然也 國家馬政之法時有改易往者一年課駒今則二年矣是疎嚴而至于寬往者駒課皆計種今則種有定群矣是疎多而至于少夫既至于寬宜乎時有所息而備用之馬皆出于民之自買既至于少宜乎駒不失時而種馬所課百無一二益民業地爲已有豈肯輸所有以妄費視馬爲官物豈肯出所私以給公若夫寄養

之弊則又有不可言者蓋孳牧者買俵之害急于一時安居之利得于一年寄養者常計五十畝之入以爲經年之費前馬纔免于官後馬復俵而至是一年之內皆養馬之日數口之家皆養馬之人馬不給軍一家視爲贅物馬或倒失一家處其倍償比之孳牧其害常十之七故往年太僕驗發馬匹齒有定數無十歲以上者尺有定則無三尺七寸以下者精神臃壯無瘦損不堪者及至差官點視則皆老瘠不堪前日所發如何而今乃至若此蓋水艸不時寧不至于多疵兌驗不得寧不至于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駟政

罕

齒老是以寄養之弊其害常十之九十年太監蔣貴傳旨取太僕寺馬價銀一萬兩送鎮國府買補倒臥馬左都御史彭澤言甘肅馬缺請開納馬例選馬一萬匹於內廐十三年發太僕寺寄養馬八十匹給榆河驛一百匹給蔚州三河守備時兵役漸繁馬政益廢不復拘五年一給之例矣兵部尚書王瓊奏山西鎮巡等官都御史張檜等奏稱見在官軍萬五千餘名有見馬四千八百餘匹乞於寄養馬內量撥四五千匹今太僕寺寄養馬數少正德九年山西三關

有給銀買馬之例宜與動支三萬兩委官收買及
又稱馬隊步隊官軍難通融調撥臣等議得邊關
官軍殺賊人人有馬便於馳驟但欲令軍自養無
空地可牧官爲支給又無民艸可供所以往年召
商買艸生弊百端通軍賠補爲害滋甚山西三關
在大同之南有山險可據古人防邊多以步戰取
勝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麻列步戰以却虜去年
總兵官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始能固守營
壘合宜行節御史張檜多設步軍務使奇正相倚
戰守並用不必專恃馬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聖

聖

嘉靖六年太僕寺卿黃懋官奏太僕職掌馬政每
歲派徵備用本折付收場租余地馬價俱兵部題
請備例列寺至於調兌以應京邊之需放給以濟
各邊之用亦以部例施行議派多寡之數出入羸
縮之權太僕不得與焉以兵部奉有欽依故也
今馬調兌日繁而寄養見在無幾動支日費而庫
貯存積不多若不區畫將節則將來之兌支未已
防秋之豫備何措嘉靖四年奉旨每年常有二
萬匹之數不必多派以累小民此時新舊相兼頗
足調用緣先年兌過未廣又無入衛名色近於三

十年併徵之後御史徐紳題稱減免三分積爲災
傷御史郭民敬總督侍郎鄭曉題減徵改折每年
馬到寺有一萬三千餘匹是舊額既不足矣三十
三年兵部劄付兌過京營宣大等鎮馬一萬七千
九百六匹三十四年見兌宣大二鎮馬四千匹是
新費且不貲矣重以畿輔連荒人戶窮困寄養倒
失滋多實在有八千餘匹雖議請市買亦不過
二三千匹何補於乏夫量入爲出制用之經酌盈
濟虛哀益之義今以一年所出之馬較所入之數
殆將及倍舊者括陳而就竭新者躡短而日促豈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聖

聖

蹂天降地出哉近總督戎政鎮遠侯顧憲題缺聽
征馬兵部劄付計算京營見馬三萬七千九百八
匹今少報馬八千七百七十八匹欲查明然後補
給隨奉劄付量給與二千匹續該巡視京營給事
中等官題兵部議覆劄開京營奏討馬匹遵照舊
例扣算納過椿銀自三十四年爲始每十兩給與
馬一匹不許違例多討今前項在營之數尚多失
報之數未查據今又行奏討臣未知兵部將何議
覆也庫貯銀先年常有一二百萬臣簡嚴庫簿自
本年二月起至今年三月止陸續給發借支外見

略從有二十八萬餘兩夫邊臣請馬不足而益之以銀別部事務不干而各之以借寺庫有限之銀而應各項無窮之用雖有神輸之術常有時而竭也夫在太僕寺爲典守之司在兵部爲主持之地使主持者無以裕其源而節其流則典守者之分亦不過因人成事而已但令馬必不敷於秋銀必不勝于後臣等隱憂私計伏乞

皇上憐念馬政軍國之需制勝安邊之本特 勅兵

部從長議處再於附近山東等處量買補湊或于

延綏寧固入衛官軍查照上年所兌之數量發銀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明政 雷

一上赴今肅送領軍遊擊令其沿途隨便收買好

馬遇有倒死原來馬匹官軍查實補給及至臨期

不得延緩討擾事完回鎮不得縱索騎載宣大二

年今已兌四千不得臨秋復行奏演京營歲兌

要令分別騎步官軍查審領過年月覈實酌量補

給至於復備用歲派之額嚴京邊倒失之罪寬別

以年例之需通宜定計處分以紓急缺其庫貯銀

錫如支借樽節必不得已而後用之一切借支堅

爲止已借之數確爲取償節年京營州縣拖欠

之數實督戎政及都察院行巡按御史嚴行催繳

至於本寺呈奏虧損馬匹遞買錢糧官員到部即
審實據呈題 請照例究問以示懲創四十五年
御史顧廷對奏 國家種馬養於南非直隸山東
河南每年起俵大馬解京給附近州縣百姓領養
內以拱衛 京師畜神武之威外以兌給軍士資

邊防之用臣備歷所至地土荒蕪者多戶口逃亡

亦衆見在馬匹窮苦艱難疲憊萬狀既無裨於

國政而又無係於民生臣惟兵戎之大用在馬馬

之育養在民使民受困而馬尚存猶口有利於國

使馬政廢而民無恙猶口未害於民今馬政民生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明政 雷

俱困矣竊謂欲修馬政在盡牧養之宜百姓養馬

四時之中惟夏秋之月爲易而冬春之月爲難夏

秋天氣和緩水草放牧隨宜休息無凍害之苦比

至冬月春初草枯水涸風烈氣寒無牧養之便在

家鮮芻料之儲縱田畝有所入貼戶有所資而官

司查照未及目前之凍餒方殷雖坐視其馬之斃

而有不恤者亦其勢然也甚者人尚無食何以飼

馬人尚無居何以棲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冷之月

爲多一歲之中自十月以至二月於此數月而能

善其餵養保其臚息則一歲飼牧之功思過半矣

臣請倣古監牧之制而為國惜餵養之法州縣附城擇寬濶空隙水冲便益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為一莊每馬三匹為一廐自十月起至二月各養馬人戶通今在廐餵養鄂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匹臆息異於前嘉靖四十年御史吳守題奉 欽依寄養馬戶田地拋荒悉免養馬止留三萬戶今冊內除減免外尚見存四萬戶總計馬數實有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匹點驗之後續發馬三千餘匹求其堪以兌軍者僅僅七千匹餘俱老瘠瘦弱難作實數夫額數雖多實數則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賦役

少備用之馬尚不滿萬馬之瘦損固人戶之不用心亦地方疲困所致蓋民間地土所出有限况附近京邊之地尤稱瘠薄適年差賦煩重舊規養馬田地俱有免徵今一槩徵派以有限之地而徵無限之銀以一人之身而應各項之役以是而責馬之應壯難矣今惟減額以協衆力各處地土止有此數戶額多則力分而措辦難戶額少則力協而支特易與其存四萬之虛額而無一萬之實益孰若朋四萬戶之人力而止養二萬匹之馬為有濟乎臣 請寄養人戶以二萬五千為額每年養馬

以二萬為準多不過二三千多餘人戶亦照地遞融編入二萬五十戶內和計餵養各州縣養馬地土多寡不同有五六千畝養馬一匹有一項以至二三項亦有四五項七八項者蓋畝有大小地有肥磽固難一律各該州縣宜分別上中下三等以二萬五千額數照等酌派庶貧富不偏苦樂適均在上等者非有加多之累在中下者實受寬恤之益夫民力寬則 國政自舉虛浮省則實効自臻各處解來大馬每匹所費不下四五十金而寄養人戶一旦領養不啻用心旋即倒失乃通免究罪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賦役

止追價銀揆之情法已為寬恕即盡法追懲亦復何辭但臣巡歷州縣人民困苦呻吟多稱馬價追徵之累蓋地上荒瘠所出有限照地養馬每日零星措辦草料尚且不支一有不幸而馬匹倒臥傾一戶之產亦不能完有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良可傷也况每年有倒失每年有拖欠印本年所欠未有追完者而况此宿逋哉臣謂縱使民力尚堪隨即追完而剝肉補瘡亦非聖主所惠養元元之良策也况又必不能完嚴刑追併徒以速其逃亡耳近京之民所係於 畿輔之

元氣者何如而可令其若此乎臣奉

欽命督理北直隸山東河南馬政竊思遠俵大馬止常催解使見在種馬確有實數堪以調用所以塞曠驟而副明命者惟此而已迄今巡歷點驗已遍見各處馬率皆羸瘠厓賸有借貸以遮掩一時者有抱初生小駒充數者有稱人戶已逃而一人摔引數匹者有冊註空名而人馬俱無者臣見各處馬政之所以廢壞者本於人心之怠玩而民力之困弊也地土荒瘠人戶逃亡馬數大多有如保定之完縣唐縣真定之曲陽靈壽行唐兗州之沂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刑政

哭

費郊滕嶧或當孔道疲於奔命或沙鹹追陪或水患漂蕩有如河間之滄州鹽山保定之安州慶都順德之邢臺濟南之霑化海豐新城兗州之濟寧汶上又或地廣而衝瘠相仍或馬多而支持不給有如保定之清苑安肅蠡縣博野真定之定州平山大名之開州內黃滑縣永平之澤州濟南之武定皆臣所親覩而灼見者譬如病羸之人久肩重負使不少加減釋臣恐終無振起之望矣今之議

者咸曰

祖宗之制貽謀深遠未可輕議是則然矣臣以爲天

下之事與其兩累而俱敝不若兩利而俱存與其

循名以失實不若先實而後名向使民力困而國政存則本末輕重之間尙當有辨況民力困而政淪胥以亡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今即各處之馬言之名額非不具也而實益奚在使卒然不徵將何濟焉此其不必拘者一也民困未舒法制繁嚴是猶庸醫之用藥也不究其虛實而惟執其方劑伍攻而肆人之將莫知所終矣此其不必拘者二也計臣所歷州縣種馬八萬八千匹內止減九千八百餘匹減額既爲不多民力自爾優裕錄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刑政

哭

是嚴法制以整頓之而實用自臻矣此其不必拘者三也國家馬政初年無定額永樂始散之北直隸宣德始給之山東正統始分之河南迨其遠也或以衝煩而議蠲或以沙瘠而告罄如順天之昌平真定之阜平兗州之新泰萊蕪濟南之歷城河南之延津鈞州豈非通變宜民有不得不然者乎大抵無損於大體而有濟於實用斯爲善耳此其不必拘者四也自來國家政務與勢推移蓋勢之所在雖聖人不能違也即以馬政一事言之給有艸場本爲牧放今則侵占湮沒莫可稽查而

馬之華息失其地矣。履畝收租利歸公帑而馬之芻牧失其資矣。改募駒爲額派而徵并無寧歲矣。均糧地以養馬而起科無遺地矣。至如物力之消耗差役之煩重又不知幾倍于固初矣。然則馬政之壞謂非勢所必至而固勢利導不存乎其人也。取此其不必拘者五也是故謂種馬爲無益而欲盡去之者是因噎廢食者也。非所以語於經國之遠識謂舊額爲當存而欲盡泥之者是膠柱鼓瑟者也。非所以語於濟變之通才。臣所謂當先恤民力者。終如此夫。民力既恤則法制可行矣。廷對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驛政

辛

又言年終比較不問馬之臆息而惟計馬之倒失無惑乎牧政日廢而倒失之日多也。夫有專管則有專職近省管馬官正官既無暇及差委又匪專司今寶坻密雲順義原華之官漸漸復除或因地方缺官非爲馬政而復然委之管馬其勢必不容已不若仍坐職名使有專責又俵納之弊有四有解俵之弊有收俵之弊夫寄養備用之馬卽孳生起俵之馬也俵納之弊未清而徒責望於寄養之效胡可得也

太常寺少卿武金泰臣考 大明會典近邊有官

牧之制無容言矣。腹裏有民牧之制計丁養馬歲以所駒解京備用法非不善但募駒類多弱下解俵不堪通欠日積馬戶逃竄而民牧之法難行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令馬戶別買解用夫種馬之設專爲募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自今如備用已足二萬之數空令每馬折價銀三十兩類解太僕寺發各邊照時估買馬則一馬折價之數可買戰馬二匹不必加銀而馬數自倍於昔所養無用之種馬空盡行變價以備練兵之用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北直隸六府河南四府山東三府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驛政

壬

約有種馬一十二萬匹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兩矣。種馬既去則養馬艸料當收仍每馬一匹折艸料銀二兩則每年又得銀二十四萬兩矣。御史謝廷傑奏種馬本以孳生備用既而徵銀買俵則種馬似爲贅物而倒失賠償於民稍苦故往往奏乞議革但前此知府熊佑奏華而兵部執止之都御史翁大立奏華而兵部又執止之至嘉靖四十五年御史周弘祖極論不當奉革故兵部題奉欽依移咨都察院劄南北印馬御史又行禁止屢奏革而屢奏止以

祖制所在軍機所係未可輕也。

祖宗之法久而弊生但當清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年來因玩弛日久成效莫臻而乃欲併種馬盡廢萬一有警驟行調發無所措置將不追咎於議者之爲非耶吾人謂戎者國之急務使馬爲不急則兵亦遣而還農也可乎是時議者方以內帑缺乏遣使分道搜括天下通負因武金有賣種馬可得百二十萬之言遽請旨下武金原奏議之於是兵部復奏種馬軍國重務難盡革請變賣一半而養其半存者尚資民牧養馬費多折徵費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馬政

聖

省未免不均每馬每年折徵草料銀二兩其存留之馬戶爲正頭變賣之馬戶爲幫頭養馬則通融輸流折徵則通融攤派遂行之或又以爲省種馬於民甚利然問之民間有種馬得自便騎乘且隨時放牧一歲芻牧漸費而不自覺今馬去而艸銀之徵併時誅責尤非人情所樂也蓋賣種馬者武金之議也隆慶二年七月兵部以少卿董堯封言春秋二運實在馬止有七千餘匹尚多老弱不堪寄養馬止爲拱衛京師今防秋期近虜情叵測該鎮奏計無涯馬匹有數欲嚴邊鎮耗馬弊源及

議買馬臣以謂

祖宗舊制寄養馬二萬餘匹拱衛京師其後各邊有警調用名目借兌乃一時之權臣亦嘗酌量地方緩急遠近或與其半或給以直不敢徇情太濫前鎮去秋追虜大戰馬多損傷故調兌之數頗逾常額蓋前鎮係京師門戶厚蓄鎮印所以護京師也但寄養于小民俵解每怨其期消耗于邊鎮裁節未定其數積累無方奏討無厭以致歲派不敷歲用臣反覆思之事無常形數難懸定亦惟臨時視事勢之緩急以爲調兌之多寡而已使邊防無虞少兌而不爲吝或邊防告急多兌而不爲濫即今已屬秋防各鎮調兌頗有次第若又發銀買馬不惟重爲民累抑且無濟緩急至於欲嚴邊鎮耗馬之弊杜奏討之門宜令秋季應俵馬匹嚴限催督俵解專以拱護京師以後各鎮奏討酌議量給若寄養一時缺乏遇有緊急征調照例附近州縣種馬湊補移文各鎮各營馬愛惜餵養備遇缺乏督撫官即以格朋餘地銀買補不得仍前一槩奏計寄養少卿每年二次閱驗馬應監革如弊如派明年馬仍多派本色務足二萬之數足以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馬政

聖

議買馬臣以謂

聖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明政

畜

壯京師拱護之威備邊鎮緊急之兌矣堯封又
秦邊關馬每年終巡視今歲所覈之數即明歲所
補之數故各邊不得濫討而馬自餘頻年以來
廢弛日甚有一年僅報一次有終年全不相關即
官守職名不知爲誰而况欲以馬責之乎以故任
意濫討無憑稽查今年各處解馬一萬有奇發過
各邊一萬二千有奇是一歲之入不足供一歲之
用邊境有事軍情緊急需馬數多何以支之乞
勅邊鎮將領官將見馬不時申報聽臣遵照勅
年終逐一覈視如有違玩不遵者重加參究而邊
鎮地方如宣大各城堡及永平山海勢處孤懸道
里迢遠少卿所以久輟其行者意在於此今各邊
巡按巡關御史皆有兵馬之責若使就彼點視不
惟事體頗便抑於法令易行於馬頗有裨益二年
六僕寺少卿李際春鍾沂奏近奉恩詔凡係倒
失自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盡行蠲免謂倒失出
於追特從而宥之惠至渥也惟變賣馬從嘉靖
三十年以後成徵之蓋謂變賣者得價例該輸官
故不在蠲之數然臣謂錢糧凡小民拖欠盡行
蠲免馬價亦糧也况既行變賣必是老病不堪

得蠲免
實馬價
戶部亦實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二

明政

重

亦有准令變賣隨即倒灰者矣且嘉靖三十五年
經至一十四年其間絕灰亡甚多不過累及里
甲與降戶代納而已報連枝及控訴無門使有司
徒有追喚之擾傷撫字之心窮年催徵十不完一
乞照倒失事例齊養變賣馬價從嘉靖三十五年
起至四十三年止拖欠者通行蠲免自四十四年
以後嚴行輪納則百姓受惠矣
三年御史謝廷傑又言頃者變賣之馬歲議徵草
料銀使種馬盡賣民得盡免於勞費其徵草料所
甘心也既存留一半則變賣者仍爲幫貼力若稍
寬勞費尚同况民間養馬任其水草之自適民間
貼養隨其資物之自有求必實費銀錢今官徵而
實入之則追比之煩措置之艱起解之累別增一
樣科派別增一番剝削養馬之責未盡委而草料
之納反加多所省不償所出也且變賣種馬價
不過五六兩曩皆徵以十兩賠充亦云甚苦而復
益之以艸料又將何所措乎乞將加徵草料銀乘
今未派悉與蠲除然種馬之養
祖制所以裕軍機也種馬之實新議所以助國用
也國用既以幣紆軍機亦宜熟計臣願

陛下躬行節儉。裁省糜費。隆慶二年以後。種馬折色。寄養倒失馬價銀。存留太僕。不許借支。積之既久。或以備經略召買之用。或以復

祖宗立法之舊。兵部議若盡燭艸料。將來種馬之生意。既絕。馬價之積貯日虛。僅有他虞。何以措手。但以歲收未豐。如廷條言。量徵艸料銀一兩。至隆慶六年。仍徵二兩。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二

馬政

美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三目次

鈔法

洪武八年起至弘治二年則例

錢法

洪武初年起至萬曆初年則例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三

史官 陳仁錫 謹輯

鈔法

國初寶鈔通行民間與銅錢兼使立法甚嚴其後鈔賤不行而法尚存今具列于此其折祿折俸罪贖及各項則例輕重不等詳見各部

洪武八年令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鈔料其制方高一尺闊六寸許以青色爲質外爲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內上兩旁復爲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鈔貫狀十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鈔法

一

串則爲一貫其下曰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鈔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爲差其等凡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十之七一百分以下則止用銅錢十三年令在京在外各置行用庫凡軍民

倒鈔令軍分衛所民分坊廂輪日收換鄉民商旅則以戶帖路引爲驗其鈔務貫伯昏爛方許入庫易換量收工墨價直二十四年榜諭各處商稅衙門河泊所官吏每遇收辦課程不許勒索料鈔但有字貫可辨真偽者不問破爛油污水跡紙補即與收受解京若官吏巡攔刁蹬不收及因而以不堪辨驗真偽鈔解京者俱罪之二十五年設寶鈔行用庫於東市凡三庫庫給鈔三萬錠爲鈔本倒收舊鈔送內府二十六年定凡印造大明寶鈔與歷代銅錢相兼行使每鈔一貫准銅錢一千文其寶鈔提舉司每歲於三月內興工印造十月內住工其所造鈔錠本司具印信長單及關領勘合將實進鈔錠照數填寫送赴內府庫收貯以備賞賜支用其民間行使及稅課司局河泊所收受課鈔除挑描偽鈔外其餘不分油污水跡破爛務要收受如有阻壞照依戶部原給鈔法榜文內事例治罪其合用桑穰數目本部每歲預爲會計行移浙江山東河南北平及直隸淮安等府出產去處依例官給價鈔收買所在官司應付腳力差人起解赴京仍申達本部本部將來文立案割付寶鈔提

舉司交收及出給印信長單具手本赴內府關領勘合填寫付差來人於承天門照進赴提舉司交收取獲實收回部入卷備照二十七年罷寶鈔行用庫令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
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禁用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其兩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賞與首捕同若置造首飾器皿不在禁例五年奏准於京城設官庫一所凡官員軍民人等但有以金銀易鈔者不拘多寡聽於本庫收數各驗成色照時值倒換官鈔行使在外於府州縣倒換令各處稅糧課程賦罰俱准折收鈔米每石三十貫小麥豆每石二十五貫大麥每石一十五貫青稞蕎麥每石一十貫絲每斤四十貫綿每斤二十五貫大絹每疋五十貫小絹每疋三十貫小苧布每疋二十貫大苧布每疋二十五貫大綿布每疋三十貫小綿布每疋二十五貫金每兩四百貫銀每兩八十貫每斤一貫鹽每大引一百貫蘆柴每束三貫其本朝不盡之物俱照彼中時價折收七年設北京寶鈔提舉司八

年令內外稅課司局河泊所等衙門該收課程鈔不問一十文至五十文一百文至五百文皆照舊收其買賣行使亦不許沮滯二十年令河東山東福建長蘆四運司并廣東鹽課提舉司鹽課許軍民人等於京庫報納舊錢填給勘合赴各運司提舉司不拘資文支鹽

宣德元年令各處賦罰俱折收鈔不分新舊昏歇悉收不顧納鈔者聽納本色又令商賈以金銀交易及藏匿貨物高增價值者皆罰鈔四年令順天應天蘇松鎮江淮安常州揚州儀真浙江杭州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四

興湖州福建福州建寧湖廣武昌荊州江西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東廣州河南開封山東濟南濟寧德州臨清廣西桂林山西太原平陽蒲州四川成都重慶廬州其三十三府州縣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加五倍候鈔法通止又令榜諭兩京軍民官員人等菜園果園及塌房車房店舍停塌客商貨物者不分給賜自置凡菜地每畝月納舊鈔三百貫果樹每十株歲納鈔一百貫房舍每間月納鈔五百貫差御史同戶部官各一員按月催收送庫如有隱瞞不報及不納鈔者地畝樹株房舍沒官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五

犯人治罪其園地自種食用并發賣取利者不在納鈔之例又令民間行使鹽廩車裝載物貨者每輛納鈔二百貫牛車五十貫又令受雇裝載船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濟寧濟寧至臨清臨清至通州俱每百料納鈔一百貫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者每百料納鈔五百貫若止載柴草糧米及空舡回還者不在納鈔之例又令兩京及各處買賣之家門攤課鈔按月於都稅宣課司稅課司局交納酒醋課程於該縣交納給與錄帖執照每月一次點視查考如違期不納及隱瞞不報者依律治罪仍罰鈔一千貫祿稱鋪月納鈔三十貫車院店月納鈔二千貫又令油房磨房每座逐月連納門攤鈔五百貫堆賣水植燒造甌瓦逐月連納門攤鈔四百貫牛車受雇裝載貨物者納鈔五十貫小車十貫又令浙江江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都司并直隸衛所軍職官及各處鎮守內外官家下開墾田土每畝歲納舊鈔三十貫菜地每畝果樹每十株歲納舊鈔五十貫候鈔法通止六年令各處地畝菜園鈔皆減半每畝止納鈔一百五十貫八年令在京在外見收車船

等項。一應課錢除舊額與先次減免者不動但係新增之數皆以三分為率減一分九年奏准凡兩京各庫所收鈔不分軟爛破損油污水跡但有一貫二字可辨真偽者俱不揀退其各司府州稅課司局等衙門及沿河監收船料鈔官亦如之若有挑擔偽鈔無一貫二字及幾十文幾百文不成張片破碎之數年終本庫類奏燒毀在各布政司府州將者奏報差官燒毀令各處見收稅課及船車門攤地祿果木等項一應鈔除正額但為鈔法加增之數以十分為率減四分又令各處諸色課程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鈔法

六

舊折收金銀皆照例折鈔又令各處抄沒官房及沒官牛隻每年倒塌及倒死者所納房鈔及牛租即與除豁

正統三年令京城內外菜地果園稅鈔四年令場房及車輛鈔皆減半徵收其自己房屋與人寄筐櫃者免納鈔六年令兩京果樹菜園小車免納鈔場房每間月納鈔一百貫五百文驢廠車每兩四十一貫牛車每輛一十一貫七年定在京都稅宣課二司收鈔例每季段子鋪納鈔一百二十貫油磨糖機粉茶食木植剪裁繡作等鋪三十六貫餘

量貨物取息及工藝受雇者寡取之二年令驛廠車每輛納鈔二十貫牛車每輛納鈔八貫三年禁京城各處街市交易行使銅錢阻壞鈔法在外按察司并巡按御史一體禁約

景泰三年題准驢廠車每輛納鈔八貫牛車每輛納鈔四貫單牛車每輛納鈔二貫歇煤等項驢廠每頭各納鈔一貫四年奏准錢鈔聽民相兼行使五年令兩京戶部都察院委官各將地方自置塌房庫房店房菜園果林并大小鋪行但係發賣取利者通行取勘該收鈔貫不分軟爛徑納內府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鈔法

七

財庫交納堪中好鈔在收備用不堪之數照例年終會官燒毀

弘治二年令勢要之家賣鈔事覺依律論罪鈔沒官司府州縣官受囑聽從者以枉法論

錢法

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為一貫四十為一兩四文為一錢設官專管江西等行省各置貨泉局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設官鑄造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錢法

八

年復罷各布政司寶泉局

永樂九年令差官於浙江江西廣東福建四布政

司鑄永樂通寶錢

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并浙江等布政司鑄宣德

通寶錢

景泰四年令民間將銅錢折鈔阻壞鈔法者依律

究治

天順四年令民間除假錢錫錢外凡歷代并洪武

永樂宣德銅錢及折二當三依數准使不許挑揀

成化三年令內外課程俱錢鈔中半兼收如該納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錢法

九

法仍出榜禁約及令兩廠并巡城御史等官用心

緝訪如有揀錢并偽造之人拿送法司枷號滿日

究問十七年令京城內外軍民人等買賣交易止

許行使歷代及洪武永樂宣德舊錢每錢八文折

銀一分八十文折銀一錢不許將私造新錢攪和

阻壞錢法如違及販賣并私造之人枷號依律照

常發落有能告捕者官爲給賞鄰里人等知情不

首者事發連坐仍行南北直隸及河南山東等布

政司府行錢地方通爲禁約

弘治元年令京城九門都稅宣課司順天等八府

并山東河南二布政司戶口食鹽全收鈔貫淮安臨清揚州蘇州杭州九江等板開船料鈔關俱令鈔錢兼收送庫支用十八年令兩京內府司鑄等庫及南北直隸府州并十三布政司查盤洪武永樂宣德等錢并鑄完弘治通寶發與太常寺等衙門買辦等項支領及折與軍衛有司衙門官吏旗軍莊作俸糧并柴薪皂隸等項之數不許留難刁登致悞街市行使仍行內外問刑衙門及稅課司等衙門照例一半收歷代舊錢一半收洪武等錢如無洪武等錢者折收舊錢二文以示懲罰在內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錢法

十

緝事衙門并巡城御史兵馬司在外巡按官務要嚴加訪察有擅自阻當及私自鑄造并知情買使者照律例施行。

正德五年題准將新鑄鉛錫薄小低錢倒好皮棍等項名色盡革將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弘治通寶及歷代真正大樣舊錢相兼行使七年令職官折色俸給以十分爲率一分折錢九分關銀及在京九門稅課在外各鈔關并官府買辦估價里甲收受錢糧俱收舊錢與國朝銅錢相兼使用。

嘉靖三年令戶部出給榜文曉諭京城內外買賣

人等今後只用好錢每銀一錢七十文低銀每銀一錢一百四十文著緝事衙門及五城御史緝訪違犯之人發人煙去處枷號示衆四年令宣課分司收稅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查照應納課程收送內承運庫以備光祿寺等衙門買辦應用六年奏准鑄造嘉靖通寶一千八百八十三萬四百文南京寶源局鑄造二千二百六十六萬八百文每文重一錢三分又議准各鹽局官吏今後解到錢鈔准兼收洪武永樂等錢遇光祿寺買辦物料行令順天府各鋪行支給使用戶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三

錢法

十一

部仍通行兩京及各司府轉行所屬州縣衙門將一應起運戶口鹽糧并船料商稅門攤等項兼收洪武永樂宣德弘治銅錢進納民間交易一體遵行敢有把持行市不遵行使者問以違例罪名枷號示衆又令曉諭京城內外商賈及鋪行人等有收積新錢限一月內盡數赴府縣并各城兵馬司出首具呈戶部照銅價給與價銀免其私販之罪例後敢有隱藏不出首者事發比照私鑄銅錢爲從者例問罪枷號發遣其大小鋪行仍前盜買販賣一體究治收過新錢即與銷化貯庫聽候鑄

造大明通寶取用又令曉諭京城內外行戶人等
今後除私鑄新破鉛鐵等項首官易買不用外但
係國圖中樣舊錢每一百四十文准銀一錢與洪
武永樂等錢隨便行使又令工部查照永樂宣德
年間事例差官於直隸并河南閩廣鑄造嘉靖通
寶解京貯內府司鑰庫給軍官折俸并給光祿寺
買辦物料每錢七百文准銀一兩十九年題准量
發制錢數百萬文給大同鎮官軍折俸二十八年
議准軍民交易將洪武永樂宣德弘治嘉靖制錢
并歷代銅錢相兼行使敢有私鑄鉛錫假錢并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錢法

主

商解人販賣解納者照例問發三十二年議准洪
武通寶有當十當五當三當二之制見今堪用者
復有一錢七十文一錢一百四十文一錢二百一
十文三等任從民便相兼行使又題准錢法行使
悉依歷代年號隨錢高下咸得通行但有銷鎔舊
錢及今鑄錢造作銅像銅器等項者比盜鑄律科
斷四十三年以私鑄盛行錢法阻滯令內外各衙
門嚴加訪治寶源局匠役人等侵料減工致輕小
濫惡不堪行使者該部拏送法司從重問罪以後
該局鑄造暫行停止戶部每年將南京雲南及稅

課司解收好錢一千萬文送部轉送司鑰庫以備
賞賜之用

隆慶元年令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
使一錢以下者止許用錢國朝制錢及先代舊錢
每八文折銀一分不許任意低昂其崇文門稅錢
并太倉收貯南京解錢給與在京各衙門官吏爲
折俸之用以後按季銀錢兼支崇文門課錢除該
銀三兩以上者收銀其三兩以下者及九門各城
房號行戶俱令收錢行使四年令以新鑄隆慶通
寶送戶部發太倉庫量放京官折俸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一

錢法

主

萬曆四年題准行雲南布政司督令所屬開局鑄
錢遵照新制萬曆通寶與國朝制錢相兼行使以
佐海肥之用又題准通行天下開鑄制錢與本地
方舊錢相兼行使著各撫按官設法經理務在便
民毋致勞擾五年令崇文門收稅除二兩以下者
盡數收錢二兩以上者亦銀錢中半上納京城各
門稅課五城兵馬司房號等項盡數收錢其文武
官員支俸照例銀錢開給外餘各項商人應領料
價量擬銀八分錢二分并行支給六年覆准將嘉
靖隆慶萬曆制錢遵照前奉

欽。每金背八文。准銀一分。火漆鑄邊各十文。准銀一分。洪武等項與前代舊錢各十二文。准銀一分。相兼行使。又今崇文門稅銀自三兩以下。盡數收錢。三兩以上。銀錢中半兼收。八年題准雲南地方既不用錢。不必鑄造。其在庫錢著貴州差人於該省撤取。以充兵餉。十年招各處開局鑄錢地方暫行停止。如錢法疏通。願仍前鼓鑄者聽從其便。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三

錢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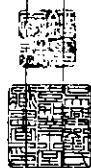
上

高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四目次

理財

浙江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江西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湖廣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福建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山東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山西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河南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陝西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四川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廣東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廣西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雲南原額	加派新餉
貴州原額	加派新餉
順天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永平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保定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河間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真定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目次

一

順德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廣平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大名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應天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安慶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徽州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寧國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池州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太平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廣德州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蘇州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松江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常州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鎮江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廬州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鳳陽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淮安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揚州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徐州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滁州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目次

二

和州府太倉銀庫 加派新餉

目錄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目次

三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四

史官 陳仁錫 重訂

理財

浙江太倉銀庫

米折銀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八厘八毫

馬草折銀一萬八千兩

黃白蠟折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二兩二錢

黃蠟本色扣價題准濟邊銀一百兩

綿絹折銀七百四兩九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一 各省銀庫

鹽鈔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兩八錢七分六厘七毫

協濟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富戶銀一千四十四兩

曆日銀一兩七錢

吏承班銀一百八十兩

京書吏廩給銀一百五十八兩九錢三厘五毫零

每年額解贓罰銀五千八百五兩

蠟茶扣價銀三百八十八兩三錢一分一厘

貴賤或有拾官成體有解庫似難實作頑彰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六萬一千二百三兩

一錢七分

漕糧米六十三萬石

光祿寺廚料果品折銀二千九百八兩八錢
承運庫金花銀共一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五兩
九錢一分零

黃白生絹共九萬七千三百六十五疋零

甲字庫硃鉛等料共一萬一千八百斤零

丙字庫絲綿共三十一萬四千六十四兩

丁字庫油漆等料共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九斤零

水牛角三百一十四副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二 各省糧庫

供用庫黃蠟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七斤

芽葉茶共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二斤十一兩

加派新餉

地畝銀四十二萬二百七十二兩八錢四分二厘

三毫二絲

衛所屯田銀二千一百一十七兩一分四厘九絲

優免丁糧銀八萬兩

平糶倉穀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兩

房產稅契四萬兩

典鋪酌分二萬五千兩

以上一切在
總支庫內
有深淺和
煩并詳此

督撫軍餉四萬二千兩

巡按公費三千兩

鹽院六千兩

抽扣工食五萬五千六百四十兩

馬夫祿候五千九百二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送餉銀六十九萬三千二百

兩八錢五分六厘四毫一絲

前件查得國家財賦半出東南亦謂錢糧之屬額

內者能盡完也今浙中物力雖頗蕭索而錢糧完

不及額遂似吳下至千加派之請免臣垣曾為徐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三 各省糧庫

駁不知近日光景何若向所稱金塘海田彼中士

民願開者多聞

祖宗朝恐其一變桑田為倭垂涎遂立石嚴禁此外

利孔遂別無可言

江西太倉銀庫

舊例派剩米銀四萬三千六百七十七兩三錢

農桑銀九百七十六兩二錢七分

絲綿絹銀二千二百四十七兩二錢

芊布銀四百四十五兩二錢

支動

絹價昂則太
倉外派運庫

課鈔銀一一四百八十兩八錢進關外加課鈔銀

六十三兩三錢

協濟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富戶銀九百六十九兩

黃蠟銀五百六十九兩

折色白蠟銀八千七百六兩八錢

巡撫贓罰銀四千兩

巡按贓罰銀四千兩

南贛巡撫贓罰二百兩

事例無額係山西司送納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四 各省銀庫

以上二年共該解太倉銀六萬七千二十九兩

七分二厘七毫

漕糧本色米二十七萬石

光祿寺果品銀三千八十八兩二錢

承運庫金花銀二十五萬七千四百八十三兩二

錢二分七厘七毫

外承運庫絲綿農桑絹共六千九百七疋一丈五

尺

甲字庫本色苧布四萬七千七百四十四疋

本色銀林等料共一萬七千二百二十斤六兩

六錢

丁字庫本色生漆等料共三萬七百三十一斤十

四兩

供用庫本色黃白蠟共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八斤

芽葉茶共九千一百斤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三十六萬一千三十六兩一錢四分三厘

九毫九絲

衛所屯田銀六千八百八十五兩七錢七分九厘

優免丁糧六萬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五 各省銀庫

平糶倉穀九千七百三十八兩

房產稅契二萬七千六百兩

典舖酌分一萬五千兩

督撫軍餉六千兩

南贛巡撫三千三百三十四兩

巡按公費二千兩

抽扣工食五萬一千二百七十七兩

馬夫祇候七千六百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遼餉銀五十五萬四百七十

兩九錢二分二厘九毫九絲

前件查得江右土田狹薄，居民北上游歲之輩，與吳楚相為消長，故額設錢糧不貲，乃上年悉罰郡守江右逃居其半。

湖廣太倉銀庫

漕折銀二萬六千四百一十四兩二錢九分

添剩米折銀二萬四千兩

協濟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富戶銀三百九十八兩

商稅銀一千五百兩

湖課乾魚銀二千八百一十七兩九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聖財 七 各自銀庫

黃蠟折色銀四百一十七兩八錢

白蠟折銀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七兩六錢

巡撫贓罰銀五千兩

巡按贓罰銀七千兩

司道贓罰銀一千一百八十兩

鄖陽巡撫贓罰銀八百兩

京書空廩銀一百五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八萬一千七百三十

三兩九分

漕糧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

光祿寺果品銀六千一百四十四兩九錢

承運庫金花銀一萬八千兩

黃生絹二萬二千八百九十三疋二丈二尺五寸

甲字庫銀珠等料共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三斤二兩六錢

丁字庫生漆等料共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六斤

供用庫黃蠟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一斤

芽茶葉共一萬二千二百斤

南京庫白布花絨准米十萬五千石

各衙倉米二十六萬石即南糧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聖財 七 各自銀庫

協濟安慶府倉米四萬石

協濟廬州府倉米五石

廣西布政司庫折銀米三萬石每石折銀三錢五分

分

貴州布政司庫折銀米十萬二千四百石每石折

銀三錢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七十四萬二千四百七十六兩一錢六分

三厘五毫

天啓二年免長沙縣庄銀共九萬兩餘改入黔餉

訖

衛所屯田銀三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兩三分六厘

優免丁糧七萬兩

平糴倉穀九千兩

房產稅契四萬四千六百兩

典鋪兩分二萬兩

督撫軍餉一萬五千兩

鄖陽巡撫六百兩

巡按公費三千兩

抽扣工食四萬六千四百五十二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聖訓

八 各省銀兩

馬夫祿候八千七百六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銀九十萬一千四百七

十五兩二錢一厘五毫

前件查得三楚地力人工所出未嘗加於他省止因幅輿廣遠照畝加派遂甲海內然使其多而均亦自易辦即不易辦亦自無釁而浮糧等項偏重之極寔爲民害近以援蜀援黔不惟不能久抑且不能緩楚之三戶公族如在水火三湘七澤之間慄慄易動又有土司桀傲臨隆于旁如宿火待風故加派束濕而楚爲甚當事諸臣于烈火魚焙之

內曲講清涼之法當別有真心國手而後可至于錢糧參差不清雖因援蜀援黔頭緒多端聞彼中吏書大猾原有因而侵欺于內者

福建太倉銀庫

屯折銀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九兩八錢八分

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蠟茶扣價銀一千一百三十九兩六錢二厘八毫

黃蠟折色銀三百二十九兩二錢

巡撫贓罰銀二千兩

巡按贓罰銀四千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聖訓

九 各省銀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二萬九千六百二十

六兩一錢八分二厘八毫

光祿寺厨料銀五千九百一十三兩一錢

內承運庫金花銀七萬八千五百兩

甲字庫銀珠一千七百四十七斤

黑鉛一千一百九十五斤

紫草四百二十斤

五倍子五百三十二斤八兩

二珠五百二十四斤五兩三錢三分三厘三毫

烏梅四千一百六十二斤

丁字庫桐油五千一百六十斤

黃熟銅一千三十七斤以四

黃蠟一千一百五十二斤

錫一千五百九十斤一十二兩

生漆一萬一百六十六斤一十四兩

水牛角三百一十三副

供用庫黃蠟一萬二千五百五十四斤

白蠟一萬六百五十斤

芽茶五千一百斤

葉茶四千斤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鹽財

十 各省鹽庫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一十二萬八百二兩五錢六分

衛所屯田銀一萬二千一百一兩七錢四分

優免丁糧二萬兩

平糶倉穀六千八百九十四兩

房產稅契三萬兩

典鋪酌分二萬兩

督撫軍餉三萬三千兩

巡按公費銀四千兩

抽加工食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兩

馬夫祇候四千四百八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遠餉二十九萬四千九百兩三

錢

前件查得閩中封壤自促無論正項也即加派

餉僅十二萬兩不及秦晉之半且僻處海隅徵

不及乃紅夷之患忽起財用則有所以召之者且

浸沒有通倭之漸新餉所加較省直爲輕自地畝

而外雜項等銀無再欠之理也

山東太倉銀庫

絲綿農桑折捐銀三萬七十九百七一兩六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鹽財

十 各省鹽庫

零

稅糧草折銀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零

增減

黃蠟折銀一千三百七十二兩七錢七分零

真定府小麥扣價銀七百五兩

戶口鹽鈔銀約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一兩三錢零

每年增減

神樂觀麥米銀一千一百七十七兩六錢二分零

供用庫豆草銀一千六百六十兩五錢零

酒醋麪局麥豆銀四千一百二十五兩

司苑局草豆銀一千六十兩

薊州鎮布花銀四萬七千一百五十六兩九錢九分零

密雲鎮米豆銀六萬一千五百五十六兩六錢三分零

永平鎮麥米銀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兩

昌平鎮米豆草束銀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兩一錢九分零

易州鎮麥米黑豆布花銀一十一萬一千五百五

十兩二錢四分零

漕折銀五萬二千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聖訓

主 各省銀庫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四十八萬九千八百

一十二兩二錢四分

漕糧三十七萬五千六百石內正兌二十八萬石

收兌九萬五千六百石

邊餉

宜府鎮銀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兩四錢九厘

遼東鎮銀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兩五錢二厘

題留登萊兵餉之用

天津倉銀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兩八錢一分五厘八

毫

真定府銀三千五百五兩

通濟庫銀二千四百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邊餉銀四十三萬五千八百

六十九兩七錢二分六厘八毫

京糧庫銀約一十一萬四千六百九十六兩

光祿寺雜糧廚料銀四萬四千三百三兩六錢五

分

甲字庫紅花三萬斤

綿布二萬疋

鉛礬等料九萬六千五百五十斤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聖訓

主 各省銀庫

丙字庫綿花絨一十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四斤零

丁字庫銅錫等料七千九百一十四斤

供用庫芝蔴三千四百八十一石七斗二升

黃蠟二萬二千四百八十三斤

加派新餉

原額地畝銀五十五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九分

七厘一毫二絲

四十八年因登萊海運免派一厘銀共九千八

百六十二兩二分九厘二毫五絲八忽

天啓元年又登萊全免青州免二厘銀共九萬

七千一百九十兩八錢一分二厘二毫八絲

以上二項今因山東海運已停舊徵解

天啟三年又因鄒滕鄒嶧遭亂免二

八千六百八十七兩二錢五分五厘六毫五絲

四忽自天啓四年爲始俱照原派額數徵解

衛所屯田六千四百二十七兩八錢七分六厘

優免丁糧二萬兩

平糶倉穀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七兩

房產稅契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兩

典舖酌分一萬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河道總督二萬一千兩

巡按公費三千兩

抽扣工食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兩

馬夫祇候六千四百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邊餉銀六十八萬九百九十

六兩九錢七分三厘一毫二絲

前件查得山左倚神京南通江浙古稱根本

重地自先年酷旱父子相食妖人之起徐鴻儒徐

城略地近鄒泗之間遺產相爭不決而民又幾變

乃正項既不能缺而登萊加派僅免兩年妖亂後

寬租之詔僅及鄒滕而他不得與蓋時事需餉

不得不是有司羨銀餘風未殄而買米津門

大爲巨費至于錢糧所在惟節明則弊少惟直截

則弊少而山東壓徵頭緒參差前後弊因尤爲弊

藪

山西太倉銀庫

邊餉

折絹銀六百七十七兩六錢

宣府鎮夏稅秋糧馬草腳價銀共九萬八千四百

三十六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大同鎮本色米麥五千二百二十石九斗

豆二千五十三石六斗

折色夏稅秋糧馬草腳價銀六十一萬四千一百

九十一兩二錢五分

山西鎮本色糧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三石五斗九

升二合內除保德州糧五十二石一斗八升五合

因黃河水衝奉文免徵

折色夏稅秋糧馬草腳價銀三十六萬四千二百

五十七兩六錢四分八厘零

以上每年共該解邊餉本色米麥豆三萬一千

七百八十五石九斗七合	共該邊餉折色銀一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二兩四錢四分八厘	光祿寺果品銀共一千七千三百三兩二錢五分	承運庫農桑絲絹三千八百三疋	甲字庫光粉一千九百八十斤	黑鉛一千八百九十五斤一十四兩	綠礬八千七百三十九斤八兩	茜草一百一十六斤十兩六分六厘六毫	五倍子五百三十一斤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夫 各省銀庫	水膠三萬二千斤	黃丹一萬七百五十三斤八兩	明礬四千九百四十八斤十二兩	丁字庫黃熟銅一千三百三十六斤八兩	紅熟銅一千四百二斤四兩	錫一千三百五十六斤	黃蠟一千四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	生銅七百四十斤	黃牛皮八十五斤	大同王府本色梗米方 二石
------------	---------------------------	---------------------	---------------	--------------	----------------	--------------	------------------	-----------	----------------------	---------	--------------	---------------	------------------	-------------	-----------	----------------	---------	---------	--------------

此編切中
肯綮

祿糧銀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三兩二錢三分九厘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三十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九兩六錢一分	四厘五毫三絲	勸所屯田銀七千三百二十一兩七錢六分三厘	二毫五絲五忽	俟免丁糧一萬兩	平糶倉穀八千六百二十五兩	房產稅契一萬兩	典舖酌分五千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七 各省銀庫	巡按公費銀二千兩	河東鹽院二千兩	抽扣工食銀二萬九千六十六兩	馬夫祇候六千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邊餉銀三十九萬八千五百九十八兩三錢七分七厘七毫八絲五忽	前件查得山右地瘠民貧大異中原而王糧邊餉民間敲札幾乎剝肉醫瘡乃加派一項至三十九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兩直隸閩廣三二倍而垣曲等處復派之不均民之忌其安樂而有連心也
---------------------	------	---------------------	--------	---------------------	--------	---------	--------------	---------	---------	----------------------	----------	---------	---------------	---------	------------------------------------	---

久矣年來四方騷動所在卷帛獨三晉猶安太行汾水之舊遂謂晉鄙無事孰知民生日蹙微風可以隕蓬近日盜賊蠢蠢思動有猗朕結駭從黃河順流而下者有奸民團聚流毒于蒲板土黨間者彼錢益正項卽不可缺而用一緩二彌盜以安民者不容不亟亟也

河南太倉銀庫

永新漕糧米七萬石共折銀五萬二千兩

稅糧草鈔等銀共九萬一十七兩三錢九分每千增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大各嶺銀庫

荊州鎮銀四千九百一十四兩二錢六分

密雲鎮銀六萬三千八百五十兩

永平鎮銀一萬四千四百兩

昌平鎮銀五萬六千八百三十四兩四錢

易州鎮銀一十三萬七千七百七十六兩

折色黃蠟銀一千三百七十二兩七錢六分二厘

五毫

撫院贍銀四千兩

按院贍銀四千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四十二萬二千一百

六十四兩八錢一分二厘五毫
漕糧本色米三十一萬

邊餉

宜府鎮銀一十七萬二千四百九十二兩七錢
天津倉布花銀三千四百八兩七錢八分

京糧庫料草銀九萬二千三百五十一兩六錢六

分六厘六毫每年會派不一

光祿寺雜糧厨料銀五萬一十三兩

國子監策荳銀二百七十兩

甲字庫綿布六萬二千六百三十七疋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九各嶺銀庫

光粉等料共八萬二千七十五斤二兩

丙字庫綿花絨一十三萬斤本折各半

丁字庫黃熟銅等料共八十一百七十六斤張一

十二兩

供用庫本色黃蠟二萬二千四百八十三斤

本色芝蔴三千七百九十八石二千四升

通濟庫布花銀六千五百一十兩

加派新餉

地畝銀六千六萬七千四百二十一兩五錢六分
七厘九毫一絲

之河故道
時所流徙
知此兩處
皆屬原也
自山界在
之河故道

衛所屯田銀二萬六千六百八十七兩一錢五分
二厘八毫

優免丁糧四萬兩

平糶倉穀二萬二百六十五兩

房產稅契一萬兩

典納酌分二萬兩

巡按公費四千兩

抽和工食銀七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

馬夫祗候六千六百五十六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遼餉銀八十六萬七千五百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手 各倉銀庫

七十三兩三錢二分七毫一絲

前件查得中州王糧一項歲凡百餘萬兩而京邊
新舊諸款復一百六十餘萬兩他省錢糧若此者
絕少然且年完一年未已也每有急呼即急應之

國家年來需餉迫于星火惟中州能濟燃眉獨是地
為中夏關閘四方輻輳疲通繁苦磁州募兵搜括
郡邑如洗猝有警發毫無可恃且上蔡息縣等處
加派偏苦至今未知勾否

陝西太倉銀庫

原額糧銀九十七萬七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

內除減等參罰糧銀一十五萬二千九百五十七

石兩九錢零實該糧銀八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

四兩二錢七分零俱留充延寧甘肅軍餉

西安府原額糧銀四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兩八錢

七分零內除減等參罰邠州同官二州縣銀二萬

六百八十三兩六錢九分外實該糧銀四十七萬

一千一百二十一兩一錢八分

延安府原額糧銀二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九石

兩十錢二分內除減等參罰雜川宜君二縣糧銀

三萬六千六百三十七石兩二錢二分零實該糧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主 太倉銀庫

銀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二石兩五錢零

平涼府原額糧銀七萬二千一百六十五石兩八

錢五分內除減等參罰靜寧平涼鎮原等四州縣

銀四萬四千四百六十兩三錢二分實該糧銀二

萬七千七百五十五石兩五錢三分

慶陽府原額糧銀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七石兩八

錢八分內除減等參罰寧州安化二州縣糧銀三

萬五千四百一十五石兩二錢五分實該銀九千

八百一十二兩六錢二分

鳳翔府原額糧銀一十萬六千七百二十三兩四

錢九厘

漢中府原額糧銀一萬四千七百三兩七錢五分

臨洮府原額糧銀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九石兩四

錢三分

華昌府原額糧銀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九石兩一

錢內除減泰哥隴西通渭二縣糧銀一萬五千七

百六十一兩四錢四分實該糧銀六萬五百三十

七石兩六錢七分

興安州原額糧銀四千三百六十九兩五錢

加派新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理財

主 太倉銀庫

地畝銀二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一兩四錢六分

五厘五毫

天啓二年因南鄭建府第免三百七十六兩二錢

三分六厘九毫三絲三微

三年因地震免九千二百九兩六錢二分二厘六

毫八絲七忽八微八纖六沙止免一半

衛所屯田銀三千五百九十四兩四錢二分二厘

五毫一絲八忽四微

優免丁糧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一兩

平糶倉穀八千六百七十五兩

房產稅契一萬兩

典舖酌分一萬兩

巡按公費銀三千兩

巡茶二千兩

甘肅巡按一千兩

抽扣工食銀四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兩

馬夫祇候八千三百六十兩

以上每年共解遼餉銀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五

十六兩四錢八分八厘一絲八忽四微

前件查得秦晉葛疆相連地之瘠薄民之貧苦不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理財

主 太倉銀庫

甚相遠而最不可支者秦則延慶臨鞏晉則太原

大同當加派之始委宜寬減以秣此一方民而當

事者不察以穴居野處黎藿不飽鶉衣百結之民

與名邦大都並辦公家之役已是不情乃其拖欠

反在各邦大都焉殊不可解昨秦中諸臣爲臨鞏

求免加派者不啻繪鄭俠之圖矣臣等與該部未

敢開端益心恤之而爲勢所沮不得不然此後東

西二難或當小定當事諸臣或別有調停如鑄錢

商稅之說行秦之延慶臨鞏晉之大原大同當首

下尺一之 詔廢極貧極苦之民可少蘇息矣

四川太倉銀庫

協濟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富戶銀六十四兩

和制茶價銀五百五十五兩

制并扣頂銀二百八十兩五錢九分二厘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一千二百五十七兩

九分二厘

邊餉

松潘歲額銀一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八兩

建昌歲額銀九萬五千九百七兩有奇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肅 人老銀庫

威茂歲額銀一十五萬四千五百一十四兩有奇

安綿邊義馬鎮黎鎮共歲額銀九萬九千九百九

十三兩

先祿寺厨料果品銀一千六百六十九兩六錢

甲字庫本色銀硃等料七千五百二十一斤零

丁字庫本色銅油等料二萬三千四百九十九斤

零

供用庫本色黃白蠟茅葉茶五萬六千七百九十

斤

尚膳監川椒一千一百四兩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一十二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兩九錢五厘

俱留用

衛所屯田銀二萬三千五百四十七兩一錢六分

優免丁糧五千兩

平糶倉穀九千五百十六兩四錢九分

房產稅契一萬兩

典舖酌分一萬兩

巡按公費三千兩

抽扣工食二萬五千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王 太倉銀庫

馬夫祇候八千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邊餉銀二十一萬四千九百

四十二兩五錢五分五厘

前件查得調兵之可慮無地不然不意蜀先受之

奢酋之禍焚劫殺戮錦江爲轄幸諸臣解成都之

圍復重慶之舊至于錢糧一節自先年發帑湖廣

協濟而外惟在民間搜索聞正項錢糧有徵至天

啓七八年外者而兵興猶自未已諸臣惟當內固

根本外嚴守禦以俟相時而動不必拘牽文法顧

瞻議論舍民生不顧而專事撻伐也

廣東太倉銀庫

銀稅銀約七千兩無定額

協濟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折色黃白蠟銀二千九百五十八兩八錢

巡按贓罰銀七百兩

巡按贓罰銀五千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一萬六千一十六兩

三錢

光祿寺厨料果品銀三千五百一十八兩五錢

供用庫黃白蠟二萬四千零三斤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圭 大倉銀庫

芽葉茶共八千五百斤

承運庫金花銀十萬兩 係米四十萬石所折

甲字庫本色銀硃黑鉛等料共九千七百五十六

斤

丁字庫本色銅鉛生漆等料共二萬四千一百四

十八斤四兩

實徵糧米一百二萬六千三百五十一石二斗八

合六勺六抄二圭五粟三粒七顆四糲六批九糧

內

存留米五十七萬六千三百五十一石二斗八合

六勺六抄二圭五粟三粒七顆四糲六批九糧本處備用

起運米四十五萬石除折解金花米四十萬石外

實運廣西梧州府廣備倉米五萬石

加派新餉

地畝銀二十三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六錢二分

二厘九毫

衛所屯田銀一萬二千一十兩三錢六分

優免丁糧一萬一百六十七兩

平糶倉穀三千九百七十五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圭 太倉銀庫

田產稅契二萬兩

典鋪酌分一萬兩

督撫軍餉四萬一千兩

巡按公費三千兩

抽加工食六萬六百一十七兩

馬夫祇候五千九百六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遼餉銀三十九萬七十九百

七兩九錢八分二厘九毫

前件查得粵東錢糧向不聞有拖欠近日督臣何

士晉爲政更能搜括無碍捐剝公費等項助加派

一年至鹽課一節因淮商之告量議加增迄今宣
爭若聚訟然堅不肯任臣等思總之江右三府地
耳以淮商之願增十數萬者而廣商三四萬亦不
任似屬不情夫奪諸彼以與此淮商之望斷誠可
恨矣然加課以利 國家非利淮商目前卽不能
增此議不可不存也

廣西太倉銀庫

魚課酒稅銀每一約二百三十三兩零

撫院贖罰銀每一六百兩

按院贖罰銀每一千八百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天太倉銀庫

以上每年額解太倉銀二千六百三十三兩

內承運庫苓苓香一千斤天啓四年二月奉

旨免辦

夏稅米一千二百八十石二斗二升七合一勺七

撮二生八粟一抄

苧麻三十斤一十四兩三錢六分八厘

秋糧米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一石五斗二升六合

又增米五萬五千六百八十六石五斗三升五合

五勺三抄一撮四圭一粟二粒三顆

粗鈔八千四錠二百六十四貫四百四十一文

桑絲四百七十斤四兩八分七厘二毫折米一百
三十四石二斗七升二合一勺七抄七撮

紅花二錢五分

以上俱存留本省充作 王府祿糈并兵餉之

用

加派新餉

地畝銀八萬四千六百一十八兩六錢七分三厘

二毫

天啓元年因柳慶等四府災疫免二萬三千七百

一兩三錢二分三厘三毫五絲七微後改入黔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天太倉銀庫

訖

衛所屯田銀四千四百四兩三錢四分八厘

優免丁糧四千兩

平糶倉穀二千四百六十三兩

房產稅契五千兩

典舖酌分三千兩

巡按公費一千兩

抽扣工食五萬兩

馬夫祇候四千九百六十兩

以上七項三年十二月內具 題協助黔餉

以上每年共解還餉銀一十五萬九千四百四十六兩二分一厘二毫

前件查得搜括錢糧議者章滿公車各省督撫寂無報者惟先年蘇松撫臣王象恒江西學臣張京元河南知府張伯鯨各搜銀二萬兩此外屬一有不遇數千兩耳不意粵西編小當固圍掠陸手肘俱掣之時撫臣何士晉能搜括銀一十八萬餘兩抵地畝加派三年也據其搜括諸款皆省直之所同而各省直則無肯任者

雲南原額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三 大倉銀庫

鹽課銀三萬五千五百兩

事例銀三千兩

稅契銀二千八百兩

商稅銀四千八百兩

兩院司道贖罰銀七千二百兩前項錢糧俱存留

本省備用

原額貢金五千兩泰昌元年十一月內雲南巡撫沈徵炳題免二千兩天啓二年四月內大學士葉等題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徵之無益奉旨貢金准暫停候川貴兵事底定照舊貢用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兩二錢二分九厘

二毫天啓二年分留用後改照餉訖

衛所屯田銀三萬二千一百兩

優免丁糧五千兩

平糶倉穀三千八百一十七兩

房產稅契五千兩

抽扣工食一萬一十七兩

典舖酌分三千兩

巡按公費銀一千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三 大倉銀庫

抽扣工食銀一萬一十七兩

馬夫祇候五千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還餉銀九萬一千一百四十五兩二錢二分九厘二毫

前件查得滇中處在天末所有錢糧咸爲本地留

用惟貢金一項歲供上方自黔蜀兵革滇中

土司亦望風思起彼中諸臣不得不秣馬厲兵以

備緩急而苦於無餉每一疏奏呼籲迫切不可勝

言近貢金雖停沐府庄田拱手而授胥梁之子

又爲失着夫以佃爲兵以租爲餉有如說鬼談玄

而尾大不掉地方徒多一隱憂

貴州

承運庫硃砂一十六斤八兩

甲字庫水銀二百二十九斤

供用庫黃蠟一千二百五十三斤十二兩

芽茶二十九斤九錢四分

實徵麥菽原額二百五十五石四斗五升五合新

增麥菽一十三石四斗二升一合六勺共麥菽二

百六十八石八斗七升六合六勺

原額洞蠻麻布二百五十九條一丈五尺每條長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圭

太倉監庫

二丈潤一尺以上俱存留本處備用

實徵秋糧米四萬三千三百八十四石一抄六勺

抄七撮八圭三粒科糧六千九百八十八石二

斗八升八合一勺四抄七撮六圭二粒俱存留本

處備用

前件查得黔中僻處向無錢糧解京自安首爲難

反剗中國之有以餉黔總此四海之有既晝夜輦

輪以濟遠復晝夜輦輪以濟黔大小管管皆必敝

之道先日謂與其零奏零費無當于用不如總費

五十萬兩可以淨掃結局計臣已議允矣不意大

方之敗又復彌足以辦賊倘從此旦暮奏凱使中
外人材物力盡改而用之遼太平或可致也

順天府太倉銀庫

夏稅秋糧馬草等銀除改解邊倉黑豆及徑解薊

薊鎮銀外實解太倉銀五千八百七十四兩八分

四厘零此項每歲會派增派流動不一

戶口鹽鈔銀一千七百三十一兩四錢二分五厘

屯牧備邊備荒充餉等銀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一

兩五厘零此項或有開墾拋荒撥給勦威等項流動不一

協濟旅順兵餉銀九百三十三兩八錢六分一厘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圭

太倉監庫

零

協濟昌平州銀一十三兩五錢

巡按贓罰銀五千兩

巡關贓罰銀二百四十兩

屯田贓罰銀五百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二萬八千三百五十

九兩八錢七分五厘

邊餉凡屬邊餉者無論本折色俱各地方徑解邊餉

通州三河寶坻密雲平谷五州縣就近解密雲鎮

稅糧馬草改徵黑豆共三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

四斗二升二合八勺六抄三撮八圭

蘄州玉田豐潤遵化四州縣就近解蘄州銀一萬

二千一百六十九兩八錢八分五厘二毫五絲一

忽五微

蘄州鎮銀三千三百三十九兩

密雲鎮銀五千三百六十二兩四錢七分

永平鎮銀一萬八千六十三兩二錢八分

昌平鎮銀二千八百七十二兩二分

宣府鎮銀二千四百二兩一錢一分

巡撫贓罰徑解密雲鎮銀五百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太倉銀庫

以上除解密雲鎮黑豆外共該解各邊鎮餉四

萬四千七百五兩七錢六分五厘二毫五絲一

忽五微

光祿寺稅糧果品等銀三千五百六兩一錢二分

進宮子粒銀二萬五千六百四兩一錢一分八厘

三王養膳并勅戚養膳子粒銀五萬四百七十三

兩六錢六分四厘五毫六絲九忽

京糧銀庫

夏稅秋糧馬草等銀除改解邊倉黑豆及徑解蘄

鎮外實解京庫銀九千八百一十三兩六錢六分

三厘四毫 此項解邊倉添增銀兩

馬房子粒銀三萬一千九百八十二兩三錢九分

一厘零

京糧廳粟穀折銀五十五兩

丙子庫本色棉花絨九千三百四十九斤一十二

供用庫

本色芝麻八百一十四石七斗一升九合

蒲杖三千五百斤

寶鈔局香油四十五斤一十五兩

加派新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太倉銀庫

北直八府共地畝銀四千三萬一千五百一十九

兩二錢四分四厘四毫天啓元年免永順二府銀

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兩九錢七分一厘二毫減

免保定一府二厘銀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九兩一

錢一厘六毫

天啓二年又奉

聖諭通免六府銀三十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四兩四

錢三分五厘七毫

見在止徵延慶保安二州銀一千二百二十七兩

七錢三錢三分五厘九毫

衛所屯田銀二萬一千八十五兩五錢一分一厘
優免丁糧二千七百七十兩二錢三分

平糶倉穀一千七百四十七兩五錢

房產稅并三千兩

典舖酌分二千兩

巡按公費一千兩

學院一千兩

抽扣工食一萬一千八兩三錢六分

馬夫祇候一千八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銀四萬五千九百一十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奉 太倉銀庫

九兩三錢三分六厘九毫

前件查得則壤成賦普天率土無之非是而幾

輔爲苦蓋幾輔密邇陵京民間所辦有他方

未嘗經見經間而幾輔獨者自遠左軍興昆連

薊門旣已買水買豆買草又復送官送軍送器順

承諸郡邑生理盡矣加派之免誠有不得不然者

惟是地有冲有僻卽真保河間之間亦有不均至

大名順廣土沃人淳猶是平寧景象夫近京之地

周稱郊圻漢稱馮翊皆以呼吸

帝座緩急之際須有備無患而後可况夷氛逼眼剝

剝牀膚惟幾輔爲急昨加派旣已全免此後須
酌量地方派徵少許聽撫按蒐卒簡乘以備不時
之需可也

永平府太倉銀庫

稻草折銀七十二兩八錢四厘

香火地土銀二十八兩四分

昌平州銀二十四兩

旅順兵餉銀二百一十九兩九分九毫

吏農班銀一百兩

荒地銀約一千二百餘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奉 太倉銀庫

魚課商稅課程折鈔等銀無額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一千六百四十三兩

九錢三分四厘九毫

邊餉

永平鎮銀共四千五百五兩八錢六分六厘二毫

七縣三忽四微

邊倉本色粟米共二萬五千二百八十四石九斗

六勺九抄六撮五圭

邊倉本色正耗草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二束

零

邊倉草折米八千四百石

惜薪司棗兒一萬五千五百七十斤折銀三百九十兩

酒醋麵局稻皮一百五十石

加派新餉

地畝銀題免訖

優免丁糧三百五十七兩五錢七分

平糶倉穀六百兩

典舖酌分一千兩

加工食一千七百四十八兩五錢八分四厘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吏部
太倉庫

馬夫祇候八百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邊餉銀五千一百九十六兩

一錢五分四厘

保定府太倉銀庫

草銀一百四十九兩三錢三分

鹽鈔銀九百兩四錢五分二厘

旅順兵餉銀六百八十二兩七錢

昌平州銀四十五兩

巡撫贍罰銀四千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五千七百七十七兩

四錢八分二厘

邊餉

稅糧馬草每年約銀二萬五千兩於萬曆三十三

年該保定撫按議定就近徑解易州鎮以抵京發

年例訖

宣府鎮銀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九兩五錢

薊州鎮銀四百八十五兩一錢

昌平鎮銀五千三百四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邊餉銀六萬二千一十四兩

六錢正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兵部
太倉庫

光祿寺廚料銀三百二十八兩

京糧銀庫豆草銀一萬五千二百三兩四錢四分

七厘

此項流動不一

進京子粒銀一千八百七十四兩二錢一分

三王府養贍銀二千一百三十七兩七錢八分八

厘

勲戚給爵銀八千二百八十八兩五錢六厘

丙字庫

綿花九千五百七十四斤八兩

絲二百二十四斤一兩一錢三分

供用庫芝廩五百三十石

加派新餉

地畝銀免訖

優免丁糧五千七百三十五兩六錢三分

平糶倉穀一千六百五兩

房產稅契銀一千兩

費鋪酌分四千兩

巡按公費二千兩

抽扣工食二萬六千二百兩九錢一分二厘

馬夫祇候一千一百六十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刑 罕 太倉銀庫

以上每年共該解遼餉銀四萬一千七百一十

一兩五錢四分二厘

河間府太倉銀庫

稅糧草銀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七兩四錢此項每年

流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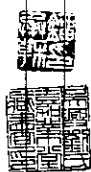
錢鈔銀五百七兩二錢二分

備邊充餉子粒銀四千九百九兩零此項流

旅順兵餉銀五百三十九兩七錢一分

昌平州銀四十五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二萬二千八百一十



八兩三錢三分

邊餉

薊州鎮銀一千八百五十八兩

密雲鎮銀三百二十兩

永平鎮銀一千一百四十八兩

昌平鎮銀二千二百六十七兩一錢

宣府鎮銀二萬六千一兩六錢六分

以上每年共該解邊餉銀三萬一千五百九十

四兩七錢六分

光祿寺雜糧厨料銀三千三百一十兩五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刑 罕 太倉銀庫

京糧銀庫銀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二兩三錢四分

此項流

京糧廳菊林一百一十六石

進宮子粒銀九千八百七十三兩八錢零

勳戚給爵銀四千一百七十三兩八錢七分九厘

丙字庫本色綿花三萬四千六百四十七斤一十

三兩

供用庫芝蔴六百七十五石

酒醋麵局稻皮一百五十石

加派新餉

地畝銀免訖

優免丁糧銀三千兩

平糴倉穀一千四百九十七兩

房產稅契一千五百兩

典舖酌分二千兩

長蘆鹽院贖罰五千兩

抽扣工食三千一百九兩四錢一分五厘

馬夫祇候一千二百四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邊餉銀一萬七千二百五十

六兩四錢一分五厘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望

太倉銀庫

真定府太倉銀庫

稅糧草銀二萬六千二百五十四兩零

此項流動不一

鹽鈔銀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六錢八分四厘

備邊克餉子粒銀五千六百二十三兩七錢五分

此項流動不一

旅順兵餉銀九百七十四兩四錢四分

昌平州銀五十兩

巡按贖罰銀二千五百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三萬六千六百四十

兩八錢七分四厘

邊餉

永平鎮銀四百八十兩

昌平鎮銀三千二百六十兩

井陘鎮銀五萬五千五百六十八兩六錢九分於

萬曆三十三年題定將該府應解太倉稅糧銀照

數就近徑解井陘鎮抵充京發年例訖

宣府鎮銀三萬八千三百二十八兩八錢

以上每年共解邊餉銀四萬二千六十八兩八

錢

光祿寺厨料銀四百八十七兩二錢五分五厘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望

太倉銀庫

京糧銀庫銀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二兩六錢

此項流動不一

進宮子粒銀八千一百兩七錢一分

勲戚給爵銀一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一分八厘

丙字庫棉花絨三萬五千三十三斤零

供用庫芝麻八百二十石

酒醋麵局稻皮二百石

加派新餉

地畝銀免訖

優免丁糧五千七百六十八兩

平糶倉穀三千四百兩

房產稅契二十五百兩

典鋪酌分二千五百兩

抽扣工食九千三百二十三兩

馬夫祇候一千六百八十兩

以上每年共解遼餉銀二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兩

順德府太倉銀庫

稅糧草銀一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兩三錢八分

此項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鹽 大倉銀庫

鹽鈔銀七百二十二兩八錢二分

備邊克餉銀約一千九百兩

參順兵餉銀二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

昌平州銀三十兩

以上每年共解太倉銀一萬五千二百五十兩

三分

遼餉

永平鎮銀一千八百五十六兩

昌平鎮銀二千四百七十八兩六錢

宣府鎮銀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兩八錢

以上每年共解遼餉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九兩

四錢

光祿寺雜糧厨料銀五千一百五十九兩七錢

京糧銀庫銀九千二百一十九兩四錢四分

此項

進京子粒銀二千九十九兩七錢零

勳戚給爵銀六百六十一兩九錢二分六厘

丙字庫綿花五十三百五十五斤

供用庫芝蔴八百六十七石二斗五升

加派新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鹽 大倉銀庫

地畝銀免訖

優免丁糧二千五百八十八兩

平糶倉穀八百一十兩

房產稅契八百兩

典鋪酌分一千兩

抽扣工食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三兩

馬夫祇候五百二十兩

以上每年共解遼餉銀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一兩

兩

廣平府太倉銀庫

稅糧草銀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八兩四錢一分

此項流勢不一

鹽鈔銀一千三百三十五兩七錢零

旅順兵餉銀三百四十一兩三分

昌平州銀四十五兩

以上每年共解太倉銀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兩

一錢四分

邊餉

蔚州鎮銀三千二百一兩三錢

容雲鎮銀三百二十兩

永平鎮銀九百三十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金銀庫

昌平鎮銀八百兩

宣府鎮銀三萬六千九百兩

以上每年共解邊餉銀四萬二千一百五十一

兩三錢

光祿寺雜糧廚料銀一千五百九十九兩九錢

京糧銀庫銀一萬九百六十九兩二錢

此項流勢不一

國子監麥銀一百四十兩

進宮子粒銀一百六十七兩一分零

熟威給爵銀四十八兩八錢七分

丙字庫綿花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四斤

供用庫芝蔴六百七十五石七斗五升

加派新餉

地畝銀免訖

優免丁糧三千二百七十八兩

平糶倉穀七百六十五兩

房產稅契六百兩

典舖酌分一千二百兩

抽扣工食一萬二百二十四兩

馬夫祇候五百二十兩

以上每年共解邊餉銀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七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畢 太倉銀庫

兩

大名府太倉銀庫

稅糧草銀七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兩零

此項流勢不一

鹽鈔銀八百一十三兩三錢一分

備邊充餉銀約一千二十七兩七錢二分

此項流勢不一

旅順兵餉銀八百九十九兩五錢

昌平州銀五十五兩

以上每年共解太倉銀七萬四千四百四十七

兩五錢三分

邊餉

蕪州鎮銀八百五十一兩二分

密雲鎮銀四千兩

永平鎮銀六百三十八兩九錢六分

昌平鎮銀三千三百六十五兩三錢五分

宣府鎮銀七萬九千八百九十五兩七錢四分

真定府庫銀一千二百三十一兩六錢

天津倉銀九千兩

以上每年共解邊餉銀九萬八千九百八十二

兩六錢七分

光祿寺雜糧厨料銀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兩四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哭 太倉

京糧銀庫銀一萬八千八兩六錢八分

此項流動不一

太常寺麥銀一百兩

勳戚給爵銀二千三十一兩七錢四分三厘零

丙字庫綿花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五斤

供用庫芝蔴一千三百五十石

加派新餉

地畝銀免訖

優免丁糧五千五百七十三兩九錢六分

平糴倉穀四千兩

房產稅銀二千五百兩

典舖酌分二千五百兩

抽扣工食七千六百九十九兩七錢

馬夫祿候七百二十兩

以上每年共解邊餉銀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三

兩六錢六分

唐天府太倉銀庫

米折銀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四兩一毫零

麥折銀四百五十一兩

草折銀九千一百七十二兩二錢

光祿寺改解米折銀二千五百九十兩

此項光祿寺內仍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哭 太倉

南京光祿寺改解濟邊糧穀銀三十五兩

高淳縣漕糧永折銀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二兩九

錢

溧水縣漕糧永折銀一萬七百三十八兩八錢

督撫省存等銀一百一兩四錢七分二厘

巡撫贍罰銀三千兩

節省等銀九十二兩八分

巡按贍罰銀六千兩

節省等銀二百八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五萬六千三百三十
七兩四錢五分二厘一毫

漕糧一十二萬八千石

光祿寺麥折銀四百八兩

甲字庫銀硃等料共四千六百七十一斤四兩

丁字庫生銅等料共二千六百五十五斤張副零

加派新餉

地畝六萬二千四百六十四兩六錢二分

衛所屯田銀共三萬四千一百九十五兩

優免丁糧三千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至 太倉銀庫

平糶倉穀六百兩

房產稅契四千四百三十兩

典舖酌分八百四十九兩

督撫軍餉二萬兩

巡按公費二千兩

學院一千兩

五城兵馬司二千二百一十兩

抽扣工食二千六百六兩二錢

馬夫祇候五百六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十三萬三千九百一

十四兩八錢二分

前件查得大江南北多為頑民與不肖之官府用
耳。

朝廷之緩急何濟桃源等縣地薄民貧長洲等縣差
煩賦重廬鳳之荒田牧地之變價竟成畫餅天下
事為之自難亦不應若斯甚也

安慶府太倉銀庫

米折銀三千七百六錢二分

草折銀三千九百兩

農桑絲絹折銀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六厘零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至 太倉銀庫

戶口鹽鈔銀五百六十八兩七錢八分九厘零

富戶銀四十八兩

昌平州銀一十八兩

商稅銀二百八十二兩八錢七分七厘

黃蠟折色銀二百四兩四錢六分八厘

黃蠟扣價銀六十八兩三錢一分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五千三百七十五兩

八錢四分

漕糧六萬石

光祿寺厨料銀三百五十三兩四錢

甲字庫銀硃等料共三千九百一十五斤

丁字庫桐油等料共九千三百五十六斤張副

供用庫蠟茶共四千四百七十七斤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四兩七錢七分

優免丁糧二千四百兩

平糶倉穀五百兩

房產稅契一千五百兩

典鋪酌分一千兩

抽扣工食一萬一千四十三兩六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聖

太倉銀庫

馬夫祇候四百四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銀三萬六千五百九十

八兩三錢七分

徽州府太倉銀庫

米折銀五百四十五兩四分

麥折銀六百兩

戶口鹽鈔銀七百八十五兩五錢四分三厘

富戶銀三十九兩

昌平州十八兩

南京改解濟邊白蠟銀一百四十兩

顏料扣價銀三十六兩二錢八分九厘零

徽安道贓罰銀一百五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二千三百一十三兩

八錢七分二厘

光祿寺厨料銀五百七十七兩八分

內承運庫米折金花銀二萬三千二百五十兩

甲字庫銀硃等料共一萬五百五十七斤零

丁字庫桐油等料共一萬三百四十斤張

加派新餉

地畝銀二萬四千七百五十二兩四分七厘五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聖

太倉銀庫

優免丁糧二千五百七十九兩

平糶倉穀一千兩

房產稅契一萬兩

典鋪酌分三千兩

抽扣工食五千兩

馬夫祇候四百四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四萬六千七百七十一

兩

寧國府太倉銀庫

米折銀三千九十六兩六錢三分八厘零

草折銀一萬七千一百兩

光祿寺改解米折銀一千三百三十兩

此項光祿寺四兩

寺新設

戶口鹽鈔銀一千一百四十兩五錢三分六厘零

富戶銀四十六兩

昌平州銀十八兩

黃蠟折色銀二百三十二兩八錢五分八厘零

黃蠟扣價銀七十九兩六錢八分

油漆扣價銀二兩一錢六分二厘五毫

寧大道贓罰銀一百五十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蠶

太倉銀庫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二萬三千一百九十

五兩八錢七分四厘五毫

漕糧三萬石

光祿寺厨料銀四百三十二兩五錢

甲字庫銀硃等料共二千九百二十九斤零

丁字庫桐油等料共一萬八百斤張

供用庫本色蠟茶共四千八百五十六斤

加派新餉

地畝銀二萬七千二百九十七兩七

優免丁糧四千兩

平糶倉穀七百兩

房產稅銀六千兩

典鋪酌分一千五百兩

抽加工食六千兩

馬大抵銀四百四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銀四萬五千九百三十

七兩七錢

池州府太倉銀庫

米折銀三千六百九兩八錢六分六厘零

麥折銀八百三十四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蠶

太倉銀庫

草折銀一千八百六十兩

光祿寺改解米折銀二千一百兩

農桑絹折銀一百三十九兩三錢

稅絲絹折銀一十一兩二錢

戶口鹽鈔銀二百三十四兩三分五厘零

昌平州銀十八兩

商稅銀七十四兩六錢二分五厘零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八千八百八十一兩

二分六厘

漕糧二萬五千石

光祿寺厨料銀二百四十六兩六錢

甲字庫銀硃等料共二千八百五斤零

丁字庫黃熟銅等料共三千三百九十斤張

加派新餉

地畝銀八千一百八十兩三錢

優免丁糧一千七百三十兩九錢六分

平糶倉穀四百兩

房產稅契一千五百兩

典舖酌分一千兩

抽扣工食二千兩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

理財

奏 太倉關庫

馬夫祇候四百兩

以上每年共解遠餉銀一萬五千二百一十一

兩二錢六分

太平府太倉銀庫

米折銀五百一十八兩三錢二厘零

麥折銀五百五十兩

草折銀六千九百兩

絲綿絹折銀七十一兩六錢二分四厘零

戶口鹽鈔銀二百八兩六錢九分一厘

富戶銀七十八兩

昌平州銀十八兩

魚課銀一百一十七兩二錢五分五厘零

門攤商稅銀二百八十五兩九厘零

黃蠟折色銀二百三十二兩八錢五分八厘零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九千七十九兩七錢

三分九厘

漕糧一萬七千石

光祿寺厨料銀一百四十七兩四錢

甲字庫銀硃等料共三千三斤零

丁字庫桐油等料共七千四十八斤張

聖朝世法錄 卷三十

理財

奏 太倉關庫

供用庫蠟茶共四千七百五十六斤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二兩三分

優免丁糧六百四十兩八錢

平糶倉穀三百二十兩

房產稅契二千兩

典舖酌分六百兩

抽扣工食二千五百五十三兩四錢二分

馬夫祇候二百八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銀一萬九千一百四十

六兩二錢五分

廣德州大倉銀庫

米折銀三百四十二兩九錢四分六厘零

草折銀六千九百八十兩四錢

戶口鹽鈔銀一千六百八十二兩七錢四分八厘

昌平州銀六兩六錢六分六厘零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九千一十二兩七錢

六分

漕糧八千石

光祿寺廚料銀五十兩五錢二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奏太倉銀庫

甲字庫銀硃等料共九千九百三十二斤零

丁字庫水牛角一百二十四副

黃牛皮三十七張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一萬九千五百五兩二錢內減免浮額銀

三千四百九十兩一錢五分在徽州太平二府加

徵該州止派銀一萬六千一十五兩五分

優免丁糧六百五千七兩三錢

平糶倉穀一百五十兩

房產稅契一千兩

典鋪酌分四百兩

抽扣工食二千二百九十二兩九錢

馬夫祇候八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銀二萬五百九十五兩

二錢五分

蘇州府太倉銀庫

府部院等衙門米折銀三千六百一十一兩二錢

三分六厘

公侯祿米折銀七千二百八兩三錢二分一厘二

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奏太倉銀庫

派刺米折銀三萬三百七兩五錢五分七厘二毫

以上三項每年流動不一

永折漕糧銀七萬三千九百三兩一錢八分

南京光祿寺改解濟邊米折銀二十七兩

折色草銀一萬五百兩

折色布銀一萬五千兩

鹽鈔銀五千五百九十八兩七錢二分

折色黃蠟銀五百二十五兩一錢五分

黃蠟扣價銀一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

蘇松巡按贓罰銀四千兩

節省吏廩銀一百十二兩

蘇松道贓罰銀二百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十五萬一千一百六

十九兩六錢五分四厘四毫

漕糧六十九萬七千石

光祿寺折色筴笋等料銀五百九十八兩一錢

梗米一萬五千石

糯米二千五百石

甲字庫銀硃等料六千六百三斤四兩零

綿布十四萬疋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禮部

本 太倉銀庫

下字庫桐油等料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七兩零

黃牛皮六十八張

承運庫金花銀一十九萬六千一百八十八兩四

錢二分

黃白絹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疋

供用庫蠟茶八千九百八十三斤

燈草二千斤

瑞王祿米二千石

惠王祿米一千石

桂王祿米一千石

府部院等衙門梗米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三石零

此項每年
歲餉不一

供用庫梗米一萬五千九百石

內官監梗米四千二百五十石

酒醋局糯米三千三百石

加派新餉

地畝銀八萬三千六百六十三兩五錢五分四厘

八毫二絲四忽

優免丁糧三千兩

平糶倉穀二千兩

皇明世法錄 卷十四

禮部

本 太倉銀庫

房產稅契五千兩

典舖酌分三千兩

蘇松巡按二千兩

學院一千兩

抽扣工食五千兩

馬夫祇候六百八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銀十萬五千三百四十

三兩五錢五分四厘八毫二絲四忽

松江太倉銀庫

府部院等衙門米折銀三千五百一十三兩九錢

七分九厘三毫

公侯祿米折銀九千一百八十二兩六錢五分六厘二毫

宗人府派刺米折銀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五兩六錢三分四厘八毫以上三項流動不一

宗人府內扣出

榮昌公主銀三百五兩 又扣出

壽寧公主銀三百五兩

折色布銀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七兩八錢

折色草銀六千六百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奎

太倉銀庫

鹽鈔銀七百七十四兩五分三厘五毫

富戶銀四十五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八十四兩五錢四分二厘五毫

本色黃蠟內扣出價銀九十五兩三錢七分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五萬一百一十九兩

三分六厘三毫

漕糧二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石

光祿寺折色筴筭等料銀共五百九十六兩一錢

白熟粳米一萬二千六百石

白熟糯米二千二百石

承運庫金花銀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一兩八錢一分五厘五毫

京糧廳粳米二千石

府部院粳米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五石四斗六升

零此項流

甲字庫本色二三綿校布三萬三千疋

潤白棉布九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疋

甲丁二庫本色銀珠等料共二萬一千五百六十

五斤六兩六錢六分七厘

供用庫本色黃蠟二千一百七十九斤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奎

太倉銀庫

芽茶一千二百斤

葉茶一千二百斤

白粳米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二石

酒醋麵局白熟糯米二千二百石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三萬八千二百二十九兩三錢三分

優免丁糧四百四十六兩二錢八分

平糶倉穀八百兩

房產稅契五千兩

典舖酌分三千兩

摘扣工食三千兩

馬夫祇候三千六百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銀五萬八百三十五兩六錢一分

常州府太倉銀庫

府部院等衙門米折銀一千二百九十五兩三錢

二分九厘二毫

公侯祿米折銀五千九百八十五兩九錢三分四厘

厘

宗人府派剩米折銀一萬九千六百四兩四錢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查太倉銀庫

分以上三項每年流動不一

折色布銀三千兩

折色草銀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二兩四錢

鹽鈔銀一千七百三十二兩六錢七分五厘

絲綿折絹銀一千一百一兩三錢五分七厘一毫

農桑折絹銀二百二十七兩三錢七分四厘

折色黃蠟銀三百六十四兩八錢一分七厘五毫

防夫銀一百二十兩

常鎮道贓罰銀二百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四萬九千五百六十

四兩三錢六分六厘八毫

漕糧一十七萬五千石

光祿寺折色筭筭等料銀五百二十七兩四錢

白熟粳米五千二百二石八斗九升二合

白糯米九百七十七石三斗九升六合八勺

承運庫金花銀八萬五千九百八十三兩六錢二

分五厘

甲字庫潤白棉布四萬疋

甲丁二庫本色銀硃等料共二萬一千五百四十

斤六錢六分六厘六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查太倉銀庫

水牛皮一百二十五副

供用庫本色黃蠟四千八十斤

芽茶二千一百斤

葉茶一千三百斤

白熟粳米一萬七千二百石

內官監粳米六千八百七十五石

細米一千八百七十石

京糧廳粳米三千石

府部院粳米七千一百八石二斗九升八合

此項
不一

犧牲所糯稻穀二百五十石

加派新餉

地畝銀五萬七千八百三十兩三錢五分

優免丁糧銀五百九十一兩一錢五分

平糶倉穀八百兩

房產稅契三千兩

典鋪酌分三千兩

抽扣工食一千九百一十一兩八錢一分

馬夫祇候四百八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銀六萬七千六百一十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李素 太倉銀庫

三兩三錢一分

鎮江府太倉銀庫

米折銀五兩四分

麥折銀三百九十五兩

草折銀二千一百三十兩

絲綿折絹銀一百四十四兩一錢二分六厘三毫

農桑絹折銀九兩七錢四厘四毫

鹽鈔銀三百五兩五分八厘

富戶銀三十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一十二兩二錢三分三厘七毫

五絲

蠟茶扣價銀六十八兩七錢五分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三十二百九十九兩

九錢一分二厘四毫五絲

漕糧十萬二千石

光祿寺筴笋等料銀三百五十三兩四錢

甲字庫銀硃等料五千七百一十七斤八兩六錢

零

丁字庫桐油等料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二斤八兩

水牛角一百二十五副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李素 太倉銀庫

供用庫蠟茶四千六百二十五斤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三萬四百二十五兩四錢二分四厘二毫

優免丁糧銀一千一百二十一兩九錢二分一厘

平糶倉穀六百兩

房產稅契二千兩

典鋪酌分二千兩

抽扣工食三千兩

馬夫祇候三百二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三萬九千四百七十

七兩三錢四分五厘二毫

廬州府太倉銀庫

麥折銀二百九兩

草折銀一千五百兩

絹折銀四百八十一兩五錢一分三厘零

鹽鈔銀七百四十兩七錢九分遇閏加銀六十一兩七錢三分

富戶銀九十八兩

協濟昌平州銀九十八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四兩四錢六分八厘七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庫 理財 交 太倉銀庫

本色蠟茶扣剩價銀三十九兩八錢一分

本色顏料餘銀六十二兩九錢四分八厘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三千四百三十四兩

五錢二分九厘七毫

漕糧一萬石

光祿寺厨料銀二百四十二兩七錢

麥折銀一千三百九十兩

甲字庫本色銀珠等料五千斤二兩

丁字庫本色桐油等料七千九百三十三斤十二兩

供用庫本色蠟茶四千三百七十七斤
加派新餉

地畝銀六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一錢九分

優免丁糧三千四十九兩六分二厘

平糶倉穀二千六十五兩八錢

房產稅銀二十兩

典舖酌分一千五百兩

抽扣工食四千九百一十五兩二分

馬夫祇候五百六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遼餉銀七萬五千六百四十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 庫 理財 交 太倉銀庫

兩七分二厘

厚陽府太倉銀庫

麥折銀七百二十兩

漕糧永折銀四千二百八十五兩一錢五分

草折銀三千五百四十兩

絹折銀七百二十四兩六錢三分四厘四毫

稅絲絹折銀九百六十六兩四錢一分一厘

鹽鈔銀一千八百六十九兩一錢九分遇閏加一

百五十三兩八錢八分

富戶銀三十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二十六兩三錢三分	本色黃蠟扣價銀七十五兩四錢五分	本色顏料扣價銀七十六兩九錢二分八厘五毫	商麵稅契銀九百六十八兩六錢七分一厘七毫	鳳陽巡撫濟邊賄罰銀二千兩	助工賄罰銀五百兩	裁聖書吏廩給本資銀二百三十三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一萬六千二百一十五兩七錢六分五厘六毫	漕糧六萬三百石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禮部 主 太倉銀庫	光祿寺厨料果品銀二百兩三錢	麥折銀一千六百八十兩	甲字庫本色銀硃等料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三斤	零	丁字庫本色黃熟銅等料五千三百一十二斤十二兩	二兩	黃牛皮三十七張	供用庫本色蠟茶四千六百一十五斤	加派新餉	地畝銀五萬四千一百七十二兩七錢七分
-----------------	-----------------	---------------------	---------------------	--------------	----------	-----------------	------------------------------	---------	----------------------	---------------	------------	---------------------	---	-----------------------	----	---------	-----------------	------	-------------------

優免丁糧四千九百六十四兩四錢九分五厘	平糶倉穀三千七百五十六兩四錢五分	房產稅契二千兩	典鋪酌分一千五百兩	袖扣工食五千六百二十六兩八分九厘一毫	馬夫祇候一千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遠餉銀七萬二千一百五十二兩八錢四厘一毫	淮安府太倉銀庫	米折銀三百一十五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禮部 主 太倉銀庫	漕糧承折銀七千三百五十兩	麥折銀五百六十二兩三錢三分	草折銀一千一百一十兩	絹折銀一千二十三兩一錢三分	鹽鈔銀一千九百九十兩七錢九分過間加銀一百七十兩四錢五分	折色黃蠟銀二百十九兩八錢	本色蠟茶扣剩價銀六十兩二錢二分	淮楊巡按濟邊賄罰銀七千兩	裁聖書吏廩給本資銀一百九十一兩三錢三
--------------------	------------------	---------	-----------	--------------------	---------	----------------------------	---------	-----------	----------------------	--------------	---------------	------------	---------------	-----------------------------	--------------	-----------------	--------------	--------------------

分三厘

巡漕察院裁掣書吏廩給本資銀九十兩

額淮揚三道項下濟邊莊罰銀一千兩

助工莊罰銀一千兩

以上共該解太倉銀二萬七千九百一十二兩

六錢零三厘

遇閏該二萬八千八十三兩五分三厘

漕糧十萬四千一百五十石

光祿寺米折銀一千三百兩

廚料果品銀二百三十八兩九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圭 太倉銀庫

甲字庫本色銀硃等料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六斤

一十兩零

丁字庫本色黃熟銅料等五千一百七十三斤零

黃牛皮八十五張

供用庫本色蠟茶四千五百七十四斤

加派新餉

地畝銀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兩七錢七分六厘

優免丁糧五千兩

平糶倉穀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五錢

房產稅契二千兩

典鋪酌分一千一百八十兩

淮安巡按二千兩

兩淮鹽院六千兩

抽扣工食九千二百四十三兩五錢

馬夫祇候八百八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遼餉一十二萬六千二百五

十七兩七錢七分六厘

揚州府太倉銀庫

漕糧永折銀一萬兩

草折銀六千三百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圭 太倉銀庫

絹折銀五百八十四兩四錢二分零

鹽鈔銀一千四百六十五兩三錢六分遇閏加銀

一百二十二兩

富戶銀一百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二十六兩三錢二分八厘零

本色黃蠟扣價銀七十五兩四錢五分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一萬八千七百五十

一兩五錢五分八厘五毫

漕糧九萬七千石

光祿寺果品銀三百三兩四錢四厘五毫

甲字庫本色銀硃等料三千七百六斤零

丁字庫本色黃熟銅等料三千三百七十六斤

黃牛皮三十八張

供用庫本色黃蠟芽葉茶五千五百一十五斤

加派新餉

地畝銀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

優免丁糧二千七百七十五兩五錢四分五厘六毫

平糶倉穀四千八十四兩八錢

房產稅契五千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畫太倉銀庫

典舖酌分四千一百八十兩

抽扣工食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五兩五分九厘

馬夫祇候八百兩

以上共該解遑餉銀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一兩

八錢九分四厘六毫

徐州太倉銀庫

草折銀一千五百兩

稅絲銀二千一百一十八兩一錢四分

農桑銀一千七百七十六兩六錢一分

鹽鈔銀一千二十九兩九錢二分過閘加銀八十

六兩五錢一分

顏料餘銀扣價一百四十二兩三錢

以上共該解太倉銀六千五百六十六兩九錢七分

漕糧四萬八千石

光祿寺果品銀四十四兩三錢

甲字庫本色銀硃等料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四斤零

丁字庫本色水牛角六十六副

黃牛皮三千六張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畫太倉銀庫

生銅一百三十斤

加派新餉

地畝銀一萬八千一百五十兩四錢四分七厘六毫

優免丁糧銀八百九十八兩七錢六分

平糶倉穀五百一十二兩二錢五分

房產稅契五百兩

典舖酌分六百兩

抽扣工食二千一百五十四兩

馬夫祇候二百四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遼餉銀二萬三千五十五兩四錢五分七厘六毫

滁州太倉銀庫

添折米折銀一百兩一錢六分七厘

此項每年流動不一

得折銀一百五十二兩二分四厘零

草折銀三百三十兩

蓋鈔銀一百五兩三錢九分二厘零是間加銀八

兩七錢八分五厘

顏料扣價銀七兩二錢一分九厘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六百九十四兩八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素

太倉銀庫

二厘

光祿寺筭筭厨料銀三十七兩一錢

甲字庫本色銀珠等料四千一十五斤十四兩

丁字庫本色桐油等料一千七百二十九斤八兩

水牛角一百八十三副

黃牛皮三十六張

加派新餉

地畝銀二千五百二十八兩九錢二分四厘七毫

二絲

優免丁糧五百七十兩一錢九分六厘八毫

平糶倉穀五百四十兩

房產稅契六百兩

典舖酌分四百兩

抽扣工食八百四十九兩四錢八分

馬夫祇候一百二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遼餉銀五千六百八兩六錢

一厘五毫二絲

和州太倉銀庫

米折銀三十三兩

草折銀三百三十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理財

素 太倉銀庫

絹折銀六十九兩九錢二分九厘零

鹽鈔銀一百九兩八錢八分四厘是間加銀九兩

一錢七分九厘

勲臣餘田陞科備邊銀一兩七分五厘零

以上每年共該解太倉銀五百四十三兩八錢

八分八厘

光祿寺厨料銀三十九兩

甲字庫本色銀珠等料三千八百一十五斤十二

兩

丁字庫本色水牛角一百二十五副

黃牛皮三十七張

加派新餉

地畝銀五千五百九十四兩二錢一分六厘四毫

優免丁糧四百二十九兩四錢六分四厘三毫

平糶倉穀四百五十六兩九錢

房產稅契四百兩

典鋪酌分三百兩

抽扣工食一千一百八十六兩七錢六分

馬夫祇候八十兩

以上每年共該解遼餉銀八千四百四十七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四 禮部

三錢四分七毫

右天啟年戶部勘定錢糧總冊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五目次

理財

薊州鎮邊儲入數出數

密雲鎮邊儲入數出數

昌平鎮邊儲入數出數

易州鎮邊儲入數出數

宣府鎮邊儲入數出數

大同鎮邊儲入數出數

山西鎮邊儲入數出數

延綏鎮邊儲入數出數

寧夏鎮邊儲入數出數

固原鎮邊儲入數出數

甘肅鎮邊儲入數出數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五

史官

陳仁

理財

京衛屯豆并濟邊銀

永清左衛備邊銀一千五百二十六兩六錢三分

五厘零

黑豆二千五百九十六石八斗六升

屯地坐落九縣節年易完

永清右衛備邊銀二千一百三十九兩六錢一分

零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一

黑豆三千五百二十六石五斗六合

屯地坐落十三州縣節年易完

燕山前衛備邊銀四百四十四兩二錢四分

黑豆六百七十八石二斗九升六合

屯地坐落六縣節年易完

通州衛備邊等銀一千二百六兩二錢三分七厘

一毫六絲

黑豆二千一百二十二石五斗八升二合

屯地坐落五州縣節年易完

羽林前衛備邊等銀一千二百五十五兩五錢七

分九厘四毫

黑豆四百七十七升二合二勺二抄

鈔錠三萬八千二百二十貫解廣惠庫

屯地坐落十三州縣節年易完

永陵衛備邊銀一百七十兩五錢一分三厘九毫

六絲八忽

黑豆四百五十八石七斗二升五合一勺六抄七

撮

屯地坐落八州縣節年完額

昭陵衛備邊銀九十六兩二錢四分五毫二忽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二

黑豆二百八十二石二斗八升四合五勺

屯地坐落八州縣節年完額

全吾後衛備邊銀一十四兩一錢五厘

黑豆六十三石九斗四升二合

屯地坐落一縣節年完額

濟陽衛濟邊銀六百八十四兩六錢一分

黑豆六百八十四石九斗四升

屯地坐落十一州縣節年易完

武驤左衛備邊等銀一百四十五兩一錢二分

黑豆一百四十八斗七升八合三勺

屯地坐落十三州縣節年易完

武驤右衛備邊等銀七十三兩五錢九分四厘

黑豆一百六十八升四合

屯地坐落九州縣節年易完

武城中衛備邊等銀二百三十一兩六錢五分四厘

厘

黑豆九百一十五石六升七合

屯地坐落四州縣節年易完

燕山右衛備邊等銀九百八十兩六錢五厘

黑豆一千四百五十二石九斗四升七合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三

屯地坐落十一州縣節年易完

驍騎右衛備邊銀一十六兩七錢六分

屯地坐落三縣節年易完

留守後衛備邊銀一十七兩五錢三分

黑豆二石四斗八升一合

屯地坐落二州縣節年易完

茂陵衛備邊等銀二百四十八兩二錢八分七厘

黑豆三百五十五石一升四合七勺七抄

屯地坐落五縣節年易完

涿鹿衛牧地銀五兩八錢九分二厘

屯地坐落五州縣節年止完及八分

涿鹿中衛備邊銀一十六兩三錢七分四厘

屯地坐落三州縣節年止完及七分

涿鹿左衛備邊銀一百一十三兩九錢四分九厘

屯地坐落三州縣節年易完

武清衛備邊銀一百八兩三錢三分九厘

屯地坐落本縣節年易完

延慶衛備荒銀四十九兩五錢一分

屯地坐落山西延慶州永寧縣二處節年易完

開平中屯衛牧地銀二兩一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軍防

四

屯地坐落一縣節年易完

密雲後衛備邊銀一十九兩七錢三分

屯地坐落本縣節年易完

河間衛秋青馬草銀二百二十一兩六錢二分五厘

屯地坐落八州縣節年易完

大同中屯衛秋青馬銀四十七兩三錢四分

屯地坐落三縣節年易完

瀋陽中屯衛秋青馬草銀一百四十一兩七錢一分

屯地坐落三縣節年易完

德州衛秋青馬草銀一百四十五兩七錢一分

屯地坐落河間府五州縣節年易完

德州後衛秋青馬草銀一百九十六兩三錢二分五厘五毫

五厘五毫

屯地坐落山東十州縣節年易完

義勇前衛備邊銀一百三十三兩九錢三分

黑豆三百八十六石六斗九升二合

屯地坐落三州縣節年易完

義勇後衛備邊銀四百八十二兩五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軍防

五

黑豆五十石八斗三升一合九勺

屯地坐落三州縣節年易完

神武左衛備邊銀二百一十九兩二分

黑豆二百五十八石三斗四升四合七勺九抄

屯地坐落四州縣節年易完

留守中衛備邊銀一兩八錢九分二厘八毫

黑豆一石七斗三升二合二勺六撮

屯地坐落四縣節年易完

寬河衛備邊銀一百六十兩六分三厘八毫四絲

六忽

克餉銀三十二兩二錢八分一厘零如有開墾升科增入

東安縣告歸備邊銀一十一兩四錢六分七厘

黑豆二百四十五斗五合一勺五抄六撮

屯地坐落八州縣節年易完

蔚州左衛備邊銀二百一兩九錢二分七厘七毫五絲

新增牧地籽粒銀一十兩五分三厘

丈後備荒改備邊銀二十二兩四錢七分五厘五毫

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黑豆六十四石一斗六升二合

屯地坐落三縣節年完及八分

泰陵衛備邊銀二百一十兩一錢七毫六絲五忽

黑豆一百五十六斗一升三合

屯地坐落五縣節年易完

忠義右衛備邊銀二百十兩一錢七毫六絲五忽

黑豆二百九十石一斗一升六合六勺

屯地坐落四州縣節年易完

忠義前衛備邊銀一百三十九兩五錢七分一厘

九毫七絲

黑豆二百二十石五斗六合三勺二抄

屯地坐落二州縣節年易完

府軍右衛備邊銀二兩五錢九分五厘

黑豆二十石七斗六升一合四勺四抄

屯地坐落一縣節年易完

以上各衛備邊銀共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六分四厘五毫六絲六忽俱解太倉

合二勺六抄九撮俱解京糧廳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前件查得屯衛錢糧多完不及格况京衛地皆散處官非正途欲一一奉功令而完乃公事談何容易聞各衛有積欠數千兩屢年不完者近聞屯馬諸臣將掌印管屯經歷三官一體比較完者遂相爭恐後益衛所諸臣各義所不能動惟此比較責治可以繩之苟一人而寬假則法自此一人而沮矣

祖宗立法大小相制彼此相攝各有深意欲完屯衛錢糧者三尺法不得不嚴切也

鹽課

長蘆運司歲解

太倉鹽課銀一十四萬三千兩有滴珠

新增寧餉帶鹽銀四千七百九十七兩有滴珠

昌平等處鹽芽稅銀三百兩上下無額有滴珠

巡鹽贓罰銀二千餘兩

認解開歸二府贓罰銀八百兩

吏班銀三十六兩俱無滴珠

通州鹽牙稅銀六百餘兩無額無滴珠

以上共該解太倉銀十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三兩

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鹽財

八

宣鎮銀三萬二百三十九兩六錢七分二厘四毫

內扣下滴珠銀三百二兩三錢九分六厘七毫入

太倉

以上共解一十八萬一千七百七十二兩七錢

七分二厘四毫

山東運司歲解

太倉鹽課并加增銀五萬兩

餘鹽銀三千三百七十七兩六錢

解遠鎮改入太倉銀一萬三千九百五兩一錢八

分三厘以上俱有滴珠

巡撫贓罰銀四千兩

巡按贓罰銀八千兩

裁省京書五十兩四錢

以上共解太倉銀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三兩一

錢八分三厘

宣府鎮銀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兩三錢二分七厘

扣下滴珠銀一百七十七兩六錢三厘入太倉

以上共銀九萬七千九十三兩五錢一分

河東運司歲解

太倉贓罰銀九百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鹽財

九

裁省京書銀一百四十七兩

以上共解太倉銀一千四十七兩

每年額引四十二萬引該鹽課銀一十二萬四千

九百三十二兩一錢內解

宣府二萬八千七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

大同四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宗祿用

山西布政司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二兩二錢六分

寧武二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兩二錢

平陽府三千三十五兩王祿用

兩淮運司歲解

太倉鹽課銀六十萬兩每百兩加滴珠一兩	加帶鹽斤銀五萬六千兩新增數年	年例水腳銀一千八百二十九兩九錢有滴珠	題免京掣銀一萬兩無滴珠	裕府倉鹽銀一千二百兩有滴珠	巡鹽贓罰銀四千六百兩無滴珠	潮包稅銀二千兩上下有滴珠	裁省書吏廩給銀每年不及二百兩無滴珠	以上共解太倉銀六十七萬五千八百二十九兩九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鹽財 十	兩浙運司歲解	太倉鹽課銀一十四萬兩	加增銀五千兩俱有滴珠	巡鹽贓罰銀七千兩	裁省京書銀一百二十九兩四錢無滴珠	以上共解太倉銀一十五萬二千一百二十九兩四錢	福建運司歲解	太倉鹽課銀二萬九千七百三十四兩二錢六分	零有滴珠
-------------------	----------------	--------------------	-------------	---------------	---------------	--------------	-------------------	-----------------------	-----------------	--------	------------	------------	----------	------------------	-----------------------	--------	---------------------	------

廣東提舉司歲解	太倉鹽課銀二萬二千五百五兩六錢三分四厘	二毫有滴珠	贓罰銀一萬兩上下無額無滴珠	以上共解太倉銀三萬二千五百零二兩六錢三分四厘二毫有滴珠	山東泰山香稅銀一萬六千兩初解太倉後題留充作募兵防海之用俟東事平定仍歸太倉	山東魚課商稅歲解	太倉銀五千五百四十九兩七錢二分五厘無滴珠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鹽財 十	珠前因該省止認一半今責令全解	以上鹽課贓罰等項共解太倉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六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厘二毫餘者作徑解邊餉及本地宗祿用	雲南鹽課提舉司	每年有閏該鹽課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八兩九錢七分無閏該銀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七兩三錢七分留充彼處兵餉	四川鹽課提舉司	每年該鹽課銀七萬一千四百六十四兩零內五
---------	---------------------	-------	---------------	-----------------------------	--------------------------------------	----------	----------------------	-----------------	----------------	--	---------	---	---------	---------------------

萬二十五兩零徑解陝西抵充年創餘銀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兩零留作本處用

陝西靈州鹽課司

每年該鹽課銀三萬八百五十五兩

又西和漳縣鹽課銀二千五十九兩

以上二項徑解寧夏延緩年例固原客兵犒賞等費

江西南贛巡撫橋稅每年約該解部銀二萬兩內有一萬兩係鹽稅舊解太倉近充遠餉

前件查得天下有共矜之爲苦而獨攘之爲利相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五

鹽法

主

持不決者莫如鹽政如鹽引之日壅也課銀之日速也及新餉之增加也商人矜以爲苦亦天下共矜以爲苦然而有利焉非特當然之利也私鹽之利更甚私鹽積弊千蹊萬徑孰非耗之國而歸之橐者商人不以利爲利獨以苦爲苦動輒奔角皇皇怨天罵地若出亘古之冤者孰若一切引課俱爲調停一切增加俱爲蕩免獨搜私鹽官自變賣每歲所得當不下數十百萬兩今舍莫大之利任商人厭飽徒與之爭錙銖終日曉曉不決則亦計之左矣如此則商無所據以爲利人不必矜以

爲苦各正言順當勝搜括萬萬也先臣管懷理有查收餘鹽在官另爲變賣之說亦此意是在諸臣力行之耳

商稅

崇文門原額稅銀八萬兩內六分解太倉四分解寶和店

上林苑監牛稅銀原額銀一百四十一兩

良牧署原額地土銀四千四百六十五兩七錢六厘八毫解光祿寺

通州草場額解光祿寺麴價銀四千四百兩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五

鹽法

主

落地商稅原額二千五百餘兩

河西務鈔關原額稅銀四萬六千兩內一半本色

解廣惠庫一半折色解太倉

臨清鈔關原額稅銀八萬三千餘兩內一半本色

解廣惠庫一半折色解太倉

淮安鈔關原額稅銀二萬二千九百餘兩內一半

本色解廣惠庫一半折色解太倉新餉加銀七千

六百三十兩

揚州鈔關原額稅銀一萬二千九百餘兩內一半

本色解廣惠庫一半折色解太倉新餉加銀二千

六百兩

九江鈔關原額稅銀二萬五千兩內一半折色解太倉買本色鈔錢及鋪墊水脚解廣惠庫又新餉加銀一萬二千五百兩

北新鈔關原額稅銀四萬兩內一半本色解廣惠庫一半折色解太倉新餉加銀二萬兩

許墅鈔關原額稅銀四萬五千兩內折色二萬五千二十四兩五錢二分五厘解太倉折色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兩解廣惠庫每年秋季給商買

上用草席銀三百兩給起解錢糧員役水脚火耗工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主

食等銀七百兩又新餉加銀二萬二千五百兩
此本
司刻中事所開
款司開款不用

舊太倉銀庫入數

浙江司所隸

米折銀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八厘

八毫零

馬草折銀一萬八千兩

黃白蠟折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二兩二錢

絲綿折銀七百四兩九錢

鹽鈔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兩八錢七分六厘七毫

零

協濟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富戶銀一千四十四兩

吏書曆日銀一兩七錢

吏承班銀一百八十兩

京書吏廩給銀一百五十八兩九錢三厘五毫零

贓罰銀五千八百五兩

黃蠟茶折銀四百八十八兩三錢一分
司冊少
以下司
冊俱無

一留守左衛額解銀六兩八錢三分五厘

一義勇右衛額解銀二百七十四兩七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主

一龍驤衛額解銀一百六十九兩五錢四分八厘

江西司所隸

舊餉銀四萬三千六百七十七兩三錢二厘七毫

農桑折絹銀九百七十六兩二錢七分

折色苧布銀四百四十五兩二錢

絲綿折絹銀二百四十七兩二錢

課鈔銀一千四百八十兩五錢
司冊多三錢遇
加鈔銀六十三兩

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富戶銀九百六十九兩

折色黃蠟銀五百六十九兩

折色白蠟銀八千一百六兩八錢

巡撫贓罰銀四千兩

巡按贓罰銀四千兩

南領巡撫贓罰銀二百兩

湖廣司所隸

漕折銀二萬六千四百一十四兩二錢九分

派仗米折銀二萬四千兩

協濟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富戶銀三百九十八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去

商稅銀一千五百兩

湖課乾魚銀二千八百一十七兩九錢

黃蠟折銀四百一十七兩八錢

白蠟折銀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七兩六錢

巡撫贓罰銀五千兩

巡按贓罰銀七千兩

司道銀一千一百八十兩

鄖陽撫治銀八百兩

京書空廩銀一百五十兩

一通州衛備邊銀一千二百六兩二錢三分

以下

無領

一羽林前衛備邊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五錢七分

九厘

一永陵衛備邊銀一百七十兩五錢一分三厘

一昭陵衛備邊銀九十六兩二錢四分

福建司所隸該省併北直

福建

屯折銀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九兩八錢八分

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蠟茶扣價銀一千一百三十九兩六錢零二厘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去

毫

黃蠟折色銀三百二十九兩二錢

巡撫贓罰銀二千兩

巡按贓罰銀四千兩

順天府

太倉銀庫草銀三千四百四十八兩八錢九分四

厘 比司冊少二千四百

起運戶口鹽鈔銀一千六百二十五兩三錢六分

比司冊少一百

備邊克餉等銀約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五兩一錢

八分比司冊少二十一兩八錢二分五厘

旅順兵餉銀八百八十一兩八錢二分比司冊少五十二兩

錢四

昌平州銀一十三兩五錢

巡按贓罰銀五千兩

巡關贓罰銀四百兩

巡倉贓罰銀二百四十兩

屯田贓罰銀五百兩

酒醋麵局小麥銀五百八十五兩以下司冊俱無

良鄉縣豐濟倉小麥銀三百五十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抄附

派仗小麥銀一千二百九十七兩二錢五分

京府人丁經折絹銀一千二百一十六兩二錢五分

分

京庫農桑絲折絹銀一千一百九十一兩六錢三分

分

唐縣庫絹花絨銀一百五兩

軍儲倉黑豆銀一百七十八兩二錢

派仗米銀一千一百八十九兩六錢九分每年流

動不一

涿州草場草銀二百六十二兩五錢

良鄉縣草場草銀五十二兩五錢

永平府

稻草折銀七十二兩八錢四厘

香火地土銀二十八兩四分

昌平州銀二十四兩

旅順兵餉銀二百一十九兩九分

吏承班銀一百兩

該府及各衙門開墾荒田銀一千一百三十四兩

五錢六分比司冊少六十餘兩

本府及衛備荒銀一百二十九兩八錢三分以下三項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尤

無定額

魚課商稅課程銀七十五兩四分

解京商稅銀一百五十兩

保定府

寶鈔司草銀一百五兩

內官監草銀四十四兩三錢三分二項司冊合開

鈔銀九百七十五兩四錢八分比司冊多七十五兩二分八厘

旅順兵餉銀六百八十五兩七錢 今俱改新餉

昌平州銀四十五兩

巡撫贓罰銀四千兩

河間府

太倉草銀五千七百七兩六錢九分五厘原係每

年倉派流動不一司冊多一萬一千一百餘兩

內官監稻草銀三十五兩

錢鈔銀五百四十九兩四錢九分八厘比司冊多四十一兩

分二錢七分八厘

備邊充餉等銀約四十二百三十兩二項司冊合開四千九百

零九兩

牧地子粒銀二千四百六十五兩三錢

旅順兵餉銀五百三十九兩七錢一分 今俱改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手

新餉

昌平州銀四十五兩

酒醋麵局小麥銀二百五十兩以下司冊俱無

涿州常盈倉小麥銀三百五十兩

派仗馬房倉小麥銀七百二十二兩八錢八分二

厘

涿州庫絹銀三百二十兩

保定府庫絹銀一千五十兩

軍儲倉米銀四百兩

唐縣新興倉米銀八百兩

派仗改撥易州鎮米銀二百八十三兩八錢六分

派仗改撥光祿寺米銀一千一百八十一兩五錢

九分三厘

派仗米銀一百六十二兩四錢六分九厘每年流

動不一

長蘆官倉米銀三百九十兩

酒醋麵局草銀三百八十五兩

真定府

太倉銀庫草折銀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兩三錢四

分比司冊少四千九百五十五兩三錢四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圭

太倉銀庫鹽鈔銀一千三百四十一兩九錢八厘

比司冊多一百三兩二錢二分四厘

新增牧地銀三千八十九兩四錢一分五厘

莊田子粒改備邊銀二千五百三十四兩三錢三

分七厘司冊備邊充餉子粒銀合開五

協濟旅順兵餉銀九百七十四兩四錢三分六厘

協濟昌平州草折銀五十兩

真定巡按莊罰銀二千五百兩

紫荊關新城倉粟米銀二千七百四十八兩七錢

以下司冊俱無

供用庫草銀四百四十兩九錢八分	酒醋麵局草折銀六百六十兩	司花局草折銀六百三十七兩五錢	紫荆關新城倉草銀五兩四錢	倒馬關新興倉草折銀三百七十五兩	掃箭嶺軍儲倉草折銀一百四十兩四錢	良鄉縣草場草銀一百五兩	寶鈔司稻草銀一百四十兩	內官監稻草折銀六十四兩	順德府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圭	草折銀五千六百二十一兩七分 <small>司冊開一萬二兩三錢八分錄係每午會派流動不一</small>	戶口鹽鈔銀七百二十二兩八錢二分	新增子粒銀一千六百五十六兩五錢三分四厘	原額莊田子粒并餘地租銀十兩七錢二分七厘	備荒銀八十六兩四錢六分五厘	開荒子粒等銀約三百兩 <small>以上四項司冊德開一千九百兩零流動不一</small>	旅順兵餉銀二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	昌平州銀三十兩	酒醋麵局麥折銀六百兩 <small>以下冊俱無</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涿州常盈倉麥折銀三百五十兩	派仗各馬房倉麥銀七百六十六兩一錢七分九厘	司花局黑豆折銀二百九十二兩五錢	浮圖峪口倉米折銀一千四百九十三兩一錢	派仗米折銀二千二百七十七兩九錢五分二厘	流動不一	人丁絲折絹銀一千八千四兩二錢二分	農桑絲折絹銀二百四十五兩九錢四分	寶鈔司稻草折銀五十二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圭	內官監稻草銀二十四兩	廣平府	太倉草折銀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四兩八錢六分五厘	內官監稻草折銀十兩六錢六分六厘	內官監細草折銀四十兩八錢 <small>以上四項共一萬錢六分四厘比司冊少五千九百九十兩七錢四分六厘</small>	昌平州馬草銀四十五兩	戶口鹽鈔銀一千四百四十七兩一分七厘 <small>比司冊多三錢一分七厘</small>
---------------	----------------------	-----------------	--------------------	---------------------	------	------------------	------------------	-------------	-----------------	------------	-----	-----------------------	-----------------	---	------------	---

旅順兵餉銀三百四十一兩三分

酒醋麵局麥折銀四百九十二兩以下司冊俱無

保定府庫綿布准小麥折銀四百八十八兩七錢

派仗各馬房倉小麥折銀四百三十八兩八錢七分

派仗粟米折銀六百六十二兩三錢二分如派仗銀俱流

改撥光祿寺粟米銀一百九十一兩九錢七分五厘

人丁絲折絹銀一千七百四十九兩八錢四厘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聖財 差

農桑絲折絹銀四百五十八兩三錢四分

神樂觀黃豆折銀二百五十九兩五錢九分

大名府

太倉草折銀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九兩八錢七分

流動不一

供用庫草折銀四百六十八兩

酒醋麵局草折銀四百四十兩

司花局草折銀五百二十五兩

明智草場改撥寶鈔司草折銀一百三十六兩二錢四分以上五項草銀共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九兩一錢一分比司冊少二萬三千一百一

十二兩八錢九分

鹽鈔銀八百一十三兩三錢一分

延慶州退出備邊銀八百四十八兩一錢二分比冊少一百七十九兩六錢

旅順兵餉銀九百七十四兩四錢四分比司冊多四十九錢

昌平州銀五十五兩

酒醋麵局小麥銀一千九十兩以下司冊俱無

廣盈左右二倉小麥銀一千一百二十五兩

豐濟倉小麥銀一千一百二十五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聖財 差

豐濟倉小麥銀三百五十兩

涿州常盈倉小麥銀三百五十兩

人丁絲折絹銀四千八百二十五兩四錢八厘

農桑絲折絹銀五百六十七兩六錢一分

派仗各馬房倉小麥折銀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七錢八分 流動不一

供用庫菜豆銀一千一百三兩一錢

又黃豆銀一百五十四兩九錢三分

酒醋麵局黑豆銀一千一百四十兩

又菜豆銀七百兩

軍儲倉米折銀四百兩

浮邱峪口倉米折銀一千一百九十兩

唐縣綿花絨銀一百四兩九錢四分

渤海所倉米折銀七百兩

牧地子粒八十八兩一錢四分八厘

新增子粒銀八十四兩四錢五分二厘

臨清倉餘仗米銀約一百九十七兩

派仗米折銀二千五百二十六兩五錢二分八厘
流動不一

各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軍財

兵

武驤左衛備邊銀一百四十五兩一錢二分

武驤右衛備邊等銀七十三兩五錢九分四厘

武成中衛備邊等銀二百三十一兩六錢五分四厘

厘

燕山左衛備邊等銀九百八十兩六錢五厘

驍騎右衛備邊銀一百六兩七錢六分

留守後衛備邊銀一十七兩五錢三分

茂陵衛備邊等銀二百四十八兩二錢八分七厘

涿鹿衛牧地銀五兩八錢九分二厘

涿鹿中衛備邊銀一十六兩三錢七分四厘

武清衛備邊銀一百八兩三錢三分九厘

延慶衛備荒銀四十九兩五錢一分

開平中屯衛牧地銀二兩一分

客雲後衛備邊銀一十九兩七錢三分

河間衛秋青馬草銀二百二十一兩六錢二分五厘

大同中屯衛秋青馬草銀四十七兩三錢四分

潘陽中屯衛秋青馬草銀一百四十一兩七錢五分

分

德州衛秋青馬草銀一百四十五兩七錢一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軍財

兵

德州左衛秋青馬草銀一百七十一兩四錢五分

又新增牧地銀二十四兩八錢七分五厘五毫

山東司所隸該省併購課衛所

山東

農桑絲綿折絹銀三萬七千九百七十八兩六錢

稅糧草折銀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零

黃蠟折銀一千三百七十二兩七錢七分零

真定府小麥扣價銀七百五兩

鹽鈔銀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一兩三錢三分一毫

神樂觀麥米銀一千一百七十七兩六錢二分零
供用庫豆草銀一千六百六十兩五錢零

酒醋麵局麥豆銀四千一百二十五兩

司花局豆草銀一千六十兩

薊州鎮銀四萬七千一百五十六兩九錢九分零

密雲鎮銀六萬一千五百五兩六錢三分零

永平鎮銀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兩

昌平鎮銀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兩一錢九分零

易州鎮銀一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兩八錢四分

零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天

漕折銀五萬二千兩

巡撫贍罰銀四千兩

以下司冊在
鹽課內開

山東巡按贍罰銀八千兩

泰山香稅銀一萬六千兩 此項彼處充餉

魚課商稅銀五千五百四十九兩七錢二分五厘

絕軍糧銀一百餘兩 無定額

以下司
冊在

大寧中衛額銀一百三十二兩三錢八分八厘

大寧前衛額銀五百九十五兩五錢一分八厘

錦本衛額銀九兩八錢三分九毫

各鹽課

長蘆運司鹽課銀一十四萬三千兩

寧餉帶鹽銀四千七百九十七兩

昌平等處牙稅銀三百兩 上下無額

上下吏班銀三十六兩

滴珠銀一千四百八十兩九錢

宣鎮扣下滴珠銀三百二兩三錢九分六厘七毫

巡鹽贍罰銀二千餘兩

認解開歸贍罰銀八百兩

通州牙稅銀六百餘兩

山東運司鹽課銀五萬兩

餘銀三千三百七十七兩六錢

滴珠銀五百三十三兩七錢七分六厘

宣鎮扣下滴珠銀一百七十七兩六錢三厘

另解遠佃鹽課收入太倉銀一萬三千九百五兩

一錢八分三厘

滴珠銀一百三十九兩五分一厘 此項自天啓

元年解起至三年止四年以後改解新餉

京書銀五十兩四錢

河東運司巡鹽贍罰銀九百兩

京書銀一百四十七兩一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天

兩淮運司鹽課銀六十七萬一千二十九兩九錢	分司開
滴珠銀六千六百一十兩二錢九分九厘	
巡鹽贖罰銀四千六百兩	
裁省京書銀不及二百兩	二項無滴珠
兩浙運司鹽課銀一十四萬兩	
又加增銀五千兩	
滴珠銀一千四百五十兩	
巡鹽贖罰銀七千兩	
京書銀一百二十九兩四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手	
福建運司鹽課銀二萬九千四百三十九兩九錢七分	司照少五兩零
滴珠銀二百九十四兩三錢九分九厘七毫	
廣東提舉司舊額鹽課除題豁無徵外實解銀一萬二百六十六兩三錢七厘	
又加增銀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七兩五錢三分四厘二毫	
滴珠銀二百一十八兩六錢	以上三項比司照少四百二十三兩四錢六分
外鹽引贖罰銀一萬兩上下	

山西司所隸	
農桑絲絹折銀六百七十七兩六錢	題兌山西
鎮年例訖	
河南司所隸	
漕折銀五萬二千兩	
稅糧草折銀五萬五百三十三兩	此司照少三萬九千四百八十四兩二分
薊州鎮銀四千九百一十四兩二錢六分	
密雲鎮銀六萬三千八百五十兩	
永平鎮銀一萬四千四百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手	
昌平鎮銀五萬六千八百三十四兩四錢	
易州鎮銀一十三萬七百七十六兩	
黃蠟折銀一千三百七十二兩七錢六分二厘五毫	
撫按贖罰銀八千兩	
農桑絲絹折京庫折銀六千二百七十四兩四錢	以下司照無
稅絲折京庫絹銀九千九百一十一兩一錢三分	
折色綿布銀七千五百兩	
供用庫豆草銀一千一百二十八兩	

酒醋麵局豆麥銀四千八十兩

司花局豆草銀一千六百四十兩

鹽鈔銀二千九百五十八兩六錢八厘

協濟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原冊

奇庫絲綿折絹銀四千五百五十兩原冊

陝西司所隸該省錢糧俱解本省各邊止開所管各

衛

長陵衛額該備邊銀三十八兩四錢八分七厘以下

無司冊

獻陵衛額解備邊銀一百二十八兩六錢一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圭

景陵衛額解備邊銀五百三十一兩八錢七分

廣東司所隸該省併各衛

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折色黃白蠟銀二千九百五十八兩八錢

巡撫贛銀七百兩

巡按贛銀五千兩

各衛所

留守中衛備邊銀一兩八錢九分二厘以下司

神武左衛備邊銀二百一十九兩二分

義勇前衛備邊銀一百三十三兩九錢三分

義勇後衛備邊銀四百八十二兩五分

廣西司所隸該省併各衛

魚課酒稅銀每年約二百三十餘兩

巡撫贛銀每年六百兩

巡按贛銀每年一千八百兩

缺官俸糧稅契事例等銀俱無定額原冊

各衛所

寬河衛備邊等銀每年共二百三十八兩八錢一分

蔚州左衛備邊銀共二百三十四兩四錢五分

雲南司所隸各衛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圭

該省各項錢糧俱係題留本省充餉

各衛所

泰陵忠義前右府軍等四衛通共額該備邊銀五

百二十六兩一錢九分二厘七毫比司冊少三十分

六毫

貴州司所隸各稅課併各衛

本省錢糧俱係解本省用

各衛所

濟州衛備邊銀原額一千二百三十一兩近解不

足額以下三項

富峪衛備邊銀原額一百一十九兩近解不足	原冊
定陵衛備邊銀原額一百一十七兩近解不足	原冊
各稅課司冊所開各處稅與庫冊不同者多難以詳開	原冊
崇文門宣課司每年商稅正餘銀錢約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零近約解四萬五千七百八十餘兩不等	原冊
上林苑監牛稅銀一百四十一兩八分照數完解	原冊
通州草場約解商稅正餘銀二千四百餘兩近解	原冊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鹽課	原冊
一千五百餘兩不等	原冊
河西務鈔關輪年約解折色銀三萬二千餘兩近解	原冊
解一萬三千餘兩不等	原冊
臨清鈔關輪年約解折色銀八萬三千八百餘兩	原冊
近解二萬八千四百餘兩不等	原冊
淮安鈔關輪年約解折色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	原冊
近解一萬一千五百餘兩不等	原冊
揚州鈔關約解折色銀一萬二千九百餘兩近解	原冊
八千一百餘兩不等	原冊
九江鈔關輪年約解折色銀一萬五千三百餘兩	原冊

近解一萬五千餘兩不等	原冊
北清鈔關輪年約解折色銀三萬三千八百餘兩	原冊
近解三萬五千餘兩不等	原冊
許墅鈔關輪年約解折色銀三萬九千九百餘兩	原冊
近解二萬五千七百餘兩不等	原冊
四川司所隸該省併南直隸各衛	原冊
四川	原冊
昌平州銀三百五十七兩五錢	原冊
富戶銀六十四兩	原冊
扣刺茶價銀五百五十五兩	原冊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鹽課	原冊
顏料扣價銀二百八十兩四錢九分二厘	原冊
應天府	原冊
派仗米折銀一萬一千三兩四錢六分三厘流動	原冊
不一 <small>比原冊少一十四百五十餘兩</small>	原冊
麥折銀四百五十一兩	原冊
草折銀九千一百七十二兩二錢	原冊
光祿寺改解米折銀二千五百九十兩	原冊
南京光祿寺改解濟邊稻穀銀三十五兩	原冊
高淳縣漕糧永折銀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二兩九錢	原冊

澤水縣漕糧承折銀一萬七百三十八兩八錢

督撫省存等銀一百一兩四錢七分二厘

加開月銀七兩九錢五分六厘

應天巡撫贖罰銀三千兩

省存吏書衣廩銀九十二兩八分

應安巡按贖罰銀六千兩

省存吏書稿賞銀二百八十兩 此項流動不一

安慶府

派仗米折銀三十七兩六錢二分

草折銀三千九百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三

農桑絹折銀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六厘

鹽鈔銀五百六十八兩七錢八分九厘

富戶銀四十八兩

協濟昌平州銀十八兩

商稅連閭銀三百七兩三錢八分三厘五毫 此司冊多

開通月銀二十

折色黃蠟銀二百四兩四錢六分八厘七毫

本色黃蠟扣價銀六十八兩三錢一分

徽州府

派仗米折銀五百四十五兩四分

麥折銀六百兩

鹽鈔連閭銀八百五十兩八錢九分七厘 此司冊多

月銀六十五兩三錢分

富戶銀三十九兩

協濟昌平州銀一十八兩

南京改解濟邊白蠟銀一百四十兩

本色顏料扣價銀三十六兩二錢八分九厘

徵安道贖罰銀一百五十兩

寧國府

派仗米折銀二千八百五兩六錢七分一厘七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三

流動不一 此司冊開二百九

草折銀一萬七千一百兩

光祿寺改米折銀一千三百三十兩 此項光祿寺

鹽鈔連閭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四錢九分六厘 此項光祿寺

九十四兩三錢分

富戶銀四十六兩

協濟昌平州銀一十八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三十二兩八錢五分八厘零

本色黃蠟扣價銀七十九兩六錢八分

本色顏料扣價銀二兩一錢六分二厘

寧太道駐謂銀一百五十兩

池州府

派仗米折銀三千三百二十七兩五錢三分四厘

流動不一比司冊少二百八十二兩三錢零

麥折銀八百三十四兩

草折銀一千八百六十兩

光祿寺改解米折銀二千一百兩光祿寺內開此項折解該寺

農桑絹折銀一百三十九兩三錢

稅絲絹折銀一十一兩二錢

鹽鈔連閏銀二百五十一兩九分六厘流動不一

皇明世法錄 卷三五

理附

美

此司冊多開閏月

昌平州銀一十八兩

商稅銀七十四兩六錢二分五厘

太平府

派仗米折銀四百八十七兩二分六厘 流動不一

一比司冊少開三十兩一兩一錢八分零

麥折銀五百五十兩

草折銀六千九百兩

絲綿絹折銀七十一兩六錢二分四厘

鹽鈔銀三百八兩六錢九分一厘

富戶銀七十八兩

昌平州銀一十八兩

魚課連閏銀一百二十六兩二錢五厘比司冊多開閏月銀

九兩

門攤商稅銀連閏三百一十兩三錢五厘八毫比司冊多開閏月銀二

折色黃蠟銀二百三十二兩八錢五分八厘

廣德州

派仗米折銀三百一十四兩九錢五分三厘六毫

比司冊少二十七兩九錢九分零係每年會派流動不一

皇明世法錄 卷三五

理附

美

草折銀六千九百八十兩四錢

鹽鈔連閏銀一千八百二十二兩九錢七分七厘

比司冊多一百四十兩二錢零

昌平州銀六兩六錢六分六厘六毫

蘇州府

府部院等衙門折色米銀三千九百六十三兩四

錢九分七毫比司冊多三百五十二兩二錢零

公廩祿米麥折銀七千五百四十七兩七錢六分

六厘七毫比司冊多三百三十九兩四錢四分零

派仗米折銀二萬八千六百五十七兩四錢九分

一厘七毫比司冊少一千六百五十兩零 以上二項每年流動不一

漕糧永折銀七萬三千九百三兩一錢八分

南光祿寺改解濟邊米折銀二十七兩

折色草銀一萬五百兩

折色布銀一萬五千兩

鹽鈔銀五千五百九十八兩七錢二分

折色黃蠟銀五百二十五兩一錢六分

黃蠟扣價銀一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

蘇松巡按贓罰銀四千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卑

節省吏廩銀一百一十二兩

蘇松道贓罰銀二百兩

松江府

府部院等衙門二分折色米銀三千五百六十三

兩九分三厘六毫比司冊多五十兩零

公侯祿米麥折銀七千五百九十兩五錢一分二

厘比司冊少一千一百九十二兩一錢零

宗人府派仗米折銀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九兩八

錢八分比司冊多一千三百八十四兩二錢五分零 以上三項流動不

榮昌公主銀三百五兩

壽寧公主銀三百五兩

折色布銀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七兩八錢

折色草銀六千六百兩

鹽鈔銀七百七十四兩五分二厘四毫

富戶銀四十五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八十四兩五錢四分二厘五毫

黃蠟扣價銀九十五兩三錢七分

常州府

府部院等衙門二分折色米銀一千六百一兩六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卑

錢五分八厘比司冊多三百六兩三錢二毫

公侯祿米麥折銀六千二百六十七兩七錢五厘

二毫比司冊多二百八十一兩八錢零

宗人府米折銀一萬七千九十五兩五錢九分二

厘比司冊少二千五百八兩八錢九分 以上三項流動不一

折色布銀三千兩

折色草銀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二兩四錢

鹽鈔銀一千七百三十二兩六錢七分五厘

絲農折絹銀一千一百一兩三錢五分七厘一毫

農桑折絹銀二百二十七兩三錢七分四厘

折色黃蠟銀三百六十四兩八錢一分七厘五毫
常鎮道贓罰銀二百兩

鎮江府

米折銀五兩四分

麥折銀三百九十五兩

草折銀二千一百三十兩

絲綿折絹銀一百四十四兩一錢二分六厘三毫

農桑絹折銀九兩七錢四厘四毫

鹽鈔銀三百五兩五分八厘

富戶銀三十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聖

富戶銀三十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一十二兩二錢三分三厘七毫

黃蠟茶扣價銀六十八兩七錢五分

廬州府

麥折銀二百九兩

草折銀一千五百兩

絹折銀四百八十一兩五錢一分三厘八毫

鹽鈔銀七百四十兩七錢九分九厘

過關加六十兩七錢零

富戶銀九十八兩

昌平州銀九十八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四兩四錢六分八厘七毫

本色蠟茶扣價銀三十九兩八錢一分

本色顏料餘銀六十二兩九錢四分八厘

鳳陽府

麥折銀七百二十兩

漕糧永折銀四千二百八十五兩一錢五分

草折銀三千五百四十兩

農桑折絹銀七百二十四兩六錢三分四厘四毫

稅絲絹折銀九百六十六兩四錢一分一厘

鹽鈔銀一千八百六十九兩一錢九分一厘二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財

聖

同冊過關加一百五十三兩八錢八分

富戶銀三十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二十六兩三錢三分

本色黃蠟扣價銀七十五兩四錢五分

本色顏料扣價銀七十六兩九錢二分八厘五毫

商麴稅契銀九百六十八兩六錢七分一厘

巡撫濟邊贓罰銀二千兩

工助贓罰銀五百兩

裁掣吏書廩給銀二百三十三兩

同冊無此項

淮安府

米折銀三百一十五兩

漕糧永折銀七千三百五十兩

麥折銀五百六十二兩三錢三分

草折銀七千一百一十兩

絹折銀一千二十三兩一錢三分

鹽鈔銀一千九百九十兩七錢九分

司冊過開加一百七十兩

四錢五分

折色黃蠟銀二百一十九兩八錢

本色蠟茶扣價銀六十兩二錢二分

淮松巡按濟邊賍罰銀七千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鹽財

署

裁掣吏書廩給銀一百九十一兩三錢三分三厘

三毫

巡漕察院裁掣吏書廩給銀九十兩

額淮陽三道賍罰濟邊銀一千兩

賍罰助工銀一千兩

揚州府

漕糧永折銀一萬兩

草折銀六千三百兩

絹折銀五百八十四兩四錢二分八厘六毫

鹽鈔銀一千四百六十五兩三錢六分六厘一毫

司冊過開加銀一百二十二兩

富戶銀一百兩

折色黃蠟銀二百二十六兩三錢二分八厘七毫

本色黃蠟扣價銀七十五兩四錢五分

徐州

草折銀一千五百兩

稅絲銀二千一百一十八兩一錢四分

農桑銀一千七百七十六兩六錢一分

鹽鈔銀一千二十九兩九錢二分

司冊過開加八十六兩五錢零

顏料扣價餘銀共一百四十二兩三錢一毫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鹽財

署

滁州

派仗米折銀一百兩一錢六分七厘

農桑絹折銀一百五十二兩二分四厘五毫

草折銀三百三十兩

鹽鈔銀一百五兩三錢九分二厘五毫

司冊過開加八兩七

錢八分零

顏料扣價銀七兩二錢一分九厘

和州

派仗米折銀三十三兩

馬草銀三百三十兩

農桑銀六十九兩九錢三分九厘零

鹽鈔銀一百九兩八錢八分三厘通開加九兩

勅臣餘田銀一兩七分五厘四毫

各衛所

全吾右衛備邊等銀一千七十二兩四錢五分五

厘八毫以下司

騰驤左衛備邊等銀六十九兩四錢四分四厘四

毫

騰驤右衛備邊等銀七十二兩三分九厘四毫

彭城衛備邊銀二百二十五兩三錢八分二厘三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理例 吳

毫

武功中衛備邊等銀一百一十一兩八錢二分六厘

九毫

武功左衛備邊銀七兩一錢一厘八毫

忠義後衛備邊銀三十七兩三厘四毫四絲

神策衛備邊銀八兩五錢四分四厘八毫五絲

府軍後衛備邊等銀十三兩一錢二分三毫

以上各省各項每年入銀三百一十七萬三千

七百三十四兩七錢

另貯老庫銀八萬二千四百八十四兩

尚書李宗延題貯庫庫新舊二庫樽節各項寄底

疏內原額銀二萬七千一百八十兩五分內查舊

庫現貯銀二萬三千九百九十六兩二錢五分

二項共銀十萬六千四百八十兩二錢五分俱另

貯不敢那移擅動

右天啓年戶科勘定錢糧總冊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五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五 聖訓

筆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六目次

理財

舊太倉出數

京衛京營

雜項

新餉入數

額收遼東舊餉

新餉出數

山海關

新定雜項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目次

湖廣廣西四川雲南四省地畝雜項等銀

漕糧

各省直額派總繳數目

巡青衙門

歲入

光祿寺錢糧

本色總數

省直本折繳數

一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六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理財

舊太倉出數

銀庫出數向無定額止就天啓三年開造

京衛京營

各衛所武官每年布絹銀四萬一千二百四十二

兩四厘一毫二絲

原冊開每年約五萬餘兩

七十八衛所月糧折色銀二十萬九千九百四十

六兩六分六厘二毫

原冊開各衛所官軍折米銀連後二項約放錢一百四十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餘款

旗手衛放過料草銀二百二十四兩八分六厘二

毫八絲

又錢五萬六千二十七文原冊開銀錢兼支每季約

銀四十餘兩錢一萬文零

旗手衛等放過布花銀七萬五千一百七兩三錢

九分六厘

又錢一千九百二十六萬六千八百

七十六文

原冊

旗手等衛放過軍伴銅錢六百四萬五千二百九

十三文

原冊開每月折銀九百九十九兩零

三大營料草放過銀一十七萬八千三百三十七

比時冊多一萬五千一百六十八兩九錢七分零

銀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四

百六十八册三錢

銀八萬四千八百一十二兩七錢

六十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九

賞銀一十萬五百六十七兩四錢五

勤錄撫賞非難司
所管故同冊不聞

銀一十四萬二百三十二兩四錢七

五絲四忽錢司
權分

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五兩八錢六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兩

近奉題此司冊多四千九百三十五兩一錢五分零

銀一十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五

主客兵錢糧分開少三

銀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六兩七

上客紅

大同鎮年例

[illegible]

山西鎮年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延綏鎮年例銀四十三萬三千七百三十九兩八

冊主客兵錢糧分開少則萬
七千二百五十一兩五錢七分

年例銀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五兩二

錢五分

年例銀一十九萬七千五百八十八兩五

錢三分

年倒銀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三兩九

六厘五毫二絲 比同冊少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兩九錢零

下馬關放過年例銀四萬二千三百七十

二兩九

新餉銀十萬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聖財

五

塘千總月糧銀三千九百三十一兩

總朱國
糧銀約

雜項

猪價銀一千七百九十八兩二錢四分三

厘
七原
十冊

放過小麥銀九百四十九兩六厘五毫

同冊

又錢二

放過折布絹銀九百二十二兩四錢九分

三厘三

又錢二十三萬六百二十三文	原冊開上十年下
禮部貢夷折絹銀五千五百一十九兩三錢三分	原冊開數目不等
工部放過年例小麥銀一百四十九兩七錢九分	原冊開數目不等
六厘六毫	原冊開數目不等
京糧廳領公費銀九十八兩一錢三分六厘	原冊開數目不等
又錢八千四百文	原冊開數目不等
光祿寺冬布銀一千三百九十五兩	原冊開錢銀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本庫放過各衙門工食公費銀一千五百七兩五	六
錢八分	原冊開每月
本庫放過巡風飯食銅錢六萬三千一百八十文	原冊開每月四
山西司領事例庫修理公費工食紙割銀二百六	十五兩六錢六分
各衙倉優恤銀一十五兩	原冊開
大通橋壽架銀四十兩九錢四分	原冊開
恤薪司糯米銀一十六兩六錢一分	原冊開
廣利寺濟貧錢二十八萬六千六百二十四文	原冊開

酒醋局葛稻銀五十兩七分四厘四毫	原冊開
定大二縣商人領糯米銀一十六兩六錢	原冊開
稻草商人領稻草銀一百四十九兩九錢	原冊開
寶鈔司領草紙銀五百七十一兩六錢	原冊開
金行商人領	原冊開
冊封價銀二千一十四兩九錢	原冊開
丙字庫商人領絲綿找價銀七千四百四十二兩	原冊開
酒醋局領黃豆銀二千四百六十一兩	原冊開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供用庫商人領黑豆銀二千五百六十一兩五錢	七
又錢三十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八文	原冊開
中府場領麥豆草價銀二千九百八十二兩	原冊開
天師庵領麥豆草銀二千九百八十二兩	原冊開
司花局領麥豆草銀二千一百八十四兩	原冊開
又錢五十四萬六千文	原冊開
代辦供用庫商人領正旦元宵中秋香蠟價銀二	萬一千八十餘兩三錢
又錢五百四十五萬三千八百文	原冊開

平例商價
司稅局
寶鈔司
外供用庫
草料
等價俱無定
額照堂例發

在京各衙門大小文官俸絹布銀五萬二千六百

三十三兩三錢八分零

又錢一千五百二十一萬六千四十三文

公侯駙馬伯祿米銀二萬五百七十二兩四錢九

分九厘

公每年祿米銀一千一十五兩

駙馬都尉每年祿米銀一千二百二十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則 八

公主每年祿米銀六百一十兩

侯伯每年祿米銀有四百九十兩者四百六十兩

者四百二十兩者四百六兩者三百五十兩者三

百一十五兩者一百八十兩者二百五十兩者二

百一十五兩者多少不一奉有堂劄執結數目給

發

魏國公徐 歲支祿米五千石內本色二千石折

色三千石

成國公朱 歲支祿米三千四百石本色一千三

百五十石折色二千五十石

黔國公沐 歲支祿米三千一百石本色一千五

百石折色一千五百石隨府米一百石

英國公張 歲支祿米三千一百石本色一千四

百五十石折色一千三百五十石隨府米一百石

折絹二百石又蒙 特恩歲加祿米五十石

懷遠侯常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五百石

定遠侯鄧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五百石

懷寧侯孫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四百五十石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則 九

折色五百五十石

撫寧侯朱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折色

三百石

安遠侯柳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五百石

泰寧侯陳 歲支祿米一千二百石本色五百石

折色七百石

恭順侯吳 歲支祿米一千五百石本色五百石

折色八百石隨府米二百石

陽武侯薛 歲支祿米八百石本色四百石折色

四百石

武清侯李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折色

三百石又奉 特恩歲加祿米二百石

豐城侯李 歲支祿米五百石本色二百石折色

三百石

寧陽侯陳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五百石

鎮遠侯顧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五百石

新城侯王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折色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聖訓

十

三百石

武定侯郭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五百石

隆平侯張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折色

三百石

靈璧侯湯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五百石

保定侯梁 歲支祿米八百石本色四百石折色

四百石

永康侯徐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五百石

駙馬都尉侯拱宸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

折色麥三百石又奉 特恩歲加祿米一百石

駙馬都尉萬緯歲支祿米二千石本色一千四百

石折色麥六百石又奉 特恩歲加祿米一百石

駙馬都尉王嵩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折

色麥三百石又奉 特恩歲加祿米一百石

駙馬都尉冉興讓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

折色麥三百石又奉 特恩歲加祿米一百石

榮昌公主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折色麥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聖訓

土

三百石

平江伯陳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折色

三百石

成山伯王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四百石折色

六百石

東寧伯焦 歲支祿米八百石本色四百石折色

四百石

新建伯王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六百石折色

四百石又奉 特恩歲加祿米三十石

永年伯王明輔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折

三百石又奉 特恩歲加祿米三十石

應城伯孫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五百石

廣寧伯劉 歲支祿米七百石本色三百五十石折色三百五十石

惠安伯張 歲支祿米一千一百三十石本色五百八十石折色五百五十石

崇信伯費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四百石折色六百石

彰武侯楊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圭

懷柔伯施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四百石折色六百石

成伯伯郭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四百石折色六百石

寧晉伯劉 歲支祿米八百石本色四百石折色四百石

武晉伯朱 歲支祿米八百石本色四百石折色四百石

誠憲伯劉 歲支祿米七百石本色三百石折色

四百石

遼安伯陳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五百石

清平伯吳 歲支祿米八百石本色四百石折色四百石

博平伯郭振明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折色三百石又奉 特恩歲加祿米六十石

襄城伯李 歲支祿米八百石本色五百石折色二百石

南寧伯毛 歲支祿米九百石本色四百五十石折色四百五十石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圭

興安伯徐 歲支祿米八百石本色三百石折色五百石

定西侯蔣 歲支祿米一千五百石本色七百五十石折色七百五十石

靖遠伯王承恩 歲支祿米九百石本色四百五十石折色四百五十石

永寧伯王天瑞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七百石折色三百石

彭城伯張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四百石折色

六百石

武靖伯趙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五百石

武平伯陳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四百石折色

六百石

豐潤伯曹

歲支祿米一千石本色五百石折色

南和伯方

歲支祿米八百石本色四百石折色

四百石

左都督李誠鑑奉

特恩歲加祿米一百石

公侯遇有喪禮全祭領修墳糯米銀二兩一錢半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禮制

古

祭領銀一兩五分各衛倉官攢遇有故者給優恤

銀三兩攢典給銀二兩

以上各邊鎮原額據實放各項共銀四百四十九

萬二千六十八兩零 銅錢四千七百四十五萬

八千文零

除邊鎮原額外各衙門俸糧併營衛月廩馬草商

價等項每年流動不一

庫冊未開原冊開者亦列于後以備查核

內官監建造陵工廩糧鹽菜銀一次二千五百餘

兩

借用庫備辦元旦等節香蠟等價銀無定

京糧廳春秋祭祀銀八兩一錢三分六厘

工部作官做工鹽菜銀一百餘兩

柴炭廠抬柴脚夫銀三百八十餘兩

新任總督公費銀四十五兩

本庫差滿造冊執結紙制工食銀八兩二錢

本庫每年終造冊執結紙制銀食銀五十六兩五

錢

每年制卷造冊紙張工食銀十兩

各衙門木炭銀三十八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禮制

五

通州修理閘河銀每年約四百五十餘兩

京通籌價每版一萬二千石

見在副使每員二兩京通倉官共五十九員

攢典每名一兩五錢京通共一百九十名

小甲每名一兩三錢京通共一千二名

甲斗每名五錢事故扣除米不足額照數遞減俱

解銀庫充作小修倉廩工食

鋪殿一座全用新板給工食銀三兩新舊兼用給

銀二兩於籌價銀內支給

前件查得會計錄隔大倉入數每歲銀凡三百七

十萬四千二百八十一兩六錢二分五厘八毫錢
凡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五千四百文出數每歲銀
凡四百四十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兩九錢五厘錢
凡三百三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文距今三十餘
年耳茲庫稱太倉入數僅三百二十七萬一十一
兩二錢六分九厘八毫九絲天啓三年太倉出數
增到以百四十九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兩三錢五
分六厘一絲四忽錢凡四千七百七十七萬九千
三百二十二文臣等嘗細細講求之有比會錄多
者有比會計錄少者有司冊有而庫冊無者有庫
冊有而司冊無者上年該部謂太倉出入之數凡
二十七項止一項照舊比原額多者凡七項共多
銀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四十三兩比原額少者二
十項共少銀五十六萬七千七十三兩除相抵外
實少銀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三十兩零由今思之
似未可爲據也故以各邊鎮軍餉計之拖欠者動
以百萬計數十萬計天下之真不足者太倉也以
各項之糜爛各奸之厭飽者言之動以數萬計數
千計天下之事有餘者亦太倉也何不悉心料理
而委之無可奈何也將謂出之數原浮于入耶胡

先年庫積陳因嘗至數百萬而各邊鎮亦不聞有
缺額之稱將謂入之數近始縮于出耶胡臣等考
成法一行遂多入銀一百七十餘萬兩天理財不
過理其出入使入數果縮于出亦當卽流窮源查
其縮之故使出數果浮于入亦當按本尋根查其
浮之由如薊門鹽菜銀二十餘萬兩無端議增原
屬非計舊尚書李宗延已改之新餉矣太倉仍開
于內彼此重複恐各項之類此者尚多今天下法
廢人偷無事不難臣豈敢言易獨是理財一節較
之詰戎猶稍不同而理財又詰戎之根本倘大司
農心有全局有國手滿盤算起逐項精核何至若
此匱乏哉
新餉入數
額收遼東舊餉
太倉京運銀五十二萬五千六百一十二兩三錢
零
山東民運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兩五錢零
山東鹽運司一萬三千九百五兩一錢
商人納鹽引銀四萬一千三百二十六兩零
永平民運九百三十四兩四錢零

十二兩零

米豆自天津起至山海止運價每石二錢共用銀

二十六萬兩 近又議增銀十萬

撫賞銀十萬兩

以上五項共該支銀四百一十四萬零八兩

薊州等鎮

薊州鎮二十一萬四千兩內原餉十六萬兩又順

天巡撫咨留遵化兵馬每月約餉四千五百兩每

年用銀五萬四千兩外又鹽菜銀二十二萬六千

二百五十四兩九錢零 近查薊州每月原發銀一萬八千兩今因雲雲調防

兵二千名通州調防兵四 近查雲雲每月原發銀二萬五

密雲鎮三十萬兩 近查雲雲每月原發銀二萬五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手

永平鎮二十四萬兩 近查天津每月原發銀二萬

天津倉二十四萬兩 今因調兵各營兵赴山海

天津撫按題定切發銀 九千九百一十三兩零

通州二十四萬兩馬二千 百匹用銀二萬四千

八百四十兩 近查通州每月原發銀二萬兩今因

四原發銀二萬四千 餘兩今止發銀一萬餘兩馬

登萊題留民運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兩五錢

零新餉二十七萬兩又山東招兵五萬兩 近查登

原留銀四十五萬兩今因兵馬減法止用銀二十 萬兩又撥給毛帥二十萬仍舊四十五萬之數

以上各鎮目前共支銀一百八十餘萬兩後來
增減不一難以懸度

鮮運米布折色約用銀二十萬兩

以上一項天啓三年分支銀三萬兩米豆十二

萬餘石布二萬疋今天啓四年議給銀二十萬

兩

振武營新兵約用銀五千兩通總山海薊州等鎮

鮮運振武營共額支銀六百二十八萬三千四百

九十三兩四錢

前件查得該部于天啓三年十月初三日題定

聖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主

額出之數內山海餉銀天津買米買豆買草腳

價不照山海數難執定統俟年終經管官員造

冊查考外撫賞十萬兩該部題

准在太僕寺支解新增鮮軍二十萬題

准將登萊餉銀減二十萬兩改解朝鮮

通總山海薊州等鎮鮮運振武營每年共額支銀

六百二十八萬三千四百九十三兩四錢合前收

數少銀一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七十五兩二錢

故以雜項議補
新定雜項

浙江衛所屯田等銀共二十七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兩一分四厘九絲

江西衛所屯田等銀共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三十四兩七錢七分九厘

福建衛所屯田等銀共一十七萬四千九百七十七兩四分

山東衛所屯田等銀共一十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七兩八錢七分六厘八毫

山西衛所屯田等銀共八萬八兩七錢六分三厘二毫五絲五忽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圭

河南衛所屯田等銀共二十萬一百五十一兩七錢五分二厘八毫

陝西衛所屯田等銀共九萬七千八百二十五兩四錢二分二厘五毫一絲八忽四微

廣東衛所屯田等銀共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九兩三錢六分

南直隸各府州縣衛所屯田共三萬四千一百九十五兩

應天府雜項等銀三萬七千二百五十五兩二錢徽州府雜項等銀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九兩

寧國府雜項等銀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九兩

池州府雜項等銀七千三百兩九錢六分

太平府雜項等銀六千三百九十四兩二錢二分

安慶府雜項等銀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三兩六錢

廣德州雜項等銀四千五百八十兩二錢

蘇州府雜項等銀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兩

松江府雜項等銀一萬二千六百六兩二錢八分

常州府雜項等銀九千七百八十二兩九錢二分

鎮江府雜項等銀九千四十一兩九錢二分一厘

淮安府雜項等銀二萬八千一百三十八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圭
徐州府雜項等銀四千九百五兩一分
揚州府雜項等銀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五兩四錢四厘六毫
鳳陽府雜項等銀一萬七千九百八十兩三分四厘一毫
廬州府雜項等銀一萬四千八十九兩八錢八分二厘
滁州雜項等銀三千七十九兩六錢七分六厘
和州雜項等銀二千八百五十三兩一錢二分四厘三毫

北直隸衛所屯田銀共二萬一千八十五兩五錢一分一厘

順天府雜項等銀二萬四千六百六兩九分

永平府雜項等銀五千一百九十六兩一錢五分

四厘

保定府雜項等銀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一兩五錢

四分二厘

河間府雜項等銀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六兩四錢

一分五厘

真定府雜項等銀二萬七千一百七十六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蓋

順德府雜項等銀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兩

廣平府雜項等銀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兩一錢

大名府雜項等銀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三兩六錢

六分

延慶州雜項等銀八百七十一兩七錢六分

保安州雜項等銀五百七十六兩七錢六分

以上兩直八省共雜項銀一百八十一萬零台

前少數多派銀一十六萬零并前撫賞改支青

登萊復徵共餘銀三十六萬三千零以補山東

民運改入太倉並太倉支給鹽菜之數尚少太

倉額解關門三十萬兩用節收戶七事例銀抵補尚不足數其

欽賞如貴州毛帥不在數內

湖廣廣西四川雲南四省地畝雜項等銀附載于

後

湖廣

地畝銀七十四萬二千四百七十六兩一錢六分

三厘五毫

天啓二年免長沙路庄銀共九萬兩餘銀盡改入

黔餉訖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蓋

衛所屯田等銀共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兩

三分八厘入新餉十月初四日奉旨亦改整餉

廣西

地畝銀八萬四千六百一十八兩六錢七分三厘

二毫

天啓元年因柳慶等四府災疫免二萬三千七百

一兩三錢二分三厘三毫五絲七微

衛所屯田等銀七萬四千八百二十七兩三錢四

分八厘二項半入新餉半助黔用

四川

地畝銀一十二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兩九錢五厘
衛所屯田等銀九萬三千六百三兩六錢五分二厘

俱留本
地開

雲南

地畝銀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兩二錢二分九厘

二毫天啓二年分本省留用後改照餉訖

衛所屯田等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兩亦留照用

前件查得加派一節原出不得已當其初行固謂

遠平卽止且暮可以報罷也今行之數年不惟報

罷無期而浩費日甚臣等嘗伏而思之新餉一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美

使新餉而止用之遠無旁漏之者使新餉而實用

之遠無中耗之者自不至浩費今以旁漏言之京

通薊門登萊已用一百九十餘萬而奢安二酋之

亂又用湖廣四川廣西雲南貴州銀一百餘萬是

皆非遠而用遠餉者也以中耗言之招兵市馬製

器造船無非目破之端而兵馬之指少爲多米豆

之有名無實又復千蹊萬徑是皆用之遠而無益

于遠者也費之之孔如此卽心計之臣握算亦無

補裨而所藉以支目前者總之此加派但開三厘

不已益以六厘六厘不已益以九厘九厘不已復

廣以雜項故今日新餉惟以清其出爲第一義如
臣等所言旁漏中耗諸竇滿盤總算細加酌量京

通薊門登萊之一百九十餘萬湖廣四川廣西雲

南貴州之一百餘萬孰者是必不可已而不已招

兵市馬製器造船兵馬米豆如何而用有實益如

何而用有足賸如何而終無實益終無足賸力裁

支蔓別求簡約之規盡洗虛靡另立稽核之法出

者不濫入者庶幾可繼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作

用縱奴馬不來奢安且暮告捷海內亦可支也說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美

在郭汾陽李臨淮上臣等謂理財雖棘理兵猶棘

若無郭汾陽李臨淮卽有百劉晏當事敲骨捫髓

而得之尾間江河而洩之亦何益於安危成敗哉

漕糧

各省直額派總數目

原額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石收兌七十萬

石除舊例永折糧三十六萬一百八十八石七斗

八合又除上薊密昌鎮天津倉糧四十五萬四千

九百四十七石三斗實上京通倉三百一十八萬

四千八百三石九斗九升二合

輕齋銀共四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八兩六錢七分四毫五絲

浙江兌運六十萬石改兌三萬石

輕齋銀十萬八千兩

江西兌運四十萬石改兌一十七萬石

輕齋銀七萬二千兩

湖廣兌運二十五萬石內永折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十

輕齋銀三萬八千二百七兩七錢五分四厘

河南兌運二十七萬石改兌一十一萬石內永折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夫

七萬石

輕齋銀一萬六千兩

山東兌運二十八萬石改兌九萬五千六百石內

永折七萬石

輕齋銀一萬六千八百兩

應天府兌運一十萬石改兌二萬八千石內永折

三萬二千六百九十一石

輕齋銀九千六百八十八兩七錢七分

此項太倉考關一萬三千兩通

七亦同

蘇州府兌運六十五萬五十石改兌四萬二千石

內永折一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二石六斗九升八

合輕齋銀七萬一千二百三十九兩二錢六分七

厘四毫五絲

鳳陽府兌運三萬石改兌三萬三百石內永折八

千五百七十石三斗一升

輕齋銀三千四百五十三兩八錢七分九厘

此項太倉考關一萬五千兩通

淮安府兌運二萬五千石改兌七萬九千一百五

十石內永折一萬四千七百石

輕齋銀二千六百三十九兩

此項太倉考關三千兩通

揚州府兌運六萬石改兌三萬七千石內永折二

萬石

輕齋銀七千八百兩

松江府兌運二十萬三千石改兌二萬九千九百

五十石

輕齋銀二萬六千三百九十兩

常州府兌運一十七萬五千石

輕齋銀二萬二千七百五十兩

鎮江府兌運八萬石改兌二萬二千石

輕齋銀一萬四百兩	太平府兌運一萬七千石	輕齋銀二千二百一十兩	寧國府兌運三萬石	輕齋銀三千九百兩	池州府兌運二萬五千石	輕齋銀三千二百五十兩	安慶府兌運六萬石	輕齋銀七千八百兩	廬州府兌運一萬石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手	輕齋銀一千三百兩	徐州兌運三萬石改兌一萬八千石	輕齋銀三千九百兩	廣德州改兌八十石	蘇州府歲解	光祿寺梗米一萬五千石	糯米二千五百石	瑞王祿米二千石	惠王祿米一千石	桂王祿米一千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部院等衙門梗米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三石零	此項每年流動不一	供用庫梗米一萬五千九百石	內官監梗米四千二百五十石	酒醋局糯米三千三百石	松江府歲解	光祿寺白熟梗米一萬三千六百石	白熟梗米二千二百石	京糧廳梗米二千石 <small>本廳并無此項米數</small>	府部院梗米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五石四十六升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圭	零此項流動不一	供用庫白梗米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二石	酒醋麵局白熟糯米二千二百石	常州府歲解	光祿寺白熟梗米五千四百石	白糯米八百石	供用庫白熟梗米一萬七千二百石	內官監梗米六千八百七十五石	細米一千八百七十石	京糧廳梗米三千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部院稷米七千一百八石二斗九升八合
犧牲所糯稻穀二百五十石

以上稷白米俱四川司所轄

下糧廳

京倉約放二百一十萬六千石外四十兩月共折
三十四萬石通倉約放七十七萬二千石外四十
兩月共折二萬石有屬倉衛分掣籤坐放如無屬
倉衛分則於各倉通融掣籤坐放

前件查得漕糧四百萬石其原額也自改兌永折
而後實上京通倉者止三百一十餘萬石先年陳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三

因無論卽四十七年終尚存六百五十餘萬石先
年輸將無論卽四十七年尚入二百四萬餘石嗣
是一耗于輕改再耗于輕截所入愈微而新軍有
加門軍有加紛紛更置所出愈絀亦無論以前也
卽以天啓三年論入京倉者止一百八十萬九千
四百一十九石四斗而存京倉者止三百二十二
萬四千四百二十二石五斗零猶之中人之家始
固以千金計也一傳而數人焉金以百計矣再傳
而數人焉金以十計矣漕糧至此改化千而百化
百而十之時凡有耳目者共知也夫槩而觀之糧

枕在前不過粟米之一事深而求之此三百餘萬
者實

那幾千里林林總總望以舉火之需今目前倉厥僅
足供八月支放倘再去一百餘萬則天啓五年之
秋倉廩竭矣古人制節謹度積一積三之效不可
睹也不必問也今倉米一盡火燒眉迫雖有銀吾
得而食諸況無銀哉至於祿米一節遠不可考天
啓元年四月起至二年四月止收不過四萬四千
四百餘石而支反至五萬四千餘石天啓二年四
月起至三年四月止收不過三萬四千九百餘石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三

而支反至四萬八千九百餘石至尚書李宗延督
理倉場

題過奉差給假者俱不許支月米從前糜爛始有
限制而三年四月至四年四月遂收六萬二千七
百餘石而支僅四萬六千九百餘石可見天下事
患無擔當者耳未嘗不可爲也

巡青衙門

歲入

順天府京糧銀九千八百三十兩一錢零
子粒銀三萬三千七百六十一兩一錢零

保定府京糧銀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兩零

河間府京糧銀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二兩零

真定府京糧銀一萬九千二十兩零

順德府京糧銀九千五百一十九兩零

廣平府京糧銀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兩零

大名府京糧銀一萬八千八百兩零

山東京糧銀九萬三千九百七十三兩零

河南京糧銀九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兩零

以上巡青每年約收銀三十一萬七千一百八

十四兩二錢以上與各司所開數有不同者係每年會派流動不一也

皇明世洪錄 卷三十六 理財 蠶

歲出

以前不可考止照天啓二年開之

御馬倉辦納四色料六萬八千九百九十九石九

斗四升零

草七十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束十斤

中府場辦納草七十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束十斤

天師庵辦納草七十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束十

斤

以上係一定額數

內外象房辦納大麥三千六百五十五石

草一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束

安仁坊辦納草三十五萬三千四百束

西城坊辦納草二十一萬五千三十九束

明智坊辦納草一十八萬六百一十九束

北新塲辦納草二十一萬五百四束

臺基塲辦納草一十七萬三千二十束

儀牲所辦納豆穀一千五百四十七石七斗零

草五萬五千五百六十七包零

黃豆措一萬一千二十五斤

京糧廳辦納黑豆三萬六千石零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蠶

司牲司辦納黑豆七百九十八石零

草六千六百五十束零

大壩倉辦納黑豆四千二千石四斗零

草十萬五千四百八十束零

壩上東倉辦納黑豆一千七十一石九斗零

草二萬九千四百六十束

壩上南倉辦納黑豆九百四十七石五斗零

草二萬五千八百八束零

壩北馬房倉辦納黑豆一千三百六十五石零

草三萬三千四百六十束零

金蓋倉辦納黑豆五百七十一石八升零

草一萬六千一百一十六束零

義河倉辦納黑豆六百七十石九斗零

草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一束零

北高倉辦納黑豆九百四十六石八斗零

草二萬六千五百六十八束零

塌上北倉辦納黑豆六百七十八石九斗零

草一萬九千三百束零

湖梁倉辦納黑豆三千二百一十三石六斗零

草七萬二千五百五十九束零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美

黃土倉辦納黑豆一千二百三十一石八斗零

草二萬八千七百五十五束零

鄭家庄倉辦納黑豆一千四百三十三石七斗零

草三萬三千二百六十九束零

湯山倉辦納黑豆八百三十三石二斗四升零

草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四束零

北草倉辦納黑豆一千二百三十九石零

草二萬九千二百三十束零

豪牛房辦納黑豆一千二百七十四石九斗零

草二萬八千三百三十二束零

外牛房辦納黑豆七百六十五石九斗零

草一萬七千二十束零

吳家駝辦納黑豆二百三十二石二斗零

草五千一百六十束零

渾石橋倉辦納黑豆九百六十三石五斗八升零

草二萬四千八十九束零

渾石橋南倉辦納黑豆二百三石零

草五千七十五束零

張家庄辦納黑豆一百九十三石九斗六升零

草四千八百四十九束零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美

南石渠倉辦納黑豆六百六十二石四斗零

草一萬六千五百六十束零

南石渠西倉辦納黑豆九百三十三石一斗零

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二束零

官庄倉辦納黑豆二百二十石二斗八升零

草五千五百七束零

楊家橋倉辦納黑豆三百二十三石三斗六升零

草八千八十四束零

以上各倉場料草戶部隨時酌派增減不常無

一定之額除天啓三年間開送未齊今止開天

啓二年辦過數目

前件查得延青錢糧歲入約三十一萬七千一百八十餘兩會計錄載 御馬三倉併象馬等房倉每年約支商價僅一十四萬八千四百三兩京伍草場每年約支商價僅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兩零合而計之每年費不過一十六七萬耳故先年巡青庫所積亦以百餘萬計今何以空虛若此夫會計錄刊于萬曆十年距今纔四十年每年商價費至二十四五萬兩豈非內監商人窟穴于中乎

光祿寺錢糧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吏部

吏

本色總數

戶部

浙江白熟粳米五萬二千八百零二石八斗九升

二合

白熟糯米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七石三斗九升七

合

長蘆鹽運司青白鹽正耗共二十二萬八千四百六十斤鹽磚二百七十六塊

禮部

各省直茶芽四千斤

刑部

紙三萬一千四百四十張

工部

都水司會造器皿一萬二千件

黃絹單銷金袂一千二百八十條

酢酒袋八百條

木柴一千二百八十五萬三千斤有間加一百零

四萬七千零八十二斤

新增在外

木炭一百一十三萬九千斤有間加九萬四千九

百一十六斤

新增在外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禮部

禮

以上黃絹等袂柴炭遇有吉凶典禮增減不一

寧國府酒瓶一十一萬五千箇

五年一解

河南十瓶罈四千二百六十三箇

五年一解

真定府五瓶罈六千二百四十箇

五年一解

魚臺縣天鵝二隻

詳見折色

都察院

紙六萬二千八百八十張

詳見刑部

太常寺

薦新等物

詳見光祿寺誌
經費舊新類

上林苑監

草牲鵝一萬八千隻

雞六千隻

線雞一千隻

家雞一千隻

雞蛋一十二萬箇

茄菜瓜菊等件一十二萬六千斤

每日青菜七千斤 芥子二升

中秋節豆果一千三百七十斤 西瓜七十箇

重陽節桃棗栗三千五百斤

冬至節核桃六十石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旱

房山縣棗栗六石五斗二升五合

司牲司羊羔四百隻 羊毛四百斤

內外窖水規

折色總數

戶部

錢鈔銀一萬七十兩

內扣搭飯二寺濟貧粟米銀一千八百六十九兩零

麵價銀四千四百兩

無錫縣白糧銀一千一百三十三兩一分二厘

解一折

各省直雜糧銀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七兩九

錢

厨料銀三萬六千三百七十四兩二錢五分三厘

五毫

禮部

各省直牲口銀五萬六千二百七十八兩

醋料稻皮銀一百二十兩

順天府酒料銀四百五十四兩三錢四分

江陰縣子鱗魚銀三百四十八兩二錢五分

兵部

北直隸擠乳牛銀二百九十四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旱

工部

都水司小油紅器皿銀二千

禹磁二州缸罈銀三百四十二兩四錢九分

新折銀八十五兩二錢六分

五年解

真定府缸甌罈銀一千一百四十兩六錢五分八

厘五年四解

各省直小鹿銀七百二十三兩

天鵝銀三百兩

順天府麥餅粽料銀一十兩六錢七分四厘

上林苑監子粒銀四千四百六十五兩七錢零

通共銀二十四萬四千一百八十七兩五錢三分七厘五	
除搶飯米銀一千八百六十九兩零	
本寺實該收銀二十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三分七厘五毫	
省直本折撥數	
浙江	一省共厨料銀二千九百八兩八錢
	牲口銀四千五百四十四兩二錢
	通共銀七千四百五十三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聖	江西
	一省共果品等銀三千八十八兩二錢
	牲口銀四千六十一兩二錢
	通共銀七千一百四十九兩四錢
湖廣	一省共厨料銀六千一百四十四兩九錢
	牲口銀二千四百九十六兩
	小鹿銀四百一十二兩
	通共銀九千五十二兩九錢
福建	

一省共厨料銀五千九百一十三兩一錢	
牲口銀二千六百二十七兩八錢	
通共銀八千五百四十兩九錢	
山東	一省共雜糧銀四萬三千八兩
	厨料銀一千二百九十五兩六錢五分
	牲口銀四千三百六十三兩五錢
	通共銀四萬八千六百六十七兩一錢五分
山西	一省共果品銀一千七十三兩二錢五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聖	牲口銀二千一百四十四兩
	通共銀三千二百一十七兩二錢五分
河南	一省共雜糧銀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兩
	厨料銀二千四百二十三兩
	牲口銀三千八百九兩五錢
	小鹿銀二百七十二兩
	缸鐸銀三百四十二兩四錢九分
	通共銀五萬四千四百三十六兩九錢九分
陝西	

一省共牲口銀二千八兩五錢	四川布政司原額厨料果品銀一千六百六十九兩六錢	廣東	一省共厨料銀三千五百一十八兩五錢	廣西布政司小鹿銀一十二兩	北直	順天府	共雜糧銀二千九百八十一兩四錢	果品銀五百三十七兩一錢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六 聖訓	牲口銀一千一十一兩	酒料餅粽等料銀四百六十五兩一分四厘	通共銀四千九百九十四兩五錢一分四厘	永平府	共厨料銀七百五十八兩六錢九分四厘	牲口銀一千一百九十兩二錢	通共銀一千九百四十八兩八錢九分四厘	保定府	共厨料銀三百二十八兩	牲口銀一千三百三十六兩五錢
--------------	------------------------	----	------------------	--------------	----	-----	----------------	-------------	---------------	-----------	-------------------	-------------------	-----	------------------	--------------	-------------------	-----	------------	---------------

擠乳牛銀七十八兩	通共銀一千七百四十二兩五錢	河間府	共雜糧銀二千九百八十兩	厨料銀三百三十兩五錢	牲口銀一千六十九兩七錢	通共銀四千三百八十兩二錢	真定府	共厨料銀四百八十七兩二錢五分五厘	牲口銀一千六百六十一兩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六 聖訓	缸罈銀一千一百四十兩六錢五分八厘	擠牛乳銀二百一十六兩	通共銀三千五百四兩九錢一分三厘	順德府	共雜糧銀四千八百九十三兩七錢五分	厨料銀二百四十五兩九錢五分	牲口銀一千一十兩一錢	通共銀六千一百四十九兩八錢	廣平府	共雜糧銀一千三百二十兩七錢五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厨料銀二百七十九兩一錢五分

牲口銀一千四十三兩一錢

通共銀二千六百四十三兩

大名府

共雜糧銀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六兩

厨料銀三百八十四兩四錢

牲口銀一千二百四十七兩八錢

通共銀一萬二千七百九十八兩二錢

長蘆運司鹽糖銀三兩八錢四分

北直隸共雜糧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一兩九錢

明世宗錄 卷三

厨料銀三千三百五十一兩四分九厘

挂口銀九千五百六十九兩四錢

酒粽麥餅銀四百六十五兩一分四厘

擠乳牛銀二百九十四兩

缸鐸銀一千一百四十兩六錢五分八厘

鹽海銀三兩八錢四分

通共銀三萬八千一百六十五兩八錢六分一厘

應天府

共牲口銀一千五百五十二兩二錢

麥錫四百八兩

通共銀一千九百六十兩二錢

蘇州府

共厨料銀五百九十八兩一錢

牲口銀一千九百八十二兩八錢

通共銀二千五百八十兩九錢

松江府

共厨料銀五百九十六兩一錢

牲口銀一千五百一十兩

通共銀二千一百六兩一錢

常州府

聖明世法錄 卷三

共厨料銀五百二十七兩四錢

牲口銀一千七百三十七兩

子鱈魚銀三百四十八兩二錢五分

通共銀二千六百一十二兩六錢五分

鎮江府

共雇料銀三百五十三兩四錢

牲口銀一千四百一兩

通共銀一千七百五十四兩四錢

施州府

共銀一千三百九十兩

廚料銀二百四十二兩七錢	牲口銀八百六十兩	通共銀二千四百九十二兩七錢	鳳陽府	共麥銀一千六百八十兩	廚料銀二百兩三錢	牲口銀六百七十七兩	通共銀二千五百五十七兩三錢	淮安府	共米銀一千三百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果品廚料銀二百三十八兩九錢	牲口銀二千五百八十六兩九錢	活鹿銀九兩	通共銀四千一百三十四兩八錢	揚州府	共廚料銀三百三兩四錢四厘五毫	牲口銀二千五十一兩五錢	小鹿銀一十八兩	通共銀二千三百七十二兩九錢	安慶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廚料銀三百五十三兩四錢	牲口銀八百五十兩	稍皮銀一十五兩	通共銀一千二百一十八兩四錢	徽州府	共廚料銀五百七十七兩八分	牲口銀一千四百八十八兩八錢	通共銀二千六十五兩八錢八分	寧國府	共廚料銀四百三十二兩五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財	牲口銀一千四十一兩	通共銀一千四百七十三兩五錢	池州府	共廚料銀二百四十六兩六錢	牲口銀五百二十六兩	通共銀七百七十二兩六錢	太平府	共廚料銀一百四十七兩四錢	牲口銀六百四十六兩	通共銀七百九十三兩四錢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德州

共厨料銀五十兩五錢二分

牲口銀四百七十六兩

通共銀五百二十六兩五錢二分

滁州

共厨料銀三十七兩一錢

牲口銀一百三十六兩

通共銀一百七十三兩一錢

徐州

共厨料銀四十四兩三錢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附

手

牲口銀八百七十六兩七錢

通共銀九百二十一兩

和州

共厨料銀三十九兩

牲口銀二百五十五兩

通共銀二百九十四兩

稻皮銀一百五兩 此項係各府輪流解

南直隸共雜糧銀一千三百兩

厨料銀四千九百八十八兩二錢

牲口銀二萬六百五十三兩九錢

麥銀三千四百七十八兩

小廬銀二十七兩

稻皮銀一百二十兩

子鑄魚銀三百四十八兩二錢五分

通共銀三萬九百一十五兩三錢五分

出數以前不可考止天啓三年

折色銀共用八萬三千三百四十四兩八錢七厘

二毫九絲八忽

一號殿各官膳羞并各衙門賞卓飯食折色共用

銀二萬五百八十一兩四錢八分七厘五毫四絲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理附 圭

一忽五微

各行戶領本色價共用銀八萬七千五百二十四

兩二錢九分三厘九毫九絲三忽八微七纖

折乾魚粟米共用銀一萬八百三十六兩二錢五

分八厘五毫

雜糧價銀共用二千三十一兩六錢九分二厘六

毫三絲六忽

小油紅器皿銀共用一千二百四十七兩九錢九

三厘

以上六項天啓三年共用銀二十萬五千五百

六十六兩五錢三分二厘九毫六絲九忽三微
七纖

前件看得光祿寺之役上自玉食慶典祀
典下至各官供具四夷宴賞小至禁衛監局廩餼
皆于此出本色額收六萬六千九百餘石折色額
收二十四萬二千三百餘兩王者天下爲家不
宜示人以纖嗇入額原自寬先年法度嚴明宮
中府中俱尚儉約萬曆初年本色有止用三萬餘
石折色有止用七八萬兩者卽二十年前亦不過
十四五萬兩以故本色常積數十萬石折色亦常
皇明世法錄 卷三十六 聖訓
積至一百餘萬兩儉德可風緩急有濟胡至今日
而糜爛不可究也臣等細查該寺錢糧有常例積
添二項常例者額定者也續添者不時之需出之
意外者今有常例止一二十兩而續添反至七八
十兩者指大千股令人駭異此外又有供養之增
好事之增吉凶諸典之增數行墨字無例無印額
費數千百兩而無敢出一言官儒厨役之濫事在
外庭者亦無人能清一役省錫錢夫皇上玉食
謂非臣子所敢增損今本色六萬六千餘石折色
二十四萬二千餘兩用之皇上者不及十之一

用之額定正項者亦不及十之二三而民膏民脂
盡爲旁竇所有可不思一變計哉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六

聖訓

聖